

东周列国志

（现代语文版）

清 蔡元放著 刘国辉 等译

时 事 出 版 社

序 言

《东周列国志》全书一百零八回，系叙述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历史的通俗演义小说。

从春秋到战国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农耕和盐、铁、冶炼等先进技术的采用使经济有很大发展，相应社会结构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和碰撞的结果，产生了民族之间新的融合。以周为主体的西部民族，融合了殷人和夏人，逐渐形成四千年来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早期汉民族。分封在荆楚之地的诸侯势力把散居在江淮一带的南方民族融合在一起，向北方以周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争夺领导权，派使者问象征着至上统治权的九鼎有多重，这就是后来成语中的“问鼎中原”的来源和本意。事实上已形成南北对峙，地方政权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另一方面齐国在东方，秦国在西方，晋国在中原，形成了各诸侯大国争霸的政治格局。

在这一时期，社会阶级构成也有很大变化，旧的贵族世家急剧衰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的庶民阶层的地位上升，知识从少数统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出现“私学”，各种不同的学派林立。齐国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稷下学风甚盛，一时讲学的学者逾千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知识人才流动很大，经常出现“楚材晋用”的情况。秦国几代决策人如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均为“客卿”。当时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下，哪一个地方的统治者能容人，人才就集中到哪里去。政治上形成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能够左右政局的各种谋略游说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战争与结盟随时而立，随时而废，交替频繁，无休无止；各种阴谋诡计，以及纵横捭阖之术盛行一时。有人主张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有人主张裁减军备、和平弭兵，真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

这一个时期，战争规模愈打愈大，战争科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对这一时期政治动乱，谋略斗争，谋略家的主张和活动都有人记载下来，这就是后人所见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著述。

古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把他的“诤古改制”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列国对立的情况下实现，结果到处碰壁，但他对当时的诸侯之间的政治谋略是很有见地的。当时齐国实权人物陈垣子准备篡夺齐国的政权，首先想发起对外战争，攻灭鲁国。其时孔子还在鲁国讲学，为了免除鲁国的战祸，派其弟子子贡游说陈垣子改兵攻打强大的吴国，以消耗齐国的实力，然后再遣子贡去缓解吴越两国之间的对立，使吴国大军北上，威胁齐国的安全。最后导致吴为越所乘，这两国相继见亡于楚，田氏（陈垣子）代齐，三家分晋，进入了战国时期。

关于这一段历史，西汉政论家贾谊有很概括的描述：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臧、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灭亡矢遗镞之费，而天

下诸侯已困矣。于是纵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国请服，弱国入朝，……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北筑长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始皇之心，自己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之业也！

在这里贾谊之论，虽然只讲了一些现象，而且还有一定的倾向性，他是针对西汉当时政治矛盾而立论的，但是使我们理解一些大国兴衰的道理。毛主席也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该向历史学习，我们应该熟悉中国古代这一段大国争霸、小国争生存的历史。（当然还应该熟悉其他战争与和平、动乱与安定，分裂与统一的各个时代的历史。）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典籍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大都是用比较深奥的古文写的。而且由于古代印刷术落后，靠手头传抄流传，文字脱误，篇简错落，往往使人不可卒读。虽然自汉以来对这段时期的历史典籍经过许多著名学者整理和诠注，但很多在当时明显易懂的注解，在今天都很难理解了。有鉴于此，将这本古代通俗演义的《东周列国志》改写成现代语文，就是很有意义的事了。

《东周列国志》流传很广，远在元代时，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平话本”流传。到明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又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作了一番改订的工作，成了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又有秣陵蔡元放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删订评点的工作，成为《东周列国志》，我们这次现代语文版就是参考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整理本编写的。在改写过程中，关于史实、典章制度，除个别明显错误外，几乎没有更动。因为那样做就会成为一本历史考据，而不成为小说了。

我们在审校这本书稿时，想起唐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写的诗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也就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虽然这本书中夹有不少宣传封建正统和迷信思想的地方，相信读者自能识别，也正像汉代刘向在编辑《战国策》书录中所说的：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言。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时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亦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读者若能联系当前国际形势对照阅读这本书，想必也会体会到“亦可喜、皆可观”之处。

肖摇
1992年1月1日

东周列国志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从武王姬发讨伐殷纣王获胜，开国当了天子，以后又有成王、康王继承他，都是些能够保持先王业绩的明君。再加上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是刀兵战火停息，文化教育得到整建，物产丰饶，百姓安乐。可是到武王的第八代传人夷王时，周朝分封的各个小国渐渐强大，每年定期向天子朝贡的礼仪也荒疏怠慢了。第九代传人周厉王暴虐无道，结果叫居住在国都里的百姓杀掉了。这就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发生暴乱的开始。多亏了周公召公二人齐心协力，拥立太子姬静为王，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也是一个英明之主，他任用了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一批贤臣，重新恢复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政治措施，使周朝赫然由衰微而复兴起来，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周宣王虽然勤于政务，但也比不上周武王；周朝虽说中兴，却也比不上成王、康王在位的时候。到了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周朝西边的少数民族姜戎不听指挥，周宣王御驾亲征，结果在千亩那个地方被姜戎打败了，战车步兵损失重大。宣王打算再次兴兵讨伐，又恐怕士兵不够用，便亲自到太原，也就是当时邻近姜戎族聚居地的固原州去统计人口，将当地的户籍逐一查阅，看看人数、车马、草料总共有多少，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尽管太宰仲山甫多次劝阻，他也不听。后人写诗道：

犬彘何须辱剑铓，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耗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宣王在太原统计人口回来，离国都镐京不远，便催车连夜进城。忽然看见城里的小孩子几十人凑成一群，一边拍手一边唱歌，声音十分整齐。宣王便停下来听他们唱，唱的是：

月将升，日将没；廛（yan，山桑）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特别讨厌这几句话，就叫赶车的人传令，把这些小孩全都抓起来审问。小孩们当时吓得四散奔逃，只捉住一个年纪稍大、一个年纪稍小的两个小孩，跪在宣王的车前面。宣王问：“这几句话是什么人编的？”年纪小的孩子战战兢兢地说不出话来，那个年纪稍大点儿的孩子回答说：“不是我们编的。三天前，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孩来到市场上，教我们念了这四句话，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到处传开了，满京城的小孩都唱这几句，不光我们这儿是这样。”宣王又问：“现在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在什么地方？”回答说：“从教歌以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宣王半天没说话，然后把两个小孩给赶走了。随后又把管理市场的官员叫来，吩咐他传自己的命令：“如果有小孩再敢唱这几句歌词，连他的父亲哥哥一起问罪。”当天夜里回到了宫里。

第二天早朝，三公六卿、文武官员齐集殿下，向宣王行礼。宣王就把昨夜听到的小孩子们唱的歌给他们讲了一遍，然后问：“你们说这几句话应该怎么解释才是呢？”大宗伯召虎回答说：“檠是山上的一种桑木，可以用来做弓，所以叫檠弧。箕是一种野草，可以用它编织成箭袋，所以叫箕箒。依臣的愚见，咱们国家恐怕要有弓矢的灾变。”太宰仲山甫说：“弓箭是国家用来打仗的武器。大王如今在太原统计人口，打算报姜戎之仇，假如战争连年不断，肯定要有亡国的灾难！”宣王听后没言声，点了点头。又问：“这些话传自穿红衣服的小孩，那他又是什么人呢？”太史伯阳父回答说：“凡是街市上没有根据的话，就叫做谣言。上天为了警告人君，命令天上的火星变成小孩子，编造谣言让孩子们学着说，这就叫童谣。往小里说是暗含着某人的吉凶，往大里说则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因为是火星，所以它的颜色是红的。如今这几句暗示亡国的童谣，就是上天用来警告大王的。”宣王说：“假如我现在赦免了姜戎的罪过，停止在太原兴兵，把武器库里所藏的弓箭全都烧干净，再命令全国不许制造、买卖弓箭，这场灾祸能避免吗？”伯阳父回答：“我观察了天象，这场灾祸的征兆已经形成，好像是在王宫里面，和外边弓箭的事没有什么关系，肯定预示着后世有女主人乱国的祸事。况且谣言说‘月亮将升，太阳将落’，太阳乃是人间君主的象征，月亮乃是女人的象征，太阳落而月亮升，阴盛而阳衰，这不明摆着预示女人要干预国政吗？”宣王又说：“我全仗着姜后主管着六宫，她自己特别贤德，她所进奉给我的嫔妃，又都是经过选择的，这女祸又从何而来呢？”伯阳父回答说：“谣言说‘将升’‘将没’，本来说的就不是眼前的事，况且所以说‘将’，就是说这事儿要发生但也不见得真的发生。只要大王从今往后多修德政把这场灾祸破解掉，自然可以化凶为吉。那些弓的箭的，也就用不着烧掉了。”宣王听了这话，将信将疑，不大高兴地结束了问话，起驾回宫。

姜后把他接进后宫，坐稳了之后，宣王就把大臣们的话，详详细细地给她讲了一遍。姜后说：“宫里刚刚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正想向您报告呢。”宣王赶紧问：“出了什么怪事？”姜后说：“先王留下一个老宫人，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自先朝怀孕，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昨天夜里才生下一个女孩。”宣王听了大吃一惊，忙问：“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呢？”姜后回答说：“我想这个女孩乃是个不祥之物，已经命人用草席包裹，扔到二十里地以外的清水河里了。”宣王立刻召老宫人进宫，询问她怀孕的原由。老宫人跪着回答说：“奴婢听说夏朝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变成两条蛟龙，降落在王宫的院子里，嘴里流着龙涎，忽然像人一样说起话来，它们对桀王说：‘我们是褒城的两位君主。’桀王听了很害怕，想杀这两条龙，就命太史官算了一卦，可卦上说杀了不吉利；想把它们轰出去，又算了一卦，还是不吉利。太史官请示说：‘神人下降，肯定预示着吉祥。大王何不请它们留下涎水收藏起来呢？这涎水乃是龙的精气，收藏起来一定会带来福气。’桀王命令太史官再算一卦，结果得了一个大吉之兆。于是就在龙的面前摆上钱币设下祭坛，拿来金盘收取龙涎，然后放在朱红色的匣子里。这时忽然风雨大作，两条蛟龙也腾空而去。桀王命令将龙涎好好保存在内库。从殷朝经过六百四十四年，传了二十八代，到了我们周朝，又快三百年了，从来也没有打开看过。到先王末年，匣子里忽然放出光来，掌库官赶紧报告了先王。先王问：‘这匣子里放着什么东西？’掌库官取出记事奉献给先王，当年收藏龙涎的事都写在上面。先王叫打开匣子瞧瞧。侍臣打开匣子，手捧金盘呈上。先王用手

去接盘子，一不留神把匣子掉在地上，里面收藏的龙涎都流到庭院里，忽然变成一个小小的元鱼，在院子里来回转悠，侍从们追赶它一直进了王宫，忽然没了踪影。那时候奴婢才十二岁，一时偶然踩在元鱼爬过的印迹上，心里好像有什么感觉，从此肚子就一天天地变大了，就像怀孕一样。先王怪罪奴婢不夫而孕，就把我囚禁在暗室里，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昨天夜里腹中疼痛，忽然生下一个女婴，看守我的人不敢隐瞒，只得报告给娘娘。娘娘说这是个怪物，不能留着，随即命令内侍把她带走扔到河沟里。奴婢真是罪该万死！”宣王说：“这些都是先朝的事，和你没什么关系。”就叫老宫人走了。随后又叫守宫的内侍去清水河查看女婴的下落。不一会儿，内侍回来报告：“女婴已经被流水漂走了。”宣王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第二天早朝，宣王召太史伯阳父将龙涎的事告诉他，又说：“这个女婴已然淹死在河沟里了，你再试着算一卦，看看妖气消灭得怎样？”伯阳父算完之后，献上卦上写的言辞，上边写着：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糜弧箕箒！

宣王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伯阳父说：“拿十二地支相关的属相推算：羊为未，马为午。又哭又笑，是又悲又喜的象征，这事大约发生在午未之年。根据我的推测，妖气虽然已经出宫，但是并没有彻底清除。”宣王听了这话，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就发布了一道命令：“城里城外，挨家挨户查问女婴的下落。不管死活，只要有人从河里把她捞上来献给朝廷，赏给棉布丝绸各三百匹；如果有收养起来不报告的，一经街坊邻里举报，罪犯全家斩首，举报人也同样赏给那么多东西。”宣王又命上大夫杜伯专门监督负责这件事。因为卦辞上还有“糜弧箕箒”的话，又命下大夫左儒，监督命令司市官在民房、市场和茶楼酒肆来回巡逻，不许制造买卖山桑木做的弓和野箕草编织的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领着一班差役，一边向老百姓宣布上边的命令，一边满世界巡视。城里的老百姓，没有不遵守这命令的，只有农村的老乡还不知道这件事。巡逻到了第二天，有一个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用野箕草编成的，还有一个男人背着十来把用山桑木做的弓，跟在她后边。这夫妻两个，住在老远的乡下，赶着城里正午开集市，进城来作买卖。还没进城门，刚好被司市官迎面撞上，大喝一声：“拿下！”手下的差役，先把妇人抓住了。那男人一见不是事儿，一下子把弓扔在地上，撒腿就跑，还真让他逃掉了。司市官把妇人锁起来，连弓带箭袋，一起押到大夫左儒那儿。左儒想：“所获的这两样东西，正好应了那几句谣言，况且太史伯阳父说要带来灾祸的是个女人，现在已经捉到了这个妇人，也可以向大王交差了。”于是隐瞒下男子的事不说，只向宣王报告了妇人违命，依法应该处死。宣王下令把这个妇女给杀了，把她的桑弓箕箒拿到集市上去烧毁，用这来警告造卖桑弓箕箒的人。后人有一首诗说：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再说那个卖桑木弓的男人，急急忙忙逃走后，心里还纳闷呢：“当官的要抓我们夫妻俩，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还想打听妻子的消息，这天夜里就在十里之外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听有人传说：“昨天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木弓箕箒，捉到后马上被处死了。”这男人才知道妻子已经死了，走到荒郊野外没人的地方，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又一想，幸亏自己逃出了这

场大祸，于是放开脚步紧紧往前走。走了十来里路，来到清水河边。远远看见一群各种各样的小鸟在前面一边飞一边叫，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草席包裹浮在水面上，这群鸟用嘴衔着包，边衔边叫，快要拖近岸边了。那男人叫了一声：“奇怪！”把这群鸟赶开，从水里捞起席包，拿到草坡上解开一看，只听得一声啼哭，里面原来是一个女婴。这个男人心想：这女婴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抛弃的，有那么多鸟把她衔出水来，将来一定是个大富大贵的人。我现在把她抱回去抚养，倘或将来成个贵人，我也就有了依靠了。”于是解下布衫，把这个女婴包好了抱在怀里。琢磨半天到哪儿去避难，最后决定上褒城去投奔朋友。有一首诗，专门说这女婴能够活下来的怪事：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国家，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从杀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说的话已然应验，心里踏实了，也没再商量太原发兵的事。从此连着好几年没发生什么事儿。到了周宣王四十三年，时值大祭，宣王临时住在斋宫里。这天夜里二更时分，斋宫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宣王忽然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从西边方向慢慢地走过来，一直走进斋宫里面。宣王怪她冒犯了斋禁，一边大声呵斥，一边急忙呼唤手下人把她捉住，可叫了半天，也没一个人答应。那个女子一点儿害怕的意思也没有，走进太庙里边，大笑了三声，又大哭了三声，然后不慌不忙，把那七位先王的牌位，捆成了一捆儿，拿着往东走了。宣王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向前追赶，忽然吓醒了，原来是做了一个梦。自己觉得心神恍惚，勉强走进太庙行礼，礼仪一完，就回到斋宫里换了衣服，派手下人悄悄把太史伯阳父叫来，把梦里看见的都告诉了他。伯阳父说：“三年前的那几句童谣，您难道忘了吗？我始终说：‘预示着要有女人祸国，妖气也没有完全除掉。’卦辞上也有又笑又哭的话，大王您如今又做了这个梦，这些全都对上号了。”宣王说：“以前杀的那个妇人，难道还不足以消除‘靡弧箕箒’的预言吗？”伯阳父又回答说：“天道深奥难测，到时候才能验证。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国家的兴亡气数又有什么关系呢？”宣王木呆呆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监督司市官查访妖女，到现在全无下落。大祭之后，便马上回朝，百官前来问候。宣王问杜伯：“那个妖女的消息，为什么迟迟不来向我报告？”杜伯回答说：“我以为妖妇已经被正法了，童谣也应验了，恐怕没完没了地搜索，会惊扰国都里的百姓，因此就中途停止了。”宣王听了气得差点儿没跳起来，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向我报告？分明是拿我的命令不当回事儿，行动全由自己作主。像你这样不忠实的臣子，留着有什么用？”说完大声呼叫两边的武士：“把他给我推出朝门，斩首示众！”直吓得文武百官一个个面如土色。忽然文官这边走出一位官员来，一把拉住了杜伯，连声说：“不行，不行！”宣王一看这个人，正是下大夫左儒——他是杜伯的好朋友，俩人是一块被举荐当官的。只见左儒跪下给宣王磕头之后说：“我听说尧当政时闹了九年的水灾，也没影响他称帝，汤当政时赶上七年的旱灾，也不妨碍他当王。上天的变化尚且没什么妨害，人妖的事又怎么可以全信呢？”大王如果杀了杜伯，我恐怕老百姓把这没影儿的话到处传播，让外族人听了，也会对咱们产生轻视怠慢之心。还望大王把他宽恕了吧！”宣王说：“你为了朋友而违抗我的命令，纯粹是看重朋友而轻视君王。”左儒说：“如果君王做得对而朋友做得不对，我就会违背朋友而顺从君王；如果朋友做得对而君王做得不对，我就会违背

君王而向着朋友。杜伯没犯可杀的罪过，大王要是把他给杀了，天下人必然认为您不英明。要是我没能劝阻您杀他，天下人也必然认为我不忠实。大王如果一定要杀杜伯，那么我就请您允许我和他一起死。”宣王怒气未消，说：“我杀杜伯，就像拔掉一根蒿草，用得着你在这儿多费口舌？”大喝一声：“快斩！”武士便把杜伯推出宫门斩了。左儒回到家里就抹脖子自杀了。后来有人称赞他说：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的儿子隰叔投奔到晋国，后来当了叫作士师的官，他的子孙也就姓了士。因为封地在范那个地方，所以也姓范。后人哀悼杜伯的忠诚，在杜陵给他盖了庙，称为杜主庙，又叫右将军庙，到如今还保留着。这是后话了。

再说第二天宣王听说左儒自杀了，心里也真有点后悔杀杜伯，闷闷不乐地回了宫。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得了一个精神恍惚的病，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好多事都记不住，常常连朝也不上了。姜后知道他病了，也就不再向他报告什么事。到了宣王四十七年秋天，宣王的病稍见好转，就想到城外去游猎，想用这事儿提提精神。于是让手下人传令，叫司空、司马准备好车马和赶车的人，叫太史算卦找个好日子。到了那天，宣王坐上有六匹马拉的车，右边有尹吉甫，左边有召虎，打着旗子，排着甲仗，一起向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一向是打猎的好地方。宣王好长时间没到这里来，一到这儿自然而然觉得精神爽快多了，于是就下令在这里安营扎寨。吩咐士兵：“一不许践踏庄稼；二不许烧毁树木；三不许侵扰老百姓住的地方。不管打了多少飞禽走兽，都要全部上交，然后再论功行赏；如果有私藏不交的，追查出来一定重重处罚！”号令一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见：进退转弯，车把式使尽了赶车的技巧；前后左右，射手们出够了弯弓搭箭的风头；猎鹰猎狗仗着主人的势力横冲直撞，狐狸野兔被鹰犬吓得到处乱窜。弓弦响血肉狼藉，利箭到羽毛乱飞。这场围猎真是好不热闹。宣王心里非常高兴，看看太阳快落山了，便下令散围。军士们每个人都把猎得的飞禽走兽捆得好好的，然后高奏凯歌，满载而归。走了没三四里，宣王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忽然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辆小车迎面冲过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胳膊上挂着漆红的弓，手里拿着漆红的箭，向着宣王打招呼：“大王您一向可好吧？”宣王定睛一看，原来是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大吃一惊，可一揉眼的功夫，人和车又都不见了。宣王问手下人，都说：“并没有看到过。”宣王正在又惊又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来来往往老在宣王的车前面转。宣王气极了，大声喊道：“罪鬼，竟敢来触犯本王！”拔出太阿宝剑，朝着空中挥舞。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道：“无道的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杀无辜，今天你的气数已尽，我们是专门来伸冤报仇的。还我们命来！”话音没落，挽起弓，搭上箭，向着宣王的心窝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在车上，慌得尹吉甫脚也麻了，召虎眼也跳了，赶紧和一帮子手下人，用姜汤把宣王救醒，可他还是不住口地大叫心口疼。众人立刻驾车进城，扶着宣王进了宫。军士们还没来得及领赏，就急急忙忙地散了。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有一首诗写道：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到东郊游猎，遇到了杜伯左儒的鬼魂索命，得病回到宫里，一合上眼就看见杜伯左儒，自己心里明白这病是好不了了了，也就不愿意再吃药。三天以后，病情越来越厉害。那时周公早已告老退休，仲山甫也已魂归故里。于是就把尹吉甫、召虎两位老臣叫来托孤。二位一直走到宣王的床前，跪下磕头问安。宣王让内侍把他们扶起来。宣王靠在绣花的被褥上，对两位老臣说：“我依靠着众位爱卿的力量，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没想到这次一病就起不来了。太子宫涅，年纪虽然不小了，可是生性很愚钝，希望你们全力辅佐他，不要坏了祖宗的基业！”两位老臣跪下接受了宣王的委托。刚出宫门，就碰上了太史伯阳父。召虎悄悄对伯阳父说：“以前听了童谣说的那几句话，我就说过恐怕要有弓箭引起的灾难。如今大王亲眼看见恶鬼拿着朱红色的弓箭射他，以至病得这么重。这个预兆已然应验，大王怕是好不了。”伯阳父说：“我夜里观看天象，有颗妖星隐藏在紫微星光环里，国家怕是还有别的灾变，大王的身体未必能承担的了。”尹吉甫说：“常言说‘天定胜人，人定也能胜天’。你们只强调天道而忽视人的作为，把文武百官放在什么地位了？”说完不欢而散。不一会儿，官员们又都聚集在宫门口等着宣王的消息，听说宣王病体沉重，都不敢回家了。这天夜里周宣王病故。姜后传旨，召尹吉甫、召虎率领文武百官，帮助太子宫涅为宣王举行葬礼，并在灵柩前正式继承天子的称号，这就是周幽王。幽王下诏书以第二年作为新王即位的元年，并立申伯的女儿为王后，立儿子宜臼为太子，把王后的父亲申伯升为申侯。史官有首诗赞美宣王的中兴盛世：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再说姜后因悲痛过度，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幽王的为人，粗暴残酷，喜怒无常。还在为宣王守丧的时候，就和手下人打闹嬉笑，喝酒吃肉，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姜后去世后，就更加肆无忌惮，每天沉湎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三番五次地劝说他也不听，气得老头儿一跺脚回他的申国去了。也是西周的气数要完，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也都相继去世。幽王就另外重用虢公、祭公和尹吉甫的儿子尹球，把他们并列为三公。这三个人都是吹牛拍马、贪图名利的家伙，只要是幽王想干的事，他们就忙不迭地赶紧去办。那时候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君子，可是幽王既不信任他，也没重用他。一天幽王临朝，镇守岐山的官员派人送来书面报告，说：“泾河、黄河、洛河三条大河，同一天发生地震。”幽王笑着说：“山崩地震，这都是些平常的事，何必告诉我。”于是退朝回宫。太史伯阳父拉着大夫赵叔带的手长叹一声说：“这三条大河都发源于岐山，怎么能发生地震呢！当年伊洛河干枯夏朝就灭亡了，黄河干枯商朝就灭亡了。如今三条大河都发生了地震，大河的源头将要被堵塞，既然大河被堵塞了，那山就一定会崩裂。这岐山乃是我们周朝的发祥之地，这座山一崩，那我们周朝还能安稳呢？”赵叔带说：“假如国家有灾难，你看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伯阳父扳着手指头算了算说：“不出十年。”叔带问：“你怎么知道？”伯阳父说：“善事做得多了就会带来福气，恶事做得多了就会带来灾祸。十，是表示最多的一个数字。”叔带说：“天子不把国政当回事，任用花言巧语爱拍马屁的人，我做的是向天

子进言的官，一定尽臣子的节操规劝他。”伯阳父说：“只恐怕说了也不管用。”两个人说了半天悄悄话，早有人报告给虢公石父。石父恐怕赵叔带真给幽王提意见，把他干的那些事给说破了，就来个恶人先告状，一直进了宫，把伯阳父与赵叔带私下议论的话，讲给幽王听，说他俩妖言惑众，诽谤朝廷。幽王说：“傻瓜胡说国政，就像在野地里放了个屁，有什么值得听的！”

再说赵叔带怀着一腔忠义，屡次想规劝幽王，都没找到机会。过了几天，驻守岐山的大臣又写了表章报告说：“三条大河都已枯竭，岐山也崩裂了，压坏了好多民房。”幽王一点儿也不害怕，正忙着叫手下人到处寻找美女，为他充实后宫。赵叔带就借这个机会向幽王呈文规劝说：“山崩水竭，象征着油和血都已干枯，人正从高楼上往下坠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何况岐山是先王事业的基础，一旦崩塌，可不是小事。到现在大王如果能够勤于政事体贴百姓，寻求贤才辅佐朝政，还有希望消除灾祸。怎么能不去寻求贤才反去寻求美女呢？”石父对幽王说：“我朝已经定都在丰镐，肯定能传他一千年一万年！那岐山好比已经被扔掉的破鞋，有什么关系？赵叔带老早就有轻视大王的念头，借这个碴儿说您的坏话，请大王详察。”幽王说：“石父的话说得不错。”于是就把赵叔带罢了官，赶回乡下去了。叔带叹了口气，说：“有危险的国家不能进入，有战乱的国家不能居住，我不忍心看着周朝灭亡！”于是带着妻儿老小到晋国去了。——他就是晋国大夫赵氏的祖先，赵衰赵盾就是他的后代。后人写诗叹惜说：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再说大夫褒珩，从褒城来到京城，听说赵叔带被赶走，急忙进宫对幽王说：“大王不把上天降灾当回事，罢免赶走贤臣，恐怕国家就要空虚，江山就要不保。”幽王大怒，下令把他关进牢房。从此，群臣直劝幽王改正错误的路就被堵死了，贤才豪杰也就纷纷散去。

再说那个卖桑弓箕袋的男子，怀里抱着妖女，逃奔到褒城，想抚养这女婴，可又没有奶水。恰好有个名叫姒大的人，他老婆生了个女儿没活下来，于是就送他些布匹什么的，恳求把这女婴收养在他们家。长大了以后，取了个名字叫褒姒。论年纪虽然才十四岁，可是身材长得倒像十六七岁可以出嫁的模样。再加上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把头发挽起来就像一片乌云，手指头像并排削出来的白玉，真有如花似月、倾国倾城的容貌。只因为一来姒大住在穷乡僻壤，二来褒姒年纪还小，所以虽然长得那么好，也还没订下婆家。

再说褒珩的儿子洪德，偶然因为收取田租来到乡下，凑巧碰上褒姒在门外井边上打水。虽然是一副村姑的打扮，仍掩盖不住她那绝顶的美丽。洪德见了大吃一惊：“像这样的穷地方，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绝色美女！”心里边偷偷合计开了：“我爹被关在镐京的监狱里，三年还没被释放。要是得到这个女孩献给天子，准能替父亲把罪赎了。”于是到邻居家打听了这女孩的名字，回家对母亲说：“我爹不过是以直言劝告冒犯了天子，并没犯不能赦免的大罪。现在天子荒淫无道，到处购买美女扩充后宫。有个叫姒大的人，他的女儿长得非常美丽。如果多用黄金丝绸把她买来献给天子请求宽恕，父亲出狱就有希望了。这可是当年散宜生救父王出狱的计策啊。”他母亲说：“这计策如果行得通，不在乎黄金丝绸。你马上去办吧。”洪德于是亲自来到姒大家，与姒大谈妥用棉布丝绸三百匹，把褒姒买回家。用兑上香料的水洗了澡，吃的是鸡鸭鱼肉，美饌佳肴，穿的是绣花的衣服，又教给她见天子

的礼节，然后把她带到了镐京。先用钱买通了虢公，求他转告幽王，说：“臣褒珩自知罪该万死。我的儿子洪德怕我死了再也见不到了，特地寻找一个美女，名叫褒姒，献给大王替我赎罪。希望大王千万要宽恕我！”幽王听了虢公的转告，马上宣褒姒上殿。待行礼之后，幽王抬头一看，只见这女子的容貌态度，见所未见，流盼之际，光艳照人，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这几年别的地方也有敬献美女的，可是连褒姒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于是跟申后都没打招呼，就把褒姒留在了别宫，并传旨赦免褒珩，官复原职。当天晚上幽王就和褒姒睡在一起，像鱼和水那样亲密，就不必多说了。打这时起，俩人坐着大腿挨大腿，站着肩膀靠肩膀，喝酒时杯子交换着喝，吃饭时用一个碗。一连十天不上朝，在宫门口伺候的群臣连幽王的面也见不着，都叹着气走了。这是幽王四年的事。有一首诗可以作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髯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她的美貌，住在琼台，一晃快三个月了，再也没到申后的宫里去过。早有人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申后，申后听了非常气愤，忽然有一天带着宫女们一直闯到琼台，正碰上幽王和褒姒膝盖对膝盖地坐着，也不站起来迎接。申后这口气再也忍不住了，骂道：“哪来的贱人，到这儿来扰乱内宫！”幽王怕申后动手，用身子挡在褒姒前面，替她回答说：“这是我新选的美人，还没定下名位，所以没去拜见你。你也不必发火。”申后骂了一场，咬着牙根走了。褒姒问：“刚才来的是什么人？”幽王说：“这就是王后。你明天可以去拜见她。”褒姒没说话。第二天，仍然没去拜见王后。

再说申后在宫里闷闷不乐。太子宜臼跪着问道：“母亲贵为六宫之主，有什么让您不痛快的事？”申后说：“你父亲宠爱褒姒，全不顾妻妾的分别。将来要是这女人得了势，咱们娘儿俩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就把褒姒不来朝见和不起身迎接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太子，说着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太子说：“这事不难。明儿个是初一，父王必然上朝。您可以让宫女到琼台去采花，引那个贱人出来观看，等孩儿把她痛打一顿，为母亲出气。就是父王生气，责任也全在我身上，和您没关系。”申后说：“儿子你可不能乱来，咱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太子怀恨出了宫，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幽王果然上了朝，大臣们都来祝贺初一。太子故意派几十名宫女到琼台底下，不问情由，乱摘花朵。从琼台里边走出一群宫女拦住说：“这些花是万岁栽种给褒娘娘随时观赏的，不得毁坏，否则罪过可不小！”这边的宫女说：“我们奉了东宫太子的命令，要采花供奉给正宫娘娘，谁敢阻拦！”两下争吵起来，惊动了褒姒，亲自走出来一看，马上就火儿了，正要发作，没想到太子突然来到，褒姒一点儿防备也没有。那太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赶上一步，揪住褒姒的头发，大声骂道：“贱货！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名分没有地位，也敢称娘娘，真是目中无人！今天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攥着拳头就打。才打了几拳，宫女们害怕幽王怪罪，一齐跪下磕头，大声喊着：“千岁，饶了她吧！什么事都要看在王爷的面上！”太子也怕伤了她的性命，也就就坡下驴住了手。褒姒含羞忍痛，回到琼台里面，——已然明白这是太子在替母亲出气，——止不住流下了两行眼泪。宫女们劝解说：“娘娘别哭了，王爷自然会给您作主！”话音没落，幽王退朝，径直走进琼台。看见褒姒头发也乱了，眼泪一串串儿的，就问：“你这是怎么了？”褒姒一

把拉住幽王的袖子，放声大哭，说：“太子带着宫女在台下摘花，我又没得罪他，可他一看见我就连打带骂，要不是宫女们苦苦劝阻，我的小命早就完了。请大王替我做主！”说完了，呜呜咽咽地哭个没完。幽王心里倒也明白，就对褒姒说：“你不去拜见他的母亲，才招来这事。这全是王后派人干的，并不是太子出的主意，你可别错怪了人。”褒姒说：“太子为给母亲出气，不杀了我他就不会罢休。我一个人死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蒙您宠爱，我已经怀了孩子，都两个月了。现在我这一条命就是两条命。求大王放我出宫，好保全我们母子这两条命。”幽王说：“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心里有数儿。”当天就传旨说：“太子宜臼，爱逞威风不懂礼仪，暂且送往申国，听从申侯教训。太子的老师教导无方，一起免去官职！”太子想要进宫申辩，幽王吩咐守宫门的人不许替他通报，太子只好自己驾着车到申国去报到。申后好长时间看不见太子进宫，差宫女去打听，才知道已经被送到申国去了，剩下一个人孤掌难鸣，每天报怨丈夫想念儿子，含着眼泪过日子。

再说褒姒怀孕满十个月，生下一个儿子。幽王爱如掌上明珠，起名叫伯服。慢慢就有了废掉大老婆申后生的宜臼，重立小老婆褒姒生的伯服为太子的念头。可惜老找不到借口，不好开口。虢公石父揣摩到幽王的心里，就和尹球商量，暗地里对褒姒说：“宜臼已经被赶到姥姥家，该着伯服当太子。里边有您吹的枕头风，外边有我们哥俩儿帮着，还怕事情办不成？”褒姒非常高兴，回答说：“全仗二位爱卿尽心扶助，要是伯服真的继承了太子的位置，我保证和二位共同管理天下。”褒姒打这时起就派心腹手下人，日夜伺机寻找申后的短处。宫里宫外，都安插了耳目，有个风吹草动，没有不知道的。

再说申后一个人住着，连个伴儿也没有，一天到晚流眼泪。有个岁数大点儿的宫女，明白她的心事，跪下说：“娘娘既然想念殿下，为何不写封信偷偷送到申国，让殿下给万岁写封悔过书承认错误？要是感动了万岁，把他召回来让你们母子团聚，这不是个美事吗？”申后说：“你这话好是好，就怕找不着人替我送信。”宫女说：“我母亲温老太太，懂得不少医道，娘娘假装说有病，召老太太进宫看病，叫她把这封信带出宫，让我哥哥给送去，管保万无一失。”申后答应了，就写了封信，大意是：“天子无道，宠信妖女，让我们母子分离。如今妖女生个儿子，更得宠了。你可以给你父亲写个悔过书，假装承认自己的过错：‘我已悔悟，愿意自新，请父王宽恕！’如果真放你回来，咱们母子重逢，再作打算。”信写完了，就假装有病躺在床上，派人召温老太太看病。早有人报告给褒姒。褒姒说：“这里边肯定有传递消息的事。等温老太太一出宫，你们就搜她的身上，就知道事情的底细了。”再说温老太太来到正宫，女儿早就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了。申后假装让她号脉，就从枕头边取出信来，嘱咐说：“你连夜把信送到申国，可别耽误了！”当时赏给她两匹彩缎。温老太太怀里揣着信，手里捧着彩缎，得意洋洋地走出来。刚到宫门，就被守门官拦住了，问她：“你这缎子是从哪儿来的？”老太太说：“我来给王后看病，这是王后赏的。”又问：“还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回答说：“没有。”正要放她过去，又有一个人说：“不搜她身上，怎么能知道有没有？”说着又把老太太拉了回来。老太太东躲西闪，有点惊慌。守门官起了疑心，非要搜她，把其衣襟扯破，信角一下子露了出来。守门官搜出申后写的这封信，当时就连信带人一起押到琼台来见褒姒。褒姒拆开信一看，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让人把温老太太关起来，

不许走漏消息。又把两匹彩缎，亲手剪成一片一片的。幽王走进宫来，只见满桌子都是破缎子，忙问这缎子是从哪儿来的。褒姒含着眼泪回答说：“我不幸进了这深宫，错得了您的宠爱，以致受到正宫娘娘的嫉妒。又不幸生了儿子，得到的嫉妒就更深了。如今娘娘写信给太子，信尾说：‘再作打算。’肯定藏着谋害我们母子性命的事，请大王为我做主！”说完，把信拿给幽王看。幽王认识申后的笔迹，又问谁是送信的人。褒姒说：“现在那个温老太太就在这儿。”幽王立刻命令把她拉出来，不由分说，拔出宝剑一下就把她砍成两段。有人作诗评论这件事说：

未寄深宫信一封，先将冤血溅霜锋。

他年若问安储事，温媪应居第一功。

当天夜里，褒姒又在幽王面前撒娇说：“我们母子俩的性命，可都挂在太子的手上。”幽王说：“有我做主，他能怎么着？”褒姒说：“大王您千秋万岁之后，少不得太子要当天子。如今王后整天在宫里抱怨诅咒，万一他们母子掌了权，我和伯服，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说完，又吭吭叽叽哭起来。幽王说：“我打算把王后太子都给废了，立你当正宫娘娘，立伯服当东宫太子。就怕大臣们不同意，这可怎么办？”褒姒说：“臣子听君王的话就是顺，君王听臣子的话就是逆。大王把刚才说的意思讲给大臣们听，全凭大家议论的结果行事怎么样？”幽王说：“你说得有理。”当天晚上，褒姒先派心腹给虢公和尹球俩人传话，让他们预先想好上朝时的答话。第二天，早朝的礼仪完毕，幽王宣大臣们上殿，开口就问：“王后因为嫉妒怨恨而诅咒我，难以作为国母，能不能把她提来问罪？”虢公石父说：“王后是六宫之主，虽然犯了法，也不能够拘捕审问。如果她的德行不配当王后，只要传旨把她废掉就行了，您再挑一个贤德的王后作为天下母亲的楷模，实在是我朝子孙万代的福气。”尹球紧接着话茬儿说：“臣下听说褒妃的德行就好极了，可以当东宫娘娘。”幽王说：“太子现在申国，如果废掉了申后，那太子又怎么办呢？”虢公石父说：“臣听说母亲依靠儿子的富贵而富贵，儿子依靠母亲的富贵而富贵。如今太子因犯罪住在申国，温清之礼早就荒疏了。况且既然已经废了他的母亲，怎么还能用她的儿子？我们都愿意扶持伯服当东宫太子，如果您同意，那真是国家的幸运！”幽王非常高兴，传旨把申后打入冷宫，把宜臼的太子名位废掉，降为平民百姓。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如果有提意见的，就是宜臼的死党，按重罪惩处。——这是幽王九年的事。两旁的文臣武将，心里都替这娘儿俩抱不平，可是知道幽王的主意已定，多说也没用，只会招来杀身之祸，皆闭嘴不语。太史伯阳父长叹一声说：“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道德规范都让他们给糟塌完了，看来周朝没几天奔头儿了！”当天就告老还乡了。大臣们辞职回家的也不少。朝里边就剩下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帮奸臣小人。幽王从早到晚和褒姒在宫里边寻欢作乐。

褒姒虽然篡位当了正宫娘娘，受到幽王的专宠，可是从来也没露过笑脸。幽王想讨她高兴，就叫来乐师敲鼓撞钟，吹拉弹唱，吃饭的时候还叫宫女唱歌跳舞，可褒姒一点儿高兴的意思也没有。幽王问：“你既然讨厌听音乐，那你喜欢什么事呢？”褒姒说：“我没什么喜好。只记得从前有一次用手撕破彩绸，那声音还怪好听的。”幽王说：“你既然喜欢撕绸子的声音，怎么不早说呢？”当下命令司库送来一百匹彩绸，叫那些有力气的宫女撕着玩，好让褒姒喜欢。奇怪的是，褒姒虽然喜欢撕绸子，可照旧没个笑脸。幽王问：“你为什么老不笑呢？”褒姒说：“我从生下来就没笑过。”幽王都快急了，

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叫你笑一次。”于是就四处张贴告示说：“不管宫里宫外，有谁能让王后笑一次的，就赏他千金。”虢石父出了个主意说：“先王当年因为西方的部族日益强盛，唯恐他们进犯，就在骊山那块儿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又架上几十面大鼓，一有敌人，就点起狼烟，直冲云天。附近的诸侯见了，马上就会派兵来救援，然后又敲起大鼓，一个劲儿地催他们。这么多年来，天下一直太平无事，烽火狼烟也始终没再点过。您要是想叫王后开口一笑，必须和她一道去游骊山，然后半夜里点起烽火，诸侯派的援兵必然赶到。到了之后又找不到敌寇，王后必笑无疑。”幽王说：“这主意可真不错！”于是就和褒姒一块坐车到骊山去玩儿，晚上在骊宫里摆下酒宴，传令点起烽火。这时郑伯友正好让司徒领着路前往都城朝拜幽王，听见这事大吃一惊，急忙赶到骊山对幽王说：“烽火台是先王防备敌人进犯建立的，所以诸侯都相信它。今天您无缘无故点起火来，就是在戏弄诸侯。以后真有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您就是点起烽火，诸侯再也不会相信了，到那时你拿什么招集兵马来救急呢？”幽王气呼呼地说：“现在天下太平，有什么事用得着招集兵马！我和王后这次出游骊宫，没什么可玩儿的，不过略微和诸侯们开个玩笑。以后有事，与你没有什么关系！”死活不听郑伯友的劝阻。等烽火都点上了，又让敲起大鼓，鼓声像打雷一样，火光烧红了天空。邻近诸侯怀疑镐京有战事，一个个马上领兵点将，连夜赶到骊山，可是只听见楼阁里有笙管笛箫的声音。幽王正和褒姒饮酒行乐，让人去对诸侯们说：“幸运的是没有外敌来犯，让你们白跑了一趟。”诸侯们面面相觑，收起旗子灰头土脸地走了。褒姒在楼上，靠着栏杆看着诸侯们忙去忙回，没事找事，忍不住拍着巴掌大声笑起来。幽王一看，说，“你这一笑真是太好看了，这都是虢石父的功劳！”于是真的赏给虢石父千金。到现在人们常说的成语“千金买笑”，就是从这儿来的。后来有人写了首诗，专门说这件“烽火戏诸侯”的事儿：

良夜骊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

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

再说申侯知道幽王废申后立褒姒的事以后，就写信劝告幽王说：“当年桀因宠信妹喜而把夏给亡了，纣因宠信妲己而把商给亡了。大王现在宠信褒姒，废正妻而立小妾，既违背夫妻的礼义，又伤了父子的感情。桀纣的事，正发生在现在，夏朝商朝那样的祸事重演也用不了多久了。恳求大王收回不公正的命令，或许还能避免亡国的大祸。”幽王看完了，气得直拍桌子：“这老家伙怎么敢胡说八道！”虢石父说：“申侯见太子被赶走，早就对您不满意。这回听说您把王后和太子都给废了，存心想造反，所以才敢揭您的短儿。”幽王说：“那该怎么办呢？”虢石父说：“申侯本来就没什么功劳，靠王后才当的官。如今王后和太子都已经废了，申侯也应该降级，仍旧当他的申伯。以后再发兵把他收拾掉了，大概就没什么后患了。”幽王同意其奏，就下令削去申侯的爵位。又命虢石父为大将，搜罗兵马车辆，发兵去打申国。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话说申侯上表之后，派人到镐京探信，打听到幽王命虢公石父当大将，过几天就要领兵来攻打申国，急忙连夜赶回来，报告给申侯。申侯听了大吃一惊，说：“咱们国小没多少兵将，怎么抵挡得了幽王的军队？”大夫吕章建议说：“幽王不讲道理，废正宫而立偏妃，以致忠臣们辞官，百姓们怨恨，这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如今西戎兵强马壮，又和咱们申国接壤，主公应该马上写信给西戎的首领，向他借兵攻打镐京，救出王后，再要天子传位给原来的太子宜臼，这可都是为了周朝的大业啊！古语说：‘先发制人’，咱们可别错过了机会。”申侯说：“这话有理。”于是准备了一车金银绸缎，派人送信给西戎借兵，许诺攻下镐京后，国库里的金银绸缎，任凭他们搬取。西戎首领说：“你们周朝的天子治国失误，申侯乃国舅，把我召来征伐无道，扶立东宫，这也是我的意愿。”于是派出一万五千西戎兵马，分成三路，右先锋李丁，左先锋满也速，他自己统领中军。申侯也发来本国的兵马前来相帮。一时间只见刀枪把道路都给堵塞了，旗帜把天空都给遮住了。军队浩浩荡荡，杀奔镐京，出奇不意把镐京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幽王听到发生了兵变，大惊失色，说：“机谋不密，祸事先发。我们还没起兵，西戎的兵倒先来了，这事可怎么办？”虢石父说：“大王快派人去骊山点起烽火狼烟，诸侯的救兵马上就会来到，里外夹攻，一定能打胜仗。”幽王就照他说的派人去点火。可诸侯的兵马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都是因为前些日子诸侯们被幽王耍了一回，这次又以为是假的，所以都没派兵来。幽王见救兵不来，西戎又日夜攻城，就对石父说：“敌人的战斗力不知道强不强，你可以先带兵出城去试试。我在这儿挑选检阅精兵强将，随后也出城。”石父本来就不是能征惯战的大将，这时候只好勉强答应，率领二百辆兵车，打开城门杀出去。申侯在战场上远远就看见石父出了城，指着他对西戎的首领说：“这家伙就是那个欺君误国的奸贼，千万可别让他跑了。”西戎首领听了说：“谁替我把他给捉来？”李丁说：“小将愿去。”说着一拍战马，挥舞着大刀直奔石父杀过去。斗不上十个回合，石父就被李丁一刀砍死在战车下边。西戎首领和满也速一齐向前冲杀，在一片喊杀声中冲进了城，见屋子就烧，见人就砍，连申侯也阻挡不往，只得任凭他们胡作非为。城里边顿时大乱。幽王还没来得及阅兵，见势头不好，用小车载着褒姒和伯服开了后宫门往外逃。司徒郑伯友从后边追上来，大声呼喊：“大王别害怕，我来给您保驾。”出了北城门，小车顺着弯弯曲曲的路往骊山奔去。半路上又遇上尹球追来，说：“西戎把宫殿给烧了，把国库给抢了，祭公也死在乱军之中了。”幽王一听差点儿吓破了胆。郑伯友又命令点起烽火，烽火狼烟直冲云天，可救兵还是不见到来。西戎的兵一直追到骊山脚下，把骊宫团团围住，一个劲儿地喊：“别让昏君跑了！”幽王和褒姒只吓得抱成一团，脸对脸地掉眼泪。郑伯友说：“事不宜迟，臣愿拼着性命保护您杀出重围，投奔诸侯小国，再想办法报仇。”幽王说：“我不听你的话，以至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今天我们夫妻父子的性命，可全交给你了！”当下郑伯友叫人在骊宫前边放起一把火来迷惑敌人，自己领着幽王从骊宫后边冲出来。郑伯友手持长矛，在前边开路。尹球保着褒姒母子，紧随在幽王身后。没走多远，早被西戎小将古里赤挡住去路。郑伯友恨得直咬牙，扑过去就和他打起来。战了没几个回合，一

矛把古里赤刺下马来。西戎兵见郑伯友十分勇猛，一下子都吓跑了。幽王他们跑了有半里路，身背后又响起了喊杀声，右先锋李丁领着大兵追来了。郑伯友叫尹球保着幽王他们先走，自己断后，边战边走。没想到被西戎的骑兵横着冲成两截。郑伯友被围在中间，一点儿也不害怕，一根长矛使得神出鬼没，敢往前凑的没有不受伤的。西戎首领见手下胜不了他，就叫四面放箭，箭多得像雨点似的，可怜这位周朝的忠臣，惨死在万箭之下。左先锋满也速，早把幽王的小车给捉回来了。西戎首领看见，车里边有个人穿着龙袍，围着玉带，知道是幽王，没等他下车，就一刀把他给砍死了，把伯服也一块杀了。褒姒因为长得好看被免去一死，用小车装着带回毛毡帐篷，供西戎首领取乐。尹球躲在幽王的车里，也被西戎兵扯出来杀了。

幽王在位总共十一年。都因为卖桑弓箕袋的男人捡了清水河边的妖女逃到褒国——这个妖女就是褒姒，她蛊惑君心，欺辱王后，才害得幽王落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当年童谣说：“月将升，日将没；桑弓箕箒，必亡周国。”现在这一切都应验了，看来在宣王的时候周朝的命运就已经定了。东屏先生有一首诗写道：

多方图笑掖庭中，烽火光摇粉黛红。
自绝诸侯犹似可，忍教国祚丧羌戎。

陇西居士有一首咏史诗写道：

骊山一笑犬戎嗔，弧矢童谣已验真。
十八年来犹报应，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首绝句，专门说尹球等人无一善终，可为奸臣之戒：

巧话馋言媚暗君，满图富贵百年身。
一朝骈首同诛戮，落得千秋骂佞臣。

又有一首绝句，赞美郑伯友的忠勇：

石父捐躯尹氏亡，郑桓今日死勤王。
三人总为周家死，白骨风前那个香？

且说申侯在镐京城里，看见宫里起了火，忙带着自己的兵士进宫，一路上把火都扑灭了。先把申后放出冷宫。可是一直走到琼台，也没看到幽王和褒姒的踪影。有人用手指着说：“大王已从北门跑出去了。”申侯算计着幽王可能去了骊山，急忙追赶。在路上正遇上西戎的首领，两车靠近，各自道了辛苦。说到昏君已然被杀，申侯大吃一惊说：“我的初衷只是想帮助幽王纠正错误，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后世不忠于君王的人，一定会拿我作借口的。”赶忙命人把幽王的尸体收殓好，准备给他举行葬礼。西戎首领笑着说：“国舅可真是妇人之仁啊！”申侯回到京师，安排酒宴，款待西戎首领。把国库中的珠宝玉器统统搬出来，又凑了十车金银绸缎，都送给了西戎首领，指望他能满意而归。没想到西戎首领把杀死幽王这件事，当成世上少见的大功劳，把人马盘踞在城里，每天饮酒作乐，丝毫没有退兵回国的意思。老百姓都把怨恨归到申侯一个人身上。申侯无可奈何，只好写了三封密信，派人送到三个诸侯那里，约他们发兵救援。那三个诸侯是晋侯姬仇，卫侯姬和，秦君嬴开。又派人到郑国，把郑伯友战死的消息，告诉给他的儿子掘突，叫他发兵报仇。

单说世子掘突，年纪才二十三岁，生得身長八尺，非常英俊刚毅，一听说父亲战死，非常悲哀愤怒，于是身穿白色的丧服，带领三百辆战车，星夜赶到镐京。早有探马报告给西戎首领，预先作好准备。掘突一到，马上就要

进攻。公子成建议说：“我军日夜兼程，一路疲劳没有得到休息，应该先修筑工事，等到诸侯的军队都到了，咱们再合力进攻。这才是万全之策。”掘突说：“为了替君王和父亲报仇，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敌军志骄意满，我军以锐利的攻势突然打击这些得意忘形的家伙，一定会打胜仗。如果等诸侯的军队都来了才打，岂不懈慢了军心？”于是指挥军队直逼城下。可城上旗子也倒了战鼓也停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掘突大骂：“狗畜牲，怎么不出来决一死战？”城上没有人答话。掘突大声叫士兵准备攻城。忽然听到树林里边“哐啷啷”一阵锣响，一支军队从后边杀了过来。原来这是西戎首领定的计策，预先就派兵在城外埋伏。掘突吃了一惊，急忙举枪应战。这时候城上也响起一阵锣声，只见城门大开，又杀出一支军队。掘突前面有李丁，后面有满也速，两下夹攻。掘突抵挡不住，只得败走。西戎兵马追赶了三十多里才回去。掘突一边收拾残兵败将，一边对公子成说：“都怪我不听你的话，才打了败仗。现在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公子成说：“这地方离濮阳不远，卫侯人老成办事又有经验，咱们何不去投奔他？郑国卫国的军队合在一处，事情就好办了。”掘突就按他说的，吩咐人马向濮阳进发。大约走了两天，只见烟尘滚滚，数不清的战车像一堵墙一样迎面冲过来。中间的战车上坐着一位老者，锦袍金带，白头发白胡子，飘飘然就像一位老神仙。这位老者，正是卫武公姬和，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掘突把车停下，大声呼喊：“我是郑国的世子掘突。西戎兵马攻进京城，我父亲死在战场上，我的军队又被打败了，特地前来向您求救！”卫武公拱手回答说：“请世子放心。我正是带着全国的兵马去教授京师，听说秦国晋国的军队不久也要到了，还怕打不烂那些狗畜牲？”掘突请卫侯先走一步，然后自己也拨转车马，重回镐京，在离城二十里的地方分两处安营下寨，又叫人去打听秦晋两国起兵的消息。探子回来报告：“西边锣鼓震天，车声动地，旗子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秦’字。”武公说：“秦国虽然是附属于大国的小国，可是他们很熟悉西戎的风俗习惯，将士又勇悍善战，西戎人很怕他们。”话音未落，北路探子又来报告：“晋国的兵马也到了，已经在北门安营扎寨。”武公非常高兴，说：“这两国的兵马一到，大事成了！”当即派人去同秦晋二君联络。不一会儿，两位君主都来到武公的营帐，互相道了辛苦。两位君主一见掘突浑身的孝服，就问武公：“这位是什么人？”武公说：“他就是郑国的世子。”接着就把郑伯友战死和幽王被杀的事，叙述了一遍。两位君主不住地叹息。武公说：“老夫年纪大见识少，只知道做臣子的救国杀敌义不容辞，所以拼出老命来到这里。可是要讲消灭敌人，全靠你们两位了。现在该怎么办呢？”秦襄公说：“西戎的目的，不过是想抢夺金银珠宝、男女奴隶。他们看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怎么防备。今天半夜，我们就分成东、南、北三路攻城，只留下西门，放他一条逃路。再叫郑世子在西门外埋伏，等他们逃出城以后，再从后边追杀，必获全胜！”武公说：“这主意太好了！”

再说申侯在城里听说四国的兵马已经到了，真是喜出望外。就和小周公偃偷偷商量：“咱们只等四国攻城，就打开城门接应。”一边又劝西戎首领先把金银珠宝派李丁分兵押送回国，以此削弱西戎的兵力；再叫满也速领着全部兵马出城迎敌。西戎首领把这些当成了好话，一一听从了。那满也速在东门外扎下大营，正好和卫国的兵马对垒，于是说好第二天正式交战。没想到半夜三更就被卫军冲进了大营。满也速提刀上马，急忙应战。怎奈戎兵四散奔逃，他一个人也支撑不住，只好跟着士兵一块逃。三路诸侯齐声呐喊着

攻城。忽然看见城门一下子开了，三路人马一拥而进，没碰上丝毫抵抗。这都是申侯的计策。西戎首领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跨上战马，一直跑出西门，随身带的人马只剩下几百人，又遇到掘突拦住厮杀。危急之间，正赶上满也速领着残兵败将赶来，混战一场，才逃脱了。掘突也不敢穷追，回城与诸侯见面，这时正好天大亮了。褒姒来不及被敌军带走，又羞又愧，自己上吊死了。有一首诗感叹道：

锦绣围中称国母，腥膻队里作番婆。
到头不免投缳苦，争似为妃快乐多！

申侯大摆宴席，款待四路诸侯。只见坐在首席的卫武公一推筷子，站起来对诸侯说：“如今君亡国破，难道是臣子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起站起来拱手说：“我们愿听您的教训。”武公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太子宜臼还在申国，我们应该请他来继承王位，诸位有什么意见？”秦襄公说：“您说的这些话，就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显灵一样。”世子掘突说：“晚辈一点儿功劳也没立，这迎接太子一事，就请交给我去办吧，这也是在实现先父的愿望啊。”武公非常高兴，举起酒杯犒劳他。于是大家就在酒席上写成表章，又为太子准备好车马。几位君主都要拨出兵马帮助掘突。掘突说：“本来就不是去打仗，哪用得着那么多人？我只用本国的人马就够了。”申侯说：“我这儿有三百辆战车，愿意在前边领路。”第二天，掘突就领兵去申国，迎接太子宜臼。再说宜臼在申国，整天琢磨，不知道舅舅这一去胜负如何。忽听有人报告，说郑国的世子怀抱着舅舅申侯和诸侯的联名表章，到此迎接自己回镐京，心里倒吃了一惊。打开表章一看，才知道幽王已经被西戎杀死，终究是父子之情，不由得放声大哭。掘突劝说道：“太子应该以国家为重，希望您尽早继承王位，好安定天下人的心。”宜臼说：“我现在已经在天下人面前担了不孝的名声了！事到如今，也只好起程回京。”没几天，就到了镐城。周公先骑马进城，领人打扫宫殿。国舅申侯领着卫、晋、秦三国君主，连同郑世子掘突和一班在朝的文武官员，出城三十里迎接，按算卦定下的吉日进了城。宜臼一看见残破不堪的宫殿，眼泪禁不住直往下掉。立刻先召见了申侯，然后穿戴好天子的礼服和礼帽到太庙去祭祀祈祷，就天子位，这就是周平王。

平王上殿，诸侯百官一起拜贺。平王宣申侯上殿，对他说：“我这个被废黜的人今天能够继承王位，这都是舅舅您的功劳。”于是就传旨要升他为申公。申侯推辞说：“赏罚不明，国事不清，镐京失而复得，都是诸侯派兵救援的功劳。臣下不能禁止西戎闹事，对先王犯了罪，罪该万死！怎么还敢领赏呢？”一连谢绝了三次。平王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卫武公又说：“褒姒母子仗着先王的宠爱颠倒人伦，虢石父尹球等人欺君误国，虽然已经死了，也应该把他们生前的封号都免了。”平王都同意了。卫侯晋升为卫公，晋侯被封赠了土地。郑伯友为君王而战死，赐称号为桓，世子掘突继承父亲的爵位，并被加封用于祭祀的田地一千顷。秦国原是附属大国的小国，这次加封秦君为秦伯，加入诸侯的行列。小周公咺官拜太宰。申后称为太后。褒姒和伯服，都被废为平民。虢石父、尹球、祭公，看在他们祖先有功的份上，加上他们也是因为君王才死的，只免去本人的爵号，仍允许子孙世袭爵位。平王又出榜安民，抚慰镐京被祸害的老百姓。随后大宴群臣，尽欢而散。有诗写道：

百官此日逢恩主，万姓今朝喜太平。

自是累朝功德厚，山河再整望中兴。

第二天，诸侯都来谢恩，平王又封卫公为司徒，郑伯掘突为卿士，留在朝里和太宰咺一块辅政。只有申侯、晋侯，因为本国都邻近西戎，怕边境上有事，拜别平王返回。申侯见掘突英勇刚毅，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武姜。

再说西戎自从到镐京胡闹了一通，熟悉了来往的道路，虽然被诸侯赶出镐京，可是锋芒并未受挫，再加上认为自己是白忙活了一场，便心怀怨恨。于是又再次发兵，侵占周朝的边境，岐山丰京那边的土地，一半都被他们占了。以后渐渐逼近镐京，一连几个月烽火不绝。城里边的宫殿自从被烧毁后，十间剩不下五间，颓壁残墙，一片凄凉。平王一来觉得国库空虚，没有力量再建宫殿，二来怕西戎指不定什么时候又打进来，于是萌发了把首都迁到洛阳的念头。一天，群臣朝拜以后，平王就对他们说：“当年我的祖先成王，既然已经把首都定在镐京，可又下令营造洛阳，这是什么意思呢？”大臣们齐声回答说：“洛阳所处的位置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进贡，路程都差不多，所以成王便命召公相看风水，命周公兴建王宫，称洛阳为东都，宫殿的建筑规模、形式，也都和镐京相同。每年朝贡的时候，天子便到东都接见诸侯，这实在是便民的措施。”平王说：“如今西戎逼进镐京，战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生，我打算把首都迁到洛阳，你们看怎么样？”太宰咺说：“现在宫殿都被烧毁，重建不容易，又劳民伤财，百姓抱怨。要是西戎乘机进攻，咱们拿什么抵抗？迁都到洛阳，实在是最便利的办法。”文武官员一提西戎都头疼，于是齐声说：“太宰的话有道理。”只有司徒卫武公低下头来长叹一声。平王问：“老司徒怎么不说话？”武公这才说：“老臣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承蒙大王不嫌弃我老迈，提拔我位列六卿。假如我知道了不说，是对大王的不忠；假如我说的和大家不一样，又得罪朋友。然而我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不忠于大王。想这镐京，左有形势险要、高峰绝谷的淆山和函谷关，右有物产丰富的陕甘和四川，依山靠水，沃野千里，天下的优越地势，没有比这儿更好的了。洛阳虽然居于天下的中心，但地势平坦开阔，容易四面受敌，因此先王虽然同时建两个都城，但是始终居住在西都，以坐镇天下最要紧的地方，保留东都只是准备一时的巡查。大王如果放弃镐京而迁都洛阳，恐怕王室就要衰弱了。”平王说：“现在西戎已经占据了岐山和丰京，其势甚为猖獗。而且宫殿已然残破不堪，一点也没有壮观的景象。我想迁都，实在是迫不得已。”武公又说：“西戎豺狼成性，不能让他们进门。申侯借兵失策，开门揖盗，使他们烧毁宫殿，杀戮先王，和咱们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大王如今立志自强，励行节约，爱护百姓，练兵习武，像祖先那样北伐南征，俘获西戎的首领进献先王，就可以洗雪以前的耻辱。如果只是忍让退避，弃镐京迁洛阳，我退一尺，敌人就会进一尺，恐怕被蚕食的隐忧，不只是岐山、丰京而已。想当年尧舜住的房子是茅草屋顶，黄土台阶，大禹住低矮的房屋也不认为简陋。京城是不是壮观，难道就在于宫殿吗？请大王好好想一想吧！”太宰咺又说：“老司徒说的是守旧的看法，而不是变通的言论。先王因为疏理政事颠倒人伦，才自己招来强贼，这事已不必再深究了。如今大王虽然已经扫除灰烬，但只是更正了名号，国库依然空虚，兵力依然薄弱。老百姓害怕西戎，就像害怕老虎。一旦西戎的骑兵长驱直入，民心瓦解，这误国的罪名，谁又能承担呢？”武公又说：“申侯既然能召来西戎，也一定能够让他们退兵。大王可以派人去问他，肯定能有好办法。”君臣正

商量着，国舅申侯派人揣着告急文书赶到京城。平王打开一看，大意是：“西戎没完没了地侵扰，我们申国快要亡了。请大王看在我们亲属的情份上，赶快发兵救援。”平王说：“舅舅现在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还能管咱们的事？迁都的事，我已经决定了。”就命太史官选个好日子东迁。卫武公说：“臣下当的这个司徒，是专管国家土地和百姓的官。如果大王一走，百姓也会东逃西散，我失职的责任怕是免不掉了。”于是事先贴出榜文告诉百姓：“如有愿意跟随天子东迁的，马上准备，一起起程。”主管祭祀的官员起草了文书，先把迁都的原因，祭告了祖先。到了迁都的那天，由大宗伯怀抱着七位先祖的牌位，登车先行。秦伯听说平王要东迁，亲自领兵前来保驾。老百姓扶老携幼，一同东迁的数也数不清。想当年宣王大祭那天夜里，梦见一个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把七位先祖的牌位，捆成一捆儿，慢慢往东而去，再看现在，大笑三声，正应了褒姒在骊山烽火戏诸侯的事。大哭三声，说的是幽王、褒姒、伯服都死于非命。牌位被捆成捆儿往东去，也正应了如今的东迁。宣王的这个梦现在没有一个不应验的。还有太史伯阳父所说的：“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麋弧箕箒。”羊被鬼吞，指的是宣王四十六年遇鬼而亡，那年恰是己未羊年。马逢犬逐，指的是幽正十一年西戎侵犯，那年恰是庚午马年，而西戎当时一直被周朝的人蔑称为“犬戎”。从此西周灭亡。可见天数有定，也可见伯阳父算卦本领的高明。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话说平王东迁，马车到了洛阳，只见街市繁华，宫殿壮丽，和镐京没什么两样，真有点儿喜出望外。首都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四方的诸侯都来上表祝贺，还贡献了不少地方土特产。只有荆国没来，平王就和大臣们商量，打算去讨伐。大臣们劝阻说：“这个粗蛮不通情理的荆国，始终就在教化之外，直到宣王讨伐以后才把它收服了。宣王叫他们每年只进贡一车菁茅草，用来酿造供祭祀用的酒，没叫他们再送别的东西，不过是以此来表示对他们的笼络和拘束。如今咱们刚刚迁了都，老百姓的心还都没安定下来，倘若大王派兵远征，是胜是败很难预料。不如暂且宽容他们一次，使他们感激您的恩德自愿来朝贡。要是始终不知悔过，等咱们兵力充足了，再去教训他们也不迟。”从此南征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秦襄公来向平王辞行，说他要回国去。平王说：“如今岐山、丰京一带，一半都让西戎侵占了，你这一去，要是能把西戎统统赶出去，我就把这些地方全都赏赐给你，以稍稍作为你鞍前马后替我操劳效力的酬谢。再说你能永作西部属国的君主，不也是一件美事吗？”秦襄公跪在地上接受了平王的命令，回国后立即整顿兵马，开始攻打西戎，不到三年，就把西戎杀得七零八落，大将孛丁、满也速等，都死在战场上，西戎首领也远远地逃到了西部的荒漠之中。岐山、丰京一带，都归了秦国，开辟了上千里的土地，从此秦国成了一个大国。有人写诗评论这件事：

文武当年发迹乡，如何轻弃畀秦邦？

岐丰形胜如依旧，安得秦强号始皇！

再说这秦国乃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后裔，他的后人有个叫皋陶的，尧的时候当了个叫做士师的官。皋陶的儿子叫伯翳，帮着大禹治水，焚烧山林，驱赶野兽，因功劳而被赐姓为“嬴”，他也曾经为舜主管过畜牧的事。伯翳生了两个儿子：若木、大廉。若木的封地在徐，夏商以来，世世代代都是徐的君主。到纣王的时候，大廉的后代有个叫蜚廉的，擅长奔跑，一天能跑五百里；他的儿子叫恶来，力气特别大，能够用手撕裂虎豹的皮。这父子俩就以这些才能，成了纣王的宠臣，帮着纣王作虐。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就把蜚廉和恶来一起杀了。蜚廉的小儿子叫季胜，他的曾孙叫造父，因为擅长赶车又得到周穆王的赏识，得封地赵，成了晋国赵氏的祖先。他的后代有个叫非子的，住在一个叫犬邱的地方，因为擅长养马，周孝王就命他在汧水和渭水两条河之间放马，把马养得又多又肥。孝王很高兴，就把秦那个地方封赠给非子，并允许他继承先祖的姓氏，称为嬴秦。传了六代到秦襄公，因援救平王有功而被加封为秦伯，以后又得了岐山、丰京，势力越来越强大，就把都城定在雍，并开始和诸侯通婚。襄公死后，他的儿子文公继位，那时正是周平王十五年。

一天，秦文公睡觉梦见在郿邑的郊外，有一条黄色的蛇从天而降，落在山坡上。蛇头像车轮那样大，头连着地，尾巴接着天。忽然间变成一个小孩儿，对文公说：“我是天帝的儿子。天帝命令你为白帝，主持西方的祭祀。”说完就不见了。第二天，文公召太史敦为他算卦解梦。敦说：“白色乃是西方的颜色。大王掌管着西方，乃是天帝的命令，祭祀祈祷一定能带来福气。”文公就在郿邑垒起高台，建了一座白帝庙，称为郿畤，按时用白牛祭祀。还

有一个住在陈仓的人，猎获了一头野兽，样子像猪，可身上长满了刺，打也打不死，也叫不出名字来，就想牵到都城献给文公。半路上遇到两个小孩儿，指着这怪物说：“这野兽的名字叫作‘豨’，经常藏在地底下，专吃死人的脑子。要想把它弄死，只要一捶它的头就成了。”那个豨忽然也说起人的话来：“这两个孩子是野鸡精，名叫‘陈宝’，抓住雄的能称王，抓住雌的能称霸。”两个小孩被它说破，当下变成野鸡飞走了。那个雌的，落在陈仓山的北坡，变成了一只石鸡。再看那个豨，也没影儿了。猎人非常惊讶，赶紧跑来报告文公。文公又在陈仓山建了一座陈宝祠。又有一件事，说终南山上一棵大梓树，文公想砍下来作为建宫殿的材料，可是派去的人锯也锯不断，砍也砍不动，忽然又刮起大风，下起大雨，砍树的人只好收了工。当天晚上有个人睡在山下，半夜听见来了不少鬼怪向大梓树贺喜，大梓树也能回答它们。其中一个鬼说：“秦国要是派人披头散发，用红丝线把你绕上，你又怎么办呢？”大梓树不说话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把鬼说的话报告了文公。文公就按他说的做了，再叫人锯树，不一会儿就锯断了。只见有一头青牛从断树里走出来，一直走进了雍河。以后住在水边的老百姓，时不时地看见青牛露出水面。文公听说，就派兵在河边等着袭击它。青牛劲儿大，一头把士兵撞倒在地上。士兵头发散了披在脸上，牛看见了吓得再也没敢出来。文王叫人做了些前额上垂着头发的假人头，放在军营里避邪，又建了一个怒特祠，用来祭祀树神。

当时，鲁惠公听说秦国竟敢超越本分，用周天子的礼仪祭祀天帝，也派太宰到洛阳，请求允许鲁惠公到郊外祭天。平王没同意。鲁惠公火了，说：“我的祖先周公为周朝立下丰功伟绩，连这礼乐也是他老人家作的，子孙用用又有什么关系？再说天子不能禁止秦国，又怎么单要禁止我们鲁国？”于是偏要在郊外祭天，那规模，气派都和天子差不多。平王知道了，也不敢多说。从此周天子的地位和权威便一天不如一天，诸侯一个个全都各自为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天下越来越乱了。史官有诗感叹说：

自古王侯礼数悬，未闻侯国可郊天。

一从秦鲁开端僭，列国纷纷窃大权。

再说郑世子掘突继位后，成了郑武公。郑武公乘着周朝混乱，就把东虢和邻国的土地给兼并了，称为新郑。新郑以荥阳做为首都，并在形势险要的制邑设置了关卡。从此郑武公的势力也日益强大，和卫武公同为周朝的卿士。到了平王十三年，卫武公去世，郑武公就开始独掌朝政。因为郑国的首都在荥阳，与洛阳邻近，郑武公就今天在洛阳，明天在荥阳，来来往往，暂且不提。单说郑武公的夫人姜氏，也就是申侯的女儿，一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寤生，次子名叫段。为什么叫寤生呢？原来姜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是逆产，脚丫子先出来了，把姜氏吓了一跳，因此给他起名叫寤生，从一开始心里就讨厌他。二儿子段，出落得真是一表人才，小脸白得就像搽了一层粉，嘴唇红得就像涂了一抹朱砂，而且力气大善射箭，武艺高强。姜氏特别偏爱这个孩子，心想：“假如他能继承君位，不比寤生强十倍？”因此多次向丈夫武公夸二儿子，说他如何如何好，应该立为世子。武公说：“长幼是有次序的，不能弄混乱了。何况寤生又没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够废长而立幼呢？”还是按老规矩让寤生当了世子。只把一个小小的共城，作为段的封地，又给段起个名称，叫共叔。姜氏心里非常不高兴。武公去世，寤生继位，这就是郑庄公，代替父亲仍然做周朝的卿士。姜氏夫人见小儿子没权没势，心里老是疙

疙疙瘩瘩的，就对庄公说：“你继承了父位，封地有几百上千里，可让你的同胞兄弟，还呆在那么个小地方，你忍心这样做吗？”庄公说：“您看怎么办合适就怎么办。”姜氏说：“能不能把制邑那个地方封给他？”庄公说：“制邑是咱们国家最险要的地方，父亲早就嘱咐过我，不许分封给任何人。除此之外，您说给哪就给哪。”姜氏想了想说：“那把京城封给他也成。”庄公没言语。姜氏脸上现出怒色：“你再不答应，干脆把他轰到别的国家去，让他自己想办法混饭吃吧。”庄公连声说：“不敢，不敢！”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朝，庄公就把共叔段叫来，要把京城那个地方封给他。大夫祭足劝阻说：“这可不行。常言说：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京城也是个大城，城墙的长度和高度都超过了一百雉，地广人多，和咱们的国都荥阳不相上下。何况共叔是太后的爱子，如果把这个大城封给他，那不真成了二君了吗？要是他仗着夫人的宠爱，等将来势力大了，肯定会闹事。”庄公说：“这可是我母亲的命令，我怎么敢不听呢？”于是就把京城封给了共叔。共叔谢了恩，进后宫来向母亲辞行。姜氏叫手下人退下，咬着耳朵对他说：“你哥哥不念手足之情，对你也太刻薄了。今天封你，还是我再三恳求他才答应的。虽然勉强答应了，可心里准不乐意。你到了京城，应该快点招兵买马，暗地里准备。等将来一有机会，我马上会派人告诉你。你就带兵前来袭击，我给你当内应。要是你能代替寤生当了国君，我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共叔听了母亲的话，高高兴兴地去京城了。从此国都里的老百姓，都把共叔段叫作“京城太叔”。成立府署衙门那天，城西北的两位地方官都来拜贺。太叔段就对他们说：“你们掌管的土地，如今都属于我的封地，从今往后贡税都要交到我这儿来，兵马车辆也要听我调遣，不得有误！”两位地方官早就听说太叔是国母的爱子，有继承君位的希望。今天又看他风采超群，人才出众，不敢违抗，只好暂且答应下来。太叔借口打猎，每天出城操练兵马，并把城西北的老百姓，一起写进了军队的花名册，后来还借口打猎乘机夺取了鄆和廩延。这两个地方的官员逃到郑国，就把太叔领兵夺取地盘的事，从头到尾讲给庄公，庄公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这时大臣之中有位官员大叫一声：“大王应该派人把段杀掉！”庄公一看，原来是上卿公子吕。庄公说：“你有什么高见？”公子吕说：“如今太叔内有太后的宠爱，外有京城的坚固，一天到晚练兵习武，看那个意思不篡夺了您的君位就不会罢休。您给我一支人马，让我直捣京城把他捉回来，才能免除后患。”庄公说：“段又没有什么大错，怎么能这么办呢？”公子吕说：“现在京城西边北边的土地都让段没收了，连鄆和廩延也叫他抢走了，先君的土地，怎么能让他像割肉一样一块块割走呢？”庄公笑着说：“段是母亲的爱子，我的亲弟弟，我宁可失去土地，也不愿意伤了我们兄弟的手足之情，伤了我母亲的心。”公子吕又说：“臣不光怕失去土地，实在是怕您失去国家呀。现在人心惶惶，看见太叔势力强大，都在一边瞧热闹。过不了多久，都城里的老百姓要是都起了二心可就不好办了。您现在饶了太叔，就怕将来太叔饶不了您啊。到那时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庄公说：“你不要乱说了，让我再好好想想。”公子吕走出门外，对正卿祭足说：“主公只重兄弟私情而忽视国家的大事，我可真担心啊！”祭足说：“主公才智过人，这件事一定不会看着不管，只是大庭广众之下不便泄露。你是贵戚，倘若私下里去见主公，他肯定会给你透个底儿。”公子吕就照他说的，转回去再次请求庄公见他。庄公问：“你来有什么事吗？”公

子吕说：“主公继承君位，太后并不乐意。万一里应外合，内生变故，郑国就怕不再是您的了。臣寝食不安，所以再来请您好好考虑考虑！”庄公为难地说：“这事关系着太后。”公子吕说：“主公难道没听说过周公杀管蔡的事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请您早点下决心。”庄公说：“这事我已经考虑好久了！段虽然不守规矩，但是并没有公开叛乱。我要收拾他，太后必然会从中阻挠，白白地招外人议论，不但会说我不讲情义，还会说我不孝顺。我现在站在一边任凭他胡作非为，他有恃无恐，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等到他真的造起反来，那时候他的罪行摆在明面上，老百姓就再也不敢帮着他，太后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公子吕说：“主公远见卓识，真不是我们这些臣子比得了的。就怕段的势力一天一天地强大起来，像乱草一样越来越多不好剪除，那可怎么办？您如果一定要后发制人，可以想办法引逗他早点动手。”庄公问：“有什么好计策吗？”公子吕说：“主公好久没去洛阳上朝，无非是怕段闹事。现在您如果假装去洛阳，段一定以为国内空虚，便会兴兵犯郑。臣预先领兵埋伏在离京城不远的地方，趁他出城，我马上出击夺取京城。您再从廩延那边杀过来，那时候段腹背受敌，他就是插上翅膀，还能飞出去吗？”庄公说：“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公子吕辞别庄公走出宫门，叹了口气说：“祭足真是料事如神啊！”

第二天早朝，庄公假装传令，让大夫祭足监管国家，自己去洛阳帮着天子料理政务。姜氏听说这事，不由得喜出望外：“我这小儿子还真有当君王的福气！”于是就写了一封密信，派心腹送到京城，约段五月上旬，派兵来攻打郑国。当时已经是四月下旬了。公子吕事先派人在要路上埋伏，抓住送信的人，当时就给杀了，把信悄悄地送给庄公。庄公启封看完信，重又封好了，另外派人送往京城。段在回信中，定好五月初五出兵，让姜后到时候在城楼上竖一面白旗，好知道在哪里接应。庄公得到段的回信，笑着说：“这就是段的自供状，看太后还有什么说的！”于是进宫假装向姜后辞行，说是要去洛阳，等出了城却沿着往廩延的路不慌不忙地进发。公子吕率领着二百辆战车，悄悄去京城附近埋伏。

再说太叔段接到姜氏的密信，和他的儿子公孙滑商量，让他到卫国去借兵。然后自己带着京城及城西北两处的人马，借口奉庄公之命回都城监理国事，祭旗劳军之后，得意洋洋地出发了。公子吕预先派人装成做买卖的混进京城，等太叔段一出城，就在城楼上放起火来。公子吕见火光一起，马上便带兵冲进城来，不废吹灰之力，就把京城占了。当下出榜安民，榜上详细地写着庄公如何孝母爱弟、太叔段如何背信弃义的事，弄得满城的人都埋怨太叔段。

再说太叔段出兵没两天，就听到了京城失守的消息。心里一慌，就连夜回兵，驻扎在城外，准备攻城。只看见手下士兵一个个交头接耳。原来军营中有人接到城内家里人来的信，说庄公怎么宽厚有德，太叔段怎么不仁不义。一传十，十传百，士兵们都说：“我们背叛庄公跟着太叔段造反，真是天理难容！”一哄而散。太叔段一点人数，逃跑了有一多半，知道军心已变，急忙朝鄆那边逃。没想到庄公的兵马早就在那儿守株待兔呢。太叔段一想，共是我原来的封地，于是就跑进共城，闭门自守。庄公亲自带兵攻城。那共城只是区区一个小地方，怎挡得住两路大军一起进攻，就像泰山压鸡蛋一样，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打破了。太叔段知道庄公就要到了，叹了口气说：“妈呀妈呀，您爱我反倒害了我了！我还有什么脸见我哥哥啊！”说完拔出宝剑就

自杀了。后人有诗说这件事：

宠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内应在宫中。

谁知公论难容逆，生在北京死在共。

又有诗指责庄公故意养成段的罪过，以塞姜氏之口，实在是千古奸雄：

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再说庄公一见段自杀了，抚摸着他的尸体痛哭流涕说：“我的傻兄弟啊，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然后命人检查了一下太叔段的行李衣服，找到了姜氏寄来的那封信，和段的回信放在一起，派人骑马送到郑国，叫祭足拿给姜氏看。随后又派人把姜氏送到颖城安置，还发誓说：“不到黄泉，再也不和姜氏见面了！”姜氏见了这两封信，羞愧难当，自己也没脸见庄公，当时就出宫搬到颖城去住了。庄公回到国都，眼里看不到姜氏，禁不住良心发现，长叹一声说：“我不得已才把弟弟杀了，又怎么忍心再离开母亲？我真成了不讲天伦的罪人了！”

再说颖城那个地方有个小官儿，名叫颖考叔，为人正直无私，孝顺父母，尊敬朋友，远近闻名。他见到庄公把姜氏赶到颖城来住，就对别人说：“做母亲虽然不像母亲，可是做儿子的却不能不像儿子，主公办的这件事，太有伤风化了！”于是就找了几只鸟，借口奉献野味，来见庄公。庄公问：“这是什么鸟？”颖考叔回答说：“这鸟的名字叫夜猫子，白天连泰山那么大的东西都看不见，夜里倒能明察秋毫，小东西看得清楚，大东西倒看不清楚。这鸟小的时候它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它，等长大了，它反倒把它的母亲啄死吃了，实在是个不孝顺的鸟，因此把它捉来送给您吃。”庄公半天没说话。正赶上做饭的送来一只蒸羊，庄公就命手下人连肩膀割下一条羊腿，送给颖考叔吃。颖考叔把好肉都挑出来用纸包好了，藏在衣袖里。庄公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颖考叔回答说：“小臣家里还有老母亲。我们家很穷，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现在您把这赏给我，可我的老母亲连一小片也还没吃上，小臣想起母亲，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因此我想带点回去，做成软软糊糊的肉羹给母亲吃。”庄公说：“你可真是个好孝子啊！”说完了，不由自主地低头叹了口气。颖考叔问：“您为什么这么长吁短叹的？”庄公说：“你有母亲能够赡养，尽一个当儿子的心。我虽然贵为诸侯，在这件事上反不如你！”颖考叔假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问：“您的母亲没灾没病的，您怎么说没有母亲呢？”庄公就把姜氏和太叔段合谋攻郑，以及把姜氏安置到颖城的前前后后，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末了说：“我已经立下了黄泉之誓，看来活着的时候再也见不到我母亲了。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颖考叔回答说：“太叔已经死了，姜夫人现在只剩下您一个儿子，您再不赡养，和那个夜猫子有什么两样？倘若您真为这黄泉相见的事发愁，小臣倒有一个主意。”庄公问：“你有什么好主意，快点告诉我。”颖考叔说：“您可以先派人把地挖开，直到看见了泉水，再建个地下室，把姜夫人接到里边去住。再找个人向她转告您的思念之情，想那姜夫人的念子之情，不会比您的念母之情差。您在地下室里和母亲见面，一点儿也没违背您的誓言啊。”庄公喜出望外。就让颖考叔带了五百名壮汉，在曲洧牛脾山下，把地挖了十多丈深，直到泉水咕嘟嘟地冒出来。然后在泉水旁边用木头修了个地下室，又做好了一架长梯子。颖考叔又赶到颖城去拜见姜氏，委婉地向她说明了庄公的悔恨之情，以及要把她接回去养老的想法。姜氏听了又悲又喜。颖考叔先把姜氏接到牛

脾山下的地下室里，庄公不一会儿也坐着马车来了。庄公顺着梯子下来，一见母亲，拜倒在地，说：“寤生不孝顺，一直也没去问候您，请您宽恕我吧！”姜氏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不能怨你。”用手把庄公扶起来，母子二人抱头痛哭。然后母子俩又顺着梯子爬到地面上，庄公亲自扶着母亲上了马车。都城里的老百姓见到庄公母子俩一同高高兴兴地回来，把双手放在脑门上表示庆贺，称赞庄公的孝道。这些均是颖考叔从中调解的功劳。后人有一首诗评论这件事：

黄泉誓母绝彝伦，大隧犹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怀肉计，庄公安肯认天亲！

庄公感激颖考叔成全了他们的母子之爱，就封他当了大夫，和公孙阏一块掌管兵权。

再说段的儿子公孙滑，从卫国请来了军队，走到半路，听说父亲已经死了，就又逃回卫国，向卫桓公哭诉伯父庄公杀弟囚母的事。卫桓公说：“郑伯无道，我应该替你去讨伐他。”于是就发兵伐郑。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话说郑庄公听到公孙滑起兵侵犯的消息，便向大臣们询问对策。公子吕说：“常言说：‘斩草留根，逢春再发。’公孙滑侥幸逃脱免于死已经是他的运气了，现在反倒煽动卫国的军队来攻打我们，这准是卫侯不知道共叔段袭击郑国的罪行，所以发兵帮助公孙滑。照我看，您不如写封信给卫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白，卫侯肯定会撤兵回国。那时候公孙滑孤立无援，咱们用不着打仗就能捉住他。”庄公说：“对。”于是派使者送信给卫侯。卫桓公拆开信，见上面写道：

郑寤生恭敬地致信卫侯：家门不幸，以致骨肉之亲互相残杀，实在愧对邻国。但我已封给叔段土地，并没有对他不友好；他却依仗母亲的宠爱作乱，对我一点敬意也没有。我以祖宗的基业为重，不得不除掉他。我母亲姜氏因为溺爱叔段的原因，内心感到不安，为回避住在颍城，我现在已经迎回奉养。现在叛逆公孙滑隐瞒他父亲的过错，投奔到贵国。贤德的卫侯不知道他的不仁义之事，凭白派军队进攻郑国。我反躬自问，并没有得罪贵国，只希望贤德的卫侯能与我们同声讨乱臣贼子，不要伤害我们唇齿邻邦的友谊。如果这样，我太荣幸了。

卫桓公看完信，大吃一惊说：“叔段不讲礼义，自取灭亡。我为公孙滑而兴兵伐郑，实在是在帮助逆贼。”于是赶紧派使者叫本国的兵马撤回。使者还没到，公孙滑的兵马趁廩延没有防备，已经把这地方攻下了。庄公火了，命大夫高渠弥出动二百辆战车，来争夺廩延。这时卫国的军队已经撤回，公孙滑自己的兵马打不过郑国，只好放弃了廩延，仍然投奔卫国。公子吕乘胜追击，一直抵达卫国的都城外。卫桓公把大臣们都叫了来，商量是战是和。公子州吁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有什么商量的？”大夫石碏说：“不行，不行！郑兵这次来，都是因为我们帮助公孙滑叛逆引起的。郑伯刚刚派人送过信，咱们不如也写封回信，向人家认个错。我看这样不用动刀动枪的，就能让郑兵退回去。”卫桓公说：“你说的有道理。”当下就让石碏写封回信给郑伯。上写：

卫完恭敬地致信周王的卿士、贤德的郑侯面前：我误听了公孙滑的话，以为您杀害弟弟、囚禁母亲，使侄儿无立身之处，所以派军队进攻贵国。现在读了您的大札，知道了京城太叔的叛逆行为，深感悔恨。立即招回进攻廩延的军队，如果能得到您的原谅，我会绑住公孙滑送回郑国，以恢复两国之间往日的友谊。只希望您妥善处理！

郑庄公看完信说：“卫侯既然赔了不是，咱们对人家还能有什么苛求！”

再说国母姜氏，听说庄公兴兵伐卫，恐怕公孙滑被杀，让小儿子绝了后，就向庄公哀求：“你就看在你爹的份上，饶这孩子一命吧！”庄公一来碍看姜氏的情面，二来寻思公孙滑孤立无援，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就给卫桓公写了封回信，信里说：“我愿意遵从您的教导把兵撤回，两国言归于好。公孙滑虽然有罪，但我弟弟就这一个儿子，请您把他收留在卫国，以延续我弟弟的后代。”一边也把高渠弥的兵马撤了回来。公孙滑最后老死在卫国，这是以后的事了。

再说周平王因郑庄公好久不在朝里办事，赶上虢公忌父到来，俩人聊得很投机，平王就对虢公说：“郑伯父子掌管朝政可有些年头了，如今好

久不来供职，我想让你暂且代理政务，你可别推辞。”虢公跪在地上说：“郑伯不来一定是国里边出了事。臣如果代替他，郑伯不光要怨恨我，而且怕还要怨恨到您呢。臣可不敢答应！”再三谢绝，退回本国。那郑庄公虽然身在郑国，可是在洛阳还留有心腹，以便随时打听朝里的消息，一有动静，立即报告。这回平王要把政务托付给虢公，他又怎么能不知道。当天就坐上马车前往洛阳。朝见平王之后，庄公说：“臣承蒙圣恩，父子相继掌管朝政，可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有辱于您让我担任的这个职位，现在我愿意辞去卿士的爵位，退回我的封地，以保持我的晚节。”平王说：“爱卿久不到任，我心里一直不踏实。现在看到你来了，真像鱼得到水那样高兴，可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庄公又说：“臣因为国里边有内乱，才好长时间没来尽职。现在内乱刚平息，我就连夜赶回洛阳，半路上听到传闻，说大王有心要把政务托付给虢公。我的才能比虢公差远了，怎么能空占着职位，光吃饭不办事，得罪大王呢？”平王听庄公说到虢公的事，就觉着脸上有点儿发烧，勉强说：“我和你分别了这么久，也知道你国里边有事要办，就想一边让虢公暂且替你管理几天政事，一边等着你回来。因为虢公再三推辞，我已让他回国去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庄公又说：“周朝的政权乃是大王您的政权，而不是我们家的政权。这用人的权力掌握在您的手里，您愿意用谁就用谁。虢公的才能足够帮您治理朝政，我理当把职位让给他，不然大家一定会认为我是个贪图权势，不知进退的家伙。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考虑，答应我的请求！”平王说：“你们父子为周朝立过大功，因此我把国家大事先后托付给你们父子，四十多年来，咱们君臣始终相处得很好。如今你对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又能用什么来表白自己呢！你要是一定信不过我，我就让太子狐到郑国去当人质，你看怎么样？”庄公再次跪倒在地说：“掌管政务或辞去政务，都是臣子应尽的职责，哪有让天子派人质去臣国的道理？真要是那样，恐怕天下人都要以为我在要挟大王您呢，臣真是罪该万死！”平王说：“不然。你治国有方，我想让太子到郑国去了解你施政的经验，并借此来解除咱们君臣间的这点疙瘩。你要是再不同意，就是真的怪罪我了。”庄公死活不敢接受。大臣们见此情景，就对平王说：“依我们大伙儿的意见，大王如果不派个人质到郑国，就消除不了郑伯的疑心；可如果只是大王这边派出人质到郑国，又使郑伯违背了做臣子的礼义。不如来个君臣交换人质，两边互解猜疑，才是个两全之策。”平王说：“这样很好！”于是庄公先把儿子忽送到洛阳来当人质，平王也把儿子狐送到郑国去当人质。史官评论周郑交质这件事时，认为君臣的名分，到这儿已荡然无存了。有一首诗说：

腹心手足本无私，一体相猜事可嗤。

交质分明同市贾，王纲从此遂陵夷！

自从互相交换人质以后，郑庄公就留在洛阳辅政，君臣二人始终相安无事。平王在位总共五十一年，他去世以后，庄公就与周公黑肩一同执掌朝政，让世子忽回到郑国，又派人把太子狐接回来继承王位。太子狐为父亲的死而悲痛，又因未能在父亲病床前服侍而内疚，哀伤过度，到了洛阳也死了。他的儿子姬林继位，这就是周桓王。诸侯闻讯都来洛阳奔丧，并拜谒新天子。虢公忌父最先赶到，为人处事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数，人见人爱。

桓王为他父亲的死而悲伤，又认为父亲的死是因为到郑国去当人质才造成的，再加上看到郑庄公老在朝里专权，心里又怀疑又害怕，就私下里和周公黑肩商量说：“郑伯曾要先父到郑国去当人质，心里也一定看不起我。君

臣之间，难免不发生冲突。虢公为人处事谦恭有礼，我想把国家大事交他管理，你看怎么样？”黑肩说：“郑伯为人刻薄寡恩，不是个忠顺的臣子。可是我们周朝东迁的时候，晋国郑国立的功劳特别大，您刚刚继位，就把他的权力夺过来给别人，他一上火，肯定会闹事。这件事您可得想周全了。”桓王说：“我不能坐等着受他的管制，就这么办了。”

第二天，桓王上朝以后就对郑庄公说：“爱卿乃是先王的大臣，我不敢留你在我的手下受委屈，请你自便吧。”庄公回答说：“老臣早就不该再理政务了，我现在立刻就辞职！”说着就气冲冲地出了宫，对别人说：“这个负心的小子，不值得我帮着他！”当天就坐着马车回国了。世子忽率领文武官员出城迎接，询问他回来的原因。庄公就把桓王不再用他的话叙述了一遍，大伙儿都很为庄公抱不平。大夫高渠弥说：“主公两代辅佐周王，功不可没。况且太子在这儿当人质的时候，咱们也从来没缺过礼。现在桓王舍主公而用虢公，太不讲义气了！不如出兵攻进洛阳，把他废了，另立一个贤德的周室后嗣。天下诸侯，哪个不怕郑国，主公的大业一定能成！”颖考叔急忙阻止说：“这可不行！君臣的伦理，好比母子，主公不忍心把母亲当仇人，又怎么忍心把君王当仇人呢？依我看主公不妨忍他个一年半载的，再去洛阳朝拜，桓王一定会回心转意。主公千万别为了一时的恼怒，败坏了祖上为君王战死的忠贞仁义的好名声。”大夫祭足说：“依我看，两位说的办法不如揉起来一块用。我愿带兵直抵周朝的疆界，就说今年灾荒严重，只好在温国和洛阳之间找饭吃。要是周王派人来责备，咱们可就有理由发兵了。要是他不言语，主公再入朝也不晚。”庄公批准了他的建议，就命祭足率领一支人马出发，见机行事。

祭足来到温洛之间，找到温国的大夫说：“本国今年闹灾荒没吃的了，特来向您借一千钟小米。”温国的大夫以没有接到桓王的命令为理由，没给他。祭足说：“如今小麦正熟，我们自己能收，何必非得求你！”于是派士兵一个个准备好镰刀，分头将田里的小麦统统割了，满载而归。祭足自己领着精兵来往接应。温国的大夫看见郑兵蛮横不讲理，也不敢和他们争斗。祭足在边界上养了三个多月的兵，又带兵到了成周那个地方。时值七月中旬，祭足见田里的早稻已经熟了，就吩咐士兵扮成买卖人埋伏在各个村子里，半夜三更，一齐出动把成周郊外的稻穗全给割了。等到成周的守将发现郊外的稻子全成了光杆儿，再出城去追，郑兵早就没影儿了。于是这两个地方都给桓王写了报告，诉说郑兵盗割稻麦的事。桓王非常生气，就想兴兵问罪。周公黑肩劝阻说：“祭足虽然偷了稻麦，但这毕竟是边界上的小事，郑伯未必知道。因为这一点小事和郑国闹摩擦，不值得。如果郑伯心里不好受，自然会亲自来向您认错。”桓王同意了，只命令边界一带的守军多加防备，不让别处的军队再来滋扰。对郑国军队偷稻麦的事，并不计较。

郑伯见桓王一点儿责备的意思也没有，果然心里有点儿不好受，正想上洛阳去给桓王赔不是，忽然有人报告：“齐国有使臣来到！”于是庄公便先去接受齐国的使臣。使臣向庄公转达了齐僖公的意思，说是要约庄公到石门去会面。庄公正想和齐僖公交朋友，很快就赶到了石门。俩人一见面谈得很投缘，于是就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说好了有事互相关照。僖公又问：“您儿子忽娶媳妇了吗？”庄公回答说：“还没呢。”僖公说：“我有个心爱的女儿，虽然还不到出嫁的年龄，可是很聪明。如果您不嫌弃，等长大了就给您的儿子当媳妇吧！”庄公连声道谢。回国以后，庄公就对儿子说了这事。

儿子忽回答说：“妻者齐也，因为各方面般配，所以才称为配偶。现在咱们郑国的国小爵位低，人家齐国的国大爵位高，大小不般配，孩儿不敢高攀。”庄公说：“提出要结亲的是人家齐国，并不是我们有意高攀。再说和齐国成了亲戚，遇事还可以有个依靠，你为什么还要谢绝呢？”忽又回答说：“大丈夫志在自立自强，怎么能仰仗于裙带呢？”庄公喜欢儿子有志气，也就不再勉强他了。后来齐国的使臣到郑国来，听说世子忽不愿结这门亲，就回国报告了僖公。僖公赞叹说：“郑世子真称得上是谦谦君子啊。好在我女儿年纪还小，这婚事等以后再商量吧。”后来有人写诗嘲笑那些执意攀龙附凤之人，不如郑忽辞婚之善：

婚姻门户要相当，大小须当自酌量。

却笑攀高庸俗子，拚财但买一巾方。

一天，郑庄公正和大臣们商量朝拜周桓王的事，正赶上传来卫桓公去世的消息，庄公询问来使，打听清楚了公子州吁犯上弑君的事。庄公跺着脚说：“郑国快要遭受战乱了！”大臣们忙问：“主公凭什么推断要有战乱？”庄公说：“州吁一向喜欢动武，如今既然已经造反篡位，肯定会依靠战争来达到他的目的。郑国和卫国一直就互相瞧着不顺眼，要是卫国挑起战事，一定会首先拿咱们郑国开刀，咱们可要好好准备啊。”

那么，卫国的公子州吁是怎么犯上弑君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原来这卫国，自从老功臣卫武公年高去世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卫庄公。卫庄公的夫人，是齐国东宫娘娘的妹妹，名叫庄姜，美貌但是没有儿子。卫庄公的偏妃，是陈国国君的女儿，名叫厉妫，也没有生儿育女。厉妫有个妹妹叫戴妫，跟着姐姐一块嫁给了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完，一个叫晋。庄姜生性不爱嫉妒，待完就像自己的亲儿子。又挑了个宫女献给庄公，受到庄公的宠爱，和庄公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州吁。州吁从小就残暴好武，喜欢聊打仗的事。庄公溺爱州吁，任他胡作非为。大夫石碚曾经劝过庄公：“我听说真正爱孩子的人，就要教给他应该遵守的规矩和法度，不让他走到邪路上去。常言说宠过必骄，骄必生乱。主公要是真想传位给州吁，就应该把他立为世子。如若不然，就应该稍加管束，才不会带来因骄奢淫逸而酿成的祸害。”庄公把石碚的话只当耳旁风。石碚也有个儿子，叫石厚，和州吁是好朋友，经常一块出去打猎，骚扰百姓。石碚曾经把他狠狠打了五十鞭子，锁在一个空房子里，不许他出去。没想到石厚竟然跳墙跑到州吁的府里，每天都在一起吃饭喝酒，索性连家也不回了。石碚拿他也没办法。庄公死后，公子完继位，就是卫桓公。桓公性格软弱，胆小怕事，石碚知道他成不了大事，就告老闲居，不再过问朝政。州吁从此更加肆无忌惮，整天和石厚一起商量篡位的办法。这时正赶上周平王去世，桓王新立，卫桓公想到洛阳去吊唁平王，祝贺桓王。石厚对州吁说：“大事要成了！明天主公要去洛阳，公子可在西门外设置饯行的酒席，预先在城外埋伏五百名甲士，等他喝了几杯酒，趁他不防备，您从袖子里冷不丁拔出短剑把他刺死。他的手下人要是不听话，立刻把他们杀了。这诸侯的位置，还不是唾手可得。”州吁高兴得手舞足蹈。于是命令石厚预先带了五百人埋伏在西门外，自己驾着马车，把桓公接到出行的馆驿，早已安排好了酒席。州吁弯下腰向桓公敬酒说，“兄侯就要远行，我只准备了几杯薄酒为您饯行。”桓公说：“又叫兄弟你费心了。我这次出门顶多一个来月就能回来，还请兄弟为我暂理朝政，可要多加小心啊。”州吁说：“兄侯尽管放心。”酒过半巡，州吁站起来把杯子倒满了，双手递给

桓公。桓公一饮而尽，然后也斟满了一杯酒回敬给州吁。州吁双手去接，假装没接住，把杯子掉在地下，赶忙弯腰拾起来，亲自去刷洗。桓公不知是诈，命手下取杯再斟，还想给州吁敬酒。州吁趁此机会，忽然迈步闪到桓公身后，抽出短剑，从桓公背后刺入，剑尖直透前胸，桓公当时就死了。那时候正是周桓王元年三月。陪同桓公的大臣，早就知道州吁为人凶狠，石厚又领兵围住了馆驿，知道折腾也没什么好处，只好投降了。州吁让手下人用空车载着桓公的尸体匆匆埋葬，对外边说是得了暴病而死，他自己就此当了国君，封石厚为上大夫。桓公的亲弟弟晋只得逃到邢国去了。史官有诗评论卫庄公宠州吁致乱：

教子须知有义方，养成骄佚必生殃。

郑庄克段天伦薄，犹胜桓侯束手亡。

州吁刚即位三天，就听见外边沸沸扬扬，说的都是他篡位杀兄的事。于是就把石厚找来商量说：“我想攻打个邻国显显威风，借以胁迫国里的老百姓，你看从谁下手合适？”石厚说：“和其他邻国都没什么过节儿，只有郑国当年借公孙滑之乱讨伐过咱们，先君向他们赔了不是才罢休，这可是咱们的国耻啊！主公要打仗，就非打郑国不可。”州吁说：“郑国和齐国曾在石门订过盟约，卫国要是攻打郑国，齐国必派兵来援救郑国，咱们一个卫国怎么打得过人家两个国家？”石厚说：“当今天下不是姬氏为君的国家，只有宋国势力最大；是姬氏为君的国家，只有鲁国地位最高。主公要是伐郑，必须派使者去宋国和鲁国，请他们出兵相助，并纠集陈国蔡国的军队，五国共同进攻，何愁打不胜？”州吁说：“陈蔡都是小国，一贯顺从周王。郑伯和桓王新近红了脸，陈蔡一定知道这件事，叫他们来伐郑，不愁他们不来。只是宋鲁都是大国，怎么能强迫他们出兵呢？”石厚又说：“主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宋穆公从他哥哥宣公手里接过了君位，穆公临死的时候，要报哥哥的恩德，就舍弃了自己的儿子冯，把君位传给了哥哥的儿子与夷。冯因为抱怨父亲而迁怒与夷，憋着气跑到了郑国。郑伯收留了他，还想为冯去攻打宋国，夺取与夷的君位。如今联络与夷去伐郑，正好对他的心思，一说准成，再说那鲁国，国政和兵权现在都掌握在公子翬手里，隐公就像一个摆设。咱们如果花大价钱贿赂公子翬，鲁国军队一定能来。”

州吁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当天就派使者到鲁、陈、蔡三国去请求发兵，唯独出使宋国的人不好找。石厚就推荐了一个人，名叫宁翊，说“此人极有口辩之才，可以担此重任。”州吁依言，便命宁翊赶紧动身去宋国。

宁翊到了宋国，宋殇公问：“你们为什么要伐郑？”宁翊说：“郑伯不讲道义，杀弟囚母。公孙滑逃到我们那儿，他又派兵来赶尽杀绝，先君迫于他们的压力，不得已赔了不是。如今我们国君要雪先君之耻，和您的宋国把郑伯当成共同的仇敌，所以前来请您发兵相助。”殇公说：“我和郑伯一向没有冲突，你说郑伯是我们共同的仇敌，这话从何说起呢？”宁翊说：“请您的手下人退出去，我再详细说给您听。”殇公叫手下人退下，侧着身子问：“有什么赐教？”宁翊反问说：“君侯的位置，是从谁那儿接过来的？”殇公说：“是我叔叔传给我的。”宁翊接着说：“父死子继，古之常理。您叔叔穆公虽然有尧舜之德，怎奈他的亲儿子冯老是因失去君位而怨恨不已，虽然身在郑国，心里一时半刻也没忘了宋国的君位。郑伯和公子冯交情很深，一旦郑伯为冯兴师夺位，宋国人要是因为感念穆公的恩德，而向着公子冯，那时候内外生变，您的那把椅子可就坐不稳了。如今我们伐郑，说是为了我

们卫国，实际上也是为您除掉那个心腹之患。您要是愿意主持这件事，我们卫国连同鲁、陈、蔡四国的兵马一齐听您的指挥，郑国的死亡指日可待！”宋殇公本来就忌恨公子冯，宁翊这一番话正中下怀，当下就把发兵的事答应下来。大司马孔父嘉乃是殷汤王的后代，为人正直无私。听说殇公听信了卫国使者的话要起兵伐郑，赶来劝阻说：“主公千万不能听卫国使者的话！要说郑伯杀弟囚母有罪，那么州吁杀兄篡位，难道就没有罪吗？请主公三思！”殇公因为已经答应了宁翊，于是不听孔父嘉的劝阻，定下了出兵的日子。

鲁国的公子翬这时也接受了卫国的贿赂，不由隐公作主，自己就领着兵马前往伐郑。陈、蔡兵马此时也如期而至。宋殇公的爵位最高，就被四国推为盟主。卫国的石厚当了先锋，州吁自己领兵殿后，多带好吃好喝，犒劳四国的军队。至此，五国共有战车一千三百辆，把郑国都城的东城门围得水泄不通。

郑庄公向大臣们询问对策。大臣们有说战的，有说和的，鸡一嘴，鸭一嘴，意见纷纷。庄公笑着说：“诸位说的都不是什么好办法。州吁刚刚弑兄篡位，民心不服，因此才以洗雪旧耻为借口，向四国借兵，来攻打咱们，无非是想借兵威以压众。鲁国的公子翬贪图卫国的贿赂才来助战，陈、蔡与郑国本无宿怨，都不会真替卫国卖命。只有宋国怨恨公子冯在郑，真心助卫。我想咱们不如先把公子冯送到长葛去居住，这样宋兵必然移师尾随。再让公子吕带步兵五百名，出东门单找卫国兵马挑战，战不多时可诈败回城。州吁既然名义上打了胜仗，目的已经达到，加上国内尚未安定，怎么敢长久在此逗留，必然会很快撤兵回国。卫国的大夫石碏，忠心为国，我想不久他们国内就会有变化，到时候州吁自顾不暇，怎么还能加害我呢？”说完就派大夫瑕叔盈领一支兵马，把公子冯护送到长葛去居住。又派使者去对宋殇公说：“公子冯避难逃到郑国，郑不忍落井下石。现在已然令其在长葛等候，请殇公自去处罚。”宋殇公果然移兵去包围长葛。蔡、陈、鲁三国兵马，见到宋兵转移，也都有了撤退的意思。忽然又听有人报告，说公子吕出了东门，单找卫兵挑战。三国君侯便登上壁垒袖手旁观。

石厚带兵和公子吕的人马打了起来，没过几个回合，公子吕便倒拖着画戟败走，石厚追到东门处，城里派兵把公子吕接进城去。石厚派士兵把城外的稻子割走劳军，随后传令班师。州吁问：“怎么只打了个小胜仗就回来了？”石厚叫手下人退下，才说出班师的原因。州吁听了不住地点头。

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话说石厚才胜郑兵一仗，就要班师回国。将军们都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一齐来向州吁报告：“我军锐气正盛，正好乘胜进兵，为什么突然叫我们撤兵？”州吁也觉着这事可疑，就把石厚叫来问他。石厚回答说：“臣有一句话，您叫手下人退下我才好说。”州吁命手下人出去，石厚说：“郑国的军队一向也不是吃素的，何况郑伯还是周朝的卿士。现在不管怎么说，也是叫咱们给打败了，咱们树立威信的目的已经达到。主公刚刚即位，国里还不安定，要老是在外边转悠，恐怕国内要发生变故。”州吁说：“爱卿的话真是精深透彻，我还没想到过这事呢。”一会儿，鲁、蔡、陈三国都来祝贺卫国打了胜仗，顺便表示了想班师回国的意思。州吁也不挽留，于是，三国的兵马就各自回国了。从包围到解围，总共才五天时间。石厚自认有功，让三军齐唱凯歌，拥着州吁得意洋洋地也回国了。半道上只听见乡村百姓唱歌：
一雄毙，一雄兴。歌舞变刀兵，何时见太平？恨无人兮诉洛京！

州吁听了有点扫兴，说：“老百姓跟我还是有点拧着劲儿啊，这可怎么好？”石厚说：“我父石碏，以前当过上卿，一直受卫国老百姓信服。主公如果请他入朝，一块管理国政，那您的地位也就用不着发愁了。”州吁便命人带了一双白璧，五百锺白小米，去问候石碏，同时请他入朝议事。石碏借口病得很重，坚决不接受。州吁只好又去问石厚说：“你父不肯入朝，我想干脆我自己去见他，问问现在该怎么办，你看成吗？”石厚说：“主公就是去了，他也未必见您。不如让我把您的意思带给他。”于是回京去见父亲，把州吁的敬慕之意转达给他。石碏说：“新主为什么想见我？”石厚说：“只因为现在老百姓的心还不平和，怕君位不稳，想请您替他出个主意。”石碏说：“凡是诸侯即位，都要经过周朝的同意才能被天下所承认。新主如果能够前去觐见周桓王，得到桓王赐给的诸侯用的车马服饰，那就成了奉命为君，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石厚说：“这话真对。可是无故入朝，周桓王必然起疑，一定得先找个人替咱们向桓王通通气儿才好。”石碏说：“陈侯始终忠顺周朝，桓王特别赏识他。卫国和陈国一直关系和睦，近来又有借兵的交情。要是新主能亲自去陈国，请陈侯去向桓王说情，然后再去觐见桓王，那还不容易吗？”石厚就把父亲说的，转告给州吁。州吁非常高兴，当时就准备好礼品，命石厚护驾，往陈国进发。

石碏与陈国的大夫子鍼素有深交，于是割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派心腹秘密前往陈国拜见子鍼，再托他把血书转给陈桓公看，只见上面写着：

卫国臣子石碏恭敬地致信贤能的陈侯面前：卫国狭小，上天降下重灾，不幸发生了杀害君侯的大祸。这虽然是卫侯弟弟州吁所作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孝的儿子石厚贪图禄位助纣为虐。这二个逆臣不杀，乱臣贼子就会接踵而来，遍于天下了！我年纪已老，力不从心，有愧先公。现在二个人一同朝见上国，实在是我的主意。希望贵国把他们抓住正法，以确立臣子的纲常。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不独是我国的幸运！

陈桓公看完信，问子鍼说：“这事你看该怎么办？”子鍼说：“卫国所憎恨的，就是陈国所憎恨的。现在他们来陈，是自己找死，不能让他们跑了。”桓公说：“好。”于是商量好捉住州吁的办法。

再说州吁和石厚到了陈国，还不知道这是石碏的计策。陈侯派公子佗出

城迎接，把这一君一臣请到馆驿安歇，同时转告二人，陈侯次日在太庙和他们相见。州吁见陈侯待他既尊敬又热情，喜出望外。第二天，陈桓公命人在太庙里设置了用于照明的火炬，自己站在中间，左右接引宾客的官员也都排列得整整齐齐。石厚先到，只见太庙门口，立着一面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着：“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许入庙！”石厚大吃一惊，问大夫子鍼说：“立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子鍼说：“这是我们先君的遗训，我们主公不敢忘记。”石厚这才放心。一会儿，州吁也到了，石厚把他扶下车，领着他站在来宾的位置。两边列队迎接宾客的官员请他们进庙。州吁整理好穿戴，正要鞠躬行礼。只见子鍼站在陈侯旁边，大喝一声：“周天子有命：‘只拿弑君贼州吁石厚二人，余人俱免。’”话音未落，已然有人先把州吁捆了。石厚急忙要拔佩剑，一时着慌，剑怎么也拔不出鞘，只好用手格斗，打倒了两个人。太庙墙后埋伏的甲士一拥而上，把石厚也给捆上了。跟车来的卫国兵将，还在庙外边远远看热闹呢。等子鍼把石碣的血书宣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大夫石碣的主意，也是天理难容，州吁、石厚两人活该有此下场，于是一哄而散。史官有诗感叹道：

州吁昔日饯桓公，今日朝陈受祸同。

屈指为君能几日，好将天理质苍穹。

陈侯当时就想把这俩人杀了。大臣们都说：“石厚是石碣的亲儿子，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不如请卫国自己给他们定罪，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话说。”陈侯说：“诸位说的有道理。”于是把这君臣二人分成两处关押，州吁关在濮邑，石厚关在陈国国都，使他们不能稍通音信。又派人连夜骑马去卫国向石碣报信。

再说石碣告老之后，一直是足不出户，看见陈侯派使者来到，当下一边命人驾车伺候，一边请大臣们在朝里边见面。大家伙儿猜不透是怎么回事，都很吃惊。不一会儿，石碣亲自来到朝里边，见大臣们都到齐了，才把陈侯的书信当众拆开，知道州吁石厚已被擒获，专等卫国派人去定罪。大臣们如梦初醒，齐声说道：“这是国家大事，全凭国老作主。”石碣说：“两个逆贼都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只有处以极刑，才能告慰先君的灵魂，哪位愿意去陈国监理此事？”右宰丑说：“常言说：乱臣贼子，人可得而诛之。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却有满腔的愤怒。处死州吁，我当然应该到场去监斩。”大臣们都说：“右宰肯定能办好这件事。首恶州吁理应正法。但石厚只是从恶，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石碣听了这话气得脸都红了，大声说道：“州吁的罪恶，都是逆子石厚酿成的。诸位替他说情，是不是疑心我有袒护儿子的私心？要是那样，老夫就亲自去陈国，亲手斩了这个贼子。不然，我石碣就没脸去见我的祖先！”家臣孺羊肩说：“国老不必发怒，我愿意代替您去办这件事。”于是，石碣就派右宰丑去濮邑监斩州吁，派孺羊肩去陈国监斩石厚。一面准备车马仪仗，到邢国去迎接公子晋回国。左丘明修《左传》写到这儿，称赞石碣是：“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史臣有诗评说石碣：

公义私情不两全，甘心杀子报君冤。

世人溺爱偏多昧，安得芳名寿万年！

后人又有诗说石碣当初不先杀石厚，正是为了今日并杀州吁：

明知造逆有根株，何不先将逆子除！

自是老臣虑怀远，故留子厚误州吁。

再说右宰丑同孺羊肩一同到了陈国，先去谒见陈桓公，感谢他为卫国除

乱的恩德，然后分头干事。右宰丑到濮邑，把州吁押到刑场。州吁一看见丑就大声叫喊：“你是我的臣子，怎么敢来杀我？”右宰丑说：“卫国先有臣子杀君王的例子，我不过是在仿效他！”州吁只得伸出脖子来挨刀。獯羊肩去陈国的都城监斩石厚。石厚说：“我是该死。只求把我押上囚车，去见我父亲一面，然后你们再把我杀了。”獯羊肩说：“我就是奉了你父亲的命令来杀你这个畜牲的。你要真想念你父亲，我就提着你的头去见他！”说完亲手拔剑把石厚斩了。公子晋从邢国回到卫国，把杀州吁的事祭告于武宫，又重新为桓公发丧，然后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宣公。宣公尊封石碏为国老，世世代代作卿士。从此，卫国和陈国也越来越亲近和睦。

再说郑庄公见五国的兵马已被分化瓦解，正要派人去打探长葛的消息。忽然听到报告：“公子冯已从长葛逃回来了，正在宫门外等着见您。”庄公赶忙叫他进来。公子冯告诉庄公：“长葛已经被宋兵攻破，占据了城池。我逃命到您这儿，请求得到您的保护！”说完话放声大哭。庄公抚慰了半天，仍让他住在馆驿里，供应的物品一应俱全。没过几天就听到消息，说州吁已被斩于濮邑，卫国已立新君。庄公就说：“州吁干的事，和新君没关系。可是主要进攻我们的还有宋国，这回我要先去讨伐他。”于是把大臣们都召来了，询问讨伐的办法。祭足说：“前些日子五国连兵伐郑，现在咱们要是去伐宋，四国一定害怕，就会一齐发兵救宋，这仗不见得稳操胜券。我看不如先派人到陈国去讲和，再用重金去结交鲁国。如果鲁陈都跟咱们和好，那么宋国就势单力孤了。”庄公听了他的话，于是派使者到陈去讲和。陈侯不乐意，公子佗劝说道：“亲近仁者善待邻邦，是国家安定的珍宝。郑国来讲和，咱们不应该拒绝。”陈侯说：“郑伯狡诈难以琢磨，怎么能够轻易就相信他？不然，宋卫都是大国，怎么没听说郑国去讲和，反倒先上咱们这儿来了？这分明是个离间计。况且咱们曾经跟着宋国一起去伐郑，现在又跟郑国讲和，管保会把宋国惹恼了。得了郑国又失了宋国，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拒绝接见郑国的使者。庄公听到陈国拒绝和解，气冲冲地说：“陈国所依靠的，无非是宋国和卫国。卫国内乱刚刚平定，自己还管不过来自己，怎么能帮助别人。等我和鲁国结交好了，一定集合齐鲁的军队先报宋仇，然后再去攻打陈国，肯定势如破竹。”祭足说：“主公所说的有些不妥。咱们郑国是个强国，陈国是个弱国，现在从咱们嘴里先说出讲和的话来，陈国没法不把这看成是离间计，所以不乐意。假如咱们派军队乘其不备攻进陈国的边境，肯定会抓到不少俘虏，主公再派个能言善辩的人去见陈侯归还俘虏，从此表明咱们并不想骗他，陈侯就会答应跟咱们讲和。等陈国这边没事了，咱们再慢慢商量伐宋的办法。”庄公说：“好。”于是就派本国边境上的地方官带五千步兵假装出猎，侵入陈国的境内，掠走男女边民及物品一百多车。陈国主管边境的大臣把这事告给陈侯。陈侯大吃一惊，召集大臣们正在商量怎么办，就听有人报告：“郑国的使臣颖考叔带着国书在朝门外请求接见，并归还俘虏和物品。”陈侯问公子佗说：“郑国的使臣干什么来了？公子佗说：“互通使者乃是好意，您可别再拒绝了。”陈侯就召颖考叔来进见。颖考叔参拜完陈侯，把国书交给他。陈侯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郑寤生恭敬地致信贤德的陈侯：您荣幸地得到周天子的宠爱，我也勉强地充当周天子的臣子，按理应当互相和好，共同为王室效力。最近请求和好没有答应，边境上的官吏就私下怀疑咱们两国之间有矛盾，擅自进行掠夺。我听了以后，睡不安枕。现在把掠夺来的人口物资，全部

奉还，派下臣颖考叔去谢罪。我愿意与陈侯结为兄弟之好，愿陈君答应。陈侯看罢，才知道郑国请求和好，确是出于至诚。于是便按礼节优待颖考叔，并派公子佗代表陈侯回访郑国。从此陈郑和好。

郑庄公对祭足说：“陈国的事解决了，伐宋的事又怎么办呢？”祭足说：“宋殇公爵尊国大，连周天子都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可不能轻易就去讨伐。主公一直要到洛阳去朝觐桓王，只因为先有齐侯石门之会，后有五国连兵征伐，才耽搁到现在。如今应该先去洛阳朝觐桓王，然后假称奉了桓王的命令，号召齐鲁两国和咱们合兵攻宋。师出有名，没有不打胜仗的。”郑庄公高兴地说：“爱卿出的这个主意，真称得上是万全之策。”当时周桓王即位已经三年了。庄公命世子忽监理国事，自己和祭足一起去洛阳朝见桓王。

这天正好十一月初一，是满朝祝贺一月初始的好日子。周公黑肩劝桓王以礼善待郑伯，借似勉励诸侯。桓王一向不喜欢郑伯，这会儿又想起郑国抢夺稻麦的事，气真是不打一处来，气哼哼地问庄公：“郑国今年收成怎么样？”庄公回答说：“托大王的洪福，今年一点水旱之灾也没有。”桓王说：“幸亏你们有收成，那么温邑的麦子，成周的稻子，本王可以留着自己吃了。”庄公见桓王话里带刺儿，一句话也没说，当即拜辞桓王退出宫外。桓王既不设宴款待，也没赠送什么东西，只叫人送来十车黍子米，还捎话说：“暂且以此作为备荒的物资。”庄公非常后悔来这一趟，对祭足说：“你劝我入朝，现在桓王如此怠慢，口出怨言，还用黄米来取笑咱们。我想拒绝不要他的东西，该怎么说才好？”祭足回答说：“诸侯之所以尊重郑国，都因为您几代全是周朝的卿士，总在天子的身边。天子赐赠的东西，不论多少，都叫天宠。您要是不接受，让别人看着分明是和天子有了隔阂。郑国要是失去了天子的宠爱，还拿什么来让诸侯敬重呢？”君臣二人正嘀咕着，忽听有人报告说周公黑肩来访。周公来到以后，就和庄公聊起天来，言语之间，口气特别殷勤有礼貌，聊了好长时间才走，还私下里送给庄公两车彩缎。庄公问祭足：“周公来这儿是怎么个意思？”祭足回答说：“桓王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沱，次子叫克。桓王喜欢小儿子，曾嘱咐周公平常多帮着他点儿，将来必有争夺太子的打算。所以周公今天先来和咱们套交情，将来好当他的外援。主公接受他送的彩缎，正好有用处。”庄公问：“有什么用？”祭足说：“您这次来朝见桓王，诸侯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咱们把周公送的彩缎，分成十份放在十辆车上，外面用锦袱盖上。出国都那天，对外边都说是‘王赐’，车上再搁上假装天子赏赐的象征‘专征讨’的朱红色弓箭，就说：‘久不见宋国朝贡，主公亲承王命，率兵讨之。’以此号召列国，让他们跟着咱们发兵，有不响应的，就说是抗命。咱们弄得跟真事似的，诸侯一定会信服。宋国虽然是大国，又怎么抵挡得了奉天子之命出征的军队呢？”庄公高兴得一拍祭足的肩膀，称赞说：“爱卿真是足智多谋！我全都照你说的办！”后人有一首咏史诗写道：

彩缯禾黍不相当，无命如何假托王？

毕竟虚名能动众，睢阳行作战争场。

庄公出了周朝边境，一路上假借王命，到处宣扬宋国不守臣节的罪状，听到的无不信以为真。这话一直传到了宋国。宋殇公听了又惊又怕，派人秘密报告给卫宣公。宣公就拉上齐僖公，打算给宋郑两国说和说和。并约定了日期，说好在瓦屋那地方让殇公和郑伯会面，各释旧憾。宋殇公派人给卫宣公送去不少礼物，约他先在犬邱见一面，商量好之后，一起坐马车来到瓦屋。

齐僖公也按时赶来了。唯独没见郑庄公的影儿。僖公说：“郑伯不来，说和的事就算吹了！”说着就要坐车回国。殇公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并要和他订立盟约。僖公表面上答应了，怀里头却揣着在一边观望的念头。只有宋、卫交往已久，殇公和宣公聊了好一会儿，才各自上车回国。

再说周桓王一直想罢免郑伯在朝中的职位，让虢公忌父代替他。只是由于周公黑肩的极力劝阻，才任命忌父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实际上已把国事托付给忌父掌管，郑伯不过挂了个虚名。庄公听了这消息，笑着说：“我猜桓王也不能把我的爵位给夺了。”后来又听说齐宋结了同盟，就问祭足有什么对策。祭足说：“齐宋本来就不是深交，都是因为卫侯在中间撮合，虽然结了盟，可是并非出于本意。主公如今以桓王的命令转达给齐鲁两国，就是托鲁侯联合齐侯，协力讨宋。鲁国与齐国土地相连，世代联姻，鲁侯要干的事，齐侯一定不会反对。蔡、卫、邾、许这几个国家，也当传令把他们召来，才能算得上是‘公讨’。谁敢不来，就派兵马去讨伐。”庄公依照他的计策，派使者去鲁国，说好仗打起来以后，夺得的宋国土地，都归鲁国所有。公子翬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听了这话，欣然同意。告诉鲁君之后，又约了齐侯，与郑国在中邱聚齐。齐侯让他的弟弟夷仲年为大将，出兵车三百辆；鲁侯让公子翬为大将，出兵车二百辆，前来助郑。

郑庄公统帅着公子吕、高渠弥、颖考叔、公孙阏等一班战将，自领中军。还做了一面叫作“螯弧”的大纛旗，上面写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用大辎车载着。又把朱红色的弓箭悬在车上。这几样东西加起来有个说道，叫作卿士讨罪。夷仲年统帅左军，公子翬统帅右军，耀武扬威，杀向宋国。公子翬抢先来到一个叫老挑的地方，宋将领兵来战。公子翬奋勇当先，只一阵就杀得宋兵丢盔弃甲，狼狈而逃，被俘虏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公子翬把告捷的文书飞报庄公，又把庄公接到老挑，见面的时候献上俘虏。庄公赞不绝口，命人给公子翬记上第一功，杀牛宰羊，休息三天。三天以后，庄公指挥分兵进攻：命颖考叔同公子翬领兵攻打郟城，公子吕接应；命公子阏同夷仲年领兵攻扫防城，高渠弥接应。最后把老营扎在老挑，竖起耳朵专听报捷。

再说宋殇公听说三国兵马已经入境，惊得面如土色，急忙把司马孔父嘉找来商量。孔父嘉说：“臣曾派人到洛阳打听消息，并没听说桓王有伐宋的命令。郑伯说是奉命，其实是假传王命，连齐鲁两国也被他给蒙骗了。虽说王命是假的，可现在三国既然已经凑到一块，咱们还是抵挡不了他们的势力。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郑兵不战而退。”殇公说：“现在郑兵已然得到好处，怎么肯轻易撤走呢？”孔父嘉说：“郑国假传王命，拉拢列国，可是现在跟在他后面的，只有齐鲁两国。攻打郑国东门的时候，宋、蔡、陈、鲁站在一块儿。后来，鲁国贪图贿赂，陈国和郑讲和，都和郑国一个鼻孔出气。没和他们掺和的，只有蔡卫两国。如今郑伯亲自带兵伐宋，人马车辆带来很多，国内一定空虚。主公如果派使者携重金向卫国告急，请卫国联合蔡国轻兵袭郑，那么，郑伯听说本国被攻，必然回兵自救，郑国的军队一走，齐国鲁国的军队还能自己傻呆着不走？”殇公说：“这条计策好是好，然而除非你亲自去一趟，卫国的军队未必就肯出动。”孔父嘉说：“我这就动身去卫国。到时候，还要为蔡国当向导。”

殇公当即挑选战车二百辆，命孔父嘉为大将，带着黄金、白璧、彩缎等物，连夜来到卫国，请求卫君出兵袭击郑国。卫宣公接受了礼物，派右宰丑同孔父嘉从小道出其不意，直逼荥阳。世子忽和祭足急忙传令守城，可是宋

卫兵马在城外已经掳去了数不清的人畜物品。右宰丑还要攻城，孔父嘉阻止说：“凡是执行袭击任务的军队，就应该乘其不备，见好就收。要真是老在人家城门外磨蹭，等到郑伯回兵救援，咱们腹背受敌，到时候想跑也跑不了。不如向邻近的戴国借条道儿，安安全全地撤回去。待我离郑之时就是郑离宋之际。”右宰丑听了他的话，派去人向戴国借道。戴国君主以为宋卫要来袭击戴国，就关上了城门，领兵登城防守。孔父嘉十分恼怒，就在离戴城十里的地方扎下前后两个营寨，和右宰丑一同准备攻城。戴国军队拚死固守，还几次三番出城交战，互有胜负，孔父嘉急忙派人前往蔡国搬兵相助。这时候颖考叔等已经攻克了郟城，公孙阏等也攻破了防城，各自派人向郑伯报捷。恰好世子忽的告急文书也送到了老营。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话说郑庄公得到世子忽发来的告急文书，立刻传令撤兵。夷仲年、公子翬等亲自来到老营见庄公，问：“我们正想乘胜进取，就听到您让撤兵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庄公乃是足智多谋的奸雄，这时候怎么肯把宋卫袭郑的事向这几个人露底？于是就对他们说：“我奉王命讨宋，如今仰仗各位上国的兵威夺了两座城池，已经足够抵得上天子规定的削地的惩罚了。再说殇公爵位高贵，天子一直对他都很尊重，我又怎么敢老抓住人家不放呢？已经夺取的郕城、防城，齐国和鲁国可以各得一座，我可一点儿也不敢归为己有。”夷仲年说：“郑国奉了王命出兵，我们齐国只是跟着出了点力，这也是理所当然，我们决不敢接受城池。”再三谦让。庄公就对公子翬说：“既然齐国不肯接受，那么这两座城就都送给鲁国，以酬劳公子夺取老挑的第一功。”公子翬并不推辞，只是拱着手连声道谢。庄公又另外派人分兵守卫郕防二城，庄公大犒三军，临别时和夷仲年、公子翬宰了牛羊对天盟誓：“三国患难与共，互相爱护，如有战争，各自出兵相助。违背誓言，天打雷轰！”

夷仲年回到齐国见了僖公，详详细细地把夺取防城的事讲了一遍。僖公说：“我和庄公曾在石门订下盟约，说以后有事要互相关照，现在虽然帮了人家个小忙，可城池还是应该归郑国。”夷仲年说：“郑伯不接受，已经把两座城池一起给鲁国了。”僖公认为庄公确实公而忘私，不住口地赞叹。

再说庄公撤兵走到半路，又接到本国的一道文书，大意是：“宋卫军队已经转移去攻打戴城。”庄公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这两国没有什么能耐！看来孔父嘉并不懂兵法，在他看来，哪有自顾不暇还敢迁怒而去攻打别人的？我这就来个将计就计。”于是命令四位大将率领四支兵马，一个个给他们交待了任务，让他们秘密地向戴国进发。

再说宋卫联合攻打戴国，又请了蔡国的兵马前来助战，满指望三下五除二就把戴城拿了，忽听有人来报：“郑国派大将公子吕领兵救戴，离城五十里下寨。”右宰丑说：“这个公子吕是石厚的手下败将，一点儿打仗的本事也没有，没什么可怕的！”过了一会儿，又听有人报告：“戴国的国君知道郑国军队来救援，已经开城门把他们接进去了！”孔父嘉说：“戴国本来唾手可得，想不到郑兵来助，恐怕又要多费时间了，这可怎么好？”右宰丑说：“戴国既然来了助手，必然会合兵挑战，咱们一块儿到高台上去看看城里的动静，也好做些准备。”两位将军正在高台上指手画脚，就听见一阵连珠炮响，戴国城墙上一下子插满了郑国的旗号，公子吕全身披挂，站在城楼上高声喊道：“多谢三位将军的大力帮助，我军已经得了戴城，多谢多谢！”原来这都是庄公的计策，让公子吕假装领兵救戴，其实庄公自己躲在战车里也进了城，然后赶走了戴国的国君，收编了疲惫不堪的戴国军队。几百年相传的城池，不费吹灰之力就归了郑国。戴君领着家眷，投奔西秦去了。

孔父嘉见郑庄公白占了戴城，肺都要气炸了，把头盔一下子扔在地下说：“我和郑国誓不两立！”右宰丑说：“这个老奸贼最会用兵，使了这招，怕还有后招。倘若来个里外夹攻，咱们可就危险了！”孔父嘉说：“你这话说得也太胆小了！”正说着，忽听有人报告：“城里派人来下战书。”孔父嘉当时批下回文，约好第二天决战。然后又和卫蔡二国说好，把三路兵马一齐后退二十里，以免冲突。孔父嘉居中，蔡卫两国分为左右营，相隔不超过三

里。刚刚扎下了营寨，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听见寨后一声炮响，火光冲天，车声震耳。探马来报：“郑兵杀过来了！”孔父嘉大怒，手持方天画戟，登车迎战。可转眼间只见火光又都灭了，车声也一下子听不见了。才要回营，左边炮声又响，火光不绝。等孔父嘉出营看时，左边的炮也不响了，火也灭了；可右边炮声又起，树林外隐隐又是一片火光。孔父嘉说：“这一定是老奸贼的疑兵之计。”当即下令：“乱动者斩！”刚过一会儿，左边火光又起，喊声震天，忽听有人报告：“左营蔡军被劫！”孔父嘉说：“我马上亲自去救他们。”才出营门，只见右边火光又亮，不知是谁的兵马到了。孔父嘉喝叫驾车人说：“只管驾车向左。”驾车人忙中出错，反急向右转，正好撞上一队兵车，打了半天，才知道是卫国的兵马。彼此说明之后，合兵一处同去中军大营。没想到，这中营已经让高渠弥趁孔父嘉出来这功夫给占了。刚要掉转头，右有颖考叔，左有公孙阏，两路兵马齐到。公孙阏接住右宰丑，颖考叔接住孔父嘉，分成两队厮杀。直到东方发亮，孔父嘉无心恋战，夺路便逃，半路上遇见高渠弥又杀了一阵。孔父嘉扔了战车撒腿就跑，跟随的士兵只剩下二十多人。右宰丑阵亡。三国的车马士兵，都被郑国俘获。那些被抢走的郑国郊外的人畜辎重，仍旧归了郑国。这都是庄公的妙计。史官有诗说：

主客雌雄尚未分，庄公智计妙如神。

分明鹬蚌相持势，得利还归结网人。

庄公得了戴城，又一股脑儿歼灭了三国的军队，于是高奏凯歌，满载而归。庄公大摆宴席，款待从行的众将。大家轮番敬酒，庄公面有得色，举起酒杯把酒洒在地下说：“我依赖天地祖宗的神灵，依赖诸位的帮助，战则必胜，威名超过爵位比我高的诸侯，比古时的方伯怎么样？”大家听了这话，一齐称庄公为千岁，只有颖考叔默不作声。庄公睁大眼睛瞅着他。颖考叔说：“您这话说得不对！想那方伯，受王命为一方诸侯的领袖，得到专门从事东征西伐的特权，他的命令没人不执行，他的呼唤没人不响应。如今您假传王命，宣扬宋国的罪行，周天子却根本不知道。再说您传令征调兵马，蔡卫两国反而帮着宋国攻打咱们郑国，邾、许这样的小国，竟敢公然不来。方伯的威名，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庄公一笑说：“你说的倒也有点儿道理。蔡卫全军覆没，已经受到惩罚。现在我想去向邾、许两国问罪，你看先去哪国合适？”颖考叔说：“邾国在齐国旁边，许国挨着郑国。您既然想给他们加上违抗王命的罪名，就该正式地宣布他们的罪行，然后派一位大将帮助齐国攻打邾国，攻下来之后，再请齐国的军队和咱们一起攻打许国。拿下邾国就归齐国，拿下许国就归郑国，才能不伤害两国共事的交情。等到事情都办完了，再把捷报禀告周桓王，也可以遮掩一下诸侯的耳目。”庄公说：“好！但是要按次序进行。”于是先派使臣把要向邾许问罪的事告诉齐僖公。僖公满口答应，派夷仲年带兵伐邾，郑国派公子吕率兵助战，一直攻进邾国的首都。然后派使臣跟随公子吕到郑国，询问伐许的日期。庄公约僖公在时来那个地方会面。这时正是周桓王八年春天。

公子吕途中得病回国，不久就死了。庄公哭得非常悲痛，说：“我失去了右臂啊！”于是优厚抚恤他的家属，封他的弟弟公子元为大夫。当时正卿的位子还闲着，庄公想用高渠弥，世子忽暗地里劝阻说：“渠弥贪婪而凶狠，不是正人君子，不能重用。”庆公点点头。于是任命祭足为上卿，以代替公子吕的职位。又任命高渠弥为亚卿。

这年夏天，齐鲁二侯都来到时来，与庄公当面说好出兵的日子，定在七月初一，在许地聚齐。

庄公回国后，挑日子祭告了祖先，然后聚集众将，在校场检阅兵马。又重新制作了“螭弧”大旗，用铁条盘绕着，立在大辘车上。这大旗以锦织成，一丈二尺见方，四边缀着二十四个金铃，旗上绣有“奉天讨罪”四个大字，旗杆长三丈三尺。庄公传令：“谁能够手持大旗还能像平时那样走路，就任命谁当先锋，立刻把大辘车赐给他！”话音未落，队列中走出一员大将，头戴银盔，身穿紫袍金甲，生得黑脸膛，蜷曲的胡子，浓眉大眼。众将一看，原来是大夫瑕叔盈。他走上前去对庄公说：“我能把它拿起来。”说完用一只手拔起旗杆，紧紧握定，向前三步，退后三步，仍放回车中，一点儿也没气喘，士兵们齐声喝彩。瑕叔盈大喊一声：“赶车的在哪儿？为我驾车！”正要向庄公谢恩，队列中又走出一员大将，戴一顶插有野鸡翎子的头盔，额上束着绿锦抹头，身穿红袍犀甲，说道：“拿着旗子走步，并不稀罕，我能把它挥舞起来。”大家一看，正是大夫颖考叔。赶车的见颖考叔说出大话，便不敢上前，站住脚在一边瞧着。只见颖考叔左手撩起衣襟，用右手打开铁条，从背后倒拔那大旗，往起一跳，那旗杆早拔起到手。然后急忙用左手搭住，顺势打个转身，用右手托起，左旋右转，像舞长枪一样，舞得呼呼直响。只见那面大旗卷起来又放开，放开了又卷起来，看的人都被震惊了。庄公大喜说：“真是一员虎将！应该把车赐给他，让他当先锋。”话还没说完，队列中又走出一位少年将军，小脸儿白得像是搽了一层粉，嘴唇像是涂了一抹朱砂，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织金绿袍，指着颖考叔大喝一声：“你能舞旗，难道我就不会舞？把大辘车暂且留下！”说着话大步上前。颖考叔见他来势凶猛，一手把着旗杆，一手挟着车辕，飞也似的跑开了。少年将军并不罢休，从兵器架上绰起一支方天画戟，随后赶出校场。刚要追上大路，庄公赶紧派大夫公孙获传话解劝。那小将见颖考叔已经跑远了，气哼哼地走回来，说：“这家伙藐视我们姓姬的没能人，我早晚要杀了他！”那少年将军是谁？就是公族大夫，名叫公孙阏，字子都，是天下第一的美男子，很受庄公的宠爱。孟子说过：“不知道子都长得好看的人，就是没长眼睛的人。”指的就是这位。公孙子都平时恃宠骄横，又武艺高强，与颖考叔一向不和。当下回转校场，还是怒气冲冲。庄公夸奖他的勇气说：“二虎不能相争，我自会分别处理。”说完叫人赐给子都另外一驾车马，也赏了瑕叔盈。两人各自谢恩而返。后人有关诗说：

军法从来贵整齐，挟辕拨戟敢胡为！

郑庭虽是多骁勇，无礼之人命必危。

转眼到了七月初一，庄公留下祭足和世子忽守国，自领大军往许城进发。齐鲁二侯，已先在离城二十里处下寨等候。三位君王见面叙礼，让齐侯在中间，鲁侯在右边，庄公在左边。当天庄公大摆宴席给二侯接风。齐僖公从袖子里取出一纸檄文，上面列举了许庄公不尽职责不向天子朝贡的罪行，还写明了这是奉王命去讨伐的。鲁穆公和庄公看过以后，一起拱手说：“只有这样，才能叫师出有名。”约定第二天早上一起攻城，先派人把讨伐檄文射进城去。

第二天早上三座营寨各自放炮起兵。那许国的君王许庄公只是个男爵，小小的国都，城不高，河不深，被三国兵马，密密匝匝，围个水泄不通，城里的人又惊又怕。可是因为许庄公是个有道之君，向来深得人心，老百姓都

自愿来坚守城池，所以三国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进去。齐鲁二侯原本不是主谋，打起仗来并不太卖劲。到底是郑国的军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颖考叔因为和公孙子都在校场夺过车，这次更要施展些手段给子都和旁人看看。

到了第三天中午，只见颖考叔站在大辎车上，用胳膊挟着“螯弧”大旗，用力往上一跳，一下子就登上了许国的城墙。城底下的公孙子都眼疾手快，见颖考叔比自己先上了城墙，嫉恨他有功，在人丛中认准了颖考叔，嗖地射出一枝冷箭。也是颖考叔该当丧命，这箭正好射中他的后心，从城上连着旗子一头跌了下来。瑕叔盈只当是守城的敌兵杀了颖考叔，一股怒气，从太阳穴里迸出火星，从地上抓起那面大旗，纵身一跃，也上了城墙。举着大旗绕城一圈，大声呼喊：“主公已经登城了！”众军士望见绣旗飘扬，以为庄公真的上了城，勇气倍增，一齐登城，然后砍开城门，放齐鲁兵马进来。最后三位君王一起进城。许庄公换了衣服混在败兵和老百姓里，逃奔卫国去了。

齐侯出榜安民以后，要将许国的土地，让给鲁侯。鲁隐公坚辞不受。齐僖公说：“伐许是郑国提出的，既然鲁侯不愿接受，就应该归郑国。”郑庄公满脑子想占许国，只是看见齐鲁二侯互相谦让，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只得假意推让一番。

三个人正在这儿议论着，有人传报：“有许国大夫百里领着一个小孩求见。”三位君王叫他们进来。百里哭倒在地，磕着头乞求道：“请让我主留下一缕祭祀祖先的香烟吧！”齐侯问：“这个小孩是谁？”百里说：“我主没有儿子，这是他的弟弟名叫新臣。”齐鲁二侯，凄凄然都有了怜悯的意思。庄公见景生情，将计就计，就转口说：“我本是被王命逼着才跟二位讨罪来的，如果贪图他们的土地，就是不义的行为。现在许君虽然逃走，可他家的香火可不能断了。既然他的弟弟还在，而且可以有大夫百里帮着他，又有君又有臣，就该把许国还给他们。”百里说：“我只不过是为了在这国破君逃的时候，替我主保全一个孤儿罢了！现在土地已归您掌握，怎么还敢指望呢！”庄公说：“我可是真心实意要把许国还给你们。只恐怕君弟年幼，不能治理国务，我会派人来帮助他。”于是把许国一分为二：东边让百里侍奉着新臣在那儿住着；西边郑国大夫公孙获在那儿住着。名义上是帮着许国，实际上和监视看守一样。齐鲁二侯不知是计，还以为庄公处理妥当，不住地称赞。百里同新臣拜谢了三位君王。三君也各自回国。后人有一诗单道郑庄公的狡诈：

残忍全无骨肉恩，区区许国有何亲！

二偏分处如监守，却把虚名哄外人。

许庄公后来老死在卫国。许新臣受郑国的制约束缚，直到庄公死后，公子忽与公子突相争多年，一会儿突入而忽出，一会儿忽入而突出，公孙获也病死了，趁着郑国这股子乱劲儿，许新臣才和百里设计潜入许都，重修宗庙。这都是后话了。

再说庄公回国后，厚赏了瑕叔盈，又思念颖考叔不止，恨不得把射他的人千刀万剐，可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只好让这次出征的军士，每一百个人出一头猪，每二十五个人出鸡、狗各一只，叫巫师焚烧祝文，以诅咒这个射颖考叔的人。公孙子都见了，止不住暗笑。像这样诅咒了将近三天三夜，郑庄公亲自带着大臣们前来观看。刚把祝文点着了，就见一个人蓬头垢面，一直走到庄公面前，跪在地下哭着说：“臣颖考叔率先登上许城，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反被奸臣子都挟争车之仇，用冷箭射死。现在我已得到天帝的恩准，让他偿命。承蒙主公如此怀念，我纵然在九泉下，也不会忘记您的大恩

大德！”说完了，把手伸向自己的喉咙，只见喉咙里直喷出一股鲜血，顿时丧命。庄公认得这人是公孙子都，让人来救，已经没气了。原来，这是子都被颖考叔的鬼魂附体，前来索命，自己在庄公面前作了坦白交待。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用暗箭射死颖考叔的，是公孙子都。庄公不住地叹息。为了纪念颖考叔，庄公命人在他的老家颖谷修了一座庙，按时派人祭祀。这个颖谷，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县，这座庙就是颖大夫庙，又叫纯孝庙。洧川也有这么一座。后人诗讥讽庄公：

争车方罢复伤身，乱国全然不忌君。

若使群臣知畏法，何须鸡犬黷神明！

庄公又分别派出两名使者，将礼物送往齐鲁二国道谢。齐国没什么事，去鲁国的使者回来后，原封不动地把礼物也拿回来了。庄公问怎么回事，使者说：“臣刚进鲁国境内，就听说鲁隐公被公子翬杀了，另立了新君。国书对不上号，不敢贸然送出。”庄公说：“鲁侯宽柔谦让，是个贤君，因为什么被杀呢？”使者说：“这里边的前因后果臣已打听清楚了。”

原来，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的元配夫人很早就死了，宠妾仲子被立为继室，生了个儿子叫轨，惠公一直想立他为太子。隐公乃是别的偏妃的儿子。惠公死了以后，大臣们因为隐公年龄大，就侍奉他当了国君。隐公没有忘记父亲的心愿，经常说：“这个国家是轨的国家，因为他年纪小，我才暂时替他管理国家。”公子翬曾经请求隐公封自己为太宰，隐公说：“等轨长大接替了君位，你自己去说。”公子翬认为隐公说的不是真心话，反而怀疑他有忌恨轨的心思，于是就偷偷地对隐公说：“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利器入手，不可借人。’主公已然承袭爵位当了君王，老百姓也心悦诚服，千岁之后，就该传给自己的子孙。为什么还要说暂时代理国政，这不是引旁人起邪念吗？如今轨年纪已经大了，恐怕将来对您不利，臣请求干脆把他杀了，好为主公除去这个隐忧，您看怎么样？”隐公用手捂着耳朵说：“你是不是疯了，怎么能如此胡言乱语！我现在已经派人在菟裘那个地方建造了宫殿，以后好在那儿养老，没几天我就要传位给轨了。公子翬默然而退，自己后悔说错了话。惟恐隐公把这些话告诉轨，轨即位后治他的罪。当天深夜又去见轨，反说：“主公见你岁数一天天大了，怕你争位，今天叫我进宫，暗地里让我把你害死。”轨很害怕，就问他怎么办。公子翬说：“他不仁，我不义。公子要免灾祸，就非豁出去不可。”轨说：“他当君王已经十一年了，大臣和老百姓都很信服他。要是大事不成，反要遭殃。”公子翬说：“我已经为您想好主意了。主公未继位的时候，曾经和郑国在狐壤打过仗，被郑国俘虏，囚禁在郑国大夫尹氏家里。尹氏素来祭祀一个叫做‘锤巫’的神灵。主公暗地里也向他祈祷，想逃出郑国返回鲁国。又算了一卦，得了个吉字，于是就把实情向尹氏说了。那时尹氏在郑国正不得志，就和主公一起逃到了鲁国。为这主公就在城外立了一座锤巫庙，每年冬天，必定亲自前往祭祀。现在又到日子了。主公去祭祀肯定住在寯大夫家里。我事先派勇士扮作干活的老百姓，混杂在附近，主公不会怀疑。等他睡熟了就刺杀他，只用一个人就够了。”轨说：“这办法虽然好，可是这谋害君王的坏名声又怎么解脱呢？”公子翬说：“我预先嘱咐勇士刺杀后赶快逃走，然后把罪名加在寯大夫头上，有什么不可以的。”轨给公子翬下拜说：“大事要是成了，我一定封你当太宰。”公子翬按计而行，果然把鲁侯给杀了。现在轨已经即位，封公子翬当了太宰，杀了寯氏。国都里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可是都害怕公子翬的权势，

不敢说话。

庄公听完这事的来龙去脉，就问大臣们说：“讨伐鲁国还是联合鲁国，二者哪样对我们有利？”祭仲说：“鲁国和郑国世代交好，还是联合他们为好。我想鲁国很快就会派使者到郑国来。”话还没说完，鲁国的使者已经到了馆驿。庄公派人先去询问来意，使者说：“新君即位，特地来修先君与郑国的旧好，并且来邀请庄公与我们主公会面订盟。”庄公以礼厚待鲁国的使者，并约好四月中旬在越地与鲁君会面，歃血立誓，要永远和睦相处。从此鲁郑信使来往不绝。这时正是周桓王九年。后人读史至此评论说：公子翬兵权在手，今天伐郑明天伐宋，横行无忌，叛逆之心已见端倪；一直到请隐公杀其弟，隐公也说他是胡言乱语。如果当时就把他的罪行揭露出来，处以极刑陈尸于市，隐公的弟弟轨也一定会感恩戴德。可是他却把要让位的事告诉公子翬，以致激成弑君叛逆的罪恶，难道不是优柔寡断，自取其祸！有一首诗感叹道：

跋扈将军素横行，履霜全不戒坚冰。

菟裘空筑人难老，寯氏谁为抱不平。

又有一首诗讥讽祭祀锺巫无益：

狐壤逃归庙额题，年年设祭报神私。

锺巫灵感能相助，应起天雷击子翬。

再说宋穆公的儿子冯，自从周平王末年逃到郑国，始终没动地方。忽然一天庄公听到报告：“宋国有使臣来到，迎接公子冯回国，要立他为君。”庄公对大臣们说：“莫非宋国的君臣想把公子冯哄去杀了？”祭仲说：“请先接待使臣，看了国书，自然就会明白。”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话说宋殇公与夷，自打即位以来，没完没了地用兵，单说伐郑，就已经有三次了。这都是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殇公忌恨他，也就接长不短地找郑国的茬儿。

宋国的太宰华督，一向和公子冯的交情很深，见殇公老是在郑国头上舞刀弄枪的，嘴上虽不敢劝阻，心里可别扭极了。孔父嘉是主管军事的大臣，华督又怎么能不怨恨他？也想找茬把他给杀了，只因为他是殇公重用的人，手里又有兵权，始终不敢动手。自从宋兵伐戴全军覆没，孔父嘉只身逃回来后，百姓们颇有怨言，都说：“宋君不爱护百姓，动不动就出兵打仗，害得我们是妻寡子孤，人口一天比一天少。”华督又派心腹穿街走巷散布流言，说：“几次用兵，都是孔司马出的主意。”老百姓信以为真，都怨恨孔父嘉。

华督又听说孔父嘉的继室魏氏，非常美貌艳丽，世上的女子都没法和她的相比，只恨不能见她一面。忽然有一天魏氏回娘家看望父母，随娘家人一起到郊外扫墓。时值阳春三月，柳色如烟，花光似锦，正是少男少女踏青的时候。魏氏不该掀开车帘，偷看外边的风景。华督正在郊外游玩，一下子撞见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孔司马的家眷，大吃一惊说：“想不到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看的女子，真是名不虚传！”日思夜想，连魂儿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要是我的后房能有这么一位美人，足够我下半辈受用的了！只有把她的丈夫杀了，才能够把她夺过来。”由此要害孔父嘉的决心就算下定了。

这时正是周桓王十年春猎的时候，孔父嘉在校场检阅兵马，发号施令。华督又派人在军中扬言：“孔司马又要出兵伐郑，昨天和太宰已经商量好了，所以今天阅兵。”士兵一个个都很害怕，三三两两，都到太宰府去诉苦，求他拿好话去劝劝殇公，别再打仗了。华督故意把门关紧，只让看门的从门缝里好言好语地抚慰他们。士兵们求见的心情越来越迫切，门口的人也越聚越多，还有不少带家伙的。看看天色已晚，还不见太宰，大家就呐喊起来。自古道：“聚人易，散人难。”华督知道军心已变，穿着盔甲佩着剑走出来，传令开门，教士兵们站好了，不许喧哗。自己站在门口，先说了一番假慈悲的话，稳住军心，然后说：“孔司马主张用兵，让百姓们遭了殃受了害。可是主公偏偏信任他，不听从我的劝阻。三天之内，又要大举伐郑。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偏要受这样的苦呢！”几句话激得士兵们咬牙切齿，一声声地喊：“杀！杀！”华督假装解劝：“你们可别鲁莽，要是让孔司马知道了，报告主公，性命可就难保了！”士兵们都说：“我们的父子亲戚，连年征战，死了都快一半了。现在又要出征，那郑国兵强将勇，怎么打得过人家？横竖是死，不如杀了这个奸贼，为民除害，死而无怨！”华督又说：“‘投鼠者当忌其器’。孔司马虽然可恶，但他实在是主公宠信的大臣，这样的事决不能干！”士兵们说：“要是太宰给我们做主，就是那个无道的昏君，我们也不怕他！”一边说，一边扯住华督的袖子不撒手，一齐说：“我们愿随太宰去杀奸贼！”当下帮着赶车的人把车驾过来，拥着华督上了车，车里边自然有心腹紧紧跟随。一路呼哨着，直到孔父嘉的私宅，把院子团团围住。华督吩咐：“先不要声张，等我敲开门，再进里面起事。”这时天快黑了，孔父嘉正在里屋喝酒，听到外面敲门声很急，让人去问，说是：“华太宰亲自到府，有要事相商。”孔父嘉赶忙整理好衣服帽子，出来迎接。刚打开大门，就听见外边一片呐喊，士兵们蜂拥而入。孔父嘉心里着慌，刚要转身逃跑，

华督早已登上厅堂，大叫一声：“害民贼在这儿，怎么还不动手？”孔父嘉还没来得及张嘴，头已落地。华督自己领着心腹，直奔里屋，抢了魏氏，上车就跑。魏氏在车里边暗暗地解下了束腰的丝带，自己系在脖子上，等到了华督的家门口，已经气绝身亡。华督不住地叹息，吩咐拉到郊外野地里埋了，不许把这事泄露出去。可叹华督不得一夕之欢，徒造万劫之怨，难道不后悔吗！

士兵们乘机把孔家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孔父嘉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木金父，年纪还小，家臣们抱着他投奔了鲁国。孔子仲尼，就是他的第六代子孙。

宋殇公听说孔父嘉被杀，急得手足无措。又听说是华督跟造反的人一起去的，当时就火了，马上派人去叫华督。华督推说病了不去。殇公传令驾车，要亲自到孔宅吊唁。华督听到这消息，急忙叫来另一位主管军队的大臣，对他说：“主公宠信孔父嘉，这些你都知道。现在你手下的士兵擅自把孔父嘉给杀了，你还能没罪？先君秦穆公当年把君位传给主公，主公反而以德为怨，任用孔父嘉，接二连三地伐郑。如今孔父嘉被杀，正是天理昭彰。不如一并把殇公也结果了，再迎立先君的儿子公子冯，转祸为福，难道不是好事吗？”那个大臣说：“您说的这些话，正合我们大家的心意。”于是号召士兵，一起埋伏在孔家门口。等殇公到了，士兵们突然呐喊着冲出来，殇公于是死在乱军之中。

华督接到报告，穿着丧服就来了，哭了个没完没了。然后敲鼓把大臣们都聚齐了，胡乱将一两个士兵揪出来定了罪斩了头，以掩人耳目。又提议说：“先君的儿子公子冯，现在郑国，国里的百姓都忘不了先君，就应该把他的儿子接回来继承君位。”文武百官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华督就派使者到郑国去报丧，并且迎接公子冯回国。一面把国库里的金银珠宝取出来贿赂诸侯，把立公子冯为君的事告诉各国。

再说郑庄公见了宋使，接了国书，已知道他的来意。便准备车马，送公子冯返宋。公子冯临行时，哭着跪在地上对庄公说：“我这条性命，都是您留给我的，现在才能幸运地回国去接续祖先的香烟，我一定把您当成天子一样看待，不敢有二心。”庄公也低声哭泣。公子冯回到宋国，华督侍奉他当了君王，这就是宋庄公。华督仍然当他的太宰。分送给各国的贿赂，都被接受了。齐侯、鲁侯、郑伯在稷相会，以承认宋庄公的地位，并让华督当了宰相。史官有诗感叹说：

春秋篡弑叹纷然，宋鲁奇闻只隔年。
列国若能辞贿赂，乱臣贼子岂安眠！

又有诗说宋殇公背义忌冯，如今被杀，也是天意：

穆公让国乃公心，可恨殇公反忌冯。
今日殇亡冯即位，九泉羞见父和兄。

单说齐僖公从稷返回，半路上接到急报：“今有北戎首领派元帅大良小良，率领一万戎兵，来攻齐国，已然攻破祝阿，直扑历下，守城大臣抵挡不住，连连告急。请求主公火速返回。”僖公说：“以前北戎三番两次侵扰，只不过搞些鼠窃狗偷的小动作。这次大举侵犯，要是得了便宜回去，将来北部边疆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于是派人分别去鲁、卫、郑三国借兵。一面和公子元、公子戴仲等，前去历下拒敌。

再说庄公听说北戎侵犯齐国，就把世子忽叫来对他说：“齐国和郑国是

盟友，而且郑国每次打仗，齐国一定派人帮助，现在来郑国借兵，应该急速发兵救援。”于是挑了三百辆战车，让世子忽为上将，高渠弥为副将，祝聃为先锋，连夜往齐国进发。听说齐僖公在历下，就直接在历下相见。这时鲁卫两国的军队尚未到达。僖公感激不已，亲自出城犒赏郑军，与世子忽商议退兵的计策。

世子忽说：“北戎用步兵，容易进攻也容易被击溃，咱们用战车，不容易被击溃也不容易进攻。虽然如此，戎兵生性放任不受拘束，贪婪而粗暴，胜了互不谦让，败了互不救援，对付这样的军队，可以先引诱它上当，然后再歼灭它。况且戎兵仗着刚打了胜仗，一定会贸然进攻。咱们如果用侧翼兵马抵挡戎兵，假装打败了逃跑，戎兵肯定会来追赶。我预先埋伏兵马等着它。追兵碰上埋伏，一定会吓得四散奔逃，咱们再追着他们打，就能大获全胜。”

僖公听了世子忽的一番话，高兴地说：“这条计策太妙了！齐兵在东面埋伏，遏制敌人的进攻；郑兵在北面埋伏，从后面追杀敌人。前后夹击，万无一失。”世子忽接受了命令，到北路分成两处埋伏去了。僖公又把公子元叫来告诉他：“你领兵在东面埋伏，只等戎兵来追，急忙杀出来。”又命公孙戴仲领一支人马前去诱敌：“只许输不许赢，把他们引到东面有埋伏的地方，就算立功。”

兵马分派好了，僖公就命公孙戴仲开城挑战。北戎元帅小良持刀跃马，领着三千戎兵，出寨迎敌。两下交锋，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戴仲假装上气不接下气，回车就跑，却不进北城门，而是绕城向东面逃去。小良紧追不舍。大良见戎兵得胜，便命令全军一起随后追击。快到东面时，忽听炮声震耳，战鼓喧天，蒺藜苇子里全是伏兵，多得就像一群群蜜蜂苍蝇。小良急得直喊：“中计了！”拨转马头就跑，反把大良的后队冲了个稀里哗啦，都逃了起来。公孙戴仲与公子元合兵追赶。大良让小良在前边开路，自己断后，一边战一边跑。落在后边的都让齐兵抓住砍了。戎兵一口气跑到鹊山，回头看追兵离得越来越远了，这口气才算喘出来。正要埋锅做饭，只听山坳里喊声又起，一支兵马冲过来，高叫：“郑国大将高渠弥在此。”大良小良慌忙上马，没心思恋战，夺路而逃。高渠弥随后追杀。刚跑了几里路，前面又是一片响声，正是世子忽领兵杀到，后面公子元率领齐兵也到了。直杀得戎兵七零八落，四散逃命。小良被祝聃一箭，正中脑袋，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大良单枪匹马冲出重围，正撞上世子忽的战车，措手不及，也被世子忽斩了。这一仗生擒戎兵三百多人，死的数都数不过来。世子忽把大良小良的首级和俘虏，都押解到齐侯那儿去请功。

僖公高兴极了，说：“要不是靠世子这样的英雄，戎兵怎么能一下就打退了。如今我们齐国平安稳定，都是世子赐给的！”世子忽说：“碰巧尽了一点儿力，怎么值得您这样夸奖？”接着僖公又派人去拦住鲁卫两国的兵马，说仗已打完，请他们收兵回国。又命大摆宴席，专门款待世子忽。吃饭的时候，僖公又提起女儿的婚事，世子忽再三谦让。酒宴散了以后，僖公让夷仲年私下里对高渠弥说：“我们主公敬慕世子是个英雄，愿意结为姻亲，上一次派使者去就没同意。今天又亲自对世子说了，世子还是不同意，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你要是能撮合成这档子婚事，就送给你白璧两双，黄金二千两。”

高渠弥接受了委托，来见世子忽，把齐侯的敬慕之情详细地告诉他，“要是结了这门亲，将来能得到这么一个国家的帮助，实在是一件好事。”世子忽说：“当年没打仗的时候，齐侯就提起过这门婚事，我尚且不敢高攀，

现在我奉命来救援齐国，侥幸成功，就领个老婆带回去，别人一定会说我是仗着功劳强求娶亲，到时候我可怎么说得清楚？”高渠弥一再撺掇，世子忽始终不答应。第二天，僖公又让夷仲年来提亲，世子忽又推辞说：“我还没把这事告诉父亲，自己私自定亲有罪。”当天就辞别僖公回国了。僖公气愤地说：“我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怕嫁不出去？”

再说世子忽回国以后，把辞婚的事告诉了庄公。庄公说：“我儿能自立功业，不怕没有好姻缘。”祭足私下里对高渠弥说：“咱们主公宠爱的姬妾很多。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亶仗着内宠都有图谋君位的念头。世子如果和大国结亲，将来可以有个支援。齐国没提亲，还应该去允请呢，怎么能自己剪自己的翅膀呢？你跟着一块儿去的，怎么不劝劝他？”高渠弥说：“我劝了，可他不听又有什么办法？”祭足叹着气走了。后人有一诗评论世子忽辞婚之事：

丈夫作事有刚柔，未必辞婚便失谋。

试咏《载驱》并《敝笱》，鲁桓可是得长筹？

高渠弥一直和公子亶不错，听了祭足的话，更加有意和他套交情。世子忽对庄公说：“渠弥和子亶暗中勾勾搭搭，来往密切，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庄公就把世子忽对他讲的话，拿过来当面责备高渠弥。高渠弥不承认有这回事，转过脸来都告诉了公子亶。公子亶说：“父亲要让你当正卿，就是世子阻拦的，现在又要断绝咱俩的交往。父亲在就这样，要是父亲死了，他还能容得下咱们？”高渠弥说：“世子优柔寡断，害不了咱们，公子别担心。”子亶和高渠弥打这时和世子忽结了仇。后来高渠弥杀忽立亶，都是从这里引起的。

再说祭足为世子忽出谋划策，让他到陈国去求婚，和卫国交朋友，“陈卫两国刚刚和好，如果和郑国联合成鼎足之势，也足能够保全自己了。”世子忽也觉得不错。祭足就对庄公说了，请他派使者去陈国提亲。陈侯同意了。世子忽亲自到陈国去迎接陈侯之女妫氏。鲁桓公也派使者去齐国求婚。只因为齐侯将女儿文姜许配给鲁侯，才又生出许多事来。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话说齐僖公有两个女儿，都是绝色的美人。大女儿嫁到卫国，就是卫宣姜，以后还要说到她。单说二女儿文姜，生得眼睛像秋水一样明澈，脸庞像荷花一样艳丽。把她比成花，又比花懂得人的语言；把她比成玉，又比玉多了人的香气。真是个绝代佳人，古今国色。而且博古通今，出口成文，因此叫文姜。僖公的儿子叫诸儿，是个酒色之徒，与文姜虽然是兄妹，可不是一个妈生的、诸儿只比文姜大两岁，俩人从小在宫里边同行同坐，一块儿玩耍游戏。等到文姜慢慢长大了，出落得如花似玉，诸儿已是情窦初开，见文姜长得这么好看，又文采出众，而且举止轻浮，就常常有调戏她的意思。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顾礼义的人，说话逗着玩儿，时不时就带出点儿小街小巷里边的肮脏事，她也一点不避讳。诸儿生得身材高大，粉面朱唇，十足的美男子，与文姜倒是天生的一对。只可惜生在一家，份为兄妹，不能配为夫妻。如今聚在一处，本来就没什么男女顾忌的两个人，于是走着就手拉着手，站着就肩并着肩，无所不至。只是碍着左右的宫女，就差在一起睡觉了。也是齐侯夫妇溺爱子女，没有预先防范，以致儿女做出禽兽的行为，后来诸儿被杀国家遭难，祸事都是由此而来。

自从郑世子忽大败戎兵，齐僖公在文姜面前把他夸成盖世英雄，又说到要替她提亲，文姜喜不自胜。等到听说世子忽说什么也不答应，心里头憋闷，一下子就病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精神恍惚，寝食俱废。有一首诗说此时的文姜：

二八深闺不解羞，一桩情事锁眉头。

鸾凰不入情思网，野鸟家鸡总是愁。

世子诸儿以探病为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闯进文姜的闺房，挨着文姜坐在床头上，遍体抚摸，指这指那地问其疾苦，只是旁边总有耳目，才不至太混乱。一天，僖公偶然到文姜这里来探视，碰见诸儿也在房里，就责备他说：“你们虽然是兄妹，按规矩也应该避嫌疑。今后只派宫女来问候就行了，不必自己来了。”诸儿磨磨蹭蹭地走了出去，从此俩人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没多久，僖公为诸儿娶了宋侯的女儿。诸儿爱恋新婚，兄妹俩的来往就更少了。文姜在深闺里十分寂寞，再加上怀念诸儿，病一天比一天重，心里头有事，嘴里又不能说出来。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哑子漫尝黄柏味，自家有苦自家知。”有一首诗说道：

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

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

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

再说鲁桓公继位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可还没有找个夫人。大夫臧孙达对桓公说：“古时候，国君十五岁就应该有儿子。如今您连个夫人还没有，将来这君位传给谁呢？”公子翬说：“我听说齐侯有个心爱的女儿叫文姜，想嫁给郑世子忽为妻，可是没有结果。主公为什么不去向齐侯提亲？”桓公说：“好吧。”当即让公子翬到齐国去求婚。齐僖公因为文姜正生病，请过些日子再商量。宫女却把鲁侯求婚的喜事报告给文姜。文姜本来就是心病，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稍微舒坦了些，病也见轻。及至齐鲁二侯为宋公一事在稷会面，鲁侯当面又向齐侯提起这事，齐侯只说第二年再商量。到了鲁桓公三年，鲁侯又亲自为这事跑到嬴地与齐侯见面。齐僖公被他的殷勤感

动了，终于点了头。鲁侯就在嬴地献上聘礼，比一般的多出一倍，礼仪也极为隆重。僖公非常高兴。约好了九月份，亲自送文姜到鲁国成婚，鲁侯到时候派公子翬到齐国迎接。齐国的世子诸儿听说文姜就要嫁到别的国家，从前的轻狂之心，不觉复萌，便让宫女假装送花朵给文姜，捎去了一首诗：

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

文姜看了诗，已明白他的心思，也回了一首诗：

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

诸儿读了答诗，已知文姜对他有意，想得更厉害了。

不久，鲁侯派公子翬到齐国迎接文姜。齐僖公因为疼爱女儿，想亲自送她去齐国。诸儿听说这事，就对僖公说：“听说妹子要嫁给鲁侯，齐鲁两国是世交，这可真是个美事。鲁侯既然没有亲自来迎娶，咱们就得有亲人去送她。父亲国事在身，不便远离，孩儿虽没有才能，但是愿意替您走一趟。”僖公说：“我已经亲口对人家说了要自己送亲，怎么可以失信呢？”话还没说完，有人来报告：“鲁侯把车马停在讙邑，专门等候迎亲。”僖公夸赞道：“鲁国真不愧是个礼义之国，在中途迎亲，就是怕劳动我送亲入境。我更不能不去了。”诸儿没言声退出去了。文姜心里也好像丢了点儿什么。

这时正是九月上旬，好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天，文姜到六宫去告别了诸位妃嫔，又到东宫来向诸儿告别。诸儿备酒招待，四目相对，心里都依依难舍，只是多了元妃在旁边坐着，而且僖公还派了宫女前来守候，俩人想说的都不能说，只有暗暗叹息。临别之际，诸儿挨到车前，只说道：“妹子留心，别忘了‘叮咛’那句诗。”文姜回答：“哥哥保重，会有相见的那天。”

齐僖公命诸儿在国里守着，亲自送文姜到讙邑，与鲁侯相见。鲁侯设宴款待。跟随送亲来的人都有赏赐。僖公告辞回国。鲁侯领着文姜到本国成亲。一来齐国是个大国，二来文姜花容月貌，因此鲁侯十分敬爱。僖公又让他的弟弟夷仲年至鲁国来问候鲁侯。自此齐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人有一诗说文姜出嫁一事：

从来男女慎嫌微，兄妹如何不隔离？

只为临歧言保重，致令他日玷中闺。

再说周桓王听说郑庄公假命伐宋，心中大怒，终于让虢公林父独秉朝政，不再任用郑伯。庄公听说这消息，心里埋怨桓王，一连五年不去朝贡。桓王说：“郑寤生太无礼了！要是不讨伐，诸侯都会效仿他。我当亲率六军，去声讨他的罪行。”虢公林父劝说道：“郑伯有几代当卿士的功劳，如今夺了他的权力，因此他才不来朝贡。大王暂且下令让诸侯去征伐他，不必亲自前往，以免玷污天威。”桓王气得脸都变了色，说：“寤生欺负我，已经不止一次了。我与寤生誓不两立！”于是下令蔡、卫、陈三国，一齐兴兵伐郑。这时陈侯鲍才去世，他的弟弟公子佗杀死太子自立为君。老百姓不服，纷纷逃散。周桓王令他发兵，公子佗刚即位，不敢违背王命。只得纠集车辆人马，派大夫伯爰诸带领军队，往郑国进发。蔡卫各自派兵跟随出征。桓王令虢公林父率领右军，将蔡卫的兵马归他统帅；令周公黑肩率领左军，将陈国的兵马归他统帅；桓王自率大兵为中军，左右策应。

郑庄公听说桓王大军就要到了，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可大家谁也不敢先说话。后来还是正卿祭足先说：“天子亲自领兵前来指责咱们不去朝贡，名正言顺。主公不如派使者向桓王去认错赔个不是，也好转祸为福。”庄公很气愤，说：“桓王夺了我管理政务的权力，又派兵来攻打郑国，我郑氏三

代勤王的功绩就此付与东流。这次要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祖宗基业难保。”高渠弥说：“陈国和郑国一向和睦，他们发兵也是不得已。蔡卫和咱们有宿怨，必然效力。天子大怒，亲自领兵征讨，其势锐不可挡，咱们应该避其锋芒。等天子怒气稍微收敛，或战或和，可以随他的便。”大夫公子元说：“臣子和君王作战，于理不通，要战就要速战速决。我没有才能，愿为主公出个主意。”庄公问：“你有什么计策？”子元说：“桓王的兵马既然分为三路，咱们也应该分三路应战。左右二支人马，都结成方阵，以左军对付他的右军，以右军对付他的左军，主公自领中军对付桓王。”庄公说：“这样就肯定能打赢仗吗？”子元说：“陈侯杀君新立，老百姓不服从他，勉强征兵前来作战，军心肯定不稳。如果命令右军先攻陈国兵马，出其不意，陈兵必然逃窜。再令左军急攻蔡卫兵马，蔡卫听说陈国败了，也经不住咱们一冲。然后三路兵马合成一处进攻桓王的中军，稳操胜券。”庄公说：“爱卿预料敌情，就像看自己手掌一样清楚，子封没有死啊！”

君臣正在这儿商量着，忽听有人报告：“桓王大兵已到繻葛，三个大营联络不断。”庄公说：“只要攻破一个大营，其余不在话下。”于是命大夫曼伯领一支人马抵挡右军；命正卿祭足领一支人马抵抗左军；自己领大将高渠弥、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坐镇中军。高渠弥说：“我看桓王颇知兵法，这次交战和以往不一样。请大王采用‘鱼丽’阵法。”庄公问：“什么是‘鱼丽’阵法？”高渠弥说：“以战车二十五辆在前边攻击，每辆车上乘兵士五人，再用兵士二十五人紧跟在战车后面堵塞缺漏，车上伤一人，后面补上一人，有进无退。这种阵法极其坚固，易胜难败。”庄公说：“好。”三支人马临近繻葛，扎下营寨。

桓王听到郑伯出兵抵抗的消息，怒不可遏，就要亲自出战。虢公林父把他劝阻住。第二天各自排出了阵势。庄公传令：“左右两军不许轻举妄动，看到中军大旗展开挥舞，再一齐进攻。”

桓王临出战时，早就想好了一套指责郑伯的话，专等郑伯出阵答话时，当众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以瓦解郑兵的士气。可是郑伯虽然列了阵，但只是把住阵门，并不出阵，阵里也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桓王等得不耐烦，就叫人前去挑战，骂了半天，也没人搭茬儿。快到午后时，庄公算计着桓王的锐气已经被耗得差不多了，就叫瑕叔盈把中军大旗展开挥舞，左右两军也一齐敲起战鼓，鼓声如雷，兵士们个个奋勇当先。曼伯领兵冲杀桓王左军，陈国的兵士本来就没有斗志，当时就被冲散，反将周兵也给冲乱了。周公黑肩遏制不住，大败而逃。祭足领兵冲杀桓王的右军，蔡卫两国兵马抵挡不住，各自夺路逃走。虢公林父拿着剑站在战车前，喝止兵士：“谁敢乱动就斩首！”祭足不敢逼得太紧，林父就带着人马缓缓地向后撤，没折一兵一将。

再说桓王在中军，听见郑营鼓声震天，知道敌军已然出战。正准备交锋，只见兵士一个个交头接耳，队伍已经乱了。原来是兵士们看见败兵，知道左右二营不妙，连中军也立不住脚了。就看见郑国的兵马像一堵墙似地推进，祝聃在前，原繁在后，曼伯祭足也领着得胜的兵马合力夹攻，直杀得桓王的军队车倾马倒，将死兵亡。桓王传令赶快撤退，亲自断后，边战边走。祝聃远远望见绣盖下有一个人指手画脚，猜着便是桓王，睁大眼睛看清楚后，一箭射去，正中桓王左肩。幸亏铠甲坚固，伤得不重。祝聃催动战车直往前冲。正在危急时刻，虢公林父前来救驾，接住祝聃打在一处。原繁、曼伯也一齐向前，各逞英雄。忽听郑国中军命令撤退的钟声响得很急，于是各自收兵。

桓王领兵直退三十里外下寨。周公黑肩也到了，对桓王说：“陈国兵马不肯卖力，以至大败。”桓王惭愧地说：“这都是我用人不当造成的！”

祝聃等撤兵回来见庄公，说：“我已经射中桓王的肩膀，把桓王吓坏了。正要生擒桓王，主公为什么把我们叫回来？”庄公说：“本来因为天子不圣明，以怨报德，迫不得已才来应敌。多亏诸位齐心协力，国家才没有受损害，怎么敢再有别的念头？真要是擒了天子，又该怎么办呢？即使是用箭射天子也是不应该的，万一伤重而亡，我就有了杀君的罪名了！”祭足说：“主公这话说得对。现在咱们郑国的兵威已经树立，想那桓王也一定会有所畏惧。现在应该派使臣前去问安，稍稍献点殷勤，让他知道射伤他并不是主公的本意。”庄公说：“此行非你去不可。”于是下令准备了十二头牛，一百只羊，还有粮草等物品一百多车，连夜送到桓王营内。祭足跪拜再三，说：“死罪之臣寤生，不忍心看着国家灭亡，领兵自卫。没想到军令不严，触犯了大王的身体。寤生害怕极了，特派祭足问候大王，捎带微薄物品，聊作劳军之用。只求大王因怜悯而宽恕我！”桓王听了没说话，脸上火辣辣的，有点儿发红。虢公林父在一旁替桓王说：“寤生既然知道有罪，就宽恕了他吧。来使可以谢恩回去了。”祭足再次跪拜，退了出去。然后到各军营里挨个探问：“怎么样？没事吧？”史官有诗感叹道：

漫夸神箭集王肩，不想君臣等地天。

对垒公然全不让，却将虚礼媚王前。

后人又有诗讥讽桓王，不该轻兵伐郑，自取其辱：

明珠弹雀古来讥，岂有天王自出车？

传檄四方兼贬爵，郑人宁不惧王威！

桓王兵败回到洛阳，怎么想也出不了这口气，就想向四方传下檄文，共讨寤生轻王之罪。虢公林父劝阻说：“大王已经因轻易出兵而遭败绩，如果传檄四方，和自己张扬失败没什么两样。再说，诸侯中除了陈、卫、蔡三国，都和郑国穿一条裤子。如果征集不到付伐的兵马，白白地让郑国笑话。而且郑国已经派祭足前来劳军谢罪，不如借此赦免其罪，以开郑国自新之路。”桓王没吭声。从此不谈郑国的事。

再说蔡侯因为派兵跟着桓王伐郑，在军队里听说陈国纷乱，老百姓不服公子佗，于是领兵袭击陈国。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话说陈桓公有个儿子叫跃，是桓公与偏妃蔡姬所生。跃的舅舅就是蔡侯。这次陈蔡两国奉桓王的命令，一起去讨伐郑国。陈国领兵的是伯爱诸，蔡国领兵的是蔡侯的弟弟蔡季。半路上，蔡季就向伯爱诸私下里打听陈国的事。伯爱诸说：“新君佗虽然篡了位，可是老百姓的心里都不服他。再加上这家伙又喜欢打猎，经常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到郊外去，不理国政，将来国里肯定要出乱子。”蔡季说：“为什么不问他的罪把他杀了？”伯爱诸说：“心里头不是不想，只恨自己力量不够！”

周桓王兵败以后，三国的军队各回本国。蔡季就把伯爱诸的话，告诉了蔡侯。蔡侯说：“太子免既然已经死了，按顺序也该轮到咱们的外甥即位。佗是犯上杀君的奸贼，怎么能容他没完没了地占着君位呢？”蔡季说：“佗喜欢打猎，等他再出来，可以派兵袭击把他杀了。”蔡侯同意了。就秘密地派蔡季率领一百辆战车，呆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只等佗出来打猎，就去袭击他。

这天，蔡季派出的探子回来报告：“陈国的国君三天前出来打猎，现在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蔡季说：“我的计策成了！”于是把兵马分为十队，都装扮成猎人的模样，一边打猎一边往前走。正遇上佗的队伍里有人射倒了一头鹿，蔡季驾车奔过去抢夺那头鹿。佗大怒，自己跑过来要捉蔡季。蔡季回车就跑，佗领着兵士们在后边追。只听一声锣响，十队猎人一齐上前，把佗捉住了。蔡季大叫道：“我不是别人，正是蔡侯的弟弟蔡季。因为你们国家的逆贼佗犯上杀君，我奉了哥哥的命令，到这儿来讨贼。只杀他一个人，其余的都不问罪。”兵士们都跪倒在地上，蔡季用好话抚慰一番，又说：“你们已故君王的儿子跃，是我们蔡侯的外甥，现在要立他为君，你们看怎么样？”兵士们齐声回答：“要是这样办就太合百姓的心意了，我们自愿在前边领路。”蔡季当时就把佗砍了，把他的头挂在车上，一直进到陈国的都城。一开始跟着佗出来打猎的兵士，现在都为蔡季在前边开道，向百姓说明蔡国人讨贼立君的情由。于是街市上并不混乱，百姓们欢声载道。蔡季命人把佗的头祭在陈桓公的庙里，拥立公子跃当了陈君，这就是陈厉公。公子佗篡位才一年零六个月。为了这么一会儿富贵，甘受万年恶名，难道不愚蠢吗？有一首诗说：

弑君指望千年贵，淫猎谁知一旦诛！
若是凶人无显戮，乱臣贼子定纷如。

陈国自从公子跃即位，和蔡国非常和睦，好多年没出过事。

且说南方有个楚国，国君姓芈(mi)，是个子爵，出自上古颛顼帝的孙子重黎。重黎给帝喾高辛氏当过管火的官儿，能光照天下，高辛氏因此就赐给他一个称号，叫祝融。重黎死后，这个称号就由他的弟弟吴回继承了。吴回有个儿子叫陆终，娶了鬼方国君的女儿做妻子，怀孕十一年，割开左边的肋条骨，生下三个儿子，再割开右边的肋条骨，又生下三个儿子。六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叫季连，姓芈的，就是他的后代。

姓芈的当中，有个叫鬻熊的，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都当过他的学生。后代又把熊当了姓。周成王的时候，把鬻熊的曾孙熊绎封在荆蛮，让他享受相当于子男爵位的田产，建都在丹阳。五传至熊渠，很得江汉一带老百姓的

拥护，就超越本分称了王。周厉王残暴凶狠，熊渠害怕他来讨伐，又把王号偷偷抹去了。九传至熊昫，就是蚡冒。蚡冒死后，他的弟弟熊通，犯上杀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强暴好战，又起了称王的念头，只是看见诸侯拥戴周朝，朝贡不绝，因此只得先看看再说。

得到周桓王被郑国打败，熊通觉着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就下了称王的决心。令尹斗伯比对他说：“楚国去掉王的称号已经很久了，现在要恢复，必须先用武力制服诸侯才行。”熊通说：“用什么办法才好？”伯比说：“汉江东边的国家，只有随国最大。您先派兵到随国边上，再派使臣去向他们求和。随国不闹事，汉淮诸国也都会归顺您。”熊通同意了，就亲自率领大军，屯兵在瑕城。派大夫蘧章，去随国求和。

随国有位贤臣，名叫季梁，还有个奸臣，叫少师。随侯喜欢拍马屁的，所以少师受到宠爱。楚使来随的时候，随侯就把他们两个叫来问怎么办。季梁说：“楚强随弱，今来求和，大概没安什么好心，可以一面在外边应承他们，一面在里边整修工事，才能有备无患。”少师说：“请让我带着和约，去楚军打探。”随侯就派少师到瑕城，与楚国结盟。

斗伯比听到少师要来，就对熊通说：“我听说这个少师是个小人，靠吹牛拍马得宠。现在以使臣的身份来这儿，肯定是想探听咱们的虚实。咱们应该把精壮的士兵都藏起来，挑出一些老弱残兵让他看。他们一轻视咱们，必然会骄傲起来，骄傲了就会放松警惕，然后我们的事就好办了。”熊通同意了。

少师来到楚营，左瞧右看，只见武器盔甲都长了锈，士兵一个个非老即弱，不堪一击，遂表现出矜持高贵的神态。少师对熊通说：“你我两国各守各的地盘，不知上国这次来求和是什么意思？”熊通撒谎说：“我们那儿连年闹灾荒，百姓都快饿死了。实在怕那些小国合起来和我们捣乱，所以想和上国结为兄弟，互为支援。”少师回答说：“汉江东边的那些小国，都在我们的号令之下，您不必担心。”熊通和少师于是就订立了盟约。少师走后，熊通就下令撤兵回国。

少师回国来见随侯，讲述了楚军疲弱不堪的样子：“算他们走运，和咱们结了盟，然后马上就撤了，对咱们怕得要命！请给我一支兵马追杀他们，不把他们全都俘虏了，也得俘虏他一半人马，使楚国今后不敢拿正眼看咱们。”随侯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刚要起兵，季梁听说了，急急忙忙快步走进来说：“不行，不行！楚国自从若敖、蚡冒以来，几代君王都勤修国政，想侵吞江汉一带也有些年头了。熊通杀侄自立以后，更加凶残强暴，现在无缘无故地来讲和，肯定包藏祸心。又将老弱兵丁让咱们看，我看是在引诱咱们上当。要是追赶他们，准得落入他们的圈套。”随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算了一卦，得了个“不吉”，也就没去追赶楚军。

熊通听说季梁阻止了追兵，又把斗伯比叫来问计，伯比说：“请您通告诸侯在沈鹿聚会。要是随国派人来参加，就是服从咱们了。假如他们不来，就以背叛盟约的罪名讨伐他。”熊通于是派使臣挨个儿告诉汉东各国，约好夏季第一个月的初一，在沈鹿聚会。

到了日子，巴、庸、濮、邓、罗、轸、申、江等国都到了，只有黄、随两国没来。熊通就派蘧章去责备黄国，黄国派人来赔了不是；又叫屈瑕去责备随国，随侯不服气。熊通就率兵去讨伐随国，驻扎在汉水、淮河之间。

随侯召集大臣们询问抗拒楚军的办法。季梁建议说：“楚国刚刚联合诸

侯派军队进攻随国，锋芒锐利，不可轻敌。不如用谦卑的言语去同他们讲和。楚国要是听咱们的，重修旧好也就够了。要是他们不听，理亏的也是楚国。楚军欺负咱们低声下气地和他们讲和，士兵就会松懈懒惰；我军见到楚国拒绝讲和，士兵就会十分愤怒。我军愤怒而敌军懈怠，就可以和他们打一仗，打胜的希望也就大了！”少师在一旁伸胳膊挽袖子，大声说：“你怎么怕得这么厉害！楚国人远道而来，就是自己送死来了！要是不快点儿打，恐怕他们又会像上次那样逃跑，那不就可惜了。”随侯让他的话给迷惑了，就亲自领兵抗楚，在青林山下布阵。

季梁爬到车顶上去瞭望楚军，对随侯说：“楚兵分成左右两军，楚国的习俗以左为上，熊通一定在左军，他在的地方一定集中了很多精兵。请您下令专门攻打他的右军，如果右军败了，左军也就泄了气。”少师说：“躲着楚国的君王不敢攻，能不让人家楚国人笑话吗？”随侯于是就下令先攻楚国的左军。

楚军打开阵门放随军进来。随侯冲到阵里面，楚军四面埋伏的人马都杀了出来，人人勇猛，个个争先。少师和楚将斗丹交锋，没过十个回合，被斗丹一刀砍下车来。季梁保着随侯拼死拼活，可楚军就是不退。随侯只得弃了战车，换上士兵的衣服混在一小队士兵里逃了出来；季梁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点了点人数，十个士兵剩不下三四个。随侯对季梁说：“我不听你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又问：“少师在哪儿呢？”有人把少师被杀的事告诉了随侯，随侯不住地叹气。季梁说：“这个误国的小人，您还有什么可惜的？现在只有马上讲和才是上策。”随侯说：“今后国事我就听你的了。”季梁于是就去楚军讲和。

熊通见季梁来讲和，怒气冲冲地说：“你们随侯背叛盟约不来聚会，又领着军队来抵抗。现在打败了才来讲和，没什么诚意。”季梁面不改色，从容地说：“那是奸臣少师恃宠贪功，强迫我去行兵布阵，实在不是我主的本意。如今少师已经死了，我主也知道自己错了，派我来向您赔礼道歉。您要是原谅了，我们就带领汉东各国永远臣服于楚国。请您好好想想吧！”斗伯比对熊通说：“这也是老天爷不想让随国灭亡，因此才除去了那个小人。不如同意讲和，让他们带领汉东的诸侯，到周天子面前去歌颂楚国的功绩，再借用天子的名号镇服南方各族，这对咱们楚国很有好处啊。”熊通说：“好。”就派蘧章暗地里告诉季梁说：“我们国君的功德覆盖江汉，还想借周天子的名号以镇服南方各族。如果你们能帮个忙，率领汉东诸侯，去请周室赐封我们楚君为王，要真办成了，我们国君的这份荣誉，实在是你们赐给的。我们现在就收兵等着回话。”

季梁回来后把这些话告诉了随侯。随侯不敢不服从，就以江汉诸侯代表的名义写信给周桓王，赞颂了楚国的功绩，请桓王把王的称号封给楚国。桓王没同意。熊通听说了，勃然大怒，说：“我的先人熊鬻，有辅佐教导文武二王的功劳，可只封了一个小国，还远在荆山一带。如今地方大了人也多了，南方各族无不俯首称臣，而桓王却不加封我的爵位，这就叫有功不奖。郑国人射了他的肩膀，他也没去讨伐，这就叫有罪不罚。没有奖赏没有惩罚，这个王是干什么吃的！再说，这个王号先祖熊渠已经称过，我只不过把它恢复过来，还用得着他们来封？”于是就在军营里自立为楚武王，和随国结了盟回去了。汉东各国，也都派使臣来祝贺。桓王虽然被楚国惹怒了，可也没什么办法。从此周朝更加衰弱，而楚国却越来越贪婪。熊通死后，传位给儿子

熊贲，把国都迁到郢，统治着南方各国，大有侵犯周朝之势。后来要不是有召陵之师，城濮之战，那势头就挡不住了。

再说郑庄公自从打败桓王的军队，对公子元的功劳，着实称赞奖励了一番，又把栎邑这个大城，让他居住守护，待他就像小国的国君。其他大臣各有封赏，惟独没给祝聃记功。祝聃自己到庄公面前请功，庄公说：“给射伤桓王的人记功，别人会批评我。”祝聃怒火中烧，背上长毒疮死了。庄公私下里送财物给他家，命人把他好好安葬了。

周桓王十九年夏天，庄公得了病，把祭足叫到床头，对他说：“我一共有十一个儿子。除世子忽外，子突、子亹、子仪，都有贵人的征象。子突的才智福分，似乎又在那三个儿子之上。那三个儿子都不是尽天年、得善终的相貌。因此我想传位给子突，你看怎么样？”祭足说：“子忽是嫡长子，当王储已经很久了，而且屡建大功，百姓们都信服他。您要废嫡立庶，我不敢从命！”庄公说：“子突不是安心做臣子的人，如果要立子忽，只有把子突送到他外祖父家。”祭足说：“没有比父亲更知道儿子的，您就这么办吧。”庄公叹了口气说：“郑国从此不得安宁了！”就把公子突送到宋国去住。五月，庄公去世。世子忽即位，就是郑昭公。昭公派大臣们分别去访问各国。祭足出访宋国，顺便察看子突有什么举动。

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雍家的女儿，名叫雍姑。雍氏宗族，大都在宋国做官，宋庄公很宠信他们。公子突被送到宋国后，想念他的母亲雍姑，就和雍家商议回郑国的办法。雍家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宋公，宋公答应替他出主意。正巧祭足访问宋国，宋公高兴地说：“子突回郑国的事，都在祭足身上了。”于是就叫甲士在大殿里埋伏，等祭足来拜见。刚行完礼，甲士们快步走进来，就把祭足给捆了。祭足大声呼叫：“我犯了什么罪？”宋公说：“暂且押到武器库再跟他说。”这天，祭足就被关在武器库里，甲士们把周围守卫得水泄不通。祭足又惊又怕，坐也坐不安稳。到了晚上，太宰华督带着酒亲自到武器库来，给祭足压惊。祭足说：“我们主公让我来结交你们宋国，并没有得罪谁，不知道什么地方冒犯了？是我们主公缺礼，还是我这个使臣不称职？”华督说：“都不是。公子突出自雍家，这事谁不知道？现在公子突跑到我们宋国，宋公挺可怜他。再说世子忽柔弱胆小，当不了君王。你要是能帮着办成废忽立突的大事，宋公愿意和你世代结为姻亲。望你好好考虑考虑！”祭足说：“我们主公即位，是先君定下的。要是我一个当臣子的把君王废了，诸侯就要来向我问罪了。”华督说：“你们先君很宠爱雍姑，母亲受宠，儿子就尊贵，不是也可以吗？再说篡位杀君的事，哪国没有过？只要你力量强大，谁又敢说你有罪！”接着又附在祭足耳边说：“我们宋公即位，也是先废后立的。你一定要答应办这件事，我们宋公担保你没事。”祭足紧皱着眉头不说话。华督又说：“你要一定不愿意，我们宋公就要派南宫长万为大将，出动六百辆战车，送公子突到郑国。出兵的时候，把你的头砍了祭大旗，我和你见面也就是今天这一次了！”祭足害怕极了，只得答应下来。华督又要他对天发誓。祭足只好发誓说：“不立公子突的人，神明杀死他！”后人写诗讥讽祭足说：

丈夫宠辱不能惊，国相如何受胁陵！

若是忠臣拼一死，宋人未必敢相轻。

华督连夜回报宋公，说：“祭足已答应了。”

第二天，宋公派人叫公子突到密室，对他说：“我和雍家的人说好了，

答应送你回郑国。现在郑国立了新君，秘密写信给我，说：‘要是把公子突杀了，愿意割让三座城池作谢礼。’我不忍心杀你，所以偷偷告诉你。”公子突跪下说：“我遭受不幸，跑到宋国。我的性命，已经属于您了。如果能借您的力量，使我重见先人的宗庙，只要是您想要的都可以给您，别说是三座城了！”宋公说：“我把祭足关在武器库，正是为了公子。这件大事非他不可，我要叫你们一起盟誓。”于是把祭足叫来和公子突见面，又把雍氏也叫来了，把废忽立突的事说清楚了。三人歃血为盟。宋公自己做司盟，太宰华督到场作证。宋公又让公子突立下誓约，除了三座城之外，一定要用白璧一百双、黄金一万镒，每年送粮三万钟，作为酬谢的礼物。祭足签名作为凭证。公子突急于回国，没有不答应的。宋公又要公子突把国家大事全交给祭足，公子突也答应了。宋公又听说祭足有个女儿，便让许配给雍氏的儿子雍纠，这就带雍纠回国成亲，授予大夫的官职。祭足也不敢不听。

公子突和雍纠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装作做买卖的，驾车跟着祭足，九月初一到了郑国，藏在祭足的家里。祭足假称有病，不能上朝。大臣们都到祭足家来问安。祭足埋伏了一百名甲士在夹壁墙里，请大臣们到里屋相见。大臣们一见祭足满面红光，衣帽整齐，大吃一惊说：“宰相没病，怎么不去上朝？”祭足说：“不是我得了病，而是国家得了病。先君宠爱公子突，曾告诉过宋公。现在宋公就要派南宫长万为大将，率领战车六百辆，帮着公子突伐郑。郑国要有灾祸，咱们怎么承受的了？”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敢回答。祭足说：“现在要让宋兵撤走，只有废忽立突才行。公子突就在这里，诸位从是不从，快说句话！”高渠弥因世子忽曾阻止庄公封他当上卿，一向和世子忽不和，一挺身，握着剑说：“宰相说的，实在是国家的福气。我们愿意见新君！”大臣们听了高渠弥的话，以为他俩早就约好了。又瞧见墙外边有人，都很害怕，都答应了。祭足就把公子突叫出来，让他坐在正中。祭足和高渠弥先跪下了。大臣们没办法，只好一齐跪倒在地。祭足预先写好了有大臣们排名的表章，派人送给世子忽，说：“宋国以重兵拥立公子突，我们不能再侍奉您了。”自己又写了封密信，信里写着：“您即位，实际上并不是先君的意思，而是我力主的。宋国把我关起来，让我立誓把您给废了，我恐怕自己死了也无济于事，已经口头答应了。现在宋兵就要到城外了，大臣们害怕宋国强大，一块商量着去迎接。您不如暂时退位，容我找机会再把您给接回来。”末了又写了一句誓言：“违背这些话的，就像晚上的太阳一样！”郑昭公接了表章和密信，自知孤立无助，流着眼泪告别了妃子，逃到卫国去了。

祭足侍奉公子突即位，就是郑厉公。大小政事，都由祭足决定。祭足把女儿嫁给雍纠，把她称为雍姬。又跟厉公说好，让雍纠当了大夫。雍氏原来就是厉公的外祖父家，厉公在宋国时，就和雍氏来往密切，所以厉公宠信雍纠，不亚于祭足。自从厉公即位，老百姓也都慢慢顺服了。只有公子亶、公子仪两个人心怀不满，又怕厉公加害，当月，公子亶就逃到蔡国，公子仪逃到陈国。宋公听说公子突的位子坐稳了，就派人来祝贺。因此一番使命，又挑起了两国的干戈。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话说宋庄公派人带信去郑国，向刚刚登上君位的郑厉公表示祝贺，同时提起了割取郑国三座城池，索取一百双白璧、一万镒黄金和每年进贡给宋国三万钟粮食的事情。厉公便召来祭足商议。厉公说：“当初为了急于得到君位，说好用这些东西换取宋国的帮助。现在我刚刚即位，宋国便来索取，如果如约付给，我们的仓库就一扫而空。更何况刚刚继位，就失去三座城池，难道不让邻国耻笑吗？”祭足说：“可以这样推辞，就说郑国人心还不安定，割让领土恐怕要出乱子，我们愿意把三城的贡赋转献给贵国。而白璧、黄金先给他三分之一，并多说些好话。三万钟粮食如数献上，但请求从明年开始。”厉公听从了祭足的话，写信回复宋庄公说：“先贡上三十双白璧，三千镒黄金，三城的贡赋秋后交纳。”宋国使者回国将情况禀报了宋庄公，宋庄公一听就勃然大怒，说：“子突这小子，他亡命国外，是我拯救了他；他落魄潦倒，是我使他富贵起来，许诺我的财物，那是子忽的财物，本来就没有他的份儿，现在居然还敢这么吝啬。”当下又派使臣到郑国索取，一定要如数贡来。而且要马上割让三城，不要三城的贡赋。厉公又和祭足商议，决定再给人家送去两万钟粮食。宋国的使臣去而复来，传宋庄公的话说：“如果不把许诺的东西如数送来，要祭足亲自来回话。”祭足对郑厉公说：“宋国受我先君庄公的大恩大德分毫也没有报答。现在仗恃立您的功劳，贪得无厌，而且说话蛮横无礼，我们不能听他的摆布。请您派人出使齐国和鲁国，请他们代为周旋。”厉公问：“齐鲁肯帮我们郑国的忙吗？”祭足说：“前些年我们先君庄公讨伐宋国的时候，每次都与齐鲁一起兴兵。何况鲁桓公当上国君，是我们先君帮了他的忙，即使齐国不愿帮忙，鲁国是肯定不会推辞的。”厉公问：“我们请他们怎样周旋呢？”祭足回答说：“当初华督犯上作乱，杀了宋殇公而立子冯为国君时，我们先君和齐鲁都接受了宋国的贿赂，才使此事得以办成。鲁国接受了宋国的郟鼎，我国接受了宋国的商彝。现在我们对齐君和鲁君说我们要把商彝归还宋国，并请他们去对宋庄公说知此事，宋庄公由此想起当初的情景，一定深感惭愧，会主动提出废除对我国的要求的。”厉公听后非常高兴，说：“听了你的这番话，我真是如梦初醒。”立即派遣使者带上财物礼品，分头前往齐鲁二国，告知郑国新立国君的事，并诉说宋庄公忘恩负义，再三讨索贿赂的事。

先说去鲁国的使者对鲁桓公陈述了一番之后，鲁桓公笑着说：“当年，宋庄公贿赂我们鲁国，仅用了一鼎。而现在郑国已给了他好多东西了，他还是不满足。我今天就动身，亲自到宋国为你们国君求情。”郑国使者拜谢告别。

再说出使齐国的使者，齐僖公一直因为得到子忽的帮助击败戎人而感激子忽，当初就曾想把二女儿文姜嫁给子忽。虽然因子忽极力推辞而没有连姻，但齐僖公内心还是向着子忽。现在郑国废了子忽而立了子突，齐僖公当然不高兴。因而问郑国使者说：“郑君子忽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突然把他废掉了呢？给你们郑国当国君，实在也太难了。我倒要亲自率领诸国国君到你们那儿讨个公平。”对于郑国进献财物礼品概不接受。使者把此情况报告给郑厉公。厉公大惊，对祭足说：“齐僖公怪罪我国，肯定要动武力，我们怎么办呢？”祭足说：“那我们就操练部队，收拾战车，提前作好准备，敌人来了

就打，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鲁国这边，鲁桓公派了公子柔前往宋国，商定两国君主见面的时间。宋庄公则说：“既然鲁君派你前来定期，我当恭恭敬敬地到鲁国去会晤，怎么能让他跑这么远来相会呢？”公子柔回国报告了鲁桓公。鲁侯再次派人相约，商定在两国中间的扶锺相会。时间是在周桓王二十年秋天的九月。

宋庄公和鲁桓公在扶锺相会后，鲁桓公代郑国感谢宋国的帮忙，并且代郑国恳求少交东西的事情。宋庄公说：“郑厉公受我的恩惠是很深的。譬如他原来是个鸡蛋，是我孵了他，庇护他。许诺给我的礼物，当时他是发了誓的。现在他回国篡夺了君位，就要改变他的诺言，我是很难答应的！”鲁桓公说：“贵国对郑国的大恩，郑厉公怎么敢忘记呢？只是因为他当国君不久，仓库空虚，一时难以如约付清，宽限他些时间，一定全部献上，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啦。”宋庄公又说：“像金玉这些东西，说仓库里没有这么多，也许还能说得过去，至于割让三城，不就是一句话吗？为什么也推三阻四呢？”鲁桓公说：“郑厉公怕的是失去祖宗的基业，被邻国耻笑，所以愿意用三城的赋税顶替。听说已经交纳给贵国两万多锺粮食了。”宋庄公说：“两万锺粮食，是每年进贡三万锺的一部分，和三城没关系，更何况当时答应东西还没交纳一半。现在时隔不久已经这样了，再过上些时间，时过境迁，我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您及时帮我们向郑国讨出来。”鲁桓公见宋庄公这样固执，很不高兴，但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鲁桓公回国之后，立即派公子柔出使郑国，把宋庄公不肯罢休的情况告诉了郑厉公。厉公又派大夫雍纠捧上商彝，呈献给鲁桓公说：“这原是宋国的宝物，我们国君不敢擅自留下，请送还给宋国，代替三城吧。我们再进献三十双白璧，二千镒黄金，求您再去给求求情。”鲁桓公没法推辞，只好亲自到宋国，和宋庄公约定谷邱相会。两国君王相互寒暄过之后，鲁桓公又代郑厉公向宋庄公表示歉意，并呈上白璧和黄金说：“您说郑国许诺的财物，没有交纳一半，我就严肃地责备了他们国君，因此郑厉公就又努力交纳了这么多。”宋庄公没有因此而对鲁桓公表示丝毫谢意，却问：“三城什么时候交割？”鲁桓公说：“郑厉公考虑到祖先创业艰难，他不敢因为他自己的私人恩怨就轻易地丢失领土。现在敬献一件宝物，可以代替三城。”说完就命令随从人员把一个用黄绸子包着的東西，高高地捧起来，跪着献到宋庄公面前。宋庄公一听“私人恩怨”几个字，就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情。伸手打开包袱一看，认得那是商彝，是当初他贿赂郑庄公的东西，因而他脸上一下子就现出难堪的神色。但是他假装糊涂，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鲁桓公说：“这是贵国的珍宝，郑国先君郑庄公，以前曾经帮过贵国的忙，贵国就把这件宝物赠送了他，他把它看作稀有珍宝。而现在的国君郑厉公不敢继续保存，仍然奉还给贵国。希望您考虑到往日帮忙的情份，就不要让郑国割让土地了吧！这样的话，郑国几代国君都会感激您的。”宋庄公一看提起了旧事，不觉就满面通红，回答说：“以前的事情，我已记不清楚了，待我回国问问主管人员就是了。”正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说：“燕国国君前来拜见宋君，已经到了谷邱。”宋庄公就请燕、鲁两国国君相见。燕国君主对宋庄公说：“我们与齐国是邻国，因而常常受到齐国的侵略，我希望能够借助您的威力与齐国讲和，以保存我们的国家。”宋庄公答应了他的请求。鲁桓公对宋庄公说：“齐国与纪国是世仇，常有侵袭纪国的企图。您如果愿意代燕国去与齐国讲和，那么我就代纪国去齐国说情，让他们两国和

好，和平共处。”三国国君就一同在谷邱举行了结盟仪式。鲁桓公便回了鲁国。但是从秋到冬，并没有听到宋庄公给燕国说情的音讯。

后来因为宋国一直派使者到郑国催要财物和三城，郑厉公又派人向鲁桓公求救。鲁侯只得又约宋庄公在虚龟相会，以解决郑宋二国的矛盾。而宋庄公却不赴约，只派人对鲁桓公说：“我国国君与郑国的事已经有约在先，请您不要再过问此事了。”桓公这下可被激怒了，就大骂宋庄公说：“贪婪而不讲信用，一般人都行。更何况当国君的了，匹夫不如！”于是转道到了郑国，与郑厉公相会于武父这个地方，约定联合起来，一同讨伐宋国。对此，苏东坡有诗评道：

逐忽弑隐并元凶，同恶相求意自浓。

只为宋庄贪诈甚，致令鲁郑起兵锋。

宋庄公听说鲁桓公发了怒，估计他不会善罢干休。又听得齐僖公不愿意帮助郑厉公，就派公子游去齐国结盟，诉说郑厉公公子突背约失诺的事，并对齐僖公说：“我国君主很后悔，愿意和您一起同心协力进攻子突，恢复郑国原国君子忽的君位，我们还代燕国请求和您讲和。”出使齐国的使者还没回国，而宋国边境的官吏前来报告说：“鲁郑两国的军队来犯，气势锐不可挡，现在就要到睢阳了。”宋庄公非常惊恐，急忙召集各位大夫商议迎敌的对策。公子御说认为：“军队士气的旺盛与否，在于出师有道理。我们贪图郑国的贿赂又背弃了鲁国的约会，人家师出有名。不如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请求和解，以避免这场战争。”南宫长万则说：“敌兵来到城下，我们不动一刀一枪就求和，这是软弱的表现，这会有损于我国的声望。”太宰华督接口说：“长万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宋庄公就不听从御说的意见，命令南宫长万为大将。长万又推荐猛获为先锋，出动了三百辆战车迎战。两军排开阵势，鲁桓公、郑厉公并车走到阵前，要宋庄公出阵答话。宋庄公问心有愧，以身体不舒服为名，拒绝出见。南宫长万远远地望见有两顶绣盖迎风飘扬，知道那是两国君主。就拍了拍猛获的背说：“今天你不建立功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猛获得令，手里握着浑铁点钢矛，催车照直向前冲去。鲁郑两国国君见他来势凶猛，就把他们的乘车往后退了退，左右两边冲出两员上将，一个是鲁国的公子溺，另一个是郑国的原繁。二将各驾战车将猛获迎住，先问来将姓名，回答说是先锋猛获。原繁就笑呵呵地说：“无名的小卒，不要弄脏了我们的刀斧，换你们的正将出来决一死战。”猛获一听，怒气冲天，举矛就向原繁刺去，原繁抡刀接战。子溺指挥着鲁军就像铁桶一般地包围上来。猛获力战二战，丝毫不害怕。这边又冲出了鲁将秦子和梁子和郑将檀伯，一起围战猛获，这下猛获招架不住了，被梁子一箭射中右胳膊，钢矛掉地，被捆了起来，他所带领的战车和披甲士兵都成为俘虏，只逃脱五六十个步兵。南宫长万听说猛获战败，气得咬牙切齿地说：“不把猛获夺回来，我誓不為人！”于是就命令他大儿子南宫牛，领三十辆战车前去挑战，并告诉他说：“你要假装战败，引诱敌人追到西城门那时我自有计对付他们。”南宫牛答应了出阵，横握着长戟大声骂道：“郑子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贼，你自己找到爷爷门上送死，还不赶快交枪投降！”恰好碰上郑国的一名将领带着几名弓箭手单车巡阵，欺服南宫牛年少，过来就打，还没打上三个回合，南宫牛调转头就往本阵跑去，这名郑将紧追不舍。快要追到西城门的时候，炮声骤起，南宫长万从后面将他截住。前面的南宫牛也调回车头，两下夹攻。郑将连射了好几箭都没有射中南宫牛，他自己心里就着了慌。这时南宫长万

一下跳到他的车中，一只手就把他给活捉过来。原繁听说他手下的副将单车去与敌人作战，恐怕他出问题，就和檀伯带领军队随后赶来。只见宋国城门大开，太宰华督率领着大军出城接应。此时鲁国的公子溺也正好领着秦子、梁子前来助战。此时，天已发暗，两军都用火炬照着，混战一场，一直杀到鸡叫才停了下来。南宫长万把俘虏的郑将献上请功，并请宋庄公派人到郑军大营里商洽，用这员郑将换回猛获。宋庄公同意他的意见，派人到郑营说明交换俘虏的事，郑厉公接受宋国的要求。于是双方就都用囚车把人装到阵前，彼此换过。郑将回到郑营，猛获回了城中。这天双方都休息免战。

再说公子游到齐国和齐僖公商谈联合的事情。僖公对公子游说：“郑国子突把他哥哥赶出国门，他自己当了国君，这件事我是非常憎恶的。但是，我们正在和纪国打仗，还顾不上谈联盟的事情，假如贵国肯出兵帮助我攻击纪国，我还能不帮助宋国攻打郑国吗？”公子游告别了齐僖公，回宋国汇报出使的结果去了。

鲁郑联军的大营里，鲁桓公和郑厉万公正商议下一步攻打宋国的方案，突然有人来报告说纪国有人前来告急。鲁桓公马上召见。纪国使者呈上告急书信，信中说：“齐国军队猛烈地攻打纪国，纪国非常危急，希望鲁国看在世代联姻的份上，迅速派兵救援。”鲁桓公阅后大吃一惊，急忙对郑厉公说：“纪国告急，我不能不救。宋国都城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攻下来的，不如退兵，估计宋国也不敢再来勒索了。”郑厉公接口说：“您既然退兵救援纪国，我也愿意带上我们的部队跟着您一同前去。”桓公非常高兴，马上命令部队拔寨起程，一起向纪国出发。鲁桓公带着鲁军先行三十里，郑厉公带领郑军负责断后。宋国方面先得到公子游由齐国带来的消息，接着又接到敌人营帐移动的报告，但仍怕鲁郑军队有诱敌深入的计策，所以也不敢追击，只是派谍报人员远远地打探消息。直到探听消息的人回报说：“敌军全部撤出我国国境，果然是奔纪国去了。”这才放下心来。太宰华督建议说：“齐国既然答应帮助我国攻打郑国，我们也应当出兵帮助他们攻击纪国。”南宫长万自告奋勇地说：“我愿带兵前往。”于是宋庄公就派出兵车二百辆，依然任命猛获为先锋，日夜兼程地赶到纪国来帮助齐国。

齐纪两国的情况是这样的，齐僖公约会了卫、燕二国一同对纪国宣战。卫国正要发兵，国君卫宣公死去，宣公的儿子朔继他父亲当了国君，就是卫惠公。虽然说国内有丧事不宜出兵，但也不敢推辞，派兵车二百辆前来助齐。燕国国君一直害怕被齐国吞并，一心想和齐国和平相处，有这么一次机会，他就亲自带着军队前来助战。而纪国国君一看三国军队一起来了，担心单拳难敌双掌，不敢出城迎战，只是加强防御设施，严密防守，等待援兵。忽然有一天探听消息的人员前来报告：“鲁郑二国国君带着军队来救援我们了。”纪国国君上城远远望去，果然不错，心中非常喜欢，部署兵力，准备配合鲁郑联军一同战斗。

再说鲁桓公带着部队先来到了纪国，和齐僖公在两军阵前相遇。桓公说：“纪国与我们鲁国世代联姻，听说他们得罪了贵国，我特地前来求您饶恕他们。”齐僖公说：“我先祖哀公因为纪人进谗言的原因，被周王活活给煮死，到今天已经八代了，这不共戴天的仇恨一直也没报。你来帮助亲戚，我来报我的仇恨，今天的事，只有用战争解决了。”鲁桓公非常恼怒，马上命令公子溺出战。齐将公子彭生迎住厮杀。彭生有万夫不挡之勇，公子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鲁军中秦子、梁子二将一齐向前，依然不能取胜，仅是招架而已。

卫、燕两军主帅得到齐鲁两军交战的消息，也赶来参加了战斗。而郑国军队也恰好赶到。原繁带领檀伯等将照直冲向齐军大营。纪国国君也让他弟弟嬴季领军出城参战，喊声震天。公子彭生不敢继续打下去了，急忙调转战车，退保大营。此时，六国的战车混在一起拼杀。鲁桓公碰到燕国国君，桓公就责备他说：“宋、鲁、燕三国刚刚结盟，宋人就背信弃义，我就讨伐了它。你今天也仿效宋国，只是知道讨好齐国，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国家今后想想？”燕君自知失信理亏，低头转车退去，扬言说招架不住逃跑了。卫军没有勇将，首先就被击溃了。于是齐军也败退了。战场上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彭生中箭，差点送了命。正在齐军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候，宋国的军队赶到，鲁郑二国这才收军。胡曾先生有咏史诗道：

明欺弱小恣贪谋，只道孤城顷刻收。

他国未亡我已败，令人千载笑齐侯。

宋军刚到，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却被鲁郑各派一支军队直冲过来，宋军不能扎营，也大败而去。纪侯迎接鲁郑两国君主进城，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对士兵也大加犒赏。嬴季上前说：“齐军吃了亏，更加恨纪国了。今天趁您二位国君在这里，希望您二位能给我们想个保全纪国的办法。”鲁桓公说：“现在还没有，等我们以后再想办法吧。”第二天，纪侯把鲁郑两国国君一直送出城外三十多里，才垂泪告别。

鲁桓公回国不久，郑厉公又派人前来结盟。从此，鲁郑两国为一派，齐宋两国为一派。此时，郑国栎地大夫子元故去，祭足禀报过厉公之后，让檀伯继任。这发生在周桓王二十二年。

齐僖公在纪国打了败仗以后，气得生了病，到了冬天，病情加重，就把大儿子诸儿叫到床前嘱咐他说：“纪国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仇人，能消灭纪的，才是我们祖先的孝子。你接替我的君位以后，一定要把此事看作第一大事。不报了这仇，死后也不准进入家庙！”诸儿记下了僖公的教诲。齐僖公又把夷仲年的儿子无知召来，让他叩拜诸儿。又嘱咐诸儿说：“我的同胞弟弟就他这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衣服、薪水都按我生前如数供给。”一切安顿完毕，闭上眼睛离开了人世。齐国群臣就拥戴诸儿操办丧事，当了国君。这就是后面要写到的齐襄公。

宋庄公对郑国恨之入骨，派使者把郑国献纳的金玉分别送给齐、蔡、卫、陈四国，请求四国出兵帮助他报仇。齐国因为僖公刚刚死去，只派了大夫雍廩带一百五十辆战车前来相助。蔡卫两国也各派遣将领率兵帮助宋一起攻打郑国。郑厉公就要出兵迎战，祭足则说：“不行！宋国是个大国，出动了全部兵力并带着怒气而来，假如我们打败了，国家就难保了；假如侥幸打胜了，将会结上没完没了的仇怨，我国也就再也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不如坚守。”郑厉公还在犹豫不决，祭足就下令让全民守城，谁要请求出战就斩首示众。宋庄公看郑国不出兵迎战，就大肆抢劫郑国都城的东郊，并用火攻破渠门，进入大逵，攻到郑国祖庙，并拆毁了祖庙，把椽子全部运走才撤军回国。这是为了报当年宋国庐门被烧毁的仇恨而侮辱郑国的。为此，郑厉公郁郁不乐，叹息说：“我被祭足牵制，当这国君还有什么意思呢？”从此就产生了除掉祭足的念头。

第二年春天，周桓王病情沉重，就把周公黑肩召到床前嘱托说：“君位要让长子继承，这是礼法制度，但我钟爱我的二儿子克。现在要托付你的是，将来哥哥死后让弟弟继承君位，到时你主持这件事吧。”说罢就合上了双眼。

周公黑肩遵照周桓王的遗命，让桓王的大儿子佗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后面要写到的周庄王。

郑厉公听说周王室有了丧事，就准备派人前去吊唁。祭足则不同意这样做，劝阻郑厉公说：“周王朝是我们祖先的仇人，我国的祝聃曾射中周桓王的肩头，现在如果派人去吊唁，只能受到侮辱。”郑厉公虽然表面上赞同祭足的意见，但心里却更加痛恨他了。

一天，郑厉公在后园林游玩，只有大夫雍纠伴陪。厉公见到百鸟飞翔，彼此和鸣，不仅凄凉地叹了口气。雍纠便问道：“眼前春光融融，百鸟快乐，您又是享受富贵荣华的一国诸侯，却似乎不太高兴，这是为什么呢？”厉公叹道：“百鸟飞鸣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却不如飞鸟，因此难以高兴。”雍纠说：“您所忧虑的，是不是我国执掌大权的人？”厉公又是一声长叹：“唉！”雍纠就又说：“我听古人说，‘君是父，臣是子。’子不能为父亲分担忧愁，是不孝之子；臣不能为君排除忧患，是不忠之臣。假如您还看得起我雍纠的话，有事就委托给我去办，我一定会舍命去完成的！”郑厉公就让其他随从人员都暂时离开，然后对雍纠说：“你是祭足钟爱的女婿呀！”雍纠说：“女婿倒是女婿，但钟爱却谈不上。我给祭足作女婿，是宋庄公的命令不能违抗，不是出自祭足的本心。祭足一说到昭公子忽，就流露出非常怀念的神情，只是因为害怕宋国才不敢妄动。”厉公说：“你能除掉祭足，我就让你接替他的职位。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雍纠说：“东郊被宋军践踏破坏之后，老百姓还没有恢复定居。您明日下令让司徒先去修整房舍，然后再让祭足带上粮食衣物前去安抚居民，我就在东郊摆好宴席招待他，然后在酒中下毒把他毒死。”厉公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千万谨慎小心啊！”

雍纠回到家中，见到妻子祭氏时，不觉表现出慌乱的神情。祭氏心中怀疑，就问他：“朝廷今天发生什么事了？”雍纠说：“没发生什么呀？”祭氏说：“我看你的神色，绝对是有事的，咱们夫妻一场，亲密无比，不管什么事，你也不该瞒我。”雍纠说：“国君让你父亲往东郊安抚居民，到时候我将设宴席款待他，为他祝寿。就这事，没别的。”祭氏说：“你款待我爹，何必跑到郊外去呢？”雍纠说：“这是国君的命令，你就不必问了。”祭氏更加心疑，就用酒把雍纠灌醉，然后在他稀里糊涂不醒人事的时候，她就装成男嗓音问雍纠说：“国君让你杀掉祭足，你难道忘了吗？”雍纠糊糊涂涂地答应说：“这，……这事怎么敢忘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祭氏对雍纠说：“你想杀害我爹，我已经都知道了。”雍纠说：“哪有这事，简直胡说八道。”祭氏说：“昨天夜里你喝醉了酒自己说的，不要狡辩。”雍纠说：“要是真有这事儿，你又怎么样？”祭氏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既嫁了你，我还能怎么样呢？”雍纠就把他和郑厉公密谋毒死祭足的事全部告诉了祭氏。祭氏说：“我爹还不一定去不去，到时候我先回家让他一定去东郊，你说好不好？”雍纠高兴地说：“事情办成，我接替了他的职位，你也会荣光的。”

祭氏果然事先回到家里，她问她妈说：“父亲和丈夫对于我来说，哪个更亲呢？”她妈回答说：“都亲，但比较起来，还是父亲更亲些。”祭氏问：“那是为什么呢？”她妈说：“没有出嫁的闺女没有丈夫，但不能没有父亲；已经出嫁的女儿可以再嫁，但没有再生的道理。与丈夫相爱，符合人道；与父亲相亲，符合的是天道。丈夫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母亲虽然说话无心，

却点醒了有意而问的女儿。祭氏顿时泪流满面地说：“今天为了父亲，我顾不上丈夫啦。”于是就把雍纠的密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妈。她妈大吃一惊，急忙告诉祭足。祭足说：“你们要注意保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到了该去东郊的这天，祭足让心腹护卫强鉏带了十余名勇士，个个都暗带武器，紧紧跟随。又命令公子闾带领一百多名护院兵士，在郊外接应，以防事情有变。祭足来到东郊，雍纠在半路上就迎住，摆的酒宴非常丰盛。祭足说：“为国家的事奔波是理所当然的，何必这样呢？”雍纠说：“郊外春色迷人，只不过是让您消除消除疲劳罢了。”说完就斟满一大杯酒，跪在祭足面前，满面堆笑地说：“祝您长寿，请饮此杯。”祭足假装搀扶他，先用右手把他的胳膊攥住，然后用左手接过杯来浇到地上。只见被酒浇到的地方火光迸裂。于是就大声喝道：“就你这点能耐还敢作弄我！”命令左右说：“给我动手！”强鉏和众勇士一拥而上，把雍纠拿下捆住砍了头。并把他的尸体扔到周池里去。而郑厉公在郊外预先埋伏了武士，让他们帮助雍纠干事，但早就被公子闾搜查出来，杀了个七零八落。厉公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恐万状地说：“祭足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就急急忙忙地逃到蔡国去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是雍纠向祭氏泄了密，以致使祭足预先作了准备。郑厉公叹息说：“国家大事，让妇人参与，那雍纠就死定了。”

再说祭足听说厉公已逃出国中，就派公父定叔前往卫国迎接公子忽重新当了国君。并对郑国君臣说：“我没有失信于原来的国君啊。”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话说卫宣公晋，为人荒淫放纵，毫不检点。打从他做公子时起，就与他父亲的小老婆夷姜私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急子，寄养在百姓家中。宣公当了国君后，不喜欢元配夫人邢妃，只是宠爱夷姜，就同名正言顺的夫妇一样。因而就许诺夷姜让急子作为下代国君的继承人，并把此事托付了右公子职。急子长到十六岁这年，卫宣公为他聘定了齐僖公的大女儿作妻子，但后来听出使齐国的使者说僖公这个女儿是绝代美人时，就产生了据为己有的念头，但他又说不出口，就找了些能工巧匠在淇河边上建了一座极为华丽的台宫，起名为新台。接着卫宣公就先派急子出使宋国，然后派左公子泄到齐国把齐僖公的大女儿娶到新台，他自己跑到台上和她举行了婚礼，这就是后面要写到的宣姜。当时有些人实在感到恶心，就作了一首诗讽刺挖苦他：

新台有泚，河水 ，燕婉之求， “ ” 不鲜”！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 簠簠 ”、“ 戚施 ” 都是形容丑恶，用来比喻卫宣公。诗义则是说宣姜本来是要嫁个如意郎君，却没想到配了这个丑恶的家伙。后来阅读史书的人谈到此事时，就说齐僖公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宣姜、二女儿文姜。宣姜和老公公成奸，文姜和亲哥哥通奸，天理人伦从此就算彻底毁灭了。有人作诗感叹说：

妖艳春秋首二姜，致令齐卫紊纲常。

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

急子从宋国回来，到新台汇报出使的情况。卫宣公就让他拜见他的姨娘宣姜，而急子竟然也丝毫没有怨恨的意思。宣公自从娶宣姜为妾后，从早到晚只是在新台寻欢作乐，把夷姜又撇到一边。在新台一住就是三年，和宣姜连着又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取名寿，小的取名朔。古人常说：“ 母爱子贵。 ” 卫宣公因为又宠爱了宣姜，就把从前怜爱急子的感情全都又移到了寿和朔身上，心想在他死后能把君位传给寿或者朔，方心满意足。这样他就似乎觉得急子是一个多余的人。只是因为公子寿天性善良敦厚，和急子就像是同胞兄弟那样亲密，常常在他父母亲跟前说急子的好话。而急子呢？又是天性温柔，举止谨慎而恭敬，从来没有失礼的地方，所以卫宣公也没有把废除他的念头公开，但暗地里却托付左公子泄说，一旦他去世就让寿继承君位。而公子朔虽然和公子寿是同胞兄弟，但天性截然不同；小小年纪就极其狡猾，仗着她妈得宠，就悄悄地网罗死党，怀有篡位的狼子野心。他不仅视急子为眼中钉，而且把寿也看成了肉中刺，只是考虑事有缓急，因此他把除掉急子列为第一要事。于是他就常常用话激他母亲说：“ 现在父亲虽然非常宠爱我们母子，但急子是兄长，我们两个是弟弟，将来继承君位必须按这个次序来。而且夷姜被你夺了宠爱，心怀怨恨，一旦急子做了国君，而夷姜就是国母，那时我们母子就没处安身了！ ” 宣姜本来应嫁给急子，现在嫁了卫宣公，生子得宠，也觉得急子是块绊脚石。于是就和公子朔合伙在卫宣公跟前说急子的坏话。

这一天正是急子的生日，公子寿就整治宴席为哥哥祝寿，公子朔也参加了宴会。宴席上急子和公子寿哥俩说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公子朔插不上嘴，就推说身体不舒服提前退席。但他却径直跑到母亲宣姜跟前，双眼流泪，开始撒谎。对他妈说：“ 孩儿好心好意地和哥哥寿一同给急子祝寿，急子喝

了几杯酒就侮辱孩儿，用‘儿子’称呼我。孩儿心中不平，说了他几句。他却说：‘你母亲本来是我的妻子，你叫我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孩儿再和他分辩，他动手就打，幸亏哥哥寿把他劝住，孩儿才逃了出来。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希望母亲告诉父亲，为孩儿作主。”宣姜就信以为真，等到卫宣公进宫，她就哭得泪人儿似的，呜呜咽咽诉说开了。并且又添油加醋地说：“急子他还要玷污我，他说：‘我妈夷姜，原本是父亲的姨娘，还被父亲立为正妻，而你朔的母亲本来应该我的妻子，父亲只是借用借用，将来总得和卫国的江山一块儿归还给我。’”宣公就召公子寿追问此事，公子寿说：“哥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卫宣公半疑半信，但他却派人到夷姜宫中责备她教子不严。夷姜怨气填胸，又无处申诉，就上吊自杀了。苏东坡作诗感叹说：

父妾如何与子通？聚麀传笑卫淫风。

夷姜此日投环晚，何似当初守节终！

急子对母亲的结局非常哀痛，但又怕父亲责怪，只是在背地里偷偷地哭泣。公子朔又和宣姜一起向卫宣公说急子的坏话，说急子因为他妈上吊而死就口出怨言，发誓要用他们母子给他妈偿命。宣公本来不相信她们的话，但架不住妒妾谗言常进，日夜撺掇非要他杀了急子永绝后患。这就使宣公只好下决心除掉急子。但他考虑再三，总是觉得无缘无故地杀了儿子不太合适，必须借他人之手，最好在野外路上把他杀掉才能向臣民交待。

正在这时，恰好齐僖公派人约会卫国一起讨伐纪国。卫宣公就和公子朔暗地里商议好了计策。假借和齐国商定出师日期的名义，派急子拿了白色旄旗出使齐国。卫齐之间有一个名叫莘野的地方，是由卫到齐必须经过的地方，而急子乘船到此，必须登陆，就在这里暗算急子，他肯定不会防备。公子朔早先网罗的一批亡命之徒，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就叫他们装扮成强盗，提前埋伏在莘野，看见白旄旗过来，就冲出来下手，然后拿着白旄旗回来交差，自有重赏。公子朔安排好以后，就回报了宣姜，宣姜心中好不欢喜。

公子寿见父亲把随从人员打发开，单单召弟弟公子朔商议事情，心中就产生了怀疑。进宫来看母亲，探听真情。宣姜不知道公子寿的内情，就把此事全部对公子寿说了。并叮嘱他说：“这是你父亲的主意，为的是给我们母子除掉后患，千万不可告诉别人。”公子寿知道这事已经成了定局，劝说也没用，就悄悄地来见急子，把父亲要害他的事情告诉了他，并劝他说：“这次出使齐国，莘野是必经之路；路过这里，凶多吉少，不如逃奔到其他国家，另作打算。”急子却说：“作为一个儿子，以服从父亲的命令为孝，不听从父亲的命令，就是逆子。世上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即使想出逃，就能安身吗？”于是就整治行装，上了船，毅然决然地向齐国出发了。公子寿哀哭劝阻也没能奏效，他就思谋道：“我哥哥真是仁慈的人啊！这次他出使齐国假如被强盗杀害，父亲就要把我立为国君，到时我怎能说得清呢？儿不能没有父亲，弟弟也不能没有哥哥，我要赶在他的前头，代他去死，这样我哥哥他必然可以不被杀害。父亲他听说死的是我，或者也可以醒悟。慈孝两全，我死则会流芳千古。”于是他就乘上另一条船，载上酒食，顺流直追，要与急子饮酒话别。急子却推辞说：“君命在身，不敢耽搁。”公子寿就把酒搬到急子船上，然后斟满敬给急子。但是，还没说出个“请”字，泪珠就洒落到杯中，急子急忙接过来一饮而尽。公子寿这才呜咽说：“哥哥，酒给弄脏了！”急子说：“我饮的是弟弟的一片真情啊！”公子寿擦掉眼泪说：“今天这酒，是我们兄弟俩永别的酒，哥哥要是领弟弟的情，就要多饮几杯。”急子说：

“哥哥尽量喝就是了。”兄弟二人泪眼相对，你干我劝，我干你劝，痛饮不休。公子寿有心少喝，所以酒到手中，总要打些折扣。急子却不然，酒杯到手便干，不一会儿就醉了，倒在席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公子寿对随从的人员说：“国君的命令，不能延误，我替他出使齐国。”当即拿过急子手中的白旄旗，故意插在船头上，让他自己的随从人员随着。并吩咐急子的随从人员把急子抬到他的船上好好守着，他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交给他们说：“等太子醒来交给他。”安排好，公子寿就下令开船。当船行到莘野，他们正要收拾车子登岸，埋伏在这里的那帮家伙，早就看见河中白旄旗飘扬，以为一定是急子到了，一声呼喊，冲杀过来。公子寿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我是本国国君的长子，奉命出使齐国，你们是什么人？敢来挡路！”众贼齐声回答说：“我们就是奉了卫宣公的命令来砍你的脑袋的！”说着就举刀乱砍，随从人员一看势头不好，又不知内情，吓得抱头鼠窜，一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可怜的公子寿却低头受刀。众贼割下他的头来，装在一个木匣子里，一起走回船中，把白旄旗隐藏起来，调转船头，向卫国驶来。

急子的酒量小，醉得快也醒得快，因而他不一会儿就醒过来了，眼前不见了公子寿。随从们就赶忙把公子寿的信交给他。急子忙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只有八个字：“弟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哭着说：“弟弟为我赴难，我必须赶快追他去，不然的话，恐怕就要被误害了。”幸喜随从们都还守在身边，就一起坐上公子寿的船，快速前进，犹如电光飞鸟一般。行着行着，时间已是半夜了，但这一夜月明如水，急子惦念弟弟心切，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突然他看见了自己的那条船，高兴地说：“老天保佑，我弟弟还没出事！”随从们说：“这条船是向着我们开来的，恐怕有些不对劲儿。”急子也心疑，就叫随从把船靠拢过去，两船靠近一看，只见船中坐了一班强盗，并不见公子寿的影子。急子就更加怀疑起来，就诈问道：“主人命令的事情办妥了没有？”众贼听他说出了秘密，以为是公子朔派人来接应他们，就把那个木匣子递过来说：“办妥了。”急子打开匣子一看，发现是公子寿的人头，就仰天大哭道：“苍天哪！冤哪！”众贼吃了一惊，诧异地问：“父亲杀掉儿子你还喊什么冤？”急子说：“我才是真正的急子，得罪了父亲，父亲就命令你们来杀我。这是我弟弟公子寿，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赶快杀了我，把我的头献给我父亲，才能赎你们误杀的罪过。”贼人中间有的认得这两位公子，就借月光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说：“真的搞错了。”众贼就把急子杀死，把头割下来，也放进木匣子里面。随从也四处逃命去了。《诗经·卫风》里的《乘舟》这首诗说的就是他们弟兄二人争死的事：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诗人不敢明说，只是追想乘舟的人，用以寄托他的哀思。

再说众贼连夜跑回卫国都城，先去见了公子朔，呈上白旄旗，然后又把两位公子先后被杀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他们最担心的是怕因为误杀了公子寿遭到责罚。谁曾想，一箭双雕，一举除掉了公子朔的两块心病，因而正中他的下怀，因此拿出很多金钱，重赏了群贼。然后跑到宫中对母亲说：“哥哥寿把白旄旗插在船上先到了莘野，因此自己送了命。好在急子随后赶到，他又自己报出姓名，因而也就给哥哥寿偿了命。”宣姜虽然对公子寿的死非常悲痛，但幸亏除掉急子，拔去了这颗眼中钉，可以说是悲喜各半。母子俩商议要让宣公慢慢知道这件事情。

卫朝里的两个大臣，右公子职是受卫宣公的嘱托，要扶佐急子为国君；左公子泄也是受了卫宣公的嘱托，但他是要扶佐公子寿为国君的。因而他们各关心各的公子，就派人探听二公子的消息，当他们接到二位公子双双遇害的消息以后，就由各为其主转为同病相怜了，二人合在一起商量，要把情况反映给宣公。于是，到了卫宣公早朝的时候，二人就一起来到朝堂上，对着卫宣公拜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宣公吃惊地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二人就把急子和公子寿被杀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并哭着说：“请让我们把二位公子的尸体安葬了，也好补偿一点当初受托的情份。”说完又放声大哭起来。卫宣公虽然已经不喜欢急子，但他对公子寿的父爱还是很深的。猛然听说两个儿子同时遇害，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等他清醒过来后，由痛转悲，泪如雨下，连连悲叹说：“宣姜骗了我，宣姜骗了我啊！”立即叫来公子朔追问原委，公子朔也推说不太清楚。宣公愤怒到了极点，就命令公子朔缉拿杀人凶手。公子朔只是嘴上应承，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愿意把杀人的贼人交出来。

卫宣公受了这次惊吓以后，又常常想念公子寿，身体渐渐垮了下去，终于病倒了。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夷姜、急子、公子寿三人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群臣祷告天神，乞求祖宗，都没效果，病了半个多月死去了。公子朔主持了丧事并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后面要提到的卫惠公。这个时候，公子朔年龄是十五岁。他一上台就罢了右公子职和左公子泄的官职。他的异母哥哥公子硕心中很不服气，就连夜离开卫国去了齐国。公子职和公子泄对卫惠公怨恨异常，经常想着要替急子和公子寿报仇，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不敢轻举妄动。

再说卫惠公在他刚刚当上国君时，因为派兵帮助齐国攻打纪国时被郑国打败，一直对郑国耿耿于怀。突然有人报告说郑国派来了使者，召来使者一问，说是郑厉公已经逃出郑国，郑国的大臣们要迎接原来的国君昭公子忽回国，重新执政。卫惠公心中非常高兴，立即派车辆和护卫人员把子忽送回郑国。祭足对郑昭公拜了又拜，请求原谅他当年作为大臣不能保护国君的罪过。昭公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内心对他的成见也已经非常深了，因而对他要比当年冷淡多了。祭足自己因为内心惭愧，因而总是感到惶惶不安，常常请病假不参加朝政会议。高渠弥原来就是一个不受昭公喜欢的大臣，昭公回国执政后，他总害怕昭公收拾他，就暗地里网罗了一些死党，为除掉子忽换上子亶作准备。这时在蔡国的郑厉公也蠢蠢欲动，他在蔡国极力收买人心，又派人到檀伯说想借栎这个地方作根据地。檀伯没有答应。郑厉公就派蔡国的人装成商人，到栎去作生意，并且又收买了栎的一些人，他们商量好，寻找个机会就把檀伯杀掉了。郑厉公就迁到栎城，把城墙加固加高，把护城河挖深，铸造盔甲兵器，操练军队，准备一有机会就袭击郑国。从此栎城便成了郑国的敌国。祭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惊恐。急忙禀报给郑昭公，于是就派大夫傅瑕带着部队驻扎在大陵这个地方，截住郑厉公的来路。郑厉公得知郑国作了准备，就派人央求鲁桓公代他向宋庄公谢罪，又许下当了郑国国君以后，补交以前欠下的财物的诺言。鲁国使者到宋国对宋庄公陈说此事后，宋庄公的贪心又起，就联合蔡、卫二国一起兴兵，要通过武力把郑厉公送回郑国当国君。卫惠公之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是因为卫国有送郑昭公回国的功劳，而昭公回国后却没派人带上礼物拜谢他，因此他就产生了怨恨，反而和宋庄公合在了一起；还有，因为他自从当了国君以来，还没有和其他

国君会过面，因而竟亲自带兵来参战。

公子泄对公子职说：“惠公带兵远征，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公子职说：“那就必须先确定下国君的人选。人民有了君主，才能保证国家不乱。”正在他们秘密商议的时候，家人来报告说：“大夫宁跪有事情前来拜访。”两公子就把宁跪迎接进来。宁跪说：“两位公子难道忘了急子、寿子死在船上的怨仇了吗？现在是个机会，千万不能失去呀！”公子职说：“我们正在商议此事，只是还没商定好国君的人选。”宁跪说：“我看在群公子中，只有黔牟为人仁慈厚道，值得我们辅佐，而且他是周天子的女婿，用这个声望可以稳住国内百姓。”于是商议定了。三个人就歃血盟誓，共同辅佐黔牟为君。接着又悄悄约了以前跟从急子和寿子的人一同行动。他们派人造谣说：“卫惠公在讨伐郑国的战争中，兵败身死。”于是他们就迎接黔牟当了国君。等到群臣朝拜完毕，就又把公子朔陷害两位哥哥，以致使他父亲气死等恶劣行径公布全国，又重新隆重地为急子、寿子举办了丧事。并派使者把卫国又立了新的国君的事情报告给周天子。让宁跪领兵驻扎在郊外，堵住卫惠公的归路。公子泄还要杀了宣姜出气，公子职劝他说：“宣姜虽然有罪，但她是齐襄公的妹妹，杀了她就会得罪齐国，不如让她活着，以便将来与齐和好。”于是就让宣姜住到另外的宫中，生活上也不难为她。

再说面对宋、鲁、蔡、卫四国联军的大举进攻，郑国宰相祭足亲自带上主力军赶到大陵迎敌，他随机应变，因此也没有受到重大挫折。四国联军看到一时不能取胜，只好各自领兵回国。

单说卫惠公在回国的路上听到国内发生了政变以后，就改路去了齐国。齐襄公还是比较喜欢他这个外甥的，在生活上很照顾他，并答应帮助他出兵恢复君位。公子朔就对齐襄公许诺说：“如能回国再当国君，把内宫仓库的宝物玉璧全部献给您。”齐襄公更加喜欢了。突然有人报告说鲁桓公的使者到了齐国。鲁国使者的来意是这样的：因为齐襄公向周天子求婚，周天子答应了，让鲁桓公当主婚人，把王姬嫁给他。鲁桓公要亲自来齐国和齐襄公商量这件事。齐襄公猛然想起好长时间没见妹妹文姜了，干么不借这个机会把她也请来呢？于是就派使臣前去迎接鲁桓公，并要连同文姜一起接来。大臣们就问向卫国出兵的事怎么办。齐襄公说：“黔牟也是周天子的女婿，我正要和王姬结婚，这件事只好往后推推再说。”但他又怕卫国君臣杀了宣姜，就派公孙无知把公子硕送到卫国，并私下嘱咐无知，要叫公子硕和他姨娘宣姜结婚，作为帮助公子朔恢复君位的第一步。无知接受了命令就和公子硕一同去了卫国，拜见了卫国的新国君黔牟。这时候，公子硕的妻子已经死了。无知就把齐襄公要公子硕和宣姜结婚的事陈述给卫国君臣，并通知了宣姜。宣姜倒也同意，卫国众臣对宣姜作了卫宣公的正夫人很气愤，现在要她嫁给一般大臣，就得贬低她的身份和地位，因此都愿意听从齐襄公的意见。只是公子硕死活不答应。无知悄悄地对公子职说：“这件事办不妥我没法子回去向国君交待。”公子职也怕因此得罪了齐襄公，就定了条计。派人请公子硕参加宴会，宴席中间让歌女舞女们频频劝酒，把公子硕灌醉，然后把他扶到宣姜住的宫中，在他醉得稀里糊涂的时候和宣姜干了好事。公子硕酒醒后非常后悔，但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只好认了，于是宣姜就和公子硕结了婚。后来生了五个儿女。大儿子名叫齐子，幼年夭折了，二儿子名叫戴公申，三儿子名叫文公毁；两个女儿，一个给宋桓公做了夫人，一个给许穆公做了夫人。写历史的一位大臣作诗叹息这件事说：

子妇如何攘作妻？子烝庶母报非迟！

夷姜生子宣姜继，家法源流未足奇。

这首诗是说卫宣公和他父亲的小老婆通奸，生下了急子。而现在宣公的儿子公子伋又和他的小老婆结了婚并生下五个儿女，这似乎是他们的家规，不仅仅是新台的报应了。

再说郑国这面，四国军队退走以后，祭足也从大陵回到都城，但郑厉公在栎城一天，就是郑国一天的祸患，因此他一直在思索一条对付郑厉公以及宋国的计策。一天，他突然想起齐国和郑厉公在纪国战争中结下了深仇，上次郑厉公动用了四国军队，唯独没有请到齐国的军队。况且自己国家的国君又刚刚执政，正好借此前去联合。又听说鲁桓公为齐襄公主婚，齐鲁联盟将又结成，这对郑国就更为有利。于是他就请郑昭公派他带上礼物去和齐国结为同盟，再通过齐国与鲁国也联合起来。要是能得到齐鲁两国的帮助，宋国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古人常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祭足只知道防备郑厉公，却不知道高渠弥的阴谋已经形成，只是考虑到祭足不好对付，才不敢轻易动手。现在见祭足去了齐国，便无所忌惮了。就先派人把公子亶接到家中，乘郑昭公冬天举行祭祀的机会，把他的死党埋伏在半路上，昭公一到，就突然冲出来把他杀害了，却骗人说昭公是被强盗杀的。于是就把公子亶扶上了国君的宝座。并派人以公子亶的命令，把祭足从齐国召回郑国和高渠弥共同执掌郑国政权。可怜的郑昭公恢复君位还不满三年，就遭了乱臣的毒手。苏东坡读《春秋》读到这里评论说，郑昭公为太子的时候，就知道高渠弥不是个好东西，但他两次当国君都没把高渠弥除掉，留下来反而受害，难道不是昭公自己优柔寡断而产生的后果吗？有人作诗叹息说：

明知恶草自当锄，蛇虎如何与共居？

我不制人人制我，当年枉自识高渠！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话说齐襄公见祭足亲自来搞外交关系，非常高兴，就按祭足的意见达成了协议。襄公、祭足正要派人把消息报告给郑昭公，却接到了高渠弥作乱，杀了昭公，立了子亶的消息，襄公非常气愤，恨不得马上就派兵去讨伐，但因为鲁桓公夫妇就要来齐国，只好把这事搁起来，亲自到泺水岸去迎接桓公他们一行。

鲁桓公的妻子文姜，听说齐国派使者迎接鲁侯和她，勾起了对哥哥齐襄公的旧情，就想借回娘家的名义和桓公同行。鲁桓公很溺爱他的妻子，就答应了她。大夫申繻则劝说桓公：“‘女有室，男有家’，这是古人留下的规矩。礼法是不能褻渎的，褻渎了，礼也就乱了套了。女人出嫁以后，父母都在的话，每年可以回家看望一次，这是符合礼法的。现在夫人的父母亲都已经去世，妹妹回娘家看望哥哥则是不符合礼法的。我们鲁国是礼法的国家，是不能做这种不符合礼法的事的。”桓公因为已经答应了文姜，就不听从申繻的劝谏，夫妇俩一起往齐国去了。当他们行到泺水岸边时，齐襄公早就等候在那儿了。相互寒暄了一番之后，便一同上车，直奔齐国国都临淄。鲁桓公传达了周王的旨义，把王姬和襄公的婚事最后确定下来。齐襄公当然非常感激，就大摆宴席，盛情款待桓公夫妻。然后把文姜接到后宫，说是要和以前认识的一些宫妃们相会，实际上襄公早就安排好一个密室。他们就在这个密室中重新摆上酒席，相互诉说别后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一边吃喝，一边四目传情，欲火越来越旺，最后，终于不顾人伦礼法，脱衣解带，搂抱在一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太阳老高了还抱在一起没有起床。把个鲁桓公撇在一边，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地度过一个凄凉的夜晚。这引起了桓公的怀疑，就派人到后宫中悄悄地探听情况。此人回报说：“齐襄公没娶过正妻，只有便房连氏，是大夫连称的妹妹。襄公不喜欢她，已经好长时间不和她同房了。姜夫人进了后宫只是和齐襄公诉说兄妹阔别之情，并没有去看望别的宫妃。”到此，鲁桓公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一定睡到一起了，恨不得一步跨进后宫，看个究竟。就在这时，有人报告说：“鲁夫人出宫了。”鲁侯怒气冲冲地等着，文姜一来，劈头就问：“昨天夜里在宫里和谁一起喝酒？”文姜回答：“和连妃。”桓公问：“什么时候才散席？”回答说：“相别好久，说了不少话，一直说到月亮老高，大概是半夜吧，”又问：“你哥哥襄公没来陪陪？”回答说：“没有。”鲁桓公冷笑一声，问她说：“难道看在兄妹之情上也不来陪陪？”文姜说：“我们饮酒的时候，倒是来劝过一杯，然后就走了。”桓公又问：“散席后，你为什么不出来呢？”文姜说：“夜太深了，不太方便。”鲁桓公又问：“你在什么地方休息的？”文姜急了，就大声说：“你这是怎么了？左盘右问，是审问我吗？宫中那么多房子，还少了我休息的地方？我是在西宫休息的，那是我嫁前住的地方！”桓公再问：“今天你为什么起这么迟？”文姜说：“昨夜饮酒叙话太疲倦。因而今天起得迟了。”桓公继续追问：“是谁陪你休息？”文姜说：“宫女！”鲁桓公又问：“你哥哥襄公在哪儿睡呢？”问到了病根上，文姜顿时满面通红，说：“作妹妹的管哥哥在哪儿睡干什么！问得可笑！”桓公反唇相讥说：“但只怕当哥哥的要好好管管妹妹的睡处呢！”文姜争辩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鲁桓公说：“自古以来，男女有别，你留在后宫，兄妹睡在一起，我已经全知道

了，你不要狡辩！”文姜虽然嘴上还很硬，百般抵赖，哭哭啼啼，但她心中却也非常惭愧。鲁桓公人在齐国，心中虽然无比愤怒，但也不敢发作，真是“敢怒而不敢言”。马上派人去向齐襄公道别。他的意思是等回到鲁国再处理这件事。

齐襄公自己也感觉作得不太妥当，文姜出宫后，他不放心，便悄悄派心腹力士石之纷如跟上，去打听一下鲁桓公夫妇见面后说些什么。石之纷如回来报告说：“鲁侯夫妇吵起来了，鲁侯追问鲁夫人和您同宿的事情。”齐襄公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说道：“我也料到了鲁侯肯定要知道此事，但没想到他这么早就全知道了。”过了一会儿，鲁国使臣过来告辞，他就更知道他与文姜的事露馅儿了，就一定要请鲁桓公到牛山去游玩游玩，游玩后就送鲁侯回国。派人把他的意思强加给鲁桓公。桓公没法，只得乘车同襄公一起出城。文姜留在住处，还在那儿闷闷不悦。

齐襄公一来是舍不得文姜回去，二来是怕鲁桓公怀恨报仇。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吩咐公子彭生说：“散席后，你送鲁桓公回去，路上在车里把他除掉。”彭生一下想起了当年纪国战争中中箭的仇恨，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在牛山宴会上，美酒佳肴丰盛，歌女们载歌载舞。齐襄公更加殷情，而鲁桓公只是低头不语。齐襄公让众大夫们轮流劝酒，又叫宫女们跪着捧杯相劝，鲁桓公心中气愤，也要借酒浇愤，有劝必饮，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告别时，起也起不来了，更别说行礼了。齐襄公叫公子彭生把桓公抱上车去。彭生就借机和鲁桓公同坐了一辆车。在离临淄城大约还有二里路的时候，彭生见鲁侯睡得人事不醒，伸出大手就抓向他的肋骨。彭生力大无穷，胳膊如同铁棒一般。彭生只抓了一把，便把鲁侯的肋骨拉断了。鲁侯大叫一声，血流满车，一命呜呼。彭生对跟来的人们喊道：“鲁侯喝醉后中了邪，快速进城去报告主公。”众人虽然感到此事有些蹊跷，无奈在彭生面前哪一个敢说个不字呢！史臣作诗写道：

男女嫌微最要明，夫妻越境太胡行。

当时若听申繻谏，何至车中六尺横。

齐襄公听说鲁侯暴死，假装大哭起来，命令举行隆重的装棺仪式，并派人通知鲁国来把灵柩运回去。鲁侯的仆人回国后，把鲁侯在车中受害的经过全部作了汇报。大夫申繻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让世子同主持这件丧事，等丧车到的那天，就举行继位仪式。”公子庆父的字是孟，是桓公的偏房的长子，举起拳头说：“齐侯这般乱伦而不讲道理，杀害我君父，请给我三百辆战车，去讨伐他们的罪行！”大夫申繻对这事拿不定主意，便私下里问谋士施伯：“你看可以讨伐齐国吗？”施伯说：“这是因暧昧关系导致的后果，不能让邻国知道。何况现在鲁弱齐强，进攻未必能取胜。那时反倒把丑闻传遍于世了。我看不如先忍一忍，等弄清车中鲁侯被害的原因，让齐国把公子彭生杀了，以此理由对其他诸侯国解释，齐国必会听我们的。”申繻把上述话告诉了庆父，然后让施伯起草一份国书，——由于世子因居丧而不能出来说话，只好由大夫代替出面，——派人到齐国送国书迎丧车。齐襄公拆开信看了看，信上写：

鲁国下臣申繻等人，向齐侯殿下叩头：我们国君奉天子的命令，不敢在家享乐，前去贵国商议婚姻大事。现在出而未归，人们到处传言，都说是在车中之变的缘故。现在没有理由怪罪，而诸侯们却都在传播我国的耻辱。望把彭生就地正法，以堵天下之口。

襄公看完信，便派人召彭生来朝。彭生自以为立了功，昂然走进。襄公当着鲁国使臣的面骂道：“我因鲁侯喝酒过量，让你扶他上车回去。为什么不小心侍候，竟使鲁侯暴死呢？你罪当该诛！”向左右人下令把他绑起来，到市集上去斩首。彭生大喊：“同妹妹乱淫而杀人家丈夫，全是你这无道昏君做的事，现在又加罪于我！我死了也不会瞑目，必做妖鬼，取你狗命！”襄公自己堵住耳朵，左右人都笑起来。襄公一面派人到周王那里去感谢，并定下婚期；一面派人送鲁侯丧车回国。文姜却仍留在齐国不回去。

鲁国大夫申繻带着世子同到郊外迎丧车，在灵柩前举行了丧礼，然后让世子同继位，称为庄公。申繻、颡孙生、公子溺、公子偃、曹沫等一班文武官员现在重新治理整顿鲁国。庄公的异母哥哥公子庆父，异母弟弟公子牙，亲弟弟季友都一起参政。申繻推荐施伯，让他作上士的官职。把第二年定为庄公第一年，这时也正是周庄王四年。

鲁庄公召集众大臣商议，怎样为齐主婚一事。施伯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三个耻辱，君主知道吗？”庄公问：“三个耻辱是什么？”施伯回答：“先君虽然已经去世，可是坏的名声留下了，这是第一个耻辱；君主夫人留在齐国不回来，使人们议论纷纷，这是第二个耻辱；齐国现在成为我们的仇国，而且君主您还在守孝之中，却是他们的主婚，推辞不去违反王命，不推辞则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第三个耻辱。”鲁庄公忙问：“三个耻辱怎么能想法去掉呢？”施伯回答：“想要让别人不恨自己，必须自己先有美名；想要人家不怀疑，必须先自己相信自己。先君继位，没有获得天子的承认。如果乘主婚之机，向周王请求承认先君，使先君在九泉之下也名正言顺地瞑目，这是去掉第一个耻辱。夫人在齐国，应该按礼节去迎接她回来，促成主公尽孝的圆满，这是去掉第二个耻辱。只有主婚一事，最难于两全其美，但也有办法。”庄公问：“什么办法？”施伯说：“可将王姬的公馆建在郊外，让上大夫去迎接并去送她，君主以丧事原因就可推辞掉了。这样上不违背天王之命，下不断大国之情，中不失守孝之礼，三个耻辱自然去掉了。”庄公说：“申繻说你智慧超出一般人，果然如此！”于是逐项按他说的去办。

先说鲁君派大夫颡孙生去周国，去迎接王姬，同时送给周王昂贵的礼品，请求让先君获得正式命名，以在九泉下瞑目。周庄王答应了他提出的要求，派人去鲁国赐先君为桓公称号。周公黑肩想要去，庄王没同意，另派大夫荣叔去了鲁国。原来庄王的弟弟王子克，很受先王宠爱，周公黑肩曾接受了先王的临终嘱托。庄王怀疑黑肩有外心，怕他私自与外国结交，让王子克一伙人得天下，因而不任用他。黑肩知道庄王怀疑自己，夜里跑到王子克家中，商议如何利用王姬出嫁的那一天，聚众造反，杀庄王立子克继位。大夫辛伯听说这个消息，告诉了庄王。庄王于是杀了黑肩，驱逐了子克，子克只好去了燕国。

再说颡孙生送王姬到了齐国，然后奉鲁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回国。齐襄公真是舍不得让文姜回去，但碍于公众的脸面，只好放手。临行之际，彼此难舍难分，说有千遍：“相见有日！”然后挥泪而别。姜氏一来贪图与他哥哥淫乱，不愿离开；二来违背天理人伦，羞回故里，因此行一步，停一会儿，简直就不像回去的样子。车到了糒地，见到旅馆十分整齐，心里说道：“这地方不属于鲁也不属于齐，正是我的家啊。”告诉跟着的人，回去告诉鲁庄公：“我这未亡人天性喜欢清闲，不乐意再回宫。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侯深知她没脸回国，便在祝邱为她建一公馆，让她住进去。姜氏于是就往

来于齐国鲁国。鲁侯届时间侯，四季不断。后来史官们评论，认为鲁庄公对于文姜，论情是生身之母，论义则是杀父之仇。如果文姜回到鲁，反倒是件棘手的事，只好住在两地之间，这样也保全了鲁侯的尽孝之礼。髯翁有诗写道：

弑夫无面返东蒙，徯地徘徊齐鲁中。
若使靦颜归故国，亲仇两字怎融通？

再说齐襄公谋杀了鲁桓公后，齐国人议论纷纷，都说：“齐侯实在无道，干这种淫乱又伤天害理之事。”襄公心中也觉惭愧，急忙派人去迎王姬到齐完婚，可人们并没有终止议论；便打算做一两件好事，以收买国人之心。心想：“郑国杀了君主，卫国驱逐了国君，这都是大事情。而卫公子黔牟，是周王的女婿，我刚与王姬结婚，一定不能与黔牟作对。不如先去讨伐郑国的杀君之罪，诸侯必然因害怕而服从我。”但出兵攻打郑国，他又拿不准胜败。便派人给子亶送去一封信，约他到首止，说要与他签定盟约。子亶看信后很高兴：“齐侯竟然与我小国结交，我国这下子稳如泰山了。”打算让高渠弥、祭足一同前往，祭足说有病不能去。原繁偷偷地问祭足：“新国君打算和齐国结交，您应辅佐而一同前往，为什么不去呢？”祭足回答：“齐侯强悍而残忍，凭借是大国，大有推翻新君主的意图。况且先君昭公对齐有功，齐侯很怀念他。大国的事很难预测，大的同小的结交，必有鬼。这次去，君和臣能不被杀了吗？”原繁说：“您的话言之有理，那么郑国应当属于谁的呢？”祭足说：“只有子仪才可以。他有君主之相，先君庄公曾经说过这话。”原繁说：“别人都说您足智多谋，现在我相信了。”到了那一天，齐襄公让王子成父和管至父两将，各带敢死队百余名在左右服侍，力士石之纷如跟在齐襄公身后。高渠弥领着子亶一起登上立盟的土坛，与齐侯见面行了礼。近臣孟阳这时手捧装满血的玉盂，跪着请二位君主喝下。襄公看了孟一眼，孟马上站了起来。襄公一把抓住子亶的手，问道：“先君昭公，因为什么而死？”子亶脸马上变了颜色，惊呆得说不出话。高渠弥代替回答：“先君因病而死，君主有什么好问的呢？”襄公说：“听说在冬祭的时候碰到坏人，根本不是得病。”高渠弥看到掩饰不过去，只好说：“原来就有受寒的病，又遇坏人而惊吓，这才暴死。”襄公说：“君主行动都有警卫人员，这坏人是从哪来的？”高渠弥回答：“正房偏房儿子争做世子之事，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他们各有自己一伙人，乘机发难，谁能防备呢？”襄公又问：“抓住这个坏人没有？”高渠弥回答：“至今仍在追查之中，还没有线索。”襄公大怒道：“坏人就在眼前，还用追查什么？你接受国家的爵位，却凭私仇而杀君主。在我面前，竟还振振有词！今天我要为你先君报仇！”向力士喊道：“快给我下手！”高渠弥不敢再争辩。石之纷如先把高渠弥绑起来了。子亶这时叩头哀求说：“这事与我没有关系，都是高渠弥一人所为。望您饶我一命。”襄公说：“既然你知道是高渠弥所为，为什么不绳之以法？你今天自己到地下去分辨好坏去吧。”把手一招，王子成父和管至父带着百来名敢死队员，一拥而上，把子亶砍死了。随行的人虽然不少，但见齐人的势力太大，谁敢动手，一下子就跑散了。襄公对高渠弥说：“你的君主已死，你还想活吗？”高渠弥回答：“自知罪大恶极，只求赐死！”襄公说：“只给你一刀，太便宜了你。”便把他带回齐国，命令在南门外对他使用车裂之刑。——车裂是将犯人的头与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放下的绳子上，五辆车奔五个方向，一车一牛，然后用鞭抽牛，牛走车行，犯人体裂开为五。俗话有：“五牛分尸”，

这是最重的刑罚。襄公打算以此好名声而赢得诸侯们的信任和尊敬，因而用这刑罚，这是要扩大影响。——高渠弥已死，襄公命令把他的头挂在南门上，贴出榜文：“凡叛逆造反的人就看看他！”另外让人把他的尸体残肢埋在东城之外。同时派使臣去郑国报告：“对贼臣逆子，周天子早有处置的刑罚。你国高渠弥主谋杀害先君，擅自立偏房的儿子继位，我君主为郑先君遇难身亡而深感悲痛，为此而把他们杀了，为你们除了害。希望改立新君，使我们两国重归于好。”原繁听到这消息后，感叹地说：“祭足的智慧，我是永远也比不上啊！”众大夫现在只好共同商议立新君之事，叔詹说：“我们的旧君还在栎地，为什么不去把他接来呢？”祭足说：“出逃的君主，不能再有辱宗庙了。不如立子仪。”原繁也赞成。于是到陈国去接子仪，让他继位。祭足做上大夫，叔詹为中大夫，原繁为下大夫。子仪继位后，便把国家的军政全部交给祭足处理，并安抚百姓，想办法让国富民强。同时派使臣到齐陈等国，告诉子仪已经继位。又接受了楚王的命令，答应年年向楚进贡，成为楚附属国。厉公现在已无机会可利用，郑国从此安稳起来。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上文说到王姬到了齐国，同襄公结了婚。谁知这位王姬天生性格内向，寡言少语，而且喜欢清闲幽静；而齐襄公却是个衣冠禽兽的淫棍。王姬来到宫中没有几个月，便听说了襄公与他妹妹通奸的事。王姬有苦难言，只有暗暗地流泪：“这样乱伦的家伙，连猪狗不如。老天爷瞎了眼，让我嫁给这种人，真是命苦啊！”从此以后，整日闷闷不乐，不久得了重病。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人世。

齐襄公自打王姬死后，更加肆无忌惮了。由于心里总是想到文姜，便经常打着狩猎的旗号，来到禚地。同时派人去祝邱，偷偷地把文姜接到禚地，昼夜寻欢作乐。由于害怕鲁庄公发怒，便想以武力要挟。于是齐襄公亲自带领大军袭击了纪国，占领了纪的邢、鄆、郟三个城地。当军队来到鄆城时，派人去告诉纪侯：快速写投降书，否则便将此城夷为平地。”纪侯感慨地说：“齐国与我有世代怨仇。我决不能在仇人的手下苟且偷生！”便让夫人伯姬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鲁国求援。这个时候，齐襄公却发出警告：“谁敢来援助纪国，我先发兵进攻谁！”而鲁庄公这时派信使去了郑国，想联合郑国一起救纪。可是郑伯子仪由于害怕住在栎的厉王偷袭郑国，因而不敢把军队开出去。便派人去告诉鲁庄公，郑国不能出兵。鲁侯无可奈何，只好孤军前往，队伍来到滑地后，因为惧于齐军的威力，不敢再前进。只在滑地住了三天，便又退了回去。纪侯听说鲁军退了回去，思忖是守不住，只好把老婆孩子和整个城地托付给弟弟嬴季，到祖宗的庙上大哭了一场，在半夜的时候溜出城门，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嬴季对各位大臣们说：“为国捐躯和使国家永存，哪一个份量重？”大臣们一致回答说：“国家永存为重。”嬴季又说：“如果纪的祖庙能存在下去，我们难道还怕受到委屈吗？”众人一致同意嬴季的想法。于是嬴季写了投降书，表示愿意做齐国的下官，为鄆看守宗庙。齐侯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嬴季就把纪国的土地、人口的数字，全部报给了齐国，并再三叩头表示感激。齐襄公接收了纪国的全部名册和户籍，放到了纪的祖庙旁边，并拨出三十户人家专门为纪的祭典服务，让嬴季做庙主。纪侯的妻子纪伯姬由于惊吓最后也死去了。襄公命令以对待国夫人的葬礼葬了伯姬，以此来讨好鲁国。而对伯姬过去随嫁来的妹妹叔姬，襄公想要把她送给鲁国，可是叔姬却说：“作为一个女人，就要嫁夫从夫，从一而终，决不再嫁他人。我生为嬴家人，死为嬴家鬼，决不离嬴家半步。你能把我怎样呢？”襄公没有办法，只好顺其自然，让她在鄆为纪侯守节。多年以后叔姬才去世。有史官称赞道：

世衰俗敝，淫风相袭。齐公乱妹，新台娶媳。禽行兽心，伦亡纪佚。

小邦妾媵，天节从一。宁守故庙，不归宗国。卓哉叔姬，《柏舟》同式！齐襄公吞并纪的那一年，正是周庄王七年。

正是这同一年，楚武王熊通因为随侯不来朝见他，就率兵去攻打随。大军还没到随地时，不知什么缘故，楚武王突然死亡。这个时候，楚国的令尹斗祈、莫敖屈重没有公布此事，也没葬楚王，而是派出部队抄小道直逼随城。随侯因惧怕而投降了，屈重这时又以楚武王的口气，让随侯加入了楚国的联盟。等楚国的大队人马已经过了汉水，这才公开安葬了楚王。然后由楚王的儿子熊赀登位，号称文王。

再说齐襄公灭了纪国后，凯旋而归。文姜在大道上迎接她的哥哥。到了祝邱，又盛宴款待。以两个国君相见的礼仪，相互祝酒作乐，并大大的奖赏了齐军将士。随后文姜又同襄公一起来到禚地，兄妹俩不分白天黑夜地狂淫，天天如此。这时，襄公又让文姜写信，让鲁庄公到禚地来。庄公不敢违抗其母文姜的命令，只好到禚来拜见其母。而文姜又让庄公以外甥见舅舅的礼节去见齐襄公，并且要他当面对齐襄公厚葬纪伯姬一事表示感谢。庄公仍不敢抗拒此事，硬着头皮照文姜的意图去办了。襄公见了大喜，也用隆重的礼节款待了庄公。在这期间，襄公那死去的妻子王姬所生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庄公的母亲文姜因为庄公还没娶亲，就让庄公与襄公立下婚约。庄公说道：“那个女孩还在吃奶，我不能同她订婚。”文姜马上大怒喊道：“你想同你妈妈家疏远是吧？”而襄公此时却也站到庄公一边，说两个人长幼悬殊实在太大。文姜不听这一套，立刻回答说：“等二十年再嫁过去也不迟。”襄公怕由此使文姜不高兴而不再同他寻欢作乐，庄公又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俩人只好都答应了。两家原本就是甥舅之亲，现在甥舅再次连亲，亲上加亲，关系自然不一般了。于是襄公和庄公两位君主同时驾车在禚的野外去打猎。庄公箭无虚发，九射九中。襄公赞叹不已。有个老百姓小声指着鲁庄公开玩笑说：“这人是我们君主的干儿子。”庄公听到后大怒，让随从过去把那个人杀掉了。对此举动，襄公毫无责怪之意。记载历史的史官对庄公有母无父，忘记了家仇之事，曾作诗讥讽道：

车中饮恨已多年，甘与仇雠共戴天。
莫怪野人呼假子，已同假父作姻缘！

文姜自从鲁齐二公一同打猎之后，更加无所顾忌，经常与齐襄公在一起乱淫。有时在防城，有时在谷地，有时甚至来到齐国都城，公开在宫中留宿，与襄公在一起，好像一对夫妇。国内有人作诗《齐风·载驱》一首，以此来讽刺文姜。这首诗写道：

载驱薄薄，簟茀朱鞞。
鲁道有荡，齐子发夕。
汶水滔滔，行人僮僮。
鲁道有荡，齐子游遨。

薄薄，是指所乘的车快速奔驰；簟，是席子；用来铺在车上用；茀，是带篷车的后窗户；朱鞞，是上了红漆的兽皮。这些都是车上的装饰品。齐子，指的是文姜，是说文姜乘的是这辆车到的齐国。僮僮，是多的意思，也就是说文姜带了很多的仆人。另一首诗《齐风·敝笱》，是讽刺庄公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敝笱在梁，其鱼魴鰈。
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魴。 。
齐子归上，其从如水。

笱，是捕鱼的工具，就是说，坏了的捕鱼工具，是不能捕到大鱼的。诗中用此来比喻鲁庄公不能控制住其母文姜，让她的仆人随便出入而毫无办法去管束。

话说齐襄公从禚回到齐国后，卫侯朔热情欢迎襄公的凯旋，并对灭纪之功表示祝贺，同时问襄公什么时候去攻打卫国。襄公说：“现在王姬已经死了，发动攻势不会再有人出面阻挡。可是要发起进攻，必须要联合起各路诸

侯，否则定败无疑。你再等一等。”卫侯马上向襄公表示感谢。过了几天，襄公派使者去请宋、鲁、陈、蔡四国的国君，共商进攻卫国，抓获惠公的事宜。四位国君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战书。战书说：

上天降祸给卫国，乱臣贼子泄和职违抗天意，斗胆废除卫王再立新王，致使卫王流落他乡至今已有七载。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因我们战事频繁，故未立即出兵。今日略有空闲，修书一封。望你们能反戈一击，再次跟随卫王鞍前马后，共同剿灭卫国之乱臣贼子。

下战书之时，正是周庄王八年的冬天。

随后齐襄王派出五百辆战车，亲自统领大军同卫侯朔先期赶到卫国边境。不久，其他四国的国君，也分别带兵赶到卫国边境。四路诸侯分别是：宋闵公捷、鲁庄公同、陈宣公杵臼、蔡哀侯献舞。卫国新立的国王听说五国的大军压境，马上与公子泄和公子职进行商议，派大夫宁跪向周国去告急。周庄王问各位大臣：“有谁能替我解卫国之急？”这时周公忌父、西虢公伯异口同声地说：“周王室自从攻打郑失利而失去威信之后，一直不能令行禁止。现在齐侯等鼠辈不去考虑我们与王姬的亲戚关系，竟然纠集了四国的兵力，以讨伐卫国废旧立新的名义，要进攻卫国。他们是名正言顺，必然士气高涨，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他俩刚一说完，站在左边一班人中最下面的一个挺身站了出来，大声说道：“二位看法不太正确！四个国家的兵力是强了一些，可是怎么能说名正言顺呢？”众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下士子突。这时周公忌父问：“诸侯丢了君位，其他诸侯帮助他复位，怎能说不是正义之战呢？”子突回答说：“黔牟称君之事，已经向国王禀告了，并得到应允。黔牟既然当上卫君，子朔必然要被废掉。您二位国公不以周王的命令为公理，却以让诸侯回国复位为借口，这一点子突我百思不得其解呀！”虢公回答说：“军事大事，须量力而行。现在周王室一蹶不振，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当初打郑国的时候，我们故去的先王曾亲自坐阵，并与将士们一同在疆场上拼杀，最后还是没有逃脱祝聃之手，倒在祝聃的箭下。时值今日，已经经过两代人了，还未能向他讨还血债。何况眼下是四个国家的兵力，超过郑国兵力的十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孤军前去援助卫国，岂不如同以卵击石，白白去送死。这样的打法，能鼓起士气吗？除了使我们的威信更加降低以外，还能有什么好处可言吗？”子突反问道：“大凡天下之事，公理战胜强力是常事，强力战胜公理是偶然之事。周王的命令，就是公理。短时间的强与弱是以力来决定，而千古百世的胜利靠的是理。如果没有公理在手却得了上风，而且没有一个人去追究公理，那么千古的是非标准从此颠倒了过来，天下将不再有真正的国王存在了！如此的话，诸公还有什么脸面再称为王朝的大臣呢？”虢公顿时无话可说了。周公这时问子突：“假如现在派兵去帮助卫国，你打算担任什么职务呢？”子突回答说：“发动进攻的命令，是由司马下达。子突我职务低，才能差，不敢胜任此职。如果没有人愿意做司马前去救援，我将不惜一死代司马前去发号施令。”周公又问：“你去救卫国能保证马到成功吗？”子突说：“我们现在出兵，是公理在手。如果文、武、宣、平的在天之灵，能主持公道，为我们祝福伐恶，四个国家能后悔而撤兵，这将是王室王室的福份。子突我不敢斗胆说必胜。”这时大夫富辰说：“子突的话句句在理，我看可以让他带兵前去。这样也可以使天下人知道我周王室还有能人存在。”周公听了富辰的话后，也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子突领兵前往救援。于是让宁跪先回卫国报信，周王的军队随后起行。

却说这周、虢二公，由于嫉妒子突，希望他失败，结果只拨给了二百辆战车。子突并不报怨，向周祖庙告别后便马上命令部队出发。此时，五国的军队已经攻到卫城城下，情况万分危急，而五国军队的进攻仍在继续。卫国的公子泄和公子职只好昼夜巡视，并经常眺望远方，希望救兵能尽快赶到。然而，子突所带的兵马由于兵微将寡，怎能阻挡了五国的虎狼之军呢？结果子突还没有安营扎寨，五国的军队便掩杀过来。真是如汤泼雪，二百辆战车一下子便被打个稀巴烂。子突这时悲叹道：“我奉王命而战死，会成为忠义之鬼的！”于是冲进敌群，勇杀数十人后，拔刀自刎于疆场。髯翁曾作诗赞叹子突说：

虽然只旅未成功，王命昭昭耳月中。

见义勇为真汉子，莫将成败论英雄。

此时，卫国守城的军士，听说周国军队已经大败，各自争先逃跑了。齐国的军队首先登上城墙，随后其他四国的士兵也上来了，便砸开了城门，让卫侯朔进城。而公子泄、公子职这时却同宁跪一起，带领着没有逃跑的零散亡兵，保护着黔牟向外出逃。正好碰上鲁国的军队，又是一通厮杀。宁跪抢先逃掉了，而三位公子全被生擒，宁跪逃出来后，自知无力救助三位公子，叹了口气，向秦国逃难去了。鲁侯生擒三位公子后，就把他们移交给了卫侯，卫侯朔不敢决定是留是杀，又献给了齐国。齐襄公命令刀斧手把泄、职二位公子斩了。由于公子黔牟是周王的女婿，与齐国又有连襟关系，因此赦免了他，并让他回了周国。然后，卫侯朔敲钟击鼓，宣布他重登侯位；并打开国库，把所藏的宝玉，全部送给了齐襄公。而襄公却说：“鲁侯抓住三个公子，功劳不浅！”便把卫侯送他的宝玉，拿出一半给了鲁侯。同时襄公又让卫侯另外拿出别的财宝，分别送给了宋、陈、蔡三国。此时正是周庄王九年。

却说齐襄公杀败子突，放了黔牟以后，担心周王派兵讨伐，就任命大夫连称作将军，管至父作副将，让他们带兵驻守葵邱，其目的是想封住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备不测。二位将军来见襄公说：“驻守是件苦差使，我们不敢推辞，只是问您什么时候结束呢？”说话时，襄公正在吃西瓜，便说道：“现在正是瓜熟的时候，到明年瓜熟的时候，一定派人去把你们换回来。”于是二将统兵来到葵邱驻扎，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有一天，守边的士兵买了一些西瓜要二将尝尝鲜。看到瓜，二将马上想起了去年襄王的“瓜熟之约”，便相商道：“现在正是应该换防的时候，主公为什么不派人来呢？”于是二将特地派他们的心腹前往国中去打听消息。打听后方知：齐侯在谷城和文姜寻欢作乐，已经有一个月没回来了。连称听后大为恼火地说：“王姬死了以后，我妹妹作了填房。可是这没有人道的昏君，不顾伦理，竟在外面日日狂淫无度，使我们在边陲受苦。我一定要杀了他！”于是连称对管至父说：“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管至父回答说：“今年瓜熟来替换我们，是主公亲口说的。可能是他忘了，我看不如前去请求换防。如果请求不准，军心必然群情激奋，这种情形对我们正好有利，此计怎样？”连称忙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派人向齐侯献瓜，并请求换防。襄公听后大怒：“替换不替换是我的决定，请求有屁用！再等瓜熟一次再说。”送瓜人把此话向连称作了汇报，气得他七窍生烟，便与管至父说道：“现在想要刺杀襄公，你有什么好的计谋吗？”至父回答说：“凡是要搞刺杀，一定要有内应，事情才能成功。公孙无知是公子夷仲年的儿子。先祖僖公因为是同母的缘故，非常宠爱仲年，也很喜欢无知。因而无知从小就在宫中长大，所穿的衣服不尽其数，同可以

继位的后嗣公子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自从襄公继位后，由于无知从小在宫中长大，曾经同襄公摔过跤，无知用脚一勾便把襄公重重地摔倒在地，为此，襄公刻骨铭心，始终不忘此事。有一天，无知又一次与大夫雍廩争吵，主公对无知的不谦虚大为恼怒，便严加痛斥并把无知的官职降了几级。对此，无知记恨在心里已经很久了。每每想要对襄公下手，只是苦于没有帮手。现在我们不如秘密地与无知串联一下，让他作内应，来个里应外合。这事一定会成功的。”连称又问：“什么时候动手为好？”管至父说：“襄公生性喜欢打仗，也好打猎。这恰好猛虎离穴后，是最易制服的时候。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定要事先探听好他外出的准确时间，这样才能万无一失。”连称忙说：“我妹妹在宫中已经失宠，也非常恨他。我们派人去告诉无知，让他与我妹妹好好商量一下，一旦听到襄公外出的准确时间，让他们派人连夜赶来报信。这样就不会误事了。”于是连称又修书一封，派心腹秘密送给无知。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公孙无知：您过去一直受到先祖的宠爱，如同亲儿子一般。现在平白无故被削官几级，就是过路的人也对此事感到气愤。且这昏君狂淫成性，一天比一天厉害，致使政令朝定夕改，反复无常。我等驻守葵邱已经一年有余，他答应今年瓜熟时派人来替换我们，现在又变了卦。三军将士，无不愤恨至极。如果您看准时机，我等愿效犬马之劳，竭力拥戴您。我妹妹在宫中因失宠也有一肚子的怨恨。老天爷会助您作为内应。望您斟酌，莫失良机！

公孙无知看了信后非常高兴，马上回信说：

老天爷也恨乱伦狂淫之人。衷心感谢将军的信赖。对您一番良言，无知深为感动，总有一天会报答您的。内应之事请放心，届时定会及时告知。

无知偷偷派他的女仆去告诉连称之妹连妃，而且让她看了连称的亲笔信，无知还告诉连妃：“一旦事成之日，一定立您为国夫人。”连妃满口答应了此事。

到了周庄公十一年十月，时隆到冬。齐襄公知道姑棼的野外有一座贝邱山，山上是飞禽走兽的棲栖之地，是个打猎的好地方。于是事先通知仆人费等准备好车马随从，打算于下个月去贝邱山打猎。连妃马上派宫中的人给无知送信。无知又派人连夜给葵邱送信，告诉连、管二位将军，约定好十一月上旬动手。连称得知这个消息后，问管至父：“主上到外面去打猎，国内空虚，我们带兵杀回都城，扶公孙无知登位，你看怎么样？”管至父回答说：“襄公与邻国的关系很好，他要是搬来援兵，我们打得了他们吗？不如在姑棼埋下伏兵，先把这昏君杀掉，然后再拥戴公孙登位。只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在葵邱的守边将士，由于在外的时间太久，没一个不想家的。连称秘密地发出命令，备好干粮，前往贝邱山作战，将士们无不拍手称快。

再说齐襄公在十一月初一那天，果然驾车到贝邱山打猎去了。只带了力士石之纷如和宠臣孟阳等一班人，带着鹰牵着猎狗，没让一个大臣跟着。他们一行人先来到姑棼，那里原来建了一座专供国君外出临时居住的离宫。他们在那里玩了整整一天。当地居民献酒献肉，襄公畅饮一番。天色已经很晚，只好在此留宿。第二天，他们一行人驾车前往贝邱山。走到半路，见有一处有着茂密树林，藤萝叠架的地方，襄公停下车，到了一个高土丘上，下令放火烧林，然后把这一处包围起来进行射猎，同时把鹰犬也都放了出去。风大

火猛，狐狸、兔子等小动物被火烤得四处乱窜。突然窜出一头像没长角的牛、没花纹的虎一般大小的猪来，逃离火场，直奔高土丘而来，到了眼前便卧在襄公他们所乘的车前面。此时众人都忙着奔跑射击，只有孟阳一人站在襄公的旁边。襄公看了下孟阳说：“你替我射死这只大猪。”孟阳睁大眼睛看去，大声惊呼：“不是猪，是公子彭生呀！”襄公恼怒地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呢？”便夺过孟阳的弓，亲自向那大猪射箭，可是连射三发都没射中。这时那大猪站了起来，两个前蹄像人双手一样拱起，模仿人向前走路，并放声大叫，声音悲惨难听。吓得襄公毛骨悚然，一下子从车上倒栽下来，把左脚摔伤了，还把一只带有丝纹的鞋脱掉了，那大猪奔过来把鞋叼了起来，一转身便不知去了什么地方。髯翁曾作诗说：

鲁桓昔日死车中，今日车中遇鬼雄。

枉杀彭生应化厉，诸儿空自引雕弓。

这时仆人费与其他随从人员一起奔过来，把襄公扶到车上，让他躺在里面，同时传令下去，停止打猎，返回姑棼的离宫去过夜。襄公在回到离宫以后，感到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当打更人打过二更时，襄公由于左脚疼痛难忍，不能入睡，便对孟阳说：“你扶着我慢慢地走几步。”白天从车上摔下来时，因为惊吓竟不知有一只鞋丢了，现在才发现。他让仆人费去找回来，仆人费说：“鞋让大猪叼去了。”襄公听到这话后，非常生气，愤怒地说：“你既然是跟我出来，为什么不看一看我脚上是否都穿着鞋？如果当真是被叼去，当时为什么不说不呢？”说完之后便拿起皮鞭，向费的背部抽去，一直抽到血流满地为止。仆人费被抽打一顿后，含泪走出门去，正巧遇上带着几个人来打听消息的连称。于是连称一伙人就把仆人费捆了起来，问他：“没人道的昏君现在在什么地方？”费说：“在卧室里”。连称又问：“已经睡着了吗？”费回答：“还没有睡着。”连称举刀要砍费，费忙说：“不要杀我，我先进去，为你们侦察一下。”连称信不过他。费说：“我刚被他用鞭子抽了一顿，也想杀这个家伙呀。”然后脱下上衣让连称看他的后背。连称看到费的后背血肉模糊，才相信了他说的话，便为费松了绳子，要他作内应。紧接着派人去叫管至父，让他带众将士马上来到离宫，准备杀进去。

仆人费被连称放了之后，转身进去了，正好碰上了石之纷如，便把连称要叛乱之事告诉了他。然后又跑到卧室，把这消息告诉了襄公。襄公听后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仆人费说：“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能让一个人装作主公，躺在床上，主公藏在窗后，叛乱者仓卒来杀，不辨真假，这样做或许能逃脱。”孟阳说：“下臣受襄公之恩，终生难报，愿意以身相报，不怕被杀。”随即孟阳便躺在床上，脸向床里，襄公自己解下锦龙袍给他盖在了身上，襄公自己藏到了窗户外面的下边后问仆人费：“你怎么办呢？”费回答说：“我将与纷如一起去抗敌。”襄公问：“后背不疼吗？”费回答：“下臣死都不怕，还怕这疼吗？”襄公感慨道：“真是个好忠臣啊！”随后，仆人费命令石之纷如带领众人守住中门，他自己独身提着快刀，装作迎接贼敌，去刺连称。

这时众人已经攻进了大门，连称一马当先，握剑开路。管至父则在门外设防，以防有变。仆人费见连称来势凶猛，势不可挡，没有时间容他向连称解释，只好上前一步，举刀向连称刺去。他哪里知道，连称身披重甲，刀根本刺不透。这时连称却一剑劈过去，砍掉了仆人费的两个手指，又添一剑，劈下费的半个脑袋，费顿时死于门内。石之纷如又握着矛来战，约战十来个

回合，连称且战且进，纷如却步步后退，一步没踩上台阶，被连称一剑砍倒了。连称闯进了卧室，此时仆从们早已逃之夭夭。在团团的花帐之中，躺着一个人，身上还盖着锦龙袍。连称手起剑落，躺着的人便头离枕头，举起烛火一照，年龄很小，还没长胡须。连称说：“这人不是昏君。”马上派人在房中搜索，没见人影。连称自己举着蜡烛四处照着看，忽然发现窗槛的下面，有一只带有丝纹的鞋露在外面，便知有人藏在窗后，可不知是谁。连称推开窗子一看，只见那昏君因为脚疼，蹲成了一堆，有一只鞋还穿在脚上。连称刚才看见的那只鞋，白天已被大猪叨了去，现在不知为什么会在槛下，这分明是屈死的冤鬼干的。连称发现是诸儿，就像抓小鸡一般，一把便把襄公捧到房内地上，大声骂道：“你这没有人道的昏君！你连年征战，祸国祸民，这是不仁；违背父命，疏远公孙无知，这是不孝；兄妹乱淫，违反伦理，这是非礼；不想着边陲的将士，到时不派人替换，这是言而无信；仁孝礼信，你四种德行全没有，还是个人吗？我今天要为鲁桓公报仇！”说完便把襄公砍成几段，用床单把尸体包了起来，和孟阳一起埋在了窗下。襄公在位只有五年。当史官评论起此事时说，对襄公和大臣疏远，和石之纷如、孟阳、仆人费等小人亲昵，平时经常给这些人一些好处，因此，这些人虽然视死如归，也不能把他们看作忠臣义士，决不能为他们树牌立传。对连称、管至父二人，只因在边陲时间太久，没有人替换就犯上作乱，篡杀君主的事，应该看作是襄公恶贯满盈，借他二人之手除掉而已。彭生在临刑前曾大声疾呼：“我死后变成鬼，也一定要你的命！”至于大猪显形，决非偶然之事。髯翁曾作诗纪念费、石之死。诗中写道：

捐生殉主是忠贞，费石千秋无令名！

假使从昏称死节，飞廉崇虎亦堪旌。

也为齐襄公作诗一首：

方张恶焰君侯死，将熄凶威大豕狂。

恶贯满盈无不毙，劝人作善莫商量。

连称、管至父重新整理部队后，率兵直奔齐国。公孙无知事先已经聚集了一些他所信任的将士，听说襄公被杀的消息后，马上带兵前去开城门，把连、管及其部队接进城。二将嘱咐他说：“我们听从已故的先君僖公的遗言，立你公孙无知为君。”无知也言而有信，把连妃立为国夫人，让连称作正卿官职，称为国舅，管至父作亚卿。原来的各位大夫心里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按无知的意图排列。只有雍廩向无知再三叩头，对当年与他争吵之事表示谢罪，而且非常恭顺。无知对他宽大为怀，让他还作大夫。对高国借有病为名不来朝见之事，无知也不怪罪或罢官。至父奉劝无知悬榜招贤，以此提高声望，无知接受了他的奉劝。于是管至父便向无知推荐他的同族的后代管夷吾，无知马上派人去请管夷吾。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前面说到无知派人去请管夷吾。这个管夷吾，字仲。长得身体魁梧，很有男子汉的风度，且博古通今，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济世匡时的谋略。同鲍叔牙一起经商，在最后分钱时，夷吾总是多拿一倍的钱，鲍叔牙的人个个心怀不平，而鲍叔牙说：“管仲不是个贪财的小人，只因家中贫寒。我心甘情愿让他多拿。”他们又曾带兵出征，每次打仗时，管仲总是在后面的队伍里；而到返回故土时，他又总是跑到前面。对此，很多人都耻笑管仲胆小。鲍叔却说：“他有老母在家，活着是为了能回去侍候老母，怎么能说胆小呢？”管仲多次同鲍叔牙商量过事，可总是考虑自己的时候为多。鲍叔牙对此又说：“人本来会有祸福伴随。假使管仲要是遇到什么事时，由于他精于算计，一定会万无一失的。”夷吾听到这话后，感慨地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为此俩人结成生死之交。

当时襄公诸儿才刚刚继位，膝下有二子。长子叫纠，是鲁国的女人所生；次子叫小白，是莒女所生。尽管不是正妻所生，可都已成人，到了找教师辅导他们的年龄了。管夷吾对鲍叔牙说：“君主有两个儿子，将来接君位的不是纠就是小白。我同你分别给他们两人当教师，等到了继位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推荐。”鲍叔牙觉得此话有理。于是管夷吾和召忽一起做了公子纠的老师，叔牙作了公子小白的老师。由于襄公想要接文姜到鲁与他寻欢作乐，鲍叔牙对小白说：“一国之君因为淫乱而被四处传闻，这样做实在是让国人耻笑。如果马上停止，不再来往，还可掩饰一下；如果继续来往，就会像决了堤的水，必将成灾。你一定要向主公进谏，好好劝一劝他。”小白果然去劝襄公：“鲁侯的死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闲言碎语，男女有别，您不能不注意啊。”襄公听后勃然大怒：“小毛孩子哪来这么多话！”说完用脚就踢小白。小白没有办法，只好退出。鲍叔牙又说：“我听说：‘凡是乱淫的人必遭横祸。’你和我应当到别的国去，以防不测，并可以等待时机以图大业。”小白问道：“您说应该去哪国呢？”鲍叔牙说：“大国往往喜怒无常，我看不如到莒国去。莒国是个小国，自然不敢慢待我们；况且离齐国近，早晚都可回来。”小白说：“好，就这么办。”于是他们跑到了莒国。襄公听说后，也没有追究，任他们去了。等到公孙无知篡位后，派人来请管夷吾时，夷吾说：“这帮人刀已架在脖子上了，还想连累别人吗？”便与召忽商量，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文姜在鲁国，让纠到鲁国去。鲁庄公让他住在生窦，按时供他吃喝。

鲁庄公十二年的二月，正值春天，齐国的公孙无知改换了国号，所有的大小官员们都来向无知庆贺，众人见连称、管至父二人竟然居群臣首位，心里都不服气。雍廩知道众人不服，于是编了个谎言，说：“有个从鲁国来的客人，从他嘴里听到‘公子纠要借鲁国的军队来进攻齐国’。各位不知听说此事没有？”众官同声答道：“没听说。”雍廩没有再说下去。等朝见完后，众官员都来到了雍廩的家里，打听公子纠进攻齐国的详细情况。雍廩说：“各位对这事都怎么看？”东郭牙说：“先君襄公虽然没有人道，可他的儿子有什么罪？我们天天盼望他能回来。”众人之中竟有因此而流泪的。雍廩说：“廩当初对无知卑躬屈膝，难道说我真是没有人心而迎合讨好他吗？实际上我正是要委曲求全，图谋大业。各位若是能够帮一下忙，共同铲除犯上作乱弑君篡位的坏蛋，扶佐原君主的儿子登位，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对大家有益

吗？难道不是件正义之举吗？”东郭牙问雍廩有什么计谋，雍廩说：“我国的高敬仲是位世代做官、德高望重的人。连、管两个叛逆者，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却居我们百官之首，敬仲对他们也恨之入骨。如果敬仲能设下酒宴，去请二贼，他们必然高高兴兴地前去赴宴。我去对公孙无知说公子纠要派兵讨伐齐国。而那无知是个愚笨无勇的家伙，乘他惊慌失措之时，我就突然出刀向他刺去，有谁敢去救他呢？然后点火为号，你们在高家就关门杀两个叛逆者，定会易如反掌。”东郭牙说：“敬仲虽然疾恶如仇，可是为了国家做出这样降低身价的事，不知他是否同意。我看不能勉强。只让他设宴发请柬和请来他们便罢，其他事我一人承担。”于是去告诉高傒，高傒马上答应了。立即让东郭牙去连、管两家去表示高傒要宴请他们的意图。事情非常顺利，他们都按时到了高府。高傒举杯说道：“我们的先君在行为上失德之处很多，老夫我每日都为国家的沉浮担忧。今天幸亏二位帮助立了新君，使老夫也可静守祖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因病不能去朝见新君主，今天庆幸贱体稍微有所好转，略备薄酒，用以报答二位能使我静守祖庙以及保证子孙后代安宁的恩德。”连称与管至父推让了半天。高傒告诉下人把外面大门关上：“今日喝酒，不尽欢决不罢休。”却偷偷告诉下人：“决不能走露任何消息，也不要来报什么消息，只等城中出现烟火，再来报告。”

再说雍廩怀里藏着匕首去敲宫门，要面见无知。见了无知后，雍廩上奏说：“公子纠率领鲁国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望你快想办法，拿出个应急措施来。”无知问：“国舅到哪儿去了？”雍廩回答：“国舅与管大夫到郊外喝酒还没回来。各位官员都聚集在朝中，就等您去议事。”无知听了他的话进了朝堂，刚一落座，众官员一拥而上，雍廩从后刺了一刀，鲜血马上流到座上，无知顿时断了气。无知当国君，总计才一个月多一点。真可怜啊！连夫人听说有变，在宫中也自刎了。史官作诗说道：

只因无宠间襄公，谁料无知宠不终。

一月夫人三尺帛，何如寂寞守空宫。

当时雍廩让人在朝堂外面点起一堆火来，浓烟直冲九霄。高傒此时正在频频劝酒，突然传来敲门声，而且大声喊道：“外面起火了。”高傒马上站起来，向里屋走去。弄得连称和管至父二人莫名其妙，正要问个明白，突然走廊四处埋伏的士兵杀出来，一下子把连、管二人砍成几段。他们虽然也带了仆人，无奈身无寸铁，也都一同毙命。雍廩和各位官员这时陆续来到高府。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挖出连、管二人的心肝，用以祭奠襄公。立刻派人到姑棼的离宫，取回襄公的尸体，重新装殓出殡发丧。同时派人去鲁国接公子纠回国做君主。

鲁庄公听说这事非常高兴，打算让公子纠带兵去齐国。施伯劝道：“齐、鲁两国，一强一弱。齐国现在没有君主，对我鲁国是很利的。先不要轻易出兵，静静地观察一下有什么变化。”庄公一时拿不定主意了。这个时候，文姜由于其兄襄公被杀，从祝邱回到鲁国后，天天劝她儿子庄公派兵去攻打齐国，以讨伐无知的杀君之罪，为她哥哥报仇。等到听说无知被杀，齐国使者来迎公子纠回国时，她真不胜欢喜。她拿定主意要帮助公子纠，就催促庄公速速启程。庄公受母命所迫，无可奈何，只好不听施伯的奉劝，亲自带领三百辆战车，让曹沫做大将，秦子和梁子为左右护从，护送公子纠回国。管夷吾对鲁侯说道：“公子小白现在莒国，从莒国到齐国比从鲁国到齐国近多了。如果公子小白先回国，这主人客人的地位就确定了。望您能借我些好马，我

先去阻击公子小白。”鲁侯说：“要多少人马？”夷吾说：“三十辆车足够了。”

公子小白听说国内没了君主后，便与鲍叔牙商议，向莒子借战车一百辆，护送他回国。而此时管夷吾正带兵昼夜兼程，追赶莒国的一行车马。来到即墨时，听说莒国的人马已经过去，便又在后面紧追。管仲所带的车马又跑了三十里时，正遇上莒国的兵马停车吃饭。管夷吾看到小白端正地坐在车中，就上前鞠躬并问他：“公子一向可好，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小白说：“打算回国为父亲奔丧。”管夷吾说：“公子纠是长子，按理应该是奔丧的主人；公子您应该在后，不该这般辛苦。”鲍叔牙说：“管仲你请退到一旁，现在各为其主，不必多说。”夷吾看到周围的莒兵个个怒目圆睁，大有拼杀的架势。他恐怕立即动手会寡不敌众，便装作唯唯诺诺地退到了后面。突然弯弓搭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小白就是一箭。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鲍叔牙急忙过来抢救，随从们大叫：“不好了！”然后一起痛哭起来。管夷吾带领那三十辆战车乘乱飞马加鞭地跑掉了。夷吾在路上自语道：“子纠有福气，命该做君主啊！”回来后向鲁侯作了汇报，并与公子纠举杯相庆。此时鲁国军队因射死了小白，不再有人同子纠争位，因而他们放心大胆地缓慢前进。所过之处，献酒必喝，献饭必吃。然而有谁能够想到，夷吾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脖子上系带的带钩。小白担心夷吾再补一箭，一时生智，咬破舌尖喷出一口血假装倒下了。他这一招竟连鲍叔牙也被骗住了。鲍叔牙看看小白没什么事，忙说：“管夷吾虽然跑了，很有可能再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加快速度。”说完让小白换了服装，坐上轻便车，抄小路快速行驶。快到临淄时，鲍叔牙单独一辆车先进了城，拜见各位大夫，对小白的贤才大加赞扬一番。大夫们说：“子纠也快到了，怎么安排他呢？”鲍叔牙说：“齐国接连弑杀了两个君主，没有雄才大略者决不可能使国家安定下来。何况去迎接子纠而小白却先到了，这实属天意！鲁国送子纠回国，为的是来日得到重重的报答。过去宋国让子突作了君主，宋国所要的东西没完没了，致使两国打了数年的仗。现在我国多灾多难，能够经得起鲁国的索取吗？”大夫们说：“如此说来，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谢绝人家鲁国呢？”叔牙说：“我们已经有了君主，他们会自动回去的。”大夫隰朋和东郭牙齐声说道：“叔牙说的话完全正确。”于是众人欢迎小白入城登位，称为桓公。髯翁对射钓一事单独作诗一首：

鲁公欢喜莒人愁，谁道区区中带钩？

但看一时权变处，便知有智合诸侯。

鲍叔牙说道：“鲁国的军队还没来到，必须想办法阻止住他们。”便派仲孙湫前去迎接鲁庄公，当面告他齐国已经有了君主。庄公听说小白没死，恼怒地说：“长子继位才对，小儿子怎么能称君呢？我决不能让三军将士就这样撤回去。”仲孙湫回来作了汇报。齐桓公问：“鲁国军队不回去，我们怎么办？”鲍叔牙说：“我们用军队去阻挡他们。”于是让王子成父为右路将军，宁越为副将；东郭牙为左路将军，仲孙湫为副将；鲍叔牙奉齐桓公之命为中路将军，雍廩为先锋官。战车共五百辆。分配完毕后，东郭牙提出建议：“鲁侯考虑到我们有准备，决不会长驱直入杀进齐国。乾时这个地方水草有的是，驻扎军队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设下埋伏等着他们进去，然后乘其不备，一定会击败他们的。”鲍叔牙说：“好主意。”于是就让宁越、仲孙湫各率自己的部队，分别埋伏好；让王子成父、东郭牙从别的地方去抄鲁军的后路；

雍廩负责正面挑战诱敌深入。

鲁国的军队到了乾时这地方时，管夷吾提出建议：“小白刚刚登位，人心未定，我们应该乘此时机马上发动进攻，以防夜长梦多。”庄公说：“如你所说，小白早已被射死了。”于是下令先在乾时安营扎寨。鲁侯的营地在前面，子纠的营地在后面，两营相去二十里路。转天早晨，探子来报：“齐军已经赶到，先锋官雍廩正在挑战。”鲁庄公说：“先攻破齐国军队，齐国城内必然会害怕的。”于是带着秦子和梁子乘着战车到了阵前，大骂雍廩说：“你开始密谋杀叛逆者时有求于我。今日又改变意图，信义都到哪去了？”取弓要射雍廩。雍廩假作羞愧的样子，回头就跑。庄公立即派曹沫去追杀。雍廩掉转战车，与他战了几个回合又向后退逃。曹沫急追不放，拿出全身的力气，握着画戟追了上来，却一下子被鲍叔牙的将士们团团围住。曹沫陷入重围，只好左拼右杀，身上中了两箭后才得以冲出包围圈。

鲁国的二将秦子和梁子怕曹沫有所闪失，正打算去接应，忽然听到左右两边炮声隆隆，顿时宁越、仲孙湫的两路伏兵冲杀出来，鲍叔牙带领中军像一堵厚厚的墙一样，从前面向鲁军逼进。三面受敌，鲁军立刻溃不成军，四处逃窜。这时，鲍叔牙传令：“谁能抓住鲁侯，就赏给谁万家的封地。”齐军中立刻喊声四起。秦子急忙拔下鲁侯的绣字黄旗，扔到了地上。梁子则拾起旗插到了自己的车上。秦子问他要干什么，梁子说：“我要以此来迷惑齐军，使他们上当。”鲁侯见危在旦夕，慌忙跳下战车，乘上一辆小型轻便的马车，换上便衣逃跑了。秦子则紧紧地跟在后，帮庄公杀出了重围。宁越看见绣旗，立在车道的下边，而且有重兵把守，他认定旗下是鲁庄公。这时梁子去了盔甲，露出脸来说：“我是鲁国的将军，我们君主已经离这很远了。”鲍叔牙知道齐军已获全胜，便下令收兵。仲孙湫献上了缴获的战车，宁越献上梁子，齐侯命令就地斩首。由于王子成父和东郭牙两路还没有消息，齐侯就把宁越、仲孙湫留在乾时，让他们带一部分兵马接应王子成父和东郭牙他们。大军则凯旋回国。

管夷吾等人是负责武器装备的，留在了后营，听到前营战败的消息后，便让召忽同子纠一起来守营，他带兵车要去接应，正好鲁庄公逃回来，这时曹沫也在杀出重围后带着残兵败将来到这里。统计一下兵马后发现，已经损失了百分之七十。夷吾说：“部队的士气已没有了，此地不可久留。”于是连夜拔营而起向后撤退。走了没到两天，忽然看见有战车挡路，众人一看，原来是抄鲁军后路的王子成父和东郭牙的兵马。曹沫举起画戟高喊：“主公快跑，我与他们拼了！”又对秦子说：“你帮我一起来战齐军。”于是秦子同王子成父厮杀，曹沫同东郭牙战在一起。利用这时间管夷吾急忙保着鲁庄公，召忽保着公子纠，夺路而逃。有一个穿红袍的小将急追鲁侯，鲁侯一箭射出，正中前额。又一个穿白袍的追上来，庄公也把他射倒了。这样齐兵才稍微放慢了追赶的速度。此时管仲让鲁兵把他们的武器、盔甲、战马等，沿路丢下，让齐军士兵去抢，这样才得以逃脱。曹沫的胳膊挨了两刀，仍刺杀齐兵无数，最后逃出了包围圈。秦子则战死疆场。史官评论鲁庄公的乾时大败说，这实在是他自找苦吃，有一首诗写道：

子纠本是仇人胤，何必勤兵往纳之？

若念深仇天不戴，助纠不若助无知。

鲁庄公等人脱离了险境后，好像漏网之鱼，急急奔跑。隰朋和东郭牙这时从后面又追来了，一直追过汶水河，抢占了鲁国汶阳的土地，并派人留守在这

里，才带兵回去，鲁国人由于战败了，也不敢说什么。

再说齐桓公小白早晨上朝，众官员都来祝贺。鲍叔牙说道：“子纠现还在鲁国，有管夷吾和召忽辅佐着，鲁国又帮助他，子纠这块心病还在，还不能祝贺呀。”齐侯小白说：“那怎么办呢？”鲍叔牙说：“乾时一战，鲁国上下都胆怯了。我想应当再带三军人马，直逼鲁国边境，让鲁国交出公子纠。鲁国必因大军压境而听我们的吩咐。”齐侯马上说：“好，我让全国人都听从您的命令。”鲍叔牙检阅了三军后，带着大军直奔汶阳，重新划定国界。并派公孙隰朋去给鲁侯送信。信中说：

齐国大臣鲍叔牙，百拜鲁国的贤侯殿下：家无二主，国无二君。我齐国君主已接受了祖庙的承诺，登位称君了。公子纠想要争夺王位，这是不和睦的表现。我君主看在手足之情的份上，不忍杀戮，愿借贵国之手予以处置。对管仲、召忽，为报我君主之仇，也请在太庙前处置他们。隰朋走之前，鲍叔牙嘱咐他说：“管夷吾是天下奇才，把我的话直接说给鲁侯，鲁侯定会重用而免他死罪。”隰朋说：“如果鲁国偏要杀他怎么办？”鲍叔说：“你只要提起射钩的事，鲁侯一定会相信他。”隰朋点头而去。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隰朋到了鲁国，见到了鲁侯。鲁侯看了鲍叔牙的信后，马上叫来施伯商量对策。鲁侯说：“过去我没听您的话，以致兵败如山倒。现在涉及到是杀子纠还是留子纠的问题，您看哪一方利多呢？”施伯说：“小白刚刚登位，就善于用人，使我们在乾时大败。从这一点看，子纠绝对比不上小白。何况现在大军压境，不如杀了子纠，也好讲和。”这个时候，公子纠、管夷吾、召忽都在生窦，鲁庄公派公子偃带兵前去袭击他们，杀了公子纠，把召忽和管仲抓回鲁国城内。当要把他们装入囚车时，召忽突然仰天大哭起来，并且哭诉着：“作为儿子为孝而死，作为臣子为忠而死，必须分清啊！我将同子纠一同到阴间去，也绝不能受这囚禁之辱。”然后用头撞向大殿的柱子而死。管夷吾则说：“自古以来，为了君主有死臣也有生臣。我要活着进齐国，去为子纠申冤。”说完跳进囚车中去。施伯私下里对鲁庄公说：“我看这个管子的表情，好像会有人救他，肯定不会死。这人是位天下奇才，如果大难不死，必然对齐国大有用处，使齐称霸天下。鲁国从此也必然要受到威胁。依我看，您不如向齐请求一下，让他活下来。管子不死，肯定要感谢我们的恩德，而这对我国是很有用的，齐国也不会多考虑的。”庄公说：“齐国君主所仇恨的人，我们却要让他活着留下来，我看现在杀了子纠也未必能保全他，因为齐国国君的这口气还没全出啊！”施伯又说：“您如果认为此人不可利用，倒不如把他杀掉，把尸体交给齐。”庄公回答：“对，这样做最好。”这个时候，公孙隰朋听说要杀管夷吾的决定，马上跑到鲁国的朝庭来见庄公，他对庄公说：“夷吾射我国君带钩的事，我国国君恨之入骨，想要亲手杀他以解心头之恨。你们如果送去个尸首，还不如不杀好。”庄公相信了他的话，便继续用囚车囚着管夷吾，连同已经用匣子装上封好的子纠和召忽的头颅一起交给了隰朋。隰朋向鲁侯道谢后便回去了。

在路上，被囚在车中的管夷吾已经知道了鲍叔牙的计谋，可是又担心道：“施伯是个很狡猾的家伙。虽然说我被他们放了，可是一旦反悔，派人追来，我的小命算交代了。”借助此景此情，心生一计，编词一首，词名为《黄鹄》。他在囚车上教押车的人学唱。词是这样写的：

黄鹄黄鹄，戢其翼，絜其足，不飞不鸣兮笼中伏。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蹐！丁阳九兮逢百六。引颈长呼兮，继之以哭！黄鹄黄鹄，天生汝翼兮能飞，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网罗兮谁与赎？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嗟彼弋人兮，徒旁观而踟蹰！

押解人学会这首词后，边走边唱，倒是乐而忘倦。车马奔驰，没出一两天便出了鲁国边境。这时鲁庄公果然后悔，马上派公子偃去追赶，没有追上只好回去了。夷吾仰望天空，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说道：“今天是我的再生之日啊！”一行车马来到堂阜时，鲍叔牙已经等候在那里。见到夷吾后，真是如获至宝，马上迎车马进公馆，说道：“管仲，幸亏你没有出事啊！”立即命令砍破囚车，放出管仲。夷吾说：“如果不是按您的旨意办，是绝对脱不了身的。”鲍叔牙说：“既然没有受伤，我们马上动身回去，向君主推荐你。”夷吾说道：“我与召忽一同辅佐子纠，现在既没有让他登位，我又没有为他而去捐躯。作为一个臣子，本身已失大节，何况现在要我反而去为仇人服务？召忽在天之灵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在九泉之下耻笑我！”鲍叔牙说：“‘凡

是要成大事业的人，决不能顾忌小的耻辱；要立大功的人，决不能拘于小节。’你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齐国现在的君主有远大的抱负，如果你能辅佐他，治理好齐国，称霸各国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定会功盖天下，在诸侯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相比之下，谁还为个人的所谓气节而死，还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呢？”夷吾听后便不再言语了。于是给他松了绑，让他先留在堂阜。鲍叔牙便回到临淄去见齐桓公。要先吊唁而后祝贺。桓公问：“吊唁什么呢？”鲍叔牙说：“子纠啊，君主的兄长。君主能为国家的利益而大义灭亲，这是不得已之事，身为下官怎敢不吊唁呢？”桓公又问：“尽管如此，您又向我祝贺什么呢？”鲍叔牙又回答：“管子是位天下奇才，召忽是决不能与他相比的。下官已经把他活着弄到手了。君主得了个德才兼备的丞相，我怎敢不祝贺呢？”桓公却说：“夷吾曾向我射了一箭，打算致我于死地，现在此箭还在。我一想起此事，就恨不得吃他的肉，扒他的皮，怎么能再重用他呢？”鲍叔牙说：“为哪个君主当臣子，就要为哪个君主服务。射您的时候，他只认子纠而不认您。现在您要是启用了他，他会为您去射天下，岂只是一人之钩哉？”桓公说：“我先听您的，赦免了他吧。”鲍叔牙于是去堂阜把管仲接到自己家中，每日谈天说地。

再说齐桓公对帮他登位的高傒等人，均加官进级，给更多的田产土地。打算让鲍叔牙作上卿，主持国家政务，鲍叔牙说：“您给我加官进职，没有忘记我，这是您的恩赐啊！至于治理国家，却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桓公说：“我很了解您，您别推辞了。”鲍叔牙回答说：“您所了解我的地方，只是我尽了下官的能力，小心侍候、遵循礼节和法律而已。这些是下官的应尽职责，可我确实不是个能治理国家的人啊。要想成为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是个国内能安顿好百姓，对外能拢络住周围国家，为王室的稳固建立功勋，他的恩惠能遍及所有诸侯，从而使国家能像泰山一样安稳，君主能享受无尽的快乐和幸福，功垂千古，万世流芳的人物。对于担任这个要职的人，只有天下奇才方可，我怎么能胜任呢？”桓公听了这番话，不觉心动，推心置腹地问道：“依您的话来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呢？”鲍叔牙说：“您如果不想找这种人便罢，要想找他，管夷吾便是这种人。我有五个方面不如他：对待百姓宽宏大量，为百姓谋求幸福方面，我不行；治理国家，时刻不忘手中的权力方面，我不行；与老百姓讲求信义并以诚相待方面，我不行；制定一些可使周围国家都尊敬而又切实可行的各种礼节方面，我不行；身在军营，手执鼓槌使百姓为您勇猛冲杀决不后退方面，我也不行。”桓公听罢说道：“既然如此，您把他找来，我就请教请教他。”鲍叔牙回答：“我听说：‘贱不能临贵，贫不能役富，疏不能制亲。’您要是想重用夷吾，必须让他作丞相，让他有丰厚的收入，并且以对待父辈兄长的隆重礼节迎接他，这样他才可真心为您服务。作为丞相，是仅次于君主的第二把交椅。丞相召见任何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丞相轻视看不起的人，君主也必然如此。现在我们对待非常之人，必须使用非常之礼，望您能占卜好日子到郊外去隆重地迎接他。周围各国听说您如此尊重有才的人士却又不计较个人的私仇，谁还不考虑考虑将如何为您效力呢？”桓公说：“我就按您的话去办。”于是命令太卜选择好良辰吉日，安排好到郊外去迎接管仲。鲍叔牙回去后就把管夷吾又送回到郊外的公馆去住。到了那一天，管仲三次洗澡三次祭祀，穿袍戴冠，手握晋见君主时应该拿的笏板，俨然是一副上大夫的派头。桓公这时亲自带着迎接他的人马到了郊外，并与他一起乘车回到朝中。百姓们争相观看，

热闹非凡。人们对桓公亲自来接，而且所迎接的人又是险些让自己丧命的仇人这一举动，个个都惊讶不已。史官对此事作诗写道：

争贺君侯得相臣，谁知即是槛中人，
只因此日捐私忿，四海欣然号霸君。

管夷吾到了朝堂后，叩头谢罪。桓公亲手扶起他，赐给他座位。夷吾说：“我是个被俘该死之人。承蒙您开恩，赦我不死。实在是三生有幸！我怎么还敢在您面前就坐，接受如此礼遇呢？”桓公说：“我有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坐下来，我才能开口。”夷吾于是再次叩头后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桓公这才说：“齐国是个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国。过去齐僖公在世时，威震诸侯，号称小霸。从齐襄公登位以后，政令无常，朝令夕改，齐国的形势急转之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我现在做了国君，可国内人心不定，形势非常糟糕。我想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一下修改，重新制定出一套利国利民而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法令来，进行颁布。你觉得我的想法怎样？又应该怎么做呢？”夷吾回答：“礼、义、廉、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这四个方面不宏扬，国家走下坡路或灭亡都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君主想要制定国家新的政令，必须对臣民重新进行上述四方面的教育。只有这样，才有了立国之本，才能立法如山，才能令行禁止，国家也才可能重振其威。”桓公问：“怎样才能重新使臣民接受呢？”夷吾回答：“要臣民接受，必须先爱护他们，然后他们才愿意照此行事。”桓公问：“怎样才能爱护臣民？”夷吾回答：“国君治理好国家，族长治理好家族，人们有事都互相帮助，国君使用臣民要合理付酬，这样臣民之间，百姓之间才能有亲切感。对过去的犯人要尽量赦免，整修祖庙，使成不起家的人成家，这样人口的数量才能增加。对刑法和处罚要慎而又慎，要少征官税，阻止横征暴敛，这样百姓才能富庶。在卿这一阶层建立推荐有才德人士的制度，让他们去教国人怎样知书达礼，这样百姓才会懂得上下长幼的礼节。国家颁布法令后不要轻易改动，老百姓才能相信朝廷。——这就是爱护臣民之道。”桓公问：“爱护臣民之道要是行得通，那么让百姓安定之道又怎样呢？”夷吾回答：“读书人、种田人、工匠和商人称为四民。读书人后代也是读书人，种田人后代也是种田人，工匠和商人的后代也是工匠和商人，这是惯例，他们都习惯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要强迫他们改行。这样就能使百姓们的生活安定。”桓公问：“百姓能安定下来，兵器不够用，那又怎么办呢？”夷吾回答：“想要兵器充足，必须制定以赎物减刑的法纪：犯罪严重的人可用犀牛皮做的盔甲和画戟一付来赎罪减刑，犯轻罪的人可用盾和画戟一副来赎，犯小罪的分别交不等的铜铁金属，被怀疑犯罪的人可以宽大，没法定案和原先被告各占一半理的人交箭几捆作为结案。金属多了后，好的铜铁用来作剑和戟，可在狗、马身上试验是否锋利；劣质金属可用来做锄镰刀斧一类，在地里面可以试验它。”桓公问：“兵器足了，钱财不足怎么办？”夷吾回答：“炼矿石铸钱币，煮海水制盐，可以对整个天下有利。把各地的各种生活用品，在贱的时候收购进来，到贵时再卖，规定商人的数量，不得随便增减，使商业安定。商人按时买卖，各种物品聚集，按物抽税用以军费。这样资财便可够用了。”桓公问：“财物够用，兵源不足士气不振怎么办？”夷吾回答：“兵贵于精，不在于多少；强大在于人心而不在力气。您如能整顿好军队，把兵器装备都制造得很精良，那么天下各路诸侯也整顿军队，装备好的兵器。从这里还分不出胜负来。您如果想有一支勇猛刚强的军队，不如对外不张扬却悄悄地提高军队的素质。我请

求治理内政，以军令形式颁布实施。”桓公问：“治理内政都包括什么？”夷吾回答：“内政的法律规定：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商人占六个乡，普通人占十五个。工匠、商人可使财物充足，普通人可使兵源充足。”桓公问：“怎样使兵源充足呢？”夷吾回答：“五家作为一轨，一轨为一个班，十轨为一里，一里设有司长；四里为一连，一连有一个连长；十个连为一个乡，一个乡要有一个将才。以此内容为军令。也可以五家为一轨，即五家出五个人为一伍，由轨长负责。十轨为一个里，那么五十个人便是一支小队，由里司负责。四个里为一个连，有二百人马，由连长负责。十个连为一乡，有二千兵旅，由将官统领。五个乡为一个师，有一万人马，这是一支独立的军队，由师长负责。十五个乡便可出三万人马，便可成立三个军。您掌管中军，高国的两个儿子各掌一军。无战事时，打猎种田：春季称作搜，是捕捉没有生育的野兽；夏季称作苗，是要灭除五谷的灾害；秋季称作猕，要进行收获；冬季称作狩，就是把能捕的猎物都捕尽，让百姓练习武艺。要在国内整顿军队，到郊外训练军队，训练有素后，万望不要下令让他们随便搬迁。这时要以一伍为单位共同祭祀，声明同生死共患难，人人之间还要相拜，家家之间相祈。要世代同居在一起，年小的要在一起玩耍。这样如果有夜战时，都可听到，可以相互支援；白天作战时彼此相识，打仗时就打不散。众人高兴便可为您死战。居住时一起欢乐，有死者都来哀悼；打仗时要守阵地就会固若金汤，要冲锋就会战无不胜。有这样三万人马，足可以横行天下了。”桓公问：“兵强马壮，真可以征服天下诸侯吗？”夷吾回答：“这还不行。周王室现在还不会帮助我们，其他邻国还未归顺。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想征服天下诸侯，倒不如先尊敬周国亲近邻国。”桓公问：“这其中奥秘是什么？”夷吾回答：“知己知彼才可百战百胜。先用毛皮布帛去拜访他们，摸他们的底细，但决不要收他们的钱财，这样他们就愿和我们亲近。然后派出游说之士八十人，带上车马衣料布匹皮货，并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广游四方，以招徕天下英雄豪杰。再让人用皮货布帛古玩等东西，向四处去卖，以观察各国诸侯的爱好。对荒淫无度的君主就进攻他们，这样可以扩大我们地盘；看到有些想篡权杀君的，就杀了他们，扶正去邪，可以树立我们的威信。这样，天下诸侯都会来朝拜齐国了。然后我们就可带领各诸侯国去待奉周国，让各诸侯依爵位不同而进贡，这样周王室从此将会倍受尊敬。到那个时候，这各诸侯拥立的方伯，将非您莫属了。”桓公和夷吾连续交谈了三天三夜，真是句句投机，俩人全无倦怠之意。桓公现在异常兴奋，于是接连三天戒斋，向太祖庙祭祀，打算正式拜夷吾为相国，夷吾推辞而不接受。桓公问：“我接受了你的治国安邦的策略。想要成就我的大业才拜你为相国，为什么不接受呢？”夷吾回答：“我听说大厦之成，并非一树之材；大海的广阔，并不是一河流水所汇集成的。您想要成就大业，必重用五个有才之人。”桓公问：“这五个人是谁？”夷吾回答：“官职升降和谦虚忍让，打仗时进攻撤退和闲暇练兵习武，口才的能言善辩等，我比不上隰朋，请求让他作大司行。开辟草场和土地，广收五谷之粮，使土地稳产高产，我比不上宁越，请求让他作大司田。在平原上放牧，使车马不相拥挤，使士兵不多跑冤枉路，鼓舞三军将士的斗志，使他们勇猛冲杀，我比不上王子成父，请求让他作大司马。断案如神，判案合理，不滥杀无辜，不随便陷害好人，我比不上宾须无，请求让他作大司理。不怕君主生气，大胆给您提意见和建议，不怕杀头，不被富贵迷惑，我比不上东郭牙，请求让他作大司谏。您要想使国家强盛，必须

重用这五个人，否则不能成大业。您想成为霸王，我无德无才，只是建议，不敢强求，望君主多多斟酌。”桓公于是拜夷吾做相国，赐给他全国的市区一年的地租。其他五个人，桓公都按夷吾所说的办，挨个给了官职，让他们各负其责。同时贴出招贤榜：凡为国富民强出良策的人，他的身价，官职都一定成倍上升，说到做到。有一天桓公又问管夷吾：“我这人有两个很不好的毛病，既喜欢打猎又喜欢女人，对我做霸主有没有害处？”夷吾回答：“没有害处。”桓公说：“为什么说没有害处呢？”夷吾回答：“如果不知使用有才之士，这样做对做霸主有害处；明知有才之士有用却不用，有害处；虽用而不委以重任，有害处；重用而又听一些小人的谗言，也是对做霸主有害的。您的毛病不在此，因而没有害处。”桓公回答：“好。”于是对夷吾所说的一切都言听计从，封他号为仲父，所受的礼遇在世代做官的高国之上。

“凡是国家有什么大事，必须先告诉仲父，然后再告诉我。凡是行与不行，全凭仲父一人裁决。”同时对全国的臣民提出，任何时候也不许再称夷吾这个名字，无论贵贱，都要叫仲。大概古人敬重别人就是称一个人的字而不称名。

再说鲁庄公听说齐国让管仲做相国。十分恼火和气愤：“我真后悔没听施伯的话，被个小毛孩子给骗了！”于是便又整顿兵马，要向齐国进攻，以报乾时之仇。齐桓公听说后，对管仲说：“我刚刚登位，不想受到威胁，现在处于鲁国要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先去打鲁国怎么样？”管仲回答：“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还不稳定，不能打呀。”桓公不听，就让鲍叔牙作为将军，带着军队直向长勺杀去。鲁庄公问施伯：“齐国人太多，怎么能挡住他们呢？”施伯回答：“我推荐一个人，他可以打败齐军。”庄公问：“卿推荐的是什么人？”施伯说：“下官认识一个人，姓曹名刖，在东平的乡下隐居，从未出来做过官。这个人可是真正的将才啊。”庄公命令施伯马上给请来。曹刖说：“你们当官的都没有办法，我这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呢？”施伯说：“老百姓有才能，自然就会当官。”于是两人一同来见庄公。庄公问：“我们怎样才能打败齐军呢？”曹刖说：“军事上的事必须阵前见机行事，事先谋划是不行的。望您借我一辆战车，让我一边观察形势，一边考虑对策。”庄公很赞成他的说法，就和他同坐一辆车，直奔长勺。鲍叔牙听到鲁侯带兵前来，就摆好阵势等待他们。庄公则列阵和齐兵对峙。鲍叔牙由于在乾时获了全胜，现在对鲁军就有些掉以轻心。他下令擂鼓进攻，并宣布先冲过去的有重赏。庄公听到鼓声震天，也让鲁国军队击鼓开战。曹刖连忙止住说：“齐军现在锐不可挡，我们应该冷静地等待时机。”并在军中传令：“有敢大声喊叫的人，定斩无疑。”齐军冲向鲁军阵来，由于阵如铁桶，冲不动，只好后退。不一会儿，齐阵又战鼓齐鸣，鲁阵仍然没有反应，齐军又一次退了下來。鲍叔牙说：“鲁军害怕了，再次击鼓，他们一定逃走。”当曹刖听到齐军的第三次鼓声时，对庄公说：“打败齐军的时候到了，现在快速击鼓！”鲁军是首次击鼓，齐军则是第三次了。齐军士兵见两次击鼓鲁军都不动，都认为是他们不打了，也都不在意了。可是当鲁军鼓声一响，鲁军便突然杀过去了，刀砍箭射，其势锐不可挡。齐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杀得七零八落，损兵折将，溃逃下去。庄公就要下令追杀，曹刖说：“等等，让我下去看一看。”便下了车，到齐军阵地上看了一遍，又到车上站着向远处望了望，过了好一会才说：“现在可以追了。”庄公便带鲁军追杀了三十多里路，方才停止。缴获的武器装备不计其数。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媠

且说鲁庄公大败齐军后，问曹刿：“您为什么能以一次击鼓胜齐军的三次击鼓呢？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曹刿回答：“打仗以士气为主要因素，士气旺盛就胜，士气衰落就败。击鼓就是要鼓起士兵的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气最盛；第二次则有些低落；第三次士气就没了。我之所以不让击鼓，是为了积蓄我三军的士气；当齐军三鼓后士气没有时，我第一次击鼓开始，士气最盛。以盛气来击对方的没士气，怎能不打胜仗呢？”庄公又问：“齐军既然败退了，为什么您开始不让追击，后来又让追了呢？请您说一下这其中的奥秘。”曹刿说：“齐国人很狡猾，我怕他们有埋伏，所以开始败退时我不信。当我下车看了他们的车辙的痕迹，横竖都有，说明军心已经乱了；我再次上车向远处眺望，看见他们的旗子已经乱了套，这是急于逃命的表现，因此才让追击。”庄公说：“您真可以说是位军事家呀！”于是让他做了大夫。重重地奖赏了施伯推荐人才的功劳。髯翁对此作诗道：

强齐压境举朝忧，韦布谁知握胜筹？

莫怪边庭捷报杳，繇来肉食少佳谋。

此时是周庄公十三年春天。齐军大败而归，桓公恼火地说：“我们出兵失利，还以什么让各诸侯国来信服我们呢？”鲍叔牙回答：“齐、鲁两国都是有数千辆战车的大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总是以主人还是客人来分强弱。过去在乾打仗时，我为主人，所以才胜了鲁国。今天长勺之战，鲁国是主人，因而我们败给他们。我愿意奉您的命令去向宋国借兵，齐国和宋国共同出兵，一定会胜利的。”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使者给宋国送去厚礼，请宋国出兵。宋闵公捷，在襄公活着时，两国经常往来，现在听说小白继位，正打算沟通一下。便订下出兵日期为夏天六月的上旬，两国军队在郎城会合。

到了六月上旬，宋国让南宫长万为主将，猛获作副将带兵前往。齐国让鲍叔牙作主将，仲孙湫为副将统领军队。两路大军会集郎城，齐军驻在东北方，宋军守东南方。鲁庄公说：“鲍叔牙是带气来的，加上有宋军的帮助，况且南宫长万有扛山举鼎的力气，我国没有他的对手。两军对峙，他们又互为犄角，我们怎么抵抗他们呢？”大夫公子偃站出来说：“请允许我去击退他们。”又说：“鲍叔牙警戒森严，军容整齐。而南宫长万凭借自己的勇气，认为天下无敌，他的队伍因而非常混乱。如果从雩门偷偷溜出去，乘其不备进攻，宋军必败无疑。宋军败了，齐军就不能自己留下了，自然要撤退。”庄公说：“你不是长万的对手。”公子偃又说：“我请求试一试。”庄公只好说：“好吧，我派人去接应你。”公子偃于是弄来一百多张虎皮全披在马上，乘着朦胧的月光，带了一百多人，悄悄地从雩门溜出来。已接近了宋军营地，宋军还全然不知。公子偃便命令点起火把，一时金鼓齐鸣，鲁国这支小部队向前猛冲。火光之下，宋营的将士看见一队猛虎咆哮而来，无不胆颤心惊，吓得他们四处逃窜。南宫长万虽然勇敢善战，无奈他的人马全散，只好架车后退。鲁庄公的大队人马随后赶到，与公子偃的人马合到一起，星夜追赶。到了乘邱这地方，南宫长万对猛获说：“今天不死战是逃不出去的。”猛获应声而出，刚好遇上公子偃，两个厮杀起来。南宫长万握着长戟，直奔鲁侯的大军，见人就刺。鲁国士兵因害怕他的骁勇，没一个人敢向前凑。庄公对车右边黻孙生说：“你平素以力大无比而闻名，现在能否与长万决一胜

负呢？”黻孙生也握大戟，直奔长万来交锋。庄公站到车上远望，看见黻孙生胜不了长万，便对左右的人说：“把我的金仆姑取来！”——金仆姑是鲁国最硬的弓箭——周围的人把箭送了过来，庄公把箭搭上弓，看准长万，飏的一箭，正中长万右肩，一直穿进骨头里。长万忙用手拔箭，黻孙生乘他手稍微一放松，使尽全身力气，一戟刺透长万的左大腿。长万一下子倒了下来，急忙要挣扎起来，黻孙生快速跳下战车，双手把他死死按定，众士兵一拥而上把长万捆了起来。猛获见主将已经被生擒，弃车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宣布收兵。黻孙生押来长万向庄公献上。长万虽肩、腿受伤，可还能站立，毫无痛苦的样子。庄公很喜爱他的勇敢，便厚礼对待他。鲍叔牙听说宋军大败后，只好退军。

在这一年，齐桓公派大司行隰朋向周王室报告他继位的消息，并向周王求婚。第二年，周王让鲁庄公作主婚人，把女儿嫁给了齐桓公。徐、蔡、卫几个小诸侯国都把他们的女儿作为随嫁者让她们来到了齐国。由于鲁国有主婚的功劳，齐、鲁为此又和好了，各自抛弃曾经都有两次失败的历史，立约成为兄弟国。那年秋天，宋国发大水，鲁庄公说：“齐国与我们已经和好，还恨宋国干什么？”派人前去救援和慰问。宋国感激鲁的救灾之情，也派人来感谢，并请放南宫长万回国。鲁庄公放了长万。从此三国和好如初，都不计较以往的事了。髯翁作诗说：

乾时长勺互雄雌，又见乘邱覆宋师，
胜负无常终有失，何如修好两无危？

南宫长万回到宋国后，宋闵公戏弄他说：“当初我敬重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徒，我不再敬重你了。”长万惭愧地退了出来。大夫仇牧私下对闵公说：“君与臣之间要有礼貌，决不可随便开玩笑呀。开玩笑就会不尊敬，不尊敬就会傲慢，傲慢就会不讲礼仪，叛逆之心就会生起，望您一定要警惕啊！”闵公说：“我与长万开玩笑惯了，不会出什么事的。”

再说周庄王十五年时，突然患病，不久便死了。由太子胡齐继了王位，称为僖王。周王室向宋国发出了讣告。这时宋闵公和妻妾们正一起在蒙泽游玩，让南宫长万掷戟作为游戏。那长万原有一个绝活，就是能把戟投到几丈高后，用手按住，从不失手。妻妾们都想看此绝活，闵公就把长万带上了。长万奉命玩了几回，闵公的妻妾们赞不绝口。闵公多少有些妒恨的意思，就命内仆取来赌器与长万赌个高低，用大金斗盛酒罚输的人。这赌博原是闵公的看家本事。长万连输五局，罚酒五斗，已经有八九分醉了，可长万心里不服，还要赌。闵公说，“囚徒是常败之家，还敢与我赌胜负吗？”长万心中感得惭愧，只好不作声。忽听宫中侍从报告：“周王有使者带信到。”闵公问明来意，方知是报庄王之丧和立了新王的消息。闵公说：“周王室已经立了新王，应当马上派人去吊唁并表示祝贺。”长万上前请求说：“我没见过周王都是什么样子，愿意作为使者前往！”闵公笑道：“宋国即使再没有人，也不会让个囚犯去吧？”众妻妾们都大笑起来。长万满脸通红，由羞一下子变成了怒，也是借着酒的力量，一时性起，丝毫不顾君臣之礼，大骂闵公：“你个无道昏君！你知道囚徒也会杀人吗？”闵公也恼了，喊道：“你这贼囚，竟敢无礼！”便去抢长万的戟，想要抢过来刺长万。长万也不来抢戟，而是一把提起赌器，向闵公砸去。然后抡起拳头，一顿好打。呜呼哀哉，没想到闵公竟死于他的拳下。跟来的人一下全吓跑了。长万怒气并未因闵公的死而消，仍然怒气冲冲。他提着戟大步来到门口，刚到了朝廷的门口，正

好碰上了大夫仇牧。仇牧问：“主公在哪？”长万回答：“昏君无礼，我把他杀了。”仇牧笑着说：“将军喝酒说醉话吧？”长万说：“我没醉，全是实话。”便把带血的手举起让仇牧看。仇牧立刻勃然大怒，大骂：“杀君之贼，天理不容！”便举起朝见君主的手板来打长万。无奈长万有虎一般的力气，扔掉长戟，空手来迎战仇牧。长万左手将手板一下打落，右手一抡，猛一砸，正中仇牧的头部，一下子便把仇牧的头砸成蒜泥，牙齿也给打落在地，长万捡起来随手扔去，竟嵌入门内有三寸深，真是天下绝力啊！看仇牧已经死了，长万拾起画戟，慢慢地来到车旁，上了车，旁若无人。宋闵公在位一共十年，只因一句戏弄的话，便遭到逆臣的毒手。春秋之时，乱世之秋，杀君就像杀只鸡，可叹！可叹！史臣作《仇牧赞》说：

世降道^斁，纲常扫地。
堂帘不隔，君臣交戏。
君戏以言，臣戏以戟。
壮哉仇牧，以笏击贼。
不畏强御，忠肝沥血。

死重泰山，名光日月。

太宰华督听说宫中有变，挺剑登车，带兵前来讨伐。刚走到东宫的西侧，刚好遇上长万的车。长万也不搭话，一戟过去，华督立刻掉到了车下边，他再补一戟把华督杀了。然后他拥闵公的表弟公子游登位，作为宋国国君，并把戴、武、宣、穆、庄几个家族全部驱逐出国，众公子们奔到了萧，公子御说到了亳。长万对公子游说：“御说德才兼备，又是你的亲弟弟，现在去亳，必会后患无穷。如果杀了御说，众公子就无须多虑了。”于是让他儿子南宫牛和猛获带兵去包围亳。

这年冬天十月，萧叔大心带领着戴、武、宣、穆、庄五个家族的人们，同前来的曹国军队一起去救亳。公子御说说服了亳人，开城门去接应他们。由于内外夹攻，南宫牛大败被杀。宋国的士兵全部投降了御说。猛获没敢回去，直接投卫国去了。戴叔皮给公子御说出主意说：“我们就用投降士兵的旗帜，谎称南宫牛等人已攻克了亳，抓住了御说，现在得胜回朝。”于是先让沿路的人都知道打胜了，南宫长万听说后，丝毫没做准备。众公子带兵一到，骗开城门，蜂拥而入，齐喊：“我们只抓叛逆者长万一个人，其他人不要害怕。”长万慌忙之中没了主意，急忙奔回朝中，打算保子游逃出去。但他看到整个朝中全部是披着盔甲的士兵，有个内仆走出来说：“子游已被众公子所率的部队杀死。”长万长叹一声，这时想到各国之中只有陈国与宋国没有交往，便打算去投奔陈国。忽然又想起家中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自叹道：“天伦还是不能丢啊！”急忙转身跑回家，挽扶母亲上了车。他左手握戟，右手推车而跑，闯门而出，竟没有人敢阻拦他。宋国陈国之间有二百六十多里，长万推车如风驰电掣一般，一日之间便到了陈国。如此神力，古今罕见。

这面众公子杀了子游后，就让御说继位，称为桓公。让戴叔皮作大夫。选举五族中有贤才的人，做公族的大夫。萧叔大心还回去镇守萧。派遣使者到卫国，要引渡猛获。又派使者到陈国，请陈国把长万抓住。这时公子目夷只有五岁，站在宋桓公的旁边，笑着说：“长万不会来了！”宋公问：“小孩子怎么会知道？”目夷说：“力气大被人们敬重，宋国抛弃他，陈国必定保护他。空手去，一定会空手回来。”宋公一下醒悟过来，马上命多带财宝

去贿赂陈国。

先说宋的使者去卫国。卫惠公问各位大臣：“猛获，给不给宋国呢？”大臣们都说：“人家在紧急情况下来投奔我们，怎么能把人家推出去呢？”大夫公孙耳则认为：“坏人，到哪里都是坏人。是宋国的坏人，就像卫国的坏人一样。留下一个坏人，对卫国有什么好处呢？更何况卫国和宋国的友好由来已久。不把猛获交给宋，宋国必然会生气。包庇一个坏人，失去同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不明智的。”卫侯听后说：“好主意。”随后把猛获捆绑起来交给宋，以搞好两国关系。

宋的使者到了陈国，向陈宣公献上了昂贵的宝物。宣公见礼品如此高贵，答应引渡长万。可是考虑到长万力大过人，恐怕制服不了他，就打算设计来抓住他。宣公让公子结对长万说：“我们国君得到你这样的人，好像得到了十座城。宋国人虽然多次来要，他都不答应。我们国君担心你被人怀疑，让我和你结拜为兄弟。如果你认为陈国狭小，要去大国，也请你再呆几个月，容我为你准备好车马。”长万哭着说：“君主能容我留下，我还有什么要求呢？”公子结于是把带来的酒打开，俩人喝酒结拜，称兄道弟。转天长万又亲自到公子结家中去致谢。公子结留下他后，又盛情款待他。当酒喝到一半时，公子结让妾和婢女轮番向长万劝酒。长万高兴得喝了个大醉，躺到了坐席上面。公子结叫来大力士用犀牛皮把长万裹起来，用牛筋捆住；并把长万的老母也抓了起来，星夜送往宋国。走到半路，长万醒酒了，奋力挣脱，无奈牛皮太结实，绳子捆得也太牢，怎么也挣脱不了。快到宋国的城下时，犀牛皮终于被挣破了，手和脚全露在了外面，可身上却怎么也挣不断。押解的军人用槌子狠敲长万的手脚，筋骨全给砸断了。宋桓公见到后，命令把长万和猛获一起绑到市集上，当众剁成肉泥。并让厨子把它们做成肉酱，送给每个大臣，桓公说：“各位如有不真心对待我的，就看一看这肉酱！”长万八十岁老母也被杀了。髯翁作诗赞叹道：

可惜赳赳力绝伦，但知母子昧君臣。

到头骈戮难追悔，好谗将来造逆人。

宋桓公因为萧叔大心为救毫立下大功，尊称他为萧君。追念华督为国捐躯，让他的儿子继续作司马，从此华氏家族世代称宋大夫。

那齐桓公自从长勺受挫大败以后，对用兵之事大为后悔。把国家整个交给了管仲，自己整日与女人们喝酒为乐。有些人来报告国家大事时，桓公总是说：“为什么不去找仲父呢？”这时期一个叫竖貂的男孩，很受桓公宠爱。由于男人不能随便进宫，竖貂就自己割了生殖器。桓公知道后，很疼爱他，也更加信赖他，整天不离左右。齐国的雍邑有个名叫巫的人，人称他为雍巫，字易牙。易牙很有心计，且能骑善射，又对烹调很精通。一天，卫姬得了病，易牙做五味汤让她吃，卫姬吃后病就好了，因此便很喜欢易牙。易牙又以美味来巴结竖貂，竖貂向桓公推荐了易牙。桓公叫来易牙，问道：“你会做各种味道的饭菜吗？”易牙说：“是的。”桓公开玩笑说：“我已尝过鸟兽虫鱼的味道有很多次了。没尝过的，只有人肉，那个味道怎样呢？”易牙马上退了出来，到了中午饭时，端上蒸肉一盘，肉嫩得就好像小羊羔一样。其甜美更是无比。桓公把它全吃了，问易牙说：“这是什么肉，味道怎么这样美呢？”易牙马上跪下来回答：“这是人肉啊。”桓公听后大吃一惊，忙问：“从哪里弄来的？”易牙回答：“我的儿子三岁了。我听说：‘忠君者没有其家。’您没尝过人肉味，因此杀了儿子来让您享享口福。”桓公说：“你

下去吧！”桓公见易牙如此忠诚，就更加宠爱和信任他了。卫姬有时也在桓公面前为易牙说好话。从此以后，竖貂和易牙俩人无论内外之事都加干预，只是回避管仲。为此，竖貂和易牙一起对桓公说：“听说‘君下令，臣传令’，现在君主张口仲父，闭口仲父，无疑是齐国没有国君了！”桓公笑着说：“我同仲父如同一人身上的大腿和胳膊。有大腿和胳膊才能使身体完整，有仲父才能成全我。你们这些小人知道什么？”二人听后再不敢多说话了。管仲执政三年，齐国很快强盛起来。髡仙作诗赞叹道：

疑人勿用用无疑，仲父当年独制齐。

都似桓公能信任，貂巫百口亦何为？

这一时期，楚国正处于强盛阶段，消灭了邓国，攻克了权国，征服了随国，击败了郟国，与绞国缔结了盟约，使息国成为楚国的附属国。汉水以东的小国，没有不在楚国面前称臣并向楚国进贡的。只有蔡国仰仗与齐侯连姻，没有屈从楚国。中原各诸侯国曾联合用兵，都没有战败楚国。到了文王熊贲时，称王已经两代了。文王有斗祈、屈重、斗伯比、蘧章、斗廉，鬻拳等人辅佐，始终对汉阳虎视眈眈，而且大有侵占中原的意图。

那位不与楚联盟的蔡哀侯献舞，同息国君侯都娶了陈国的公主作自己的夫人。蔡先娶，息后娶。息侯夫人妫氏有绝世之美貌，因回国省亲，途经了蔡国。蔡哀侯说：“我夫人的姊妹到了这里，哪有不见一面之礼呢？”派人邀请妫氏到宫中盛情款待。席间蔡侯说话充满戏谑之词，全无敬客之意。息妫生气地离开了。等到从陈返回来时，绕道没有经过蔡国。息侯听说蔡侯有调戏他妻子的意图，便想找机会报复。于是派使者向楚进贡，并偷偷地告诉楚文王说：“蔡仗着中原国家，不肯交纳贡款。如果楚军假装进攻我们，我假装向蔡国求援，而蔡侯是个有勇无谋之君，必然亲自带兵来救我。那时我与楚军前后夹击，必能抓住蔡哀侯献舞。捉住了献舞，也就不愁蔡国不进贡了。”楚文王听后非常高兴，马上派兵进攻息国。息侯向蔡求援，蔡哀侯果然派出大军，亲自率领他们来救息国。营地还没安顿好，楚的伏兵就从四面冲出来。哀侯抵挡不住，急忙向息城逃去。息侯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只好大败而逃。楚军从后面紧追不舍，一直到莘野，才捉住了哀侯，把他带回了楚国。息侯犒赏了楚军将士，对楚文王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并送文王出境。哀侯知道中了息侯的诡计，恨之入骨。楚文王回国后，要杀掉并烹了蔡哀侯，向太庙做祭祀，让祖宗享用。鬻拳提建议说：“大王才有进攻中原的意图，如果杀了献舞，各诸侯都害怕了！不如放他回去，以和解为好。”再三苦劝，文王就是不听。鬻拳由此而发怒，左手抓住文王的袖子，右手拔出身上所佩带的刀对着文王说：“我就是与王同死，也决不忍心看着大王失去诸侯的信任！”楚王害怕了，连声说：“我听你的！”便放了蔡侯。鬻拳对文王说：“大王能听下臣之言，实乃楚国的福气。可是作为下臣逼大王，这是罪该万死。请您罚我斧钺之刑！”楚王说：“你忠心为国，我不怪罪你。”鬻拳说：“王虽赦免了我，可下臣我怎么能原谅自己呢？”随即用佩刀砍断自己的脚，高声疾呼：“做臣民如有对君主非礼的人，看一看它！”楚王命令把那只脚藏在国府里，“以此来记住我不听大臣劝言的过错！”并让医生给鬻拳治病。病好后却不能走路了。楚王让他作大阍的官职，负责掌管城门，尊称为太伯。然后在放蔡侯回国前，大摆酒宴为他饯行，席中有女乐手为他们弹唱歌舞。有一个弹筝的女子，仪容秀丽，楚楚动人。楚王指着她对蔡侯说：“这个女人容貌和技艺都超群，让她为你斟杯酒。”随即让那女子用大杯敬蔡侯，蔡

侯一饮而尽。又斟一大杯，祝楚王长寿。楚王笑着说：“你平生所见到的女子，有绝世之美的吗？”蔡侯想起息侯导致楚国战败蔡国这一仇恨，便说：“天下的女人，没有一个美丽漂亮能超过息媯的，那才是真正的天女。”楚王问：“她的美丽在什么地方？”蔡侯说：“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高低适中，举止优雅，动静有别，风采各异。我所见过的没有第二个！”楚王说：“我要是见一见息夫人，死而无恨！”蔡侯说：“凭您的威力，就是见齐宋二国君的妻妾也不在话下，更何况是您管辖下的一个妇人了。”楚王非常高兴，当日尽情欢乐而散。蔡侯然后回到了蔡国。

楚王心里总想着蔡侯的话，就想得到息媯。于是便以巡视为名，来到息国。息侯赶忙远接高迎，极其恭敬。息侯还亲自布置楚王住所，在大堂上设国宴招待楚王。息侯亲自举杯，祝楚王长寿。楚王接杯在手，微笑地说：“过去我为贵夫人尽了微薄之力，我今天到此，夫人难道不肯出来为我倒杯酒吗？”息侯惧怕楚王的威力，不敢回绝，只好答应，叫人传话到宫中。不一会儿，只听环珮之声作响，夫人息媯服装整齐地走了出来，铺上毯子和褥子，息媯拜谢楚王。楚王慌忙回礼不迭。媯氏取过白玉的酒杯斟满端起。素手与杯的玉色相映，楚王看后简直要昏过去。果真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楚王打算亲手去接酒杯，只见那媯氏不慌不忙地把杯递给仆人，转递给了楚王。楚王一饮而尽。媯氏再次拜谢后便告辞回后宫了。楚王一心只想着息媯，酒席上反倒不能尽情欢乐了。散席回到住所后，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转天，楚王也在他的住所设宴，名义上是答谢，暗里却备有伏兵。息侯参加了酒席，喝到一半时，楚王假装醉了，对息侯说：“我对你夫人有大功可言，今天三军在此，你夫人就不能替我慰劳一下三军将士吗？”息侯推辞说：“我们的国小，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望您能为我小国考虑一下。”楚王一下子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匹夫之人，背信弃义，难道用巧话来拒绝我吗？左右的人还不给我拿下！”息侯正要申辩，四面隐藏的将士突然冲出，鬻章和斗丹二将一下子就把息侯抓住并捆了起来。楚王然后带着将士直奔息国的王宫，来找息媯。息媯听说出现乱子，自叹道：“引狼入室，咎由自取！”说完奔向后园，要投井而死。斗丹抢上前一把抓住，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不为保全息侯的性命考虑吗？您这样俩人都活不了。”息媯听从了他的话。斗丹领她来见楚王，楚王说尽好话安慰她，并答应不杀息侯，不毁息国宗庙，随后就在军中立息媯作楚国夫人。因脸似桃花，又叫桃花夫人。现在汉阳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之庙，就是指息媯。唐人杜牧作诗道：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楚王把息侯关在汝水，封他做十家的首领，守着息氏宗庙。息侯最后在忧郁愤闷中死去。楚王的无道，至此算是做到头了！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周釐王元年正月，齐桓公上朝，群臣朝拜完毕，桓公问管仲说：“我接受仲父的指教，使国家能快速振兴。现在国中兵强粮足，百姓皆知礼义，我想要建立盟国安定四邦，你看怎样？”管仲回答说：“当今各诸侯国，比齐国强大的很多。南边有楚国，西边有秦国和晋国。它们各自称雄独霸一方，由于不知道尊敬国王，所以都不能称霸中国。周王室现在虽然有些衰落，但还是天下的共同主人。自东迁以来，各路诸侯不来朝见，不进贡地方特产，才出现郑伯射桓王肩膀，五国拒绝庄王的命令，使得各国的臣民，不知道先君先祖是谁。熊通擅自越位称王，宋、郑杀了君主，这已成了习惯，没人敢去讨伐。现在庄王刚死，新王即位，宋国最近遭受南宫长万的扰乱，叛逆者虽然被杀，可宋的君主还没有确定，您可以派使者去朝见周王，请天子下令，会集诸侯确认宋国君主。宋国君主一定下来，然后就借天子之命来指示各诸侯国，内要尊敬王室，外要抵抗四方少数民族。在各国之间，对弱国要帮助，对强国要抵制，如有昏乱而不服从共同命令的，要一起讨伐。各路诸侯都知道我国大公无私，必然都来齐朝见。不动一兵一卒，霸业就可成就了。”桓公听了非常高兴。派使者到洛阳去朝见周釐王，请他下令让各国集会，共同认定宋国君。釐王说：“伯舅没有忘记周王室，实属我们的幸运。泗水两岸的各路诸侯，只有伯舅能左右他们，我可命令不了他们。”使者返回齐国作了汇报。桓公就用周王的命令通知宋国、鲁国、陈国、蔡国、卫国、郑国、曹国、邾国等，约定在三月初一那天，共同到北杏这个地方集会。桓公问管仲说：“这次赴会，带多少兵马？”管仲说：“您是奉了周王的命令，召集各路诸侯，怎样能用兵呢？请您简车便装去就可以。”桓公说：“好吧。”便让军士们先建起三层的坛，高有三丈多，左边挂着钟，右边放着鼓，先把天子的空位置摆在中央，旁边放有玉器、丝绸等东西，摆设得整整齐齐。又准备了好招待所，全是一流水平的。

到了约会的前几天，宋桓公御说第一个先到了，与齐桓公见了面，感谢他帮助安定王位的好意。转天，陈宣公杵臼邾国的子克相继来到。蔡哀侯献舞，因为恨楚抓住了他，也来赴会。四国见齐没有一马一车，相互说道：“齐侯真诚待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便各自把兵车后退二十里。这时是二月底，桓公对管仲说：“诸侯没有到齐，改期再进行怎么样？”管仲说：“谚语里说：‘三人可以成众。’现在到了的已有四国诸侯，不能不叫众。如果改期，就会言而无信；如果总是等着不去，是对王命的侮辱啊。初次会合诸侯，如果以言而无信相传，而且有辱王命，还怎么称霸呢？”桓公问：“是建立联盟还是只开会呀？”管仲回答：“人心现在还不一致，如果会开成功而没有中途停止，那时可以建立联盟。”桓公回答：“好。”

三月初一，光春明媚，春风撩人，五国的诸侯，都会集在坛下面。相见之礼完毕后，齐桓公拱手告诉诸侯：“周王的政令已被废掉很久了，因而叛乱相继发生。我奉周天子之命，召集各位来，目的就是为了辅助王室。今天之事，必须先推选一个人来主持事务，这样权力有了归属，政令下达后才可实施于天下。”几个诸侯议论起来：要是推选齐侯，可宋侯是爵位的上公，而齐只是称侯，没有宋的地位高，尊和卑之间必须要有个顺序；要是推举宋王，可宋公刚刚继位，是借助齐而使他王位安定的，他决不敢轻易接受。这

样他们左右为难起来。陈宣公杵臼首先发言道：“天子下达让齐召集各路诸侯的命令，谁敢取而代之？应该推举齐侯作盟会之主。”这时另外几个诸侯马上跟着说：“非齐侯不能胜此任啊，陈侯说得对！”桓公再三推辞一番后，便来到了坛上。这样，齐侯为主，往下依次排是，宋公、陈侯、蔡侯、邾子。座次排好后，敲鼓击钟，他们先到天子的座位前行礼，此后相互行礼，结拜为兄弟。这时仲孙湫捧出公约一份，跪着读道：“某年月日，齐小白、宋御说、陈杵臼、蔡献舞、邾克，奉天子之命，会集在北杏，共商辅助王室，帮助弱者抵抗强权。如有破坏公约的，各国共讨之！”各位拱手接受此命。《论语》里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这是第一次。髡翁作诗写道：

济济冠裳集五君，临淄事业赫然新。

局中先著谁能识？只为推尊第一人。

诸侯受命已毕，管仲这时走上来说：“鲁、卫、郑、曹故意违反天意，不来赴会，不能不讨伐。”齐桓公举起手对四个君主说：“我国的兵马车辆不够，希望各位一起来干。陈、蔡、邾三位国君齐声回答：“愿意跟随您一起出征。”只有宋桓公没表态。

那天晚上，宋公回到驻地，对大夫戴叔皮说：“齐侯狂妄自尊，越级主持诸侯会议，目的是想调遣各国的兵力。将来我国也要为他疲于奔命了！”叔皮说：“诸侯没到的有一半，齐国想借的势力没有聚集和调动起来。如果能征服鲁、郑二国，他的霸业可就成了。齐国称霸，对宋国没好处。来参加会的四国中，只有宋国是大国，宋如果不出兵，另外三国也会自动解散。何况我们这次来，只是按照周王的旨意，确定君位。现在已经达到了目的，还等什么呢？不如我们先回去。”宋公听了他的话，于五更天乘车而去了。

齐桓公听说宋公会议未散就跑了，十分生气，打算让仲孙湫去追。管仲说：“追他是不符礼义的，我们可以去请周王的军队去讨伐他，这样才名正言顺。然而现在却有比这事更急的事。”桓公忙问：“什么事比这事更急。”管仲说：“宋国距离远而鲁国离我们近，我们联盟不让鲁国先服从，怎么能让远处的宋国服从呢？”桓公问：“向鲁国进攻走什么路线呢？”管仲回答：“济水的东北有个遂国，是鲁的附属国，国小而弱，只有四个姓氏。如我们用重兵包围它，理由是他们不朝见和尊敬我们。攻下遂国后，鲁国必然有些害怕。这时我们派一个使者去责怪他们不来参加会。再派人向鲁夫人通信，鲁夫人总想让她儿子和别国搞好关系，一定会极力劝说鲁庄公。鲁侯在内惧母命，外怕兵威的情况下，必来请求加入联盟。等他来求的时候再答应他加入联盟。征服鲁国后，再把军队转向宋国，借助天子的军队，一定会势如破竹的。”桓公说：“好主意。”便亲自带兵到遂城，一次击鼓便攻了下来，然后把兵驻扎在济水边。鲁庄公果然害怕了，把所有大臣都叫来商量。公子庆父说：“齐军两次到我国，都没有得利，下臣愿意带兵去阻挡他们。”众人中走出一人说：“不行，不行！”庄公一看，原来是施伯。庄公忙问：“你有什么好主意？”施伯说：“我曾说过：‘管子是天下奇才，今日齐国用他而使国家得以快速振兴。现在他掌握齐国军机大权，用兵会有节制，不会滥用，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出兵，此其一；北杏开会，桓公是奉了帮助宋君稳定王位的命令，现在怪您不去，您不占理，此其二；子纠被杀，您对此有功，王姬下嫁您有主婚之劳，放弃往日功劳去结下仇恨，此其三。作为今日之计，不如与他讲和请求加入联盟，齐会不战而自动退回。”曹刿说：“下臣的意思也是如此。”正说着，下人来报：“齐侯有信到。”庄公看了看信，大意

是：

我与您共同侍奉周王室，情同手足，并有连姻。北杏开会，您不参加。冒昧前来询问其故。您若有二心，也请说明。

同时齐侯还给文姜写了信，文姜叫来庄公说：“齐和鲁几代都是甥舅连姻，使他们恨我还是请求和好，你说选哪一头呢？”庄公连忙答应主和。让施伯马上回信，大意是：

我身体最近一直不适，未能赴会。您看在公共利益之上怪我，我已知罪了！可是城下立盟，我实在感到有些不安！若您能退到您的国境上，我怎敢不捧玉帛相随呢。

齐侯见信非常高兴，下令把兵退到柯地。

鲁庄公打算前去拜会齐侯，问各位大臣说：“哪位愿意同我一起去。”将军曹沫出来请求同往。庄公说：“你三次被齐人所败，不怕叫人笑话吗？”曹沫回答：“正是有这三次耻辱，才故意前去。我将一定要报仇雪恨。”庄公问：“你怎么报仇雪恨？”曹沫回答：“您做您的君，我做我的臣，其他您就别问了。庄公说：“我越境去求加入联盟，好比是又一次失败啊，如果能雪耻，我愿一切听你的！”于是他们共同前往到了柯地。齐侯已经建好土坛等待他们。鲁侯先派人去向齐侯谢罪并请求加入联盟，齐侯也派人和他们订下日期。

到了这一天，齐侯把他的雄兵列阵在坛下，青红黑白旗，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路，各队都有将官统帅，仲孙湫总统四路大军。土坛的台阶上共有七层军士，每层都有壮士在其中握着黄旗。坛上树着大旗一面，上绣“方伯”二字。旁边放着大鼓，王子成父掌管它。坛的中央设有香案，摆着红盘玉盂和立盟歃血宣誓用的器具，由隰朋掌管。两旁的土阶上，设有金尊玉罍，由寺人貂掌管。坛的西面立有石柱两根，拴着黑牛白马，屠夫正准备宰杀，由司庖易牙掌管。东郭牙作为迎客之人，站立在台阶之下，管仲为相国。整个会场布置得整齐而严肃。齐侯下令：“鲁君如果到了，只许一君一臣登坛，其他人一概不得登坛。”这时，曹沫身着盔甲，手握利剑紧跟鲁庄公来了。庄公一步一打颤，曹沫则毫无惧色。到了台阶跟前，东郭牙上前说：“今天是两位君主友好相会，双方为了同一个目的，怎么能带武器呢？请你把剑放下。”曹沫怒目圆睁，两眦尽裂。东郭牙被此状惊得倒退了几步。于是庄公和曹沫拾级而上。两位君主相见，都叙说了和好之意。当三遍鼓敲后，对着香案开始行礼。隰朋用玉盂盛满血，跪着请二君主喝。曹沫右手按在剑上，左手抓着桓公的袖子，脸上怒气十足。管仲忙以身体挡着桓公，问道：“大夫要干什么？”曹沫说：“鲁国不断遭受入侵，国家快要毁了。你们君主以帮助弱的救助差的名义开会，为何唯独不体惜我鲁国呢？”管仲说：“如此说来，你有什么要求？”曹沫说：“齐国特强欺负，抢去我们的汶田，今天请你们还给我们，这样我们君主才能歃血。”管仲对桓公说：“您可以答应他们。”桓公说：“大夫别这样，我答应你！”曹沫这才放了手，代替隰朋捧着玉盂。两个君主都把血喝了下去，曹沫说：“管仲主持齐国的军政，臣愿与仲一起喝。”桓公说：“为什么非要仲父喝呢？来，我和你立誓。”于是指天对日说：“我决不反悔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否则上天不容！”曹沫这才喝下了血，对桓公的态度表示感谢。

礼仪完毕，王子成父等人都愤愤不平，向桓公请求要扣下鲁侯，报曹沫闹事之仇。桓公说：“我已答应了曹沫，平民之间立约，还不能失信，何况

我是一国之君呢？”众人听后也只好罢休。第二天，桓公在公馆里准备下酒宴，同庄公畅饮告别。随即命令南边的邑宰，把原侵占汶阳的土地田产，如数交给了鲁国。过去作为盟主的国家随便侵犯他国，现在桓公没这样做；曹子之恨，别人咽不下去，现在桓公没有怨言。这一切正是征服诸侯，寻求霸业的具体表现。有诗曾写道：

巍巍霸气吞东鲁，尺剑如何能用武？
要将信义服群雄，不吝汶阳一片土。

还有一首诗专为曹沫要挟桓公一事而写，称他为后世侠客之祖。这首诗写道：

森森戈甲拥如潮，仗剑登坛意气豪。
三败羞颜一日洗，千秋侠客首称曹。

诸侯们听说了在柯立盟的事后，都佩服桓公的信义。于是卫、曹二国都派人来道歉并请求加入联盟。桓公同他们约定，讨伐宋国之后再定立盟日期。再一次派使者到周国，对周王诉说宋公不遵王命，中途退出会议，请周王的军队能同我们一起去问罪。于是周釐王让大夫单蔑率军同齐军会合，共同讨伐宋国。这时探子来报：陈、曹二国都带兵出来，愿意同去讨伐宋，并愿意做前队。桓公让管仲先率领一军前去与曹军会合，桓公自己则带领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等，统领大军前进，到商邱一同会合。这时是周釐王二年的春天。

齐国的管仲有个爱妾，名为婧，是锺离人，她精通文墨又有心机。桓公很好色，每次出门必须让王妾和宫中女人跟随。管仲也让婧跟着。这一天，管仲带着部队出了南门，走了大约有三十多里，到了狃山，看见一个乡下男子，身穿一件粗布衣衫，光脚戴着一顶破草帽，在山下放牛。管仲见时，他正敲着牛角唱歌。管仲在车上见此人不同于一般人，传令让人给他些酒和饭，自己则继续赶路。乡下男子吃喝以后说：“我想叩见相国仲父。”对方回答：“相国的车已经过去了。”那男子说：“我有一句话，望您能转给相国：‘浩浩乎白水！’”送酒饭的人马上去追赶管仲的车，把这句话告诉了管仲。管仲茫然，不解其意，便问妾婧。婧回答：“妾听说古代有《白水》一首诗，诗中说：‘浩浩白水，儵儵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这个人恐怕要想做官呀。”管仲马上命令停车，派人把他叫来。那男子把牛放到村子里，随使者一起来见管仲。见面后只是拱手行礼却不叩头下拜。管仲问他叫什么，对方回答：“卫国的乡村农民，姓宁名戚。仰慕相国喜爱有德才的人士，才爬山涉水到此。没有人引荐，只好在这为村人放牛。”管仲问他所学的东西，对方对答如流。管仲感慨地说：“如此豪杰之人却受辱于泥涂之中，不被推荐，怎么能显露才华呢？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几天内就到此地。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它去拜见我们君主，他一定会重用你。”管仲当时写了一封信交给宁戚，然后彼此道别。宁戚还在狃山下放牛。齐桓公的大军三日后才到达这里。宁戚仍旧那一身打扮，站在路旁，不回避也不害怕。当桓公的车走近时，宁戚又敲牛角唱了起来：

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半尺。生不逢尧与舜禅，短褐单衣才至骭。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桓公听后感到惊讶，让左右人把他带到车前，问他叫什么，家住哪里。宁戚如实作了回答。桓公问：“你作为一个放牛的，为什么要讽刺当前时局呢？”宁戚回答：“我是个小人，怎么敢讥讽时局呢？”桓公说：“当今天子在上，我与各路诸侯都服从于他，百姓安居乐业，到处是一派春意，天

还是尧舜时的天，你怎么说：‘不逢尧舜’，还说：‘长夜不旦’，这不是讥讽吗？”宁戚回答：“我虽一介村夫，没见过先王们的政绩；可是听说过尧舜的时候，十日一场风，五日一场雨，百姓种田吃饭打井喝水，称作‘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现在法纪不强，礼教不能在世上通行。而您说还是尧舜的天，我一个小人物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还听说尧舜的时代，所有官吏都行得正做得正，诸侯都真心服从，消除四凶后天下平安，不用说话就相信，不用发怒就有威严。现在您这开明的主公第一次开会就有宋国中途退出，二次立盟又出现鲁人要挟，连年打仗，百姓疲劳不堪，国家的经济愈加下降，而您却说‘百姓安居乐业，一派春意’，这又是小人所不理解的。小人还听说尧放弃让他儿子丹朱继位而让舜上台的事，舜跑到黄河南边，百姓追到南边，舜不得已才登了帝位。现在您杀兄得了国家，又借天子令来调动诸侯，小人又不知这结果会怎样了！”桓公听后大怒起来，喝道：“村夫出言不逊！”下令左右的人把宁戚绑去斩首。宁戚全无惧色，仰天长叹道：“桀杀了龙逢，纣杀了比干，今天宁戚要成为第三了。”隰朋看到这种情景，对桓公说：“这个人不怕强势，不怕威严，决不是个普通放牛人。望您把他放了！”桓公怒气一转，竟然转怒为喜，下令马上松绑，叫宁戚过来说：“我只不过试一试你，看来你确实是个好汉。”宁戚这时才掏出管仲的信给了桓公。桓公拆开信看了一遍，大意是：

臣奉命带兵出征，走到狝山，碰到卫国宁戚。这个人不是放牛人之流，乃是当今有用之才，望您能留下辅佐您。如果把他推给了邻国，您会终生后悔！

桓公看后说：“你既然有仲父的信，为什么刚才不呈上来呢？”宁戚回答：“臣听说‘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您如果厌恶直言而喜欢听奉承之言，即使您对我有多凶，我宁死也不会拿出相国的信来。”桓公听后非常高兴，让他坐在后面的车上。当晚，安营扎寨后桓公举着烛火，急急忙忙地找衣服和帽子。寺人貂问：“您找衣服和帽子，是为宁戚升官进爵吧？”桓公说：“一点不错。”寺人貂说：“卫国离齐国不远，为什么不派人去探访一下呢？假使这人确实是位贤才，再封爵也不晚。”桓公说：“这人很豁达，不拘小节，在卫国恐怕有过错。发现其过错，封爵不光彩，抛弃他又觉可惜！”于是就在烛光之下，封宁戚为大夫，让他与管仲一起参与国务。宁戚换了衣帽后，谢恩出去了。髡翁作诗写道：

短褐单衣牧竖穷，不逢尧舜遇桓公。

自从叩角歌声歇，无复飞熊入梦中。

桓公的兵马到了宋国地界，陈宣公杵臼，曹庄公谢姑已经先赶到了。随后周单子的兵马也到了。相见之后，共商攻宋的计策。宁戚说：“明公奉天子之命，会合诸侯，如果以威力取胜倒不如以智取胜。依臣之见，您先不要动兵。我虽不才，愿用三寸不烂之舌前去让宋国讲和。”桓公听后很高兴，传令在边界上安营扎寨，让宁戚一人先进宋国。宁戚于是乘一辆小车，带着几个随从直接来到睢阳，要见宋公。宋公问戴叔皮说：“宁戚是什么人？”叔皮回答：“我听说这个人是个放牛的村民，齐侯新提拔了他。肯定是他的口才很好，让他来游说的。”宋公说：“怎么待他呢？”叔皮说：“您让他进来，不要以礼相待，看他的动静和反应。如果开口时一有不当之处，臣便以拉衣服带子为号，让武士把他抓住扣起来。那时齐侯之计就破灭了。”宋公点头同意，让武士做好准备。宁戚这时穿着宽大的衣服，拖着长长的带子，

抬头挺胸，走了进来，向宋公长作了长揖。宋公端坐而没答理。宁戚仰头长叹说：“危险啊，宋国！”宋公惊了一下说：“我身坐上公之位，位置在诸侯之首，有什么危险？”宁戚说：“明公与周公相比，你们哪一个更有本事？”宋公说：“周公是圣人，我怎敢和他比呢？”宁戚说：“周公在周国强盛时，使天下太平，四方少数民族都服从，尽管如此他还是广招天下众豪杰。您在要亡国之际，处在群雄角逐之中，在两次杀君之后，就是仿效周公对有智之士卑躬屈膝，他们还不一定来呢，何况现在您狂妄自大，怠慢贤德之士。在这样的情况下，虽有良言又怎能在您明公跟前说呢？这不非常危险吗？”宋公一下惊住了，急忙从座上站起来说：“我继位时间短，未听过先生的教诲，千万不要怪罪！”叔皮在旁边看到宋公已被宁戚打动，不断拉长带子。宋公根本不理，对宁戚说：“先生此次前来，有什么指教？”宁戚说：“天子失去权力，各诸侯国也就散了，君和臣之间没有差别，杀君之事才常有出现。齐侯不忍心看着天下这样乱下去，奉天子之命，主持联盟会。明公您被列入参加会的人员中，而且桓公要帮您确定君位。您半路背叛，这不等于您的君位没确定吗？现在天子大怒，特派天子的大臣带领各路诸侯大军，前来讨伐宋。明公背叛王命于前，又抵抗天子军队于后，不用交手，臣已经预料到谁胜谁负了。”宋公说：“依先生之见又怎样呢？”宁戚回答：“依臣之愚见，不要心疼一点礼物，您就带些礼物去和齐立盟。这样对上不失做周天子之臣的礼仪，下可博得盟主的欢心，贵国不动一兵一卒，就可安稳如泰山了。”宋公问：“我一时失策，没有把立盟的会开到底，现在齐国以重兵压我，怎么会接受我的礼物呢？”宁戚回答：“齐侯宽宏大量，从不计较他人之过，也不念以往的仇恨。比如鲁国没去赴会，便在柯地立了盟约，并把原来侵占的土地全部退给了鲁国。何况您毕竟参加过会，哪有不收之理呢？”宋公问：“那要拿什么礼物呢？”宁戚说：“齐侯是以礼仪与邻国和睦相处的，总是给别人多，索取回来少。就是一点干肉也可以，难道非得拿出全部库藏的东西吗？”宋公十分高兴，便派使者随宁戚一起到齐军中请求讲和。叔皮满脸羞色的退了下去。

宋国使者见了齐侯以后，转达了宋公的歉意和请求加入盟国的要求。献上白玉十块，黄金千镒，齐桓公说：“天子有令，我怎么敢自做主张？必须麻烦天子之臣转奏给天子才可。”桓公然后把所献的金和玉，转送给单子，表示宋公要讲和的意思。单子说：“如果说你们君侯都宽大了宋君主，我手中又有凭证，回复天子我怎能不从命呢？”桓公又让宋公给周天子写信一封，然后再定开会时间。单子告别齐侯后带兵回去了。齐军和陈、曹二国的军队也都各自回国去了。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齐桓公回国后，管仲上奏说：“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能比郑国强大。郑国消灭了虢国而在那里建都，前有嵩山，后有黄河；左有洛水，右有济河，以天然之险而闻名于天下。因而过去郑庄公凭借此险，打败宋国，消灭了许国，抵抗住天子的军队。现在郑又同楚合为一伙。楚国是个大国，地广兵强，吞并了汉阳的各个国家，与周国为敌。君主要是凭借周王室想在诸侯中成霸业，非打败楚国不可，而打败楚必须先占领郑国。”桓公说：“我知道郑国是整个中原的枢纽，早就想把它打败，只是一直没有好办法。”这时宁戚进言道：“郑公子突做君主两年时，祭足把他驱赶出国，立子忽为君主；高渠弥杀了子忽又立了子祭；我们先君杀了子亶，祭足又立了子仪。祭足作为臣驱逐君主，子仪是弟弟篡哥哥君位。他们上下颠倒背叛礼仪，都是应当讨伐的。现在子突在栎地，每天都在想着打回郑国，何况祭足已经死了，郑国没有能人了，主公可命令一位将军去栎，把子突送回郑国，子突一定感谢主公恩德，一定会来朝拜齐国的。”桓公赞成他的话。随后命令宾须无带战车二百辆，把营地扎在离栎二十里的地方。宾须无先派人去告诉郑厉公子突齐侯的意图。这时的郑厉公听说祭足死了，已经派心腹去郑打听消息，忽然听到齐侯派兵送自己回国，心中大喜，马上出城迎接，并大摆宴席。郑厉公和宾须无说话之间，去郑国的人回来了，报告说：“祭仲已死，如今由叔詹作上大夫。”宾须无问道：“叔詹是什么人？”郑伯子突回答：“治国有方但不是将才。”这时又有从郑国回来的人报：“郑城有一奇怪的事：南门内有一条蛇八尺长，青头黄尾；而门外也有一条蛇一丈多长，红头绿尾；它们在门口相斗，已经三天三夜了，一直不分胜负。国内观看的人不尽其数，没一个敢靠近。过了十七天后，里边的蛇被外边的蛇咬死，外面那条蛇然后奔到城内，到了太庙里以后再也不见了。”宾须无起身祝贺郑伯说：“你的君位这回稳定了。”郑伯子突忙问：“你怎么知道呢？”宾须无回答：“郑国外面的蛇就是您呀，有一丈多长，说明您是兄长；城内的蛇是子仪，长八尺说明是弟弟。十七天后城内蛇被咬死，城外蛇进了城，您出逃时是甲申年的夏天，今天是辛丑年的夏日，正好十七年啦。城内蛇被咬死，这是子仪有失王位的前兆；城外蛇进太庙，这是祖宗让您复位的征兆。我君主现在为天下申张正义，将辅佐您复位。蛇相斗正赶现在，说明是天意啊！”郑伯听罢忙说：“如确实像将军所说，子突来世也不敢做对不起齐国恩德的事情！”宾须无与郑伯商量后决定：夜袭大陵。

再说郑国听说齐军来攻，派傅瑕带兵出来迎战，没曾想宾须无带兵绕到后面，先攻破大陵，插上了齐国旗帜。傅瑕深知郑的兵力不足，打不过齐军，只好下车投降。郑伯子突想起十七年来傅瑕一直带兵把他拒之门外的仇恨，咬牙切齿，对左右的人下令：“斩首后来报告！”傅瑕大声喊道：“您不是想要回到郑国吗？为什么杀我？”郑伯子突把他唤回来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傅瑕说：“您如果饶我一命，臣愿去把子仪的脑袋砍下来。”郑伯子突回答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杀了子仪？该不是用好话来骗我，你好脱身逃回郑国吧？”瑕回答：“现在郑国军政全由叔詹掌握，我与叔詹关系很好。您能放了我，我偷偷地溜进郑国，与叔詹共同商量行事，子仪之头一定会献在您的面前。”郑伯子突大骂道：“你这个老贼，如此奸诈，竟敢来诓骗我吗？我

现在放你进城，你再与叔詹一起带兵来打我，是吧？”宾须无说：“傅瑕的妻妾老小全在大陵，可关押在栎城作人质。”傅瑕叩头表示：“如果臣不讲信义，就把我的全家杀光。”并且对天发誓。郑伯子突这才放了他。傅瑕进了郑国，半夜就去见叔詹。叔詹看见傅瑕惊呼：“你不守大陵，为什么到这里来？”傅瑕说：“齐侯要使郑国有个名正言顺的国君，命令宾须无带领大军护送子突回国。现在大陵已失守，我连夜逃命到此。齐军说不定早晨或晚上就到，事情万分危急。您能斩子仪之头，开城迎接子突，这样您的老小和财产都可保住，同时也免除城内生灵涂炭。转祸成福，就在此时，不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叔詹听后沉默好一会儿，这才说：“过去我曾提出迎接子突回国的建议，被祭仲否定了。现在祭仲已死，有天助故君。违背天意必受惩罚，但不知用什么办法去杀子仪。”傅瑕说：“可给栎城送信，让他们马上出兵。您出城假装迎敌，子仪必到城上去观战，我看机会动手。您带故君进城，一切不就全成了吗？”叔詹听了他的话，偷偷派人给子突送去了信。傅瑕然后参见子仪，诉说齐兵帮助子突，大陵失守的事情。子仪听后大为震惊，忙说：“我现在应用厚礼重金去向楚求援，等楚兵一到，内外夹击，齐兵必退无疑。”叔詹故意拖延去楚报信的事。过了两天，还没有派信使去，这时探子来报：“从栎来的军队已经到了城下。”叔詹说：“臣马上带兵迎敌，君主同傅瑕一起登城守住郑城。”子仪完全相信了他的话。

却说郑伯子突带兵先赶到，叔詹与他战了几个回合后，宾须无的齐军大队兵马就到了，叔詹回头就跑。傅瑕从城上大喊道：“郑军失败啦！”子仪平素无胆无勇，这时就想下城逃跑。傅瑕从后刺去，子仪立刻死在城上。叔詹叫开城门，郑伯子突和宾须无一同进了郑城。傅瑕先跑到清宫，碰到子仪的两个儿子，便一下子全给杀了，准备迎接子突进宫。郑国人历来喜欢郑厉公，现在举国欢呼。厉公给了宾须无厚礼，并约定在冬季十月亲自去齐国朝廷请求加入盟国。宾须无然后告辞带兵回国。厉公复位几天，人心就安定下来了。于是郑厉公对傅瑕说：“你守着大陵已经十七年了，总是不让我进去，可谓忠于旧君了。现在又贪生怕死，又为我去杀旧君，你这种人的心实在难测；我应为子仪报仇！”下令让大力士押出去在市集上斩首。他的妻妾老小赦免死罪。髡翁有诗赞道：

郑突奸雄世所无，借人成事又行诛。

傅瑕不爱须臾活，赢得忠名万古呼。

原繁以前曾赞成立子仪为王，现在怕治罪，只好说有病退休。厉公派人去质问他，他自杀而死。厉公又以驱逐君主之罪，杀了公子阍。强鉏逃到了叔詹家中，叔詹为他求情，厉公免去了死罪，但剃去了脚。公父定叔逃到了卫国，三年后厉公把他召回来说：“不能让共叔没有后代留下！”祭足已经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叔詹仍然作正卿官职，堵叔和师叔同为大夫，郑人称“三良”。

再说齐桓公知道了郑伯子突已经回国复位，卫、曹二国在去年冬天也曾请求加入盟国，他就打算广合诸侯，歃血盟誓，重新结成一个大盟国。管仲说：“您最近才刚做了一些成霸之事，现在必须要干些首要的事。”桓公问：“什么是首要的事？”管仲回答：“陈、蔡、邾三国自从北杏入盟之后，对齐没有二心。曹国虽没参加会，在讨伐宋时也出了兵。这四个国家不必再去考虑。现在只有宋、卫二国没有入盟，应当去见一见。等各国人心一致后，再定盟期也不迟。”刚说完这话，就听见有人来报告说：“周王二次派单蔑回报宋国的厚礼，现已到了卫国。”管仲说：“宋国的事可以成了。卫国在

道路之中，您应当亲自到卫地去拜会，这样使各诸侯之间更亲近。”桓公于是约宋、卫、郑三国君主，共同相会在鄆地。加上单子和齐侯，一共五位，没有歃血而是相互拱手最后告别。诸侯们都很高兴。齐侯知道现在人心一致，就把宋、鲁、陈、卫、郑、许几个国君召集到幽地，歃血为盟，重新立了盟主之号。这时是周釐王三年的冬天。

却说那楚文王熊赧，自从得了息妫并让她作夫人后，宠爱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熊羆，二的叫熊恹。息妫在宫虽然三年，却从不与楚王说话。楚王对此非常奇怪。一天，楚王问息妫不说话是什么原因。息妫流泪却不回答。楚王坚持非让她说，息妫回答：“我一个妇人却跟了两个男人，纵然不能守节而死，也再没脸面对人讲话了？”说后泪流不止。胡曾先生作诗写道：

息亡身入楚王家，回看春风一面花。

感旧不言常掩泪，只应翻恨有容华。

楚王说：“这些都是蔡献舞的过错，我一定为夫人报这个仇，夫人不要忧虑。”于是出兵攻蔡，攻进了郢。蔡侯献舞肉袒伏罪，拿出国库中全部宝玉来讨好楚王，楚军这才退去。就在这时候郑伯子突正好派使者告诉楚国他复位的消息，楚王说：“子突复位两年了，才来告诉我，对我太不尊重了。”然后又发兵去攻郑国。郑国道歉请求讲和，楚王答应了。周釐王四年时，郑伯子突因怕楚而不敢去朝见齐侯。齐桓公派人去请，郑厉公派上卿叔詹到了齐国，对桓公说：“我国受到楚军困扰，早晚都得守城，得不到一点儿喘息的机会，因而今年没有来朝见您。您如果能以武力征服楚国，我们国君怎敢不每天都站在齐之朝廷下呢？”桓公恨他的话里含有讽刺挖苦，就把叔詹关押在军府内。叔詹找机会逃回郑国，从此开始，郑便和楚和好与齐成为仇家了。

周釐王在位五年时突然死了。他的儿子阍继位，称为惠王。惠王的第二年，楚文王淫乱残暴而不理朝政，而且经常出兵打仗。这时，他伙同巴国君主一同进攻申国，而他又去扰乱巴国的军队。巴国君主大怒，于是偷袭了那处，并占领了这个地方。守将阎敖从涌水中潜游而逃，见了楚王后被杀掉了。阎氏家族的人无一不恨楚王。为此，他们联合了巴国人，要巴国人进攻，他们作内应。巴军攻楚，楚王亲自领兵迎战，在津这地方大战一场。这时候阎氏家族的数百人已经混入楚军，到了战场上，直接来找楚王。楚军于是内部大乱，巴军乘机进攻，大败楚军。楚王脸上中箭后逃了回去。巴军不敢穷追，收兵回国，阎氏家族全部跟了去，从此成为巴国人。楚王回到方城下，夜敲城门。鬻拳在门里问道：“您胜利了吗？”楚王回答：“败了！”鬻拳说：“自先王以来，楚军从来都是战无不胜。巴是个小国，君王亲自带兵而败，难道不让人笑话吗？现在黄国不朝见楚，如果攻黄胜利，还可自我解脱。”于是闭门不让进去。楚王气愤地对军士们说：“此次再不胜，我就不回国了！”便向黄进攻。楚王亲自击鼓，将士拚命死战，在蹇陵把黄国军队打败了。这一天夜里，楚王在军营中睡觉，梦中看到息侯怒气冲冲地走上前说：“我有什么罪而被杀？你侵占我的疆土，奸污我的妻妾，我已经向上帝请示好了！”便用手劈楚王的脸。楚王大叫一声，醒来箭疮迸裂，血流不止。急忙下令回国。来到湫地，半夜死了。鬻拳前来迎丧并安葬了楚王。长子熊羆继位。鬻拳说：“我有两次对不起楚王，就是王不杀我，我又怎敢活下来呢？我将跟王一起到地下去！”于是对家人说：“我死后一定把我埋在经皇，使子孙知道我在守门。”然后鬻自杀而死。熊羆很同情他，使他的子孙世代为大阍。

先儒左氏称赞鬻拳是真正的爱君之臣。史官作诗写道：

谏主如何敢用兵？闭门不纳亦堪惊。

若将此事称忠爱，乱贼纷纷尽借名。

郑厉公听到楚文王死了的消息后，异常惊喜地说：“我从此不再担忧了！”叔詹说：“我听说：‘依靠别人的人有危险存在，为别人作下臣的人受到侮辱。’现在我国夹在齐楚之间，不受辱也会有危险。这不是长久之计。先君桓武以及庄公，三代为王朝的卿士，因而列于各国之首，使诸侯服从。现在周王才继位，听说虢、晋两国去朝见了新王，周王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酒宴，还赐给五块美玉，良马三匹。您不如去周朝见进贡，如果得到周王的宠爱，就可恢复先祖的卿士地位，就是在大国之间也不用害怕了。”厉公说：“好主意。”便派大夫师叔到周去朝见进贡。师叔回来说：“周王室大乱。”厉公问：“怎么个乱法？”师叔回答：“周庄王在世时的王妾姚姬，人称王姚，生下子颓，庄王很喜爱，派大夫蔿国作他的师傅。子颓天生喜欢牛，曾养过牛几百头，他亲自去喂，让它们吃五谷，身上披着绣有‘文兽’的彩布。凡是进出的仆人，都骑着牛，四处践踏毫无顾忌。子颓私下结交大夫蔿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等人，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釐王在世时，没有对他有所约束。现在新王继位，子颓更加蛮横无礼。新王很恨他，就对他的那一伙人进行了制裁，夺去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新王还因在王宫旁边建造花园，蔿国在那有菜园，边伯在那有房子，都靠近王宫，就都夺了过来，使花园扩大了。皇厨石速作饭不很细心，新王大怒，把他的官薪全扣了。为此石速也恨新王。在这种情况下，五个大夫和石速一道造了反，推子颓为君向王进攻。由于周公忌父和召伯廖拼死抗拒，才没使他们得逞。他们一伙人只好逃到苏国。先周武王在世时，苏国的忿生作大王的司寇有功，称为苏公，赠给他南阳的田产为其封地。忿生死后，他的后代被狄国打败，便背叛周王而讨好狄，可又不缴回他们的田产。桓王在位八年时，便把苏子的田产给了我们的先君庄公，同我国换去离周近的一块土地。这样苏子与周的仇恨更大了。卫侯朔恨周国帮助立了黔牟，也是一直有怨恨，苏子于是护送子颓到了卫国，同卫侯一起带兵来攻王城。周公忌父战败了，和召伯廖等人一起保王去了鄆。五个大夫尊子颓为王，人心都不服。现在君主如果发兵使惠王回国复位，这可是万世的功劳呀。”厉公回答：“一点不错。可是，子颓懦弱，只是借助卫和燕二国的力量，五个大夫是没什么本事的。我可再派人去说服子颓，如果子颓对此事后悔，我们就不用动武了。那样不更好吗？”便派人去接惠王，先住在栎。因栎地是厉公住了十七年的地方，宫室都很整齐。另外又派人给子颓送去一封信，信上说：

我听说以臣犯君，这是不忠的表现；弟弟干扰哥哥是不和顺的作法。

不忠不顺，天灾必然降临。您误听奸臣的话，驱逐国君，若能翻然悔悟，迎回天子，负荆请罪，定会不失富贵荣华。否则，退到一个角落，成为蛮夷之人，也可堵天下人之口。望王子快速决定。

子颓看信后，拿不定主意。五个大夫说：“骑上虎的人不能再下来了。哪有登上万乘大国的宝座后，又退下来做臣民的呢？这是郑伯子突骗人的鬼话，别听他的。”子颓就把郑国的特使轰了出去。郑厉公只好到栎去朝见周惠王，又奉惠王命令偷袭周，盗出传国宝器，又回到栎城。这时是惠王三年。

这年冬天，郑厉公派人联合了西虢公，打算一起带义兵护送惠王回国。虢公答应了。在惠王四年的春天，郑虢二位国君，在弭地见了面。到了夏季

四月时候，一起出兵攻伐王城。郑厉公亲自率领郑军攻南门，虢公带兵攻北门。蔦国急忙来敲王宫大门，来见子頹。子頹因还未喂完牛，不去见他。蔦国说：“事情十万火急！”便假借子頹的命令，让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登城去阻挡。周国人都不听子頹的，现在听说旧王回国，欢呼声震天响，争抢着去开城门迎接。蔦国只好起草国书，派人向卫国求援。还没写完，就听到钟鼓的声音，有人来报：“旧王已经进城上朝了！”听罢，蔦国便自杀了。祝跪、子禽死在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国人捆起来后，前来领功。子頹从西门出逃，让石速赶着“文牛”为前队，牛个个体肥动作慢，全被追兵捕获，子頹与边伯、詹父被擒后也一同斩首了。髡翁作诗感慨子頹的愚笨：

挟宠横行意未休，私交乘衅起奸谋。

一年南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饲牛。

还有一首诗写齐桓公既然称为盟主，本应倡议去让天子复位，不应该让郑、虢捡这便宜。诗中说：

天子蒙尘九庙羞，纷纷郑虢效忠谋。

如何仲父无遗策，却让当时第一筹？

惠王复位，把虎牢以东的地方赏给了郑国，还送给他们王后的大镜子和一副长带。把酒泉送给西虢，并送了一些酒器。二君谢恩后回去了。郑厉公在路上患了病，回国便死了。群臣拥他儿子捷继位，称为郑文公。

周惠王五年时，陈宣公怀疑公子御寇想要谋反，把御寇杀了。公子完，字敬仲是厉公的儿子，和御寇很要好，因怕受诛连被杀而逃到齐国，齐桓公让他作了工正官。一天，桓公到敬仲家里去喝酒，天色已晚，便寻找蜡烛以尽欢。敬仲推辞说：“臣只占卜了白天，没占卜夜晚，君来我家，不敢再连夜燃烛，若有意意外，臣实在担当不起。”桓公说：“敬仲是讲礼仪之人啊！”赞扬他一番后就回去了。桓公认为敬仲是有贤德之人，便把田这块地方赐给了他，敬仲成为田氏之祖。在这一年里，鲁庄公为了结婚之事，在他的防地会见了齐大夫高傒。再说鲁夫人文姜，自打齐襄公死后，日夜悲哀思念，得了咳嗽病。仆人请来莒国医生看脉。文姜由于长久没再遇到知音，性欲难忍，便把莒医留下共同吃喝，与他乱伦起来。莒医回国后，文姜借看病为名，去了莒两次，就住在莒医家中。莒医又推荐别人替代自己，文姜虽老可淫性更旺，可终因没一个淫性能赶上襄公而感到遗憾。周惠王四年秋天的七月，文姜病情加重，死在鲁国别人的卧室里。临终时对庄公说：“齐襄公之女现已十八岁了。你应当快速娶过来，以做六宫之正位。千万不要拘泥于送丧时不能娶的旧习，那样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又说：“齐国现在正想谋求霸业，你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破坏齐鲁两国世代友好的关系。”说完便死了。庄公按正常的礼节把他母亲下了葬。遵从母亲遗嘱，当年便要结婚。大夫曹刖说：“大丧还没过去，不能操之过急。望您等三年守孝完毕再行此事。”庄公说：“这是我母亲命令我这样做的呀。刚死时太早，守孝完后又太迟，我就选在中间吧。”于是订下一年以后，与高傒商定以襄公在时的订约为准，到时前去齐国，行求婚之礼。齐桓公也因鲁丧未完，要推迟一年。到了周惠王七年时，共同商定在秋天结婚。这时是鲁庄公二十四年，年龄是三十七岁。庄公打算让齐女婚后高兴，凡事都极其侈奢，挥霍无数。可是当庄公想到先父桓公是死于齐国，现在却又娶了齐女时，心里又不安起来。便重建了桓宫，柱子全部涂成红色，把椽子全部刻上花纹，以此来安慰死去的先父的魂灵。大夫御孙对此作法提出忠告，庄公根本不听。到了夏天，庄公到齐国亲自去

迎接齐女。到了秋八月，姜氏到了鲁国，做了国夫人，称为哀姜。大夫们和家族中的妇女见了她都行次于国君的礼，并要送钱作见面礼，男女都是如此。御孙暗自叹息道：“男人之间往来，大的送玉器布匹，小的送飞鸟一类，以此显示人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女人之间不过送些瓜果梨枣，以表示真心而已。现在男女送礼同样，这是男女没有区别了。男女有别是鲁国的重要礼节之一，现在由夫人搞乱了，国家能不亡吗？”自从姜氏到了鲁国，齐鲁之间关系越来越好了。齐桓公又同鲁庄公一起合兵攻徐国、伐戎国，徐、戎二国都心甘情愿称臣服从齐国。郑文公看到齐的势力越来越大，怕齐来进攻郑国，便派使臣去请求加入盟国。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周惠王十年，由于郑提出加入联盟，齐侯让宋、鲁、陈、郑四个君侯来到幽地，共同立盟。这样一来，中原各诸侯国都和齐国立了盟约，服从齐桓公。齐桓公回国后设宴慰劳各位大臣。喝到一半时，鲍叔牙说：“我听说：‘作为开明君主和有德有才的大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虑之处。’我希望君主不要忘记出逃之时，管仲不要忘记被囚之事，宁戚不要忘记放牛的日子。”桓公于是离开座位，过来向叔牙表示感谢：“我与诸位大夫，决不会乐而忘忧，这正是齐国社稷有无穷之福的根本所在呀！”这一天人们尽欢而散。

有一天，忽然来报：“周王派召伯廖来了。”桓公忙把他迎接到公馆。召伯廖是来宣读惠王的命令，赐齐侯为方伯，升为太公的职位，有打仗调各国兵力的专权。并有信附上，信中说：“卫朔帮助子颓登上王位，帮助坏人是有犯天理，我已记在心中十年了，一直没能报我心头之恨，现在麻烦伯舅为我出这口气。”惠王十一年时，齐桓公亲自带领兵车将士去讨伐卫国。这时，卫惠公朔已经死了，儿子赤继位已经三年，称为懿公。懿公听说齐兵来了，不问缘由，带兵就出城迎战，结果大败而归。齐桓公的兵马直逼城下，宣读周王的命令，历数卫国的罪状。懿公在城上说：“这些都是先君的过错，与我没有关系。”然后让他儿子开方出城，送给齐军金钱和布匹五车，请求讲和免罪。桓公说：“先王曾定下规矩，任何罪过都不能连及后代子孙。如果你们遵从王命，我还苛求你们什么呢？”卫公子开方看到齐国如此强盛，想到齐国去做官。齐侯说：“你是卫侯的长子，论次序排应该做国储。怎么舍得在南面受尊敬的地位而要北面去受苦呢？”开方回答说：“明公是天下的有贤德之侯，如果能在您左右执鞭，我就感到万分荣幸，还在乎这地位不地位吗？”桓公认为开方很崇拜自己，就让他作了大夫，与竖貂和易牙一样地受宠。齐人称这三人是“三贵”。开方到齐国后又对齐侯说卫侯的小女儿有多么多么美丽漂亮，——卫惠公曾送去他的女儿给齐桓公作陪嫁女。这个小女儿是她的妹妹。桓公听说后就派使者带上很多钱，去向卫侯要求纳妾。卫懿公不敢推辞，只好送去，齐侯纳为妾。现在卫国姊妹都来了齐国，人们便称为大卫妾和小卫妾。她俩都倍受齐桓公宠爱。对卫国之事，髡翁作诗写道：

卫侯罪案重如山，奉命如何取赂还？

漫说尊王申大义，到来功利在心间。

再说晋国的国君姓姬，爵位是侯。周成王时，把桐叶剪成执珪，把他弟弟叔虞封在这里。传了九代后，传位到穆侯。穆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仇，小的叫师。穆侯死后，公子仇继位，号称文侯。文侯死后，他儿子昭侯继位。由于畏惧他叔父桓叔的厉害，便把曲沃封给他叔父，他叔父号称曲沃伯。晋后改称翼，同曲沃合称二晋。昭侯七年时，大夫潘父把昭侯杀了，让曲沃伯来继位，翼地人拒绝，便杀了潘父让昭侯的弟弟平登位，称为孝侯。孝侯在位第八年时，桓叔死了，儿子懿继位，称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时，庄伯进攻翼，孝侯大败，被庄伯杀掉了。翼人又立孝侯的弟弟郤，称为鄂侯。鄂侯上台二年时，他带兵讨伐曲沃，战败后逃到随国。他的儿子光又继位，称哀侯。哀侯三年时，庄伯死了，儿子称代继位，称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时，武公与将军韩万梁宏一起带兵去攻打翼，哀侯在激战中被杀。周桓王命令卿

士驪公林父去立哀侯的弟弟緡继位，称为小子侯。小子侯在位四年时，武公设了个圈套把他杀了，后来曲沃与翼合并，定都于绛，仍然称为晋国。然后武公把国库中的宝器，全部装上车运往周国，献给了周釐王。侯王贪财，便任命称代为晋侯。武公称代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儿子倮诸继位，便是晋献公。

献公对其先祖家族中好战的一支极为不满，认为是祸害。大夫士蔦出主意，先让他们四分五裂，再用诱骗的手段全部杀掉。献公为表彰士蔦的功劳，任命他为大司空。士蔦奉命去建一座大国都，那就是绛城，绛城建好后，气势非常壮观，完全可以和大国的都城相比。当初，献公继位之前，娶了贾姬作妃子，一直没有孩子；又娶了犬戎主的侄女狐姬，她为献公生个儿子，名叫重耳；又娶小戎允姓的女儿，生一儿子，名叫夷吾。武公晚年时，向齐国求婚要求纳妾，齐恒公把一个侄女给了武公，称为齐姜。这时武公已老朽，不能再与女人同欢。齐姜年龄小而且美丽动人，献公很喜欢她，与她私通，生了一个儿子，偷偷寄养在申氏家中，取名申生。献公继位时，贾妃已死，就立齐姜作了正夫人。这时重耳已经二十一岁了，夷吾比申生大一些。由于申生是正夫人的儿子，那时是论正房偏房所生而不论年龄大小，申生便立为将来继位的世子。让大夫杜原款做太老师，大夫里克作少老师，一起辅导世子。齐姜又生一个女孩后，自己却死了。献公又娶了贾姬的妹妹贾君，贾君没生孩子，于是让贾君哺育齐姜所生的女孩。献公十五年时，发兵去攻骊戎。骊戎请求讲和，把两个女儿送给献公，大的叫骊姬，小的叫少姬。那骊姬长得同息妫一样美丽无比，其妖艳程度又同妲己可以媲美，她诡计多端，净是鬼心眼儿。在献公面前表现出非常忠实，处处讨好献公。时常她还参与政事，往往十言九中。献公对她宠爱无比，每时每刻总是和她在一起。一年后骊姬生一儿子，取名奚齐。又过一年，少姬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作卓子。献公宠爱骊姬，又对她们生了儿子非常欢喜，渐渐忘却与齐姜的那段情义，打算立骊姬为正夫人。让太卜郭偃用龟来占卜是凶是吉。郭偃把占卜的结果献给晋献公，卦辞说：

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

献公问：“怎么解释呢？”郭偃回答：“渝就是变。主观上想专一，事实上发生了变乱，故称‘专之渝’。攘是夺，瑜是美。有了变乱那么就会美与恶倒置，故称‘攘公之瑜’。草的香味叫薰，臭味叫蕕。香味压不住臭味，臭气长久不消，故称‘十年尚有臭’啊。”献公现在一心全放在骊姬身上，根本听不进他的话，又让史苏算卦。得到《观卦》的六二爻，爻词上说：“闚观利女贞。”献公说：“居于宫内，观看外面，正是女子的贞正吉兆，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呢？”太卜郭偃说：“开天辟地以来，先有龟象后有卦数。听从卦不如听从龟。”史苏也说：“礼法不允许有两个正夫人，诸侯不能再娶正夫人，这才是‘观’的真正含义。让骊姬再作夫人，就谈不上贞正。谈不上贞正，还谈什么利呢？就依《周易》所说，也未见得就是吉利的。”献公说：“假如都用占卜来决定事情，那我们就都听鬼的吧！”竟不听史苏和郭偃的劝告，选择吉日，在太庙祈祷，把骊姬立为夫人，把少姬封为第二夫人，史苏私下对大夫里克说：“晋国就要灭亡了，怎么办？”里克大吃一惊，忙问：“是谁要使晋国灭亡呢？”史苏说：“大概是骊戎国吧。”里克不理解他的话。史苏进一步解释说：“从前，夏朝桀王攻打施国，施国君把女儿妹喜送给了他。桀王宠幸了妹喜，最后夏王朝毁灭了。殷商的纣王攻打苏国，

苏国君把女儿妲己送给了他，纣王宠爱妲己，最后殷商王朝灭亡了。周幽王攻打有褒国，有褒国人把褒姒送给他，幽王宠爱褒姒，最后西周灭亡了。现在我们晋国讨伐骊戎，得到骊戎主的两个女儿，而献公对她们宠爱得要命，晋国怎么能不亡呢？”恰好这时太卜郭偃也来拜访，里克又把史苏的话对郭偃复述了一遍。郭偃则说：“晋国只是要乱一阵子，亡国还不太可能。当年唐叔虞到这封地来时，也曾占卜过，卜辞是‘尹正诸夏，再造王国。’现在晋国正是兴旺时期，担心它亡国毫无必要。”里克问：“国内发生动乱在什么时候呢？”郭偃说：“善恶的循环报应，一般不过十年。十这个数，是数到了一定极点后的转折处。”里克在竹简上记下了他的话。

献公异常宠爱骊姬，打算让她的儿子奚齐将来继位。一天，献公把他的心思告诉了骊姬。骊姬心里十分高兴。现在问题是，申生已经宣布为世子，无缘无故变更，群臣会不服气，必然会出面阻拦，况且重耳夷吾都与申生非常要好，三个公子都在左右，如果说不通他们，他们有了警惕，说不定会坏事。于是骊姬下跪对献公说：“太子已立，各诸侯都已知道这件事，况且申生贤德无罪，您如果因为妾的儿子的缘故，要废旧立新，妾宁愿自杀！”献公以为她是真心对他，便告诉她不要这样。献公另外也有受宠爱的大夫二人，他们是：梁五和东关五。他俩人为献公探察朝中大臣的动向，经常搬弄是非，晋人称为“二五”。献公还有一个专门为他演戏的人，名叫施，年龄小却长得很漂亮，聪明伶俐，能言善辩，献公对他更为宠爱，他出入宫中一般人不许出入的地方，没人敢过问。骊姬于是与他私通，俩人关系日趋亲密。骊姬就把她的心事告诉了施，让他去离间三个公子，为让她儿子成为世子而出力。施为骊姬出主意说：“必须以镇守边境为名，让三个公子远远地离开，然后才能见机行事。然而这种事又必须让别的大臣开口，才能合适。现在‘二五’最受献公宠爱，夫人可用重金与他们交往，让他们开口说话，主公没有不听的。”骊姬于是给了施金钱玉帛，让他分别送给“二五”。施先去见梁五，说道：“国君夫人愿意同大夫交往，让我送给你一点不成敬义的薄礼。”梁五大惊，忙说：“夫人怎么会和我交往？必有嘱托。你若不说，我就不收。”施便把骊姬的心思全部告诉了他。梁五说：“必须有东关帮助才可成功。”施说：“夫人也为他准备下了礼物，同您的一样。”于是他俩一同到了东关五的家，三个人进行了密谋。转天，梁五对献公进言说：“曲沃是开始被封的地方，是先祖先君宗庙的地方。蒲与屈两地，都很靠近少数民族，是边境的要塞之地呀。这三个地方，不能无人去镇守，去主持军务。祖庙那地方，没有主事人，老百姓会没有怕威严的心理；边境上没主事人，少数民族会有偷袭之意。如果让太子到曲沃去主事，重耳和夷吾分别在蒲和屈主事，您居国中做总的指挥，国家定会像磐石一样安稳。”献公问：“世子外出好吗？”东关五说：“太子是国家的第二个君主，曲沃是第二个晋国。除太子以外别人谁敢任此职呢？”献公问：“曲沃那里就这么办，可蒲和屈是荒山野岭，怎么去镇守呢？”东关五又说：“城外便是荒野，如果去镇守就不是荒野了，也会变成小都城的。”二人然后又齐声赞美说：“一个朝廷增加两个小都城，对内可以凭借它们治理国内，对外又可开拓国土，晋从此会更大的！”献公相信了他们的话，让世子申生住在曲沃，以主持祖庙所在的地方，太老师杜原款一起跟去。让重耳到蒲，让夷吾去屈，由他们二人主持边境军务。狐毛跟重耳到蒲，吕饴甥同夷吾一起去屈。又让赵夙为太子在曲沃建一小城，比原来的又高又大，称作新城。让士蔦监督建蒲和屈两座小城。士蔦用柴禾加

土，草草就完事了。有人说：“这样不结实。”士蔦笑着说：“几年之后，这就会成为敌人的，那么结实干什么。”然后他又作了一首诗：

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狐裘是贵重的衣服，龙茸是乱的样子。这里是说高贵的人太多，而嫡庶长幼又没有分别。士蔦已经考虑到骊姬必定有抢夺继承权的鬼计，才说出此话。申生与两个公子这下子全部远离都城住到了晋国的边境上。只有奚齐、卓子还在君主身边。骊姬现在更加讨好献公，以收买献公之心。髡翁作诗写道：

女色从来是祸根，骊姬宠爱献公昏。

空劳畚筑疆场远，不道干戈伏禁门。

这一时期，献公新建上、下两军，他自己带领上军，让世子申生带领下军，并带领着大夫赵夙和毕万一起去攻打狄、魏、霍三国。打败了三国，并占领了三国领地。献公把狄赐给赵夙，把魏赐给毕万作为他们封地。太子建功立业，但他功越高，骊姬恨意越浓，计谋策划得也越来越急。

却说那楚国的熊羆熊恽兄弟俩，虽然同是文夫人所生，可能恽的才智远远超过其兄熊羆，文夫人为此对熊恽特别喜爱，楚国人也都佩服他。熊羆继位后，心里嫉妒他弟弟，总想借机杀掉他，以绝后患。然而周围的人很多为熊恽开脱，使他总不能得手。熊羆对国家大事没有兴趣，就喜欢打猎，在位三年，政绩平平。熊恽看准他哥哥是非杀他不可，便偷偷收养能为他卖命的勇士；然后看准机会，乘其兄出去打猎之机，袭击并杀掉了他，回来对文夫人说其兄病死。文夫人虽然心有疑团，但又不想弄清此事，便让众大夫拥熊恽继位，号称成王。由于熊羆没有治理国家，不配做君，便称为“堵敖”，就没有按君主死后埋葬的礼节去对待他。成王任命他叔叔王子善为令尹，也就是子元。子元自从他哥哥文王死后，便有篡位的意图。另外还仰慕他嫂子息妫，对这种天下绝色的女人，朝思暮想与她私通。况且熊羆熊恽二人年龄还小，他以为自己受到尊重，因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唯一惧怕的是大夫斗伯比，他正直无私，而且足智多谋，因而一直不敢动手。到了周惠王十一年时，斗伯比病死了。子元这才开始肆无忌惮，在王宫的旁边大建馆舍，每天家中歌舞奏乐不停，想以此来勾引文夫人，文夫人听到歌舞奏乐之声后，问仆人说：“宫外的奏乐歌舞的声音是来自何处？”仆人回答：“这是来自令尹的新公馆内。”文夫人问：“先君舞刀是练武艺，征讨诸侯，因此朝见和进贡的不断。现在楚军不到中原有十年了。令尹不想雪耻，而在我这个苟活着的人旁边奏乐歌舞，这不是反常吗？”仆人把这话转给子元，子元回答：“夫人没忘中原，我倒忘了；不去攻打郑，我就不是大丈夫。”于是带战车六百辆，自己亲自带领中路军，斗御疆、斗梧举大旗作前队，王孙游、王孙嘉为后队。浩浩荡荡，向郑国杀去。郑文公听说楚军快到了，急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堵敖说：“楚军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不如向他们讲和。”师叔说：“我们刚刚与齐缔结盟约，齐必来救我们，应作好准备等待他们。”世子华，年龄小却血气方刚，提出要和楚决一死战。叔詹说：“三个人的话，我赞成师叔。可是依愚臣之见，楚兵不久就会自己退去。”郑文公问：“令尹亲自带兵来的，怎么会退呢？”叔詹说：“楚国自从攻打别国以来，从未动用过六百辆战车。公子元是以必胜的心理想讨好取悦于息夫人。凡求胜的人也必怕失败。楚军若是来了，臣自有办法让他们撤退。”正在商议期间，探子来报：“楚军破桔柣关而冲进我们国内，现在已到外城，正在进入纯门，

马上要到达市了。”堵叔忙说：“楚兵已逼近，如果讲和不行，那也先到桐邱先去避一避。”叔詹说：“不要害怕！”然后命令披甲的士兵埋伏在城内，大开城门，城内百姓往来如平常一样，毫无惧色。斗御疆等带的前队先到城外，见到城内这般景象，城上又没有一点动静，心中犯疑；问斗梧道：“郑人如此清闲，必有诡计，想骗我们进城。不可轻易进城，待令尹来了再说。”于是离开城五里，安营扎寨。不久子元大军就到了。斗御疆等禀告城中所见的情况。子元亲自登上高坡，瞭望郑国城内。忽见旌旗林立，军士整齐严肃地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叹气道：“郑国有‘三良’在，他们的计谋很难推测！万一失利，有什么脸面去见文夫人呢？一定要探好虚实，才可攻城。”转天，后队王孙游派人来报告：“探子探听到齐侯同宋鲁二国诸侯，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救郑。斗将军不敢再前进，等候军令，准备迎敌。”子元大惊，对诸将说：“诸侯要是截住我们的退路，我们将腹背受敌，必会大受损伤。我攻郑到了遼市，可以说是全胜了。”便暗暗传令，人人口里含上东西，以免出声，并摘下马铃，当夜拔寨后退。因怕郑兵追赶，命令不拔军旗，仍放在那里，以迷惑郑人。大军溜出郑国边界后，才开始敲钟击鼓，高唱凯歌而回。先派人去报文夫人：“令尹全胜而回了！”夫人感谢地说：“令尹若能歼敌全胜，应该向国人宣布，奖励有功者，并告祭太庙，以慰籍先王之灵。告诉我干什么？”子元听后非常不好意思。楚王熊恽听说子元不战而回，心里很不高兴。

郑叔詹亲自监督军士巡逻，彻夜未眠。天刚破晓，看见楚军旗帜，指着说：“这是座空营地，楚军已经跑了。”众人都不相信，问道：“您怎么知道？”叔詹说：“大旗是大将所住的地方，应是鼓声震天，兵马声喧嚣。现在看见那么多鸟都在上面叫唤，所以知道没人在那儿，我想准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楚军听到消息，逃回去了！”不一会儿，探子来报：“诸侯救兵真地到了，还没到郑国边境，就听说楚军已逃，各自现在又回去了。”众人这才开始佩服叔詹的才智。郑国于是派使臣去齐感谢救郑之劳苦。自此对齐忠心耿耿，没有二心。

再说楚子元自从攻打郑没有功劳，心中很不是滋味，对篡位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打算先打通文夫人，然后再动手。正赶文夫人身体有些不舒服，子元假称问安，来到了王宫。然后把卧室的器具搬进宫中，三天没出宫。家丁数百口都站在宫外。大夫斗廉听说此事，闯进宫门，直奔子元睡觉的地方，见子元正对镜整理头发，就责怪他说：“这是作臣子的洗漱的地方吗？令尹应快点退出去！”子元说“这是我家的宫室，与你射师有什么关系？”斗廉说：“王侯是高贵之人，弟兄之间都不能与对方家人来往。令尹虽是先王的弟弟，可也是大臣。作大臣过阙时要下车，过庙时要快走，痰吐到地上都是不应该的，更何况在宫内睡觉了！况且夫人与外人隔离，男女有别，令尹没听过吗？”子元大怒道：“楚国的大权掌握在我手里，你敢多嘴！”命令左右人铐上他，扣在走廊下面，不放出宫。文夫人派仆人向斗伯比的儿子斗谷于菟去告急，让他到宫中来解决这个难题。斗谷于菟密奏楚王，约了斗梧、斗御疆和他儿子斗班，在半夜带兵围住王宫，将家丁一阵乱砍，其他人都吓跑了。子元此时正搂着宫人死睡，梦中被惊醒，提剑就跑了出来，正遇上斗班，斗班刚好握剑要进。子元喝道：“作乱的原来是你小子！”斗班回道：“我不是作乱，是特来杀作乱的人的。”说罢两个在宫中打了起来。没打几回合，斗御疆、斗梧赶到了。子元看看不能取胜，夺门欲跑，被斗班一剑把

脑袋砍了下来。斗谷于菟把斗廉放了出来，一同到文夫人的寝室外，叩头问安后，回去了。转天早晨，楚成王熊恽进殿，众位大臣朝见完毕后，楚王命令把子元全家都杀了，在大道上贴出告示写明子元的罪状。髯翁评论到子元想引诱文夫人一事时，作诗写道：

堪嗟色胆大于身，不论尊兮不论亲。

莫怪狂且轻动念，楚夫人是息夫人。

再说斗谷于菟的祖父是斗若敖，娶郢子的女儿，生了斗伯比。若敖死时，伯比还小，就随母亲到郢国去居住，在宫中进进出出，郢夫人像喜欢自己儿子一样喜欢他。郢夫人有个女儿同伯比是表兄妹的关系，俩人从小在宫中相伴玩耍，长辈从来不禁止，渐渐俩人有了私情。郢的女儿怀孕后，郢夫人这才发觉，便禁止伯比再进宫。让她女儿假作有病，单独住在一间屋里。怀孕期满后，生了一个儿子，郢夫人派仆人用衣服包起婴儿，偷偷把他丢在梦泽这地方。想要瞒过郢子，而且不想让她女儿有坏的名声。伯比感到羞愧，同他母亲到楚国请求定居。这个时候郢子正好去梦泽打猎，看到一处有些水洼的地方有只猛虎卧在那里，就让左右人放箭，箭到旁边竟没一箭射中，虎根本不动。郢子犯疑，派人到那去察看。回来报告说：“老虎正抱着一个婴儿，用虎乳喂他奶，看到人也不害怕。”郢子说：“这是神物，不能惊着它。”打猎回来后，对夫人说：“刚才去梦泽，见到一件奇怪的事。”夫人问道：“什么怪事？”郢子就把猛虎乳婴的事说了一遍。夫人说：“夫君不知，这婴儿是妾扔的呀！”郢子非常惊讶，忙问：“夫人为什么把这婴儿扔掉呢？”夫人回答：“夫君不要怪罪，这婴儿是我们女儿同斗伯比外甥生的。我怕传出去坏我们女儿名声，才让仆人把他丢到梦泽。妾听说姜嫄踩到巨人的脚印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丢到冰上，飞鸟用翅膀盖上他，姜嫄认为这是神，就把他抱回养大了，名字叫弃，做官为后稷，最后成为周代的祖先。现在这个婴儿既然有猛虎喂奶，必是个贵人。”郢子听了她的话，派人去把婴儿抱回来，让他女儿抚养。转年，把女儿送到楚，与斗伯比成了亲。楚国乡下人说话时，把乳叫做“谷”，把虎叫“于菟”。伯比便取乳虎为名，叫这孩子谷于菟，字为子文，现在云梦县有个于菟乡，就是子文出生的地方。谷于菟长大后，有安民治国之才，懂文知武之略。父亲伯比给楚做大夫。伯比死后，谷于菟继续做大夫。现在子元死了，缺少令尹。楚王打算让斗廉担任，斗廉推辞说：“如今楚国的大敌是齐国。齐国用了管仲、宁戚，国富民强。臣之才不能与管宁之辈相比。君王如果打算使楚国重振，与中原抗衡，不用谷于菟是不会成功的。”众官也一起保奏：“只有此人，才称其职。”楚王准奏，拜谷于菟为令尹。楚王说：“齐用管仲，称为仲父。现在谷于菟将为楚振兴挑大梁，也应称他的字。”于是只叫子文而不称别号。周惠王第十三年，子文作为令尹，提出建议：“国家的灾祸，都是因君弱臣强所导致。现在各位大臣的封地，必须拿出一半归公。”子文身体力行，首先带头，其他人没有敢不服从的。由于郢城南是湘潭，北据汉江，天然的好地方，便从丹阳迁都到了郢城，称为郢都。他整顿军队，训练士兵，选贤任用能人。他认为公族的屈完是位有贤德的人，就让他作大夫。本族人斗章有才有智，就让他同几个斗姓的人一起治军。让他儿子斗班做申公。楚国于是井然有序了。

齐桓公听说楚王任用能人治理国家，怕楚入侵中原，想要带诸侯大军去进攻楚。问管仲可不可以去，管仲说：“楚在南方称王，地广兵强，周天子都没有办法。现在由子文掌管军政，四方边境都有重兵把守。在这样情况下，

只用军队的威力是不行的。况且您最近才得到诸君侯的拥戴，还没有使要灭亡的国家保存下来，使衰落国家振兴起来的功德，诸侯的军队，不一定肯为我们出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我们的威信，等待时机再动手，才可万无一失。”桓公问：“自从我先君报了九世之仇，消灭了纪国，把纪地收归齐国；而鄆曾是纪的附属国，至今还不服从，我打算吞并它，你看怎样？”管仲说：“鄆国虽为小国，以前是太公家族一个分支的后代，和齐国同姓。吞并同姓，是不仁义的。你可以命令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纪城，表示出要进攻的样子。鄆一定害怕，必然来投降。这样没有灭亲族的罪名，却又可得这块地方。”桓公用了管仲的主意，鄆国果然害怕前来投降。桓公说：“仲父的谋划，是万无一失的！”君臣们正在商议国事，忽然一大臣来报：“燕国受山戎的军队攻打，特派人来求援。”管仲说：“君主如果去打楚国，必须首先平定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祸乱一没有，就可专心去攻打南面的楚国了。”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恒公兵定孤竹

话说这山戎乃是北戎族的一支，共国位于令支，又叫离支，它西面是燕国，东南是齐国、鲁国。山戎处于三国之间，常依仗地势险要，兵强马壮，不服王化，屡次骚扰中原各国，从前曾因进犯齐国边界被郑国公子忽击败。现在山戎听说桓公要出兵攻打鄆国，便出动了一万骑兵攻打燕国，想借此切断它通向齐国的道路，燕庄公抵敌不住，急忙派人从小道向齐国求援。桓公将管仲召来商议，管仲说：“当今南方有楚国，北方有戎族，西方有狄族，它们都是中原的心腹隐患，必须想法一一征服。过去山戎不攻燕国，我们还想灭掉它，何况现在燕国主动向我国告急求援呢？”于是桓公率兵去救助燕国。齐军渡过济水后受到了鲁庄公的迎接，桓公将兴兵伐戎一事通报鲁庄公，庄公赞许道：“攻灭顽敌，安定北方，别说燕国，连我国也受益非浅。我愿率兵马相助。”桓公道：“北方路途险远，就不劳君侯远行了，若我军战事不利，再向贵国借兵也不晚。”庄公道：“一言为定。”桓公告别庄公，领军向西北进发。

山戎首领密卢领兵骚扰燕界，已近两月，掳掠了大批人口财产，这时听说齐国大军来到，急忙撤兵返回。桓公率兵来到蓟门关，受到了燕庄公的迎接慰劳。管仲向桓公建议道：“山戎闻风而逃，未受挫折，我军若就此班师回国，山戎兵马必会再次前来，不如借此机会将它彻底攻灭，除去这一祸患。”桓公准奏，燕庄公请求率燕军为先锋，桓公说：“贵国兵马久战疲惫，怎忍再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呢，请君率军作为后队，为我军壮壮声势吧。”庄公又建议说：“从这往东八十里有一个无终国，他们虽属戎族，却不归附于山戎，可以将他们招来，作为向导。”桓公应允，当即派公孙隰朋携带重礼，前去请兵，无终国主欣然受礼，派遣大将虎儿斑率领二千骑兵，赶来助战。桓公召见并重赏了虎儿斑，命他率队作为先锋。大军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后，桓公发现前面山路险恶，便把燕庄公请来询问，燕庄公说：“此地名叫葵兹，是进入北戎的必经之路。”桓公与管仲商议，决定将粮草辎重留下一半，储存在葵兹，让鲍叔牙负责把守转运。桓公在葵兹休兵三日后，留下老弱伤兵，只带上精壮人马，兼程前进。

山戎首领密卢听说齐军来攻，急忙把将军速买召来商议，速买建议说：“齐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我们可乘其安营未定，发起突然袭击，准会大获全胜。”密卢于是让速买率领三千骑兵分散埋伏在山谷中，只等齐军到来便截住厮杀。虎儿斑率领前队先到，速买只带一百人马上前迎敌，虎儿斑奋起神威，举起铁锤向速买迎头便打，速买假装不敌，边打边退，将虎儿斑引入林中包围，虎儿斑拼死突围不成，所带士卒死伤惨重，连自己所乘战马也被敌人刺伤。危急关头，齐国大军赶到，齐将王子成父奋勇将速买杀败，救出了虎儿斑。虎儿斑带领狄族残兵，满脸羞愧地来见桓公，桓公鼓励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在意。”又命人将一匹名马赏给虎儿斑，虎儿斑不由感激涕零。大军向东行进三十里，来到伏龙山，桓公和燕庄公驻兵山上，王子成父和宾须无各领命在山下安营镇守，几个营寨用战车相联，组成了一座“车城。”第二天，密卢亲自带着速买，率领一万骑兵前来挑战，向齐军阵地发动了几次进攻，但都被“车城”挡住。到了下午，管仲在山头发现正面敌人人数减少，所剩士卒也纷纷跳下战马，对着齐军破口大骂，于是

管仲便把虎儿斑召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将军报仇雪耻的时候到了！”虎儿斑领命率兵出城。隰朋一旁说道：“恐怕敌人有什么诡计。”管仲说：“这个我早已料到。”当即命令王子成父率军向左，宾须无率军向右，两路接应，专门捕杀敌人的伏兵。原来山戎人惯用埋伏之计，他们见齐兵坚守车城不动，便将大队人马埋伏在山谷中，再派人前去骂阵，引诱齐兵出营。虎儿斑率军冲出“车城”，戎兵急忙逃散，虎儿斑正想追击，忽听到大寨传来了收兵的号令，于是当即勒马返回。密卢初见虎儿斑出营交战，心中大喜，正想号令谷中伏兵合围，突然有二路齐军从侧翼杀出，山戎兵马措手不及，被王子成父和宾须无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逃。密卢初战失利，心中甚是懊恼，速买向他献计道：“齐国向前进兵，必经过黄台山谷口，我们可用木石将谷口封住，在谷外多挖陷阱，再派重兵把守，这样敌人就是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越过。伏龙山二十里方圆内没有水源，齐军全靠从濡水中汲取饮水，如果我们将水流截断，齐军必会因缺水大乱，到那时我们便可以趁乱出击。此外我们还须再派人向孤竹国求援，借兵助战。”密卢大喜，忙派人依计行事。

管仲见戎兵败后，一连三天毫无动静，心中不由起疑，忙派出探子前去打探消息，不久即有探子回来报告，说：“黄台山道路已被截断。”管仲将虎儿斑召来问道：“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吗？”虎儿斑答道：“从这里到黄台山不过十五里，便可直捣敌国，如果走其他道路，必须从西南绕一大圈，经芝麻岭出青山口，再往东行数里，才能到达山戎老巢，只是这条道路多是山道，车马恐怕很难通过。”正商议间，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戎兵截断饮水水源。虎儿斑道：“芝麻岭一带道路崎岖难行，须几天才能走完，若不随身携带大量饮水将无法通过。”桓公传下号令，命令士卒就地掘井取水，谁先找到水源可领重赏。公孙隰朋一旁奏道：“臣听说蚂蚁洞穴附近常有地下水源，应当到有蚁穴的地方挖掘。”士卒领命去各处寻找蚁穴，但却未找到，隰朋道：“蚂蚁冬天怕冷，常住在山的南面，夏天怕热，常住在山的北面。现在是冬天，应该到山南向阳处去找。”士卒依照隰朋所说，果然在山腰向阳处挖到了水源。密卢听说齐军饮水未断，不由大惊道：“难道中原人真有神灵相助吗？”速买说：“齐军虽然得到饮水，但他们远道而来，粮草必定有限，我们如坚守不战，一旦粮草用完齐军便会自行退兵。”密卢同意。管仲找到饮水，当即便下令分兵两部，让宾须无假装回葵兹运送粮草，暗中却由虎儿斑领路，以六天为限期，从芝麻岭偷袭山戎后方，其他人马依旧驻扎在伏龙山，准备从正面进攻，为使密卢不起疑心，管仲还每天派兵前往黄台山挑战骂阵。六天过去，黄台山戎兵仍未派兵出战，管仲向众人说道：“按照原定期限，宾将军的西路兵马应该已经得手，敌人不肯出战，我们也不能再坐等了。”当即下令士卒每人背上一袋沙土，用二百辆空车在前探路，遇到陷阱壕沟立刻用袋中沙土填平。大军来到谷口，随着一声号令，士卒上前动手将堵塞谷口的木石搬开，冲进谷口，密卢听从了速买之计，自认为平安无事，每日只管与速买饮酒作乐，这时听说齐军攻入谷口，慌忙上马迎战。未及交战，又有戎兵来报，说：“西路又有齐兵杀来。”速买知道芝麻岭小路已经失守，无心恋战，与密卢一道向东南逃去，宾须无派兵追杀一阵，没有赶上，只得收兵返回。齐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车仗无数，并全部救回了被密卢掳掠的燕国百姓。令支百姓见齐军声势浩大，纷纷投降，桓公一一安抚，下令士卒不得杀害已投降的戎人。戎人很是高兴。桓公将投降的山戎人召来问道：“你们国主如今可能逃到哪里？”山戎人答道：“我国与孤竹国相邻，一向

和睦相亲，不久之前还曾向他们借兵，国主一定是逃到那里去了。”桓公又向戎人探问孤竹的虚实和道路。山戎人说：“孤竹是东南方的一个大国，商朝时那里就开始修建城池。从这里走一百余里，有一条溪流叫卑耳，过了这条溪流便是孤竹国界，只是其间山路十分艰险难走。”桓公对众将说道：“孤竹与山戎勾结，狼狈为奸，既然就在附近，定当出兵征伐。”这时正好有鲍叔牙手下将军高黑运送粮草到来，桓公命他留在军中听用，又从山戎降兵中挑选出精壮士卒千余人，交给虎儿斑，用以补充他以前损伤的兵马。三日后，桓公下令发兵攻打孤竹。

再说密卢等人逃到孤竹，见到孤竹国主答里呵，放声大哭道：“齐国依仗兵多势众，攻占了我国，请国主发兵为我报仇。”答里呵道：“俺这里正想起兵助你，只因有病在身，这才迟了几天，没想到你竟吃了大亏。这里有卑耳溪作天堑，溪水又深又急，俺把溪上木筏全部扣在港中，齐兵就是插翅也难飞过。等他们退兵之后，俺与你领兵杀去，替你收复疆土，你看怎样？”大将黄花说：“为防敌人自己造筏渡溪，我们应当派重兵镇守溪口，日夜巡逻，才能万无一失。”答里呵道：“敌人造筏，我们怎能不知？”遂拒绝了黄花的建议。

桓公领兵向孤竹行进，没走上十里，就被山石草木阻住。管仲命令取出硫磺焰硝撒入草树丛中，放起大火，一连烧了五天五夜，然后又下令士卒凿山开路，以便使战车能够通行。众将见山路难行，纷纷赶来报告，希望能弃车步行前进。管仲不许，说道：“戎人的骑兵灵活善跑，我们只能用战车将他们制服。”为鼓舞士气，管仲作了《上山》、《下山》歌，下令士兵传唱。

《上山》歌是：

大山高高啊险路盘盘，茂草阻道啊顽石如栏。薄云淡淡啊白日生寒，我驾战车啊攀登险远。俞儿指道啊风神助，身如飞鸟啊生双翼，翻越千山啊不为难！

《下山》歌是：

上山艰难啊下山易，车轮飞转啊马蹄疾。战车隆隆啊人欢喜，历尽艰险啊上平地。直捣敌巢啊安天下，建功孤竹啊万世铭记。

歌声此起彼伏，到处回荡，桓公与管仲、隰朋登上山顶，观看大军在歌声中行进，桓公叹道：“我今日才知道人的力气居然还能从歌声中获得。”管仲说：“我当日坐在囚车中，担心被鲁国人追上，也曾作歌教士卒车夫传唱，人们唱到有兴致时就会忘记疲倦，所以跑得更快。”桓公问：“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道理？”管仲答道：“大凡人在身体疲倦时精神也会涣散，而精神喜悦时也能暂时忘却身体疲劳。”桓公心中十分佩服，说道：“仲父通达人情事理，可称圣人！”齐军越过几道山岭后，前面又出现一座山峰，这山由一块巨型石壁形成，中间有一条小路，只能容下一人一马，车辆却无法通过。齐军车辆人马顿时堵塞成一团。桓公见此情景，不由心生惧意，转身对管仲说：“这个地方如敌人有伏兵，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桓公正一筹莫展，忽见前面山洼里走出一个东西，这东西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有一尺有余，红衣黑帽，赤着双脚，它来到桓公跟前作揖行礼，作出迎接之状，然后用右手提提衣服，转身向山壁中间飞奔而去。桓公见此大惊，问管仲道：“仲父看到什么了吗？”管仲道：“臣什么都没看见。”桓公于是便把刚才所见之事告诉管仲，管仲大喜道：“那个东西一定就是臣歌词中所说的‘俞儿’，‘俞儿’是北方山地中的登山之神，只有霸主王者才能看见。他作揖行礼，

是欢迎主公前去攻打孤竹，提提衣服，表示前面有水，用右手表示溪水右面一段较深，是教主公从左面渡过。”髯翁有诗专论管仲辨识“俞儿”一事，诗写道：

《春秋》典籍数可知，仲父何从识“俞儿”？

岂有异人传异事，张华《博物》总堪疑。

管仲驻兵山上，派出探子去查探水情地形。探子回来报告管仲道：“下山不到五里就是卑耳溪，溪水又急又深，原来溪上有木筏可渡，现在木筏已被戎人扣去。但如沿溪向左走，三里之外水面宽阔平缓，水深还不过膝盖，大军可直接走过。”桓公拍手说道：“果然与俞儿指示的一样。”桓公又转身向燕庄公问：“从这里到孤竹国还有多少路？”燕庄公答道：“过溪往东，先后有团子山、马鞭山、双子山，三山相连，约有三十多里。过了这三座山，再行二十五里，就是孤竹都城无棣。”虎儿斑请求率部先行过溪，管仲道：“从一处进兵，如半路与敌人遭遇，将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我们应该分两路渡过溪水。”当即下令军士就地砍伐竹木，用山藤捆绑作为渡筏。管仲将大军分为两队，由王子成父率高黑领一队从右路乘筏渡水，公子开方和竖貂随桓公作为右路后应；由宾须无、虎儿斑率一队从左面浅处徒步过溪，管仲与燕庄公作为左路后应，然后两军再在团子山聚齐会合。

答里呵在无棣城中不见齐军动静，便派出人马到卑耳溪打探，探马赶到溪边，只见满溪都是齐军木筏，吓了一跳，慌忙赶回城中报告。答里呵闻听大惊，急派大将黄花带五千兵马迎敌，密卢与速买请求同行，黄花拒绝道：“我不愿与你这败军之将同处军中。”说完翻身上马而去。答里呵对密卢说：“西北有团子山，是东来齐军的必经要道，请你率兵前去把守，接应黄花，俺这里也随后就到。”密卢虽口头答应，但心中却对黄花轻视自己十分恼恨。黄花领兵未到溪口就与高黑的前队相逢，两军展开厮杀，高黑抵挡不住，正想下令撤军，王子成父领兵赶到，也加入战团。正当双方斗得难解难分之际，桓公率齐军后队到来，公子开方在右，竖貂在左，分两路将戎兵合围，黄花心慌意乱，连忙丢下所带人马，夺路逃走，五千孤竹骑兵，被齐军杀伤大半，其余的纷纷投降。黄花逃到团子山，被大队人马挡住去路，原来是宾须无徒步过溪，抢先占据了团子山。黄花不敢硬闯，只好丢弃了马匹，扮作樵夫，从山间小路逃走。齐桓公大获全胜，赶到团子山，与宾须无合兵会师。

密卢领兵刚到马鞭山，就接到前哨报告：“团子山已被齐国大军占领。”密卢只得将兵马停在马鞭山。黄花逃命到此，看见驻扎的是自家人马，便匆匆进入营中，密卢看到黄花大败而归，出言讥讽道：“你这常胜将军，为什么也单人逃到这里？”黄花不由满脸羞愧，他向密卢要酒食，密卢只给了他一升炒麦，又向密卢要马匹，密卢便送给他一匹瘸马。黄花咬牙痛恨，回到无棣城，拜见了国主答里呵。答里呵叹道：“都因俺当初不听将军的忠言，才导致今日一败涂地。”黄花奏道：“齐国痛恨的只是密卢、速买君臣二人，今日只须把这二人杀死，将其首级献给齐君，再向他们求和，齐军定会退兵。”答里呵道：“密卢走投无路前来投靠，俺怎忍将他出卖。”宰相兀律古一旁奏道：“臣有一计，可使我军反败为胜。”答里呵急问何计。兀律古道：“我国北边有一个地方名叫旱海，又叫迷谷，是一片戈壁沙漠，国人死后常将死尸扔到那里。此处时常刮起怪风，风过后，人马性命难保，并且风沙很大，使人难以辨认道路，又有毒蛇猛兽横行，人一旦进入，极难脱身逃出。我们若能派人假装投降，将他们引入其中，不须劳累一兵一卒，就管叫他们全军

覆没。”答里呵不信道：“齐兵又怎肯到那里去呢？”兀律古道：“主公可领后宫家眷隐藏在阳山，同时也令百姓到山谷中躲避，留下一座空城，然后派人诈降，就说‘国主逃到沙漠借兵去了’。齐军一定会派兵追赶，这样他们就非中计不可。”答里呵听完大喜，黄花请求率兵前去诈降，答里呵就拨给他一千人马，让他依兀律古之计行事。黄花在路上寻思：“我此去诈降，若不杀掉密卢，齐国人怎能信我。如能诈降成功，我即使杀了密卢，想国主也不会怪罪于我。”他主意已定，便率人马来到马鞭山。此时密卢正与齐军相持不下，闻听有援兵来到，急忙出营来接，黄花趁他不备，一刀将他砍下马来。速买见此大怒，挺刀上马来战黄花，两家军兵各为其主，也纷纷加入战团。速买见不能取胜，单刀匹马逃到虎儿斑大营投降，虎儿斑不信，命军兵将他推出斩首。可怜令支君臣，只因兴兵骚扰中原，同日被人杀死。史官有诗叹道：

山有黄台水有濡，周围百里令支居。
燕山卤获今何在，国灭身亡可叹吁！

黄花收编了密卢残部，来到齐营，将密卢人头献上说道：“我国国主率领百姓逃到沙漠，要向外国借兵报仇，我再三劝他投降，他都不听。现在将密卢杀死，请贵军将臣等收留，臣愿做向导，领贵军去追回国主。”桓公看到密卢首级，不由他不信黄花的话。当即便让黄花为先行，引导大军向前进发，先到无棣，一见果然是座空城，桓公对黄花更加坚信不疑，桓公怕答里呵逃到别国，便留下燕庄公率燕兵镇守无棣城，自己则带上齐兵全速追击答里呵，黄花请求率队先行探路，桓公便让高黑陪他同去，齐国大军随后跟进。进入沙漠不久，桓公与黄花失去了联络，看看天色已晚，桓公正要下令扎营，忽然一阵阴冷怪风吹过，随后又被一片浓雾笼罩，怪风刮过，人马受惊，乱作一团，许多士卒更因中了恶气倒在地上，生死不明。管仲见此情景，急忙对桓公说道：“臣听说北方有一个叫旱海的地方，里面十分凶险可怕，我担心这里就是，我军不可再往前行进了。”桓公听从了管仲的话，急忙下令大军后撤，但此时前后队已无法取得联络。管仲见情况危急，赶紧保护着桓公后退，同时又下令士卒擂鼓鸣金，一是为了去除恶气，二是为了将失散的士卒召回。管仲率兵不知走了多少路，才喜得狂风浓雾消散，天空中露出半轮新月。齐国各部兵将此时也随着鼓声赶到，与桓公、管仲的中军合为一处，管仲到天亮后清点人马，发现齐军损失严重，连大将隰朋也下落不明。桓公见当地地形险恶，没有人烟，不敢久留，急忙下令寻原路撤出沙漠，但此时齐军已失去行军方向，无法找到原路。桓公心中慌乱，管仲连忙说道：“人们常说老马识途，无终国与山戎地界相连，他们的军马也大多从漠北而来，我们可让虎儿斑从他的军中选出几匹老马，让马在前面引路，大军随后跟随，这样我们也许会走出这片沙漠。”桓公听从管仲之计，用老马领路，左转右拐，这才逃出旱海。髯翁有诗赞道：

蚁能知水马识途，异类能将困危扶。
堪笑浅夫多自用，谁能舍己听忠谏？

再说黄花领着高黑在前面行走，竟将高黑骗到去阳山的路上，高黑不见后队大军来到，请求黄花暂停行军，黄花不听，高黑心中起疑，急忙勒住马头停止前进，结果被黄花下令抓了起来。黄花率兵来到阳山，拜见了国主答里呵，他将杀死密卢一事隐瞒不说，只说：“密卢在马鞭山与齐军交战，兵

败被杀，如今臣使用诈降之计已将齐国大军引入旱海绝地，并擒获了齐将高黑，人已带来，请国主处置。”答里呵命人将高黑带上，对高黑说道：“你如肯投降，我一定重用你。”高黑怒目圆睁，破口大骂道：“我世受齐国大恩，怎能投降你这犬羊猪狗之辈！”又转身骂黄花说：“你将我骗到这里，我一死算不了什么。等我家国君率兵来到，定会让您们君臣国破身死，后悔莫及！”黄花大怒，拔剑将高黑杀死。答里呵调集军队，来抢夺无棣城，燕庄公兵少城空，无法坚守，只得下令派人四处放火，乘乱杀出敌人包围，退到团子山安营扎寨。

再说桓公统率大军逃出旱海，走了不到十里，就与一队人马相遇，派人前去探看，发现正是公孙隰朋。两军会合，桓公下令向无棣城退兵。路上齐军发现孤竹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纷纷，管仲派人前去询问，百姓答道：“我们国主赶走燕兵，夺回都城，我们是要赶回无棣老家去。”管仲闻听此言，说道：“我已有破敌之计了。”于是便令虎儿斑率几名心腹军士，假扮成无棣百姓，随着众人混入城中，准备在夜间以放火为号，作为内应。虎儿斑领命入城。管仲又命令竖貂领兵攻打无棣南门，连摯攻打西门，公子开方攻打东门，只把城北门留下，让敌人作为退路，暗中却派王子成父和隰朋分兵两处，埋伏在北门外面。只等答里呵退出时，一举合围将他擒杀。答里呵回到城中，派人扑灭大火，招回百姓，又派黄花调集兵马，准备与齐军拼杀。到了黄昏时分，答里呵突然听到外面杀声大作，接着就接到报告：“齐国大军已将城门围住。”黄花没想到齐兵竟会死里逃生，大吃一惊，连忙带人登上城门观望督战。等到半夜，虎儿斑开始在城中四处放火，接着又率领手下士卒来到城南，把城门劈开，竖貂率齐军趁势杀入城中。黄花知大势已去，急忙将答里呵扶上马，准备寻路逃走，他听说城北没有齐兵，便让人打开北门逃出，但没走上二里，就被在城外埋伏的王子成父和隰朋截住，城中的开方、竖貂、虎儿斑等将也趁势从后面杀来。黄花拼死抵抗，最后力尽被杀，答里呵被王子成父活捉，宰相兀律古也被乱兵杀死。第二天天亮，桓公来到无棣城安抚百姓，同时亲手将答里呵斩首，并派人将他的人头悬挂在城北门，以警告戎人不得再骚扰中原。投降戎将高黑不屈被杀一事告诉桓公，桓公惋惜不已，命人将此事记录下来，准备回国后抚恤他的家属亲人。

燕庄公听到齐军获胜消息，也带领团子山燕军赶来会师。桓公对他说道：“我接受贵国请求，千里转战，今日已大获全胜。此次共得到令支、孤竹两国土地五百里，但我不能跨越国境长久控制这些地方，我愿将它们全部赠给燕国。”燕庄公连忙推辞道：“我凭借君侯之威，保住了国家社稷，早已心满意足，怎么还敢接受这些土地呢？”桓公道：“令支、孤竹远离中原，如果再让戎人控制，必会重新反叛，君侯就不必再推辞了。现在东方道路已经打通，君侯可遵循贵国先君召公遗志，向周天子进贡称臣，永镇北方边疆，这样连我也会感到脸上有光。”庄公这才不再推辞。桓公在无棣城犒赏三军，因无终国此次助战有功，桓公将小 山下的土地赠给无终国，虎儿斑再三拜谢后率领本国兵马告辞返国。桓公下令齐军渡过卑耳溪，在石壁前取回兵车，沿原路撤回，一路上看到大火过后，草木成灰，桓公不由心中感伤，转身对燕庄公说道：“山戎国主暴虐无道，穷兵黩武，以致连草木也跟着遭殃，我等身为一国之君，不可不引以为戒。”燕庄公点头称是。鲍叔牙闻听齐军返回，忙从葵兹赶来迎接，桓公赞道：“大军粮草不缺，鲍大夫此番功劳不小。”燕庄公送桓公离境，恋恋不舍，不觉已进入齐国国境五十里。桓公说道：“自

古诸侯送客，都不出自己境国，我也不能对君侯失礼。”当即下令将这五十里土地割让给燕国，燕庄公再三推辞，桓公不答应，燕庄公最后只得接受。以后燕庄公命人在这里建筑了城池，起名叫“燕留”，意思就是说要将桓公的恩德留在燕国。燕国西北增加了五百里，东方增加了五十里，从此便开始成为北方的大国。各国诸侯听说桓公千里救燕，大获全胜，却不贪功贪利，不由钦佩敬畏不已。史官有诗写道：

千里提兵治犬羊，要将职责达周王。

休言黩武非良策，尊攘须知定一匡。

桓公领兵行到鲁国济水，鲁庄公亲自前来慰问犒劳，桓公感激鲁庄公忠厚友善，便命人把在山戎、孤竹缴获的财物拿去一半相赠。鲁庄公知道管仲有封地名叫小谷，位于鲁国界首，便主动派人去那里替管仲修城，想借此与管仲化解昔日冤仇。这年正是鲁庄公三十二年，即周惠王十五年。这年秋天八月，鲁庄公去世，鲁国从此开始大乱。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话说鲁庄公共有三个兄弟，公子庆父字仲，是庄公的异母庶出哥哥；公子牙字叔，与庆父同母所生，也就是庄公的异母庶出弟弟；公子友字季，人称季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因他手掌中天生一个“友”字字样，因而取名为友。兄弟三人虽同在一朝为大夫，但一来嫡庶有别，二来季友为人最为贤能，所以庄公最亲信他。即位后第三年，庄公曾到郎台游玩，在台上看到一容貌俊美的党姓女子孟任，便派人将她召来，孟任不肯听从，庄公说：“你如肯随我，我将立你为国君夫人。”孟任让庄公对天起誓，庄公应允。当晚孟任便与庄公同住台上。孟任随庄公回宫，一年后生下一子，取名为般。庄公想立孟任为夫人，便向母亲文姜请求，文姜拒不答应，坚持要让庄公与自己娘家联姻。庄公无奈，只得与齐襄公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定下婚约，因姜氏年幼，等到二十岁时才正式迎娶。这二十余年，孟任虽未被立为夫人，但实际上却一直在行使夫人的权力，等到姜氏入鲁，孟任已重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姜氏入宫很久却无子嗣，庄公又娶姜氏之妹叔姜，叔姜生一子，取名为启。庄公另有一妾风氏，是须句子之女，生一子，取名为申。风氏将申托付给季友，想让季友辅佐帮助，立申为太子。季友拒绝说：“公子般年纪最大，应由他继承君位”，风氏这才作罢。姜氏虽被立为夫人，但庄公对她却不甚宠爱，姜氏见公子庆父魁伟英俊，便偷偷派宫中太监与他通话，两人遂发生私情。庆父、叔牙与姜氏从此便结为一党，并暗中商定将来让庆父夺取君位，叔牙做相国。髯翁有诗道：

淫风郑卫只寻常，更有齐风不可当。
堪笑鲁邦偏缔好，文姜之后有哀姜。

庄公三十一年，一冬干旱无雪，庄公决定祭神求雨。行祭前一天，先在大夫梁氏家演练乐舞。梁氏有一女儿容貌艳丽，公子般被她吸引，私下与之来往，公子般也起誓将来要立她为夫人。这一日梁家女儿攀墙观看乐舞，被墙外掌马官荦看见，荦站立墙下，唱歌挑逗道：

桃花灿烂啊经冬更香，满怀恋慕啊不敢过墙，比翼同飞啊化为鸳鸯。公子般此时也在梁家。他听到外面歌声，急忙出去观看。一见是荦在唱歌，公子般不由大怒，当即便下令手下将荦拿下，重打三百鞭，荦被打得血流遍地。公子般回到宫中将此事告诉庄公，庄公说道：“荦对你无礼，你就应该将他处死，不应仅仅用鞭责打。荦勇武敏捷，天下没人能比，你用鞭打他，他一定会对你怀恨在心。”原来这个掌马官荦天生神力，曾双手攀上稷门城楼，手握城楼檐角，竟能将整个城楼摇动。庄公劝公子般将他处死，也实在是出于对荦的勇猛心存畏惧。公子般不服说道：“他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有什么忧虑的？”荦果然恨极了公子般，于是便投到了庆父门下。

第二年秋天，鲁庄公病重，他心中怀疑庆父，便故意将叔牙召来询问继位一事，叔牙果然当面大夸起庆父的才干。庄公又把季友召来商议，季友说道：“君曾向孟任立下誓约，既已对不起人家母亲，难道还要废掉人家儿子吗？”庄公道：“叔牙劝我将国位传给庆父，你看如何？”季友回答：“庆父残忍暴虐，不是一个能够执掌国位的人，叔牙对他哥哥怀有私心，更不能听他的话。”庄公点点头，就再也无法说话了。季友出宫假借庄公之名，派内侍传令叔牙，命他赶到大夫鍼季家中相候，叔牙果然来到。季友送鍼季，

假君命赐叔牙死，拿出鸩酒一瓶，叔牙不肯，被鍼季揪住耳朵灌下，七窍流血而死。史官有诗专论季友毒死叔牙一事：

周公诛管安周室，季友鸩牙靖鲁邦。

为国灭亲真大义，六朝底事忍相戕。

当晚鲁庄公去世，季友扶公子般主丧，同时晓谕百姓第二年更改年号，由新君继位。

这年冬天十月，公子般顾念母家党氏的养育之恩，听说外祖党臣病逝，便亲自前往吊唁。庆父将萃召来说道：“你还记得遭公子般鞭打的仇恨吗？人们常说蛟龙一旦离开大水，连一个小孩也可以将它制服。现在你报仇的时候到了，你放心前去，一切由我做主。”萃说：“有公子相助，我怎敢不从命？”萃于是身藏利刃，连夜赶到党大夫家，三更后跳过围墙，藏在屋外。到天亮时分，萃看到一个小太监开门出去打水，便乘机冲入公子般的卧室。公子般正在穿鞋下床，看到萃进来，不由大吃一惊，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萃切齿叫道：“来报去年被你鞭打之仇！”公子般急忙取下床头上的宝剑，向萃劈去，将萃头部砍伤；萃左手将他的宝剑架开，右手握刀刺入他的肋部，般当场重伤死去。小太监慌忙将此事告诉党家，党家主仆高举刀剑来围攻萃，萃因头部受伤在前，无法与众人对敌，被党家主仆乱刀砍为肉泥。季友听说公子般被萃害死，知道是庆父主使，他担心庆父会再来加害自己，便连夜逃到陈国避难。庆父假装不知内情，将罪过全推到了萃一人身上，下令将萃家灭族。夫人姜氏见般已死，便要推举庆父继位为君，庆父道：“二位公子还健在，如不把他们斩尽杀绝，我无法继掌大位。”姜氏问：“那就立公子申为君，你看怎样？”庆父反对道：“申年龄已大，难以制服，还是立公子启为好。”庆父于是下令为公子般治丧，接着又以报丧名义亲自来到齐国，向齐国君报告了公子般被萃杀害的经过，暗中却向竖貂行贿送礼，让他从中游说齐国君臣，立公子启为君。公子启于第二年改元继位史称鲁闵公，这年他才八岁。闵公是叔姜之子，也就是齐桓公的外甥，他年纪幼小，在宫中受到夫人姜氏监视，在朝上受到大夫庆父挟持，心中十分不满，暗中想要借助外力摆脱两人控制，于是便派人去与齐桓公订约，准备在落姑相会。等到两君相见，闵公用手拉住舅父桓公的衣襟，私下将庆父犯上一事告诉桓公。桓公听完问道：“现在鲁国大夫中谁最贤能？”闵公答说：“只有季友最为贤能，但现在他已因庆父逼迫，逃到陈国去了。”桓公又问：“为何不把他召回重用？”闵公说：“害怕庆父起疑。”桓公说：“此事既有我作主，谁敢不从？”闵公于是便借口听从桓公之命，派人将季友从陈国召回，封为相国。这时正是周惠王六年，也就是鲁闵公元年。这年冬天，齐桓公担心闵公地位不稳，特意派大夫仲孙湫前去问候，并让仲孙湫借此机会观察一下庆父的动静。仲孙湫拜见闵公，闵公痛哭流涕，说不出话，仲孙湫又去见公子申，与他谈论鲁国国事，申对答如流，有条有理。仲孙湫心中叹道：“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好人才。”仲孙湫见到季友，嘱托他要好好对待公子申，随后又问季友为何不早点下手将庆父除掉，季友不言语，只伸出一只手掌向他暗示。仲孙湫明白季友是说自己孤掌难鸣，于是便说：“我一定将相国的处境禀告我们国君，来日鲁国若有难处，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这日庆父携带重礼来见仲孙湫，仲孙湫道：“如果公子能忠于国家社稷，别说我小小的仲孙湫，就是我们国君也深受其益。”遂拒不接受庆父的贿赂。庆父闻听此言，又惊又怒，只得告辞回去。仲孙湫返回齐国，向桓公说道：“不除去庆父，鲁国

将后患无穷。”桓公道：“我这就派兵去讨伐他，你看行吗？”仲孙湫答道：“庆父的面目还未彻底暴露，我们出师无名。此人野心勃勃，决不会长久安于现状，早晚都会有犯上篡位之举，到那时我们再出兵杀他，名正言顺。”桓公同意。闵公二年，庆父谋权篡位之心更加急迫，只因闵公是齐桓公的外甥，又有相国季友全力辅佐，庆父这才不敢轻举妄动。一日，庆父正在家中闲坐，忽有守门人来报：“大夫卜齮来访。”庆父将卜齮引入书房，见他满脸怒色，忙问道：“大夫为何生气？”卜齮诉说道：“我有一块田地与太傅慎不害的田庄邻近，被他逞强占去，我向主公告他，没想到主公偏护自己的老师，反而让我将地让给他，我不甘心，今日特地来求公子，请你到主公那里为我说说情。”庆父屏退左右，小声对卜齮说：“主公年幼无知，我去说他也不会听从。你如愿与我共谋大事，助我继位为君，我可以替你将慎不害杀掉。”卜齮担心说：“现在由季友在朝掌政，此事恐怕难以成功。”庆父道：“主公童心未泯，常常在夜晚从侧门出宫，上街市游玩。你可派人潜伏在侧门周围，等他出来时将刺死。然后我便以奉先君夫人命令为名，执掌君位，到那时赶走季友易如反掌。”卜齮答应庆父，将武士秋亚找来，让他带上一把锋利的匕首去侧门行刺。夜晚闵公果然出宫，秋亚乘他不备，从一旁跳出将他刺死。闵公的随行侍从将秋亚拿获，但不久就被卜齮率领家丁抢去，与此同时慎不害也在家中被庆父杀死。季友闻听此讯，连夜来到公子申家，将庆父犯上弑君一事告诉他，然后带公子申一同逃往邾国避难。髡翁有诗道：

子般遭弑闵公戕，操刃当时谁主张？

鲁乱尽由宫闱起，娶妻何必定齐姜。

鲁国百姓一向敬重季友，这时他们听说闵公被杀，相国季友被迫逃之，不由对庆父、卜齮恨之入骨，当天都城罢市，一千多人聚在一起，先冲入卜齮家中，将他全家杀死，接着又来围攻庆父家。庆父知道民愤难消，便想离家逃走，他想起齐桓公曾借助莒国军队复国继位，齐国、莒国交情甚好，自己可以通过莒国向齐桓公解释求情，便改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带着满车财宝礼物逃向莒国。夫人姜氏见庆父已逃到莒国，自己在鲁国孤掌难鸣，地位不稳，便也想逃到莒国避难，手下人阻止她说：“夫人因庇护庆父，得罪了鲁国百姓，现在如再去与他相聚，人们岂能容你？相国季友逃亡邾国，夫人不如逃往邾国，向他求助。”夫人姜氏逃到邾国，求见季友，被季友拒之门外。季友听说庆父、姜氏都已逃出鲁国，便决定带公子申返国，同时派人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得信，便将仲孙湫召来问道：“现在鲁国群龙无首，我们借机将它吞并如何？”仲孙湫答道：“鲁国是中原的礼仪之邦，如今虽遭弑君大乱，也是暂时的。鲁公子申年轻精明，相国季友辅佐有方，深得人心，他们一定能安抚百姓，使国家平定，我们不如协助他们完成此业。”桓公同意，于是便命上卿高傒率领三千名武士赶赴鲁国，相机行事，临行前桓公嘱咐高傒道：“公子申若真能担当国家大业，就全力帮助他继承君位，借此也可以加强齐、鲁两国的关系；否则就趁机将鲁国兼并。”高傒来到鲁国，恰好季友也领公子申刚刚返回，高傒见公子申相貌端庄，言谈条理分明，心中不由暗暗敬服，于是便和季友商定，推举公子申做了鲁国国君，史称鲁僖公，接着高傒又命令齐国武士帮助鲁国修筑鹿门城，以防犯邾、莒两国对鲁国有所图谋。事后季友派公子奚斯随高傒到齐国拜谢桓公，同时又派人到莒国行贿送礼，要借莒国人之手将庆父处死。

庆父逃亡莒国后曾向莒国国君送去大批财宝礼物，这时莒君又贪图季友的重礼，于是便派人向庆父说：“莒国国小势弱，害怕因公子在此引起与鲁国的战争，请公子到别国避难去吧。”庆父还未来得及收拾，莒国国君就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庆父想起齐国竖貂曾接受自己贿赂，两人有过一段交情，便经邾国来到齐国投靠他。齐国边境官员深知庆父为人险恶，不敢擅自让他入境，就让他暂时住在汶水边上。恰好鲁国公子奚斯出使齐国返回，经过汶水，他见到庆父，便劝他与自己一同回国。庆父不敢，说道：“季友决不会宽恕我。请你替我求情，求他看在同是先君一脉上，留下我这条性命，我愿从此做一个普通百姓。”奚斯回到鲁国，将庆父的话告诉了僖公和季友，僖公想要答应，季友连忙劝阻道：“庆父犯上弑君，若不将他诛杀，如何能儆戒后人？”又私下对奚斯说：“庆父若肯服罪自尽，将来还可以让人过继给他，为他延续宗祠祭祀。”奚斯奉命再次来到汶水，他想进去通告庆父，又觉得实在难以启齿开口，于是便在门外放声大哭起来。庆父听到哭声，知道是奚斯来了，不由叹道：“奚斯不进家门却在外面大哭，看来我是难免一死了！”于是就解下衣带自己吊死在树上。奚斯这才进去将其尸体收殓带回，报告僖公，僖公闻听奚斯所述，叹息不已。一天忽有探马来报：“莒国国君派其弟嬴拿领兵进犯我境，他们听说庆父已死，特地来向我国索取谢礼。”季友大怒道：“他们并没有将庆父擒拿送来，怎能冒功请赏？”于是主动请求率兵迎战。僖公准奏，将自己的佩刀解下亲手赠给季友，说道：“这把刀名叫‘孟劳’，长不足一尺，削金断玉，锋利无比，请叔父好好保存。”季友接过佩刀挂在腰间，向僖公谢恩后领兵而去。鲁国军队行进到郚地，与嬴拿所率兵马相逢，季友心想：“鲁国新君刚刚继位，国家还不稳定，这次若无法将敌人战胜，人心必会动摇。嬴拿贪婪无谋，我应当使巧计将他击败。”于是便走到阵前，对嬴拿说：“你我二人有仇，士卒们又有何罪？听说公子是位大力士，我想请公子放下兵刃，咱们俩徒手搏斗一番，一决胜负，公子你看如何？”嬴拿大喜道：“妙极了！”两人命令兵将退下，就在阵前展开拳脚交锋，一来一往，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季友的儿子行文，年仅八岁，聪明异常，深得季友喜爱，季友这次出征也将他带在军中，这时他在旁见父亲久战不胜，放声呼道：“快请‘孟劳’！”季友猛然醒悟，故意卖个破绽，让嬴拿进前一步略一转身，就把“孟劳”从腰间拔出，顺手一挥，把嬴拿连眉带额削去了半个天灵盖。莒兵见主将被杀，不待两军交锋就纷纷逃走。季友大获全胜，凯旋还朝。

僖公接到捷报，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同时下令封季友为上相，又将费邑赐给他作为封地。季友连忙说道：“臣与庆文、叔牙都是桓公之孙，为了保持国家社稷安宁，臣毒死叔牙，逼死庆文，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如今两人都已身死绝后，如果只有臣一人独享高爵厚禄，日后臣怎有脸面见桓公于地下？”僖公道：“两人谋反叛逆，若再加封他们，是否有违祖宗的法典？”季友答道：“两人虽有谋反之心，却无谋反之实，而且并非是死于刀锯之下。应当一并为他们修建祠庙，以表明我君亲亲友爱之心。”僖公答应，于是便将公孙敖过继给庆父为后，称孟孙氏，庆父字仲，后人以字为姓氏，本应称仲孙，只因要避讳庆父的恶名，才改姓孟，孟孙氏封地在成；又将公子兹过继给叔牙为后，称叔孙氏，封地在郟；季友封地在费，以后僖公又将汶阳之田加封给他，他的后人被称为季孙氏。从此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共同执掌鲁国政务，人称“三桓”。这一天鲁国都城南门突然无故崩塌，有识者

认为城门高耸却突然倾倒，这是日后臣子凌驾君王之上的前兆。髯翁有诗道：

手文征异已褒功，孟叔如何亦并封？

乱世无心偏助逆，三家宗裔是桓公。

话说齐桓公知道姜氏在邾国避难，对管仲说道：“鲁桓公、鲁闵公不得善终，都因我姜氏女子引起。今日如不兴兵攻打邾国，鲁国必以桓公、闵公二君为戒，与我国断绝婚姻之好。”管仲道：“女子既嫁从夫，得罪了夫家，也不是娘家所能管的。主公即使想出兵攻打邾国，也得将这一节隐去，另找原由借口。”桓公听从了管仲之言，派竖貂赶往邾国，让他护送姜氏返回鲁国。姜氏行到夷地，竖貂对她劝说道：“夫人参与谋害般、启两位幼君，齐国、鲁国百姓无人不知，夫人此番就是回到鲁国，又有什么脸见太庙里的列祖列宗呢？夫人不如就此自尽，这样也可掩盖世人耳目。”姜氏听了竖貂的话，关上房门放声大哭起来，半夜后哭声停止，竖貂打开房门一看，姜氏已上吊自尽。竖貂将此事告诉夷地地方官，让他为姜氏操办丧事，又派人飞马报告鲁僖公。僖公将姜氏灵柩迎回，举行仪式将她入葬，说道：“母子之情，不可断绝。”赐姜氏谥号为哀，故称哀姜。

再说齐桓公自从援救燕国平定鲁国以后，名声越来越响，中原诸侯纷纷归服。桓公更加信任管仲，将国家政事全权委托给他，自己每天只管打猎饮酒取乐。一天桓公率人在大草泽围猎，正在兴高采烈之时，桓公突然双眼盯着前方一动不动，脸上布满恐怖之色，竖貂为桓公驾车，这时见桓公脸上变色，急忙问道：“主公看到什么了吗？”桓公答道：“我刚才看到一个鬼，形状古怪，十分可怕，这是不是不祥之兆呢？”竖貂说：“鬼是阴物，怎敢在白天出来？”桓公道：“先君襄公昔日在姑棼围猎，见到一头怪猪，也是在白天。你赶快为我将仲父叫来。”竖貂说道：“仲父又不是圣人，他怎么能知道鬼神的事呢？”桓公道：“仲父能认出‘俞儿’，怎能说不是圣人？”竖貂辩道：“主公那时先说出俞儿相貌，仲父逢迎主公心意，说了那番话，是为了劝说主公别半途而废。今天主公见到仲父，先别说所见鬼物的形状，让仲父去猜，如果他猜的和主公所见到的一样，那才可以断定他是圣人。”桓公同意，于是便让竖貂驾车回城，桓公疑神疑鬼，当晚就得病不起。第二天管仲与各位大夫前来探病，桓公将管仲叫到跟前，说自己昨天见到一个鬼物，只因现在心中烦乱，说不出来，他让管仲猜猜是什么鬼物。管仲无法猜出，只得说道：“请主公让臣去打问一下。”竖貂一旁笑道：“我就知道仲父说不出来嘛！”桓公病情加重，管仲心中十分担忧，于是就命人在城门外贴出文告：“谁能说出国君所见鬼物的形状和来历，我将把自己封地的三分之一赠给他。”有一个头戴斗笠身穿破衣的人来见管仲，管仲行礼将他请入书房。那人问道：“国君生病了吗？”管仲答是，那人又问：“国君是因遇见了鬼才病的吗？”管仲答是，那人又问道：“国君是在大草泽中见到鬼的吗？”管仲急忙说道：“您若能说出这个鬼物的形状，我将与您共享富贵。”那人说：“请领我去见国君，我当面和他谈。”管仲领那人来见桓公，这时桓公正围着几层大被，坐在床上，他见管仲领来那人衣衫破烂，心中很不高兴，问道：“仲父说的那个认识鬼的人是你吗？”那人答道：“君只是自己伤害自己罢了，鬼物又怎能伤君。”桓公又问：“那么到底有没有鬼？”答道：“当然有。水中有‘罔象’，土邱有‘幸’，山中有‘夔’，荒野有‘彷徨’，草泽有‘委蛇’。”桓公说：“那你就说说‘委蛇’是什么形状。”那人说道：“‘委蛇’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穿紫衣，戴红帽。它平常最讨

厌听到隆隆车声，如听到就会双手捧头站出，这种东西不会轻易见到，见到的人必能称霸天下。”桓公听完，不觉放声大笑，从床上一站而起，病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桓公对管仲请来的人说道：“这正是寡人在草泽中见到的鬼物！”又问那人姓名，来人答道：“臣的名字叫皇子，是齐国西面边地的农夫。”桓公说：“你可留在寡人这里做官。”于是便要封皇子为大夫，皇子连忙推辞道：“国君尊重周室，扫荡戎夷，安定中原，使臣能常做一个太平百姓，我已心满意足，愿意回乡务农，不想做官。”桓公赞叹道：“你真是一位超俗的高人贤士！”于是下令重赏皇子，并派专人将他送回家中。桓公又要封赏管仲，竖貂一旁不服道：“仲父不能说出鬼物的形状，是皇子说出的，怎么主公还要赏仲父呢？”桓公说道：“我常听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没有仲父，我又怎能见到皇子，听他讲这一番话呢？”竖貂这才心服口服。

周惠王十七年，狄族人兴兵侵犯邢国，又转道向卫国进攻。卫懿公抵挡不住，派人向齐国求援。朝臣纷纷请求桓公出兵，桓公道：“我国昔日远道伐戎，至今尚未恢复元气。还是等到明年春天，与各国诸侯会合，联兵救援卫国吧。”这年冬天，卫国大夫宁速来到齐国，说：“狄人已将卫国攻破，卫懿公被杀死。现在我是来迎接公子毁回国继承君位的。”桓公闻听大惊道：“不早点发兵救卫，这是我的大错。”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话说卫惠公之子卫懿公，自周惠王九年继位，在位九年，纵情享乐，不理国政，平生最喜爱容色清洁、能歌善舞的仙鹤。卫国人投其所好，纷纷前来献鹤领赏。懿公将整个宫廷花苑养得处处是鹤，每只鹤都有品位官职，而且按品位享受俸禄。每当懿公出外游玩，这些鹤便分班陪驾侍候，车仗排在前列号称“鹤将军”。养鹤之人也有专门俸禄。为了供应仙鹤的食粮，懿公命人从民间大肆搜刮，百姓冻饿惨死，他却丝毫不加理会。

卫国大夫石祁子是贤臣石碣的后人，他为人忠义正直，与宁庄子宁速同理国政，都是卫国的忠臣贤士。二人向懿公多次劝谏，都被懿公驳回。公子毁是卫惠公的异母兄弟，他知卫国必有亡国之难，便借故投奔齐国，并娶了齐桓公家族的女子为妻。卫国百姓怀念卫前太子急子，卫惠公复位以后，百姓纷纷诅咒他早死，因急子和寿都没有儿子，公子硕又早死，黔牟一脉断绝，只有毁的名声较好，因而百姓都私下希望毁掌国，以后毁因懿公败坏朝政而被迫出走齐国，百姓对懿公怨气更甚。

却说北狄从周太王时已开始强盛起来，曾逼太王迁都于歧地，到武王统一天下，周公平定边疆，中原才得安定。平王东迁洛阳后，边境上的异族又再次强盛，北狄头领睥睨手握精兵数万，很久以前就想向中原进犯，现在他听说齐桓公出兵征伐山戎，不禁大怒，说：“齐兵远伐山戎，未免太轻视我了，我应当出兵将它制服。”于是统领两万骑兵攻破邢国，此后他听说齐国出兵援邢，便又命军队转道攻打卫国。

这日，懿公正想带上仙鹤出外游玩，忽然有探子来报，说北狄已大兵压境。懿公闻讯大惊，急忙调集军队防御。百姓听说懿公征兵，纷纷向乡下逃去，懿公命司徒搜捕逃亡百姓，问他们为何逃离，众人说：“你用一件物事就可抵御强敌，要我们何用？”懿公问道：“什么物事？”众人齐说：“仙鹤。”懿公很奇怪，问道：“仙鹤怎会抵御敌人？”众人答道：“仙鹤既然不能打仗，便是无用之物，你损害有用的人来饲养无用的仙鹤，所以我们不服。”懿公赶忙说道：“现在寡人已知错，我愿将鹤全部放掉。”于是命人将鹤放走。大夫石祁子、宁速急忙赶往街市，向百姓通告了懿公认错放鹤之事，众人这才安定下来，此时北狄兵马已逼近荣泽，石祁子奏道：“北狄骁勇善战，不可轻敌，臣请求向齐国求援。”懿公说：“齐国昔日曾奉命攻打我国，后虽撤兵，但两国并未和解，现在未必肯来相救，我们不如独自与北狄决一死战。”宁速说道：“臣请求领兵御敌，请主公住守都城。”懿公道：“我如不亲自统兵，恐怕百姓不会全力抗敌。”于是命令石祁子代理国政，宁速率军镇守都城，并发誓道：“不打败北狄，决不回朝。”石、宁二人垂泪送别，懿公召集军马，任命渠孔为主将，于伯为副将，黄夷为先锋，孔婴齐为后援，率领大军赶赴前敌。行军途中，懿公发现军心不稳，便于夜间前去察看，他听到军中有人唱道：

仙鹤吃官俸，百姓苦耕耘；仙鹤坐官车，小民操兵革。敌军凶顽不可挡，士卒作战多有死伤；仙鹤仙鹤今何在，心怀恐惧走向疆场！懿公听完此歌，心中很是郁闷。由于主将渠孔执法过严，军心愈加不稳。卫军行到荣泽，发现敌人踪迹，渠孔看到狄人军纪不整，毫无秩序，说道：“人人都说狄人骁勇善战，我看只是徒有虚名！”于是当即命令擂鼓出击，狄军

假装败退，将卫军引入包围，卫军被切为数段，难以呼应联络，卫国士卒本来就无斗志，此时见狄军攻势凶猛，便纷纷丢弃兵刃车仗逃走。懿公被狄人重重围住，渠孔劝懿公降下帅旗改装逃走。懿公叹道：“以帅旗为号，或许可将几般人马召集一处，若无法召集，降下帅旗也是无用。我愿以一死来向卫国百姓谢罪。”交战片刻，卫军前后部队都被击溃，黄夷战死，于伯中箭，孔婴齐自刎而亡，懿公与渠孔被乱军砍为肉泥，卫军终于全军覆没。髡翁有诗道：

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

荣泽当时遍燐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狄人擒获了卫国太史华龙滑、礼孔，欲加以杀害。华、礼二人了解狄人迷信鬼神，便欺骗他们说：“我们是太史，掌握着国家的祭祀，如放我俩走，我们可以为你们向鬼神请求，否则鬼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无法攻下卫国。”瞞相信了二人的话，便将他们放走。二人赶回国都，正碰上宁速巡城，宁速见他俩单独归来，大吃一惊，问道：“主公何在？”二人哭诉道：“我们全军覆没，敌人强顽，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须想法避其锋芒。”宁速要开门放两人入城，礼孔道：“与主公一同出征，却不能同归，现在我追随主公去了！”于是拔剑自刎而死。华龙滑说道：“不能让国家的史籍受损失。”遂与宁速入城。宁速与石祁子商议，领着懿公的后宫家眷和公子申连夜离城出走，华龙滑带着史籍紧随其后，城中百姓听说石、宁出走，也纷纷逃离，城内哭声震天。狄军长驱直入，攻下卫国都城，大肆杀戮掳掠，接着又派兵追杀石、宁等人。石、宁保着懿公家眷，且战且退，士卒百姓死伤惨重，在黄河边，幸得宋桓公派兵接应，众人星夜渡河，这才逃得一死。狄兵退回卫都，将卫国府库和民间抢劫一空，捣毁城池后得意而归。

再说卫国大夫弘演战前奉命出使陈国，待返回，卫国已被狄兵荡平。他听说懿公死在荣泽，便前去寻尸。一路上他看到到处都是尸骨血肉，心中不胜悲伤，行到一处，他看到帅旗倒在水边，心想：“帅旗在这里，尸首大概就在附近。”弘演未走几步，就听到有呻吟之声传来，接着看到一个小太监倒在路旁，弘演问小太监道：“你知道主公在哪里被害吗？”小太监指着一堆血肉说道：“这就是主公的尸首。”弘演察看懿公尸体，见它早已零落不全，只有一副肝脏还完好。弘演向尸体叩拜，放声大哭，接着又向尸体报告了自己出使陈国的经过，就像懿公仍然活着一样。随后弘演说道：“主公没有人来收尸，我要以我的身体做棺木，为他入葬。”又嘱咐仆人道：“我死以后，将我埋在树下，等国家有了新君再把此事告诉他。”说完，拔出佩刀，剖开腹部，将懿公肝脏放入，然后慢慢死去。仆人依照弘演的嘱托将他埋葬，随后用车载着小太监，渡过黄河，去探听新国君的消息。

再说石祁子护送公子申登舟渡河，宁速收拢逃难百姓随后赶来，到漕邑后点查人数时，仅剩下七百二十余人。两人心中悲痛，聚在一起商议：“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无奈现在剩下的人太少了。”于是两人便决定从共、滕两城百姓中十人抽三人，总共抽出四千多人，加上从京城带出的百姓凑足了五千人。石、宁派人在漕邑修造房舍，扶持公子申做了卫国国君。公子申原本就有重病，加上连日劳累惊吓，继位不久就死了。宁速只得赶往齐国接公子毁回来继位。齐桓公向毁赠送重礼，又命齐国公子无亏率领三百辆战车护送毁归国。公子毁赶到漕邑，即有弘演的仆人和受伤的小太监前来报告弘演以身入葬懿公一事。公子毁先派人带着棺木去荣泽收敛尸体，为懿公和去世

的公子申料理丧事，然后又追封弘演，让他的儿子继承官位，以表彰他的忠勇。此时是周惠王十八年冬天十二月。

第二年春天正月，公子毁正式改元继位，史称卫文公。文公寄居百姓之间，布衣粗食，生活艰辛，却每日早起晚睡，全力安抚百姓，因而赢得举国称颂。齐国公子无亏见文公已正式继位，便留下三千武士，协助卫国镇守漕邑，自己回去向齐桓公报告。齐桓公听完无亏讲述文公营造漕邑的艰难情状和弘演以身葬主的忠勇之举，长叹道：“懿公是一个无道昏君，却有如此忠诚的臣民，卫国的中兴大有希望啊！”管仲在一旁奏道：“现在我们与其留下士卒帮助镇守卫国，不如直接帮助他们修筑城池，这样可以一劳永逸。”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正想召集各诸侯国一同援助卫国筑城，忽然有邢国使者前来告急，说：“北狄军队侵犯我国，请贵国出兵援救。”桓公向管仲问道：“我们能援救邢国吗？”管仲答道：“各诸侯国所以听从齐国号令，是因为他们相信危难之际齐国能帮助他们，过去我们没能帮助卫国，现在如不援救邢国，实在有损于齐国的霸业。”桓公又问：“先帮助卫国，还是先救助邢国？”管仲答道：“先帮邢国抵御强敌，再帮卫国修筑城池，这是千秋万代的功业。”桓公赞同，当即便派使者向宋、鲁、曹、邾各国传讯，号令几国军队在聂北会师，联合救援邢国。宋、曹两国军队赶到聂北后，管仲又向桓公建议道：“现在狄军气焰正高，邢军仍有战斗力。抗击气焰嚣张的敌人，军队损失太大，帮助仍有战斗力的军队，我们的战功也不显著。我们不如屯兵此地，等邢国军队失利、狄国军队疲惫后，再出击攻敌，这样我们既可以避免损失，又可以使战功卓著。”桓公接受了管仲的计谋，借口鲁、邾两国军队未到，留在聂北，迟迟不肯发兵救援。后世史官有诗讥讽管仲这个养乱为功的计谋。诗曰：

救患如同解倒悬，提兵那可复迁延？

从来霸事逊王事，功利偏居道义先。

话说齐、宋、曹三国停兵聂北，一住两月，狄兵却在日夜不停地进攻邢国。邢国抵挡不住，终于被狄兵击溃，邢国百姓纷纷逃难，来到齐国军营求救，其中有一人哭倒在地，乃是邢国国君叔颜。齐桓公将叔颜扶起，安慰道：“只因我救援太晚，才导致如此局面，我一定要马上与宋公、曹伯议事驱赶入侵之敌。”当日即令出兵攻敌。狄国国主眚瞞掳掠已足，无心恋战，得知三国军队开来，便下令放火焚城，随后领兵向北退去，等到三国军队赶到，狄人已逃得无影无踪。桓公命令将大火扑灭，向叔颜道：“原来的都城还能住吗？”叔颜答道：“百姓大多逃难到了夷仪，我愿迁都夷仪，以满足百姓的心愿。”于是桓公命令三国军士带上修城工具，帮助邢国修筑夷仪城，使邢国在此建都，同时又为邢国修建了宗庙，粮草布帛也不断地从齐国运来。邢国君臣百姓如归故都，纷纷称颂齐桓公的恩德。

邢国重建完毕，宋、曹两国军队便要告辞归国，桓公劝阻道：“卫国尚未安定，帮邢国修城而不帮卫国修城，卫国会怎样说我们呢？”几位诸侯齐声道：“愿听从霸主命令。”桓公传下军令，移兵转向卫国。卫文公闻讯前来迎接，桓公见卫文公仍然穿着粗布丧服，心中不禁感伤，说道：“我凭借各位国君之力，想为贵国重建都城，不知建在何处为好？”文公答道：“我已命人占卜，建都在楚邱最好，只是敝国新遭战乱，实在难以承担修城的费用。”桓公道：“此事包在我身上。”当日便传令三国军队前往楚邱动工筑城。卫文公感激桓公再造国都的恩德，作《木瓜》诗称颂道：

投我以木瓜兮，报之以琼琚。
投我以木桃兮，报之以琼瑶。
投我以木李兮，报之以琼玖。

齐桓公出力挽救了三个处于危难中的诸侯国：扶助鲁僖公继位挽救了鲁国，修筑夷仪城挽救了邢国，修筑楚邱城挽救了卫国，凭此三大功劳，他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潜渊先生有读史诗赞道：

周室东迁纲纪摧，桓公纠合振倾颓。
兴灭继绝存三国，大义堂堂五霸魁。

再说楚成王熊恽，由于任用令尹子文，励精图治，国势渐强，于是便产生了与中原强国齐国争霸的决心。他听说齐桓公救邢援卫，赢得天下颂扬，心中很是不乐，对子文说道：“齐桓公到处布施恩德，深得各国拥戴，我远居汉水之东，籍籍无名，当今世上，人们只知道有齐而不知有楚，我真感到羞愧啊！”子文答道：“桓公掌管齐国，至今已近三十年，他打着尊从周天子的旗号，成为中原各诸侯的领袖，确实难以对抗匹敌。郑国位于南北之间，是中原的屏障，主公若想夺取中原，非先攻取郑国不可。”成王问道：“谁能替我承担攻打郑国之事？”楚大夫斗章愿领军前往，楚成王便命他率战车二百辆，长驱直入，攻向郑国。

再说郑国自从纯门受到楚军侵犯以后，对楚国日夜防犯，这日郑文公又听到楚军犯境的消息，不由心中大惊，当即派遣大夫聃伯领兵镇守纯门，又派人星夜赶赴齐国求援。齐桓公闻讯后传下号令，要各诸侯国军队在柎地会齐，准备联兵救郑。楚将斗章见郑国早有准备，又听说齐国援军将到，心中怕有闪失，忙领军撤退。楚成王闻讯大怒，解下佩剑，交给斗章之兄斗廉，命他到军中将斗章斩首。斗廉来到军中，隐下成王命令不发，暗中与斗章商议：“要想免受国法，须先破敌立功，赎回死罪。”斗章跪地向兄长请教，斗廉说道：“郑国知道你已退兵，眼下定会疏于防御，你若能快速奔袭，准会出其不意，大获全胜。”斗章听从斗廉之言，将军队分为两部，自己率前队先行，由斗廉率后队接应。斗章领兵赶到郑国边界，恰好赶上聃伯在检阅军队，聃伯闻听敌人入侵，慌忙点齐人马，迎上前去厮杀，却没想到被斗廉的后队包抄，郑军腹背受敌，难以支持，主将聃伯也被斗章一箭打倒，束手遭擒；斗廉指挥后队乘胜追杀，郑军死伤过半。斗章将聃伯押上囚车，还想继续追杀，斗廉急忙劝阻，道：“这番偷袭成功，只图免去一死，哪敢再侥幸行事。”楚军退回本国，斗章拜见成王，叩头谢罪，奏道：“臣原先退兵是为了诱敌，并不是怯战。”成王说道：“你既有擒获郑将立功，便可免你一死。但郑国尚未攻下，你为何又退兵回来？”斗廉回答：“臣恐怕兵少不能取胜，有损国威。”成王怒气冲冲地说：“你明明是畏敌不前，却以兵少为借口，我现在再给你增派战车二百辆，如不能攻下郑国，休要回来见我！”斗廉请求：“臣愿与兄弟斗章同往。”成王准奏，于是命斗廉为主将，斗章为副将，共率领战车四百辆，重新向郑国杀来。史官有诗道：

荆襄自帝势炎炎，蚕食多邦志未厌。
溱洧何辜三受伐？解悬只把霸君瞻。

再说郑文公听说聃伯兵败被擒，又派使者向齐桓公求援。管仲说：“主公数年来，救燕援鲁，助邢帮卫，恩德广布天下，如想要借助各诸侯国军队攻楚，现在正是时机。主公如想挽救郑国，不如直接进攻楚国。”桓公准奏，随后又问管仲道：“与楚国邻近的江、黄两国，不堪忍受楚国的残暴，派人

来向我求援，我想与此两国结盟，等攻楚时让他们作为内应，你看如何？”管仲答道：“江、黄二国离楚国近，离齐国远，并一向服从楚国号令，现在如背楚与齐国结盟，必然会遭楚国武力入侵，到那时如若我们救援，苦于路途遥远，如若不救，则有背于盟约。再说我们只要联合中原诸侯就足以取胜，又何必借助于这两个国力微弱的小国呢？”桓公说道：“他们远道而来，是因为敬重寡人，若拒绝他们，恐怕会失去天下人心。”管仲苦劝，桓公不听，于是桓公便与江、黄二国结为同盟，并商定以第二年春天正月为期，联合进攻楚国。桓公接着又传书宋、鲁、陈、卫、曹、许等中原各国诸侯，约定好了出兵日期。

第二年是周惠王十三年，正月元旦，桓公朝拜祝贺完毕，便与群臣商议出征一事，蔡国与楚国联盟，又是齐桓公的仇敌，桓公便决定先攻打蔡国。桓公任命管仲为帅，让他率领隰明、宾须无、鲍叔牙以及公子开方、竖人貂等人，出动战车三百辆、士卒万余人，分几部向楚、蔡进发。竖人貂请求率军先行，奔袭蔡国，为大军开道，桓公准奏。蔡国依仗楚人势力，全无准备，直到齐军大兵压境，才匆忙聚起兵马，准备抵御。竖人貂在蔡国城下耀武扬威，下令攻城，城上观战的蔡穆公见领兵将军是竖人貂，心中暗喜，知道他是个势利小人，便让人在深夜给他送去了一车重礼，希望他暂缓攻城。竖人貂接受了礼物，同时也把桓公召集七路诸侯，先攻蔡后攻楚的机密告诉了蔡国使者。使者回城报告蔡穆公，蔡穆公大惊，当夜便率领后宫家眷逃向了楚国。蔡国都城群龙无首，百姓纷纷逃散，竖人貂轻易攻下蔡城，心中甚是得意。

蔡穆公逃到楚国后，将齐桓公先攻蔡后攻楚的机密告诉楚成王，楚成王遂下令检阅部队，又将斗廉伐郑之师急调回来，准备与联军厮杀。数日后齐桓公随军来到蔡国，其他七路诸侯也纷纷赶到，这七路诸侯是宋桓公御说，鲁僖公申，陈宣公杵臼，卫文公毁，郑文公捷，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连同盟主齐桓公小白共是八位。联军挥师南进，这日到达楚国边境，只见边境上早有一人等候，此人衣冠整洁，彬彬有礼，见联军到来，忙施礼道：“请传言齐国国君，就说楚国使臣已在这里敬候多时。”这人正是楚国贵族、现官拜大夫的屈完。桓公听说楚国使者到来，心中诧异，道：“楚国怎么会知道我军到来？”管仲答道：“一定是有人泄漏了消息。请让臣出去以大义责备其使者，让他羞愧而归，这样我们或许可以不战而胜。”管仲乘车出营，在车上向屈完拱手施礼。屈完说道：“我们主公听说贵国出动军队来攻打我国，特派我前来传话，我们主公说：‘齐、楚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齐国位于北海之滨，楚国邻近南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知他们为什么来侵犯我国？’”管仲答道：“过去周天子将齐地分封给我国太公，命齐国世代掌管征伐军事，以辅佐周朝王室；平王东迁之后，又令我国国君担任诸侯盟主。你们楚国位处南荆，就应当年年向周天子进贡包茅，以协助周朝祭祀，如今你们既拒绝进贡，我们只好派兵前来征收。还有从前周昭王率兵南征，却一去不返，你们能推卸罪责吗？”屈完辩解道：“没有向周室进贡包茅是我们的错，但现在天下诸侯不再向周朝进贡的又何止只有我楚国一个？至于说到昭王南征不返，纯因舟船搁浅而致，与我国有何相干？我话已传到，告辞了！”说完乘车而去。管仲向桓公报告说到：“楚国人十分倔强，无法用口舌让他们屈服，现在应该用军队逼迫他们投降。”桓公下令八国军队同时进兵。联军行到离汉水不远的垆山，管仲命令停兵扎寨，诸侯们感到奇怪，纷纷问道：

“军队既然已深入敌境，为何不乘机渡过汉水，与楚军决一死战？”管仲答道：“楚国既派使者前来，国内必有所准备，两军一经交战就再难以化解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屯兵扎寨，虚张声势，楚国害怕我们人多势众，一定会再派使臣前来，我们可以趁机逼他们定立城下之盟。”诸侯们都不大相信管仲的话，依旧议论纷纷。

再说楚成王任命子文为大将，让他率兵镇守汉南，准备乘联军渡河之际迎击联军。这日，子文得到探报，说联军屯兵险地，停止了前进。子文于是向成王奏道：“管仲很会用兵，现在他既停兵不发，必定有什么诡计。应当再派使者前去，探看他们的虚实动静，然后再决定是战是和。”成王问：“这次派谁出使为好？”子文答道：“屈完与管仲有一面之交，他去最好。”屈完向成王说道：“臣已为未进包茅一事向管仲致歉，这次出使如果是为了与对方和解，我愿前往；如果是要向对方下战书，主公还是另请高明吧！”成王说道：“是战是和由你裁决，我决不干预。”于是屈完乘车再次来到齐军大营。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话说屈完再次来到齐军，请求面见桓公。管仲说道：“楚使再次前来，一定是想请求和解。请主公对他以礼相待。”屈完拜见桓公，说道：“我国因不向周天子进贡而招致贵国讨伐，我家主公已经知罪。如能言和撤兵，我国愿服从贵国号令。”桓公应允。屈完道谢归国，见到成王说：“桓公已答应撤军，臣也已答应每年按时向周天子进贡，主公可不能失信于人。”不久，就有联军拔营撤兵的谍报传来。成王闻听各路诸侯撤兵，说道：“齐国撤军，一定是因为害怕我国。”于是想反悔进贡之事，子文一旁阻止道：“人家以国君之尊，尚且不失信于一个小民，难道主公还想使一个小民失信于国君吗？”成王无言以对，又派屈完带上礼品八车，到召陵去犒劳八路联军。桓公在召陵听说屈完再次来到，吩咐各路诸侯将军队排开，打算让楚国使者见识一下中原军队的威势。屈完进入齐营，向桓公献上犒劳礼物，桓公命人将礼物分送八路诸侯，然后问屈完道：“屈大夫可曾见识过我中原的强盛？屈完答道：“我僻居汉南，未曾到过中原，今日愿一观贵国军威。”桓公与屈完一同登上战车，看见各路大军各占一方，连绵数十里不绝，齐军一声鼓响，七路响应，鼓声惊天动地，桓公见此情景，喜形于色地向屈完说道：“我有这样强大的军队，怎能不百战百胜，无坚不摧？”屈完答道：“君之所以能成为诸侯盟主，是因为君辅佐周室，爱护百姓。但若说到武力征服天下，楚国虽小，却有方城为堡垒，汉水作天堑，城高水深，即使有百万大军来攻，也未必能使我们屈服。”桓公闻听此言，很是惭愧，说道：“屈大夫真是楚国的良臣，我愿与贵国结为友好盟邦。”屈完大喜，当夜即在齐营中留宿，桓公设宴款待。第二日，桓公命人搭起祭台，举行盟誓，桓公执牛耳为盟主，管仲为司仪，屈完代表成王与各国定了盟书。仪式完毕，屈完再次向桓公、管仲致谢，管仲私下告诉屈完，请楚国将郑将聃伯放回，屈完也代表蔡穆公向齐国道了歉。

管仲下令撤军回国，途中鲍叔牙向管仲问道：“楚国的罪状，本来以僭号称王最为严重。而你却以其拒贡包茅为借口，我实在不明白你的用意。”管仲答道：“楚国僭号称王已有三代，如果硬逼他们革除王号，他们势必不服，到那时我们只好交兵开战，而战争一起，彼此报复，齐、楚两国就再也别想得安宁了。我以包茅为借口，使他们易于接受，而一旦楚国有了认罪之名，我们既可以因此向诸侯们夸耀，又可以向周天子交帐，这样难道不比兵连祸结更好吗？”鲍叔牙赞叹不已。胡曾先生有诗道：

楚王南海目无周，仲父当年善用筹。

不用寸兵成款约，千秋伯业诵齐侯。

楚成王见八路诸侯军队全部撤走，又想反悔进贡包茅一事。屈完奏道：“不能失信于齐国。只因过去楚国与周室断绝来往，才使齐国独自操纵周室，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我们若能借进贡包茅恢复与周室的关系，就可以和齐国共同控制周天子。”成王应允，便派屈完为使节，命他携带包茅金帛十余车向周朝进贡。周惠王大喜，说道：“楚国不尽职守已有多多年，现在如此忠顺，实在是先王神灵感召所致。”于是率人在宗庙向祖先进行祷告，又对楚国大加封赏，最后对屈完道：“好好镇守南荆，别再进犯中原。”屈完叩头退下。

屈完刚离周朝，就有桓公使者隰朋来朝报告桓公征服楚国一事。惠王重礼招待隰朋，隰朋请求拜见太子，惠王面有不喜之色，命人召次子带与太子郑一同出来相见。隰朋观察惠王神色，感觉他好像正为某事犹豫不决。隰朋赶回齐国，对桓公道：“周朝必将大乱！”桓公问：“怎么见得？”隰朋道：“周天子有长子名郑，是先皇后姜氏所生，现已列为东宫太子。姜后去世，妃子陈妫得宠，立为继后。陈妫有子名带，带人品不佳，却甚得惠王喜爱，被称为太叔，臣看惠王神色不安，心中定是在为废郑立带一事犹豫。主公身为诸侯盟主，不能不对此加以干预。”桓公于是召来管仲商议，管仲道：“臣有一计，可以安定周朝。”桓公问道：“何计？”管仲答道：“太子郑所以失宠，是由于他在朝中势单力孤，现在主公可以向周天子上表，就说：‘各国诸侯想见太子，请让太子出朝与诸侯们相会。’太子一出周朝，与我们的君臣名分就定下了，此后周天子即使想加以废除也难以做到。”桓公赞道：“很好。”随即向各国诸侯传书，约定第二年夏天在首止相会。隰朋再次赶到周朝，告诉周天子说：“为了表明对周王的尊重，诸侯们想与太子相会。”周惠王本来不想让太子郑离国，但因惧怕齐国强大，又因诸侯们此举名正言顺，实在难以拒绝，只好应允。

第二年春天，桓公命陈敬仲先行来到首止，建筑宫舍，以等待太子驾临。仲夏五月，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诸侯齐聚首止，太子郑也随后赶到。桓公率诸侯拜见，太子郑再三谦让，坚持要以宾主之礼相见。桓公道：“臣等愧居藩国，见太子如见周王，怎敢不叩首相拜！”太子感激道：“诸位请免礼。”当夜，太子郑派人请桓公来到行宫，向桓公诉说了太叔带想要侍宠夺位之事，桓公听完道：“臣将与各国诸侯会盟，共同拥戴太子，请太子不必担心。”太子郑感激不尽，遂在行宫住下，各国诸侯不敢怠慢，纷纷前来拜见，进献酒食。太子郑不愿长久打扰各国，便想告辞返回周朝，桓公道：“臣等所以挽留太子，就是想让天子知道我们大家爱戴太子，以便阻止太叔带的夺位奸谋。现在盛夏炎暑，等秋天凉爽后，我等定当护送太子还朝。”

周惠王见太子久不回返，知他受到桓公爱戴，心中很是不悦。这日太宰周公孔来见，惠王说道：“齐桓公虽然名义上降服了楚国，但实际上却未能使楚国动摇。近来楚国忠诚顺从，已大非昔比，不见得楚国就不如齐国。现在齐国又带头拥戴太子郑，居心叵测，他们想将我置于何地！我打算请太宰写密信给郑国，让他们背齐联楚，削弱齐国势力。”周公孔说道：“楚国恢复进贡，实是齐国的力量所致。主公何必抛弃亲近属国，而依附于南方的蛮夷之邦呢？”惠王道：“郑国不离去，诸侯盟军就无法拆散，谁能保证齐国不存异心呢？我此心已定，太宰不必再说。”周公孔不敢再劝。惠王于是写下一道密旨，封好后交给周公孔，周公孔不知信中内容，只得星夜派人将密旨送交给郑文公。文公见信中写道：“太子郑违背父命，结党营私，无法再继承王位。君若能背齐联楚，共同辅佐次子带，孤愿将国事相托。”文公大喜道：“先君武公庄公，几世为周朝重臣，领袖诸侯，不幸中途衰落，以后厉公虽对周朝有大功，却未受重用。现在周天子独独看中了我，要与我共商国事，各位可以向我祝贺了。”郑大夫孔叔劝道：“齐国昔日为保护郑国而出兵伐楚，现在我们若背齐联楚，有背信义。况且拥戴太子继位，天经地义，主公可不能一意孤行啊！”文公道：“追随霸主桓公不如追随周王。既然周天子不愿传位给太子郑，我又何必多事！”孔叔再次劝道：“周朝律例，王

位只传嫡亲长子，幽王宠爱伯服，桓王宠爱子克，庄王宠爱子颓，都曾导致天下动荡。主公不从天下大义，必蹈前人覆辙。”大夫申侯驳道：“天子之命，谁敢违背？我若继续留在齐国联盟，是背弃王命；我若离去，诸侯联盟必会解体。况且太子虽得诸侯拥戴，可太叔也有朝内支持，二人谁胜谁败，实在难以预料。我们不如暂且归去，静观其变。”文公听从了申侯之言，不辞而去。桓公闻讯大怒，即想以太子之名伐郑。管仲劝阻道：“郑国与周朝接壤，此事必有周室操纵。一人去留，不足以阻止联盟大计，待诸侯盟誓后再商议对付郑国也不迟。”桓公应允，于是便在首止的旧祭坛上歃血为盟，其中共有齐、宋、鲁、陈、卫、许、曹七国参与，太子郑亲临观礼。盟词是：“凡我同盟诸国，定当共同辅佐王储，维护周朝王室，若有违背盟誓者，神明灭之。”仪式完毕，太子郑拱手相谢，说道：“诸君不忘周室，我也决不敢忘诸君的恩德。”第二日，太子郑归周，各国纷纷派出车仗护送，齐桓公与卫文公亲自将太子送出卫境，太子垂泪而别。史官有诗赞道：

君王溺爱冢嗣危，郑伯甘将大义违。

首止一盟储位定，纲常赖此免凌夷。

郑文公听说诸侯结盟，且要讨伐郑国，也就不敢投靠楚国。

却说楚成王听说郑文公未参与首止盟约，大喜道：“我将取得郑国。”于是便派遣使节与申侯串通，说要与郑国结盟。申侯原曾在楚国作官，很有口才，为人贪婪，又极善奉迎，楚文王对他十分宠信。文王去世前，担心后人容不下申侯，便赠白璧给他，让他投奔别国避难。申侯逃奔郑国，在栎侍奉郑厉公，又得到厉公宠信。厉公复国后，申侯被封为大夫。楚臣中许多人与申侯相识，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要申侯从中活动，使郑文公背齐从楚。申侯于是向郑文公密谏说：“只有楚国才能抵抗齐国，何况还有周王命令？如果不与楚国联盟，齐、楚两国都将仇视郑国，郑国必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郑文公听信其言，便私下派申侯向楚国送礼进贡。周惠王二十六年，齐桓公率诸侯同盟讨伐郑国，包围了郑地新密。此时申侯仍在楚国，便向楚成王道：“郑国所以归服贵国，是因为只有楚国才可以抗拒齐国。大王若不出兵援郑，臣将无法向我国国君交代。”楚王与群臣商议此事，令尹子文奏道：“召陵之战，许穆公死于军中，齐国因此对许国甚是优厚。许国追随齐国最紧，大王如出兵攻许，诸侯联盟必会回兵救援，那时郑国之围将自动解除。”成王听从子文之计，亲自率兵攻打许国，并将许国都城围困。诸侯联盟闻讯，果然回兵救许，楚国军队闻风撤回回国。申侯回到郑国，自以为有保全郑国之功，洋洋得意，满望可以加官进爵，结果却大失所望，于是便对郑文公产生了怨恨情绪。

第二年春天，桓公再次率师伐郑。陈国大夫辕涛涂与申侯有仇，于是便致信孔叔，道：

申侯从前拿郑国讨好齐国独吞功劳。现在又拿郑国讨好楚国，使国君背上负义毁约之名，召致联盟征讨，使郑国国家和百姓受害。请务必将申侯处决，那样联军将不战而归。

孔叔将书信呈给了郑文公。文公为昔日没有听从孔叔劝谏，逃避盟誓而招致齐兵两次攻郑，心中正自愧疚，此时闻听辕涛涂之言，便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申侯身上，于是便命人将申侯召来，斥责道：“你说只有楚国才能抵敌齐国，现在齐军几次来伐，楚国的救援在哪里？”申侯刚想辩白，文公便命令武士将他拿下，推出斩首。文公将申侯首级装入匣子，命孔叔将它送到

齐军。孔叔见桓公说道：“我家主公昔日误听奸贼申侯的谗言，脱离联盟。现在已将申侯处决，派我前来向盟主请罪，请盟主宽大为怀。”桓公知道孔叔贤能，便答应与郑国和解，同时传讯各国诸侯在宁母再次会盟。郑文公因有周天子密旨在手，不敢贸然赴会，决定派太子华代己前往。

太子华与其弟子臧都是文公正妻所生，其母早先深得文公宠爱，故华被列为太子。以后文公又娶了两位夫人，二人都有子嗣，原夫人渐渐失宠，不久即病死。南燕有媯氏之女在郑宫做姬妾，一向未得文公召见。一天晚上，媯氏梦见一个雄壮男子，手拿兰草对她说：“我是伯儵，是你的祖先。今天以国香赠你为子，望他能昌盛你们国家。”说着便将兰草赠给媯氏。媯氏醒来，感到满堂生香，便将梦中之事告诉别人。同伴们嘲笑她说：“你将生贵子了。”这日文公入宫看到媯氏很喜欢她，见众人向着媯氏发笑，心中感到奇异，忙问其故，媯氏便将梦中之事告诉了文公。文公道：“这是好兆头。我将为你玉成此事。”于是当晚便召媯氏入宫侍奉，媯氏怀孕生子，取名为兰。此后媯氏渐渐得宠。太子华见父亲宠幸之人甚多，担心文公日后废己立他，便私下与叔詹商议，叔詹道：“国位得失，都是命中注定，你只管尽孝尽忠就行了。”华又与孔叔商议，孔叔也劝他以对父亲尽孝为先。太子不乐而去。太子之弟子臧性情怪异，曾头戴鹮毛作成的帽子招摇于市，师叔劝阻他说：“这种服饰不符合诸侯礼义，希望公子不要再穿戴。”子臧怨恨师叔公然责备自己，将此事告诉兄长太子华。因而太子与叔詹、孔叔、师叔三大夫都有了矛盾。

文公派太子华代己与齐会盟，华担心齐国责怪上次毁盟之事，不愿前往。叔詹赶来督促，太子心中更加愤恨。太子华见到桓公，请求屏退左右，然后说道：“郑国事务多出于叔詹、孔叔、师叔三大夫之手，上次首止毁盟就是三人主使的。君若能凭借盟主神威，除掉这三人，我愿率郑国依附齐国，甘当贵国的属国。”桓公将郑太子之言告诉管仲，管仲连声阻止道：“行不得，行不得！各国诸侯之所以服从齐国，是因为齐尊奉‘礼’‘信’二德。现在郑太子篡改父君之命，是大大的无礼；身为国家使臣却企图扰乱国政，是大大的无信。臣听说叔詹、孔叔、师叔三大夫都是郑国贤臣，深受百姓爱戴，被称为‘三贤’，我们决不能做违背郑国百姓心愿的事。臣观郑太子早晚必自取灭亡，主公千万不可应允于他。”桓公于是对郑太子说道：“太子所说的乃是国家大事，等我与你父亲相见后一定与他好好商议此事。”太子华闻听桓公此言，不禁吓得魂飞天外。只得向桓公告辞，返回郑国。管仲痛恨太子华奸恶，故意派人将其言行在郑国散布开来，有人立即将此事报告了郑文公。太子华回到郑国，企图欺骗文公，说：“桓公责怪父亲没有亲自前往，拒绝与我们和解，我们不如与楚国结盟。”文公大怒喝道：“逆子几乎出卖了我的国家，你到现在还敢以谎言骗人！”命令武士将华囚禁，华不甘心，企图凿墙逃走，被文公处死。公子臧也在逃奔宋国途中被文公派人追杀。文公感激桓公没听信华的谗言，再次派遣孔叔赴齐答谢，并请求重新加入联盟。胡曾先生有咏史诗道：

郑用“三良”似屋楹，一朝楹撤屋难撑。

子华奸命思专国，身死徒留不孝名。

周惠王二十二年冬天，周惠王病重，太子郑担心继后陈妫与太叔带夺位，于是派遣下士王子虎赶赴齐国求援。不久，惠王驾崩，太子郑与周公孔、召伯廖商议，决定暂不发丧，并派人连夜向齐桓公密报此事。桓公随即召集诸

侯在洮地会盟，郑文公也亲自赶来赴会。参加会盟的国家有齐、宋、鲁、卫、陈、郑、曹、许八路诸侯。会盟诸侯纷纷修书奏表并派重臣出使周朝。这八位使臣是齐国大夫隰朋、宋国大夫华秀老、鲁国大夫公孙敖、卫国大夫宁速、陈国大夫辕选、郑国大夫子人师、曹国大夫公子戊和许国大夫百陀。八国大夫并车而行，仪仗庞大，以向周天子问安为名来到周朝王城之外。王子虎先入城报信，太子郑闻讯，先派召伯廖出城迎接慰劳八大夫，然后发丧。八大夫借机代表各国诸侯请求太子郑继承王位，接受百官朝贺。继后陈妫与太叔带见此情形，暗暗叫苦，不敢再存异志。第二年太子郑改元，正式登基，史称周襄王。

襄王元年，春祭完毕，襄王命太宰周公孔赴齐封赐桓公，以表彰诸侯辅佐新王之功。桓公闻讯，立即传书各位诸侯，准备在葵邱会盟。赴葵邱路上，桓公与管仲谈起周朝国事，管仲说道：“周室嫡庶长幼不分，几乎因此遭到祸乱。现在齐国的太子之位仍未排定，希望主公及早安排，以免后患。”桓公道：“我有子六人，但都是庶出，其中无亏年纪最大，昭为人最为贤能。长卫姬侍奉我最久，我已答应她传位给无亏，易牙、竖人貂也主张立无亏，但我觉得立长不如立贤，因而心中犹豫难决。现在请仲父决断此事。”管仲知道易牙、竖人貂为人奸诈，而且一向得宠于长卫姬，担心无亏日后继位，与他们内外串通，搞乱国家；而公子昭是郑姬所生，郑国新近加入诸侯联盟，立公子昭还可以借机加强与郑国的关系，于是答道：“继承主公霸业，非选贤能者不可，主公既了解公子昭贤能，就应传位给他。”桓公担心道：“我担心无亏日后以长子身份来争夺国位。”管仲答道：“这次会盟，主公可以从各位诸侯中选一个最有威望的，将公子昭托付给他，就像当初周太子郑托付主公一样，如此定可免除后患。”桓公点头称是。桓公与各位诸侯会集葵邱，太宰周公孔也随即到达。此时宋桓公御说已经去世，太子兹父打算让位给公子目夷，目夷不接受，兹父这才继位，史称宋襄公。襄公遵从盟主之命，虽在新丧，也穿着丧服赶来。管仲对桓公说：“宋襄公有让位之德，可算是一个大贤。现在又带丧赴会，可见对齐国十分尊重。主公可以将公子昭托付于他。”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让他去宋襄公住处致意问安。襄公亲自回拜桓公，桓公拉着襄公之手，恳切地将公子昭托付于他，说道：“将来公子昭继位掌国，就仰仗君侯的主持了。”襄公见桓公诚心相托，便应允了此事。

到了会盟之日，诸侯们先让周朝使臣周公孔登上祭坛，然后才依次上坛。坛上设有周天子之位，众诸侯依照周朝礼仪，向北叩首拜礼。太宰周公孔捧出周王所赐祭物，向东而立，宣读了新天子的诏令。桓公想要走下台阶拜领，周公孔连忙阻止：“天子有令，桓公年迈有功，不需下拜领赏。”桓公正欲从命，管仲在一旁奏道：“天子虽谦让，臣子可不能不敬。”桓公于是说：“小白不敢不遵臣子职守。”说着走下台阶，叩首再拜，然后才登台接受封赏。众诸侯均佩服桓公对周室礼数周到。桓公趁诸侯们未散，再次重申了八国的盟约，并带头起誓：“凡我友好盟邦，定当不计前怨，重归于好。”与会诸侯无不信服。髯翁有诗赞道：

纷纷疑叛说春秋，攘楚尊周握胜筹。

不是桓公功业盛，谁人不敌信诸侯？

会盟完毕，桓公忽然问周公孔道：“我曾听说夏、商、周三代都有封禅之事，其中都有什么仪式礼节，太宰能否说给我听？”周公孔说：“古代封禅泰山、梁父，在泰山筑土为坛，祭拜上天叫封，在梁父清场辟地，祭拜土

地叫禘。三代王室接受天命，兴邦立国，获得天地佑助，都是诚心禘祭的报应。”桓公说道：“夏朝都城在安邑，商朝都城在亳，周朝都城在丰镐，泰山、梁父距他们很远，他们还来封禘，现在二山都在我的封地之内，我也想举行这一旷世大典，太宰你看如何？”周公孔见桓公趾高气扬，大有矜持高傲之色，于是答道：“君认为可以，谁还敢说不字。”桓公说：“等明天再与诸侯商议此事。”诸侯们散去。周公孔私下对管仲说：“封禘大典，不是诸侯应该谈论的。您为何不出言劝劝你们国君呢？”管仲说：“我家国君性情好胜，不能当众驳他，我可以私下劝劝他。”当夜，管仲来到桓公面前，问道：“主公真想举行封禘大典吗？”桓公答“是”。管仲说：“古代封禘泰山、梁父，从无怀氏到周成王，共有七十二家，他们都是在承受天命后才举行这一盛典的。”桓公不高兴地说：“我南征楚国，北伐山戎，西涉流沙，九次会盟诸侯，使天下得以安宁，三代虽称受命于天，也未曾建立如此功业。我封禘泰山、梁父，昭示子孙，有何不可？”管仲说：“古代受命于天的，先有禘祭之兆出现，邠上长出饱满的黍米，北里生出茁壮的稻禾，江淮之间出现生有三脊的‘灵茅’，更有东海的比目鱼，西海比翼鸟不招而来，然后准备物品，才可举行隆重的封禘大典。而如今凤凰麒麟不来，却有猫头鹰一日数至，稻禾不长，只有蒿草遍地，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封禘大典，岂不被人笑话？”桓公无言对答，从此不再提封禘之事。

桓公归国后，自以为功高无比，开始大兴土木，营造豪华宫殿，并比照周天子，增加了车仗仪式，结果引起国人议论。管仲见无法劝阻，只得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再说太宰周公孔从葵邱返周，半路与赶来赴会的晋献公相遇，周公孔说：“盟会已经结束。”献公对没能参加盛会很是失望，周公孔劝道：“君侯不必感到失望。现在桓公自认功高盖世，骄傲自大。古人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看齐国衰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献公于是驱车返回，途中染病，回到晋国后就病死了，晋国从此大乱。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话说晋献公内受骊姬蛊惑，外受“二五”蒙骗，宠爱公子奚齐，越来越疏远太子，只因太子申生小心从事，又有统兵破敌大功，骊姬这才无机可乘。一日骊姬召来优人施，将心腹之事告诉了他，说道：“现在我想废掉太子，让奚齐入东宫代替，你有何良策？”施说：“申生、重耳，夷吾三位公子都在遥远的边地，朝中又有谁敢与夫人为敌作对？”骊姬道：“三位公子正当壮年，阅历丰富，朝中又大多是他们的心腹，我不敢贸然而动。”施说：“那就应将他们一个个除掉。”骊姬问：“先除哪一个？”施说：“先除掉太子申生。申生仁慈好洁，为人仁慈就害怕得罪他人，为人好洁就害怕受人诽谤，怕得罪他人就只能得罪自己，怕受人诽谤就不会忍愤不发。只是太子虽被疏远，可主公十分了解其人品，若说他心存异志，主公定然不信。你可在半夜向主公哭诉，用赞誉的口气诬陷于他，我看此计定能成功。”骊姬听从了施的计谋，当夜献公见骊姬半夜哭泣，心中惊异，连忙问其原由。骊姬故意不说，献公一再追问，骊姬这才说道：“反正妾说了夫君也不会相信。臣妾哭泣是因为担心将来再也不能留在夫君身旁侍奉夫君了。”献公问：“你为何说这等不祥之话？”骊姬抹泪道：“妾听说申生为人外表仁和而内心冷酷。他在曲沃，对百姓大施恩惠，百姓也对他很是忠诚，这是大有用意的。申生还常对人说现在夫君受妾蛊惑，将来必使晋国大乱，外面人人都在传闻此事，只有夫君一人不知罢了。夫君何不将妾处死，以绝申生起事之因，使国家百姓免遭战乱之苦。”献公说：“申生对百姓仁慈，岂能对父君不忠不孝？”骊姬道：“妾也怀疑此说。但妾听外面的人常说，百姓的仁慈与掌国者的仁慈不同，百姓以亲亲友爱为仁慈，掌国者却以有利于邦国社稷为仁慈。如果对国家有利，哪还顾得上什么亲亲友爱？”献公又问：“太子为人好洁，难道就不怕犯上弑君的恶名落在自己头上？”骊姬道：“昔日周幽王不杀太子宜臼，将他流放申国，申侯召来犬戎兵马，在骊山杀死幽王，立宜臼为君，宜臼东迁洛阳，成了东周始祖，当时谁又说过平王犯上弑君呢？”献公闻听此言，不由心生惧意，披衣坐起，说道：“夫人所言极是。我应该如何处之呢？”骊姬故意说：“夫君不如告老让位，让他心满意足，这样他或许可以放过我们。”献公忙说：“不行。我以‘武’‘威’二字成为一国诸侯，若国家从我手中断送，不能称‘武’，若无力胜过自己的儿子，不能称‘威’。失去武威，受制于人，虽能苟延性命，却也与死无异。”骊姬闻听此言，心中大喜，于是献计道：“现在赤狄、臯部两族常常犯我边境，夫君何不派申生率兵伐狄，看看他能否调动起百姓士卒。他若战败，便有了现成的罪名；若战胜，也必然会因此骄傲自大，野心膨胀，到那时再设法除掉他，谁也不会有异议。”献公闻听此计，大声叫好。次日便派人传令申生，命他率曲沃军民攻打臯部。少傅里克劝阻道：“太子是一国的副君，国君出行有太子监国，在国君身旁侍奉，更是太子的职守。现在我们把太子外放出朝已是不该，怎么还能让他亲自领兵打仗呢？”献公驳道：“申生此番又不是第一次带兵。再说我有九个儿子，谁当太子还未确定。你不必多言。”里克默然退朝，回去将此事告诉狐突，狐突听完长叹道：“太子危险了！”于是写信将此事告诉太子申生，劝他离军逃奔他国。申生见信大惊，说道：“父君命我领兵，不是信任我，而是在考验我是否忠心。我若违命逃走，难免落下骂名，若饶

幸战死沙场，还可落一个忠臣孝子的好名声。”于是申生领兵在稷桑与臯部展开大战，臯部战败逃走，申生赶忙派人向献公报捷。骊姬闻听申生战胜，说道：“太子果然有能力调动士卒百姓，我们该当如何呢？”献公说：“申生罪名尚未构成，不妨再等待一下。”狐突料定晋国行将大乱，便托言有病，不再出门行走。

当时与晋国接壤的有虞国、虢国两个国家，两国同姓相邻，唇齿相依。虢国国君名醜，此人骄狂好战，曾多次骚扰晋境。献公正想出兵征伐，骊姬献计道：“何不再派申生前去。他一向有威名，又得士卒拥戴，此番定可获胜。”献公担心申生获胜后威望提高，更加难以制服，因而心中十分犹豫，于是便将荀息找来问道：“虢国可攻吗？”荀息说：“虞、虢联盟，我们若攻虢，虞国必救，若转道攻虞，虢国必救。以一敌二，胜算不多。”献公道：“难道我就真的无法制服虢国？”荀息说：“臣听说虢公贪淫好色，主公可让人选征国中美女，教她们学习歌舞，然后献给虢公，他必定接受而贪图美色，沉溺歌舞，荒废国政，疏远忠良，我们另外还可以向犬戎行贿纳币，让他们不断侵扰虢境，到那时我们再趁机举兵攻打，便可以将虢国灭掉。”献公听从荀息之计，派人向虢公进献美女乐师，虢公大喜，正欲接受，大夫舟之侨一旁急忙劝阻道：“人家晋国将我们当鱼来钓，主公为何还主动去吞吃人家的香饵？”虢公不听劝谏，将美女乐师留下，并答应不再侵扰晋境。虢公自此日夜寻欢作乐再不上朝听政，舟之侨再次出言劝谏，虢公大怒，将他贬出都城，派到下阳守关。不久，犬戎贪图晋国贿赂，果然派兵侵扰虢境，兵至渭汭后被虢军击败，犬戎国主不甘心，又调集全国军队攻虢，虢公贪功，也亲自统帅大军拒敌，两军在桑田对峙，一时胜败难分。

晋献公闻讯，再次将荀息召来问计，荀息说：“臣有一计，可使主公今日取虢，明日灭虞。”献公大喜道：“你有何计，快快讲来。”荀息说：“主公可派人向虞国行贿，借道伐虢。”献公道：“我国刚与虢国言和，师出无名，虞人能相信我吗？”荀息答道：“主公可密令北边守将向虢国寻衅，虢国边关官员必会责备于我，我们就可以此为名发兵攻虢。”献公采纳了荀息之计，不久虢国官员果来责问，两国随即开兵交战。献公见战事已起，遂问荀息道：“现在攻打虢国已有借口，只不知该用什么东西贿赂虞国？”荀息说：“虞公虽性贪婪，但若不用至宝，恐怕仍难将他买通。有二物可用来行贿，只是怕主公舍不得。”献公忙问何物。荀息说：“虞公最喜爱的莫过于玉璧宝马，主公不是有垂棘之璧、屈产宝马吗？用这两件东西行贿，虞公必落入我们圈套。”献公不舍，说：“这两物是我的至宝，怎能送给他人？”荀息笑道：“我就知道主公舍不得。可是，虞国受我重宝，必让我借道攻虢，虢无虞支援必亡，虢国既亡，虞国也不能单独存在，玉璧宝马又能丢到哪儿去？现在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暂将玉璧宝马寄放在他人处而已。”大夫里克说：“虞国有两个贤臣，一叫宫之奇，一叫百里奚，两人料事如神，十分精明，我恐怕他们会劝阻虞公。”荀息道：“虞公既贪又蠢，纵有良臣相劝，他也不会听从。”献公于是便将二宝交付荀息，让他赴虞行贿。

虞公初闻晋国借道伐虢，十分恼怒，但一见玉璧宝马不由喜笑颜开，他手抚摸玉璧，眼睛盯着宝马，问荀息：“这是你们的国宝，天下罕有，为何要将它们送给我呢？”荀息从容地回答：“我家主公敬慕您的贤能，畏惧您的强大，所以不敢独吞二宝，愿意将它们献出，以求得贵国上下欢心。”虞公道：“虽说这样，你们也一定有事求我。”荀息说：“虢国屡次侵扰我国

边境，我家主公以国家社稷为重，一再委屈求全，与他们签定和约。可如今誓约未寒，责骂日至，我家主公因此想借道贵国出兵向虢问罪。另外，这次出征我国若能侥幸战胜，所得战利品全归贵国所有，我们愿与贵国永结盟好。”虞公大喜，便欲应允。宫之奇急忙劝道：“主公不可答应。俗话说‘唇亡齿寒’，晋国吞并同姓国家已非一个，可独独不敢加兵虢、虞两国，是何缘故？是因为我们两国有同盟之好，唇齿之助。现在虢国若被晋国灭掉，明天大祸就会落在我国头上。”虞公说：“晋国国君不惜重宝，派人来与我结交，我何惜这尺寸宽的道路；再说晋国比虢国强大十倍，失去虢国而得到晋国，有何不好？你且退到一旁，不要再干预我的大事！”宫之奇还想再劝，百里奚连忙将他拉住。宫之奇退朝对百里奚埋怨道：“你不帮我劝阻，反而将我拦住，是何用意？”百里奚说：“我听说向蠢人进忠言，就像将珠宝丢弃路上。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都是因为后者强进忠言，我看你也危险啊！”宫之奇料定虞国难逃灭国之祸，又怕虞公加害，于是便率领全族老幼逃出虞国。

荀息回到晋国，向献公报告说：“虞公已接受玉璧宝马，并答应借道给我们。”献公于是便想亲自统兵伐虢，里克劝道：“现在破虢，易若反掌，不劳主公前往。”献公问里克道：“你有什么妙计？”里克答道：“虢国都城虽建在上阳，但其国家的门户却在下阳，下阳一破，虢国必亡。臣虽不才，愿代主公效劳，如不能建功破敌，甘受重罚。”献公于是便命里克为主帅，荀息为副帅，率四百辆战车伐虢，并先派人将出征日期告诉了虞公。虞公道：“我接受贵国重宝，无以报答，愿与贵国联兵伐虢。”荀息道：“君想联兵出征，不如将下阳关献给我军使用。”虞公道：“下阳关由虢国军马镇守，我怎能献出？”荀息道：“我听说虢公眼下正与犬戎在桑田大战，君借口前去助战，暗中将晋兵引入，便可轻而易举地夺取下阳关。”虞公听从荀息之计，来到下阳，谎称要去增援虢国，虢军守将舟之侨信以为真，开关让虞公率战车进入。战车一进关门，车中藏着的晋军武士便一齐发难，里克趁机统兵直入，一举夺得下阳。守将舟之侨失去下阳，担心虢公怪罪，便率残部投降了晋军。里克让舟之侨为向导，率兵向上阳进发。

虢公在桑田得到晋军攻破下阳的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下令撤军。犬戎兵乘机追杀，将虢军击溃，虢公带残部逃到都城上阳，被随后赶到的晋军包围。上阳被晋军一围数月，城中粮草尽绝，士卒疲惫不堪，百姓更是哭成一片。晋军主将里克见时机已到，便命降将舟之侨写了一封劝降信，让人用箭射入城中。虢公读完信，说：“我国先君曾任周朝卿士，我决不能向诸侯投降。”于是便连夜率家眷逃向周朝京城。里克率军入城，安抚百姓，晋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上阳百姓很是欢心。里克将虢国的府库宝藏尽数装入车中，把其中十分之三连同所获美女乐师赠给了虞公，虞公见晋人言而有信，心中也自欢喜。虢国事毕，里克一面派人飞马报告献公，一面假托有病，将军队全部驻扎在上阳城下。一月之后，虞公在虞都忽然得到探马来报，说晋献公统兵已到都城郊外，虞公问其来意，探马说：“献公恐怕晋军伐虢失利，特地亲自前来接应。”虞公喜道：“我正想与晋君会晤，现在他亲自来到，正合我意。”连忙亲自出城迎接，两国君相见，彼此致意，献公随即约虞公一同赴箕山围猎。虞公正想向晋国夸耀，便将城中的兵车良马全部派出，自己则与献公并马射猎。围猎中途，忽有人报城中起火，虞公道：“这一定是百姓不小心失火，很快就会扑灭。”坚持要继续围猎，大夫百里奚一旁密奏

道：“听说城中大乱，主公不可在此停留。”虞公便告辞献公急急回城，半路看到百姓纷纷逃离，并听人说：“都城已被晋军乘虚攻破。”虞公闻听大怒，急令驱车来到城下，只见城头站立一员大将，威风凛凛，向虞公喝道：“君侯昨日借道给我，今日又借城给我，多谢多谢！”虞公怒不可遏，下令攻城，结果被城上一阵箭雨射回，只得停止进攻，等待后援到来。正在此时，忽有士卒来报：“后军已被晋兵截住击溃，晋国大军即刻就到。”虞公进退两难，长声叹道：“我真后悔没听从宫之奇的劝谏！”他看到百里奚在旁，便问道：“那时你为何不劝阻我？”百里奚说：“主公不能听从宫之奇的劝谏，又怎能听我的？”这时有虢国降将舟之侨单车来到，虞公见到他不由满面羞愧，舟之侨说：“君侯误听晋人之言，抛弃虢国，注定会有今日。现在事已至此，与其逃奔别国，还不如投降晋军。晋献公宽宏大量，一定会宽待于您。”虞公正在犹豫，献公已派人来请，虞公只得前去相见。献公见虞公来到，笑道：“我此来是为了要回玉璧宝马。”于是便将虞公留在军中宿夜，百里奚跟在虞公身后，寸步不离，有人劝他逃走，百里奚慨然说道：“我久食虞公俸禄，今日正是报还之时。”次日献公入城安抚百姓，荀息赶来迎接，他左手托着玉璧，右手牵着宝马，走到献公跟前说：“臣的计策已经实现，现在将璧马奉还主公。”献公大喜。髯翁有诗道：

璧马区区虽至宝，请将社稷较何如？

不夸荀息多奇计，还笑虞公真是蠢。

晋献公将虞公带回国，便想将他处死，荀息劝道：“这种笨蛋，活着又能有什么作为？”于是献公便以失国诸侯之礼将虞公留在晋国。虢国降将舟之侨被封为大夫，舟之侨又向献公举荐百里奚，献公听说百里奚贤能，便让舟之侨出面相请，百里奚拒绝说：“君子落难，连居住敌国都不情愿，怎么还能在敌国作官？我就是想做官，也不会做晋国的官。”舟之侨闻听此言，知他在影射自己，不由心中恼恨。

此时秦穆公任好即位已有六年，尚未有正宫夫人，于是他便派大夫公子絳向晋国求婚，想聘献公长女伯姬为夫人。献公命太史苏以蓍草占卜，得卦不吉，又派太卜郭偃以灵龟占卜，却得上上大吉之卦。太史太卜两人各执其卦，相持不下，献公说道：“古人常说，听从蓍草不如听从灵龟。我听说秦国受命于周天子，以后一定会强盛起来，这件婚事不能推脱。”于是便应允与秦国通婚。

公子絳回秦报告，路上偶遇一人，只见此人红光满面，虬髯高鼻，双手握锄耕地，铁锄入地数尺，公子絳感到惊奇，便命随从将铁锄拿来观看，但随从之中竟无一人能将铁锄搬动。公子絳问那人姓名，那人答道：“复姓公孙，名枝字子桑，是晋国国君的远亲。”公子絳又问：“以你的才干，为何屈身于陇亩田野之中？”公孙枝说：“苦于无人举荐。”公子絳问：“你肯随我到秦国做官吗？”公孙枝回答：“‘士为知己者死。’如能得您举荐，我自然愿往。”于是便和公子絳一同来到秦国，并被秦穆公封为大夫。穆公听说晋君已经许婚，便又命公子絳赴晋献送聘礼，准备迎亲。献公召集众臣，商议派谁做媵臣陪嫁，舟之侨怀恨百里奚，于是便趁机奏道：“百里奚不愿在晋国做官，心存异志，不如让他随同去秦。”献公当即准奏。

这百里奚本是虞国人，字井伯，年近三十时才娶杜氏为妻，生下一子。百里奚家境贫寒，怀才不遇，几次想要出外游宦为官，却担心妻儿孤苦无依，因而恋恋不舍。杜氏劝道：“我听人说‘男儿志在四方’。你正当壮年，不

出去游宦谋官，难道非要守着妻儿坐困此地吗？我们母子能照顾自己，你就别再担心了。”百里家只有一只老母鸡，杜氏将它宰杀为百里奚饯行，家中无柴烧火，杜氏便将门栓卸下烧了。百里奚饱餐一顿，然后与妻儿告别，临行之前，杜氏怀抱幼儿，紧紧拉住百里奚衣衫，泪流满面地说：“得到富贵后，别忘了我们母子。”百里奚离家后先到齐国，想在齐襄公那里谋取官职，却无人举荐。百里奚穷困潦倒，沿街乞讨到铎地，这时他已年过四十了。铎地有一个名叫蹇叔的人，见百里奚生具奇相，说道：“你本不该是沿街乞讨之人。”于是便请百里奚到家中用饭，和他谈论天下时势，百里奚对答如流，口若悬河。蹇叔叹道：“你有如此的才干，却这样贫困，这难道真是天命吗？”蹇叔将百里奚留在家中，两人结为兄弟。蹇叔家里也很贫穷，为了减轻蹇叔的负担，百里奚便在村中给人养牛。齐国公子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国君，派人四处张榜招贤，百里奚闻讯便欲应招，蹇叔忙阻止住，说：“先君襄公有亲子在外地，无知弑君篡位，早晚必遭失败。”以后百里奚又听说周王子颓喜爱牛，为他养牛的人都能得到优厚的俸禄，便向蹇叔辞别，准备赴周朝，临行前蹇叔再三叮嘱他说：“大丈夫不能轻易地委身侍奉他人，否则，做了人家的官半道离去就是不忠，不分情势地效忠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就是不明智。兄弟此行可千万要小心从事。”百里奚赶到周朝，拜见了王子颓，并向他进献了自己养牛之技，王子颓大喜，便想收百里奚做家臣。正在此时蹇叔赶到，他拜见了王子颓后对百里奚说：“颓志大才疏，所接近的又都是谗佞谄谀之徒，因而早晚必会有谋乱犯上之事，兄弟不如早点离去。”百里奚因久别妻儿，心中惦念，正想返回虞国，蹇叔说：“虞国有个贤臣叫宫之奇，是我的朋友，我与他相别已久，正想前去拜访。兄弟若真想回虞国，我们可以一道同行。”于是两人便结伴来到虞国，百里奚先回家寻妻，但此时杜氏因贫困所迫已流落他乡，不知去向，百里奚因此感伤不已。蹇叔见到宫之奇，向宫之奇介绍了百里奚的才干品德，宫之奇把他举荐给虞公，百里奚被虞公封为中大夫。蹇叔访友完毕，便与百里奚道别，临别时说道：“我看虞公见识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明君。”百里奚说：“小弟贫困已久，就像鱼在陆地，急需一勺水来救命。”蹇叔说：“兄弟因贫困而做官，我难以劝阻，日后若想见我，可到宋国的鸣鹿村去找。那个地方环境幽静雅致，我将去那里隐居。”说完便告辞离去，百里奚于是留在虞国做官。到了虞公贪宝亡国，百里奚不愿弃主逃离，他说：“我既已有不智之举，岂能再做不忠之人。”至此，他便一直留在晋国与虞公为伴。这日百里奚听说晋国要把自己作为媵臣陪嫁秦国，长叹道：“想我百里奚怀济世之才，却不遇明主，难展大志，临老又被作为奴仆陪嫁他人，晋君辱我太甚啊！”于是便在赴秦途中逃脱。他本想逃奔宋国去访蹇叔，半途受阻，便逃到楚国。百里奚来到楚国宛城，正赶上当地野人出猎，野人们怀疑他是别国奸细，便将他绑了起来。百里奚连声叫冤，说：“我是虞国人，现在因亡国才逃难到此。”野人问他有何本事，百里奚道：“我最善长养牛。”野人为他松了绑，让他去养牛，百里奚将牛养得又肥又壮，野人非常高兴。百里奚善养牛的消息不久传到楚王那里，楚王将他召来，问他有何诀窍，百里奚回答说：“按时喂食，顾惜其力，心与牛合而为一。”楚王赞道：“妙极，你所说的不仅适合养牛，也适合于养马。”于是便命他作为马倌到南海牧马。

却说秦穆公见晋国陪嫁之人中有百里奚之名而不见其人，心中奇怪，公子絷连忙奏道：“此人本是虞国旧臣，现已逃亡。”秦穆公问公孙枝：“你

在晋国，一定了解此人底细。他究竟是何等人？”公孙枝说：“贤能之人。他知道虞公不可劝谏便住口不言是其智，虞公失国后他在晋国伴君不食晋国之禄是其忠。而且此人颇有济世之才。只是没遇上机会罢了。”穆公道：“我怎样才能得到他而加以重用呢？”公孙枝说：“臣听说他的妻儿流落楚国，想来他也一定是逃到楚国去了。”于是穆公派人去楚国察访，不久即得回报：“百里奚现在正在海滨为楚国国君牧马。”穆公大喜，说：“我用重礼去换，楚国能答应我吗？”公孙枝答道：“百里奚来不了了！”穆公问其原因。公孙枝答道：“楚国让百里奚牧马是因为不了解他的才能，现在主公用重礼去换，等于将百里奚的才能泄漏给楚国，楚国既知道他的才干，自会加以重用，又怎肯将他送给我们。主公不如以逃亡媵臣之名，用低价将他赎回，这正是昔日管仲从鲁国脱身所用的计谋。”于是穆公便派人将五张公羊皮送给楚王，说：“敝国有媵臣百里奚逃到贵国，我家主公想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加以严惩，以便儆示他人。”楚王担心失去秦国的欢心，急忙派人赴东海将百里奚拿回交付秦国。临行前，人们以为他定会被处死，纷纷拉住他大哭，百里奚笑道：“我听说秦君有称霸天下之志，他何必为我一个逃奴大费周折。他向楚国要我，是为了重用我。我马上就要富贵了，你们又何必为我哭泣呢？”百里奚坐着囚车刚到秦境，穆公就派公孙枝前来迎接，百里奚先被从囚车中请出，接着就受到穆公召见，穆公问：“你有多大年纪？”百里奚回答：“才七十岁。”穆公叹道：“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如果让我追逐飞鸟搏击猛兽，我是老了；如果让我坐在庙堂策划国事，我还算年轻。过去吕尚八十岁还在渭滨垂钓，后被周文王重用，拜为尚父，最终帮周一统天下。我现在与主公相遇，不是比吕尚还早十年吗？”穆公见他老当益壮，不由产生敬意，便问：“敝国位处戎狄两族之间，无法与中原诸侯结盟，先生有何良策可使敝国不落后于中原呢？”百里奚说：“君不以亡国之虏看臣，虚心下问，臣怎敢不尽心竭力。雍岐之地，本是周朝兴盛的根本，现在周室无法掌握，将它赠给秦国，这是上天在帮助秦国。秦介于戎狄蛮族之间，使其兵强马壮；无法与中原结盟，使之万众一心。现在西戎四分五裂，我们吞并其地可以耕种，征用其民可以作战，这是中原诸侯无法与君竞争的。君或可以用恩德安抚，或可以用武力征服，占有整个西部边疆，然后凭借山川之险，雄视中原，寻机挺进，如此王霸之业就可水到渠成。”穆公不觉起立赞道：“我有了百里奚，就如齐国有了管夷吾！”此后一连与百里奚交谈三日，君臣心心相印。穆公于是封百里奚为上卿，并将朝政全权托付于他，从此秦国人便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鬍翁有称赞道：

脱囚拜相事真奇，仲后重闻百里奚。

从此西秦名显赫，不亏身价五羊皮。

百里奚却辞去上卿之位，并向穆公举荐一人代替自己。

第二十六回 歌废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话说秦穆公见百里奚果然才略过人，心中欢喜，便想将他封为上卿，百里奚急忙辞道：“臣的才干，还不及我的朋友蹇叔的十分之一。主公若想治理秦国，非得蹇叔主持不可，臣甘愿做他的助手。”穆公道：“先生的才略，我已亲身目睹耳闻，蹇叔的贤名我今日才头次听说。”百里奚说：“蹇叔贤能，别说主公不知，就连他居住过的齐、宋两国也从未有人听说，当世恐怕只有臣一人了解他。臣壮年家贫，曾出游齐、周，本想在齐公子无知、周王子颓处谋官任职，都被义兄蹇叔劝阻，我听了他的话，这才逃脱了与两人一同身败名裂的下场。臣返回虞国，又想在虞公那里做官，蹇叔再次加以劝阻，但我当时实在贫困潦倒到了极点，为求温饱，只好暂且投靠虞公，结果后来就与亡国的虞公一道成为晋国的俘虏。臣两次听从他的劝阻，两次逃脱大祸，一次不听其言，就几乎身首异处，蹇叔智慧超群由此可见。现在蹇叔就居住在宋国鸣鹿村，主公可尽快将他召来重用。”穆公于是派公子絳扮作商人，带着重礼和百里奚的信函去请蹇叔。

公子絳收拾行囊，乘车来到鸣鹿村，未进村口就见有几名农人在田陇上休息，并相继唱道：

山之高兮无攀，途之泞兮无烛。相将陇上兮，泉甘而土沃。勤吾四体兮，分吾五谷。三时不害兮糗粮足，乐此天命兮无荣辱！

公子絳坐在车中，听到这些歌声音韵清拔，大有超凡出尘之意，不觉叹道：“古人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蹇叔隐居之处，连耕田的农夫都如此优雅，他真是一位大贤啊！”公子絳下车向农夫询问蹇叔居处，农人指点说：“前面竹林深处，左泉右石，中间有座茅屋，那就是蹇叔的居所。”公子絳拱手道谢，驱车来到茅屋前，停车四望，见周围环境十分幽静清雅。陇西居士有隐居诗道：

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此乐更何求？
数方白石堆云起，一道清泉接涧流；
得趣猿猴堪共乐，忘机麋鹿可同游。
红尘一任漫天去，高卧先生百不忧。

公子絳将车停在茅屋旁边，让随从前去叩门。一个童子开门问道：“贵客从何而来？”公子絳说：“我是来拜访蹇先生的。”童子说：“主人与邻里老翁在石梁观赏泉水，一会儿就回。”公子絳不敢冒失进入草屋，只得坐在路旁山石上等候。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大汉，浓眉环眼，脸方身长，身上背着两条鹿腿，从西面田埂上大步走来，公子絳见此人相貌堂堂，连忙起身相迎，那大汉也将猎物放下，向公子絳行礼。公子絳请教其姓名，大汉答道：“在下姓蹇，名丙，字白乙。”公子絳又问：“蹇叔是您的什么人？”蹇丙回答：“正是家父。”公子絳再次施礼，连称久仰。蹇丙问公子絳此来有何贵干。公子絳说：“令尊的朋友百里奚现在在秦国做官，他有一封信请我转给令尊。”蹇丙将公子絳请入茅屋，说：“家父即刻就回，请先生稍候。”两人分宾主坐下，公子絳与蹇丙谈论农事，后又谈到武艺，蹇丙一一对答，说话条理分明。公子絳暗暗称奇，想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百里奚盛赞蹇叔贤能，看来一点不假。”正在此时，那个童子前来通报，说：“主人回来了。”

蹇叔与两位邻里老翁观泉归来，见自家门前停有两辆车，惊道：“村中

哪来的这种车辆？”蹇丙走到门外，告诉父亲有贵客远道而来。蹇叔同两位老翁进屋，与公子綮相见，然后依次坐下，蹇叔说：“刚才小儿说我的兄弟井伯有信给我，请出示一观。”公子綮将信呈上，蹇叔见信中写道：

我不听兄长之言，落难虞国。幸遇秦国国君任贤好才，将我从牧马人中赎回，加以重用。我自思才智不及兄长，特向秦君举荐兄长，秦君思贤若渴，现特派大夫公子綮重礼相请。望兄长能以天下为重，慨然出山，一展才志，若兄长留恋山林田园，我也当辞官到鸣鹿村与兄相伴。

蹇叔读完书信，问公子綮：“秦君是怎样发现井伯的？”公子綮便把百里奚作为媵臣逃走，穆公爱慕其才，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的始末告诉蹇叔，又说：“现在我君想封井伯为上卿，井伯说自己才干不如先生，坚持要先生到秦国，否则不肯任职。我君命我携带微礼，前来迎请先生。”说完即命随从将车中礼物取出。蹇叔对出仕一事心存犹豫，邻里老翁一旁劝道：“秦国如此重贤爱才，先生不可辜负秦君这番美意。”蹇叔说：“过去虞公不重用井伯，导致亡国丧邦，现在秦君如果真的虚心任贤，一个井伯就足够了，多老夫一人又有何用？”公子綮说：“如果先生不去，井伯也一定不会独自留下。”蹇叔沉吟半晌，叹道：“井伯多年怀才不遇，今喜得明主，我不能不成全他的志向，我就为了井伯走一趟吧！”公子綮大喜。蹇叔使人取酒，由两位邻翁相陪，招待公子綮，公子綮当晚就留宿蹇叔家中，次日一早，两位邻翁便携酒前来，为蹇叔饯行。席上，公子綮大赞蹇丙之才，请求蹇叔让他同去，蹇叔应允。蹇叔将秦君礼物分赠邻翁，请他们替自己照看茅屋，说：“我此去时间不会太久，日后还会归耕此处。”二位邻翁与蹇叔郑重道别。公子綮与蹇叔父子并驾而行，来到秦郊，公子綮先入朝报告穆公，说：“蹇先生已到郊外，其子蹇丙也有出众才华，我已一同将他们请来。”穆公大喜，即命百里奚前去迎接。

蹇叔来到，穆公走下台阶，亲自相迎，向蹇叔赐坐，穆公问：“井伯盛赞先生贤能，先生有什么可指教于我吗？”蹇叔说：“秦国远在西边，邻近戎、狄，地势险要，兵强马壮，进足以作战，退足以守御，现在之所以不如中原诸侯，是因为威德不够。威严不足，别人怎会畏惧，恩德不够，别人又怎会怀慕呢？”穆公问：“威严与恩德，哪个更重要？”蹇叔回答：“恩德是根本，威严是辅佐。有德而无威，必受外部侵袭；有威而无德，必遭内部动荡。”穆公说：“我想广布恩德，树立威严，有何途径可行？”蹇叔说：“秦人受狄、戎风俗影响，礼仪不全，贵贱不分，君可先用礼仪教化他们，然后再用严法加以监督。礼仪教化一施，百姓就懂得了尊上敬主，然后再施恩德使他们感激，施严法使他们惧怕，这样一来，上下之间就会变得像头脑指挥手足一样灵活有力，这也就是管夷吾所率之兵能够号令天下而无敌的原因。”穆公道：“如果能做到先生所说的那样，就可称霸天下了吗？”蹇叔回答：“未必。要称霸天下的人须做到三戒：戒贪欲，戒忿怒，戒急躁。君若能做到，则霸业大有希望。”穆公说：“那就请为我摆一下秦国眼前的轻重缓急。”蹇叔道：“现在齐桓公年事已高，他的霸业也行将衰落。君须先妥善安抚雍、涓百姓，招抚戎族各部，将其不服教化者征服。然后整束军队，等待时机进逼中原，接受齐国霸主遗业，同时广施恩德于天下诸侯百姓，到那时君就是不想称霸天下也无法推辞了！”穆公高兴地说：“我能得蹇叔、百里二老相辅，真是秦国庶民百姓的福气。”于是便封蹇叔为右庶长，百里奚为左庶长，同领上卿之位，称为“二相”；又封蹇丙为大夫。自此二相同

领国政，立法教民，兴利除弊，终使秦国大治。

史官有诗赞道：

子繁荐奚奚荐叔，转相汲引布秦庭。

但能好士如秦穆，人杰何须问地灵！

穆公见贤能才士多出异国他乡，便又派人前去寻访探察。公子繁举荐秦人西乞术，被穆公召来重用。百里奚久闻晋人繇余有经世之才，便向公孙枝询问此人近况，公孙枝说：“繇余在晋国不受重用，现在已到西戎做官去了。”百里奚连呼可惜。

再说百里奚之妻杜氏，自从丈夫离家游宦，自己便在家中以纺织为生，后因遇上饥荒，无法存活，才携带儿子出走他乡，辗转流离，最后到了秦国，靠为人洗衣糊口。她的儿子名视，字孟明，不务正业，终日与人打猎游玩。百里奚在秦国做官后，杜氏有所耳闻，也在车中远远看到过他，只是不敢贸然相认。为寻找百里奚，杜氏自愿到其府上洗衣。一天，百里奚高坐堂上，听乐师在廊下演奏音乐，杜氏就对府里人说：“老妇略通音律，希望你将我引到廊下去听听。”府里人将她领去，并把她的话告诉乐师，乐师问杜氏有何所长，杜氏说：“能奏琴也能演唱。”乐师请她试奏一曲，杜氏接琴而奏，琴声凄苦忧怨，乐师又让她演唱，杜氏道：“老妇多年未曾发声歌唱，请你请示主人，让我到他堂上演唱吧。”乐师禀告百里奚，百里奚应允。杜氏垂首整衣，扬声唱道：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粟，炊糜粝。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饥，夫文绣，妻澣衣。嗟乎！富贵忘我为？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闻歌大惊，急忙把杜氏召来询问。夫妻相认，百里奚与杜氏抱头痛哭，过了很久，百里奚才开口问道：“孩子在哪儿？”杜氏道：“在村中射猎游玩。”百里奚让人去把他找来，夫妻父子，终于得以团圆。穆公听说百里奚妻儿来到，让人送去礼物以表祝贺，第二日，百里奚携子上朝谢恩，穆公封百里视为大夫，让他与西乞术、蹇丙并掌军事征伐大权，称为“三帅”。

姜戎首领吾离，桀骜残暴，时常率兵骚扰秦境，三帅奉命征讨，吾离兵败逃往晋国，抢占了晋之瓜州。西戎首领赤斑见秦国强大，便派大臣繇余出使秦国，让他借机观察穆公的为人才干。穆公与繇余同游宫廷园林，登上三休台，穆公向繇余炫耀宫室园林的华丽，繇余说：“君修造这些是驱使鬼干的，还是驱使人干的？使鬼劳累神灵，使人劳累百姓。”穆公对他的话感到诧异，说：“你们戎族毫无礼仪法度，如何治理国家？”繇余笑道：“礼仪法度正是中原动乱的根源。先圣创立法律条文，约束百姓，在当初也只不过达到小安，以后掌政者日渐骄淫，借礼乐之名，粉饰自己，借法度之威，督责他人，终于导致天下百姓满腹怨恨，中原诸侯谋篡攻伐，无休无止。而戎族却不是这样，我们主上有淳朴之德，属下有忠诚之心，上下一体，既不必做假相欺，也不必以繁琐的法律条文相约束，不用刻意治理，国家就已经太平安宁了。”穆公无言以答，退下将繇余的话告诉了百里奚，百里奚说：“繇余是晋国的大贤人，臣已久闻其名。”穆公不高兴地说：“我常听人说：‘邻国有圣人，敌国有忧患。’现在繇余如此贤能却被戎人所用，秦国岂不后患无穷？”百里奚说：“内史廖足智多谋，主公可以和他商议一下。”穆公于是将内史廖召来问计。廖说：“戎主远居边陲，从未见识过中原的歌舞乐声，

主公可送他一些美女乐师，借此消磨他的意志；再把繇余挽留不放，使他错过返回日期。等到西戎国事荒废，上下不满，此后连他们的国家我们都能夺取，何况一个大臣呢？”穆公大喜，于是一面和秦国重臣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人轮流宴请挽留繇余，一面令人征选装饰美女乐师六人，派内史廖送给戎主。戎主赤斑十分高兴，将美女乐师留下，从此每天日听乐声，夜享美女，将国家政事抛在一边。繇余一年后才得返回，戎主责怪他延误归期，繇余说：“臣日夜盼归，只是秦君挽留不放。”戎主怀疑他与秦国有什么秘密，心中很是不满。繇余见赤斑终日沉溺歌舞酒色，荒废政事，心中很不安，几次苦言相劝，都被赤斑驳回。穆公闻讯，派人来招繇余赴秦，繇余果然弃戎归秦，穆公封他为亚卿，让他和蹇叔、百里奚同掌秦国军政事务。为报穆公知遇之恩，繇余向穆公献上伐戎之计，穆公准奏，即命三帅统兵进攻西戎，戎主赤斑无力抵敌，只得投降秦国。后人诗道：

虞违百里终成虜，戎失繇余亦喪邦。
畢竟賢才能干國，請看齐霸與秦強。

西戎主赤斑是戎族各部的領袖，他既投降秦國，各部也都紛紛臣服。這日穆公論功行賞，大宴群臣，席上不觉大醉，被人扶回宮中歇息，沒想竟一卧不醒。太子命太醫進宮把脈，脈息正常，只是不能言語活動，太醫說：“一定是鬼神作祟。”太子於是又命內史廖行法祈禱，內史廖說：“主公這是神靈附體，一定在做什么奇異的夢，要等身體自己恢復，萬不可驚動他，行法祈禱也无用處。”太子守在床邊，寸步不敢離開。直到第五天，穆公才醒轉過來，只見他滿頭是汗，连连呼道：“奇怪，奇怪！”太子赶快跪下問：“父君身體好了嗎，為什麼一睡這麼長時間？”穆公說：“我只睡了一會兒。”太子說：“已睡了五天五夜。父君在沉睡中可曾做過什么怪夢？”穆公驚問：“你怎麼知道的？”太子回答：“是听內史廖說的。”穆公將內史廖召來，說：“我夢見一個婦人，裝束如同嫔妃，容貌端莊美麗，她手持天符，說是奉了天帝之命來召我。我隨他前去，只覺身體飄忽，如在雲端。不久來到一座宮殿，見上面玉階尽头有一珠帘悬挂，婦人引我跪下叩拜。一會兒珠帘卷起，我就見一個王者，頭戴珠冠，身着龍袍，手凭玉几而坐，又听他傳令賜酒，即有一內侍用碧玉斗獻酒給我，其味甘美無比。王者將一書簡交給左右侍從，我就听殿中有人大聲宣讀：‘秦君任好听旨，命你主持平定晉國之亂。’婦人教我拜謝後，將我領出宮殿，我問那婦人姓名，婦人道：‘我叫寶夫人，居住在太白山的西麓，就在君的轄地之中，君未曾听人說過嗎？我丈夫叫叶君，居住在南陽，每隔一兩年和我相會一次。君若能為我修建祠廟，我將佑助君稱霸天下，使君傳名萬載。’我於是又問她：‘晉國為何大亂，天帝為何要讓我去平定它？’寶夫人說：‘此乃天機，不可提前泄漏。’就在此時，我听到一聲雞叫，其聲如雷，然後就醒了。不知此夢是否吉祥？”內史廖說：“晉君寵愛驪姬，疏遠太子，必會引起晉國大亂。主公受命於天帝，真是大吉大利呀！”穆公又問：“寶夫人究竟是什麼人？”廖回答：“臣听说先君文公時，有一个陈仓人从土中找到一个怪物，这怪物状如行囊，尖嘴短尾，颜色黄白相间。陈仓人想把它献给先君，行到半路遇着两个童子，这两人一见那怪物就拍手大笑，说：‘你从前虐待死人，没想到今日会落到活人手中吧？’两个童子告诉那个陈仓人，说这种怪物叫狷，常在地下吞吃死人的脑髓，因得人的精气，所以能够变化形状，并一再叮咛陈

仓人别让它逃脱。这时那叫狷的怪物也张口说起人话，道：‘这两个童子一雌一雄，名叫陈宝，都是由山鸡精变化成的。若能将它们捕获，得到雄的可称王称帝，得到雌的可一霸天下。’陈仓人于是将狷放下去追童子，两童子化为山鸡飞走了。陈仓人将此事禀告先君，先君命人将它记录备案，藏在内府，臣掌管内府史籍，因此曾读过这段文字。陈仓就在太白山的西面，主公可以借围猎之名到那里察访此事。”穆公命人将文公所藏书简取来一读，果然与内史廖说的一样。

第二天，穆公临朝接受群臣拜礼后，便命人驾车去太白山围猎。车至陈仓山，猎人用网捕到一只山鸡，这只山鸡纯白无瑕，光采照人，倾刻之间化作了一只石鸡，但容色光采丝毫不减。内史廖向穆公贺道：“这就是那个宝夫人，得雌者可一霸天下，这大概就是主公霸业将成的征兆。主公可在陈仓为它修造祠庙，将来必受其福佑。”穆公闻言大喜，命人用香汤为石鸡沐浴，以锦缎覆盖后放入玉匣，又动工在山上修建了祠庙，取名“宝夫人祠”。每年春秋两季委派专人祭祀。从此，每逢祭祀之日早晨，山上就有鸡鸣传来，其声宏亮，响彻数里。每隔一两年，人们还可以看到一道红光夹着雷声，飞入陈仓山，这是叶君前来与妻子相会。——叶君就是那只雄山鸡的精灵，它往常居住于南阳的山中。四百多年后，出生南阳的汉光武帝刘秀起兵诛杀王莽，复兴汉室，成为后汉开国皇帝，就是“得雄者称王称帝”预言的应验。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话说晋献公吞并虢虞二国，群臣纷纷相贺，只有骊姬一人心中闷闷不乐，她本想让太子申生领兵伐虢，没想到被里克代替，而且一举成功，一时找不到加罪申生的机会。于是，她又将优人施召来说：“里克是太子的党羽，功高位重，我无法对付他。你有什么良策？”施说：“荀息以一璧一马灭掉虞虢二国，其智谋远在里克之上，功劳也不在里克之下。夫人若能请他做公子奚齐、卓子的老师，就足以抵抗里克的势力了。”骊姬请求献公，让荀息做了奚齐、卓子的老师。骊姬又对施说：“荀息虽已站在我们这边，但有里克在朝，必定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你有什么办法可将里克赶走吗？”施说：“里克为人外表刚强，但内心却顾虑甚多。我们可以用利害关系打动他，先使他保持中立，然后再设法收服他为我们所用。里克好酒，请夫人为我安排一桌丰盛的酒席，我可利用陪他饮酒之机试探他。他如肯入伙，是夫人的福分，若不肯，我就算在和他开玩笑，谅他也不会将事情闹大。”骊姬赞许道：“此计甚好。”

优人施先邀请里克，说：“大夫征讨虞虢二国，劳苦功高。我特地准备下一桌酒席，想请大夫闲暇时畅饮一番。”里克欣然同意。于是施便携酒来到里克家，让里克与其夫人孟入座，自己则在一旁侍奉劝酒，调笑助兴。酒席过半，施对里克夫人孟说：“请主人赏我一杯酒喝，我现在有一首新歌要献给主人。”孟斟酒递给施，问道：“新歌叫什么名字？”施回答：“歌名就叫《暇豫》，大夫若能理会其中含意，可保终生富贵。”于是施放声唱道：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乌乌。众皆集于苑兮，尔独于枯。

苑何荣且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尔枯何！优人施唱完，里克笑道：“什么是繁茂大树，什么是枯枝？”施说：“可用人来比方，有的人他的母亲是国君夫人，他也将会继位为君，这就是根深叶茂、众鸟来投的大树；而有的人他的母亲已死，他本人也受到别人诽谤诬陷，这就是根摇叶落无鸟栖息的枯枝。”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里克家。里克心中不快，命人将酒席撤去，自己则回到书房之中，徘徊良久，夜里更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想：“这优人施在宫内外极受宠幸，平时可以随便出入宫廷，今天他唱歌给我，一定是有所用意的，只是他话未讲完就走了，待明天我一定要好好问一问他。”里克捱到半夜，心中焦急，再也忍耐不住，起身吩咐侍从：“把优人施给我悄悄地请来，我有话要问他。”优人施见里克连夜派人相请，已知他的心思，连忙穿衣装束，随来人直入里克家中，里克让施坐在床边，用手扶着他的膝盖问：“你今日所说的大树枯枝一事，我已大略明白，你说的是不是在言指曲沃，你一定听到了什么消息，请你详细地跟我说一说。”施说：“我很久以前就想将此事告诉大夫，只因大夫是曲沃的师傅，才不敢直言，我是害怕你见怪啊！”里克说：“你帮我全家免祸，是一片好心，我怎能怪你呢？”施低头靠近枕边小声说道：“主公已答应夫人，要杀死太子申生，另立奚齐为太子。”里克心中吃惊，连忙问道：“还能劝主公回心转意吗？”施摇头说：“主公宠爱夫人，你是知道的，主公信任中大夫荀息，你也很清楚。夫人在宫内主持，中大夫在朝外张罗，你又怎么能劝阻此事呢？”里克沉默半晌后说：“听从主公杀死太子，我于心不忍；帮助太子反抗主公，我更不会干。如果我保持中立，两不相帮，自己可以逃过此难吗？”“可以。”

优人施说完便告辞，离开了里克家。

里克仍难以成眠，便将往日所记的书简取出阅读，读到太史苏太卜偃为立骊姬卜卦一段，屈指一算正好十年，里克不由叹道：“卜卦之术，真是通神啊！”第二天里克来到大夫郑父家，让他屏去左右后说：“太史苏太卜偃的话，终于在十年后的今天应验了。”平郑父问：“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里克说：“昨夜优人施告诉我，说主公要杀死太子申生，另立奚齐为太子。”平郑父忙问：“你是怎么答复他的呢？”里克说：“我说我保持中立，两不相帮。”平郑父连连摇头，说：“你说这话，等于给人家火上浇油。你当时应该假装毫不相信此事，他们见你不信，一定会有所忌讳而不敢立即动手，你可乘此机会为太子多树党羽，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然后再向主公进言，使他改变主意，这样一来还有可能挽回局面。可你却说要保持中立，使太子陷入孤立，杀身大祸马上就要落在他身上了。”里克顿足长叹道：“可惜我没能事前与你商量！”里克辞别平郑父回家，上车时故意失足从车中摔下，第二天便声称脚部受伤，不再上朝。史官有诗道：

特羊具享优人舞，断送储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无远识，却将中立佐操戈。

优人施将说动里克一事报告骊姬，骊姬大喜，当晚就向献公请求道：“太子在曲沃已呆很久了，夫君何不将他召回，就说是妾在思念他，妾现在借机给他施点恩惠，也好日后免遭大祸。”献公果然听从骊姬的话，将申生召回。申生回到都城，先向献公拜礼问安，然后入宫参见骊姬，骊姬设宴招待，席间两人言语甚是融洽。第二天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再次将他留下用饭。当晚，骊姬就抹泪哭泣，向献公说道：“妾本想使太子回心转意，所以请求将他召回，没想到他对妾更加无礼。”献公急忙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骊姬哭道：“妾将太子留下用饭，太子饮酒半醉，向妾调戏道：‘我父亲老了，夫人年纪轻轻，以后可怎么办啊？’妾当时十分生气，就不再理他。太子又说：‘过去我祖父年老，就把我母亲赠给了父君；现在我父亲也老了，他也一定会将他心爱的女人赠送给我，这人除了你还有谁呢？’说着太子就来拉妾的手，妾连忙躲开才免受其辱。妾以上所说句句是真，夫君若不相信，明日妾可试与太子同游园林，夫君从高台上观看，一定会发现他的无礼举动。”次日骊姬让人将太子召来与她同游园林。骊姬预先在自己头发上涂了蜂蜜，一入园林就召来许多蜂蝶，落得满头都是，于是她便请申生为她驱蜂，申生无奈，只得从后面用衣袖将蜂拂去。献公远远看见，以为太子真的在调戏骊姬，不由心中大怒，马上就要下令将申生处死。骊姬跪下请求献公道：“太子是妾召回的，若夫君将他杀死，别人一定会说是妾主使。再说宫中的男女暧昧之事，外人也不会知道，暂且饶他一次吧。”献公应允，便又把太子赶回了曲沃。

几天后，献公出城到翟桓围猎，骊姬便趁机将优人施召来商议，派人到曲沃告诉太子说：“你母齐姜托梦给主公，说她在阴间饥饿难捱，须赶紧为她贡上祭品。”齐姜另有祠庙在曲沃，申生祭扫母祠，又派人将一部分祭品送给父亲献公，此时献公出猎未归，祭品便被暂且留在宫中。六日后献公归来，骊姬在酒中加入鸩毒，又在祭品上洒上毒粉，送给献公说：“妾梦见齐姜在阴间饥饿难当，因夫君出猎未归，便将此事告诉了太子，让他祭祀母祠。现在太子送来一些祭品，请夫君享用。”献公当即便要品尝，骊姬连忙跪下劝阻道：“从外面送来的酒食，得先试试是否有毒。”献公称许道：“说得

也是。”于是便将杯中之酒倒在地上，地面随即隆起，献公又将一块肉抛给狗吃，狗也当即死去。骊姬假装不信，又叫来一个小太监，命他将酒食吞下，小太监不敢，骊姬便强行将食物塞进他嘴中，小太监果然也七窍流血而死。骊姬假装大吃一惊，跑出厅堂，放声嚎哭道：“天啊，天啊！国家迟早是你太子的，你的父亲也这么老了，你怎么连一天都等待不了，非要将他毒死不可呀！”说罢，泪如泉涌，跪在献公跟前，抽泣着说：“太子所以要设此毒谋，全是为了对付我们母子。请夫君将这些毒食赐给臣妾，妾宁愿代君而死！”说着就要捧酒喝下，献公连忙抢过酒倒在地上，心中生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骊姬见此情景，哭倒在地，咬牙切齿地说：“太子的心真是太狠了，连他父亲都敢谋害，就别说其他人了！过去夫君想废去他的太子之位，妾不肯答应，后来他在园林中调戏我，妾又劝说夫君饶他不死。而今夫君几乎因他而死，是妾害了夫君啊！”献公沉默半晌，然后用手将骊姬扶起说道：“你起来吧。我一定要将这个逆子处死。”献公当即出朝，召集群臣议事，群臣除狐突、里克、平郑父外纷纷来到。

献公将太子申生谋反弑君一事告诉群臣，群臣深知献公忌恨太子已久，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多言。东关五奏道：“太子暴虐无道，臣愿代主公领兵攻打。”献公准奏，当即便命东关五为主将，梁五为副将，率战车二百辆进攻曲沃。临行前，献公叮嘱道：“太子很会用兵，又深得曲沃百姓拥戴，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万不可轻敌。”狐突在家中闻听此讯，忙派人前去向太子密报，申生将此事告诉太傅杜原款。杜原款说：“祭品曾在宫中存放六日，肯定是在这期间被人做手脚下了毒。太子可速上书为自己辩诬，大臣中也自会有明白事理的人为你说话，你可不能束手就死，坐以待毙啊！”申生摇头说：“父君宠幸骊姬，若骊姬一日不在，便会寝食难安。我上书辩诬，父君不信，只会增加我的罪名，即使侥幸相信于我，他又怎肯降罪于他所宠爱的骊姬呢？这样一来只会使父君为难伤心，不如我死！”杜原款又劝道：“太子何不先逃亡别国，待以后再相机行事？”申生又摇头说：“父君受人蒙骗，派兵攻我，我若以弑君弑父之名出走别国，人们将会怎样看待我？若出走别国后将真相说出，是公开宣扬父君的错误，我和父君都会因此被诸侯们笑话。我在内受父母困扰，在外受诸侯嘲笑，等于自陷双重困境；我弃君而逃，保全性命，是畏罪怕死。我常听人说：‘仁人不宣扬君主之过，智人不自陷双重困境，勇者决不会贪生怕死。’我申生岂能做一个不仁、不智、不勇之人？”说完又坐下给狐突复信道：“申生有罪，不敢贪生而逃。父君年事已高，公子奚齐年纪尚轻，晋国来日大难之际，还望大夫全力辅佐主持，申生九泉之下有知，也将感激不尽。”随后向北跪拜行礼，自缢而死。申生死后第二天：东关五、梁五领兵来到，他们见太子已死，便将太傅杜原款打入囚车，押往都城，并向献公报告说：“太子自知无法逃脱国法惩罚，现已自尽。”献公命杜原款在大殿上向群臣揭发太子之罪，杜原款不服，放声呼喊道：“老天冤枉好人啊！我杜原款之所以不追随太子而死，宁愿作为俘虏苟活到今天，就是为了能在这里替太子表明心迹。祭品在宫中曾留存六天，就是有毒也早已失效。”骊姬在屏风后面闻听此言，急忙喊道：“杜原款对太子辅导无方，还不赶快将他杀死？”献公急命武士用铜锤将杜原款头部击碎。杜原款含冤而死。群臣无不暗暗流泪。

梁五、东关五对优人施说：“重耳、夷吾是太子同党，太子虽死，两位公子仍在，我们心里很担忧。”施将此话告诉骊姬。让她派人将两位公子召

回，于是骊姬又在半夜对献公哭诉道：“重耳、夷吾与太子申生实际上是同谋，申生一死，两位公子一定会归罪于妾。现在他们终日操练兵马，想要攻破都城，杀死为妾，夫君可不能不管。”献公不大相信，但第二天早晨就接到内臣报告说：“两位公子前来朝拜，本已入关，但一听说太子申生已死。就立即掉头回去了。”献公疑心顿起，说道：“不辞而去，他们一定是太子的同谋！”当即便派侍卫勃鞮率兵赶赴蒲城捉拿公子重耳，派大夫贾华率兵赴屈城捉拿公子夷吾。狐突将其次子狐偃叫到跟前，对他说：“公子重耳连肋重瞳，天生奇相。为人又贤能精明，将来准会成就一番大事。现在你必须立刻动身赶往蒲城，帮助他出奔别国，然后和你哥哥狐毛共同辅佐他。日后再伺机收复国位。”狐偃遵从父命，连夜赶到蒲城投奔重耳。重耳得知献公派人来捉拿他的消息，心中大惊，赶忙和狐毛、狐偃兄弟商议出奔之事，正在这时，勃鞮率兵赶到，蒲城人想闭门拒敌。重耳连忙阻止说：“不可违抗国君的命令。”勃鞮进入蒲城，将公子重耳的住宅包围，重耳与狐毛、狐偃逃到家中后园，勃鞮持剑紧追，狐毛、狐偃先翻墙逃出，重耳正想翻墙，被后面赶来的勃鞮拉住衣襟，一剑斩断，重耳趁机逃脱，三人遂逃奔翟国。勃鞮只得带着斩下的那幅衣襟回去报告献公。

翟国国君曾梦见一条苍龙盘踞城中，这时见重耳来到，忙热情迎候。不一会儿，城下又陆续来了几辆小车，车上之人急呼开城。重耳以为是晋国追兵，急令城上放箭，城下之人大叫道：“我们不是追兵，而是晋国愿意追随公子的臣民。”重耳登城观看，认得其中为首之人正是晋国大夫赵衰，于是忙命人打开城门，说：“赵大夫前来，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众人入城，其中除大夫赵衰外，还有胥臣、魏犇、狐射姑、颠颉、介子推、先轸等人。重耳大惊，问道：“诸位在朝做官，为何来到这里？”赵衰等人不约而同地说：“主公失德乱政，宠幸妖姬，逼死太子，晋国早晚必遭大乱。我们向闻公子宽厚仁义，礼贤下士，所以愿追随公子逃奔别国。”重耳闻听众人之言，失声痛哭道：“诸位君子在我危难之际，前来助我，我重耳今生今世无论生死都不会忘却诸位的恩德。”魏犇捋衣露臂，上前大声建议道：“公子在蒲城经营多年，深受百姓拥戴，现在我们可以向狄族借兵，再动员起蒲城百姓，杀向都城，眼下朝中人人怀不满，一旦我们兵到，定会有人起而响应。到那时清除朝中奸佞小人，安定国家社稷，告慰天下百姓，岂不比这样流离道途。寄身别国为好？”重耳连连摇头，说道：“你的话虽令人心壮，但攻打国都，使父君受惊之事，却不是我这个逃奔他国之人敢干的。”魏犇本是一个鲁莽之人，这时他见公子不接受自己的建议，不禁咬牙切齿，双脚乱跺道：“公子害怕骊姬如害怕猛兽蛇蝎，如此胆怯，何日能成大事？”狐偃在一旁忙劝魏犇道：“公子并不是害怕骊姬，而是害怕因此落个不忠不孝之名罢了。”魏犇这才不再言语。前人有一首古风，单说这群臣追随重耳逃亡一事：

蒲城公子遭谗变，轮蹄西指奔如电。担囊仗剑何纷纷？英雄尽是山西彦。山西诸彦争相从，吞云吐雨星罗胸。文臣高等擎天柱，武将雄夸驾海虹。君不见，赵成子，冬日之温彻人髓。又不见，司空季，六韬三略饶经济。二狐肺腑兼尊亲，出奇制变圆如轮。魏犇矫矫人中虎；贾佗强力轻千钧。颠颉昂藏独行意，直哉先轸胸无滞。子推介节谁与俦？百炼坚金任磨砺。颠颉上下如掌股，周流遍历秦齐楚。行居寝食无相离，患难之中定臣主。古来真主百灵扶，风虎云龙自不孤。梧桐种就鸾凤集，何问朝中苑共枯？

重耳自幼谦恭礼让，向来待狐偃如父，待赵衰如师，待狐射姑如兄，朝野内外的贤能才智之士无不愿与他结交，因而虽在落难逃亡之际，还是有许多名士豪杰愿追随他而去。

晋大夫郤芮与相助夷吾守屈城的吕飴甥是生死之交，虢射是夷吾的舅舅，因此独有这三人来屈城投奔公子夷吾。告知贾华领兵将到，夷吾随即下令召集军卒守城，贾华本无定将公子夷吾拿回之意，带兵到屈城后，便有意放松对夷吾的包围，并派人私下通知他说：“公子应当快速逃离，否则大军一到就再也无法脱身了。”夷吾对郤芮说：“重耳逃亡翟国，我们也逃到那里如何？”郤芮反对说：“主公怀疑两位公子同谋，所以才兴兵攻打。如今若再逃向一国。那妖妇骊姬就更有说辞了。我们不如逃到梁国，梁国与秦国相邻，秦国势大强大，又与我国有婚姻之好，等主公去世以后，我们正好可借他们的力量来收复国位。”夷吾应允，于是便与郤芮等人逃向梁国，贾华假装追赶不及，撤军返回都城。献公见贾华空手而归，不由大怒，责骂道：“两个公子你们一个也没捉拿回来，你是如何用兵的？”当即下令将贾华绑缚斩首，大夫平郑父一旁奏道：“主公以前派人修筑蒲、屈两城，使两位公子可以聚兵准备，这次未能将他们拿回，也不能全怪罪贾华。”梁五也奏道：“夷吾才智平唐，不足为虑。重耳素有贤能之名，很有号召力，这次人们就纷纷追随他而去，以至使我们朝堂为之一空，而且他出奔的翟国与我国又是世仇，若不攻取翟国，将重耳捉回，我晋国必会后患无穷。”献公听从二臣之言，赦免了贾华，接着又让人将勃鞞召来。勃鞞听说贾华几乎被斩，连忙跪下主动请求率兵伐翟，献公当时准奏。勃鞞率兵攻到翟城，翟国也在采桑布下重兵，二军相持月余，未见胜负。平郑父又向献公奏道：“父子亲情，断无斩尽杀绝之理，二位公子既然已逃亡国外，对他们如此追杀，显得太过分了。再说与翟国作战，我们未必能胜，如此劳民伤财而久攻不下，必会被诸侯见笑，主公还是主动撤兵吧！”献公无奈，只得命勃鞞班师回国。

献公怀疑其他儿子与重耳、夷吾是一伙，担心日后奚齐继位时他们从中作梗，便下令将其他几位公子尽数赶出晋国，同时正式立奚齐为太子。群臣见此情景，除“二五”、荀息外无不扼腕痛惜，许多人告老托病回家，从此闭门不出。其时是周襄王元年，晋献公二十六年。

这年九年，献公赴葵邱没能参加诸侯盟会，于返回途中染病，匆忙返都回宫。骊姬坐在献公脚下，向献公哭道：“夫君遭受骨肉分离之苦，将各位公子驱逐，而立臣妾之子奚齐为太子，夫君一旦归西，妾一个妇人，奚齐年纪又小，若众公子挟外援来夺取国位，臣妾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献公说：“夫人不必担忧，太傅荀息忠心不二，我会把太子好好地托付给他的。”于是献公便把荀息召到床前，问：“我常听说‘士之立身，忠信为本。’你说说什么是忠信。”荀息说：“尽心侍奉主上叫忠，至死不违背誓言叫信。”献公说：“我想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你，你能接受吗？”荀息跪下叩头，说：“臣定当尽心竭力，以死相报。”献公不由落泪。数日后献公病逝，骊姬怀抱奚齐，将他交给荀息，这时奚齐年仅十一岁。荀息遵奉献公遗命，辅助太子奚齐主丧，晋国文武百官都来吊唁。事后骊姬按照献公原先安排，封荀息为上卿，执掌全国政务，加封梁五、东关五为左右司马，命他们派兵在国中巡行，以防不测。荀息派出使节通告各国诸侯，并准备在第二年扶太子奚齐正式继位。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话说荀息拥立公子奚齐为君，晋国百官都来参加献公的丧葬，只有狐突一人假托重病在身没来。里克私下对平郑父说道：“奚齐继位为君，他哪里能比得上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啊！”平郑父说：“这事全由荀息一人掌握，我们可以去探探他的口风。”于是两人乘车来到荀息府上，荀息将两人请入，里克说道：“主公去世，公子重耳、夷吾都逃亡在外，大夫身为国家重臣，不将两位公子迎回继位，却拥立一个蛊惑先君的婢妾的儿子，这如何能叫人心服呢？太子申生无罪被杀，两位公子对奚齐母子恨之入骨，他们以前不发难动手，只是碍着先君的面子，如今先君去世，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两位公子外有秦、翟两国兵马相助，内有晋国百姓响应，一旦回国夺位，你又有何办法对付呢？”荀息答道：“我受先君献公临终嘱托，辅佐公子奚齐，那么奚齐就是我晋国的国君。如果我力不从心，无法保得新君周全，我只有以一死来报答先君的知遇之恩！”平郑父听完连连摇头，说道：“死又有何意义呢？我看不如想法另立新君。”荀息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答应先君，今日怎能食言呢？”二人再三劝说，荀息却心如铁石，坚决不肯答应，里克、平郑父无奈，只得告辞回去。

里克回到家中，对平郑父说道：“我和荀息多年同朝共事，交情不坏，今日这样苦言相劝，他却固执己见，不肯听从，这可如何是好？”平郑父道：“他拥立奚齐，我们拥立公子重耳，那就各为其主吧。”两人私下商议已定，便派心腹武士改扮成宫中侍卫，混杂在人群中，乘奚齐主持丧葬不加戒备时，将他刺死在灵堂上。当时优人施正在一旁侍奉，他见有人行刺，忙拔剑来救，也被刺客杀死。荀息在外闻听此讯，心头大惊，急忙跑进灵堂，抱住奚齐的尸体，放声痛哭道：“我接受先君遗命，却不能保护太子，我将来有何脸面见先君于地下？”说着便想对着殿中大柱撞去，打算以死殉主。骊姬连忙派人阻止道：“先君灵柩尚未入土安葬，大夫这就不管了吗？再说奚齐虽死，公子卓子还健在，大夫可扶立卓子为君。”荀息下令将守灵堂的侍卫太监处死，然后召集朝中百官商议，共扶卓子继承君位，这年卓子才九岁。里克、平郑父假装不知，拒绝上朝议事。梁五在朝堂上说道：“奚齐被杀，实是里克、平郑父在为先太子申生报仇，今日他们不来议事，更说明此事与二人大有关联，我请求率兵讨伐他们。”荀息反对说：“里克、平郑父都是晋国老臣，根深蒂固，党羽众多，朝中大夫一半出于他们门下，万一讨伐失利，我们在晋国将无立足之地，我看不如暂时将此事按下不提，等丧事完毕，新君继位之后，再设法驱散二入党羽，处置他们。”梁五退朝后对东关五说：“荀息为人迂腐，虽忠心耿耿却缺少谋略，我们不能听他的。里克、平郑父虽是同谋，但里克因太子之死心中积怨甚深，若先将他除去，平郑父孤掌难鸣，必会心灰意懒，就此罢手。”东关五问道：“用什么办法除掉他呢？”梁五道：“现在先君的入葬之日已近，到那一天我们可派一个得力武士潜伏在东门，趁他参加送葬之机把他杀死。”东关五道：“此计甚好。我府上有一个门客叫屠岸夷，身怀绝技，能背负千斤在山道上奔走如飞，我们如果用高官厚禄加以引诱，他一个人就足以办成此事。”东关五回家将屠岸夷召来，把行刺里克一事告诉给他，屠岸夷与大夫骊姬交情甚深，便私下来到骊姬家与他商议。骊姬听完连忙阻止他道：“先太子因骊姬母子陷害含冤而死，举国

上下没有不为太子痛心而对骊姬母子切齿痛恨的，现在里克、平郑父二大夫想要诛杀骊姬党羽，迎立公子重耳继位，深得天下人心。你如果助纣为虐，仇视忠良，晋国百姓怎能容你，即使侥幸成功，日后也会让人唾骂千载，你千万不能干此蠢事！”屠岸夷大惊道：“我糊涂无知，险些上了人家的当。我现在就去找他将此事推辞掉。”骊遄又阻止道：“你推辞掉，他还会再派别人去。你不如表面答应，到时候阵前反戈，配合二大夫诛杀奸党，我把迎立新君的功劳让给你，让你既能得到爵禄富贵，又能得到忠良美名，你看如何？”屠岸夷说道：“小人感谢大夫教诲。”骊遄问他：“你不会反悔了吧？”屠岸夷对天鸣誓，表示绝不反悔。屠岸夷走后，骊遄就赶去与平郑父、里克商议，三家各自安排好家兵武器，约好在献公送葬之日同时发难动手。

日期已到，里克故意托病不参加送葬，屠岸夷对东关五说：“各位大夫都出城送葬，只有里克一人留在家中，这是老天爷要我们杀他。请拨给我三百兵卒，我带人去包围他的府邸，将他杀掉。”东关五大喜。于是屠岸夷领兵假装把里克家困住。里克故意派人到墓地告急，荀息闻听大惊，东关五说：“听说里克要趁都城空虚之机，起兵作乱，我们就派家兵将他的府邸包围，如果能成功，是大夫你的功劳，如果不成，我们也决不会拖累你。”荀息心慌意乱，将献公灵柩匆匆入葬后，便保护卓子返回宫中朝堂，等待消息。东关五领人来到东市里克府前，屠岸夷看见他，假托有要事禀告，突然跳起将东关五的脖子勒断。东关五一死，军中大乱，屠岸夷登高大喊道：“公子重耳已率秦、翟两国兵马来城外，我奉里大夫命令，特为先太子申生报仇伸冤，诛杀乱国奸臣，迎公子重耳继承君位，你们愿追随的就跟我来，不愿的可以自便。”士卒们听说重耳继位为君，无不踊跃听从。梁五听说东关五被杀，慌忙向朝堂跑去，想和荀息共保卓子逃走，却被屠岸夷半路追上，大夫里克、平郑父、骊遄也各领家兵一齐赶到。梁五料到自己无法逃脱，只好拔剑自尽，重伤未死，被屠岸夷一把擒住，里克上前挥起一刀将梁五劈为二截。这时又有大夫共华领兵前来助战，几路人马杀入朝堂，里克挺剑走在前面。荀息见众人到来，面不改色，用手抱着卓子对里克说道：“孩子又有什么罪？请你将我杀死，替先君留下这点血肉吧！”里克拒绝道：“先太子申生又有什么罪，难道申生就不是先君的血肉吗？”回头对屠岸夷命令道：“还不赶快动手！”屠岸夷从荀息手中抢过卓子，向台阶上摔去，就听“噗嗤”一声，卓子被摔成肉饼。荀息见此大怒，举剑上前来刺里克，被屠岸夷一剑杀死。众人随即又杀入后宫，骊姬走投无路，来到贾君宫前来投靠贾君，贾君闭门不接，骊姬无奈，只好跑到后花园，从桥上投河而死，里克下令将她陈尸示众，骊姬的从嫁妹妹少姬虽是卓子之母，但既不受宠也无权力，里克饶她不死，命人将她囚入冷宫。随后里克又下令，将“二五”和优人施全族诛杀。髯翁有诗感叹骊姬弄权身亡：

谮杀申生意若何？要将稚子掌山河。

一朝母子遭骈戮，笑杀当年《暇豫》歌。

又有诗专叹荀息不辨是非，接受昏君献公的遗命，拥立婢妾之子为君，以至死于非命，诗道：

昏君乱命岂宜从？犹说兢兢效死忠。

璧马智谋何处去？君臣束手一场空。

里克召集晋国文武百官，在朝堂商议道：“现在婢妾余孽已除，各位公

子中重耳年纪最长，为人也最贤能，应当立他为君，各位大夫如果同意，就请在书简上签名。”平郑父建议说：“这件事非得有老大夫狐突领头不可。”里克同意，派人用车去接狐突。狐突推辞说：“老夫两个儿子都随公子重耳逃亡在外，若参与迎立重耳，人家定会说我怀有私心。我已经老了，不便再出头露面，请各位大夫自行商定吧。”里克见狐突不来，便执笔先将自己的名子写下，平郑父随后也在书简上签名，以下共有共华、贾华、骀荡等三十几人。里克命屠岸夷以上士之衔带着书简赶赴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归国继位。重耳读完屠岸夷带来的书简，见上面没有狐突之名，心中不禁起疑。魏犇性急催道：“里克大夫派人来迎，公子还犹豫什么，难道我们非要终生在这异国他乡做客吗？”重耳道：“你不明白，先君的公子还有很多，何必一定要立我为君；再说奚齐、卓子刚死，其党羽还未散去，我们一旦回去，再想逃出就难了。老天若真的要將君位赐给我，我重耳又何必为眼下不能回国而担心呢？”狐偃也认为乘先君丧葬、国家动乱之机归国继位，有损忠孝之名，劝公子重耳不可答应。于是重耳便对屠岸夷推辞说：“我得罪父君，被迫逃亡他国避难，父君活着时我不能问安侍奉，去世后又不能扶灵哭送，现在又怎敢贪图权位，乘乱回国呢？请各位大夫重新议定，扶立别的公子为君，我重耳决不敢有异言！”屠岸夷回国报告，里克想再派使者去请，大夫梁繇靡阻止道：“各位公子哪个不能继位为君，我们将公子夷吾迎回怎么样？”里克说道：“夷吾贪婪残酷，远不如重耳贤能。”梁繇靡道：“夷吾不如重耳，但总比其他几位公子强。”众人赞同梁繇靡的话，里克无奈，只得又派屠岸夷随梁繇靡到梁国去迎请公子夷吾。

且说公子夷吾逃到梁国，娶了国君女儿为妻，生下一子，取名为圉。夷吾身在梁国，心中却日夜盼望晋国有乱，自己好乘机回国夺位。他听说献公去世，立即就派吕饴甥率兵袭击屈城，将它占据，当时荀息因朝中不稳，也没来得及再夺回。等听到公子奚齐、卓子被杀，朝中大夫派人去迎请重耳，夷吾便与驷射、郤芮商议，决心要与重耳争夺国位。这时他见到梁繇靡亲自来迎请自己，不由喜形于色说：“老天爷要把君位从重耳手中夺回来交给我！”郤芮劝他道：“重耳绝不是不想继承君位，他不回国，一定是心中有疑，公子也不要太轻信他人。朝臣们扶你为君，也是为了给自己图私利，现在晋国大夫以里克、平郑父为首，公子可给两人送上重礼，加以拢络。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要入虎穴，手中须有利刃，要返回晋国也必须求助于强国的势力，目前与晋国邻近的国家以秦国最为强大，公子何不派人到秦国谦辞相求，请秦君出兵帮助？秦国如肯答应，公子此番回国继位才可保万无一失。”夷吾听从郤芮之计，许诺要把汾阳的百万田产赐给里克，把负葵的七十万田产赐给平郑父，先让屠岸夷回晋报信，又让梁繇靡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赶赴秦国求援。

秦穆公问蹇叔道：“晋国大乱，由我平定，天帝也已梦中给我下令。听说重耳、夷吾都是有才有德的公子，我想从中选出一个加以扶助，却不知道两人哪一个更好？”蹇叔答道：“重耳逃亡在翟国，夷吾逃亡在梁国，离这里都不太远，主公何不借晋君去世之机派人前去慰问，借此机会也可观察一下他们的为人行事怎样。”穆公于是就派遣公子絳先去翟国慰问重耳，再去梁国慰问夷吾。公子絳来到翟国，见到重耳，说奉了秦国国君之命特来慰问，重耳与他行礼答谢，随即退下。絳让守门人向重耳传话说：“公子应当把握时机返回晋国继位，敝国国君愿派军队相助公子行事。”重耳将赵衰找来商

议，赵衰摇头道：“拒绝本国朝臣的迎请，却借助于外国军队，就算能回国继位也是脸上无光。”重耳听从他的话，出来见到公子縠说：“您远道而来慰问我这个逃亡之人，我心中感激不尽。逃亡奔命之人没什么可珍惜之物，所能珍惜的只有一颗亲亲仁爱之心，如今父君献公已逝，我怎么敢再有其他念头？”说完伏在地上放声大哭。公子縠见重耳不肯听从，心中既夸赞他仁贤，又替他感到可惜，只得告辞赶赴梁国。縠在梁国见到夷吾，刚行礼答谢完毕，夷吾就向他问道：“大夫奉贵国国君之命屈身来慰问我这逃亡之人，有什么话可教诲我吗？”縠又把“把握时机返晋继位”这句话说了出来，夷吾大喜，对公子縠连连拜谢，然后回内室向郤芮说道：“秦国答应扶助我了！”郤芮道：“秦国与我们有何交情，不过是为了趁机从我们这里得些好处罢了。公子可答应向他们割让大片土地，作为报答。”夷吾道：“割让土地岂不对晋国有损？”郤芮道：“公子如不能回国继位，就只是梁国山野中的一个百姓，晋国土地再多对你又有何用？本来就是别人的东西，公子又何必可惜呢。”夷吾出来见到公子縠，拉着他的手说：“里克、平郑父答应迎请我继位，我都曾有重礼相谢。如果能得贵国国君与公子厚爱，使我出掌君位，我就割让黄河以西的五座城池，东到虢地，南到华山，内部以解梁为界都可尽归贵国所有。”说完就从衣袖中拿出契约，脸上甚是得意。公子縠正想谦让推辞，夷吾又说道：“这里另外还有黄金八百两，玉珩六双，愿把它们献给公子。请公子在贵国国君那里美言几句，夷吾决不敢忘公子的大恩大德。”公子縠这才将契约礼物收下。史官有诗道：

重耳忧亲为丧亲，夷吾利国喜津津。

但看受吊相悬处，成败分明定两人。

公子縠返回秦国，向穆公报告了与重耳、夷吾两公子相会的情况。穆公听完说道：“重耳仁贤，比夷吾可强得多！我们一定扶助重耳。”公子縠问穆公道：“主公想帮助晋国立君，是想为晋国担忧呢，还是想借此扬名天下呢？”穆公答道：“晋国怎样与我有何相干？我是想借此扬名天下。”公子縠道：“主公若真的为晋国担忧，就为它选一个贤明的国君，若仅是为了扬名天下，则不如为它立一个不贤者为君，两者都有扶助晋国立君之名，立贤者晋国将强于我国，立不贤者晋国将弱于我国，哪一种选择对我秦国更有利呢？”穆公赞许道：“你的话真使我茅塞顿开。”于是便命令公孙枝率车三百辆，去协助晋公子夷吾回国继位。秦穆公夫人穆姬是晋国先太子申生的胞妹，从小由献公次妃贾君抚养，为人很是贤惠，这时她听说公孙枝奉命去扶助公子夷吾，忙写信给夷吾，嘱咐他说：“公子回晋国继承君位，一定要对贾君优厚相待，好好照顾她。其他几位公子当年无辜被逐，也应将他们赶快召回，人们常说枝叶繁茂根茎才能粗壮，这也是为了巩固我晋国的强盛。”夷吾见到来信，深怕失去穆姬的欢心，当即写了亲笔回信，保证一一遵从。齐桓公听说晋国有乱，原本想要会合中原诸侯出兵晋国，这时听说秦国军队已经出动，周天子也派了大夫王子党领兵入晋，忙命令公孙隰朋率齐军与周、秦两国军队会合，一同参与扶立公子夷吾继位。里克、平郑父请老大夫狐突主持，率领群臣百官，携带车驾仪仗赶到国境去迎接夷吾。夷吾随众人来到晋国国都绛城，入朝继位，改换年号，称晋惠公，以当年为晋惠公元年，惠公元年即周襄王二年。晋国百姓素来敬重公子重耳，一心想让他继位为君，如今重耳未回而夷吾却登上君位，百姓不由感到大失所望。

晋惠公立儿子圉为太子，封狐突、虢射为上大夫，吕饴甥、郤芮为中大夫。

夫，屠岸夷为下大夫，其余朝中大臣仍袭原职，随后惠公又让梁繇靡随王子党赶赴周朝、韩简随公孙隰朋赶赴齐国，去拜谢周天子和齐桓公的扶助之功，只有秦国的公孙枝因等待晋惠公交割黄河以西五城仍留在晋国。晋惠公已登君位，对割让土地一事，不由产生反悔，心中很是不舍，于是便将群臣找来商议此事。虢射用目光暗示吕饴甥，吕饴甥上前奏道：“主公从前之所以用土地贿赂秦国，是因为主公尚未登位为君，晋国也不是主公的国家，如今主公既然已经登临君位，晋国就是主公的了。我们就是不向秦国割让土地，它又能将我们怎样？”里克反对道：“主公刚刚继位，不能向帮助过自己的邻国失信，此事万万使不得。我看不如就把土地割让给他们吧。”郤芮说道：“失去河西五城就等于失去半个晋国，秦国虽然强大，也无法从我们手中将这五座城池强夺去。晋国先君身经百战、惨淡经营而得来的土地，怎能轻易地送给别人？”里克驳道：“既然知道那是先君的土地，当初又何必答应送人；答应送人，又不信守协约，秦国岂能与善罢甘休？先君昔日建立晋国时，也不过只有曲沃那么一块弹丸之地，后来励精图治，使国势变强，才将周围小国吞并，成为黄河边上的大国。主公如能效法先君，发奋图强，又何必为如今少了几座城池担心呢？”郤芮大声喝道：“里克所说的话，不是为了秦国，而是为了索取主公答应赐给他的汾阳的百万田产，他怕主公不肯给他，这才拿秦国为借口来压主公。”郤郑父用手臂推了里克一把，里克会意，这才不敢再往下说。惠公又说道：“不割地给秦国是我们失信，割地给秦国又会使晋国削弱，只给他们一两座城池行不行？”吕饴甥道：“给一两座城池并不能挽回我们不守信约之名，反而会挑起与秦国的争端，不如将此事彻底推掉。”惠公听从，于是让吕饴甥代他给秦国下书，推辞割地一事，书中写道：

从前我曾答应将黄河以西五城割让给贵国，如今我既已继位为君，就想依约行事，无奈遭到朝臣反对，他们都说：“土地是晋国先君的土地，你过去逃亡在外，怎能擅自将土地送给他人？”我与朝臣们争辩数次，仍未能将他们说服。望君能将割地日期宽缓一段，我决不敢忘记贵国昔日的扶助之功。

惠公问：“谁愿为我出使秦国？”平郑父奏道：“臣愿往。”惠公当即同意。

原来晋惠公在返国继位前，也曾许诺将负葵七十万田产赐给平郑父，如今惠公既不肯给秦国城池，又怎能给里克、平郑父田产？平郑父因此嘴上虽不多说，心中却是恼怒无比，现在他讨此差使，就是想将此事告诉秦国国君。平郑父随公孙枝来到秦国，拜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呈上。穆公看完国书，大怒，拍案喝道：“我本来就知道夷吾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今天果然被这个奸贼骗了！”下令将平郑父推出斩首。公孙枝一旁急忙劝道：“此事与平郑父全不相干，请主公将他饶恕。”穆公余怒未消，问道：“是谁指使夷吾这么干的，我定要亲手将此人斩首！”平郑父说：“请君将左右随从屏退，臣有一言相告。”穆公这才消怒，他命左右退到帘下，让平郑父上前答话，平郑父答道：“晋国各位大夫，人人对君感激不尽，都主张将五城割让给贵国，只有吕饴甥、郤芮两人从中作梗阻挠。君可派人用重礼将两人骗来，在秦国将他们处死，然后扶助公子重耳回晋，臣愿与里克作为内应，将夷吾驱逐，迎请公子重耳为君，从此晋国将世代听从秦国号令。”穆公大喜道：“此计甚好，我原本就是想扶助公子重耳。”于是便派大夫冷至随平郑父赶赴晋国，打算引诱吕、郤二人入秦。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话说按照里克主意，原本是想迎请公子重耳为君，只因重耳不肯回晋，夷吾又用重礼行贿，得到秦国和朝中大夫支持，里克无可奈何，这才随众迎回夷吾。谁料惠公继位之后，所答应汾阳田产不仅分毫不给，而且大肆起用驪射、吕饴甥、卻芮一班私人，排挤前朝老臣，里克因此心中十分不满。等到劝惠公守约割城给秦国，自己说的分明是公道话，卻芮却反咬一口，说他是为自己谋私利，里克心中愤怒，在朝堂上他忍了一肚子的气，敢怒不敢言，一出朝堂大门，脸上就不免流露出了怨恨恼怒之色。平郑父主动请求出使秦国，卻芮担心他与里克有所图谋，便派人监视两人行踪。平郑父也想到卻芮可能派人监视，就不再去和里克道别，等里克派人去请平郑父时，平郑父早已出城。里克放心不下，亲自驾车追出城外，却没能追上。探子将此事报告给卻芮，卻芮听完匆匆来到宫中，向惠公说道：“里克因主公不肯给他汾阳之田，心怀不满，今天听说平郑父出使秦国，他自己又亲自驾车出城与平郑父相会，两人串通一气，一定有所图谋。臣听说里克心中一向偏向重耳，现在他扶主公继位为君，实是出于无奈，而绝非心甘情愿。以后万一他和重耳里应外合，我们很难提防对付，不如现在就赐他一死，杜绝后患。”惠公道：“里克对我有迎请扶立之功，现在杀他可有什么借口吗？”卻芮答道：“里克杀死奚齐、卓子两位太子，又杀死顾命大臣荀息，他的罪名大得很。他迎请主公为君，那是对主公私人有恩，杀死太子大臣，可是触犯国法天条，主公可不能因私人恩义而置国法于不顾啊！臣请求率兵将他处死。”惠公道：“大夫这就去吧。”卻芮来到里克家对里克说道：“主公有令，让我来告诉你。主公说：‘没有你，我不能继位为君，我决不敢忘记你的扶助之恩，但是你杀害二位太子和大臣荀息，触犯了国法天条，因此我感到十分为难。现在我遵奉先君遗命，决不敢因私恩而置国法大义于不顾，只有请大夫自尽！’”里克怒道：“奚齐、卓子不死，主公怎能回国继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这就领命！”卻芮在一旁催他动手，里克拔出佩剑，跺脚大叫道：“老天冤枉好人啊！我里克忠心为主，却遭杀身之祸，死后如有知，我有何脸面去见荀息啊！”于是举剑自刎而死。卻芮回宫将此事报告惠公，惠公大喜。髡翁有诗叹道：

才入夷吾身受兵，当初何不死申生？

方知中立非完策，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杀死里克，群臣中有很多人不服，祈举、共华、贾华、骀湫等人均有怨言。惠公想将这几个人一并处死，卻芮阻止道：“现在平郑父出使秦国未归，如杀死群臣，必会促使他反叛，主公暂且忍上几天吧。”惠公又说道：“秦夫人穆姬曾写信托我照顾贾君，还让我设法将逃亡在外的各位公子召回，你看怎样？”卻芮答道：“各位公子谁不想争夺国位，不能将他们召回，主公好好照顾贾君就足以报答秦夫人了。”惠公到后宫去见贾君，这时贾君容色还未衰老，惠公一见，不由淫念大动，对贾君说道：“秦夫人嘱托我与你寻欢，你可不能推却。”说着就将贾君抱住，宫中侍从不禁偷笑避开。贾君害怕惠公淫威，只得勉强答应。事情完毕，贾君含泪对惠公说道：“妾未能追随先君而去，今日又失身于君，妾的命真是太苦了。妾的身体不算什么，只请求君能为先太子申生昭明冤情，使妾能够向秦夫人赎回失身之罪。”惠

公说道：“奚齐、卓子两个小子已经被杀死，先太子的冤情早已大白天下了。”贾君道：“听说先太子当初在曲沃新城被草草埋葬，君一定要为他修建陵墓祠庙，再赐与谥号，使冤魂得到安宁，这也是晋国百姓希望看到的。”惠公答应，便让郤芮之弟郤乞赶到曲沃去选择陵地，安排移葬一事，又命太史为申生拟定谥号，因申生以恭顺孝敬出名，故赐谥号为“恭太子”。接着惠公又让老大夫狐突前去祭坟。

郤乞到了曲沃，先选好陵地，又准备了棺槨衣衾和各种陪葬物品，然后就带人去迁坟，等掘开申生坟墓，只见其尸首不腐，脸色红润，一如生前，只是有一股刺鼻的恶臭气，让人呕吐不止，役夫见此纷纷掩鼻躲开。郤乞烧香向其尸首拜礼，口中说道：“太子生前好洁，死后难道反会不洁吗？请太子不要故意惊吓众人。”话刚说完，臭气顿时消散，转而变成一股淡淡的奇香。众人将申生重新入殓装棺，在曲沃城外的高地安葬，曲沃百姓闻听，痛哭流涕，纷纷前来扶灵相送。三日后，狐突带祭品来到，他以晋惠公之名祭拜了亡灵，又亲手为申生题写了墓碑。事情了结，狐突正准备返回都城，突然看到前面来了一队车马，旌旗飘扬，盔甲鲜明，狐突不知是何人来到，正打算回避，那队车马停下，车中走出一人，那人须发斑白，衣冠整齐，来到狐突面前，作揖说道：“我奉太子之命前来迎接，请老大夫移一步说话。”狐突定睛一看，那人正是太傅杜原款，恍惚之中狐突忘记杜原款已死，问道：“太子在哪里？”杜原款指着后面大车说：“这就是太子的座车。”狐突随杜原款来到车前，只见太子申生身佩长剑，头戴纓冠，装束与生前一样，申生请狐突上车，问道：“老大夫想念申生吗？”狐突泪流满面答道：“太子蒙冤受屈，连过路之人都为之伤心，我狐突是什么人，怎能不怀念太子？”申生道：“天帝知道我仁慈忠孝，十分喜欢，现在已命我做了乔山之主。夷吾对贾君无礼，我对他卑贱的人品极为厌恶，本不想让他为我迁坟，后来因不愿违逆众人心意，这才作罢。当今秦国国君仁慈贤明，我想把晋国送给他让他执掌，老大夫你看如何？”狐突答道：“太子厌恶晋君夷吾，可晋国百姓又有何罪，晋国的历代先君又有何罪？太子舍弃同姓而亲近异国异姓，这恐怕有损于太子的仁慈忠孝之名吧？”申生说：“老大夫说得也有道理，可我已经向天帝禀明此事，现在我就去把老大夫的话转奏天帝，老大夫可在此多停几日，新城西边有一个巫士，七日后我将托他传话给你。”杜原款在车下说道：“老大夫可以离去了。”于是伸手领狐突下车，狐突失足摔在地上，再睁眼一看，车仗人马已无影无踪。狐突醒转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新城城外的馆舍中，他心中惊异，问左右随从道：“我怎么躺到这里来呢？”随从答道：“大夫祭拜完毕后，突然晕倒在苇席上，我们呼喊不醒，只好将大夫带到这里休息，幸好现在大夫身体已好。”狐突知道刚才是在做梦，不由心中暗暗称奇，他也不与别人说起此事，只推说身体不适，在城外馆舍一住数日。第七天午后，门人来报：“有一个城西来的巫士求见。”狐突令人将巫士召入馆内，又命左右随从退下，那人进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一向与鬼神传话通语。现在有一位乔山之主，就是晋国的先太子申生，托我向老大夫传话说：现在我已再次奏明天帝，只羞辱惩罚那人一人，断绝其后嗣子孙，不再牵累晋国的社稷百姓。”狐突假装不明白，问巫士道：“要受惩罚的那人是谁？”巫士道：“太子只让我把这些话传给大夫，究竟指何人何事我也不知道。”狐突命令手下随从从重赏巫士，一再告诫他不要将此事说给他人，巫士答应，叩头拜谢离去。狐突回到都城，私下将此事告诉了平郑父之

子平豹，平豹说：“当今国君为人固执残忍，早晚必会垮台，将来得晋国的必是公子重耳无疑。”两人正在叙谈，忽有守门人来报：“平大夫出使秦国归来，现已到朝堂回报去了。”两人遂告别分手。

却说平郑父与秦国大夫冷至带着礼物数车，来晋国引诱吕饴甥、郤芮赴秦，刚走到晋都绛城郊外，平郑父就得到了里克被杀的消息。他心中起疑，本想返回秦国，再作商议，却又挂念身在绛都的儿子平豹，暗想道：“我如逃走，一定会拖累儿子平豹。”心中犹豫不决，正好大夫共华此时也在郊外，平郑父问道：“我现在还能再回城中吗？”共华答道：“与里克一同行事杀奚齐母子的人很多，连我共华也在内，现在主公只杀死里克，其他人并未加以追究。你出使秦国在外，你就假装不知里克已死就行了。如果你心中害怕不敢回城，不是向别人自认有罪吗？”平郑父听从了共华的话，催车进城入朝，先向惠公报告了出使经过，又领冷至上朝拜见，献上国书礼物。惠公拆阅国书：书中略曰：

晋秦甥舅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诸大夫亦各忠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义。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郤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慰寡人之望！

国书下部另有一行字写道：“原地券契约交还贵国，”惠公本是个目光短浅的势利之人，这时他见对方带来的礼物十分丰厚，又主动将契约交回，心中高兴，便想派吕饴甥、郤芮应约出使秦国。

郤芮私下对吕饴甥说：“秦国使者这次前来，可没安什么好心。礼物丰厚，言语诚恳，正是为了将我俩诱入秦国。我们若去，定会被他们扣作人质，借此向晋国索取河西五城。”吕饴甥也道：“我也奇怪秦国为什么会突然对晋国如此殷勤讨好，这一定是平郑父听到里克被杀，自己害怕，与秦国君臣串通密谋，想借秦人之手将我们除去。”郤芮道：“平郑父与里克同党，我们杀死里克，他怎能不害怕？现在朝中群臣大半与里克、平郑父结党，如果平郑父有所图谋，朝中一定还有与他同谋的人。等先送走秦国使者，再一个个处置他们。”吕饴甥赞同，两人告诉惠公，让他先打发冷至回秦。惠公将冷至召来说：“晋国尚未彻底安定，回头等吕、郤二大夫忙完晋国事务，有了闲暇时间时，我一定派他们去拜见贵国国君。”冷至见惠公这样说，无可奈何，只得先回秦国报告。吕饴甥、郤芮从此每天都派心腹随从去平郑父府前刺探监视，平郑父见吕、郤两人没有赴秦迹象，便私下请祈举、共华、贾华、骀荡等人夜晚来自己家中议事，五更后才散去。探子将此事报告给郤芮，郤芮道：“这些人会有什么难决之事，一定是在密谋犯上造反。”他和吕饴甥商议一番，便派人将屠岸夷请来说道：“你知不知道你已大祸临头了？”屠岸夷大惊，急忙问道：“我有什么大祸？”郤芮道：“你协助里克杀害奚齐、卓子两位幼君，现在里克已被处死，下一个就该是你了。我俩因为你有迎请主公之功，不忍心见你被杀，现在特意告诉你一声。”屠岸夷哭道：“我只不过是一个莽夫，是被人驱使利用的工具，请两位大夫救我一条命吧！”郤芮说道：“主公现在正在火头上，我们去求也没用。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使你免遭杀身灭门之祸。”屠岸夷忙跪下问是何办法，郤芮将他扶起说道：“平郑父与里克串通一气，图谋犯上不轨，现在又与祈举几位大夫秘密商议，要逐走当今国君，迎立公子重耳回晋掌国。你现在假装害怕被杀，去投靠平郑父，混入他们一伙中，探出其实情，拿到其罪证，然后到主公那里去告发。你干成此事，我愿将原答应赐给平郑父的负葵田产的一半送给你，

这样一来，你不仅无罪，反而会立功受赏，你看如何？”屠岸夷大喜道：“我屠岸夷能死里逃生，都是两位大夫之赐，我怎敢不尽心竭力，只是我不善于言辞，万一对答不上，岂不坏了两位大夫的大事。”吕饴甥说：“这个我们会教你。”于是便为屠岸夷设计了对答之词，屠岸夷一一记住。

当晚，屠岸夷就来到了平郑父家中，说有要事相商。平郑父假托醉酒休息，不与他相见。屠岸夷守在门内，半夜不肯离去，平郑父无奈，只得派人将他请入。屠岸夷见到平郑父，立即跪倒在地说道：“请大夫救我一命。”平郑父心中惊异，忙将他扶起，问他为何如此。屠岸夷道：“主公因我曾帮助里大夫杀死卓子，如今要将我处死。”平郑父问他说：“现在吕饴甥、郤邵芮在朝掌政，你为何不去向他们求助？”屠岸夷切齿恨道：“就是这两个奸贼要设计害我，我现在恨不能生吃两人之肉，求他们又有何用？”平郑父对他还不太相信，又问道：“你有何打算？”屠岸夷说：“公子重耳仁慈贤明，深得人心，百姓都愿拥戴他继位为君；秦国人憎恨夷吾背信弃义，也想拥立重耳。如果大夫能写一封亲笔信，我愿连夜去送给公子重耳，让他借助秦、翟两国兵马回晋，大夫可联合先太子申生的旧部作为内应，到那时先将吕饴甥、郤芮两个奸贼处死，再将昏君夷吾逐走，就可以扶立公子重耳为君，大夫你看如何？”平郑父听完，颤声说道：“你不会再反悔变卦吧？”屠岸夷咬破手指，发誓道：“我屠岸夷若有二心，教我九族尽灭。”平郑父相信了他，约定他第二日三更再来商议。第二日屠岸夷如期来到，他发现祈举、共华、贾华、骓遄已等候在平郑父家，此外还有叔坚、累虎、特宫、山祈四人，都是申生的旧属，加上主人平郑父和屠岸夷自己共是十人。众人商议已定，再次歃血盟誓，决心驱逐夷吾，共扶公子重耳。后人诗道：

只疑屠岸来求救，谁料奸谋吕郤为？

强中更有强中手，一人行诈九人危。

事后，平郑父设宴款待，众人大醉后散去。屠岸夷偷偷将此事报告郤芮，郤芮道：“不能空口无凭，你必须想法从平郑父那里骗来密信，才能为他们定罪。”屠岸夷第二夜又来到平郑父家，向他索取亲笔密信，说要去迎请重耳。平郑父早已将信写好，此时见屠岸夷来取，连忙拿给他看，屠岸夷见信后已有九人签字画押，自己也当着平郑父的面将姓名签上。平郑父将信封好，交到屠岸夷手中，一再叮嘱他说：“小心在意，万万不可泄漏。”屠岸夷如获至宝，点头接过密信，离开平郑父家，直奔郤芮府上，将密信交给了郤芮。郤芮让屠岸夷先躲在自己府上，然后带着密信和吕饴甥一道去见国舅驍射。驍射闻听平郑父等人谋反，大吃一惊，连夜叫开宫门，见到惠公，向他禀报了平郑父等人准备迎请重耳回晋继位的密谋，并建议说：“明日早朝，就可以以这封密信为证给他们定罪。”

第二天一大早，吕饴甥、郤芮安排武士预先藏在了朝堂的帷幕后面，群臣拜礼完毕，惠公将平郑父召上前去问道：“听说你想要赶走我，迎立重耳，请问我有什么过错吗？”平郑父正想辩解，郤芮握剑大声喝道：“你派屠岸夷带着密信去迎请重耳，幸亏主公洪福齐天，才将你们的奸谋撞破，现在我们已经在城外将屠岸夷拿住，从他身上搜出了密信，屠岸夷自己也已招供，你们几个就不必再狡辩了！”惠公将密信扔到案下，吕饴甥拾起，按照上面的签名一一宣读，命武士将他们拿下。除共华因请假在家另行派人捉拿外，其他八人都在朝堂，大家有口难辩，不由面面相觑。惠公喝令武士：“押出朝门斩首！”武士将八人拉出，贾华大声喊道：“臣当年奉命攻打屈城，曾

经私下将主公放走，主公能否看在昔日情份上，饶我一死？”吕饴甥喝道：“当年你侍奉先君，却私下放走当今国君，眼下你侍奉当今国君，却又与重耳串通，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早就该被处死了！”贾华无言以对，八人遂在朝门外被武士处死。

共华在家，听到平郑父等人事败被杀，赶忙来到家庙拜礼辞别，打算上朝领死。他的弟弟共赐劝他说：“你此去朝堂必会被处死，为什么不设法逃走呢？”共华说：“平大夫是因为听了我的劝说才回来的，现在他已被害死，我若继续苟活在这个世上，还算什么大丈夫！我不是不喜欢活着，我只是不愿有负于平大夫罢了！”说完也不等捕捉他的武士到来，就直接来到朝堂请死。惠公也命人将他斩首。平豹听说父亲被杀，连忙逃离晋国，跑到秦国避难。惠公想要将里克、平郑父等几位大夫灭族，郤芮劝阻他说：“惩治罪人不应连累妻子儿女，这是自古以来的律例。处死谋逆犯上之人，已足以做戒众人，就不必再杀他们的亲人眷属了。”惠公这才作罢。屠岸夷此次因举报有功，被惠公晋升为中大夫，并得到了负葵一带的田产三十万亩。

平豹来到秦国，见到秦穆公，伏在地上放声大哭。穆公问他为何大哭，平豹便将其父平郑父密谋迎立公子重耳，事情暴露被惠公杀死一事告诉了秦穆公，并向穆公献计说：“晋国国君对外背弃秦国辅佐扶立之功，对内以怨报德，残害有功之臣，致使朝臣震怒，百姓不满。现在贵国若能派一支军队前去攻打，晋国国君必会因内部不满而垮台，到那时是将夷吾废去还是另立新君全由君一人掌握。”穆公将众臣召来商议此事，蹇叔奏道：“听从平豹的话去攻打晋国，是帮助臣子攻打国君，这样做有违义理。”百里奚也主张暂时不向晋国用兵，并说道：“如果百姓真的不满，晋国迟早都会发生内乱，我们等到那时再起兵攻打晋国也不迟。”穆公准奏，遂封平豹为大夫，让他留在秦国作官。这年是晋惠公二年，也就是周襄王三年。

这一年周朝王子带用重金买通伊、雒一带的戎人，让他们进攻周朝都城，自己准备从中响应，乘机夺取王位。戎人将都城围困，周公孔、召伯廖全力抗敌，带不敢出去与戎人相会联络。周襄王派使者向各国诸侯告急求援，秦穆公、晋惠公都想和周朝靠近，于是便各率本国兵马赶来救周，戎人见诸侯大军来到，大肆掠夺一番后慌忙逃去。惠公见到秦穆公，心中不由感到惭愧，正在这时他又接到秦穆公夫人穆姬的一封信，穆姬在信中指责他违背诺言，既未将各位公子召回，又对贾君无礼，并劝他及早痛改前非。晋惠公担心秦国对自己有所图谋，不敢久留，连忙下令撤军回国。平豹果然劝穆公夜袭晋国军队，穆公拒绝说：“两国同为救援周朝而来，虽有私仇，也不必在此时计较。”遂率军队回秦。

此时齐桓公也派管仲领兵前来救周，管仲听说戎兵已经逃去，便派人去责问戎主。戎主害怕齐兵强大，忙让人前来谢罪：“我们戎族怎敢随便侵犯周朝都城，这都是王子带让我们干的！”周襄王闻听此事，遂把王子带逐出周室，王子带逃奔齐国。戎人首领又派人来到周朝，向周天子请罪求和，周襄王应允。襄王追念管仲当年的扶助之功，又感激他这次率兵援救并使戎族人归顺，于是大摆宴席犒劳管仲，并要以上卿的礼节相待，管仲连忙推辞谦让，只接受下卿之礼，事后管仲率齐军回国。这年冬天，管仲病倒，齐桓公亲自前去探病。桓公见管仲卧病不起，身体已虚弱到了极点，便拉着他的手问道：“仲父病得很重，万一此次不幸一卧不起，以后我应将齐国的政务交给谁呢？”此时宁戚、宾须无都已先后去世，管仲叹道：“可惜宁戚过早去

世了！”桓公问道：“宁戚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人了吗？我想任用鲍叔牙，仲父您看如何？”管仲答道：“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但却不是一个能够掌管齐国政务的人。他为人爱善憎恶太过分明，爱善当然是好事，但过分嫉恶如仇，就很难与他人相处，鲍叔牙只要在他人身上看到一处污点，就终生不饶不忘，这是他的短处。”桓公又问：“隰朋怎样？”管仲答道：“隰朋还可以，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处处以国事为重，只是他恐怕不能长久地辅佐主公。”说完长长叹了口气。桓公感到惊奇，忙问其故，管仲叹道：“老天生下隰朋，就是为了让给他给臣做口舌、当使节，身体既死，口舌又怎能单独存在？”桓公问道：“那么易牙怎样？”管仲说道：“主公就是不问，臣也会说起，易牙、竖人貂、开方三人绝对不能使用！”桓公不解，问道：“易牙为使我能享口福，不惜将自己的儿子烹煮，这说明他爱我超过自己的亲生骨肉，对这种人还能怀疑吗？”管仲答道：“人之常情莫过于爱自己的子女，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杀死，又能对主公怎样呢？”桓公又问：“竖人貂为能入宫侍奉我，不惜自残其体，这说明他爱我超过了爱自己身体，对这种人还能怀疑吗？”管仲答道：“人之常情莫过于看重自己的身体，他对自己的身体都忍心伤残，又能对主公怎样呢？”桓公再问：“卫国公子开方甘愿抛弃拥有千辆战车的太子之位，主动向我称臣，来侍奉我，连父母去世都不肯回去奔丧，这说明他爱我超过爱亲生父母，难道仲父对这种人也会起疑心吗？”管仲答道：“人之常情莫过于亲近孝顺父母，他连父母都忍心抛弃，对主公又能怎样？再说能得到一个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国，本是人人都有的权欲，他放弃千辆战车，一定是想要得到比千辆战车更多的东西。请主公务必将这几人逐出，不要接近他们，否则齐国必受其害！”桓公道：“这三个人都已跟随我很久，仲父以前为何从未提到此事？”管仲说道：“臣以前不说，是为了顺从主公的心意。如把他们比作洪水，臣就是一座堤防，如今堤防将塌，洪水必会泛滥成灾。主公千万不可与他们靠近！”桓公默默点头退下。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话说管仲在病中，一再嘱咐桓公要当心易牙、竖人貂、开方三人，并举荐由公孙隰朋继掌相位。有人闻听此事将它告诉了易牙，易牙于是来到鲍叔牙家，对鲍叔牙说道：“仲父能当上齐国相国，是您一手推荐的，今日主公到仲父那里探病，仲父却说您不能执掌相位，反而推荐了隰朋，我实在为您抱不平。”鲍叔牙大笑道：“这正是我要举荐管仲的原由，管仲忠于国事，不徇私情。至于我鲍叔牙，若作为司寇，捕捉强盗毛贼，驱逐奸佞小人，则绰绰有余，但如果让我拜相掌国，到那时你们这伙人还能在齐国安身吗？”易牙满脸羞愧离去。隔了一日，桓公再次去探望管仲，管仲已经不能说话，隰朋、鲍叔牙在一旁纷纷落泪。当晚，管仲去世，桓公痛声大哭道：“老天夺走仲父，是要折断我的臂膀啊！”桓公命上卿高虎代己主持管仲丧葬，又下令让管仲之子继承其父封地，使管家后代子孙世为齐国大夫。易牙找到大夫伯氏说道：“过去主公将你在骈邑的封地夺去三百，赏赐给仲父，现在仲父已死，你何不向主公申请将它要回？我愿从中相助。”伯氏痛哭流涕，说道：“我对国家无功，才被主公将封地削减，如今仲父虽死，他的功劳却还在，我又有何脸面向主公要回封地呢？”易牙叹道：“管仲虽然已死，却还能让伯氏如此心服，我们这伙人可真是地道的小人啊！”

桓公依照管仲的遗言，让公孙隰朋拜相掌政，但不到一个月，公孙隰朋也得病去世。桓公感叹说：“仲父真是圣人，他怎么就能料到隰朋不能长久辅佐我呢？”于是便命鲍叔牙接替隰朋相位，鲍叔牙全力推辞，桓公说道：“现在满朝官员没有一个比你更贤能，你想把相位让给谁呢？”鲍叔牙答道：“臣过分嫉恶如仇，难以容人，这一切主公都十分清楚。主公如一定要用臣为相，请主公将易牙、竖人貂、开方逐去，只有这样臣才敢领命。”桓公说：“仲父早已料到你会这样，我现在也只好听你的了。”于是当日就将易牙等三人罢职逐出，不许他们再入朝拜见，鲍叔牙这才领命拜相。不久就有淮河一带的夷人入侵杞国，杞国人向齐国请兵求援，桓公会合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亲自前去救援，将夷人击退，并帮杞国将国都迁到缘陵。因桓公起用鲍叔牙，不改变管仲的原来政策，所以各国诸侯仍然听从他的号令。

却说自晋惠公继位以后，晋国连年受到灾害，到了第五年，灾情更加严重，国库空虚，民间更是颗粒不留，惠公想从别国求粮救急，想到周围国家只有秦国路途较近，又有世代婚姻之好，便打算向秦国求粮，只是自己从前曾毁约负秦，今日实在不好开口。郤芮于是奏道：“我们并没有毁约，而只是暂缓割让的日期罢了。去向秦国求粮，他们若不肯给我国，那是他们先与我们断绝交谊，这样一来，我们毁去割地之约也就名正言顺了。”惠公道：“大夫此话有理。”于是便派庆郑带着礼物去向秦国求粮。穆公召集群臣商议此事道：“晋国原来答应割让五城给我国，后来却背约不给，如今他们因饥荒来向我们求援，这粮食到底该不该发送给他们？”蹇叔、百里奚同声答道：“天灾人祸，哪个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救灾安民，顺应天理，顺天行事，必会受到上天的保佑。”穆公说道：“我们施舍给晋国的恩惠已经够多了！公孙枝支持蹇叔、百里奚，说道：“施舍恩惠多，而又能得到报答，对秦国又有什么损害？即使得不到报答，责任在他们一边，他们背约负义，必

会遭到百姓唾弃，到那时我们再兴兵攻打，怎能不百战百胜？”平豹一心要为父亲报仇，上前说道：“晋国国君暴虐无道，所以上天才降灾惩罚。现在我们可乘晋国饥荒内乱之机，一举出兵将它攻灭，这是天赐良机。”繇余反对道：“‘仁者不乘他人之危获取利益，智者不凭侥幸之机取得成功。’依臣之见还是答应晋国为好。”穆公听完了群臣的议论，决心已定，说道：“忘恩负义的是晋国国君，忍饥挨饿的是晋国百姓。我不能因憎恨其君，就忍心见晋国百姓遭受饥荒。”当即下令从粮仓中提取粮米数万担，经渭水转道黄河、汾水，运往晋国各地以帮助赈灾，穆公称这次水路运粮行动为“泛舟之役”。晋国百姓见秦国肯发粮救灾，无不感恩戴德，痛哭流涕。史官有诗赞道：

晋君无道致天灾，雍绌纷纷送粟来。

谁肯将恩施怨者？穆公德量果奇哉！

第二年秦国遇上荒年，晋国反而获得粮食丰收。穆公对蹇叔、百里奚说：“我今日又想到两位先生所说的话，丰年、灾年实难预料，如果我去年拒绝向晋国发粮，今年也难以开口向晋国求粮。”平豹一旁道：“晋国国君贪婪成性，毫无信义，我们就是去求他，他也不会发粮给秦国。”穆公不信，于是便派冷至携带重礼去向晋国求粮。晋惠公本打算发送黄河以西的粮食给秦国，帮助秦国赈灾，却被郤芮阻止，郤芮说：“主公给秦国粮食，也将给秦国土地城池吗？”惠公道：“我只给他们粮食，为什么要给土地城池呢？”郤芮问道：“主公为什么要送粮食给秦国呢？”惠公答道：“报答他们去年救援晋国的‘泛舟之役’呀。”郤芮说道：“主公若把泛舟送粮看作是秦国的功劳，那么他们当年扶助主公继位的功劳更大，主公将大功放在一边，却去报答人家的小功，这是什么道理？”庆郑一边奏道：“臣去年奉命去向秦国求粮，秦君一口答应，很是慷慨，现在我们如拒绝不发粮救援，恐怕会招致秦国人怨恨。”吕饴甥说：“秦国给晋国粮食，并不是为晋国好，而是为了替自己索取土地城池。不给秦国粮食，秦国人会怨恨我们，给粮食不给土地城池，秦国人也会怨恨我们，反正都会落个怨恨，我们又何必给它粮食呢？”庆郑大声说道：“幸灾乐祸是不仁，以怨报德是不义，如此不仁不义，怎能安邦定国？”韩简支持庆郑说：“庆郑的话很有道理，假如去年秦国不肯发粮救我，主公你又会怎样想？”国舅驷射说道：“去年老天将晋国的粮食拿去，使秦国大获丰收，秦国不知道好好保存却借给了我们，这是他们的愚蠢。今年老天夺秦国之食送给晋国，我们怎能违逆天理再将它送还秦国，依臣之见，我们不如和梁国联兵，乘秦国饥荒将它攻灭，这才是上上之策。”晋惠公听从了驷射建议，将秦使冷至召来推辞说：“敝国连年遭受灾荒，百姓流离失所，今年虽获得丰收，也仅够敝国自用，实在没有能力救援贵国。”冷至说道：“我家国君顾念秦晋有婚姻之好，不向晋国要地要城，慷慨相救，只说要‘同甘共苦’，今年我国有难，贵国却不肯发粮救助，臣实在无法向我国国君交代。”吕饴甥、郤芮大声喝道：“你以前与平郑父串通勾结，妄图用重礼将我们骗去杀害，幸亏老天识破你们的奸谋。才使我俩未入你们的圈套，你今番还敢在这里卖弄口舌吗？你回去告诉你们国君，要想得到晋国的粮食，除非你们派兵来取！”冷至满怀怨愤返回秦国。庆郑走出朝堂后对太卜郭偃说道：“主公背义负恩，激怒邻国，看来晋国就要大祸临头了。”郭偃点头叹道：“今年秋天，沙鹿山无故发生崩塌，树木全部倒伏折断，这可是亡国之象啊！”说完又叹息不已。史官有诗讽刺惠公道：

泛舟远道赈饥穷，偏遇秦饥意不同。

自古负恩人不少，无如晋惠负秦公。

冷至回到秦国，向穆公报告说：“晋国不仅不肯发粮救助，反而要和梁国联兵，打算侵犯我国。”穆公大怒道：“一个人忘恩负义竟也会到这种程度，我这就出兵，先将梁国攻灭，然后再去讨伐晋国。”百里奚提议道：“梁国国君好大喜功，到处大兴土木，致使民怨沸腾，他现在根本无力征集军队与晋军联兵攻伐。晋君虽然背信无道，但晋国国大人多，又有吕饴甥、郤芮二人全力支持，我们若先兴兵远道攻梁，必会因内部空虚受到他们威胁。兵法常说：‘先发制人’，依臣之见，不如先出兵攻晋。”穆公准奏，于是便让蹇叔、繇余留下辅佐太子 镇守都城，让百里视负责边境防务，自己则和百里奚统帅大军，由公孙枝领右军，公子絳领左军，西乞术、蹇丙中军保驾，起用四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向晋国杀去。

晋惠公闻听秦国来攻，急忙召集群臣商议道：“秦国无故举兵攻打我国，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庆郑奏道：“秦国因主公违背信约，以怨报德，这才派兵前来讨伐，怎么说是无故举兵呢？依臣之见，我们只须认错求和，将原来答应割让的五城交出，就可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也可使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惠公大怒道：“凭我晋国的国势军威，却向别人割地求和，我还能再有脸面执掌国家吗？”喝令手下道：“先将庆郑斩首，然后发兵迎战秦军！”驷射一旁劝道：“兵马未动，却先斩大将，恐对我军不利。不如饶他一死，让他随军戴罪立功。”惠公答应了，于是当日就检阅兵马，选出战车六百辆。惠公命令郤步扬、家仆徒、庆郑、蛾析统领左右两军，屠岸夷为先锋，自己则和驷射镇守中军大营，调动人马，离开绛城，一路向西杀去。为惠公驾车的马名叫“小驷”，是从前郑国献给惠公的，这种马身材小巧，毛皮润泽，行走平稳，惠公平时十分宠爱。庆郑此时见惠公用这种马驾车出征，心中十分担忧，连忙出言劝说：“自古军队出征，都要用本国的军马驾车，本国军马解人心意，熟悉道路，所以作战时能随意驾驭，不出差错。现在主公面临生死大战，却乘坐着别国之马，恐怕不太吉利。”惠公不听，斥责庆郑说：“我一向乘坐此马，你不要多管闲事！”

秦国渡河东进，连战连胜，势如破竹，这日赶到韩原，穆公命三军扎寨安营。惠公听说秦国已攻到韩原，心中犯愁，问众将道：“敌人已将入我国纵深，我军该当如何呢？”庆郑一旁插嘴说：“这都是主公自己招来的，问别人干什么？”惠公怒道：“庆郑无礼犯上，赶快给我退下去。”晋兵赶到离韩原十里处下寨，惠公命韩简去秦军探看虚实。不久韩简回营报告：“秦军人数虽然没有我军多，但士气比我军高出十倍。”惠公问他为何，韩简答道：“主公以前因梁国距离秦国近而出奔梁国，以后又依靠秦国帮助才得以执掌君位，再后又因得到秦国粮米而使晋国度过灾荒，三次受人恩惠，却无一次报答。秦国君臣因此感到气愤，这才派兵来攻，如今秦军上下一心，都在责备主公背恩负义，他们的士气又何止高过我军十倍！”惠公脸色不悦道：“这些都是庆郑的论调，你怎么也说出这种话？我定要与秦军决一死战！”于是便又命令韩简到秦营挑战说：“我有战车六百、士卒数万，正在等待着你们。你们若害怕退兵则罢，否则就是我想回避你们，我晋国的三军将士也不会答应！”穆公冷笑道：“无知小子，竟敢如此骄狂。”命令公孙枝出营对答道：“你想要回国继位，我出兵帮你；你想要粮米救灾，我发粮给你；今天你想挑起战火，我又怎好拒绝于你呢？”韩简闻听此言，心中惧意大生，

暗暗想道：“秦国理直气壮，堂堂正正，明日交战我军定会一败涂地。”第二日出战前，晋惠公命太卜郭偃占卜由谁做国君车右护卫，结果众将都不吉利，只有庆郑可以担当此任，但惠公不许，说道：“庆郑与秦人串通，我怎能让他做护卫？”于是便命家仆徒担任车右护卫，郤步扬驾车，率军在韩原迎战秦国。百里奚登台观敌，见晋军人马超过己方甚多，忙劝穆公坚守营垒，不要轻易出战。穆公手指苍天说道：“晋国亏负我们秦国太多了。若无天理也就罢了，若老天有知，我军必会获胜！”遂不听百里奚之言，在龙门山下排出战阵，等待晋军来到。不久晋军也列阵开来，两军对垒，阵前战鼓震天，晋将屠岸夷手持一根浑铁大枪，驾车杀入秦军阵中，逢人便刺，秦将白乙丙迎上接战，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两人杀得性起，到后来纷纷跳下战车，扭打成一团，屠岸夷大声叫道：“我与你拼个死活，要人帮助的不算好汉！”白乙丙也叫喊说：“不把你生擒活捉，我誓不罢休！”晋惠公见屠岸夷攻进敌阵，急忙命令韩简、梁繇靡率军向左，自己与家仆徒等人率军向右，猛攻秦军大阵，穆公见晋军兵分两路杀来，也将秦军分为两部分别迎敌。晋惠公率右军冲来，正与公孙枝相遇，惠公命家仆徒上前交战，那公孙枝有万夫不挡之勇，家仆徒抵敌不住，惠公见此情景，命令郤步扬说：“小心驾车，我要亲自上前助战。”公孙枝毫无惧色，横戟大喝道：“你们能打仗的都一齐上吧！”一声怒吼，如同晴天霹雳，直把国舅驍射吓得魂飞天外，伏在车中不敢露头，那驾车的马匹“小驷”从未经过战阵，这时也被公孙枝的吼声吓惊，不再听从驭者指挥，只顾四处乱窜，终于将车带入了泥沼之中。郤步扬用力鞭打，无奈马小力微，没法从泥中拔腿逃出。这时，庆郑策马驾车赶来，惠公大声呼叫道：“庆郑快来救我！”庆郑挖苦他说：“国舅驍射在哪儿？主公为什么不求他来救你，现在叫我庆郑干什么？”惠公又叫道：“庆郑快来用车将我带走。”庆郑答道：“主公先稳坐你的‘小驷’，臣这就去叫别人来用车带你。”说完掉转头向左奔去。再说韩简领兵向左攻入敌阵，正遇上秦穆公的中军，韩简与秦将西乞术展开恶战，一时胜负难分，接着又有晋将蛾晰领兵来到，与韩简夹攻西乞术，西乞术抵挡不住，被韩简一戟刺伤。梁繇靡一旁大声喝令：“先合力将秦君抓住！”韩简不顾追杀西乞术，领兵扑向穆公所乘之车，打算将穆公活擒。穆公见此情景，不由长声叹道：“没想到我今天反而会被晋国俘虏，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啊？”穆公话音未落，就见正西方冲出一队勇士，大约有三百余人，这些人个个蓬头赤膊，手舞大刀，口中喊道：“勿伤害我家恩主。”一路冲杀过来，势不可挡。韩简、梁繇靡正想召集人马迎敌，忽见庆郑从北面飞车赶到，口中高喊：“不要在此恋战，赶快回兵去救主公，主公现在已被秦兵围在龙门山下的泥沼之中。”韩简等人闻听此言，无心再与那伙勇士厮杀，赶忙率兵奔向龙门山。但等他们赶到山前，公孙枝早已将晋惠公、驍射等人俘获捆绑，赶回大营去了。韩简见此情景，不由跺脚叹道：“如果能抓获秦君，还可换回主公，现在我们却两头落空，是庆郑害了我们啊！”梁繇靡说：“主公已落入秦人之手，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于是便和韩简抛弃兵刃，来到秦军大寨投降。再说那三百勇士杀退晋兵，先将穆公救起，又救了受伤的西乞术，秦兵此时也乘机掩杀，将晋军击溃，龙门山下晋兵陈尸如山，六百辆战车也几乎全部落入秦军手中。庆郑听到惠公被擒的消息，偷偷留下，在战场上救下受伤的蛾晰，将他扶上战车，带回晋国。髯翁有诗专咏韩原大战道：

龙门山下叹舆尸，只为昏君不报施。

善恶两家分胜败，明明天道岂无知！

秦穆公回到秦军大寨，对百里奚说道：“不听先生忠言，今日差点全军覆没。”那三百多勇士，一齐在营前跪倒叩头，穆公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何要舍命搭救我？”众人回答：“君不记得那年丢失御马了吗？我们就是那伙吃马肉的人。”原来穆公有一次曾到梁山围猎，半夜有几匹御马被盗，穆公命人去寻找，当地小吏寻到岐山下，看见有三百多野人正围坐在一起大吃马肉，小吏不敢声张，赶忙回来禀告穆公说：“君若派兵马去围捕，可将他们一网打尽。”穆公不许，说道：“马已经死了，如果因此派人去将他们擒杀，百姓将会认为寡人珍惜牲畜轻视人命。”遂下令从军中取出美酒数十坛，派人送到岐山脚下，将它们赐给那些野人，并让人传话说：“吃多了马肉，不饮酒会伤身体。”野人叩头谢恩，齐声赞叹道：“我们偷吃了马肉，国君不仅不怪罪，还为我们的身体着想，派人送来了美酒。国君的这种大恩大德，我们来日必会报答！近日他们听说穆公领兵攻晋，便一齐赶奔韩原，前来助战，恰逢今日穆公被围，三百勇士奋勇杀出，这才将穆公救下。真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施薄报薄，施厚报厚，有施无报，何异禽兽！穆公听完，仰天长叹道：“野人都还懂得知恩报德，这惠公究竟算是个什么人呢？”穆公问众勇士：“有谁愿留下做官的，我一定重用。”勇士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山野之人，这次只为报国君大恩而来，不想做官！”穆公又要重赏他们，野人不受而去，穆公见此感叹不已。后人诗道：

韩原山下两交锋，晋甲重重困穆公。

当日若诛牧马士，今朝焉得出樊笼？

穆公清点三军人马，不见大将白乙丙，当下便派士卒四处搜寻。有人听到一个土井中有呻吟之声传来，下去探看，发现正是白乙丙和屠岸夷两人。二将在拼斗中摔入井中，都已力脱昏死，但仍紧紧扭在一起，不肯放松，军士用力将两人分开，抬到战车上，拉回秦军大营。穆公迎上前去询问白乙丙，但白乙丙已不能答话，有人曾在战场上看到两人打斗对敌，便将经过一一奏明穆公。穆公叹道：“这两人都是英雄好汉。”转头问众将：“有谁认识这员晋国勇将吗？”公子絷走到车前看了一眼说：“此人正是晋国勇士屠岸夷。臣从前奉命去慰问重耳、夷吾，他也奉了本国大臣之命去迎请两位公子，我俩曾在旅舍中相遇，因此认得。”穆公问：“此人能留下为我秦国所用吗？”公子絷摇头答道：“杀幼君卓子，杀大臣平郑父等人，都是出于此人之手。今日正该将他依法处决。”穆公于是下令将屠岸夷斩首，然后解下自己的锦袍，亲手为白乙丙盖上，让百里奚先用温车将他带回秦国就医。白乙丙服药后，吐了不少血，休息了半年才恢复过来，这是后话。

穆公大获全胜，下令秦军拔营返回，并派人对被俘的惠公说：“君不想回避我，我现在也不能回避君，等回到秦国后，我再向你请罪吧！”惠公低头不言。穆公命公孙枝率领百辆战车，押送惠公赴秦，晋国大臣虢射、韩简、梁繇靡、家仆徒、郤步扬、郭偃、郤乞等个个蓬头垢面，紧随其后，如同奔丧一般。穆公派人安慰晋国大臣道：“你们君臣曾说，要想得到晋国粮米须得用兵来取，我将贵国国君留下，也只是为了得到粮米，决不敢有其他图谋，请各位大夫不必担心。”韩简等人跪下拜谢道：“君可怜我家国君的愚蠢，从宽发落，不为已甚，臣等怎敢不感激涕零。”大军返回秦国国境后，穆公将群臣召来商议道：“我先前接受天帝之命，平定晋乱，扶立夷吾为君。夷吾对我忘恩，就是对天帝负义，我现在想将他处死，郊祭天帝，以答谢上天

的佑助，众位看如何？”公子絳应道：“主公此言极是。”公孙枝却反对说：“万万不可，晋国是个大国，我们俘虏其百姓就已使它震怒，如再将其国君处死，晋国必会与我秦国结下深仇，到那时冤冤相报，如何得了？”公子絳道：“臣的意思并不光是要处死其国君，还要帮助晋国扶立公子重耳，处死无道昏君，另立贤明者掌政，到那时晋国百姓感激我们都来不及，又怎会仇恨我秦国呢？”公孙枝反驳说：“重耳是个正人君子，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相差不多，重耳既不愿乘父亲之丧谋取国位，又怎肯乘兄弟之死来谋取国位呢？如果重耳不肯返国，我们另立其他人，与让夷吾掌国又有何异？如果重耳肯归国继位，他也定会因兄弟死在我们之手而仇视秦国，这对秦国又有什么益处呢？”穆公问公孙枝说：“那么我们究竟是该将他放逐呢，囚禁呢，还是让他回晋继续执掌君位呢？”公孙枝答道：“囚禁他，等于囚禁一个废物，放逐他国，他必会重新图谋返回晋国，不如把他送还晋国。”穆公不解地问道：“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公孙枝答道：“我们自然不会这样轻易将他放回，他第一须将河西五城归还我们，第二须把晋太子圉留在秦国作为人质。这样一来，不仅晋国国君终身都不敢再与秦国为敌，而且日后父死子继，我们扶立太子圉为君，太子圉也会对我秦国感恩戴德。能使晋国世世代代听命于秦国，这对秦国不是更有利吗？”穆公听完大喜，称赞公孙枝说：“子桑真是神机妙算，连百年以后的事都考虑得这么周详！”于是便将晋惠公扣押在灵台山离宫，留下千人看守。

秦穆公处置完晋惠公，正想率兵起程，忽然看到一班太监内侍穿着丧服匆匆赶来。穆公正想开口询问，那群内侍向他转述秦夫人穆姬的话说：“上天降下灾祸，使秦、晋两国刀兵相见，如今晋君被俘，这不仅是对晋国的羞辱，也是对妾的羞辱。夫君如将晋国国君掳回秦国都城，晋君早晨入城，妾早晨死，晋君晚上入城，妾晚上死。现在妾特派内侍穿丧服去迎接夫君，夫君若肯饶恕晋君，就如同饶恕妾一样。请夫君自行决断！”穆公闻言大惊，急问道：“现在夫人在宫中干什么？”内侍答道：“夫人一听说晋君被俘的消息，便领着太子，穿上丧服，出宫来到后园的高台上，修了一座茅屋住下，台下堆放了几十层干柴，夫人吩咐我们说：‘只要晋君入城，我便在台上自杀，然后放火烧毁我的尸身，以此表明我们的兄妹骨肉之情’。”穆公叹道：“亏得子桑劝我，才没将晋君杀死，否则，几乎因此丧了夫人性命。”于是便命令内侍脱下丧服，回去向穆姬传话：“我很快就会将晋君送回晋国。”穆姬这才领太子回宫。内侍跪下问穆姬说：“晋君见利忘义，既背弃了主公的扶助之恩，又辜负了夫人的嘱托，如今他被主公俘虏，实在是咎由自取。夫人为何为他如此哀痛呢？”穆姬道：“人们常说：仁贤之人，虽有怨恨也不能忘记骨肉亲亲之情，晋君如被秦国杀死，我也难逃罪责啊！”内侍点头称是。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且说被关押在灵台山的晋惠公，只以为穆姬也怪罪自己，全然不知道她穿丧服劝说秦穆公之事，还对韩简说：“从前先君与秦国商量婚约的时候，叫史苏占卜，就有西面的邻国与我们不和，不利于结亲的说法。如果那时听从史苏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韩简回答：“先君的失败在于德政不够，怎么能说是和秦国结亲的原因呢？如果秦君不念两国婚姻之好，君王您怎么能到这里呢？既然秦君把您请来，就不会再与晋国结仇，请君王仔细想想。”惠公听后，嘿嘿一笑，并不相信。时间不长，秦穆公派公孙枝来灵台山问候晋惠公，答应让他回国。公孙枝说：“秦国群臣，都要将您终生囚在这里才甘心，只有我们国君因为夫人登高台为您求情，不忍心伤害夫妻感情。您从前答应割给秦国的五座城，请快些交付，再让太子圉到秦国做人质，那时就可以回国了。”晋惠公这才知道穆姬为他说情，深感惭愧，立即派大夫郤乞回国，吩咐吕省办理割地和送太子为人质的事。吕省去见秦穆公，把五座城的地图及粮食、钱财、户口都献了出来，表示愿意送人质换回国君。秦穆公问：“太子圉为什么还不到？”吕省回答：“晋国不安定，所以太子暂时留在国中；待我们国君一回到晋国，太子立刻就可以前来。”“为什么不安定？”吕省说：“正人君子都知道晋国的罪行，只有感激秦王的恩德；那些小人却不知道晋国的罪行，还要向秦国报仇，这就是不安定的缘由。”穆公又问：“晋国的人还指望晋君回国吗？”吕省回答：“君子们认为一定能回去，所以坚持送太子为人质与秦国和好；小人们认为一定回不去，坚持要立太子为君抵抗秦国。但依小臣的见解，抓住我们国君可以立威，放掉我们国君又可以立德，德威并举，这就是霸主能够统领诸侯国的原因。相反，就会刺伤君子们之心，激发小人们的怨恨，这对秦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放弃以前的功劳，毁掉霸主的大业，我想君王您一定不会这样做。”穆公笑着说：“我的意思和你一样！”命令孟明去划定五座城的界限，设官驻守。又把晋惠公迎至郊外的公馆居住，以宾客之礼相待，送七牢慰劳，后派公孙枝领兵与吕省一道护送晋惠公回国。——凡牛、羊、猪各一称为一牢，七牢是丰厚的礼物，表示秦穆公与晋修好之意。

惠公九月份战败，十一月才回国。与他一同被擒的众位臣子，也一起回国，只有虢射在秦国病死。蛾晰听说惠公要回国，对庆郑说：“你以救君王为由调开韩简，使他不能活捉秦君，君王也因此被擒。现在君王回来，你一定不免一死，为什么不投奔别国躲避？”庆郑说：“军中法律规定：士兵战败了就应该死，将帅做了俘虏也应该死，何况使国君遭受奇耻大辱，罪行远远超过前二者呢？君王如果不回来，我也要带领家属到秦国去受死；如今君王回来了，我怎么能逃避刑法呢？我留在这里，就是要让君王在我身上施行刑法，使君王感到满足，使臣属知道犯了罪是没法逃脱的，为什么要躲避呢？”蛾晰听他如此说，只好叹息着离开了。惠公要到绛城时，太子圉率领狐突、郤芮、庆郑、蛾晰、司马说和侍卫勃鞞等到郊外迎接，惠公在车中看见庆郑，怒从心头起，让家仆徒召他上前，问道：“庆郑，你怎么还敢来见我？”庆郑回答：“君王如开始时听从我的意见，回报借粮之恩，秦国一定不会伐晋；此后听从我的建议，与秦国讲和，也不会发生战争；最后听从我的话，不骑小驹，也不会战败。我对您的忠心可以说达到顶点了，为什么不

敢见您呢？”惠公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庆郑又说：“我有三条死罪：有忠心之言而不能使君王采纳，这是第一条罪状；占卜时说由我来为君王驾车才吉利，但却不能使君王用我，这是第二条罪状；用救君王的名义把其他人叫回，却不能使君王不被别人擒走，这是第三条罪状。我请求刑法处罚，以证明我的罪行。”惠公无话可说，让梁繇靡代自己数说他的罪行。梁繇靡对庆郑说：“你所说的三条都不是该死的理由。你的死罪有三条，你难道不知道吗？国君身处泥泞之中，危急时叫你，你却不管，这是第一点该死；我几乎活捉秦君，却因你而耽误，这是第二点该死；众将都被擒住，你不尽力战斗，身体丝毫无损，安全逃回，这是第三点该死。”庆郑说：“三军的将士们都在这里，听我一言：有能坐着等待刑罚，却不能努力战斗直至负伤的人吗？”蛾晰向晋惠公说：“庆郑宁死也不逃避刑罚，可以说够勇敢的了。君王可以赦免他，让他戴罪立功，报韩原战败之仇。”梁繇靡说：“本来就战败了，又用有罪之人报仇，天下之人不都会笑晋国没有能人吗？”家仆徒也劝谏惠公说：“庆郑有三次忠心之言，可以赎一死。与其杀掉他以实行君王的法律，不如赦免他以成就君王的仁德。”梁繇靡又说：“国家之所以强盛，惟有依靠法律的执行。失去刑罚就破坏了法律，还有什么人知道守法！不杀庆郑，今后再也不能用兵打仗了。”惠公让司马说快快行刑，庆郑引颈受戮。髯仙有诗一首，叹惠公器量狭小，不能容留庆郑：

闭余谁教负泛舟？反容奸佞杀忠谋。

惠公褊急无君德，只合灵台永作囚！

梁繇靡当时围住秦穆公，自以为一定能活捉他，却因庆郑喊“快救主公”而放弃了穆公，因此深恨庆郑，欲诛之而后快。杀庆郑的时候，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众大夫有许多人为之流泪。蛾晰请求安葬他的尸首，说：“我借此报答他用车拉我的恩情。”

惠公既已回国，遂让世子圉随公孙枝去秦国为人质，又请秦国归还屠岸夷的尸体，用上大夫的礼节安葬，让他的儿子做中大夫。一天，惠公对郤芮说：“我在秦国三个月，所担心的只有重耳一人，怕他乘机回国，如今就放心了。”郤芮说：“重耳流亡在外，终究是心腹之患。一定要除掉此人，才能免除后患。”惠公问：“什么人能为我杀掉重耳？我一定不惜重赏。”郤芮说：“侍卫勃鞞，当年讨伐蒲城的时候，曾经斩断重耳的衣襟，为此常常担忧重耳回国后惩治他的罪行。君王要杀重耳，非此人不可。”惠公召勃鞞来见，密令他刺杀重耳。勃鞞说：“重耳在翟国已经十二年了，翟国征伐咎如，得到该国的二个女子，称作叔隗、季隗，都十分漂亮。季隗嫁给重耳，叔隗嫁给赵衰，都生了儿子，君臣们安心享受家庭欢乐，不再为国事忧虑。如今我去征伐，翟国一定要兴兵帮助重耳，那时胜负难以预料。我愿意带领几名大力士，悄悄赶到翟国，乘他出游之时，把他杀死。”惠公称赞：“此计大妙！”于是给勃鞞二千两黄金，让他购求勇士，然后去刺杀重耳，并说：“限你三天之内动身，事成之后，一定重用。”自古有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惠公虽将此事托给勃鞞一人，但内侍中许多人都知道此事。狐突听说勃鞞挥金如土，购求勇士，心中疑虑，暗中察访缘由，那狐突是个老国舅，与哪个内侍不熟？自然有人将这密谋泄漏出来，狐突大吃一惊，连忙写封密信，派人连夜送往翟国，通知公子重耳。

却说这日公子重耳正和翟国国君在渭水边上狩猎，忽然有一人冲进围场，求见狐氏兄弟，说：“老国舅有家信。”狐毛狐偃惊异地说：“父亲向

来不与我们通信，如今送信，定是国中发生了什么大事。”立即叫那人前来。那人递上信来，叩了一个头，转身就走。狐氏兄弟心疑，忙打开信函，只见上面写着：“主公密谋刺杀公子，派遣侍卫勃鞞，限三日内起身。你兄弟禀报公子，尽快逃往别国，不得拖延误事。”二人大吃一惊，连忙禀告重耳。重耳说：“我的妻子儿女都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家，离开此处迁往哪里去呢？”狐偃说：“我们呆在这里，不是为了成家生子，而是成就国家大事，因为当时无力远走，只能在此暂时歇脚。现在已经住了这么久，应该去强大一些的国家；勃鞞此行，大概是上天派人来催促公子远行的吧？”重耳又问：“即使要走，去哪国才好？”狐偃回答：“齐桓公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他的霸业还在，肯于收留照顾流亡的诸侯，录用有贤才的士人。如今管仲、隰朋刚刚逝去，国家没有贤能的大臣，公子如果到了齐国，齐侯必然以上宾之礼相待。倘若晋国有变故，又可以借齐国的势力复国。”重耳认为他说的有理，便停止打猎，回去对妻子季隗说：“晋国国君派人要刺杀我，为防不测，我要前往强大的国家，与秦国、楚国相交，为恢复国家做准备。你应该尽力抚育二个儿子，待我二十五年后不回来，方可以再嫁别人。”季隗哭泣着说：“男儿志在四方，我不敢挽留你。但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恐怕已老死了，怎么还能嫁人？我自然会善待孩子，请您不要担心。”赵衰也嘱咐叔隗一番，不再多叙。第二天清早，重耳命令壶叔整理车辆，小吏头须收拾金帛。正说话之时，只见狐毛、狐偃又惊慌地跑来说：“我父亲见勃鞞接受命令的第二天就起身，害怕公子尚未远行，难以提防，来不及写信，又派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快快逃避，不要耽误时间。”重耳一听，大吃一惊，叫道：“勃鞞怎么这么快就来了！”顾不得穿戴，与狐毛狐偃步行出城。壶叔见公子已经出城，匆忙中只找到一辆牛车，赶上公子，让他乘坐。赵衰、臼季等人也都陆续赶来，跟在车后步行。重耳问：“头须为何还没到？”有人回答：“头须带着所有的金币布帛逃走了，不知去向。”重耳一听，长叹一声，愁闷不乐。但事已至此，只好继续前行，正是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他们出城半日后，翟国国君方才知悉，想要赠送金银物品，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古人有诗一首写重耳从翟国出走的情形，说道：

流落夷邦十二年，困龙伏蛰未升天。

豆箕何事相煎急？道路于今又播迁。

惠公原来限定勃鞞三日内起身，为何他第二天就匆匆出发？原来侍卫勃鞞是一个专事阿谀奉承之人，上次献公派他征伐蒲城时，被重耳逃出，只割下重耳的衣襟，他料想重耳一定为此怀恨在心。这次奉惠公之命前往行刺，一则可以立功受赏，二则也可以除掉自己的心腹之患。所以急忙纠集了几个武勇之士，提前起程，想在公子没有防备之时，出其不意，结束重耳的性命。不料被老国舅泄露消息，等勃鞞到翟国时，公子早就不知去向了，加之翟国关卡甚严，不好通过，只得快快而回。惠公也别无他法，只好把此事先放在一边。

再说公子重耳离开翟国前往齐国，途中穷苦异常，这一天来到卫国边境，守关的官吏问众人来历，赵衰说：“我们主人是晋国公子重耳，因避难而流落在外，现要去齐国，途经贵地，请多加关照。”关吏闻此，请他们入关等候，并飞速入城请示卫侯。卫国上卿宁速听说重耳在城外，主张将他们迎进都城。卫文公却说：“我在此立国，并没有借晋人半臂之力，卫晋两国虽然是同姓，却从来没有往来，何况重耳是逃亡在外的人，不是什么要紧的人物。

如果迎进城中，必然设宴款待，还要赠送礼物，那样要费多少事，不如将他们赶走。”于是吩咐守门的关吏，不许放他们入城。重耳无法，只好绕城而行。魏犇、颠颉向公子重耳说：“卫侯不懂礼节，您应该在城门外好好谴责他一番。”赵衰说：“蛟龙失势犹如蚯蚓。公子应该含冤忍辱，不要责怪别人失礼，徒劳无益。”魏犇、颠颉又说：“既然他不尽主人之礼，那我们在卫国村庄中抢夺些食物，以解腹中之饥，他们也难以责怪。”重耳说：“抢夺是强盗行为，我宁可忍受饥饿，怎么可以做盗贼呢？”这一天，他们还没有吃早饭，只得忍饥而行。中午过后，众人来到一个名叫五鹿的地方，看见一伙农民正在地头吃饭。重耳命令狐偃向农民要饭。狐偃走过去，农民问道：“客人从哪里来的？”狐偃回答：“我们是晋国人，车上坐着的是我的主人。因没有粮食，请众位赏给我们一顿饭吃。”农民听见这话，笑了起来，说道：“堂堂男子汉，不能自食其力，却向我们要饭吃！我们是农夫，只有吃饱了才能耕种，怎么会有多余的粮食给别人呢？”狐偃说：“纵然不给我们饭食，送给我们装饭的器具也可以。”农民戏弄他们，从地上拾起一个土块，递给他：“这个土块可以作食具！”魏犇忍耐不住，大声骂道：“乡巴佬竟敢侮辱我！夺过他们装饭的碗具，扔到地上摔得粉碎。重耳也大怒，要用鞭子抽打农民。狐偃连忙拦住说：“得到一顿饭容易，得到土地却难，土地是国家的根本。现在上天借田野农民之手把土地给公子，这是要得到国家的预兆，又何必发怒呢？公子可以下车接受土块，并感谢他们。”重耳转怒为喜，立即下车拜谢。农民们不明所以，哈哈大笑说：“这人真是一个傻瓜。”后人有一首诗：

土地应为国本基，皇天假手慰艰危。

高明子犯窥先兆，田野愚民反笑痴。

又走了十多里路，跟随的众人饿得走不动了，只好在一棵大树下休息。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的大腿躺在那里。狐毛说：“赵衰那里还带着一壶饭，他在后面，等会儿就到了。”魏犇说：“虽然有壶饭，但不够赵衰一个人吃的，我想早就没了。”众人四处找些野菜煮食，重耳难以下咽。正当这时，介子推却捧着一盂肉汤献给重耳，香美异常。重耳顾不得说话，几口就喝了下去，吃完后问：“这是哪里弄来的肉？”介子推说：“这是我大腿上的肉。我听说孝子自杀俸养他的双亲，忠臣自杀服侍他的君王。现在公子没有食物，我只好割下大腿上的肉让您填饱肚子。”重耳一听，感动得流下眼泪，说：“我这逃亡的人太连累你们了，用什么才能报答呢？”介子推说：“但愿公子能早日重返晋国，成全我们众人的一片忠义之心。我怎么敢要您报答呢？”鬻仙有一首赞扬此事：

孝子重归全，亏体谓亲辱。

嗟嗟介子推，割股充君腹。

委质称股肱，腹心同祸福。

岂不念亲遗？忠孝难兼局！

彼哉私身家，何以食君禄？

又过了很长时间，赵衰才慢慢赶来。大家问他为何迟迟不至，他说：“我的脚被荆棘刺伤了，所以落在后面。”说着拿出竹篮中的一壶稀饭，请重耳食用。重耳问：“你难道不饿吗？为什么自己不吃？”赵衰回答：“我虽饿，怎么敢背着君主自己吃呢？”狐毛向魏犇开玩笑：“这些饭如果落在你手中，现在一定在肚子里消化掉了。”魏犇脸一红，退在一边不再说话。重耳就将

这壶稀饭赐给赵衰，赵衰推辞不掉，又从河边打些水来，把稀饭放在里面调好，使每人都能吃上一碗。重耳心中叹息，佩服赵衰忠义两全。他们就这样一路要饭，半饥半饱，终于赶到齐国。

齐桓公常听说公子重耳贤德过人，一知他们进关，立即派遣使臣往郊外迎接，请入公馆之中，设宴席款待。宴会之中，齐桓公问重耳：“公子带着家属吗？”重耳回答：“我是逃亡之人，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能带家小呢？”桓公说：“我自己独睡一夜，就如度过一年一样漫长。公子旅行途中，却无人服侍照顾，我真为你担忧！”于是从齐国宗室中挑选一个有姿色的女子，嫁给重耳做小妾。又赠给二十辆马车，从此随行的众位也都有了车马。还派人送来粮食、肉类，天天不断，重耳十分高兴，感叹道：“从前就听说齐侯爱好贤才，礼敬士人，今天我才真正相信！他成就霸业，不是应该的吗？”这是周襄王八年，齐桓公四十二年的事情。

齐桓公自从前年把朝政委任给鲍叔牙以后，依照管仲的遗言，把竖刁、雍巫、开方三人都赶出朝中，但从此后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实，整天板着脸，连笑模样都没有。长卫姬见此，劝说道：“君王驱逐竖刁诸人，国家并没有因此治理得更好，而您却日见憔悴，我想是您左右的侍臣都不能领会您的心意的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他们三人召回来呢？”桓公说：“我心中也想念这三个人，但已经赶走了，再召回来，怕鲍叔牙不满意。”长卫姬说：“鲍叔牙的身旁，难道就没有像竖刁那样的侍臣吗？君王您年龄已经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自己折磨自己呢？您先以调味为由，把雍巫召回，那样其他二人就会不招自来。”桓公听信他的话，下令召雍巫回宫为自己掌厨。鲍叔牙见此，谏劝桓公说：“君王难道忘记管仲的话了吗？为什么又把雍巫召回来？”桓公回答：“这三个人对我有益，对国无害。管仲的话，恐怕太过分了。”非但没有听从鲍叔牙的话，还把开方、竖刁都召回宫中，官复原职，在自己左右服侍。鲍叔牙心中不快，郁郁而病，不久就因病而死，齐国的朝政从此变坏了。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且说齐桓公违背管仲的遗言，重新启用竖刁、开方、雍巫三人，鲍叔牙谏说无效，发病身亡。这三个人更加肆无忌惮，欺桓公年老无能，把持朝政，专权独行，顺三人者昌，不贵也会大富；逆三人者亡，不死也会逐走。这话先放过一边。

再说当时郑国有个有名的医生，姓秦名缓，字越人，一直寓居在齐国的卢村，人称为卢医。他在年轻时开旅店，有长桑君来店居住，秦缓知道是非常之人，热情款待，并不怪其直性。长桑君为感谢他，赠给他神药，用上池之水服下，自此双眼如明镜一样，黑暗中能看见鬼物，隔墙能看见人。给人看病，五脏六腑之中，没有看不清的地方，一目了然，只是以诊脉为名而已。古代轩辕皇帝的时候有个叫扁鹊的人，精通医术。大家见卢医手段高强，也叫他扁鹊。先年扁鹊曾经到过虢国，碰巧虢国的太子暴病身亡，扁鹊来到宫中，说自己能治好太子。宫中的侍卫官说：“太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起死回生呢？”扁鹊回答：“请让我试一试。”虢公一听此言，激动得泪流满面，立即请扁鹊入内治病。扁鹊让他的学生阳厉用石针为太子针灸，不一会，太子就苏醒过来，又喂他汤药，二十天后，太子的病全都好了。人们都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的医术。扁鹊周游天下，救好了无数病人。一天，他来到临淄城，晋见齐桓公，说道：“君王有病，虽然现在只在皮肤下，但如果不治就会深入。”桓公回答：“我没有病。”扁鹊告辞出宫，五天后又看见桓公，说道：“君王的病已进入血脉之中，不可不治。”桓公不以为然。又过了五天，扁鹊再见齐桓公，又说：“君王的病已深入到肠胃之中了，应该赶快治疗。”桓公仍然置之不理，待扁鹊退出后，他叹息说：“医生好大喜功也太过分了，我本来没有病却说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求见桓公，一看他的脸色，转身告辞。桓公派人问他缘由，扁鹊回答：“君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之中了！在皮肤下面时，可以用汤熨治好；在血脉之中时，可以用石针治好；在肠胃之中时，可以用药酒治疗。现在已深入骨髓，即使是神仙也无法救治，所以我只好一言不发就告辞。”又过了五天，齐桓公果然病了，派人去叫扁鹊，店主人说：“秦先生五天前就收拾好行装走了。”桓公知此，后悔不已。

桓公先前有三位夫人，是王姬、徐姬、蔡姬，都没有儿子。王姬、徐姬二位先亡，蔡姬退回蔡国。后又有如夫人六位——因为得君王宠爱，礼数与夫人没有差别，所以叫如夫人。六位各生一个儿子。第一位叫长卫姬，生公子无亏；第二位叫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是郑姬，生公子昭；第四位是葛嬴，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他小妾妃，有儿子的还很多，但都不在六位如夫人之内。那六位如夫人之中，只有长卫姬侍奉桓公的时间最长。六位公子之中，也只有无亏年龄最大。桓公宠爱的臣子雍巫、竖刁，都与卫姬相好，因此竖刁请桓公答应立无亏为太子，继承君位。但后来桓公喜爱公子昭有贤德，遂和管仲商量，在葵邱大会上，嘱咐宋襄公，决定立公子昭为太子。卫公子开方，独与公子潘相好，也为潘谋取太子之位。公子商人喜欢施舍，很得民心，又因为母亲密姬得宠，不免也起了凯觎之心。其中只有公子雍出身低微，安分守己。其余五位公子，都纷纷树立党羽，互相猜疑忌恨，就像五只老虎，各藏爪牙，只等着互相搏

斗厮杀。桓公虽称得上是个英明君主，但也是剑老无光，人老无刚，他做了多年的霸主，心满意足，而且是耽于酒色的人，没有清静寡欲之心，到现在年纪已老，自然有些昏愤。何况又启用小人，蒙蔽视听，只知欢乐不思忧愁，只听谗言不信忠言。那五位公子，都让其母求桓公立自己为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应，没有一点果断的处理。正如常言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如今桓公忽然生病，卧床不起。雍巫见扁鹊都不辞而走，料定难以治好，便与竖刁商议出一条计策，在宫门上悬挂木牌，假传桓公的话，写道：

我患有心悸不安之病，怕听见别人吵闹，不论大臣百姓，一概不许入宫。命寺貂紧守宫门，雍巫率领宫中卫士巡逻。一切国家朝政，等我病好后再报。

雍巫、竖刁二人借此守住宫门，只留公子无亏住在长卫姬宫中，其他公子前来问安，也都不让入宫相见。三天后，桓公没死，雍巫、竖刁就把左右侍奉的人，无论男女都赶出宫中，把宫门堵住。又在桓公卧室的周围筑起三丈高的围墙，使内外隔绝，连风都透不过去。只在墙下留一出入之口，像狗洞一样，早晚派小内侍爬进去，看望桓公生死如何。另一方面则整顿宫中卫队，防备众公子变乱。

再说桓公躺在床上，难以起身，呼唤左右，听不见一个人答应，只好睁着双眼，呆呆地看着前方。只听见扑通一声，好像有人从上面掉下来，一会那人果然推窗跳了进来。桓公抬眼一看，是小妾晏娥儿，就对她说：“我肚中饥饿，想喝一点粥，你给我拿来。”娥儿回答：“没有粥。”桓公又说：“取点热水解渴也好。”娥儿回答：“热水也没有。”桓公问：“为什么？”娥儿回答：“易牙和竖刁作乱，守住宫门，筑起三丈高墙，使内外隔绝，不让人过，怎么能有食物和水呢？”桓公又说：“你怎么进来的？”娥儿回答：“我曾经受君王的宠幸，所以不顾性命，跳墙而入，想最后服侍君王。”桓公问：“太子昭在哪里？”娥儿回答：“也被二人挡在宫门之外，不得入内。”桓公长叹一声，说道：“管仲真是圣人啊！圣人的见识，果然长远！我自己糊涂，应该有今天的结局。”说罢，又高声大呼：“天啊，天啊！难道我小白就这样了此一生了吗？”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娥儿说：“我有爱妾六人，儿子十余个，却没有一个在跟前。只有你一人送终，想起平时不曾厚待你，我深感惭愧。”娥儿回答：“请君主保重身体，万一你有什么不幸，我情愿以一死陪伴您。”桓公叹息着说：“我死后如果无知则罢了，如有知，在九泉之下有什么面目见管仲呢？”说完，用衣袖盖住自己的脸，连叹数声而死。桓公在位共四十三年，终年七十三岁。潜渊先生有诗赞桓公：

姬轍东迁纲纪亡，首倡列国共尊王。

南征僭楚包茅贡，北启顽戎朔漠疆。

立卫存邢仁德著，定储明禁义声扬。

正而不谄《春秋》许，五伯之中业最强。

髯仙又有一绝句，叹桓公一生英雄，到头却没好结果。诗云：

四十余年号方伯，南摧而抑雄无敌。

一朝疾卧牙刁狂，仲父原来死不得。

晏娥儿见桓公已死，痛哭一场，要唤外人，无奈墙高声音无法传出；要跃墙而出，无奈墙内无垫脚之物，左思右想，叹口气说：“我曾经说：‘以死送君王’。至于装殓殡葬之事，不是我这个妇人所能知道的了！”解下自

己的衣服盖在桓公尸首之上，又扛过两扇窗榻放在上面，权当掩埋的意思。跪在床下磕头说：“君王魂魄不要远走，等我随您同行！”说完，以头撞柱，脑浆迸裂而死。

当天夜里，小内侍从墙洞钻入，见卧室堂柱下面的血泊中躺着一具尸体，慌忙爬出，报告雍巫、竖刁二人说：“君王已撞柱身亡！”二人不信，叫手下之人挖开围墙，亲自来看，却是个妇人的尸体，不觉大惊。有人认出，说：“这是晏娥儿。”众人再看齐桓公用的象牙饰床上，用两扇窗榻盖着，早已不言不动，毫无知觉的齐桓公，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气绝的，可悲可叹！

竖刁见此，便要商议发丧的事情，雍巫说：“不要急，必须先确定长公子的君主之位，然后才能办丧事，这样就能避免众公子互争君位。”竖刁立即表示赞同，二人来到长卫姬宫中，对她说道：“先君已经仙逝！以长幼次序，理应夫人之子继承君位。但先君在世之时，曾经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众大臣有许多人知道此事，他们如果知道先君已死，一定会辅助太子。依我们二人计划，不如乘今天晚间仓促不备之机，带领本宫中的卫士，杀掉太子，推举长公子即君王位，即可以定大事。”长卫姬说：“我是个女人，只靠你们二位好自为之！”于是雍巫、竖刁二人各自率领数百名宫中卫士，杀向东宫，擒拿世子昭。

再说世子昭不能进宫探视父王病情，正闷闷不乐。这天夜里挑灯独坐，神思恍惚之间，似梦非梦，只见一个女人走上前来，说道：“太子还不快快逃走，大祸就要临头了！我是晏娥儿，遵照先君的命令，特来相报。”昭正要仔细讯问，那女人把他一推，就如同掉下万丈深渊，忽然惊醒，哪里有什么妇人？世子昭定神一想，此预兆甚为奇怪，不能不信。忙叫侍卫取灯跟随，从便门悄悄步行来至上卿高虎家，急促敲门。高虎开门把世子迎入屋中，问他为何半夜前来，他便把适才梦中之事诉说一番。高虎说：“君王已病半月之久，被奸臣守住宫门，内外隔绝，音信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妇人口称先主，想必君主已经仙逝。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您应该暂时逃离国中，以防万一。”世子昭问：“去哪里可以安身？”高虎回答：“主公曾经把您托给宋公，现在应去宋国，宋公定能帮助您。我是守卫国家的臣子，不敢同您一齐出奔。我有个学生崔夭，现在掌管东门的钥匙，我派人叫他开门，您可以连夜出城。”话还没说完，只见门人来报：“宫中卫士围住了东宫。”世子昭一听，吓得面如土色。高虎让世子换了服装，和自己的手下人一样，又派心腹之人跟随，来到东门，传令崔夭开门放走世子。崔夭说：“君主生死还不知道，我私自放走太子，难逃罪责。太子身旁无人服侍，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和您一同逃往宋国。”世子昭大喜过望，说：“你如果能和我同行，正是我所希望的。”说完，崔夭开了城门，让世子坐上马车，自己驾车，急急忙忙奔向宋国。

话分两头。却说雍巫、竖刁二人率领宫中卫士围往东宫，四处搜寻，不见世子昭的踪影。眼见已是四更时分，雍巫说：“我们擅自围住东宫，不过为了出其不意，如果天亮以后此事被别的公子知道，先占据朝堂，那样事情就坏了。不如立即回宫中拥立长公子为君，看大家情绪如何，再想办法。”竖刁说：“这话正合我的心意。”二人带着卫士，还没来得及回到宫中，只见朝堂大门已开，文武百官纷纷而来。这些人听说巫、刁二人率领卫士出宫，知道宫中有事发生，都到朝房中打听消息。此时宫中已有人传出桓公死讯，又说东宫被围，众官员知道是奸臣乘机作乱，互相议论：“世子昭是先君所

立，如果身遭不测，我们还有何面目为朝中大臣？”三三两两，正商议去救护世子，恰好看见雍巫、竖刁二人带卫兵回来。众官员一拥而上，七嘴八舌问道：“世子在哪里？”雍巫回答：“世子无亏，现在宫中。”众人大声说：“无亏未曾被先君册立，不是我们的君主，我们要立世子昭为君。”竖刁执剑大叫：“公子昭已经被赶走了。现在遵照先君临终遗言，立长子无亏为君，有不从者，格杀勿论。”众人一听，愤愤不平，乱叫乱骂：“都是你们这些奸佞之臣，趁先君亡故之时，欺负世子，擅自废旧立新。你们如果立无亏为君，我等誓不为朝中之臣。”又有大夫管平挺身而出，喊道：“今天先打死二个奸臣，除掉祸根，再商量其他事情。”说罢上前，手举牙笏，照竖刁脑门便打。竖刁用剑架住。众官员正要上前助管平一臂之力，只见雍巫大声喝道：“众卫士，现在还不动手，平时养你们干什么？”数百名卫士，一齐上前，各举兵器，朝众官员乱砍乱刺。大臣们手中没有兵器，又寡不敌众，弱不胜强，如何能够招架？正是：白玉阶前为战地，金銮殿上见阎王。百官死于乱军之手的有十分之三，其余带伤的很多，乘乱逃出朝门。

雍巫、竖刁二人杀散百官，天已大亮，便在宫中扶出公子无亏，到朝堂继承君位。宫中侍卫鸣钟击鼓，带甲卫士排列两旁，但金殿下面叩首庆贺的大臣，却只有巫、刁二个人。无亏又是惭愧又是恼怒，雍巫只好奏道：“国丧未发，众臣还不知道发送旧君，怎么会来迎接新君呢？这件事必须要召国、高二位老臣入朝，方能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亏点头，立即派侍卫分头宣召右卿国懿仲、左卿高虎。这两位是奉周天子之命监督国家的大臣，世代为上卿，百官敬服，因此先召此二人。国懿仲、高虎见内侍前来宣召，知道齐桓公已死，不穿朝服，立即披麻带孝，入朝中奔丧。巫、刁二人忙在朝门之外拦住二人，说：“今天新君登殿，请二位老大夫穿上吉服。”二老闻言，齐声回答：“未葬旧君，先拜新君，哪有这种礼节？几位公子都是先君之子，老夫选择谁继承君位呢？只要能为先君发丧的人，我们就推举他为君。”巫、刁二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国、高二位老臣，在朝门外面，向空中跪拜，大哭一场，转身出宫。无亏说：“父丧未发，群臣又不服，现在该怎么办？”竖刁说：“现在事已至此，就同与老虎搏斗一样，有力量的人才能取胜。主公占据正殿，我们列兵两旁，等其他几位公子有入朝中的，就让众士兵捉住。”无亏听从了他的意见。长卫姬派出宫中所有的卫士，又让内侍都穿上军装，宫女之中身高有力的，也让她们扮作卫士，雍巫、竖刁二人各带一半，分布在两旁小屋之中。暂且不说。

再说卫公子开方，听说巫、刁二人拥立无亏为君，就对葛嬴之子潘说：“太子昭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可以立无亏为君，为什么不能立公子您呢？”便纠集家丁和私养的不怕死之徒，占右殿为营。密姬之子商人和少卫姬之子元也共同商量说：“都是先君的亲骨肉，江山每个人都有一份。公子潘已占据了右殿，我们一同占据左殿。世子昭如果回来，大家都让位；如果他不来，我们把齐国分为四份，每人一份。”二人也都带着家中的卫士和平时门下所养之士，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互成犄角之势。巫、刁怕三位公子人多，紧紧守住正殿，不敢出兵进攻；三位公子也怕巫、刁势力强大，各自坚守军营，小心防备。正是：朝中成敌国，路上绝行人。有诗一首为证：

凤阁龙楼虎豹嘶，纷纷戈甲满丹墀。
分明四虎争残肉，那个降心肯伏低？

当时只有公子雍胆小怕事，逃奔秦国，被秦穆公用为大夫。

且说百官知道世子已出奔，朝中无主，都闭门不出。只有老臣国懿仲和高虎心如刀刺一样，一心想解开僵持局面，但却想不出好办法。如此相持，转眼两个多月。高虎说：“众位公子只知争夺君位，却不想为先君发丧，我今天要力争到底，不惜一死。”国懿仲说：“您先去劝说，我随后也去，宁舍老命，以报答历朝爵位俸禄的恩情。”高虎又说：“只有我们两个开口，又有什么用处？凡是食用齐国俸禄的，都是臣子，我们挨门挨户召集，一齐到朝堂之上，共同推举公子无亏主持发丧如何？”懿仲说：“立子应该先立长子，推举无亏不算没有名目。”于是二人分头而行，四下招呼群臣，众官员见两位老大夫做主，都放开胆子，穿好丧服，相随一同入朝。寺貂拦住众人，问道：“老大夫等来到这里是什么意思？”高虎回答：“几位公子彼此相争，没有终了之时。我们此次前来，专门请公子无亏主持丧事，没有其他意思。”寺貂闻言，向高虎行礼，请他入内。高虎把手一招，国懿仲和群臣鱼贯而入，都到朝堂之下，高虎问无亏说：“我们听说‘父母的恩情，像天地一样大。’所以做儿子的人，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尊敬他们，在父母死了以后，要安葬他们。从来没有听说有父亲死了却不去安葬，反而争抢富贵的人。而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君主既然对父不孝，臣民怎能对君忠心呢？现在先君已经死了六十七天了，还没有装入棺中，公子您虽然占据正殿，但内心何安？”说完，群臣都伏地痛哭。无亏也流着眼泪说：“我不孝的罪行，比天还要大。但我不是不想为父王发丧，而是公子元他们逼迫的。”国懿仲说：“太子已出奔他国，只有公子最大。您如果能主持丧事，收殓先君，君位自然属于您。公子元等虽然分别占据殿门，老臣要以大义责备他们，哪一个敢与您相争？”无亏听罢，收住眼泪，向众人拜谢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高虎便吩咐雍巫、竖刁，依然守住殿房，众公子凡是披麻带孝前来的便放入宫中，如带兵器前来，立即捉住问罪，寺貂先到桓公卧室，安排葬殓之事。

却说桓公尸首放在床上，天长日久无人照料，虽然是冬天，但血肉狼藉，尸气上蒸，便生出许多虫蚁，爬出墙外。众人起初还不知道虫子从哪里爬来，等到进了卧室，搬开窗榻，看见虫子附在尸骨之上，无不凄惨。无亏放声大哭，群臣也哭泣不止。当天取棺木装殓，因皮肉都腐烂不堪，只好用袍服裹着，草草入棺。只有晏娥儿面色如生前一般，形体毫无变化，高虎等知其是忠烈之妇，叹息不已，也命人取棺木装殓。高虎等率群臣推举无亏居主丧之位，众人依次哭拜。当天晚上，都睡在棺柩之旁。却说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在外列营，见高、国二位老臣带群臣穿丧服入宫，不知何事。后来听说桓公已入殓，群臣都推举无亏主丧，拥戴他为君，彼此说道：“有高、国二人主持，我们不能与无亏相争了。”于是纷纷散去兵众，都披麻入宫奔丧，兄弟相见，各个大哭。此事如果没有高、国说服无亏，仍不知怎样收场！胡曾先生有诗叹此事：

违背忠臣宠佞臣，致令骨肉肆纷争。

若非高国行和局，白骨堆床葬不成。

却说齐国世子昭逃到宋国，见了宋襄公，跪地大哭，诉说雍巫、竖刁作乱的事情。宋襄公召集群臣问：“当年齐桓公曾经把公子昭托付给我，立为太子，屈指一数，已经十年了。我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不敢忘记。现在雍巫、竖刁作乱，太子被逐出前来投奔，我要会同众诸侯，一同讨伐齐国的罪行，

帮助太子昭恢复齐国君位后再返回。这件事如能成功，就会扬名诸侯，便可以倡导诸侯结盟，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众爱卿认为怎么样？”班中站出一位大臣，奏道：“宋国有三条不如齐国，怎么能在诸侯中成就霸业呢？”襄公一看，此人乃是自己的兄长公子目夷，字子鱼，因当年让国君之位给自己，所以立为上卿。襄公问：“子鱼说‘三条不如齐国’，是哪三条？”目夷回答：“齐国有泰山、渤海之险要，琅琊、即墨的富饶；我宋国却国微地薄，兵少粮稀，这是第一条。齐国有高、国世代为卿，执掌朝政，又有管仲、宁戚、隰朋、鲍叔牙共同商议国事；我宋国却文武均不完备，缺少贤才，这是第二条。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有‘俞儿’为其开路，在郊外打猎时，又有‘委蛇’现出原形；而我宋国今年春季正月时，有五颗星星坠到地上，化为陨石，二月又有奇异的大风，鷓鸟飞走，这都是从上天降下来的，是求进反退的不祥之兆，这是第三条。有此三条，宋国自保还来不及，怎么有时间照顾别人呢？”襄公说：“我做事以仁义为主，不救齐桓公遗孤，就是不仁；接受桓公嘱托而又放弃，就是不义。”于是把接受太子昭欲讨伐齐国这件事通知各诸侯，约定明年春天一齐到齐国郊外会集。檄文来到卫国，卫大夫宁速说：“立太子要立嫡生之子，无嫡生之子就该立长子，这是礼之常情。无亏身为长子，而且有保卫卫国的功劳，对我国有恩，希望君王不要参与此事。”卫文公回答：“公子昭已立为世子，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戍守卫国，是私恩；拥立世子，是公义。以私废公，我不能那样做。”檄文到了鲁国，鲁僖公说：“齐侯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不托付给我，我只知道长幼的次序。如果宋国讨伐无亏，我要发兵相救。”

周襄王十年，齐公子无亏元年三月，宋襄公会同卫国、曹国、邾国的军队，为推举公子昭征伐齐国，屯兵齐国郊外。这时雍巫已升为中大夫，并为司马，掌管兵权。无亏派他带兵出城抗敌，让寺貂居中调度。高虎、国懿仲守卫城池。高虎对国懿仲说：“我立无亏，是因为先君未殡葬，并不是真正拥护他。现在世子昭已经回来，又有宋国帮助，论道理是他正确，说势力是他强大。而且巫、刁二人杀害百官，专权乱政，定是齐国心腹大患。不如趁此机会把他们除掉，迎接世子昭，拥护他为君。那样众位公子就会去掉觊觎君位的念头，齐国就像泰山一样稳定了。”懿仲说：“现在易牙在外带兵，我以商量事情为名，召竖刁前来杀掉，然后率领百官迎世子昭为君，取代无亏，想那时易牙也无能为力了？”高虎回答：“此计大妙！”于是在城楼上埋伏下壮士，假传有重大机密事情，派人请竖刁前来。正是：“做就机关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且说高虎借雍巫带兵出城的机会，把一些勇士埋伏在城楼之中，又派人请竖刁来商量事情。竖刁并没有疑心，趾高气扬而来。高虎布置好酒席，在城楼中等待。三杯酒下肚之后，高虎说：“现在宋公召集各诸侯国，带大军送太子归来，怎样才能抵挡？”竖刁回答：“易牙已经带兵出城迎敌去了。”高虎说：“齐兵寡不敌众，该如何是好？我要依靠你来救齐国逃出大难。”竖刁说：“我有什么本事？如果老大夫有什么事让我去做，我一定听从您的命令。”高虎说：“要借你的脑袋，向宋国谢罪。”竖刁大吃一惊，急忙起身。高虎回头对左右的人喝道：“还不快快动手！”两边屋中藏着的勇士一齐涌出，抓住竖刁并将他杀死。高虎又大开城门，派人四处高呼：“世子已经到了城外，愿意欢迎的请随我来！”京城百姓平时就厌恶雍、竖的为人，也因此对无亏不满，如今看见高虎出城欢迎世子，无不举臂高呼，愿意跟随，一时间，后面有数千人。与此同时，国懿仲直奔朝中，敲开宫门，求见无亏说：“国中百姓思念拥戴世子，一起出城欢迎，我不能阻挡。主公应该赶紧考虑避难的方法。”无亏问：“雍巫、竖刁在哪里？”懿仲回答：“雍巫带兵迎敌，胜负还不知晓；竖刁已被京城百姓杀死了。”无亏一听，怒气冲天，喝道：“百姓要杀竖刁，你怎么会不知道？”回头叫左右的侍从，要捉懿仲。懿仲转身逃出朝中。无亏愤恨不已，带领宫中侍卫数十人，乘着一辆小车，举剑出宫，传令青年男子都来领取甲兵器械，跟随自己出城抗击敌军。侍卫们东呼西唤，不但没有召来一兵一卒，却叫出许多仇人出来。正是：

恩德终须报，冤仇撒不开。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

这些仇人，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陈氏、晏氏、东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孙氏、闾邱氏等等。当初因为不附和無亏，被雍巫、竖刁杀害之人的家属，本来就人人心中怀着愤恨，家家记着冤仇，今天听说宋君送太子回国，雍巫带兵出战，内心中都盼着雍巫兵败。只是怕宋国大兵到来，烧杀抢掠，再受刀兵之苦，所以仅在心中不满而已。等到听说高老相国杀了竖刁，亲自去接太子，都欢喜雀跃，说：“今天老天爷才开眼！”一齐带着防身的兵器，到东门来打听太子的消息，恰好碰见无亏坐着小车前来。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人带头，其他众人一拥而上，拿着兵器，把无亏团团围住。侍卫一见，忙大声喝道：“主公在此，大家不得无礼。”众人喊道：“他不是我们的主公！”举起刀枪向侍卫们乱砍乱杀，无亏抵挡不住，忙跳下车想逃跑，也被众人杀死。一时东门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幸亏国懿仲来抚慰一番，大家才慢慢散去。国懿仲一方面把无亏的尸体抬到别宫中殓殓，一面派人飞速出城，告诉高虎城中发生的事情。

再说雍巫正在东关安营扎寨，和宋兵对峙。这天夜里军营中忽然大乱，互相传说：“无亏、竖刁都被杀掉，相国高虎已经带领百姓迎接太子昭为国君，我们不能再助纣为虐了。”雍巫听到这些话，知道军心已经动摇，心如芒刺一般，连夜带着几个心腹之人，逃往鲁国去了。天刚亮，高虎已经赶到东关，安抚好雍巫所带的军队，来到郊外，迎接世子昭入城，并向宋、卫、曹、邾四国陪礼请和。四国见此，各自退兵。高虎奉迎世子昭来到临淄城外，先停在公馆之中休息，派人通报国懿仲准备同百官一同出城接驾。却说公子

元、公子潘听说此事后，便来与公子商人商量，也要一齐出城欢迎新君。公子商人大怒说：“我们在国中为父王发丧，昭并没有尽人子的孝道；现在又借助宋兵的威势，欺凌兄长，强夺齐国，是没有道理的。听说诸侯的兵都退走了，我们不如带领家中的将士，以给无亏报仇为名，杀掉子昭。然后我们三个人之中，任凭大臣们推举一人为国君，这样也免得受宋国的控制操纵，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说：“如果这样，最好遵奉宫中的命令行动，也算师出有名。”随即入宫禀报长卫姬。长卫姬哭着说：“你们如能为无亏报仇，我就死而无恨矣！”下令召集无亏旧时的一班心腹之人，帮助三位公子，一同去抵挡世子。竖刁手下也有一群死党要为他报仇，赶来相助，分头守住京城四门。国懿仲怕四家人多势众，把府门紧闭，再也不敢出头主事了。高虎对世子昭说：“无亏、竖刁虽然死了，但余党还在，何况还有三位公子做主，关闭城门不让主公进城，如要强行入城，必然再起战争，假如失败了，就会前功尽弃，不如依然去宋国请求救兵才是上策。”世子昭说：“但凭国老做主。”于是高虎和世子昭又来到宋国。宋襄公大军刚刚入境，就见世子昭到来，大吃一惊，问其为何匆匆前来。高虎将事情一五一十诉说清楚。襄公说：“这是我班师太早的原因。世子请放心，有我在，你不用担心入不了临淄城。”立刻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因有卫、曹、邾三国共同行动，只用了二百辆战车；现在独自出兵，加到四百辆战车。——派公子荡作先锋，华御事为后援，自己带领中军，护送公子昭，重新离开宋国边境，再次踏入齐国领土。因有高虎在前军，齐国守关将士看见是高相国，立即开关请入，大军直逼临淄城下，扎下营寨。宋襄公见城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的器械。城内公子商人对公子元、公子潘说：“宋军如果攻城，必然会惊动百姓。不如我们率领四家的兵马，乘宋兵远来没站稳脚跟，全力进攻。侥幸得胜固然好，不幸失败，还可以四散避难，再作打算。这胜于死守城中，万一诸侯的军队闻讯赶来，那时怎么办呢？”二位公子同意他的意见。当天夜里，打开城门，各自引兵出城来劫宋军营寨，误打误撞，攻下了公子荡的前营。公子荡措手不及，只好放弃寨子逃走。坐守中军的大将公孙固听说前寨失利，急忙带大军前来救援。后军的华御事和齐国老大夫高虎，也率领部下接应。双方混战一场，直到天亮。四家的死党虽然不少，无奈却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么能抵抗宋国大军？一夜之中，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公子元怕世子昭回国后自己难免受祸，乘乱带着几个心腹之人逃奔卫国避难去了。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残兵败将逃入城中，被宋兵紧紧跟随，来不及关闭城门，崔夭驾着公子昭的车已长驱而入。上卿国懿仲听说四家兵被打散，世子进城，便召集百官，和高虎拥立世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把这一年定为元年。孝公接替王位以后，论功行赏，封崔夭为大夫。同时拿出大批金银绸布，厚厚犒劳宋军。宋襄公在齐国境内停留了五天，才返回宋国。这时鲁僖公带大兵来救援无亏，听说孝公已经即位，中途而返，从此鲁国和齐国有了矛盾。

再说公子潘与公子商人见孝公已经即位，互相商量，把出城拒宋兵的事情都推到公子元身上。国懿仲、高虎二位国老，虽然明知是四家同谋，但为使孝公释去前怨，与众人合好，单单只治雍巫、竖刁二人之罪，将他们的死党都杀掉，其余的人则赦免不问。这年秋天八月，把齐桓公葬在牛首山上，连着盖起三座大坟，旁边又造一座小坟安葬晏娥儿。又因为无亏、公子元的原因，把长卫姬、少卫姬两宫中的内侍和宫人一起陪葬，共有几百人。后来

到了晋朝永嘉末年，天下大乱，有人挖开桓公的墓坟，发现墓前有一个装满水银的池子，里面发出的寒气扑鼻而来，没有人敢进去。许多天后，寒气方渐渐消失。其人牵着猛犬进入墓中，得到几十斛金豆，至于珠宝玉石、绫罗绸缎、旗帜兵器，更是数不胜数。墓中骸骨满地，狼藉不堪，都是殉葬之人。由此可知孝公当时埋葬父亲所用物品的丰厚。这样又有什么好处呢！髯仙有诗一首，单写这件事情：

疑塚三堆峻似山，金蚕玉匣出人间。
从来厚蓄多遭发，薄葬须知不是慳。

却说宋襄公自从打败齐国军队，使世子昭继位为齐君之后，自己以为建立了不世的奇功，便想号召诸侯，取代齐桓公做诸侯的盟主。但又怕难以和大国对抗，就先约滕、曹、邾、鄆几个小国，在曹国的南面会盟。曹、邾两国君主先期到达，滕国婴齐刚来，宋襄公不许他参加结盟，软禁在一间屋中。鄆国国君害怕宋国的威势，也来参加大会，但迟到两日。宋襄公向群臣问道：“我刚刚倡导结盟，鄆国这样一个小国就敢怠慢，晚了两天，如果不重重处罚，怎么能树立威信！大夫公子荡回答：“从前齐桓公南征北伐，单单没能收伏东部少数民族。大王要扬威中原，一定要先征服东部少数民族，要想征服东部少数民族，一定要用鄆国国君。”襄公又问：“用他干什么？”公子荡说：“睢水中间，有神能呼风唤雨，东部少数民族都建立寺庙供奉祭祀，一年四季不断。大王如真能用鄆侯作祭品祭祀睢水之神，不但神会降福，而且东部少数民族听说这事后，都会认为君王能掌握诸侯的生杀大权，哪一个不惊恐畏惧服从您呢？然后就可以借助东部少数民族的力量征伐诸侯，这样您的霸业就成了。”上卿公子目夷劝道：“这可不行！自古至今做小事不用大祭品，是因为重视祭物的生命，何况是人？祭祀这件事，目的是为人祈求福泽。用杀人来祈求福泽，神一定不会答应。而且国家有正常的祭祀，都是由宗伯来执掌。睢水河神，只不过是妖鬼！蛮夷习俗祭祀的神，君王也去祭祀，看不出君王胜过蛮夷之处。这样谁又能服从您呢？齐桓公主持会盟四十年，维持衰败的诸侯，扶助弱小的国家，年年都有恩德惠施天下。现在君王才第一次举行会盟，就杀戮诸侯而献媚妖神，我看将使诸侯因害怕而背叛我们，而不是对我们心悦诚服。”公子荡说：“子鱼的话错了。君王争取霸业与齐桓公不同。齐桓公治理国家二十年，然后才主持会盟，君王能等待吗？以德政取人需要时间，施政威严则可迅速达到目的，快慢的次序，不能不了解清楚。不迁就蛮夷，蛮夷就会怀疑我们；不使诸侯畏惧，诸侯就会戏弄我们。内被耍弄外被怀疑，怎么能成就霸业？从前周武王斩下殷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因而得到天下。这是诸侯杀天子的事，我们杀掉一个小诸侯又有什么呢？君王一定要听从我的建议。”襄公内心之中急于号令诸侯，于是不听目夷的话，命邾文公杀掉鄆君并将他煮熟，用来祭祀睢水之神。派人去叫东部蛮夷民族的酋长都来睢水参加祭祀活动，东部蛮夷民族平时并不了解宋襄公的政策，没有一个人前来参加。滕君婴齐非常害怕，派人送给宋襄公大批礼物，请求释放，才逃脱被囚禁的生活。曹国大夫僖负羁对曹共公说：“宋公骄躁而且残暴，不能成事，不如回去。”于是曹共公告辞回归，也不准备一方地主的礼品。宋襄公十分恼怒，派人责备曹公说：“古时候国君相会，一定有谷物肉食，表示宾主之间的友好。我们君王在您的领地上已经逗留三天了。可我们三军将士却不知道此地主人是谁。希望大王能考虑一下。”僖负羁回答说：“送肉食物品给老师，是聘先生的正常礼节。现在大王因为

公事而光临我国的南部地区，我们君王忙于奔走效命，没有来得及准备别的东西。大王责怪我们没有尽到主人的责任，我们国王实在感到惭愧，只希望大王能宽恕我们！”曹共公终于走了。宋襄公怒气冲天，传命队伍出发，讨伐曹国。公子目夷又劝道：“从前齐桓公会盟的足迹，遍及于列国，送出的礼物多收到的物品少，不责备别国准备不周，不诛杀赶不来的诸侯，这都是宽于待人，体恤别人的苦衷。曹国礼数不周到，对大王并没有损伤，为什么还要派兵讨伐呢？”襄公不听从他的话，命公子荡带战车三百辆征伐曹国，围住京城。僖负羁根据情况，灵活防备，和公子荡对峙三个月，公子荡不能取胜。此时郑文公率先投靠楚国，召集鲁、齐、陈、蔡四国君主，与楚成王一同在齐国境内会盟。宋襄公大吃一惊，一来怕齐、鲁两国之中有争取霸业的，宋国难以和其相争；二来又怕公子荡战败，失掉锐气，被诸侯耻笑，便召回公子荡。曹共公也怕宋国军队再来，派人到宋国请罪。自此以后宋、曹两国合好如初。

再说宋襄公一心想成就霸业，见小国诸侯对自己纷纷不服，大国反舍近求远，和楚国结盟，心中又生气又着急，便和公子荡商量办法。公子荡说：“现在大国没有超过齐国和楚国的。齐国虽然以前是霸主，但现在几个公子互相争夺权力刚刚结束，国家的形势还没有缓和。楚国私自称王，刚与中原各国往来，诸侯都害怕它。君侯可以不惜钱财，奴颜卑膝地请求做楚国的诸侯国，楚国一定会答应。那时就可以借助楚国的势力召集众诸侯国，又可以借诸侯国的力量限制楚国，这是短时间的权宜之计。”公子目夷又进言：“楚国有诸侯国，怎么会答应我们？我们求做楚国的诸侯国，楚国怎么会接纳我们？恐怕两国之间的争端就要开始了。”襄公不理睬他的话，立刻命令公子荡带着厚重的礼物到楚国，求见楚成王。楚成王问清他的来意，答应明年春天在鹿上相会。公子荡回国报告宋襄公，襄公说：“鹿上是齐国的领地，这事不能不通知齐侯。”又派公子荡到齐国问好，并述说和楚王相会之事。齐孝公也答应了。这是宋襄公十一年，周襄王十二年的事情。

第二年春天，正月里宋襄公先到鹿上，修筑会盟的土坛等待齐国、楚国的君侯。二月上旬，齐孝公才来到。襄公自以为有收纳孝公的功劳，相会之时，常常以有恩自居。孝公感念襄公的恩德，也尽力行使地主的权力，热情款待。又过了二十多天，楚成王才到。宋、齐二国君侯会见之时，都是以爵位定次序。楚国虽然自行称王，但实际上是子爵。于是宋公为首，齐侯次之，楚子再次之。这是宋襄公定的次序。到了约定的日期，三人一同登上鹿上的盟坛，宋襄公居然以主盟者自居，先执牛耳，一点也没有谦让。楚成王心中不高兴，勉强接受歃血仪式。宋襄公向二人作揖后说：“我蒙先人的余荫，作周天子的卿士，不顾自己德薄力微，私下要恢复诸侯会盟之事。恐怕人心不齐，要借助两位君侯的威严，召集众诸侯于今年秋天八月在宋国孟地会盟。如果二位君侯答应共同倡议会盟，率领诸侯，我愿意与二位世代结为兄弟之好。不单单是我自己，殷先王的后代，都会感谢君侯的恩德。”齐孝公拱手推让楚成王，成王也推让孝公，两人互相推辞，很长时间没能定出先后。襄公说：“二位君侯如果不抛弃我，请一同签署。”于是拿出召集盟会的信笺，不送给齐侯，却先送给楚成王，让他签字。孝公见此，心中很不痛快。楚成王抬眼一看，只见其中写着召集诸侯会盟的意思，效法齐桓公在衣裳大会的先例，不带兵车。信后宋公已先签好自己的名字。楚成王心中暗自好笑，对襄公说：“君侯自己能招来众诸侯，何必要我签字？”襄公回答：“郑国、

许国长时间在您的庇护之下，而陈国、蔡国最近又接受齐国的盟约，不靠二位君侯之威灵，恐怕会有不方便之处，所以借助二位。”楚成王说：“既然如此，齐君应该先签字，然后才是我。”齐孝公说：“我对于宋国来说，也像属下一样，只有贵国才难以请来。”楚王笑着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递给齐孝公。孝公说：“既然有了楚国，齐国就不必再签字了。我颠沛流离，万死之余，幸亏保存住祖宗社稷没有灭亡，以跟随二位君侯后面歃血为荣，本来就无足轻重，还为什么要亵渎这信笺呢？”坚决不肯署名。要说齐孝公心中，是怪宋襄公先让楚王签署，看出他重视楚轻视齐，所以不签字。宋襄公却自以为对齐国有恩，认为孝公说的是肺腑之言，就收起信牒藏好。三人又在鹿上叙说数日，互相叮咛后分别。鬻熊曾有诗感叹此事：

诸侯原自属中华，何用纷纷乞楚家？

错认同根成一树，谁知各自有丫叉？

楚成王归国后，向令尹子文述说这件事。子文说：“宋君也太狂妄自大了！大王为什么还答应他呢？”楚王笑着说：“我想主持中华的政务已经很久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便利的条件。现在宋公倡导衣裳大会，我借此机会会合诸侯，不也可以吗？”大夫成得臣说：“宋公为人喜欢虚名而不求实事，轻信别人而缺少谋略，如果埋伏甲士掠劫，一定能活捉他。”楚王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子文劝道：“答应别人会盟又派人去劫夺，人们会说楚国言而无信，怎么能让诸侯心服？”得臣又说：“宋国一心想主持会盟，一定有轻视诸侯的意思；诸侯各国不了解宋国的政治，没有同它一心的。擒住他向诸侯显示楚国的威严，然后再释放他，又可以表现楚国的恩德。诸侯们为宋君的无能感到耻辱，不归顺楚国，还会归顺谁呢？如果拘于小的信约，却失去大的功业，这是不策略的。”子文回答：“子玉的计谋，不是我所能考虑到的。”楚王便命成得臣、斗勃二人为将，各自选出五百名勇士，操练演示，准备劫盟的计划。

再说宋襄公从鹿上回国后，心中高兴，面带喜色，对公子目夷说：“楚国已经答应我做诸侯了。”目夷劝谏说：“楚国，是蛮夷之邦，其心深不可测。君侯只得到楚王口上答应，没有得到他的真心，我实在担心您被他欺骗。”襄公说：“子鱼你太多心了。我以忠信对待别人，别人忍心欺骗我吗？”于是不听从目夷的劝说，传信各国，召集会盟。先派人在孟地修筑坛场，增设公馆，要求务必华丽。又在仓库场院中储备粮草，以供各国士兵战马消费。凡是贡献的祭品、犒劳的礼物，都准备的十分丰厚，没有缺少一样。到了秋天七月间，宋襄公命令乘车前往参加大会。目夷又劝阻说：“楚国强暴而又缺少信义，请带兵车前去。”襄公说：“我和诸侯们约定效仿‘衣裳大会’，如果用战车，就是自己制定条约，又毁弃条约，以后还怎么和诸侯讲信义？”目夷说，“君侯可以乘车前去保全信义，我请求带兵车一百辆在三里之外埋伏，以防备万一如何？”襄公说：“你用战车，与我用有什么区别？一定不能这样。”临走之时，襄公又怕目夷在国内派兵接应，失掉了自己的信义，便要目夷同他一起去。目夷回答：“我也放心不下君侯，正要与您同去。”于是君臣一同来到会盟的地点。楚、陈、蔡、许、曹、郑六国的国君按时到达。只有齐孝公心怀不满，鲁僖公不与楚国通好，二人没到。襄公派人迎接六国诸侯，分派公馆休息，接待的人回报襄公说：“各诸侯都乘坐便车。楚王虽然侍从的人很多，也是便车。”襄公说：“我知道楚王不会欺骗我！”

太史占卜会盟的吉日，襄公派人通知各国。数日前，预先派定坛上执事、

服务人员。这天一早，五鼓刚过，坛上坛下，都设置火炬，照耀的如同白天一样。坛的旁边，另设休息的场所，襄公先去那里等待众人。陈穆公款、蔡庄公甲午、郑文公捷、许僖公业、曹共公襄五位诸侯，陆续来到。等待许久，天快亮了，楚成王熊恽方到。襄公遵循地主的礼节，作揖谦让一番，众人分左右两边台阶登坛。右边宾客登坛，众诸侯都不敢超过楚成王，让他走在最前面。成得臣、斗勃二将紧随楚王，其他诸侯也有随行的臣子，不必细说。主人从左边台阶登坛，只有宋襄公与公子目夷二人。刚才登坛之时，要以宾主来分，既然登上盟坛，陈列供品，歃血盟誓，指天地为证，写约排名，就要推盟主第一了。宋襄公指望楚王开口先说，就双眼看着楚王。谁知楚王低头不言语，陈蔡各国诸侯，面面相觑，没有敢先开口的。襄公忍不住了，昂然走上前来：“今日之事，我欲重新恢复先前盟主齐桓公的事业；尊重王室，安定百姓，停止争战，让普天之下都享受太平之福，众位君主认为怎么样？”诸侯还没答应，楚成王挺身上前说：“宋君的话非常对！但不知道盟主的位置应该给谁？”襄公说：“有功劳就论功，没有功劳就论爵位，还有什么好说的！”楚王说：“我自己称王已经很久了。宋君虽然位列上公，但难以排在王前，我请大家原谅，站在第一位了。”说完便站在最前面。目夷见此，扯一扯襄公的袖子，想让他权且忍耐，再作别的打算。襄公一直以为盟主之位捏在他手中，如今临时变卦，心中如何不恼？窝着一肚皮的气，不免疾言厉色，对楚王说：“我靠先人的洪福，位列上公，周天子也用宾客之礼相待。您既言自行称王，便是假爵位。为什么用假王来压制真公呢？”楚王反问：“我既然是假王，谁教你请我来这里呢？”襄公又说：“您到这里来，也是在鹿上先有协定，不是我随便约您来的。”成得臣在一边大喝一声：“今天的事情，只问众位诸侯，是为楚国来？还是为宋国而来？”陈，蔡各国，平时都害怕楚国，齐声回答：“我们都遵从楚王的命令，不敢不来。”楚王呵呵大笑说：“宋君还有什么话说？”襄公见事情不妙，要和他讲理，他又不管有理无理；要抽身而走，又无一兵一卒保护，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只见成得臣、斗勃脱去礼服，里面都穿着铠甲，腰间各插一面小红旗，把红旗向坛下一摇，跟随楚王来的人，远远不止一千，个个都脱去衣服，露出铠甲，手里拿着短小易藏的兵器，像蜂子蚂蚁攒聚一样，飞奔上坛来。各国诸侯，都吓得魂不附体。成得臣先把宋襄公的两只袖子紧紧拉住，同斗勃指挥众兵士，抢掠坛上陈设的玉帛器皿等等。一班杂役执事，吓得四散奔逃，宋襄公见公子目夷紧紧跟随，便小声对他说：“我后悔没听你的话，以至如此狼狈；你快些回去守卫国家，不要担心我。”目夷料想跟着也没有好处，就乘乱逃回去了。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却说楚成王伪装便车参加大会，跟随的人都是勇士，里面穿着铠甲，身边暗藏兵器，全经过成得臣、斗勃挑选来的，个个勇猛无比。又令蔿吕臣、斗般两将统帅大军，随后跟进，准备大战一场。宋襄公全然不知，中了圈套，正是：“没心人遇有心人，要脱身时难脱身”了。楚王擒住襄公，众军兵把公馆中准备的祭祀物品和犒劳的礼品以及仓库中的粮食，都抢劫一空。宋襄公随行带来的车辆，也都归了楚国。陈、蔡、郑、许、曹五国诸侯，人人害怕，谁敢上前为宋公说话？楚成王邀请众诸侯来到公馆，当面数说宋襄公六条罪状：“你乘齐国国丧之际派兵征伐，私自实行废立之事，这是第一条罪行；滕君参加大会稍微晚一点，你就加以侮辱囚禁，是第二条罪行；用人来代替牲畜祭祀淫鬼，是第三条罪行；曹侯缺少地主的礼仪，本来是小事一件，你却自恃强大进行围攻，这是第四条罪行；以快要灭亡的国家，不能够估计自己的德行能力，不顾上天本来已经显示出告戒的征兆，还想成就伯主的大业，是第五条罪行；向我求诸侯之位，又妄自尊大，全没有谦让的礼节，是第六条罪行。上天夺去了你的灵魂，使你单车参加会盟，我现在带领战车一千辆，战将千员，要踏碎睢阳城，为齐、郟各国报仇！诸位国君请在这里稍微停留几天，等我占领宋国回来后，再和众位痛饮十天再散。”众诸侯没有不唯唯应诺的。襄公哑口无言，就像木雕泥塑的偶像一般，只多了两行泪珠。很快楚国的大军都到齐了，号称千辆战车，实际只有五百辆。楚成王犒赏三军后，拔寨而起，带着宋襄公，杀奔睢阳城。各国诸侯奉了楚王的命令，都停留在孟地，没有一个敢回国的。史官作诗一首，讥讽宋襄公的愚蠢说：

无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阳做战场。

昔日齐桓曾九合，何尝容楚近封疆？

却说公子目夷自孟地逃回都城，向司马公孙固述说襄公被劫持的事情，并说：“楚国大军早晚就要到了，要快些调兵，登城把守。”公孙固说：“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公子应该暂时代理君主，然后发号施令，赏罚分明，人心才能安定。”目夷附着公孙固耳边说：“楚国人抓住我们君侯来征伐我国，是挟持君王而有所求。必须如此，楚国人一定会放我们国君回来。”公孙固说：“这话很对！”于是向众位大臣说：“我们国君未必会回来了！我们应该拥戴公子目夷为国君，主持国家大事。”群臣都知道目夷的贤能，没有不乐意的。公子目夷先到太庙祭告，然后称君摄政。三军都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睢阳城把守得和铁桶一样牢固。刚刚安排好，楚王大军已到城下，扎好营寨。将军斗勃上前向城中喊：“你们国君已被我们活捉，要活要杀都在我们手中，赶快献城投降，以保全你们国君的生命！”公孙固在城楼上回答：“依赖祖宗社稷的神灵，宋国已推立新的国君了。要活要杀都由你，想要我们投降是办不到的。”斗勃又问：“你们国君还在，怎么能又立一个国君呢？”公孙固回答：“立国君是为了主持国家，现在国家无主，怎么能不另立新君？”斗勃说：“我们愿意送还你们国君，用什么酬谢我们？”公孙固说：“旧国君被俘虏，已使国家蒙受侮辱，即使回来也不能够为国君了。归还与否，全凭楚国作主。如果要决战，我们城中的战车没有丝毫损伤，愿与你们一决胜负。”斗勃见公孙固回答得强硬，便回去报告楚王。楚王怒气冲冲，下令攻城。城上箭矢、石块如急雨一般射下，楚兵伤亡惨重。连续攻

打三天，白白损失了许多士兵，不能取胜。楚王问：“宋国既然不用宋君，杀了他怎么样？”成得臣回答：“君王以宋杀掉郟侯为其罪名，现在杀宋公，是效尤之举。杀掉宋公就像杀一个普通人一样，不能得到宋国，却白白地与宋国结下怨仇，不如放掉他。”楚王又问：“攻打宋国不能取胜，又放回他们的国君，有什么名目呢？”得臣回答：“我已有一条计策了。如今不参加盂地之会的，只有齐、鲁二个国家。齐国已经两次与我们通好，暂时不必计较。鲁国是礼义之邦，一向帮助齐国成就霸业，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把俘获宋国的物品和人献给鲁国，请鲁君在亳都相会，鲁君见宋君被俘，一定会害怕前来。鲁君、宋君是葵邱会盟的人，而且鲁侯特别贤明，一定会为宋君求情，我们因为鲁侯的贤德而释放宋君，是一举而兼得宋、鲁两国的好感。”楚王拍掌大笑说：“子玉真有见识！”于是退兵，扎驻在亳都，派宜申为使节，带着俘获的车辆，到曲阜献礼。给鲁侯的信上写着：

宋公傲慢无礼，已被我囚禁在亳都。不敢独自享受这个功劳，特向贵国献礼报捷，希望您能够屈尊到此，共同决定对宋公的处理。

鲁僖公看信后，大吃一惊，正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明知楚国使节来献礼报捷，故意夸大其辞，是进行恐吓，但鲁国弱小，楚国强大，如果不去会见，又怕楚军来征伐，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厚厚款待宜申，先写了回信，快马报告楚王，说：“鲁侯遵从您的命令，立即就来相会。”鲁僖公随后即乘车上路，由大夫仲遂跟从前往。到了亳都，仲遂得到宜申的帮助，先私下里会见成得臣，请他在楚王面前多多关照，凡事行个方便。得臣引导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彼此叙说互相敬仰的意思。这时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也从盂地赶到这里相会，加上鲁僖公共是六位，他们聚在一处商议。郑文公首先发言，要推举楚王为盟主，众诸侯吞吞吐吐，欲言未言。鲁僖公毅然说道：“盟主必须以仁义号召天下，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现在楚王依仗兵多将广，袭击宋国，囚禁宋公，有威严而无恩德，人心怀疑不安。我们与宋国，都有结盟之友好，如果坐视不救，只知道奉承楚国，恐怕要被天下英雄所耻笑。楚国如果能够释放宋公，最终使会盟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我怎么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呢？”众位诸侯都说：“鲁侯说的太对了！”仲遂把这些话私下透露给成得臣，得臣转告给楚王。楚成王说：“诸侯们以盟主的大义责备我，我怎么能违背呢？”于是便在亳都郊外再筑起盟坛，约定在十二月癸丑这一天，向神灵发誓，歃血结盟，同时赦免宋公的罪行。

约定结盟的前一天，楚王把宋襄公放出来，与众位诸侯相见。宋襄公又羞又怒，满肚子不高兴，却又不能不向诸侯们道谢。到那天，郑文公拉着众诸侯，诚恳地邀请楚成王登坛主持会盟。成王率先割牛耳取血，宋、鲁等国君也依序歃血。宋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会盟完毕，诸侯们四散回国。宋襄公听谣言说公子目夷已经即君位，便准备逃到卫国避难。这时公子目夷派遣的使臣已经到了，向宋襄公致意说：“我所以暂时管理国政，是替君侯守卫国家。宋国本来就是您的国家，为什么不回来呢？”很快就把迎接的仪仗准备齐全，接襄公回都城，目夷退位为臣。胡曾先生曾论及襄公之所以能被释放，全靠公子目夷计策，冷静沉着，并不看重从前的君侯；如果手忙脚乱，向楚国请求放回旧君，楚国就会视为奇货可居，岂肯轻易放回？有诗一首称赞目夷说：

金注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旧君围。
为君守位仍推位，千古贤名诵目夷。

又有诗一首说六位诸侯，公然向楚王献媚，乞求宽放宋公，明明是把操纵中原的大权，双手送给楚国，楚王眼中还会有中原吗？诗说：

从来免死自狐悲，被刳何人刳是谁？

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宋襄公一心想成就霸业，反被楚国捉弄一场，遭受奇耻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自己力不从心，不能报仇雪恨。又怪郑侯极力倡议，尊奉楚王为盟主，愤怒不已，千方百计要与郑国作对。正好周襄王十四年春天三月，郑文公去楚国行朝拜之礼，宋襄公听后大怒，便起倾国之兵，亲自讨伐郑国，令上卿公子目夷辅助世子王臣守国。目夷劝道：“楚国与郑国关系正好，宋如果伐郑，楚国一定会救援。这次征伐恐怕不能取胜，不如实行德政，等待时机才是上策。”大司马公孙固也劝阻。襄公生气地说：“如果司马不愿去，我自己去好了。”公孙固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出兵伐郑国。宋襄公自己统帅中军，公孙固为副手，大夫乐仆伊、华秀老、公子荡、向訾守等都跟随前往。郑文公接到探子的报告，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向楚王求救。楚成王说：“郑侯对待我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应该赶快去救援。”成得臣进言说：“救援郑国不如讨伐宋国。”楚成王问：“为什么？”得臣回答：“宋公曾被我们俘虏，宋国人已吓破胆了。现在又不自量力，带大军征伐郑国，宋国国内一定空虚，乘虚而入，宋国必定害怕，这是不用交战就知道胜负的事情。如果宋军回救，那他们也就疲劳了，以逸待劳，怎么会不胜利呢？”楚王同意了他的意见。即刻命令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起兵伐宋。宋襄公正与郑军相持不下，听到楚军来伐的消息，昼夜兼程，返回宋境，在泓水南岸扎好营寨，等待楚军。成得臣派人来下战书。公孙固对襄公说：“楚国大军的目的是救援郑国。我们以从郑国撤兵来向楚国道歉，楚军自会退回。不能与他们交战。”襄公反问：“从前齐桓公起兵讨伐楚国，现在楚兵来征伐宋国，而我们却不和他们交战，如何继承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呢？”公孙固又说：“我听说‘一姓不再兴’。就像上天抛弃殷商已经很久了，君侯要重新恢复它，可能吗？而且我们的盔甲不如楚国的坚固，兵器不如楚国的锋利，人马不如楚国的强壮。宋国人害怕楚人就像害怕蛇蝎一样，您靠什么取胜呢？”襄公回答：“楚国虽然兵甲有余，但仁义不足，我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从前武王只有三千猛士，却战胜了殷纣王的亿万军队，靠的完全是仁义。以有道的君王来躲避无道的臣子，那样我活着还不如死掉好。”于是便在战书的末尾批定十一月初一，双方在泓阳交战。又命令制做一面大旗插在大车上，旗上写着“仁义”二个大字。公孙固暗暗叫苦不迭，私下里对乐仆伊说：“战争本来就是厮杀，如今却说仁义，我不知道我们国君的仁义在什么地方啊？上天夺回了主君的灵魂，我认为已经很危险了！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不使国家灭亡就万幸了。”到了交战那一天，公孙固在鸡还没叫时就起床，请襄公发令，严阵以待。

且说楚将成得臣在泓水岸北驻扎，斗勃请令说：“我军应五更时渡河，以防宋兵布好战阵攻击我军。”得臣笑一笑说：“宋襄公做事迂腐至极，一点不懂兵法。我军早渡河早交战，晚渡河晚交战，有什么担心的呢？”天亮以后，部队才陆续渡河。公孙固请襄公下令出击，说：“楚军在天亮才渡河，过于轻敌。我们乘他们没渡完，冲上前去厮杀，是以我们全军攻击他们一部分。如果让他们都渡过来，楚兵多而我军少，恐怕不能取胜，您看如何？”襄公指着大旗说：“你看见‘仁义’二个字了吗？我堂堂正正之师，岂有乘

敌军渡一半而出击的道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一会儿功夫，楚兵全都渡过河。成得臣戴着精美的帽子，上面扎着玉纓，身穿绣袍，外着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士兵，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对襄公说：“楚军正在布阵，尚未行成队列，现在立即击鼓进攻，楚军一定会大乱。”襄公往他脸上吐唾沫说：“呸！你贪图一次冲锋获得的小利，就不顾千秋万代的仁义之名吗？我堂堂正正之师。岂有乘敌人没列成阵就进攻的道理？”公孙固只好再次暗暗叫苦。楚兵摆好阵势，只见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兵人人都面带惧色。襄公下令击鼓，楚军中也响起鼓声。襄公自己举着长矛，带着公子荡、向訾守二将，以及护卫的官兵，催马向楚阵冲来。成得臣见宋兵来势凶猛，暗自传下号令，开了阵门，只放襄公一队车马进阵。公孙固随后赶来保护宋襄公，襄公已杀入阵中去了。只见楚军中一员上将挡住阵门，口口声声大叫：“有本事的快来决一死战！”公孙固抬眼一看，见是楚将斗勃，心中大怒，挺戟上前，直刺斗勃，斗勃举刀迎战，二人交锋，不到二十回合，宋将乐仆伊带兵赶来，斗勃一见，不免有些着忙。恰好楚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蔦吕臣，接住乐仆伊厮杀。公孙固乘斗勃着忙，看准时机，拨开他的刀头，驰入楚军。斗勃提刀追赶，宋将华秀老赶到，挡住斗勃，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右冲突很久，看见东北角上士兵如林，团团围着，拍马冲了过去。正遇上宋将向訾守血流满面，大声叫道：“司马快来救君主！”公孙固随着他杀入重围，只见护卫襄公的官兵一个个身带重伤，还与楚军死战，毫不退缩。原来襄公对待手下人极有恩德，所以众人都以死相护。楚军见公孙固英勇难敌，才稍稍退后。公孙固上前，只见公子荡身负重伤，倒在车下，“仁义”大旗已被楚军夺走。襄公身上受了许多伤，右腿中箭，射断了膝中之筋，已站不起身。公子荡见公孙固来到，张开眼睛说：“司马好好服侍主公，我今天死主这里了！”说完就断了气。公孙固感叹不已，把襄公扶到自己车上，身体挡在前面，奋勇向外冲出。向訾守殿后，众侍卫一路相护，边战边退。等到冲出楚阵，护卫的官兵已没有一个生存。宋军的战车甲兵，十丧八九。乐仆伊、华秀老见宋公脱离虎穴，也各自逃回。成得臣乘胜追击，宋军大败，车辆器械，差不多都丢得一干二净。公孙固与襄公连夜逃回都城。宋兵死的人很多，他们的父母妻子都聚在一起讥讽襄公，埋怨他不听司马之言，以致于有此大败。襄公听到这些话后，感叹道：“君子不重伤别人，不擒拿年纪大的人。我要用仁义带兵，岂能效仿这种乘别人危险而行动的事情？”举国上下，没有不讥笑他的。后代人相传，说宋襄公以仁义处事，最终失去众人，就是指这次战争。髯翁有诗一首，感叹此事：

不恤滕鄙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

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楚兵大获全胜，渡过泓水，高奏凯歌而归。刚刚走出宋国边境，探马来报告：“楚王亲自率领大军来接应，现在驻扎在柯泽。”成得臣就到柯泽晋见楚王，报告战果。楚成王说：“明天郑侯要带他的夫人到这里犒赏三军，应该陈列所俘获的物品和杀死的人向他们夸耀一番。”原来郑文公的夫人文聿是楚成王的妹妹，因为兄妹的关系，随着郑文公驾车来到柯泽，与楚王相会。楚王向他们出示俘获的众多物品，郑文公夫妇称贺一番，拿出许多金银布帛，犒赏三军将士。郑文公又诚恳请求楚王第二天来郑国赴宴。第二天一早，郑文公亲自到郊外迎接楚王入城，在太庙中大摆筵席，行九献大礼，像

对待天子一样。食品有数百种，外加奇珍异果，宴席的丰盛，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文半生了二个女儿，还都没有出嫁。文半又带她们拜见舅舅，楚王大喜。郑文公同妻子、女儿轮流敬酒，自午时吃到戌时，楚王已酩酊大醉。他对文半说：“你们的盛情我已领了，现在已喝过量！妹妹与二位外甥女送我一程怎么样？”文半回答：“好罢！”郑文公送楚王出城后，先告辞回城。文半和两个女儿与楚王并驾齐行，一直来到楚王军营中。原来楚王看中了二个外甥女的美貌，当天夜里拉入自己寝室之中，成就了枕席之欢。文半彷徨无主，在帐中一夜不能入睡，但害怕楚王的威势，不敢说一句话。——舅舅纳娶外甥女，楚王真是禽兽一般！——第二天，楚王把俘获的一半物品都赠送给文半，用车载着她的两个女儿回到楚国，收在后宫之中。郑国大夫叔詹叹息道：“楚王恐怕不会得到善终了吧？参加宴会是礼节，不辞而别是失礼，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暂且不说楚国和宋国的事情。再说晋公子重耳自从周襄王八年到了齐国，到了襄王十四年，前后在齐国共住了七年。经历齐桓公之死，诸位公子争夺君位，齐国大乱，等到孝公即位，又一反前人所作所为，依附楚国，仇视宋国，乱纷纷事情很多，以至于诸侯各国多与齐国不和。赵衰等人私自商议：“我们来到齐国，以为能借助霸主的力量恢复国家。现在新的齐君失掉先人的事业，诸侯各国纷纷叛离，齐国不能帮助我们公子复国已经很明显了。不如到别的国家，再作打算。”于是一同来见重耳，要说这件事情。谁知公子重耳溺爱齐姜，整天吃喝玩乐，不问外边的事情。众位豪杰等了十天，还没有见着公子。魏犇大怒，说道：“我们以为公子有所作为，所以不辞劳苦，甘心随从出游。现在已留在齐国七年了，苟且偷安，纵情情志，日月如流，我们等了十天还不能见上一面，怎么能成就大事呢？”狐偃说：“这里不是大家议论的地方，众位请随我来。”于是一同出了东门，来到一里外一个叫桑阴的地方。这里放眼望去，都是老桑树，重重绿荫，阳光都照不进来。赵衰等九位豪杰围成一圈，席地而坐。赵衰首先问道：“子犯有什么计谋？”狐偃说：“要公子走，在我们身上。我们先商议好了，预备好行装，等公子一出来，就说请他去郊外打猎，出了城，大家齐心协力，强迫他上路就是了。但不知这次去哪个国家最好？”赵衰说：“宋国正在图谋霸业，而且宋侯是喜好名声的人，可以去投奔宋国。如果在那里不得志，我们再去秦国和楚国，一定会有机遇的。”狐偃说：“我和宋国公孙司马有交情，且去看看怎么样？”众人商量半天才散去。只以为偏僻幽静之处，没有人知道，却不知“若要无闻，除非莫说；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当时姜氏的丫环十多个人，正在树上采桑叶喂蚕，见众人围在一起商量事情，就住手听他们所说的话，回宫后，如此这般，都告诉了姜氏。姜氏喝道：“哪有这些话，不要乱说！”便把这十几个丫环都囚禁到一间房子中，半夜时叫人把她们全部杀死灭口。又叫起公子重耳，告诉他说：“跟随您的人要带您去别的国家，有几个养蚕的丫环听到他们密谋。我怕泄漏机密，或许有人阻拦，已把她们都除掉了！公子应该早做出走的打算。”重耳说：“人生一世，能平安享乐就足够了，再不必考虑其他事情。我将在此度过残年，决不去别的国家。”姜氏又说：“自从公子出逃以后，晋国没有一年平安的岁月。夷吾昏庸无道，出兵失败，自己也遭到侮辱，国中之人不高兴，四邻的国家也不与他交好，这是上天对公子您的优待呀！公子这次出走，一定会得到晋国，千万不要迟疑！”重耳迷恋姜氏，还是不肯答应。第二天早上，赵衰、狐偃、白季、魏犇四人，站在宫门之外，叫人传话：“请公子郊外打猎！”重耳此

时还大睡未起，叫宫人回答：“公子有点不舒服，还没有梳洗，今天不能前去。”齐姜听到这些话，急忙派人单独召狐偃进宫。姜氏让左右的人离开，问四人的来意。狐偃回答：“公子从前在翟国的时候，没有一天不驾车骑马，捉狐打兔。现在在齐国，很久不出外打猎，恐怕他四肢懒惰，所以来请，没有其他的意思。”姜氏微笑着说：“这次打猎，不是去宋国就是去秦国、楚国吧？”狐偃大吃一惊，说：“打一次猎怎么会去那么远？”姜氏说：“你们要强迫公子逃走的事，我已经全都知道了，不要再隐瞒了，昨天夜里我也曾苦苦劝说公子，无奈他坚决不肯。今天晚上我要设置宴席，灌醉公子，你们用车装载他连夜出城，事情一定会成功。”狐偃连连叩头说：“夫人能割舍夫妻恩爱，以成就公子的功名事业，真是千古少有的贤德！”说罢，狐偃告辞出宫，和赵衰等人说明此事。先把车马、侍从、刀鞭、粮食等都收拾妥当，让赵衰、狐毛等先带着停在郊外，只留下狐偃、魏犢、颠颉三个人，带着两辆小车，藏在宫门两边，专门等待姜氏送信出来，就开始行动。正是：“要为天下奇男子，须历人间万里程。”

当天晚上，姜氏在宫中摆下酒席，给公子敬酒。重耳问：“这酒席为什么而摆？”姜氏回答：“我知道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地为您饯行。”重耳说：“人生短暂，岁月匆匆，既然已经满足，何必再奢求其他的东西？”姜氏又说：“放纵情欲，耽于安乐，不是大丈夫所做的事情。跟随您的人都忠心为您出谋划策，您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意见。”重耳勃然大怒，放下杯子不喝。姜氏问：“您是真的不走，还是欺骗我？”重耳回答：“我不走。谁欺骗你！”姜氏笑着说：“走，是公子您的志向；不走，是您的情义。这酒本是为您饯行的，现在是为您留下而庆贺的。愿意与您痛饮一场，尽情快乐一番好吗？”重耳十分高兴，夫妇二人对饮，还叫侍女唱歌跳舞劝酒。重耳本已不能再饮，姜氏再三敬酒，重耳不知不觉酩酊大醉，倒在桌上。姜氏用被子把他盖好，派人去叫狐偃。狐偃听说公子已经醉了，急忙带着魏犢、颠颉二人入宫，连被带桌子一同抬出宫中。先用一层层褥子铺好车子，然后把重耳放上。狐偃向姜氏告辞，姜氏不觉流下泪来。有诗一首写道：

公子贪欢乐，佳人慕远行。

要成鸿鹄志，生割凤鸾情。

狐偃几个催赶两辆小车，乘黄昏离开城中，与赵衰等会合，连夜奔驰。大约走了五六十里，听到四面传来鸣叫声，东方出现鱼肚白。重耳此时才在车上翻身，叫宫人取水解渴。这时狐偃在一边驾车，回答说：“要喝水等天亮再说。”重耳觉得身子颠簸摆动，睡不安稳，又说：“快快扶我下床！”狐偃回答：“这不是床，是马车。”重耳睁开眼问：“你是谁？”只听得说：“狐偃！”他此时方恍然大悟，知道已经被狐偃等人所算计。推开被子起来，大声骂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带我出城，想要干什么？”狐偃说：“要把晋国奉还给公子。”重耳说：“没有得到晋国，却先失掉了齐国，我不愿意去！”狐偃骗他说：“离齐国已经有一百里了，齐侯知道公子逃走，一定会派兵追赶，想回去也不可能了。”重耳怒气冲天，看见魏犢拿着长戈在一边护卫，就夺过长戈，向狐偃刺去。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话说公子重耳怪罪狐偃设计骗他离开齐国，夺过魏犢的长戈去刺狐偃。狐偃急忙跳下车躲避，重耳也跳下车，举着长戈追赶。赵衰、臼季、狐射姑、介子推等，都下车来劝说。重耳把戈扔到地上，还愤恨不已。狐偃叩头请罪说：“如果杀死我能成就公子的大事，我虽然死了也胜过活着！”重耳说：“这次出走如果能成功就不再说些什么，如果一无所成，我一定要吃舅舅的肉来解恨。”狐偃笑着说：“大事不成，我不知道死在哪里，怎么能够给您吃呢？如果大功告成，您就会列鼎而食，我的肉又腥又臊，有什么可吃的？”赵衰等一起劝说：“我们以为公子胸怀远大志向，所以抛弃骨肉之亲，远离家乡，跟随您四处奔走，也指望名垂青史。现在晋君昏庸无道，举国之人谁不愿意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己不想方设法回国，谁会去齐国迎接公子！今天的事情，实在是我们大家商量的结果，并不是子犯一人的策划，公子不要错怪他一人。”魏犢也声色俱厉地说：“大丈夫应当努力求取功名，声望远传后世。为什么恋恋不舍眼前的儿女之乐，却不想一生的大计呢？”重耳心中凛然，转怒为喜，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我只有听从诸位的意见。”狐毛拿出干粮，介子推送上水，重耳与众人饱食一顿。壶叔等割草喂马，重新整顿车马，向前进发。有诗一首为证：

凤脱鸡群翔万仞，虎离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伯，只在周游列国间。

几天以后，他们来到了曹国。却说曹共公为人喜欢玩乐，不理朝政，亲近小人，疏远君子，他的心腹之人都是阿谀奸佞之辈，却个个身居高位。朝中身着红色衣服、乘坐华丽车子的三百多人，都是里巷市井之徒，喜欢阿谀奉承。看见晋公子带领一批豪杰到来，正是志不同道不合，香臭难以共处，惟恐他们长期留在曹国，都劝阻曹共公不要接待。只有大夫僖负羁劝道：“晋国与曹国是同姓，晋公子穷途末路，经过我国，应该好好款待。”曹共公说：“曹国是列国之中的小国，子弟往来之事，哪一个国家没有？如果全都以礼相待，那么国家小花费大，怎么能支付得起？”负羁又说：“晋公子重耳以贤德闻名天下，而且重瞳骀胁，是大富大贵的征兆，不可与各国平常的子弟一视同仁。”曹共公一片玩心，说贤德他不在意，说到重瞳骀胁，便问：“重瞳我知道。就是有两个瞳子，不知道骀胁是怎么回事？”负羁回答：“骀胁就是肋骨相连如同一根，是特异之相。”曹共公说：“我不相信，姑且把他们留在公馆之中，等到他洗澡时看一看。”便叫负责公馆的人请公子入馆，用稀粥招待，既不送肉食，也不设宴席，一点也没有待客的礼节。重耳大怒，拒绝吃饭，公馆中人送上浴盆请洗澡，重耳因一路上腌臢不堪，正想洗去尘土，就脱去衣服洗澡。曹共公和所宠幸的几个人，穿着一般人的服装来到公馆，冲进浴室，走到公子跟前，看他的骀胁，说三道四，吵闹一番才离开。狐偃等听见有外人，急忙赶来察看，还听见他们离去时嘻嘻哈哈的声音。一问公馆中之人，才知道是曹国国君。公子君臣无不愤怒。

却说僖负羁劝谏曹侯不听，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吕氏迎了出来，看见他面带忧虑之色，就问：“朝中发生了什么事？”负羁就把晋公子经过曹国，曹侯不以礼相待的话说了一遍。吕氏说：“我刚才去郊外采桑叶，正巧晋公子的车辆经过。我虽然没看见晋公子，但看跟随他的人都是当世豪杰。我听

说：‘有什么样的国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子；有什么样的臣子，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君。’从跟随他的人来看，晋公子一定能回国为君，那时派兵讨伐曹国，就会玉石俱焚，后悔都来不及了。曹侯既然不听你的忠心之言，你可以私自与他交往。我已准备好几盘食品，可以把白璧藏在里面，作为求见的礼物。结交应该在没有会见之前，你要立即前往。”僖负羁听从她的意见，连夜敲开公馆的大门。重耳腹中饥饿，正怒气冲冲坐在那里，听说曹国大夫僖负羁求见并送来食物，就召他进来。负羁再三叩拜，先为曹君向公子请罪，然后述说自己的敬意。重耳十分高兴，感叹地说：“没有想到曹国还有这样的贤臣！我如有幸回到晋国，一定会努力报答你！”重耳吃饭的时候，发现了盘中的白璧，对负羁说：“大夫照顾流亡之人，使我在曹国的土地上不挨饿，我已经满足了，何必还送这么重的礼物？”负羁回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公子千万不要推辞！”重耳再三推辞不要。负羁回来后感叹：“晋公子如此穷困，却不贪图我的白璧，他的志向不可估量啊！”第二天重耳就上路而行，负羁私下送出城十里才返回。史官有一首诗写道：

错看龙虎作豺豕，盲眼曹公识见微。

堪叹乘轩三百辈，无人及得负羁妻！

重耳离开曹国来到宋国。狐偃先行，与司马公孙固相会。公孙固说：“我们国君不自量力，与楚国争强，打了败仗，伤了大腿，到现在还不能起来。但很早就听到公子的贤名，十分佩服，一定会打扫公馆，等候公子的光临。”公孙固进宫去告诉宋襄公。襄公正恨楚国，日日夜夜思求有贤德的人帮助他，好报楚国一箭之仇。听说晋公子远道而来，晋是大国，公子又有贤名，非常高兴！无奈腿伤未好，难以会面。就命令公孙固去郊外迎接，送入公馆，用国君的礼节招待，馈赠丰富的饭菜，牛、羊、猪肉各七种。第二天，重耳要走。公孙固奉襄公的命令，再三请公子多住几天，又私下问狐偃：“当初齐桓公是怎么招待公子的？”狐偃详细述说了桓公嫁齐姜、赠宝马的事情。公孙固把这些转告襄公。宋侯说：“公子早年已与宋国通婚，嫁女我不能作了，马可以如数赠给。”也赠送给二十辆车的好马，重耳感激不尽。住了许多天，宋臣奉命问候赠送礼物不断。狐偃见宋襄公的病没有好的时候，私下里和公孙固商量公子复国的事情。公孙固说：“公子如果怕风尘劳苦，我们国家虽然小，但也可以在此休养。如果有鸿鹄之志，我国新遭兵败，没有能力帮助，去别的大国，才能成功。”狐偃说：“您的话真是肺腑之言！”当天就告诉公子，整装起程。宋襄公听说公子要走，又赠送许多钱财、粮食、服装等等，众人没有不高兴的。

自从晋公子走了以后，襄公的箭伤一天比一天严重，不久就死去了。临终前，他对世子王臣说：“我不听子鱼的话，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你即位以后，应当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楚国，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世世代代不要与他们往来。晋公子重耳如果能回国，一定能得到国君的位置；他成国君后，一定能匡合诸侯成为霸主，我们的子孙都应该对晋国恭敬，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点平安。”王臣再度磕头，接受父亲的遗命。宋襄公为君十四年而亡。王臣主持发丧，即宋君位，就是宋成公。髯仙有诗一首论及襄公德行、能力都没有，不应该列在五霸之中。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事无成身死伤，但将迂语自称扬。

腐儒全不稽名实，五伯犹然列宋襄。

再说重耳离开宋国，快要到郑国了，早就有人报告了郑文公，文公对群

臣说：“重耳背叛父亲出逃，列国都不接纳，甚至多次饥渴无食。这种不肖之人，不要以礼相待。”上卿叔詹进言说：“晋公子有三助，是上天保佑的人，不能怠慢他。”郑君问：“是哪三助？”叔詹回答：“‘同姓的人结婚，他们的后代不会繁茂。’重耳是狐家女所生，狐与姬是同一家族，他们生下重耳，在国中的时候就有贤德的名声，周游各国又没有灾难，这是一助。自从重耳出逃以后，晋国一直不平静，这不是上天有意等待治国的贤人吗？这是二助。赵衰、狐偃都是当世的英杰，重耳得到他们辅佐，这是三助。有这三助，君王应该以礼相待。礼敬同姓，体恤困苦，尊重贤才，顺应天命，这四种都是好事啊！”郑伯说：“重耳都快老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叔詹回答：“君王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么就请杀了他们，不要留下仇人，以免后患无穷！”郑伯笑着说：“大夫的话偏差太大了！既让我以礼相待，又让我杀掉他们。以礼相待因为什么恩情？杀掉又因为什么仇恨？”便传令守门官关紧城门，不让他们进城。

重耳见郑国不接待自己，就驱车绕过。来到楚国，拜见楚成王。成王也用国君之礼招待，设下宴席，九次敬酒。重耳推辞，不敢当此大礼。此时赵衰在一旁站着，对公子说：“公子出逃在外已经十多年了，小国都轻视怠慢您，何况大国了？这次是天命如此，您不要推让。”重耳就坦然接受。一直到吃完饭，楚王仍然恭敬如初。重耳说话之间也很谦让。从此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友好，重耳就安心居住在楚国。一天，楚王和重耳在云梦泽打猎。楚王显示武艺，连续射着一头鹿，一只兔。众将都跪在地上称贺。碰巧有一头人熊冲着车子跑过，楚王对重耳说：“公子为什么不射？”重耳拉弓搭箭，心中暗暗祷告：“我如果能回到晋国继承君位，此箭射出，要射中熊的右掌。”嗖的一箭飞出，正中熊的右掌之上，士兵把熊献上。楚王又吃惊又佩服：“公子箭术真神！一会儿，就听围场中大声叫喊不止，楚王叫身边的人去查看，回来报告说：“山谷中赶出一只野兽，像熊又不是熊，鼻子像大象，脑袋像狮子，四脚像老虎，毛发像豺狼，鬃鬣像野猪，尾巴像野牛，身体比马还要大，花纹黑白相间，斑驳陆离，剑戟刀箭，都不能刺伤，铁器嚼起来就像泥一样软，车轴上裹的铁皮，都被它吃了，矫健无比，众人不能制服，因此才大声喧哗。”楚王问重耳：“公子生长在中原，博闻多识，一定知道这兽叫什么？”重耳回头看着赵衰，赵衰走上前来回答：“我知道，这兽名叫‘貔’，是秉天地间的金气而生成，小脑袋短腿，喜欢吃铜铁，便溺所到之处，各种金属都化为水，它的骨头中间没有骨髓，可以作成鼓槌，用它的皮作褥子，能去湿气避瘟疫。”楚王又问：“那么怎么才能制服它呢？”赵衰回答：“它的皮肉都是铜铁生成，只有鼻孔中有虚洞，可以用纯钢的物品刺入；或者用火烤，立即就会死掉，这是因为金怕火。”说完，就听魏犢大声叫道：“我不用兵器，要活捉此兽，献给大王。”跳下车飞跑过去。楚王对重耳说：“我和公子一同去观看。”就命令驾车前去。且说魏犢赶到围场西北角，一见那兽，就挥拳打了几下。谁知那兽一点不怕，大叫一声，像牛叫一样，身体直立起来，用舌头一舐，把魏犢腰间的鎏金镗带舐去一段。魏犢大怒，喝道：“畜牲不得猖狂！”耸身一跃，离地大约有五尺多高。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犢心中更加恼怒，再一次跳起，趁这一跃之势，骑在那只兽的身上，双手用尽平生力气，把它脖子紧紧抱住。那兽奋力腾跃，魏犢随着上下颠簸，只是不松手。挣扎许久，那兽力气渐渐有些衰竭，魏犢凶猛有余，两臂越抱越紧。那兽脖子被勒住，透不过气，再也不能动弹。魏犢见此，跳下

身来，再舒展那两只铜筋铁骨的臂膊，把那只兽的象鼻子用一只手握住，像牵狗和羊一样，拉到两位君主车前。——真是一员虎将啊！赵衰又命士兵取火熏兽的鼻子，火气一入，果然瘫做一堆。魏犇这才放开手，抽出腰间宝剑来砍，只见火光进出，兽毛一点也不能损坏。赵衰说：“要杀了它剥皮，也应该四面围火来烤才行。”楚王听从了他的话。那只兽皮肉如铁一般，经四周火烤，渐渐柔软，可以剥皮。楚王说：“公子手下的豪杰，文武俱全，我们国中一万个也赶不上一个！”这时楚国大将成得臣在一旁，很有些不服气，就对楚王说：“君王夸晋臣的武艺，我愿意和他比武。”楚王没有答应，说：“晋国君臣是客人，你应当尊敬他们。”当天打完猎，痛饮一场，宾主尽欢。楚王对重耳说：“公子如果能回到晋国，怎么报答我呢？”重耳说：“女子、珠玉、布帛，大王富富有余，飞禽走兽、牲畜皮革都是楚国盛产。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您？”楚王笑着问：“即使是这样，也一定会报答。我愿意听一听。”重耳说：“如果仗着大王的威灵，我能够复国，愿意与楚国发展友好关系，以使百姓安家乐业。倘若万不得已，与您在平原广泽的战场上相见，那么请允许我退避三舍以报答大王的恩德。”——古代行军三十里一停，称为一舍，三舍共九十里。重耳是说他日晋楚交战，自当退兵三舍，不敢立即应战，以报楚王今日相待之情。当日席散之后，楚将成得臣怒气冲冲地对楚王说：“君王款待晋公子特别优厚，今天重耳竟出言不逊，他日回国，一定背负楚国的恩德，请您下令杀了他。”楚王说：“晋公子有贤德，他的随从也都是治国的大才，好像有上天帮助一样。楚国怎么能违背天意呢？”得臣又说：“君王即使不杀重耳，也应该拘留赵衰、狐偃等人，不要使他如虎添翼。”楚王说：“留下也不能为我们所用，白白遭受埋怨。我正向公子施行恩德，以怨换德，不是好办法！”于是对待晋公子更加优厚。

话分两头。却说周襄王十五年，是晋惠公十四年，这年惠公身体有病，不能临朝处理国事。太子圉，作为人质，长时间留在秦国。圉的母亲是梁国人。梁君昏庸无道，不体恤民情民力，喜欢修筑楼阁，开凿池湖，老百姓怨恨不已，纷纷逃难到秦国，以躲避繁重的赋役。秦穆公乘民心不稳之机，派百里奚带兵袭击梁国，把它消灭。梁君也被乱民杀死。太子圉听说梁国被灭，叹息道：“秦国灭我外祖父家，是轻视我呀！”便产生了怨恨秦国的情绪。如今听说惠公患病，心中想到：“自己孤身在外，外无喜爱我的强援，内无心腹之人作内应，万一君父身遭不测，众位大夫要立别的公子，我一辈子就会老死在秦国，与草木有什么区别？不如逃回去照顾父亲，也可以安定国人之心。”当天夜里在枕席之间与他妻子怀嬴说明此事：“我现在如果不逃回去，晋国就不归我所有了；如果逃回去，又舍不得夫妻的恩情。你可以和我一起回晋国，这样公私就兼顾了。”怀嬴听了这话，哭泣着说：“您是一国的太子，被软禁在这里，要回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我们国君叫我服侍您，是为了拴住您的心。如果现在随您回国，背叛君王的命令，我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呀！请您随便怎么做，不要对我说。我不敢随您走，也不敢把您的话泄漏出去。”于是太子圉逃回了晋国。秦穆公听说公子圉不辞而归，大声骂道：“忘恩负义之贼！上天不会帮助你！”并对诸位大夫说：“夷吾父子二人，都有负于我，我一定要报复！”自己后悔当初不接纳重耳，便派人打听重耳的行踪，知道他已经在楚国呆了几个月，于是派公孙枝送礼给楚王，要迎重耳到秦国，帮助他复国。重耳假意对楚王说：“流亡的人已经把性命交给大王，不愿意去秦国。”楚王说：“楚国与晋国相隔太远，公子如果想

回晋国，中间要经过许多国家。秦国与晋国接壤，早晨出发，晚间就到了。而且秦君素以贤德闻名，又和晋君不和，这是上天给予公子的好机会！公子还是去吧！”重耳拜谢楚王。楚王为壮公子的行色，又赠送了许多车马、金银、布帛。重耳在路上又走了几个月，才来到秦国边界。虽然中间经过几个国家，但都是秦国和楚国的属国，况且有公孙枝同行，一路平安，自不必多说。

秦穆公听到重耳来的消息，喜形于色，到郊外迎接，请入公馆，礼节十分周到。秦夫人穆姬，也敬爱重耳，因痛恨子圉，劝说穆公把怀嬴嫁给重耳为妻，结成婚姻之好。穆公叫夫人告诉怀嬴。怀嬴说：“我已经嫁给公子圉，怎么可以再嫁？”穆姬说：“子圉不会再来了！重耳贤德，得道多助，一定能回国为君，那时你就是晋国的夫人，秦、晋两国可以世世代代结为婚姻。”怀嬴沉默了许久，说：“真的如此，我为什么吝惜自己，而不成就两国的友好？”穆公就派公孙枝把这事通知重耳。子圉和重耳是叔侄的关系，怀嬴就是嫡亲的侄妇，重耳怕有伤伦理，要推辞这门亲事。赵衰劝道：“我听说怀嬴美丽而且有才，秦君和夫人都钟爱她，不娶秦女，就无法得到秦君的喜欢。我听说：‘欲人爱己，必先爱人；欲人从己，必先从人。’得不到秦君的欢喜，却要用秦国的力量，这是不能实现的。公子不要推辞！”重耳说：“同姓结婚，还要避免，何况亲如子侄呢？”臼季说：“古代所说的同姓，是指同德，不是说同族。从前黄帝和炎帝，都是有熊国君少典的儿子，黄帝生在姬水，炎帝生在姜水，二帝异德，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姬、姜同族，世代结为婚姻。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有姓的有十四人，只有姬、己各占二个，这是同德的缘故。德同姓同，血统虽然远，也互不通婚姻。德异姓异，血统虽然近，也不回避男女之亲。尧是帝喾的儿子，是黄帝第五代孙，而舜是黄帝第八代孙，尧的女儿是舜的祖姑母，但尧把她嫁给舜，舜没有推辞。古人婚姻的道理就是这样。以德而论，子圉难道和公子相同吗？以亲而论，秦女远远比不上祖姑母。而且是收娶他所抛弃的，并不是夺他所喜爱的，又有什么妨碍呢？”重耳又和狐偃商量：“舅舅认为可以吗？”狐偃反问道：“公子要回晋国，是要侍奉他呢？还是要取代他？”重耳并不答应。狐偃又说：“晋国国君的位子，就要由子圉来坐了。如果公子要侍奉他，怀嬴就是国母；如果要取代他，那么怀嬴就是仇人的妻子，这还有什么问的呢？”重耳还有惭愧的神色。赵衰说：“要夺取他的国家，何必考虑他的妻子？成大事的人拘泥小节，后悔怎么来得及？”重耳这才拿定主意。公孙枝回去向穆公复命。重耳选择吉日，布置玉帛，在公馆中成婚。怀嬴的容貌比齐姜还美，她又精心挑选宗亲之女四名为陪嫁，容颜都很美。重耳喜出望外，早忘记了道路上的饥苦。史官曾作诗一首论及怀嬴的事情说：

一女如何有二天？况于叔侄分相悬。

只因要结秦欢好，不恤人言礼义愆。

秦穆公本就看重晋公子的品德，又加上翁婿之亲，情谊越来越深。三日一宴，五日一餐。秦世子也敬重重耳，常常赠送礼物，亲去问好。赵衰、狐偃等也和秦国大臣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互相结交，一同商量复国的事情。一来因为公子新婚，二来因为晋国国内平安，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自古说：“运到时来，铁树花开。”上天生下公子重耳，该当晋君，是有名的霸主，自然也会生出机会。

再说公子圉从秦国逃回，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过望，说：“我已

病了很久，正愁没人托付。现在你从樊笼里逃脱出来，重新恢复君储之位，我终于放心了。”这年九月，惠公病重，向吕省、郤芮二人托孤，要他们辅助公子圉：“众公子不足忧虑，只要小心提防重耳。”吕郤二人，叩头受命。当天夜里，惠公就逝去了，太子圉主持发丧，接替君位，这就是晋怀公。怀公恐怕重耳在外面发动政变，发出命令：“凡是晋国臣子跟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他的亲属要在三个月内召回来。如期而归的人，官复旧职，既往不咎。如果过期不回来的，开除官职，宣布死刑。父子兄弟坐视不召的人，一样处死，决不赦免。”老国舅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都随重耳在秦国，郤芮私下里劝狐突写信，叫二子回国。狐突再三不肯写信。郤芮对怀公说：“二狐都有将相之才，现在跟随重耳，如虎添翼。狐突不肯召回，他的心思难以估测，主公应当自己和他谈。”怀公便派人去叫狐突。狐突先和家人诀别，然后前来。见了怀公，说道：“我因病在家，不知主公叫我来有什么事？”怀公说：“毛、偃二人在外边，老国舅写信去唤他们回来了吗？”狐突回答：“没写。”怀公说：“我曾下令：‘过期不回来的人，罪行株连亲人。’老国舅难道没有听说吗？”狐突回答：“我二个儿子跟从重耳，已经不是一天了。忠臣对待君主，就是死了也不能变。我两个儿子忠于重耳，就像朝中的众大臣忠于君主您，即使他们逃回来，我还要数说他们的不忠，在家庙中处死。怎么会唤他们回来呢？”怀公大怒，下令叫二个力士用大刀交叉架在他的脖子上，对他说：“两个儿子如果回来，就饶你不死！”还让人拿来信纸放在狐突面前，郤芮拉着他的手，让他写信。狐突喊道：“不要拉我手，我自己会写，”于是写下了“子无二父，臣无二君”八个大字。怀公更加恼怒，喝道：“你不害怕吗？”狐突回答：“为子不孝，为臣不忠，才是我害怕的事情。死对于作臣子的人来说是平常事，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便伸颈受刑。怀公下令在市曹中斩首。太卜郭偃看见他的尸首，叹息道：“君主刚刚即位，恩德还没有让百姓感到，却谋杀老臣，他的灭亡恐怕不会太远了。”当天就假说有病，呆在家中不出来上朝。狐氏的家臣，急忙逃往秦国，通知狐毛、狐偃二人。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话说狐毛、狐偃兄弟二人，跟随公子重耳在秦国，听说父亲狐突被子圉害死，捶胸大哭。赵衰、臼季等人都来安慰。赵衰说：“人死不能复生，伤心有什么用？我们一同去见公子，商议复国大事。”毛、偃二人强忍眼泪，同赵衰等来见重耳。毛、偃说：“惠公已死，子圉即位，凡是晋国臣子随公子流亡在外的人，限期召回，如果不回去，罪责由亲属承担。他怪我父亲不唤我们兄弟二人，把老人家害死了。”说完，悲愤填膺，又大哭起来。重耳说：“二位舅舅不要过于悲伤，我回到晋国之时，一定替你父亲报仇。”说完立即驾车去见穆公，诉说晋国的事情。穆公说：“这是上天把晋国交给公子，机不可失！我理当帮助你。”赵衰代替重耳回答说：“君王如果关怀公子，希望早些动手！如果等子圉改变国号、祭告祖庙后，君臣的名分就定了下来，恐怕那时就难以动摇了。”穆公非常同意他的意见。重耳告辞回到公馆，刚刚坐下，只见门官前来通告：“晋国有人来了，说有机密事要见公子。”重耳唤那人进来，问他的姓名。那人叩拜后说：“我是晋国大夫栾枝的儿子栾盾。因新君子圉性情多疑，以好杀为威严，百姓怨声载道，群臣心中不服，我父亲特派我私自来这里给公子送信。子圉的心腹只有吕省、卻芮二人，卻步扬、韩简等一班老成持重之臣都被疏远不用，不必担心。我父亲已经和卻溱、舟之侨等约定，私下准备兵甲，只等公子一到，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他定好时间，明年年初，一定到黄河边上。栾盾告辞而走。重耳对天祷告，用蓍草占卜，得到《泰卦》六爻安静。重耳怀疑，叫狐偃来问其吉凶。狐偃叩头祝贺说：“这是为天地准备筵席，小往大来，最好的预兆。公子这次行动，不只能得到国家，还有主盟列国的资格。”重耳便把栾盾的话告诉了狐偃。狐偃说：“事不宜迟，公子明日便向秦穆公请求发兵。”第二天，重耳又入朝求见穆公，还没说话，穆公就说：“我知道公子急于回国，担心诸位大臣不能胜任这件事情，要亲自送你到黄河。”重耳拜谢而出。平豹听说穆公要送公子重耳，愿意为先锋效力，穆公答应了。太史选定冬天十二月的一天是黄道吉日。前三天，穆公在九龙山设宴为公子饯行，赠送十对白璧，四百匹马，连帐篷器物都应有尽有，粮草自不必说。又送给赵衰等九个人每人一对白璧、四匹马。重耳君臣都叩拜感谢。

到了那一天，穆公亲自带着谋臣百里奚、繇余，大将公子絳、公孙枝，先锋平豹等，率领四百辆战车，送公子重耳离开雍州城，向东进发，秦世子与重耳相处得特别好，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渭阳，才洒泪而别。有诗一首说：

猛将精兵似虎狼，共扶公子立边疆。
怀公空自诛狐突，只手安能掩太阳？

周襄王十六年，晋怀公圉元年春天正月，秦穆公和晋公子重耳来到黄河岸边。渡河的船只，都已准备好了。穆公又设筵席饯行，嘱咐重耳说：“公子回到晋国，不要忘了我夫妻二人。”于是分兵一半，命令公子絳、平豹护送公子渡河，自己大军驻扎在河西。正是：“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却说壶叔掌管公子行李粮食的事情，自从逃亡以来，在曹国、卫国之间，担饥受饿，不止一次。正是没有衣服时爱惜衣服，没有食物时爱惜食物，今天渡河的时候，收拾行装，把平时用的坏竹器、破席子、旧帐篷，一件件都

搬上船，吃不完的酒、肉 等等，也爱如宝贝，搬上船摆好。重耳看见后，哈哈大笑说：“我今天回晋国为国君，是一方的国主，要这些破旧的东西有什么用？”叫他扔上岸去，一点不留。狐偃见此，私下叹息：“公子还没有得到富贵，先忘了贫困的时候，他日喜新厌旧，把我们这些与他一同患难的人，都看成破旧物品一样，我们岂不白白辛苦十九年！乘着今天还没渡河，不如告辞，他日还有想念的时候。”便举着秦穆公送的一对白璧，跪在重耳面前说：“公子现在渡河，那边就是晋国的国界，内有众位接应的大臣，外有秦国的战将，不怕晋国不回到公子的手中。我空空一身，跟随无用，愿意留在秦国，作公子的外臣。仅有的一对白璧献给公子，表示我的一点心意。”重耳大吃一惊，问道：“我才要和舅舅一同享受富贵，为什么说这种话呢？”狐偃回答：“我对公子有三桩罪行，不敢随从回国。”重耳问：“哪三桩？”狐偃回答：“我听说：‘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我是不肖之臣，使公子在五鹿受困，是第一桩；受曹、卫二国国君的轻慢，是第二桩；乘公子醉的时候把您带出齐城，以致触怒公子，是第三桩。以前因为公子还在旅途之中，我不敢告辞。今天已回到晋国，我奔走这么些年，担惊受怕，心力都已耗尽了，就好像破竹篮、坏席子、旧帐篷不能再用。留下我没有用，离开我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我因此向您告辞。”重耳听过此话，流着眼泪说：“舅舅责备的很对，是我的过错。”立即叫壶叔把已扔的东西一一取回来；又对着黄河发誓：“我回国后，如果忘了舅舅的功劳，不与你们同心协力治理国家，就会断子绝孙！”说完拿起白璧投入河水中说：“河伯可以作证！”这时介子推在另一条船上，听说重耳与狐偃立下盟誓，笑着说：“公子回国，乃是上天的意思，子犯要把功劳窃为己有吗？如此贪图富贵之辈，我羞于和他同朝！”自此有了隐居的想法。

重耳渡过黄河，继续东行，来到了令狐。令狐的长官邓偃派兵登城守卫，被秦兵包围。丕豹奋勇当先登上城楼，大破该城，抓住邓偃斩首。桑泉、臼衰等城，闻讯而降。晋怀公接到报告后惊慌不已，纠集全部兵士战车，命吕省为大将，郤芮为副将，屯兵庐柳，抵抗秦兵，但又害怕秦兵勇猛，不敢交战。公子絜以秦穆公的名义写信，派人送到吕、郤军中。大略说：

我对晋国的恩德，可以说是无比。但晋君父子忘恩负义，把秦国视为仇敌，我已忍受其父亲，不能再忍受其儿子。公子重耳，以贤德著称，有许多贤士辅佐，天和人都帮助他，晋国内外之人都希望他执政。我亲自率领大军，驻扎在黄河岸边，命令公子絜护送重耳回国，主持晋国。众大夫如果能够识别贤愚好坏，倒戈相迎，就会转祸为福，成败在此一举！

吕、郤二人看完信后，半晌说不出话。要交战，实在害怕打不过秦军，又像龙门山发生的事情一样；要投降出迎，又怕重耳记着前仇，用他来偿里克、丕郑的性命。踌躇再三，商量出一个办法，便给公子絜写了一封回信，大致说：

我们知道已经得罪公子，不敢放下武器；但拥戴公子为君，也本是我们的愿望！倘若能够与随从公子的众位一同对天发誓，互不加害，不追究众大夫的过错，我们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

公子絜读完回信，已看透他们心中的怀疑。就独自乘车来到庐柳，与吕、郤二人相见。吕、郤高兴地出来迎接，向他诉说衷肠：“我们不是不想投降，只怕公子不能相容，要定下盟约为证明。”公子絜说：“你们如能退军到西

北方，我会把你二位的诚意告诉公子，那样就可以立盟了。”吕、郤二人答应下来，等公子縶告辞后，就下令退兵，驻扎在郇城。重耳派狐偃同公子縶到郇城，和吕、郤二人相会。当天杀牛歃血盟誓，约定共同扶重耳为晋君，绝无二心。盟誓一完，吕、郤就派人随狐偃到臼衰，迎接重耳到郇城军中，发号施令。晋怀公等不到吕省、郤芮的消息，便派侍卫勃鞞到军中督战。勃鞞行至中途，听到消息说吕、郤二人退军郇城，与狐偃、公子縶讲和，背叛了怀公，迎立重耳，慌忙回去报告。怀公一听，大吃一惊，急忙召集郤步扬、韩简、栾枝、士会等一班朝中大臣商议。这一班朝臣，内心都是向着公子重耳的，平日见怀公专门任用吕省、郤芮二人，心中都很不满。现在吕、郤二人都背叛了，事到临头，召我们又有何用？一个个都推辞，有的说有病，有的说有事，谁也不肯上前。怀公叹了一口气说：“我当初不该私自逃回，失去了秦侯的欢心，因此才到这种地步！”勃鞞进言说：“众位大臣私下约定一同迎新君，主公您不能再留在晋国了。如今让我为您驾车，暂时到高粱避难，再作别的打算。”

不说怀公逃往高粱。再说公子重耳被迎入晋军，吕省、郤芮上前叩首谢罪，重耳用好话安慰一番。赵衰、臼季等跟随公子逃亡的诸位也都上来相见，彼此吐露心声，共保公子，不生二心。吕、郤二人极其高兴，护卫重耳入曲沃城中，在武公之庙朝拜。绛都城中，以栾枝、郤溱为首，带着士会、舟之侨、羊舌职、荀林父、先蔑箕、郑先都等三十多人，一同来到曲沃迎接公子。郤步扬、梁繇靡、韩简、家仆徒等另外一班人，则在绛都郊外迎接。重耳入绛城即君位，就是晋文公。他四十三岁逃往翟国，五十五岁到齐国，六十一岁到秦国，等到回国为君时，年纪已六十二岁了。

文公即位后，派人到高粱刺杀怀公。子圉自去年九月任晋君，到今年二月被杀，总共做了不满六个月国君。可悲啊！侍卫勃鞞将他埋葬后，偷偷逃回晋国。

再说文公设宴款待秦将公子縶等，并犒赏秦国军队。平豹跪在地上，哭着请文公重新安葬他的父亲平郑。文公答应了，还要留他在晋国做官，平豹推辞说：“我已经投身秦国，不敢侍奉两位君主。”便随着公子縶到河西，向秦穆公复命。穆公下令班师回国。史臣有诗赞美秦穆公说：

辚辚车骑过河东，龙虎乘时气象雄。

假使雍州无义旅，纵然多助怎成功？

却说吕省、郤芮二人被秦军势力逼迫，不得已投降，迎重耳为君，但心中的怀疑忧虑，终究难以全部消除，而且与赵衰、臼季等人相比，未免心中惭愧。又见文公即位许多天，不曾封赏一个有功之臣，也不曾杀一个有罪之人，举动难以预测，心中的疑虑就更深了。二人聚在一处商量，要带家丁造反，焚烧宫中，杀了重耳，再立别的公子为君。二人估摸：“朝廷中没有可与合谋的人。只有侍卫勃鞞，是公子重耳的大仇人，现在重耳即位，勃鞞一定担心被杀掉。这个人胆量、力气都超出常人，可以邀请他来一同举事。”便派人去叫他，勃鞞立即就来了。吕、二人把郤焚烧宫中的计划告诉他，勃鞞高兴地接受命令。三个人歃血立誓，定下盟约，约定二月最后一天会齐，半夜一起行动。吕、郤二个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暗中聚集人手，不必多说。

却说勃鞞虽然当面答应下来，心中却不以为然，暗暗思量：“当初我奉献公的命令去伐蒲城；又奉惠公的指示，去刺杀重耳，这已是桀犬吠尧，但

当时各为其主，也无可厚非。现在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刚刚安定，我又做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要说重耳有上天的帮助，未必能成功；即使杀了重耳，跟随他逃亡的许多豪杰，怎么会轻饶了我？不如暗自去新君那里自首，把这件事作为投靠重耳的阶梯。这个主意太好了！”转念一想：“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不便直接进宫面见文公。”便在深夜去见狐偃。狐偃大吃一惊，问他说：“你多次得罪新君！不想方设法逃得远远的躲避大祸，半夜跑到这干什么？”勃鞞回答：“我来到这里，是要求见新君，请国舅爷引见！”狐偃说：“你见主公，是自寻死路！”勃鞞又说：“我有机密事情来报告，要救一国百姓的性命，一定要当主公的面才能说。”狐偃见此。就带他来到宫门口，自己先敲门进去，见了文公，转述勃鞞的话。文公说：“他有什么事能救一国人的性命？这一定是要见我的托辞，好当着舅舅的面求饶。”狐偃说：“‘刍荛之言，圣人择焉。’主公刚刚即位，正应该抛弃从前的不满，广泛采纳忠告，不要拒绝他。”文公仍然愤愤不已。派身边的侍卫传自己的话：“你砍断我袖子的那件衣服还在，我一见到它就寒心。你到翟地去刺杀我，惠公限你三天起身，你第二天就上路了，幸亏上天保佑，我才免遭你的毒手。现在我回到国中，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可快些逃得远远的，慢一点我就把你送上刑场！”勃鞞听后，哈哈大笑说：“主公在外流亡十九年，世道人情还没有看透吗？先君献公，与您是父子；惠公则是您的弟弟呀。父亲仇恨他的儿子，弟弟仇视他的哥哥，何况勃鞞了？我是个小小的臣子，那时只知道有献公、惠公，怎会知道有您呢？从前管仲为了公子纠而射中桓公的带钩，桓公仍然重用他，因此称霸天下。如果依照主公的见识，就会记住射钩的仇恨，失掉盟主的大业了。不见我，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害，但只怕我走了之后，主公的大祸就不远了。”狐偃劝谏说：“勃鞞一定是听见什么消息才来的，主公一定要见他。”文公召勃鞞进宫，勃鞞并不谢文公不杀之罪，只是拜称：“贺喜！”文公说：“我即位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今天才祝贺，不也太晚了吗？”勃鞞回答：“主公虽然即位，并不值得称贺。您得到勃鞞，使君位稳固，这才值得庆贺！”文公感到他的话奇怪，就叫左右的人离开，请勃鞞仔细说明。勃鞞就把吕省、郤芮的阴谋，如何如何，详细述说一遍：“现在他们的党羽已布满城中，二人又去封地招兵。主公不如乘此机会和狐偃便装出城，去秦国请兵，才能平定这场变乱。请允许我留在这里，作为诛杀二贼的内应。”狐偃说：“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请让我陪您一同走。国中的事情，子余一定会料理。”文公叮嘱勃鞞：“凡事多多留心，必有重赏！”勃鞞叩首后告辞出宫。

文公和狐偃商量许多，叫狐偃在后宫门预备一辆小车，只用几个人跟随。文公又叫来心腹内侍，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泄漏。当天晚上，依旧和往常一样入睡。到了五更天时，假称受了凉肚子痛，叫小内侍举灯笼去厕所，偷偷出了后门，与狐偃一同坐车而走。第二天早晨，宫中都传说主公有病，大家到卧室请安，一律不见。宫中人没有知道文公外出的。天亮以后，文武百官都在朝门等候，不见文公临朝，大家一同来到宫中询问。只见红色的大宫门紧紧闭着，上面挂着一面免朝牌。守门的人说：“主公昨夜受了风寒，不能下床。要等到三月初一才能临朝接见众位。”赵衰说：“主公刚刚即位，众多事情还没有着手进行，忽然得病，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众人都信以为真，叹息着离开。吕省、郤芮二人听说文公得病不出，直到三月初一才能临朝，暗暗欢喜，说道：“上天教我们除掉重耳啊！”

且说晋文公和狐偃偷偷离开晋国，直接来到秦国境内，派人给秦穆公送了一封密信，约定在王城相会。穆公听说晋侯暗自来到秦国，知道一定是晋国发生了事情。便诈称要出外打猎，立即来到王城与晋侯相会。相见时，晋侯说明来意，穆公笑着说：“天命已定，吕省、郤芮等人又能怎么样呢？我想子余等众大臣一定能制伏贼人，请您不要担心！”说完，又派大将公孙枝带兵驻扎黄河口，打听绛都的消息，见机行事。晋侯文公暂时住在王城。

再说勃鞮恐怕吕省、郤芮二人怀疑，在几天前就住进郤芮的家中，假意与二人商量办法。到了二月最后一天，勃鞮对郤芮说：“主公约定明天早晨上朝，想必病已经快好了。如果宫中起火，一定向外跑。吕大夫守住前门，郤大夫守住后门，我领着众家丁占据朝门，挡住救火的人。这样，重耳就是插上翅膀也逃不掉了！”郤芮认为他说得对，就告诉了吕省。当天夜里，家丁们都带着兵器和火种，分头散开，四面埋伏。大约在三更的时候，在宫门口点起火来。那火势非常凶猛！宫人在睡梦中惊醒，都以为是宫中失火，大惊小怪，乱了起来。火光中只见士兵们东冲西撞，口中大声叫道：“不要让重耳逃走了！”宫人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被士兵砍得四肢伤残，哀哭之声，惨不忍闻。吕省执剑直冲入文公寝室，来找重耳，却没有一点踪影。正撞着郤芮仗剑从后门进来，问道：“完事了吗？”吕省无以回答，只是摇摇头。二人又返回去，冒着大火搜寻一遍，忽然听到外面喊声四起，勃鞮急忙跑来报告：“狐、赵、栾、魏等家都带家丁前来救火。如果到了天亮，恐怕人们都聚集起来，我们难以脱身。不如趁现在混乱时出城，等到天亮，打听晋侯生死的准确消息，我们再决定怎么办。”吕、郤二人没有杀死重耳，早就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只得号召自己的党徒，冲出朝门。史官有诗说：

毒火无情杀械成，谁知车驾在王城！

晋侯若记留袂恨，安得潜行会舅甥？

且说狐毛、赵衰、栾枝、魏犇等众位大夫，见宫中失火，急忙聚集兵众，准备挠钩火桶等前来救火，原本就没有准备厮杀搏斗。直到天亮以后，把火扑灭，才知道吕省、郤芮二人造反。因找不见晋侯，都吃惊不小。有文公先前吩咐的心腹内侍从火中逃出，告诉众人说：“主公在数日前五更时，穿着便服出宫去了，不知去向。”赵衰说：“这件事问一下狐国舅就清楚了。”狐毛说：“我弟弟子犯也在数日前进宫，当天夜里没有回家。君臣二人同行，我想他们一定事先知道二贼子阴谋造反。我们只须紧守都城，修理宫室，等待主公回来就行了。”魏犇说：“贼臣造反，火烧宫中，谋杀主公，现在还没有逃远，请让我带一支部队追上去，将他们斩首。”赵衰说：“军队，是国家重要的武装，主公不在，谁敢私自调动。二贼虽然逃走，但不久就会被抓住。”

再说吕省、郤芮等把部队驻扎在郊外，打听到晋君没有死，众大夫闭紧城门坚守；二人怕他们派兵来追，要投奔别国，但没定下来去哪。勃鞮劝道：“晋国国君的废立，从来都是出于秦国的意思。何况二位和秦君是旧识，现在可以诈称晋国宫中失火，重耳被烧死，去投奔秦穆公，迎公子雍为君，重耳即使不死，也难回来了。”吕省说：“秦君从前在王城与我们有盟约，现在应该去投奔，但不知是否肯接纳我们？”勃鞮说：“我先去和他说明，如果答应，就一同前去；如果不答应，再想别的办法。”勃鞮来到黄河口，听说公孙枝带兵在黄河西岸驻扎，就渡河求见，二人推心置腹，道出真情。公孙枝说：“既然贼子想投秦国，应当把他们引来杀掉，以正国法，也不辜负

见机行事的委托。”便写信让勃鞞带回，去招吕、郤二人。信中大略说：

“新君归国即位，有割地给秦国的约定。我们国君派我驻兵河西，分清疆界，恐怕新君仍像惠公那样做事。现在听说新君遭到火灾，二位大夫有意迎公子雍为君，这也是我们秦君喜欢听的消息。请大夫快点来一同商量！”

吕省、郤芮二人接到书信，高兴地赶来了。到河西秦军中，公孙枝出来迎接。双方客气一番，公孙枝设宴款待，吕、郤二人一点也没怀疑。谁知公孙枝先派人去告诉秦穆公，请他先到王城等候。吕、郤二人住了三天，想去见秦君。公孙枝说：“我们国君现在在王城，可以一起前去。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等大夫回来后再一同渡河怎么样？”吕、郤二人听从了他的话，来到王城，勃鞞同公孙枝先驱车入城，见了秦穆公。穆公派平豹去迎吕、郤二人，又让晋文公躲在帷幕之后。吕、郤二人赶到，拜见过后，说起迎立公子雍的事。穆公说：“公子雍已经在这里了！”吕、郤二人齐声说：“请让我们见一见。”穆公喊道：“新君可以出来了！”只见帷幕后不慌不忙，走出一位贵人。吕、郤抬头一看，是文公重耳，吓得二人魂不附体，口称：“该死！”不停地叩头。穆公请文公同坐。文公大声骂道：“叛贼！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二人的，以至于造反？如果不是勃鞞自首，我偷出宫门，现在已经化为灰烬了！”吕、郤此时才知道被勃鞞出卖，叫道：“勃鞞与我们歃血为盟，是同谋，愿意和他一同受死。”文公笑着说：“勃鞞如果不和你们一同歃血立誓，怎么能知道你们的阴谋？”命令武士拿下二人，由勃鞞监斩。一会儿功夫，二颗人头已献在台阶下。可怜吕、郤二人，辅佐惠公、怀公，也算一时豪杰，索性在驻扎庐柳的时候，与重耳做个死对头，也不失为从一而终的忠臣！既然已投降重耳，又再背叛，今天被公孙枝设计诱来，死在王城，身名俱败，难道不也太可悲了吗！文公就派勃鞞带着二人的脑袋，去河西招抚他们带的士兵；一方面派人飞马向国中报捷。众大夫听到消息，都高兴地说：“果然不出子余所料！”赵衰等人忙准备车驾，去河东迎接晋侯。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话说晋文公在王城杀了吕省、郤芮，再次向秦穆公叩拜感谢，并以亲自迎接夫人的礼节，请带怀嬴回国。穆公说：“我女儿已失身子围，恐怕使君侯的宗庙受到污辱，能为后宫嫔妃就可以了。”文公说：“秦晋两国世代相好，非此不足以主持宗祀。岳父不要推辞！而且重耳离开晋国，国中之人没有知道的，现在以大婚为名，不是很好吗？”穆公听后非常高兴，便邀请文公到雍都，送了许多礼物，把车马装饰一新，让怀嬴等五人同重耳回晋国。又亲自送女儿来到黄河岸边，带精兵三千保护，称之为“纪纲之仆”。——现在的人称管家叫纪纲，就是从这开始的。文公同怀嬴等渡河，赵衰等众位大臣，早在河口准备好车驾，迎接夫妇二人。百官扈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热闹非凡！从前宫中半夜出逃，就像入土的乌龟，缩头缩尾；现在河上荣归故国，如同出巢的凤凰，双宿双飞。正是所说的“此一时，彼一时”啊！文公回到绛都，国人没有不举额庆祝的。百官朝贺，自不必多说。便立怀嬴为夫人。

当初晋献公嫁其女伯姬的时候，让郭偃算卦，卦辞上说：“世作甥舅，三定我君。”伯姬是秦穆公的夫人，穆公女儿怀嬴，又是晋文公的夫人，难道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回国，现在文公避难逃出，又多亏穆公诱杀吕省、郤芮两人，使文公重整河山，难道不是“三定我君”？秦穆公还曾梦见宝夫人引他游览天宫，拜见天帝，远远听见殿上叫他的名字说：“任好听旨，你平晋乱！”像这样叫了两次。穆公先平定里克的叛乱，又平定吕、郤的暴乱，一筮一梦，没有不应验的。有诗一首说：

万物荣枯皆有定，浮生碌碌空奔忙。
笑彼愚人不安命，强觅冬雷和夏霜。

文公对吕省、郤芮二人恨恨不已，想把他们的党羽全部杀掉。赵衰进言说：“惠公、怀公都是以严厉、苛刻失掉人心，君侯应该代之以宽容。”文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下令大赦。吕省、郤芮的党徒非常多，虽然看了赦令，仍然内心不安，谣言日起，文公特别忧虑。忽然有一天早晨，小吏头须在宫门口叩头求见。文公当时正在洗头，听到后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偷走我的钱财物品，使我一无所有，不得不在曹、卫二国讨饭。今天还要见我干什么？”守门人遵照文公的命令不放头须入宫。头须问道：“主公一定在洗头吧？”守门的人惊疑地说：“你怎么知道？”头须说：“洗头一定要低着头弯着身体，他的心也一定要反过来；心反就会说话颠倒，所以我求见不被允许。况且主公能容勃鞞，得以避免吕、郤二人之难，难道现在单单容不下头须吗？我这次来，有安定晋国的策略。如果主公一定要拒绝见我，我从此就逃得远远的。”守门人赶紧把他的话告诉文公，文公说：“是我的过错！”立即整理好衣冠，召头须进来相见。头须先叩头请罪，然后说：“主公知道吕省、郤芮的同党有多少人吗？”文公皱着眉头说：“多极了！”头须说：“这些人自知罪恶深重；虽然接到赦令仍心存疑虑，主公应该想办法尽快使他们安定。”文公问：“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安定？”头须说：“我偷走了主公的财物，使您遭受饥饿。我的罪行，晋国人都知道。如果主公出行的时候让我给您驾车，使全国的人耳闻目睹，他们会知道主公不念旧恶，这样那些人的怀疑就烟消云散了。”文公说：“好。”就以巡城为名，让头须为自己

驾车。吕、郤的同党见到后，都私下说：“头须偷走新君的财物，现在还用他驾车，何况其他的人了？”自此以后，谣言都平息了。文公仍然让头须掌管仓库、资财。正因为他有这样容纳人的肚量，所以才能安定晋国。

文公先前作公子时，已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的徐赢早死了。又娶偃姑，生下一子一女，儿子名叫驩，女儿叫伯姬。偃姑也死在蒲城。文公逃亡时，儿子女儿都小，扔在蒲城，也是头须收留，寄养在当地一个姓遂的人家中，每年都给米、布等供养。一天，头须借机向文公说了这件事。文公大吃一惊，说：“我以为他们早就死在刀枪之下了，现在还在吗？为什么不早说？”头须回答：“我听说‘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您周游列国，所到之国没有不送女子的，已经生了许多儿子。公子驩虽然还活着，但不知主公的意思如何？所以不敢马上向您说。”文公说：“你如果不说，我几乎背上不慈爱的名声！”立即命令头须去蒲城，重重赏赐遂氏一家，接回自己的儿女，叫怀嬴作他们的母亲。并立驩为太子，把伯姬赐给赵衰作妻子，称为赵姬。

翟君听到晋文公即位的消息，派使者来祝贺，并把季隗送到晋国。文公问季隗的年龄，她回答说：“分别八年，现在已经三十二了。”文公开玩笑说：“幸亏还不到二十五年。”齐孝公也派使者送姜氏到晋国，晋文公向姜氏感谢她当年玉成的美德。姜氏说：“我并不是不贪求夫妇的乐趣，之所以极力让您远行，正是为了有今天。”文公把齐、翟二位从前的贤德，都对怀嬴说了。怀嬴也称赞不已，一定要把夫人的位子让给她们两人。于是重新排定后宫夫人的名次，立齐女为夫人，翟女第二，怀嬴第三。赵姬听到季隗被送回的消息，也劝她的丈夫赵衰迎回叔隗母子。赵衰推辞说：“我承蒙主公把你赐给我，不敢再怀念翟女了！”赵姬说：“这是世俗之人缺德的言语，不是我愿意听的话。我虽然家世高贵，但叔隗与您成婚在前，而且还生了孩子，您怎么能喜新厌旧呢？”赵衰虽然口中答应，但内心还有疑虑。赵姬便进宫对文公说：“我的丈夫不去接叔隗，想让我背上不贤的名声，请父亲为我作主！”文公见此，派人到翟国，把叔隗母子接了回来。赵姬把夫人的位置让给翟女，赵衰没有答应。赵姬说：“她年龄大，我年龄小，她先和您结婚我后和您结婚，长幼先后的次序是不能混淆的。而且我听说她生的儿子赵盾，不但年纪已大，还很有才能，自然应该立为嫡长子。我做偏房，理所当然。如果您一定不答应，那么我只有回到父王的宫中去了。”赵衰没有办法，只好把她的话向文公述说一番。文公说：“我的女儿有这种谦让的美德，就是周朝太妊也不能相比！”就宣召叔隗母子二人入朝，立叔隗为赵衰的夫人，赵盾为嫡长子。叔隗也极力推辞，文公告诉她这是赵姬的意见，叔隗只好接受，谢恩后出朝。赵盾当时年方十七岁，生得气宇轩昂，行为举止很有风度，精通诗书，善于骑射，赵衰非常喜欢他。后来赵姬生了三个儿子，叫赵同、赵括、赵婴，但才能都比不上赵盾。这是后话。史官曾经叙说赵姬的贤德，写赞文歌颂她：

阴性好闭，不嫉则妒，惑夫逞骄，篡嫡敢怒。褒进申绌，服懽曰怖，理显势穷，误人自误。贵而自贱，高而自卑，同括下盾，隗压于姬。谦谦令德，君子所师，文公之女，成季之妻。

再说晋文公要举行复国以后的大赏，便会集群臣，分为三等：把跟随逃亡的人列为第一等，送情报通消息的人列为第二等，投城迎接的人是第三等。三等之中，又根据功劳的大小分上下二等。第一等跟随逃亡的人中，赵衰、狐偃功劳最大；其他像狐毛、胥臣、魏犇、狐射姑、先轾、颠颉等，依次论

功行赏。第二等人中，栾枝、郤溱功劳最大，其他是士会、舟之侨、孙伯纠、祁满等等。第三等人中，郤步扬、韩简功劳最大，其余的有梁繇靡、家仆徒、郤乞、先蔑、屠击等人。没有封地的人都赐给土地，有封地的人增加土地。另拿出五双白璧赏赐给狐偃说：“先前曾经把璧投入河中，现在用这些来报答。”又怀念狐突受冤而死，在晋阳马鞍山为他立了一座庙，后人因此把这座山叫狐突山。又在国门上贴着布告：“如果有谁的功劳被忘记了，可以自己来补报。”小吏壶叔说：“我自从蒲城就跟随主公，四处奔走，脚后跟都裂了。您住下的时候我服侍您吃饭睡觉，出外的时候为您驾车备马，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您的左右。现在您赏赐跟随逃亡的人，却没有我，难道您认为我有什么过失和错误吗？”文公回答：“你上前来，我向你说明白。用仁义教导我，使我心智通达的人，该受到最高的奖赏；用计谋辅助我，使我免于遭受诸侯侮辱的人，应该受到第二等奖赏；冒着刀枪箭戟的危险，用身体保卫我的安全的人，应该受到再次一等的奖赏。所以上赏要赏德，其次要赏才，再其次才要赏功。至于说那些往来奔忙的匹夫之功，又在其次。三赏之后，就要赏你了。”壶叔又是惭愧又是心服，退了下去。文公又拿出大批的金银布匹，赏给那些奴仆、隶从等人，得到赏赐的人没有不高兴和感动的。只有魏犇、颠颉二个人，自以为英勇，见赵衰、狐偃等都是文臣，只会耍嘴皮子玩弄辞句，赏赐却在自己之上，心中不高兴，口中有些怨言。文公想到他们的功劳，也不和他们计较。

还有介子推，原也在跟随逃亡的人之中。他为人耿直无比，因为渡黄河的时候看见狐偃以功自居，心中产生看不起他的意思，耻于和他为伍，自从随群臣朝贺一次以后，就假托有病，居在家中，甘于清贫，亲自织麻鞋养活老母亲。晋文公大会群臣，论功行赏，因为没有看见子推，偶然忘记了他，竟放在一旁，没有赏赐。他的邻居有个叫解张的人，见介子推没有得到赏赐，心中替他抱不平；又看见城门上的布告说：“如有有功劳没赏的，可以自己补报。”就特地敲开介子推家的门，告诉这个消息。介子推只是一笑了之。他的老母亲在厨房中听到了，对他说：“你效劳文公十九年，而且曾经割股救君，功劳不小。现在为什么自己不说？那样也有希望得到几斗粮米，可以早晚食用，难道不远胜于织麻鞋吗？”介子推回答：“献公共有九个儿子，只有主公最有贤德。惠公、怀公不实行德政，上天对他们不满，把晋国夺回来归还主公。众位大臣们不知道天意，争功要赏，我正为这些人感到羞耻。我宁愿一辈子织麻鞋，也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老母亲又说：“你虽然不要俸禄，也应该入朝，见一见晋侯，那样就不会埋没你割股的功劳。”子推回答说：“我既然没有什么向君侯索求的，还见他干什么呢？”老母亲感叹地说：“你既然能做廉洁之士，难道我不能做廉洁之士的母亲吗？我母子二人应该隐居深山之中，再也不要沉溺在混浊的市井中。”子推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向喜欢绵山，那里山高谷深，我们现在就去。”便背着母亲上了绵山，在深谷之中盖起茅舍，过着以草为衣，采果为食的生活，要这样了一生。邻居们都不知道他母子二人的去向，只有解张知道，他就写了一封信在半夜里偷偷挂在朝门上边。第二天文公上朝，侍臣见到这封信，献给文公。文公打开一读，只见上面写着：

有龙矫矫，悲失其所；数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皆有宁宇；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看完之后，大吃一惊：“这是介子推的怨恨之词啊！从前我路过卫

国时没有食物，子推割股献食。现在我大赏群臣，却单单忘了子推，我的过错怎么能推卸呢？”立即派人去召介子推，可是已经不在。文公把他的邻居们都叫来，追问介子推的去向，并说：“有能说出子推去向的，也与子推一同做官。”解张说：“这封信也不是介子推写的，是我写的。他耻于向您求得赏赐，背着他母亲去绵山上的深谷中隐居去了。我恐怕他的功劳被埋没，所以写封信替他伸述。”文公说：“如果不是你写这封信，我几乎就忘了子推的功劳了！”便封解张为下大夫，当天起驾，让解张做前导，自己亲自去绵山，寻找子推。只见峰峦叠嶂，草树丛生，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中百鸟齐鸣，山回谷应，根本找不到介子推的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的人叫来几个农夫，文公亲自询问。农夫说：“几天以前，曾经看见一个人背着一个老婆婆，在山脚下休息，打水喝后，又翻山而走。现在不知去哪里了。”文公下令把车停在山下，派人四处查访，几天以后仍没有一点消息。文公的脸上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对解张说：“子推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听说他十分孝顺，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魏犇进言说：“跟随王公逃亡的时候，众人都有功劳，难道只有子推一人吗？现在他藏起来，使君主的车驾不得在此停留，虚费时光。等他避火跑出来，我要好好羞辱他一番！”士兵们在山前山后一起放起火来，风猛火大，周围漫延数里，烧了三天才停止。介子推最终也不肯出来，母子二人相抱死于枯柳树下。士兵们只找到了他的骨骸。文公看见后，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下令把他母子二人葬在绵山之下，并且立起一座祠堂祭祀他。绵山周围的田地，都作为祭祀的用田，叫当地农夫掌管每年祭祀的事情。文公还说：“从此后把绵山改名叫介山，用来记住我的过失！”后人在绵山立县，叫作介休县，就是说介子推曾在此休息。烧山那一天，是三月五日清明节。晋国人想念介子推，因为他死于火，所以不忍心点火，要吃一个月的冷食。后来渐渐减少到三天。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几个地方，每年冬至以后一百零五天，都提前做好干粮，就着冷水吃，称为“禁火”，也叫“禁烟”。并且把清明前一天作为寒食节，过节这天，家家都把柳枝插在门上，以招介子推之魂，在野地中祭祀，烧纸钱，也都是因为介子推。胡曾作诗一首说：

羈紲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割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只今禁火悲寒食，胜却年年挂纸钱。

却说文公赏完群臣以后，治理国政，举贤任能，省刑罚、薄税收、通商旅、礼宾朋，救济孤寡、贫苦之人，一时晋国大治。周襄王派太宰周公孔和内使叔兴往晋国，赐文公为侯伯。文公以礼优待二位王臣。叔兴回去后对襄王说：“晋侯一定能称霸诸侯，不可不好好对待。”襄王自此以后疏远齐国，亲近晋国。

这时郑文公唯楚国之命是从，与中原各国不相往来，并借楚国的势力欺负弱小的国家，怪罪滑国臣服卫国却不从郑国，便起兵攻打。滑伯害怕郑国兵多将广，请求投降。郑国军队一退，滑国仍旧奉侍卫国，不肯屈服郑国。郑文公十分愤怒，命令公子士泄为上将，堵俞弥为副将，再次起大军伐滑。卫文公此时正与周王室和睦相处，就向周王数说郑国的不是。周襄王派大夫游孙伯服到郑国，为滑国求情。人还没到，郑文公已经听说了，气愤地说：“郑国和卫国一样，周王为什么厚待卫公而亏待我们郑国？”下令把游孙伯

囚禁在边境上，等到破了滑国，凯旋之时方可以释放。孙伯被扣押，左右的人逃回，向周襄王诉说。周襄王大骂：“郑捷欺我太甚，我一定要报复！”又向群臣问道：“谁能替我去向郑国问罪？”大夫颓叔、桃子二人进言道：“郑国自从先王兵败以后，更加肆无忌惮。现在又借助荆蛮的势力，扣押虐待王室之臣。如果兴兵问罪，难保必定胜利。依我们的意见，一定要向翟国借兵，才可以扬威报仇。”大夫富辰听到后，连声说：“不行，不行！古人说：‘疏不间亲。’郑公虽然无道，乃是子友的后代，和天子是兄弟。郑武公标举东迁的功劳，郑厉公平定子颓的叛乱，这些恩德都不应该忘记。翟国是戎狄之族，豺狼本性，不是我们同姓。用异姓而攻击同姓，为小的怨恨而丢失大的德行，我看只有害处，没有好处。”颓叔、桃子说：“从前武王讨伐商殷，九夷都来参战，何必一定是同姓？征讨东山之举，实际是因为管叔和蔡叔。郑文公的横行叛逆，就像管叔、蔡叔一样。翟国对待周王，从来就没有失礼。用顺来伐逆，不是也可以吗？”襄王说：“二位的话说得有理。”便派颓叔、桃子二人到翟国，说明讨伐郑国的事情。翟君高兴地接受了命令，假装出猎为名，突然冲入郑国，攻破了栎城，派兵驻守。并派使臣同二位大夫一同往周王室报捷。周襄王说：“翟君为我立功，我现在刚丧王后，与翟国联姻怎么样？”颓叔、桃子说：“我听翟国人的歌说：‘前叔隗，后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辉。’是说翟国有二个美女叫叔隗，都是绝色。前叔隗是咎如国的女儿，已经嫁给晋侯。后叔隗是翟君所生，现在还没出嫁，君王可以求婚。”襄王十分高兴，又派颓叔、桃子二人去翟国求婚。翟国送叔隗到周室，襄王想立她为王后。富辰又劝道：“君王如果认为翟君有功，就奖赏他。现在以天子之尊，与蛮夷之女匹配。翟国依仗功劳，再加上与天子姻亲，一定会产生窥伺王室之心。”襄王不听，便让叔隗主持后宫之事。

说起叔隗，虽然有美丽的容貌，却一向就无闺中之德。在本国时专好骑马射箭，翟君每次打猎，一定要跟随前往，天天与将士们驰逐原野之上，不受一丝一毫拘束。现在嫁给周王，住在深宫之中，就像笼中鸟、槛内兽一样，一点也不自在。一天，对襄王说：“我自幼学习打猎，我父亲并不禁止我。现在住在宫中，郁郁不欢，四肢懈倦，不久就会萎缩麻痹。君王为什么不举行一场大的狩猎活动，叫我看一看？”襄王正宠爱她，言无不从。就让太史占卜吉日，调集大批车马，在北邙山下狩猎。有司在山腰立起帘幕，襄王与隗后坐在后面观看。襄王要使王后高兴，下令说：“到中午为限，射着三十头禽兽的人，赏给辘车三辆；射得二十头禽兽的人，赏给撞车二辆；获得十头猎物的人，赏给轘车一辆；不到十头猎物的人，没有赏赐。”一时间，王子王孙和大小将士，射狐逐兔，各显其能，以图得到奖赏。过了很久，太史说道：“太阳已到正中了。”襄王传令撤回，众将献上所获的猎物，有的十个，有的二十个，只有一位贵人，献上的超过了三十个。那人生得仪表非凡，相貌俊伟，一表人才，是襄王的异母弟弟，名字叫带，国人都叫他太叔，被封为甘公。因为早年曾夺取嫡子之位未遂，又召西戎兵马伐周，事情败露后逃到齐国，后来惠王后再三在襄王面前替他辩解，请求宽恕，大夫富辰也劝襄王兄弟和好。襄王不得已，才把他召回来恢复爵位。今日打猎，甘公带抖擞精神，得了个冠军。襄王十分高兴，如数赏给三辆辘车。其余的将士如数赏赐，一个不缺。隗后坐在周襄王的身傍，见甘公带才貌不凡，射艺出众，不停地夸赞。问了襄王，知道又是金枝玉叶，心中十分喜爱。便对襄王说：“天色还早，我想自己打一围，活动一下筋骨，请君王同意！”襄王本意是

使隗后高兴，怎么能不答应，立即命令将士们重新整顿围场。隗后脱下绣袍。——原来袍内预先穿好了窄袖短衫，罩上轻细的黄金锁子甲，腰上扎着五彩纯丝绣带。头上用六尺玄色轻绢包扎，笼住青丝，以防尘土。腰中挂着箭袋，手执红色弓。妆束得十分整齐，有诗为证：

花般绰约玉般肌，幻出戎装态更奇。

仕女班中夸武艺，将军队里擅娇姿。

隗后这番打扮，别有一种风采，喜得襄王面露微笑。左右侍从驾着专车等待。隗后说：“车跑得没有马快。我带来的诸多婢女，凡是从翟国来的，都惯于骑马。请在王前试演一番。”襄王下令多选好马，备好鞍勒。婢女陪骑的人，大约有七八个。隗后刚要上马，襄王说：“慢来。”回过头问同姓的众位将领中：“谁善于骑术？保护王后下场打猎。”甘公带说：“我愿意效劳。”这个差事，正合隗后的心意。众侍女簇拥隗后，骑马先行。甘公带随后跨上宝驹赶上，不离左右。隗后要在太叔面前施展技艺，太叔也要在隗后面前展现本领。二人未试弓箭，先试跑马。隗后把马连打几鞭，那马腾空一般飞驰而去。太叔也跃马向前，转过山腰，刚好两匹马齐头并进。隗后勒住丝缰，夸奖甘公说：“早就听说王子的大才，今天才见着！”太叔在马上欠身说：“我才学骑马，不及王后万分之一！”隗后说：“太叔明天早上可以到太后宫中请安，我有话对你说。”话还未说完，侍女们骑马已到，隗后以目传情，甘公轻轻点头，二人勒马返回。恰好这时山坡下边赶出一群麋鹿，太叔左边射麋，右边射鹿，都射中了。隗后也射中一头鹿。众人大声喝采。隗后打马跑回山腰，襄王走出帘幕迎接：“王后辛苦！”隗后把所射中的鹿献给襄王。太叔也把一麋一鹿献上。襄王十分高兴。众将官和军士，又驰骋一番，方才撤围。御厨把野味烹调好，襄王遍赐群臣，尽欢而散。

第二天，甘公带入朝，先向周王谢赏，然后便到惠后宫中请安。这时隗后已先来到这里了。隗预先贿赂随行的宫中内侍，便与太叔眉来眼去，双方会意，托辞起身，私自在旁边的屋中苟合。男欢女爱，两情眷恋，临别时仍然依依不舍。隗后嘱咐太叔说：“常入宫相会！”太叔回答：“恐怕王兄怀疑。”隗后说：“我自能周旋，你不必担心！”惠后的宫人，都知道此事，只因为太叔是太后的爱子，而且事关重大，没人敢多嘴。惠后内心中也已察觉，反吩咐宫人：“闲话少说。”隗后的宫人、内侍，都受到赏赐，早已成为一伙，做了隗后的耳目。太叔通宵达旦，偷偷住在宫中，只瞒着襄王一个人。史官有诗叹息说：

太叔无兄何有嫂？襄王爱弟不防妻。

一朝射猎成私约，始悔中宫女是夷！

又有诗讥讽襄王不应该叫太叔回来，自取其祸：

明知篡逆性难悛，便不行诛也绝亲。

引虎入门谁不噬？襄王真是梦中人！

凡是做好事的心，一天比一天小；做坏事的胆，一天比一天大，甘公带与隗后私通，路走得熟了，事做得惯了，渐渐不避人耳目，不考虑利害，自然就败露出来了。隗后正是少年，欲望强烈，襄王虽然宠爱，但年过五旬，到底年力不相当，隗后常常在别的寝室休息。太叔用些钱物，使些势力，那些把守宫门的人，无非是些内侍之流，都想道：“太叔是太后的爱子，周王一旦逝世，就该太叔为王了，得到他些赏赐，管他干什么？”从此以后，太叔不分早晚，出入自如。

却说宫女中有个叫小东的，很有几分颜色，精通音律。一晚太叔欢宴之时，叫小东吹玉箫，太叔自己唱歌和之。不觉开怀畅饮，醉后失态，便按住小东求欢。小东害怕隗后，扔掉外衣就跑，太叔大怒，拔剑追赶，要杀死她。小东竟然跑到襄王寝室，敲门哭诉详情，说太叔如此这般，“如今仍在宫中。”襄王怒火万丈，拿起床头宝剑，赶至中宫，要杀太叔。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话说周襄王听了宫女小东的话后，心头怒火万丈，拿起床头宝剑赶往中宫，去杀太叔。才走了几步，忽然想到：“太叔是太后所爱之人，我如果杀了他，外面的人不知道他的罪行，一定认为我不孝顺。而且太叔武艺高强，万一他毫不客气，持剑与我相对，反而不好。我不如忍耐一时，等日后查访到隗后的确切罪证，把她贬掉，料想那时太叔也没有脸再留在这里，一定会逃到别的国家，这样难道不更保险吗？”他叹了一口气，把手中宝剑摔到了地上，又回到卧室中，派随身的侍从去打听太叔的消息。一会侍从回来报告说：“太叔知道小东来向君王报告，已经逃出宫去了。”襄王说：“他出入宫门，为什么不报告我？唉！这也是我粗心的过错！”第二天一早，襄王下令把宫中的侍女抓来审问，开始时这些人还抵赖，襄王叫出小东当面作证，她们知道隐瞒不住，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从实说了出来。襄王把隗后打入冷宫，把门都钉死了，只在墙上留一个洞传送食物。太叔带自知罪行深重，逃到翟国去了。惠太后也因受惊吓，一病不起。

再说颓叔、桃子二人听说隗后被贬入冷宫，大惊失色：“当初请翟国派兵讨伐郑国，是我们二人的主意；向隗氏求婚，又是我们二人。现在突然被贬斥，翟国国君一定会怪罪。太叔现在逃往翟国，定有一番花言巧语，哄骗翟君。如果翟君兴师问罪，我们如何辩解？”想到这里，二人立即驾着快车飞速出城，赶上太叔，一起商量：“如果见到翟君，应该如此这般说才行。”走了几天，来到翟国，太叔先驻扎在郊外。颓叔、桃子入城见了翟君，告诉他说：“当初我们本是为太叔求婚，周王听说叔隗貌美，自己娶了她，立为正宫。只因隗后去太后那里问安，与太叔相遇，偶然谈到以前的事情，多说一会儿，被宫女诬陷诽谤。周王轻信谣言，不念贵国讨伐郑国的功劳，便把隗后打入冷宫，把太叔赶出境外。如此忘亲背德、无恩无义，请君派一旅之师，杀入王城，挟立太叔为王，救出王后，仍然立为国母，这实在是贵国仁义的举动。”翟君相信了他们的话，问：“太叔在哪里？”二人回答：“现在在郊外等候命令。”翟君立即把太叔迎到城中，太叔要以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拜见，翟君十分高兴。立即派大将赤丁为元帅，带领五千名士兵，同颓叔、桃子一起，奉送太叔伐周。

周襄王听说翟国大军压境，派大夫谭伯为使节，前往翟军之中，说明太叔的罪行。谁料赤丁竟把他杀了，长驱直入，大军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十分愤怒，于是任命卿士原伯贯为大将，毛卫为副将，率领三百辆战车，出城迎敌。伯贯知道翟国兵勇猛，把战车前后相连接成阵营，固若金汤，赤丁多次冲击，都不能攻入，每天挑战，周兵也不出来应战。赤丁十分气恼，定下一条计策，在翠云山搭起一座高台，上面插上天子的旗帜，叫士兵假扮太叔，在台上饮酒歌舞，却命颓叔、桃子各带一千名骑兵，埋伏在山两旁，只等周兵一到，台上炮响为信号，一齐杀过来。又命自己的儿子赤风子带五百名骑兵，逼近周军大营，一起辱骂激怒周兵，如果他们开营出战，便佯输诈败，引他们到翠云山，就大功告成。赤丁自己和太叔带大队人马在后面准备接应。各路兵马，安排完毕。

却说赤风子带五百名骑兵到周营挑战，原伯贯站在堡垒上一望，见翟军人少，便想出营交战。毛卫劝道：“翟人诡计多端，应该小心。等到敌军斗

志衰退之后，才可以出击。”快到中午时，只见翟军都下了战马，坐在地上，口中大声骂道：“周王无道昏君，任用这般无能之将，战又不战，降又不降，到底要干什么？”还有的士兵躺在地上叫骂。原伯贯再也忍耐不住了，喝令手下打开营门。营门开后，冲出一百多辆战车，上面站着一员大将，头上戴着金色的盔甲，身上穿着绣有兽图的战袍，手中拿着大杆刀，正是原伯贯。赤风子慌忙叫喊：“孩儿们快快上马！”自己举起铁棚，拍马上前交战，你来我往，相交不过十个回合，拨马向西跑去。翟军士兵有许多人来不及上马，周军已到跟前，刀枪战马乱成一团。赤风子跑了一段，回马又与原伯贯交战几个回合，边战边退，渐渐引到翠云山附近。赤风子扔掉马匹、兵器，带着几个贴身士兵，逃向后山。原伯贯抬头一看，只见山上飘扬带着飞龙的红旗，绣伞之下，太叔端坐饮酒，一边侍从击鼓吹笙。原伯贯叫道：“此贼之命，理该死在我手中！”便选择平坦的地方，驱车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暴雨般砸下来，不能前进。原伯贯正没办法，忽听山坳中炮声连珠般响起，左边有颡叔，右边有桃子，两路铁骑如风驰电掣般围来。原伯贯心知中计，急命掉转车头后退，谁知来的路已被翟军砍下的乱木阻塞，横七竖八，战车不能行走。原伯贯喝令步兵搬开树木开路，军士们都已心慌胆颤，不战而溃。原伯贯无计可施，脱下战袍，想藏在士兵中逃命。有个小头目叫：“将军到这边来。”颡叔听到叫声，怀疑是原伯贯，指挥翟国骑兵追赶，擒住二十多人，原伯贯果然在里边。等到赤丁大军来到时，翟军已大获全胜，周军的车马、武器等，都被翟军俘获。周军中逃回的士兵回到营中，报告毛卫。毛卫下令坚守，并派人飞马报告周王，请求派兵将支援。颡叔把原伯贯押送到太叔面前献功，太叔叫把他关在营中。颡叔又说：“原伯贯被擒，毛卫一定吓破了胆。如果半夜去劫营，用火攻的方法，毛卫也可以捉住。”太叔同意他的意见，便告诉了赤丁。赤丁答应依计而行，暗中传下号令。当天夜里，三更鼓后，赤丁自己带领一千多名步兵，手执利斧，劈开索链，冲入周军大营，用芦苇在车上放起火来。火势立即蔓延，营中火球乱滚，士兵乱作一团。颡叔、桃子分别带领精锐骑兵，乘势杀入，锐不可当。毛卫连忙坐着一辆小车，向营后逃去，正遇着太叔带领着一队步兵前来，太叔大喝一声：“毛卫哪里跑？”毛卫心慌，匆忙之中，被太叔一枪刺倒。翟军大获全胜，将王城团团围住。

周襄王听说二将被擒，对富辰说：“以前没有听从你的话，所以才有今天这场灾难。”富辰说：“翟军气焰嚣张，君王可以暂时出巡，诸侯中一定会有人出来接纳君王。”周公孔说：“我军虽败，但如组织起百官的家丁，还可以背城一战，为什么轻易丢掉国家，受诸侯的支配呢？”召公过说：“与翟军交战，是危险的计策，依鄙人之见，这场灾难都是叔隗引起的，君王可以先把她杀掉，然后坚守王城，等待诸侯救援，这是万全之策。”襄王叹道：“都是我糊涂，所以自取其祸！现在太后病危，我要暂时避位，用来宽慰她。如果人心还没有忘记我，就听任诸侯们协商办理吧！”又对周、召二公说：“太叔这次来，是为了隗后。如果娶她为妻，一定会害怕周人的讥讽，不敢长期居住在王城。你们二个为我召集军士守卫城池，等待我回来。”周、召二人一齐叩首，接受命令。襄王问富辰：“与周接壤的国家，只有郑国、卫国和陈国，我要去哪一个国家？”富辰回答：“陈国和卫国比较弱小，不如去郑国。”襄王说：“我曾经用翟国征伐郑国，他们不会怨恨吗？”富辰回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劝君王去郑国。郑公的先人对周王朝有功，他的后代一定不会忘记。君王派翟人伐郑国，郑公心中一定不平，本来就日夜盼

着翟国背叛周王朝，好表明自己是听命王室的。现在君王去郑国，他们必定会喜出望外，小心奉迎，又怎么会怨恨呢？”襄王听后，便定下主意。富辰又请求说：“君王要从翟军的包围中出去，他们拦劫怎么办？我愿意带领家属与翟军决一死战，君王乘机出城。”说完，便把子孙、亲属、朋友都召集起来，大约有几百人，用忠义鼓励大家，打开城门，冲向翟营，牵制翟兵。襄王同简师父、左鄢父等十多人，乘机出城，向郑国逃去。富辰与赤丁大战，杀伤许多翟兵，自己也身负重伤，遇见颓叔、桃子，二人抚慰他说：“您的忠心，天下人都知道了，何必今天如此死战？”富辰回答：“从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因此才会有今天。如果我不死战，君王一定会认为我心怀怨恨。”又竭力苦战许久，力尽而死。子孙、亲属、朋友与他一同死的有三百多人。史官有诗赞颂他说：

用夷凌夏岂良谋？纳女宣淫祸自求。

骤谏不从仍死战，富辰忠义播《春秋》。

富辰死了以后，翟人才知道襄王已经出城。这时城门又已闭上，太叔下令放开原伯贯，让他在城门外呼喊。周、召二公站在城楼上，对太叔说：“本想开门迎接，但怕翟兵入城掠抢，所以不敢开城门。”太叔向赤丁求情，希望屯兵城外，然后拿出府库中的宝藏犒劳翟军，赤丁答应下来。太叔进入王城，先到冷宫中放出隗后，然后才去拜见惠太后。太后看见太叔，喜不自胜，大笑一声，气绝而亡。太叔也不发表，先和隗后在宫中欢聚。想杀小东出气，谁知她因害怕已经先投井自杀了。可悲可叹！

第二天，太叔假传太后的遗命，自立为王，以叔隗为王后，上朝接受群臣朝贺，又拿府库中的宝藏犒赏翟军，然后才为太后发表。国人给他作了一首歌：

莫丧母，旦娶妇，妇得嫂，臣娶后。为不惭，言可丑！谁其逐之？

我与尔左右！

太叔听见国人唱歌，自知百姓不服，害怕发生变故，便和叔隗移居到温这个地方，建造许多宫室，日夜狂欢取乐。王城内的国家大事，全都委托周、召二公料理，名义上虽然是周王，实际上从没有和臣子、百姓们接触。原伯贯也逃到原城去了。这些先不多说。

再说周襄王逃出王城，虽然把希望寄托在郑国而前往，心中却不知郑公是否欢迎。来到了汜地，这里又叫竹川，竹子很多，却没有公馆。襄王向当地百姓询问，知道这里已经是郑国的疆土，就命令停车，到一个姓封的农民家草堂中借宿。封氏问：“先生官居何职？”襄王说：“我是周天子。因为国中有难，逃到此处。”封氏大惊失色，连忙叩头谢罪说：“我们家二郎昨夜梦见红日照在草堂，今天果然有贵客降临。”忙让二郎杀鸡做饭。襄王问：“二郎是什么人？”回答说：“是我后母所生的弟弟。和我一同居住，一起种田为生，侍奉后母。”襄王感叹说：“你们农家兄弟，如此和睦；我贵为天子，却遭到母弟的迫害，我和你比差多了！”说完，伤心地流下眼泪。大夫左鄢父劝道：“周公是大圣人，还有骨肉之亲的变故。君王不必伤心，要尽快把灾难通知各诸侯，料想他们不会坐视不救。”襄王亲笔写信，派人分别通知齐国、宋国、陈国、郑国、卫国，信中大略说：

我不善无德，得罪了母亲宠爱的儿子我的弟弟带，逃到郑国的汜地，特此告知。

简师父又进言说：“现在诸侯各国中有当霸主志向的，只有秦国和晋国。秦

国有蹇叔、百里奚、公孙枝数位贤臣执政，晋国有赵衰、狐偃、胥臣众位执政，他们一定会劝自己的君侯来勤王，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指望。”襄王就命简师父去晋国，左鄢父去秦国。且说郑文公听说襄王住在汜地，笑着说：“天子今天才知道翟国不如郑国啊！”当天就派工匠到汜地去建造宫舍，自己也亲自去那里省视器具和起居的地方，一切供应，都不敢草率。襄王见了郑文公，面有愧色。鲁国、宋国等等，也都派使臣前来问安，都贡献了礼品。只有卫文公无动于衷。鲁国大夫臧孙辰字文仲，听到后叹息道：“卫侯快死了！诸侯有周天子，就像树木有根，河水有源一样。树木无根，一定会枯干，河水无源一定会枯竭，卫侯怎么会不死呢？”这是周襄王十八年冬天十月发生的事情。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卫文公死了。世子郑继位，这就是卫成公。果然应验了臧文仲的话。这是以后的事情，不必细说。

再说简师父奉周王之命来到晋国。晋文公向狐偃问该怎么办，狐偃回答：“从前齐桓公之所以能匡合诸侯，就是因为尊奉周王。何况晋国几次改换君主，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不知道有君臣的礼仪。主公何不接纳周王而征讨太叔的罪行，使百姓知道国无二君的道理？继承文侯辅佐周王的功勋，光大武公分封晋国的业绩，都在此一举。如果晋国不接纳周王，秦国一定会接纳，那时霸业就单独让给秦国了。”文公让太史郭偃占卜。郭偃说：“大吉大利！这是黄帝在阪泉作战的前兆。”文公说：“我怎么敢当这样的重任！”郭偃回答：“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没有改变。现在的王，就是古时候的帝，战胜叔带是必然的事情。”文公说：“再为我算一卦。”得到的是《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睽》卦。郭偃解释说：“《大有》九三说：‘公用享于天子。’战胜太叔周王享有天下，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乾》是天，《离》是太阳。天上阳光明媚，是光明的象征。《乾》变化成《兑》，《兑》就是《泽》，《泽》在下面，承受《离》日的光辉这是天子的恩泽降临晋国，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文公十分高兴，检阅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命赵衰率领左军，魏犇为副将；郤溱率领右军，颠颉为副将。文公自己带着狐偃、栾枝等人，左右接应。临出发时，接到河东守臣的报告：“秦伯亲自统帅大军勤王，已在河上，很快就要渡河了。”狐偃献计说：“秦伯志在勤王，所以驻兵河上，是因为东面的道路不通的原因。像草中的戎国，丽土的狄国，都是车马必经之路，秦国一向不与他们往来，恐怕道路不顺，所以犹疑不进。君主可以送给戎、狄二国一些礼物，向他们说明借道勤王的意思，他们一定会答应。再派人去感谢秦君，说晋国军队已经出发了，那样秦兵一定会退回。”文公听信他的话。一面派狐偃的儿子狐射姑，带着金银布帛等礼物去戎、狄二国行贿，一面派胥臣去河上辞谢秦君。胥臣拜见秦穆公，转达晋侯的话：“天子有难，流落在外，您所担心的，也正是我们主公所担心的。我们君侯已集结军队，准备迎接天子，代替您前去，不麻烦您的大军长途跋涉了。”秦穆公说：“我担心您的国君刚刚即位，军队还没有训练好，所以赶到这里，解救天子的危难。既然晋君大义勤王，我理该静听佳音。”蹇叔、百里奚都说：“晋侯想要独占大义救王的功劳，使诸侯敬服，怕主公分享他的功业，所以派人来劝阻我们。不如我们乘势而行，一同迎接天子，难道不是更好吗？”穆公说：“我不是不知道勤王是好事，但恐怕戎、狄两国从中作梗，东行的道路不通。晋侯刚刚执政，没有大功怎能安定国家，不如让他去做这件好事。”便派公子絳随左鄢父到汜地，向周襄王问安，自己带着大军班师回国。

却说胥臣把秦国退兵的话报告给晋文公，晋军便进军阳樊，守将苍葛亲自到郊外慰劳晋军。文公派右军将军郤溱等人包围温地，左军将军赵衰带人去汜地迎接襄王。周襄王在四月丁巳日又回到王城，周、召二公迎入朝中。温地之人听说周王复位，众人聚集起来，一起攻打颓叔、桃子二人，并把他们杀死，大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太叔见此，忙带着隗后上车，想冲出城门，逃往翟国。谁知守门士兵紧关大门，不让他走。太叔挥剑砍倒数人。正在这时魏犇赶到，大声喝道：“叛逆之贼，往哪里逃？”太叔乞求说：“你放我出城，以后一定厚厚报答你。”魏犇回答：“如果天子肯放你，我就做个顺水人情。”太叔大怒，挺剑刺来，魏犇一跃跳上他的车，一刀砍死。士兵们把隗氏捉来，魏犇说：“这样的淫妇，还留着她干什么！”命令众人乱箭射死。可怜如花美女，只与太叔欢乐半年，今天死在万箭之下。胡曾先生有一首咏史诗写道：

逐兄盗嫂据南阳，半载欢娱并罹殃。

淫逆倘然无速报，世间不复有纲常。

魏犇带着两具尸体去见郤溱，郤溱问：“为何不抓住送给天子，公开斩首，以正刑法？”魏犇回答：“天子避杀弟的声名，既借晋国之手除掉他们，不如早些杀死痛快！”郤溱不住地叹息，命令手下把他们埋在神农涧的旁边。一方面安抚温地的居民，一面派人去阳樊报捷。

晋文公得知太叔和隗氏都被杀死，便亲自赶到王城，朝见襄王报捷。襄王设酒宴招待，又拿出大批金银布帛赠送。文公再三拜谢，推辞说：“重耳不敢接受君王的赏赐。但死后能用王的礼仪安葬，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君王的大恩。”襄王回答：“先王制定礼法，是为了区别上下，因此才有这样生死的礼仪，我不敢因为我自己感激你的原因而乱改国家的大典。叔父的功劳，我是不敢忘记的。”便把王畿之内的温、原、阳樊、攒茅四个城邑赐给晋侯，增加他的封地。文公谢恩后告辞。老百姓扶老携幼，挤满了街道，都来观看晋侯，并感叹说：“齐桓公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晋文公下令左右两军班师。大军驻扎在太行山的南边，派魏犇去接管阳樊，颠颉接管攒茅，栾枝接管温邑，晋侯自己率领赵衰接管原邑。为什么原邑要文公亲自去呢！原来那里是周王的卿士原伯贯的封地，因为他兵败无功，襄王便把原邑夺过来给晋侯。伯贯如今正在原城，恐怕他不服，所以文公要亲自去接管。颠颉到了攒茅，栾枝到了温邑，守臣都带着酒食出城迎接。

却说魏犇到了阳樊，守臣苍葛对他的属下说：“周王室放弃了岐丰，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了！晋国怎么还能要四邑呢？我与晋侯都是周王的臣子，难道能屈服他吗！”便带领百姓拿着武器上城守卫。魏犇见此，怒火万丈，带兵包围城邑，大叫：“早早投降，万事都无！如果攻破城池，就会全都杀光！”苍葛在城上回答：“我听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这里是王畿内的土地，其中的百姓，不是周王的宗族，就是周王的亲戚。晋侯也是周王的臣子，忍心仗着兵威强占吗！”魏犇被他的话感动，派人飞马报告文公。文公写信给苍葛，大意说：

四邑的土地，是天子赏赐的，我不敢违背王命。将军如果考虑天子的亲戚，率领他们回国，我也听从你的意见。

并命令魏犇不要进攻，候阳樊的居民搬走。苍葛看了晋侯的信，对城中的百姓说：“愿意归还周国的跟我走，愿意跟随晋国的留下。”百姓愿意走的有

一大半，苍葛带他们迁移到轵村。魏犇入城，定好疆界后返回。

再说文公和赵衰等人到了原邑，原伯贯欺骗他的下属说：“晋兵围住阳樊，把百姓都杀了。”原邑的百姓害怕，都发誓宁死也要守城，晋兵包围了原城。赵衰说：“百姓之所以不服晋，是不相信的原因。君侯向他们表示信义，就会不攻而下。”文公问：“怎样表示？”赵衰回答：“请您下令，士兵们都带三天的粮食，如果三天攻不下城，就解除包围退军。”文公依照他的话做了。到了第三天，军吏来报告：“军中只有今天的粮食了。”文公并不回答。当天半夜，有些原城百姓缒城而下。说：“城中已探听到阳樊的百姓并没有遭到屠杀，大家约定明天晚上打开城门。”文公说：“我原先约定以三天为期限，三天还攻不下就撤军。现在三天已到了，我明天早晨退军。你们尽心守城，不要又有二心。”军吏问道：“原城百姓约定明晚献城，主公为什么不暂且停留一天，占了城后再回去！即使粮食没了，阳樊离这里不远，可以飞马去取。”文公回答：“信义，是国家的法宝，是百姓们所依凭的准则。三天的期限，谁不知道？如果再停留一天，就是失信了！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义，百姓们还怎么会相信我呢？”天亮后，就解除了原城的围军。原城的百姓互相说：“晋侯宁可失掉一城，也不失掉信义，这是有道之君！”争先恐后在城楼上竖起降旗，缒下城追赶晋文公军队的人也层出不穷。原伯贯不能禁止，只好开门出来投降。髡仙有一首诗说：

口血犹含起战戈，谁将片语作山河？

去原毕竟原来服，谲诈何如信义多！

晋军走了三十里，原地的百姓赶上来，原伯贯的降书也到了。文公命令车马原地驻扎，自己单车直入原城，百姓们鼓舞庆贺。原伯贯求见，文公用王朝卿士的礼仪相待，把他的家迁到河北。文公在选择四邑的守臣时说：“从前子余带着一壶饭跟我到卫国，忍着饥饿，把饭留给我，这是有信义之人。我以信义得到原城，还要用信义来守卫。”命赵衰为原邑大夫，兼管阳樊。又对郤溱说：“你不偏袒同族，率先与栾枝等向我通告消息，我不敢忘记你的功劳。”便派他为温邑大夫，兼守攢茅。分别留下两千军队守卫后，返回晋国。后人评论文公勤王显示忠义，伐原表示信义，是争取霸业的第一步。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却说晋文公平定了温、原、阳樊、攒茅四邑，领地直达太行山的南面，称之为南阳。这是周襄王十七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当时齐孝公也有称霸诸侯的企图，但无亏之死，得罪了鲁僖公；鹿上拒绝签约，使宋襄公怀恨在心；不参加孟地的大会，背叛了楚成王，众诸侯都与齐国离心，再也不来朝见。孝公心中愤愤不平，想派兵征伐中原诸国，振兴先主的霸业。他召集群臣说：“先君桓公在世的时候，没有一年不征伐，没有一天停止战斗。现在我安坐朝堂，就像住在蜗牛壳中一样，不了解外面的事情，我感到很惭愧！当年鲁侯想方设法帮助无亏，与我为难，大仇还没报。现在鲁国北与卫国勾结，南与楚国交好，如果联合起来征伐齐国，我们怎能抵挡呢？听说鲁国今年闹饥荒，我想乘此机会征伐鲁国，阻止他们的阴谋。大家认为怎么样？”上卿高虎回答：“鲁国朋友众多，征伐不一定能成功。”孝公说：“虽然不能成功，姑且试一试，也可以发现诸侯相互之间的矛盾。”便亲自带领二百辆战车，企图侵略鲁国北方边境。鲁国守将听到齐军进攻的消息，先往京城告急。鲁国正赶上灾荒之年，百姓不能承担军队的开销，大夫臧孙辰对鲁僖公说：“齐军心怀忿恨而来，不能与他们争战，应该用言辞向他们谢罪。”僖公问：“现在谁最善长辞令？”臧孙辰回答：“我推荐一个人，他是前朝司空无骇的儿子，姓展名获，字子禽，官职为士师，封地在柳下。这个人外柔中刚，知书达理，因为为官执法不合于时俗，因此弃官不做，隐居家中。如果能派他做使臣，一定能够完成君王的使命，并不被齐国轻视。”僖公说：“我也常听人们说到他，现在他在哪里？”臧孙辰回答：“仍在柳下。”僖公派人去叫他，展获以有病推辞。臧孙辰又说：“展获有个堂兄弟叫喜，虽然是个小官，但也颇有口才。如果派他到展获家中，请展获指教，一定会有收获。”僖公同意了。展喜来到柳下，见了展获，传达了鲁公的使命。展获说：“齐国征伐我们，是想继承桓公的霸业。图霸不如尊王，如果用先王的话责备齐国，还怕没有什么说的吗？”展喜听了以后，向鲁僖公回报说：“我知道怎样退齐军了。”僖公已预备好犒劳齐国军队的礼物，无非是一些牲畜、美酒、粮食、布匹之类，装了好几车，交给展喜。展喜来到北疆，齐军还没有入境，便迎上前去。在汝南那个地方，与齐军先锋崔夭带领的部队相遇。展喜先把礼物送给崔夭。崔夭带他来到齐军，拜见齐侯，展喜献上犒赏大军的礼物，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前来，屈尊光临我们小小的国家，特派我来献上犒劳齐军的礼物。”齐孝公问：“鲁国人听说齐军到来，都害怕了吧？”展喜回答：“小人或者有心惊胆颤的，但我不知道。至于说君子，则丝毫不怕。”孝公又问：“你们国家现在文没有施伯那样的智士，武没有曹刿那样的勇士，而且正值饥荒之年，四野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什么不害怕？”展喜回答：“我们没有别的依仗，所依仗的只是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先王把太公封在齐国，把我们先君伯禽封在鲁国，命周公与太公歃血为盟，起誓：‘世世代代，共同辅助王室，互不伤害！’这话记载在盟府之中，由太史掌管。因此齐桓公九合诸侯，先与鲁庄公在柯地定盟，这是遵循先王的遗命。您继齐君之位九年，鲁国君臣都引领望齐说：‘希望能整治先伯主的大业，与诸侯和好！’如果抛弃成王的命令，违背太公的誓言，失去桓公的霸业，视友好的国家为仇敌，想必您一定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们并不害怕。”孝公说：“您回去对

鲁侯说，我愿意与诸侯友好，不再用兵了。”当天就下令班师回国。陶渊明有诗一首，讥讽臧孙辰明知柳下惠的贤才，却不能推荐他到朝中做官。这首诗这样写道：

北望烽烟鲁势危，片言退敌奏功奇。
臧孙不肯开贤路，柳下仍淹展士师。

展喜回到鲁国，向僖公复命。臧孙辰说：“齐军虽然退走了，但对鲁国仍存轻视之意。我请求和仲遂一起去楚国，借楚军讨伐齐国，使齐侯不敢不正眼看鲁国，这是长久平安之计。”僖公认为他说得对，便派公子遂为正使，臧孙辰为副使，到楚国试探。

臧孙辰以前与楚将成得臣友好，让成得臣先向楚王说情，然后见楚王说：“齐国背弃鹿上的盟约，宋国与楚国在泓水交战，二个国家都是楚国的仇敌。大王如果对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我们君王愿意竭尽全力，做您的马前卒。楚成王听后十分高兴。立即拜成得臣为大将，申公叔侯为副将，率兵征讨齐国。攻占了阳谷，把这里封给了齐桓公的儿子雍，使雍巫帮助他。又留下一千名士兵，随从申公叔侯在此戍守，用以声援鲁国。成得臣高唱凯歌还朝。这时令尹子文年纪已老，请求把职位让给得臣。楚王说：“我对宋国的怨恨，远远超过齐国。子玉已经替我向齐国报仇了，你为我征讨宋国，为郑国报仇。等到凯旋归来的时候，听任你决定，你看这样行不行？”子文说：“我的才能远不及子玉，请让他代替我，一定不会耽误君王的大事。”楚王又说：“宋国才与晋国和好，楚国如果征讨宋国，晋国一定会救援。那时既要抵挡晋军，又要对付宋军，非你不可，你尽力为我去一趟。”便命令子文在睥地整顿军队，检阅车马，申明军法。子文一心想显示子玉的才能，当天草草了事，早晨刚过就收场了，没有惩罚一个人。楚王问：“你检阅军队却不惩处一个士兵，怎么能树立军威呢？”子文回答：“我的才力，就好像强弩之末了。如果一定要树立军威，非子玉不可。”楚王又令得臣在 地整顿军队。得臣检阅精细，军法严厉，有违犯的决不赦免，整整检阅一天，方才结束。共鞭打七人之背，割掉三人的耳朵，真令钟鼓添声，旌旗变色。楚王高兴地说：“子玉果然是大将之才！”子文再次请求让位，楚王答应了。命得臣为令尹，掌管中军元帅之职。群臣都来到子文的住宅，恭贺他举荐人才得当。子文设宴酒款待。这时文武百官都到了，只有大夫 吕臣有小病而没来。正在畅饮之时，守门人进来说：“门外有一个小孩求见。”子文让叫他进来。那个小孩举起双手，向子文鞠躬后，竟到末席坐下，饮酒吃肉，傍若无人。有人认识这个小孩，是 吕臣的儿子，名叫 贾，年龄只有十三岁。子文很吃惊，问道：“我为国家保举一员大将，朝廷老臣没有不庆贺的，你一个小孩单单不祝贺，是什么原因？” 贾回答：“众位以为可以庆贺，我却认为令人忧虑！”子文大怒：“你说令人忧虑，有什么理由？” 贾回答：“我看子玉的为人，做事勇敢，但缺少决策的才能。只能进不能退，可以让他当副手，但不能让他独挡一面。如果把军政大事都委任给他，一定要坏事。谚语说：‘太刚则折’，这就是说子玉呀！您推举一人却使国家受损失，又有什么值得庆贺呢？如果他不像我说的那样，到时庆贺也不晚。”左右的人都说：“这小孩口吐狂言，不必听他说什么。” 贾大笑着走了，众大臣也相继离开。

第二天，楚王命得臣为大将，亲自统率大军，会同陈、蔡、郑、许四国诸侯，一起征伐宋国，包围了缙邑。宋成公派司马公孙固到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办法。先轸说：“当今之世，只有楚国最强大蛮横，却又对

主君有恩。现在楚国在齐国阳谷驻军，又征伐宋国，在中原滋事生非，这是上天给予我们晋国救助灾难、扶恤祸患的名声。树立威望，奠定霸业基础，就在此一举！”文公问：“我要解救齐、宋两国的危难，怎么办才行呢？”狐偃献计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并刚与卫国联姻，这二个国家都是主公的仇敌。如果派军队去进攻曹、卫两国，楚国一定会调部队来救援，那么宋、齐两国自然就没事了。”文公称赞说：“好！”便把这个计策告诉公孙固，让他回报宋公，要坚守城池。公孙固领命后走了。文公又为兵少而担心。赵衰说：“古时候大国有三军，次一些的国家有二军，再次的小国有一军。我们晋国在曲沃大会时，只有一军，献公时才设二军，灭掉了霍、魏、虞、虢等小国，开拓了千里的疆土。现在的晋国，已不是次等国家，应该设立三军。”文公问：“设立三军，就可以出师了吗？”赵衰回答：“不可以。百姓还不知礼，虽然聚在一起，人心仍易散。主君可以大力向百姓宣传礼法，使他们知道尊卑长幼的次序，为亲长而死的决心，然后才能用兵。”文公又问：“设立三军，必须推选元帅，谁能担当这一重任？”赵衰回答：“凡是为将的人，有勇气的不如有智谋，有智谋的不如有学问。主君如果要找有智有勇的将领，不怕没人。如果要找一个有学问的，据我所见到的，只有郤穀一人而已。郤穀已经五十多了，仍然好学不倦，精通《礼》、《乐》，熟悉《诗》、《书》。《礼》、《乐》、《诗》、《书》是先王的法则，德义的源泉。百姓生活要以德、义为根本，用兵作战要以百姓为根本。只有具备德、义的人，才能体恤百姓；只有体恤百姓的人，才能用兵。”文公称赞说：“好！”便召郤穀为元帅，郤穀推辞不接受。文公说：“我了解你，你不要推辞了。”再三强求，郤穀才答应就职。文公选择一个好的日子，在被庐集结军队，分为中、上、下三军。令郤穀率领中军，郤溱为副将，祁瞒执掌大将军的战旗和战鼓。派狐偃率领上军，狐偃推辞说：“我的哥哥在前，弟弟不应该先于哥哥。”便命狐毛率领上军，狐偃做副手。又命赵衰带下军，赵衰推辞：“我刚勇、谨慎不如栾枝，谋略不如先轸，见识不如胥臣。”文公就命栾枝率领下军，先轸做副手。荀林父掌驭兵车。魏犇做车右。赵衰为大司马。郤穀登坛发令。三通鼓过后，操练阵法，年轻的在前，年长的在后，进退作战或休息，都有一定的规矩。有不会的就教，教了三次还不遵守，以违令论处，然后施用刑法。一连操练三天，反复变化，指挥如意。众将官见郤穀宽严得体，都心悦诚服。正要鸣金收兵，将台之下忽然刮起一阵旋风，把大帅旗杆吹断成两截，大家都大惊失色。郤穀说：“帅旗断为两截，一定会应验在主将身上。我不能和诸位长期共事了，但主公一定会成大事。”众人寻问原因，郤穀只是笑一笑，并不回答。这是周襄王十九年冬天十二月的事情。

第二年春天，晋文公商量分兵进攻曹国和卫国，向郤穀问计。郤穀回答：“我已经同先轸商量好了。现在曹、卫两国并不可怕，分兵就可以取胜，但可怕的是楚国。主公应该以讨伐曹国为借口，向卫国借路，卫国和曹国刚刚和睦，一定不会答应。我们从南部渡兵过黄河，出其不意，直捣卫国内，这就是所说的‘迅雷不及掩耳’，十有八九会胜利。既然战胜了卫国，然后乘势直逼曹国边境。曹伯平素就丧失了民心，又害怕我们打败卫国之威，攻破曹国是没有问题的。”文公大喜，叹道：“您真是有学问的大将！”立即派人去卫国借道路伐曹。卫国大夫元咺对卫成公说：“晋文公逃亡的时候曾经路过卫国，先君并没有以礼相待，现在又来借道，主君一定要答应。否则，晋国一定会先进攻卫国，然后进攻曹国。”卫成公说：“我与曹国共同服从

楚国，如果借给他们伐曹国的道路，恐怕还没有使晋国高兴，却先使楚王发怒。晋国发怒，我们还可以依仗楚国，连楚国都恨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仗的？”便不答应借道。晋国的使者回去向文公汇报。文公说：“果然不出元帅所料！”便下令绕道向南。渡过了黄河，走到五鹿的田野上，文公叹道：“唉！这是介子推割股的地方啊！”说完，不觉潸然泪下。众将也都伤感不已。魏犇说：“我们应当攻占城邑，为主君报仇雪耻，叹息又有什么用？”先轸说：“魏武子的话对。我愿意率领自己的兵马，单独去攻占五鹿。”文公赞赏他的勇气，点头答应。魏犇说：“我去助您一臂之力。”说完，二人上车前行。先轸命令军士们多带旗帜，凡是经过的山林高地，都要插上旗帜，务必要高出树林。魏犇不解地问：“我听说‘兵行诡道’，今天却到处插旗张扬，使敌人防备，这是什么道理？”先轸说：“卫国一向臣服齐国，最近才屈服荆蛮，国中百姓都不顺从，常常担心中原国家来征讨。我们主君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就不能示弱，理应先声夺人。”

却说五鹿的百姓，没料到晋兵突然来到，登城一望，只见旌旗漫山遍野，不知有多少兵马。无论城内城外的居民，都争先恐后逃窜，守将禁止不住。先轸兵到之时，无人防守，一鼓作气，进入城中。派人向文公报捷，文公喜形于色，对狐偃说：“舅父当年说得到土地，今天果然应验了！”便留下老将郤步扬守五鹿，大军前移，驻扎在敛孟。不料郤穀突然得了病，文公亲自去探视。郤穀说：“我蒙受主公不世的厚待，本想肝脑涂地，报答主公知遇之恩。怎奈天命有限，应验了折断帅旗的预兆，早晚就要死了。我还有一句话对主公说。”文公说：“你有什么话？我没有不听从的。”郤穀说：“主君攻伐曹国、卫国，从根本上说是对付楚国。对付楚国必须以计取胜，以计取胜必须先联合齐国和秦国。秦国远而齐国近，主君快派一使臣去结交齐侯，表示愿意与齐国结盟。齐国正恨楚国，也想结交晋国。如果能联合齐国，那么卫国、曹国一定会害怕而请求和解，秦国也就会与我们结盟。这是对付楚国的万全策略。”文公称赞说：“妙计！妙计！”便派使者与齐国通好，叙述桓公在世时的友谊，愿意和齐国结盟，共同抵抗荆蛮。

这时齐孝公已死，国中百姓推举他弟弟潘继位，这就是齐昭公。潘是葛嬴所生，新继君位，为了夺回阳谷，正想与晋国联合抵制楚国。听说晋侯大军驻扎在敛孟，当天就起身到卫国与晋文公相会。卫成公见五鹿已经失守，忙派宁速的儿子宁俞前来谢罪，请求和解。文公说：“卫国不同意借道，现在却害怕而求和，不是他们的本意。我早晚要踏平楚丘。”宁俞把这话转告给卫侯。这时楚丘城中，传言晋兵就要到了，人们寝食不安。宁俞对卫成公说：“晋国怒气正盛，举国百姓惊慌失措，主君不如暂时出城躲避一下。晋国知道主公已出城，一定不会来攻楚丘。然后再乞求晋国，与之和好，这样才能保全社稷。”成公叹息着说：“先君不幸对逃亡的晋公子失礼，我一时不察，不答应借道，才到了这种地步。连累了国中百姓，我也没脸再住在城中了！”便让大夫咺和自己的弟弟叔武管理国家，自己到襄牛去居住；同时派大夫孙炎到楚军求救。这是早春二月的时候。髯翁有诗一首，写道：

患难何须具主宾？纳姬赠马怪纷纷。

谁知五鹿开疆者，便是当年求乞人！

二月里，郤穀死在晋军营中。晋文公痛惜不已，派人护送回国。因为先轸有攻占五鹿的功劳，便被提升为元帅。用胥臣为下军的副将，补充先轸的位置。——赵衰以前举荐胥臣见识广，所以才任命他。文公要灭掉卫国，先

轸劝道：“我们本是为楚国围困齐国、宋国而来，现在齐、宋二国的危难还没有解除，却先灭别的国家，不是作伯主的存亡恤小的大义。何况卫国虽然无道，但他们君主已经逃跑了，废立都掌握在我们手中。不如移师向东，讨伐曹国，等到楚军来救卫国，我们已经在曹国了。”文公认为他说得有理。

三月，晋国军队包围了曹国，曹共公召集群臣商议办法。僖负羁说：“晋君这次前来，是为报仇恨。盛怒之下，我们不能和他作战。我愿意作为使者向晋君请罪，乞求和解，挽救一国百姓的灾难。”曹共公说：“晋国不容纳卫国，怎么肯单单容纳曹国呢？”大夫于朗说：“我听说晋侯逃亡路过曹国的时候，负羁私下赠送饮食，现在又自己要求作使者，这是卖国之计，不能听从。请主公先斩负羁，我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说：“负羁作为谋臣，对国不忠，姑且念他世家之臣，免于杀头，罢官归家。”负羁谢恩后出朝。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共公又问于朗：“你有什么计策？”于朗回答：“晋侯刚刚取胜，气势一定嚣张骄横。我诈写密信，约定黄昏献出城门。预先令精兵拿着弓箭，埋伏在城门内，把晋侯骗入城中，然后把悬门放下，万箭齐射，不愁晋侯不化为粉末。”曹共公听从了他的计谋。晋侯得到于朗的降书，便要进城。先轸劝道：“曹国兵力没有损伤，怎么知道不是诈降？请试试他们。”便在军中挑选一个相貌英武，长着长胡子的人，穿着晋侯的衣服代替文公进城。侍卫勃鞮主动请求为他驾车。黄昏刚过，城上竖起一面降旗，城门大开，假晋侯带着五百多人，长驱直入。还没走一半，城墙内外只听得梆子声齐响，箭如飞蝗一样射来。众人急忙要调转车头冲出，闸门已经关了。可惜勃鞮和三百多人，死在一起！幸亏晋侯没去，否则也就“昆岗失火，玉石俱焚”了。晋文公从前路过曹国的时候，许多曹国人都认识他，当天夜里仓卒之间难辨真伪。于朗以为晋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一番吹嘘！等到天亮后检验，才知道是假的，兴头大减。晋军还没入城的士兵，逃回来见晋侯。文公怒上加怒，派兵加紧攻城。于朗又献计说：“可以把射死的晋兵，暴尸在城头上，晋军看见了，一决会伤心气沮，攻城就难尽全力。再拖延几天，楚国的救兵就要到了，这是动摇军心的计策。”曹共公又按他的话去做。晋军望见城头用枰竿吊着同伴尸体，层层叠叠，口中怨恨叹息之声不绝。文公对先轸说：“恐怕军心发生变化，现在该怎么办？”先轸回答：“曹国的坟墓，都在西门外。可以把部队分出一半人，围在墓地周围，做出要挖掘的样子，城中一定害怕，害怕就会大乱，那时就有机可乘了。”文公说：“好！”便下令在军中传言：“要挖曹国人的坟墓。”命狐毛、狐偃带领自己的部队，来到墓地，准备好铁锹锄头，限定明天午时，拿着墓中的骷髅献功领赏。城内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惊胆颤。曹共公派人在城头上大声叫喊：“不要挖墓，这次我们真正投降了！”先轸也叫人回答说：“你们诱杀我军，又暴尸城头，众士兵心中不忍，所以才要挖墓，以泄此恨！你们能殓死者，装好棺木送回我军，我就会召回士兵。”曹人说：“既然如此，请宽限三天！”先轸回答：“三天内不送回装好棺木的尸首，别怪我污辱你们祖宗！”曹共公果然把城上的尸骸都收拾起来，清点数目，准备棺木，三天之内，装殓得整整齐齐，放在车上。先轸定下计策，先命狐毛、狐偃、栾枝、胥臣整顿好兵车，分成四路埋伏，只等曹国开城门送棺木时，从四门一齐攻打进去。到了第四天，先轸派人在城下大声叫道：“今天还我尸棺吗？”曹国人在城上答应：“请解除包围，退兵五里，那时就交还尸棺。”先轸禀告文公后，下令退兵，果然退后五里。只见城门打开，装着棺材的车

从四门推出。才出来三分之一，忽然听到炮声大响，四路伏兵一齐冲出，因城门被车堵塞，慌忙中难以关闭，晋兵乘乱攻入城中。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犇在城外看见后，从车中一跃而起，飞身上城，劈胸揪住，捆成一团。于朗跳下城楼企图逃跑，被颠颉抓住斩首。晋文公带领众将登上城楼受捷。魏犇献上曹共公，颠颉献上于朗首级，其余各将也都有擒获。晋文公下令取来当官的登记簿，三百名官员都有姓名，按簿收拿，一个也没有逃脱。其中没有见到僖公负羁的名字，有人说：“负羁因为劝说曹君求和，已经被削职为民了。”文公指着曹伯数说他的罪行：“你们国家只有一个贤臣，你却不能任用；只信任一班奸诈小人，就如问小孩嬉戏一样，不亡国还等待什么呢？”喝令：“囚禁在大寨之中，等战胜楚国后，再对他进行处理。”曹国三百名官员，全部斩首，抄没家中财产，用来赏给士兵。僖负羁对文公有赠饭之恩，因其家住在北门，下令北门四周一带“不许惊动。如果有人冒犯僖家一草一木者，定当斩首！”晋文公分配众将，一半守城，一半随自己驻扎在大寨。胡曾先生有咏史诗写道：

曹伯慢贤遭紮虜，負羈行惠免誅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到后方知是与非。

却说魏犇、颠颉二人，平常就有恃功骄横之意，今天见晋侯下令保全僖氏一家，魏犇忿忿不满，说：“我们今天擒君斩将，主公并没有一言夸奖。一盘饭食，有多少恩惠，却如此认真，真是轻重不分！”颠颉说：“这个人如果在晋国做官，一定被重用，那时我们就会被他欺压，不如现在放一把火烧死他，免除后患。即使主公知道了，难道真会斩首吗？”魏犇赞叹道：“言之有理！”二人坐下饮酒，等到夜深人静，私自带领士兵，围住僖负羁的家，前后门一起点起火来，一时火焰冲天。魏犇乘着酒醉，依仗神勇，跳上门楼，冒着大火，在房檐上奔走如飞，要找僖负羁杀掉。谁知道房梁被烧，倒塌下来，“扑通”一声，魏犇失脚掉在地上，跌个仰面朝天。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一根断梁落下，正打在魏犇的胸脯上。魏犇痛得说不出话来，登时口吐鲜血，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起来，仍然攀着庭柱跃上屋顶，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上都带着火，扯得赤条条的，终于避免了焚身之祸。魏犇虽然勇猛，这时也疲劳不堪，摇摇欲坠了。碰巧颠颉赶到，扶他到空地上，把自己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一同上车，回寓所休息。

却说狐偃、胥臣二人在城内，看见北门起火，怀疑有兵变，慌忙带部队来察看。见僖负羁家中着火，急忙令士兵救火，待到扑灭大火时，已经烧得七零八落了。僖负羁率领家人救火，被烟熏倒，等到救起来时，已经中了火毒，人事不省。他的妻子说：“不能让僖家没有后代！”抱着五岁的儿子僖禄逃到后园，站在脏水池中，才得幸免。忙到五更时，大火才渐渐熄灭。僖家死了好几个人，烧坏房屋民宅十多家。狐偃、胥臣二人打听到是魏犇、颠颉二人放的火，大吃一惊，不敢隐瞒，飞马报到大寨。大寨离城五里远，当天夜里虽然望见城中火光，但不明白情况，直到天亮以后，文公接到报告，才知道原因。当时文公上车入城，先到北门看望僖负羁，负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瞑目而亡。文公叹息不已。负羁的妻子抱着五岁的孩儿僖禄，哭着拜倒在地上。文公也不禁泪下，对她说：“嫂子不必愁，我为你养育孩子。”当即授予怀中的小孩为大夫，赠给大批金银布帛，厚葬负羁，并携带僖负羁的妻儿回晋国。直到曹伯归附晋国后，负羁的妻子想回乡扫墓，才派人送回。僖禄长大以后，仍在曹国做大夫，这是以后的事。

当天文公命令司马赵衰，商议违背军令放火的罪行，要诛杀魏犇、颠颉。赵衰劝道：“这两个人有十九年跟随逃亡的功劳，最近又立了大功，可以饶了他们。”文公大怒，说：“我之所以能取信于百姓，是因为命令。臣不遵守命令，不可以说是臣；君不能对臣正法令，不能称为君。君不君，臣不臣，怎么能建立国家？众大夫为我立功的人很多，如果都可以违反命令，擅自做事，我从今以后不能再下一道命令了！”赵衰又说：“主公的话非常对。但魏犇天生勇将，其他人都比不上，杀了实在可惜！而且犯罪有首犯、从犯的区别，我以为杀颠颉一个人，足够警告众人了，为什么二人都要杀掉呢？”文公说：“听说魏犇胸部受伤起不来了，为什么怜惜早晚就要死的人，却不执行我的命令呢？”赵衰说：“请让我以您的名义去探视一下，如果他快死了，就按主公说的去做。假如仍然能驰骋，就留下这员虎将，以备缓急之用。”文公点头说：“好。”便派荀林父去召颠颉，让赵衰去探视魏犇的病情。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话说赵衰奉晋文公的密令，坐车来看魏犢。这时魏犢胸脯伤势很重，卧病在床，问道：“来了几个人？”左右的人回答：“只有赵司马单车到来。”魏犢说：“这是来探察我生死如何，要对我施行刑法。”便命左右的人拿来一匹布帛：“替我把胸伤裹起来，我要出见使者。”左右的人劝道：“将军病重，不应该轻易起床。”魏犢大声喝道：“我的病死不了，不要再多说了！”穿的衣服像平常一样，出来见赵衰。赵衰问：“听说将军病了，还能起床吗？主公派我来问候你的病情。”魏犢说：“主君的使臣到来，我不敢不尊敬，所以勉强捱住胸伤来见你。我知道罪该处死；但万一能获得赦免，将会用余生报答主君的大恩，决不敢放纵自己。”说完，向前跃了三次，向上跳了三次。赵衰说：“将军保重身体，我为你向主公说情。”便回去向文公复命，说：“魏犢虽然受伤，但仍能跳跃，而且不失君臣之礼，不忘报效君恩。主公如能饶恕他，今后他一定会以死相报。”文公说：“假如能够申张法令，警告众人，我难道乐意多杀人吗？”一会儿的功夫，荀息父押着颠颉来到，文公骂道：“你烧僖大夫家是什么用意？”颠颉回答：“介子推割股啖君，还被烧死，何况僖负羁只贡献一盘饭了？我想让他也归附介山的庙中！”文公怒上加怒说：“介子推逃避封禄，不愿做官而死，我有什么罪过？”便问赵衰：“颠颉主谋放火，违抗军令，擅自行动，该当何罪？”赵衰回答：“按军令应该斩首！”文公喝令动手。刀斧手把颠颉推出辕门斩首。文公又让人把他的首级拿到僖家祭祀负羁，然后挂在北门上，号令军中：“今后有违背我命令的人，就像他一样。”文公又问赵衰：“魏犢与颠颉同行，没能劝阻，该当何罪？”赵衰回答：“应该革职，令他立功赎罪。”文公便撤掉魏犢车右的职位，让舟之侨代替他。将士们互相说：“颠颉、魏犢二将，有十九年随主流亡的大功，一违背君令，或被砍头，或被革职，何况别人了？国法没有私情，大家都应该小心遵守！”自此以后，三军肃然，不敢违令。史官有诗说：

乱国全凭用法严，私劳公议两难兼。

只因违命功难赎，岂为盘飧一夕淹？

再说楚成王征伐宋国，攻占了缙邑，直到睢阳，四面筑起大营围困，想等宋国弹尽粮绝后，强迫他们投降。忽然接到报告：“卫国派使臣孙炎来告急。”楚成王叫来询问事情真相，孙炎把晋国攻取五鹿，卫君逃到襄牛的事，详细述说一遍：“如果救兵再不到，楚丘就保不住了。”楚王说：“我舅被包围，不能不救。”便分出申、息二邑的部队，留下元帅成得臣和斗越椒、斗勃、宛春等一班将领，同各路诸侯围宋。自己带着吕臣、斗宜申等，率领中军，亲自去救援卫国。四路诸侯，也担心本国有事，都告辞回国，只留下大将带兵。陈将辕选、蔡将公子印、郑将石癸、许将百畴，都听从成得臣的调遣。单说楚王走到半路，听到晋兵已进攻曹国的消息，正商量怎样救曹，很快又有探马来报：“晋兵已攻破曹国，活捉曹伯。”楚王大吃一惊，叹道：“晋国用兵，怎么这样神速！”便在申城驻扎，派人去阳谷，取回公子雍和易牙等人，把阳谷还给齐国，让申公叔侯和齐国讲和，撤回防守的楚军。又派人去宋国，召回成得臣的军队，还告诫众将说：“晋侯在外十九年，年过六旬，果然得到晋国。他一生备尝艰难险阻，通达民情，上天成全他，使晋

国的大业兴盛。这些都不是楚国所能敌的，不如对晋国退让。”命令到了阳谷，申公叔侯遵命与齐国修好，班师回楚。只有成得臣依仗自己的才能，愤愤不平，对众将说：“宋城早晚就要攻破了，为什么还撤退呢？”斗越椒也认为他说得有理，得臣便派他回复楚王：“请稍等几天，攻破宋国后，再高唱凯歌而还。如果遇上晋国军队，请让我与他们决一死战；不能取胜，甘愿军法处置。”楚王听后，叫子文来问道：“我要召子玉回来，但子玉却请求作战，你看怎么样？”子文回答：“晋国救宋国，是为了争当霸主；但晋国当了霸主，对楚国不利。能与晋国抗衡的国家只有楚国，楚国如果避让晋国，那么晋国就一定能当上霸主。而且曹国、卫国是依附楚国的，看见我们避让晋国，一定会害怕而归附晋国。姑且让子玉与晋国相对恃，以坚定曹国、卫国的信心，不是也可以吗？大王只须告戒子玉不要轻易与晋国交战，如果能讲和后撤退，仍然不失南北两分的局面。”楚王按照他的话，吩咐越椒，告诫得臣不要轻易与晋军开战，能讲和就讲和。成得臣听了越椒带回的话，对不立即班师很高兴，更加急迫进攻宋国，昼夜不停。

且说宋成公当初得到公孙固的回报，说晋侯要征伐曹国、卫国解救宋国之围，便全力固守。等到楚成王分兵一半去救卫国，得臣的进攻却越来越急，不禁心中发慌。大夫门尹般说：“晋侯只知道救卫国的楚军已经走了，却不知道围宋国的楚军还没有退。请让我冒死出城，再次面见晋君，乞求救援。”宋成公说：“再次求人，岂能够空手前去？”便把库藏中的珠宝玉器等，列出名册，献给晋侯，请求进兵救助，只等楚兵一退，就照册交纳。门尹般请求再派一人同行，宋公命华秀老与他一道前往。二人向宋公告辞后，乘方便时，从城上缒下，偷偷越过楚军营寨，一路查访晋军到了什么地方，找到晋军营中。门尹般、华秀老见了晋侯后，声泪俱下，说道：“宋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我们主公只有这点不丰厚的礼物，愿意献给君侯，乞求救援！”文公对先轸说：“宋国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如果不去救援，就会丧失宋国；如果去救，就会与楚国发生战斗，郤穀曾经为我策划说，与楚国交战一定要联合齐国、秦国才可以。现在楚国把阳谷归还给齐国，与齐国和好，秦国与楚国之间又没有矛盾，他们都不会与我们合作，该怎么办呢？”先轸回答说：“我有一条计策，能让齐国和秦国自己主动来与楚国作战。”文公很高兴地问：“你有什么妙计？”先轸回答：“宋国送给我们的礼物，可以说够丰厚的了！接受贿赂去救援，主君还有什么道义？不如推辞不受。让宋国把送给我们的礼物分作两份，分别送给齐国和秦国，求这二个国家向楚国说情，解除包围宋国的楚兵。二国自认为能得到楚国的准许，一定会派使者去楚国。楚国如果不答应，齐、秦两国与楚国就有矛盾了。”文公说：“假若楚国答应了齐、秦两国的请求，两国会使宋国依附楚国，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先轸回答：“我还有一计，能使楚国一定不会答应齐、秦两国的请求。”文公问：“你又有什么计策？”先轸说：“曹国和卫国，都是楚国喜爱的国家；宋国，是楚国所恨的国家。我们已经驱逐卫侯，活捉曹伯了。这两个国家的土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且与宋国相连。如果把这两个国家的土地割出一部分给宋国，那么楚国就会更恨宋国。齐国、秦国虽然求情，难道楚国肯答应吗？齐国、秦国怜惜宋国而憎恨楚国，即使不想和晋国合作也不行了。”文公拍掌叫好。便让门尹般把珠宝玉器分作两份，转献给齐、秦两国。门尹般到秦国、华秀老到齐国，约定说一样话，相见的时候，必须要虔诚地恳求。

先说华秀老到了齐国，参见了昭公，说道：“晋国和楚国关系紧张，宋

国的灾难除齐国外都不能解救。如果贵国能够使宋国保全，不只是把先朝留传下来的珠宝重器献出，从今后年年进贡，子子孙孙，永不间断。”齐昭公问：“现在楚君在哪里？”华秀老说：“楚王也答应解围，已经退军到申地了。只有楚国令尹成得臣刚刚执政，以为我们国家早晚之间就能攻下，贪图功劳，拒不退兵。因此才乞求贵国帮助。”昭公说：“楚王以前曾占我谷邑，最近还给我，与我们结为友好后退回，这已表明没有贪功之心。既然是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围，我帮你们宋国向楚求情。”便命崔夭为使臣，前往宋国去见成得臣说情。门尹般到了秦国，也像华秀老所说那样。秦穆公也派公子絳为特使，到楚军请成得臣解去围宋之兵。齐国和秦国彼此不知道，各自遣派使臣。门尹般和华秀老都返回晋军。晋文公对他们说：“我已经消灭了曹国和卫国，他们两国与宋国接壤的田地，晋国不敢都据为已有。”便命狐偃同门尹般去收取卫国的田地，胥臣和华秀老去收取曹国的田地，把两国的守臣全部赶走。崔夭和公子絳，正在成得臣的军中替宋国讲和，恰好那些被逐走的守臣也纷纷赶到这里诉说：“宋大夫门尹般、华秀老倚仗晋国的威势，把我国的田地都分割去了。”成得臣听后怒气冲天，对齐、秦两国的使者说：“宋国人这样欺负曹国和卫国，怎么像要讲和的呢？我不敢接受二位的建议，请不要怪我！”崔夭和公子絳二人讨个没趣，立即告辞回国。晋侯听说成得臣没有答应齐、秦两国的请求，预先派人在途中邀请二国使臣到营中，盛席款待，对他们说：“楚将骄横无礼，来日我们与楚国交战，还希望两国出兵相助。”崔夭、公子絳领命而去。

再说成得臣在军中向众人发誓说：“不收复曹国、卫国，就是死了也不收兵！”有一个名叫宛春的将领献计说：“小将有一计，可以不用一刀一枪，而恢复曹国和卫国的封地。”得臣问，“你有什么计策？”宛春回答：“晋国驱逐卫君、活捉曹君，都是因为宋国的原因。元帅可以派一个使者到晋军中，好言相商，让晋国允许曹、卫两国国君复位，归还他们的田地，我们这里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双方停止战斗，岂不是更好？”得臣又问：“假如晋国不听又怎么样呢？”宛春说：“元帅先把这件事告诉宋国，姑且暂缓进攻。宋国人想摆脱楚国的包围，就像倒悬之人希望解救一样，如果晋侯不答应，不但曹、卫两国怨恨晋国，连宋国也会愤怒。联合三个怒火高涨的国家对付一个晋国，我们胜利的可能性大多了。”得臣问道：“谁敢出使晋军？”宛春自告奋勇：“如果元帅信任我，我不敢推辞。”成得臣便缓和了对宋国的进攻，派宛春为使者，乘车直奔晋军大营，对文公说：“楚将成得臣，向君侯致敬。楚国有卫国和曹国，就像晋国有宋国一样。君侯如果能够恢复卫、曹两国，我也愿意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彼此和好，使生灵免遭涂炭。”话还没说完，只见狐偃在一旁咬牙切齿地骂道：“子玉做事好没道理！你解了一个还没灭亡的宋国之围，却要我们恢复两个已经灭亡的国家，这不是太便宜了吗？”先轸急忙踩了一下狐偃的脚，对宛春说：“曹国和卫国的罪行还没有到灭亡的地步，我们国君也正要恢复他们。请你先到后营休息，让我们君臣商量一下怎么办。”栾枝带宛春去后营。狐偃问先轸：“你真要听从宛春的请求吗？”先轸回答：“宛春的话，不可全听，也不能不听。”狐偃不解地问：“这话怎么讲？”先轸回答：“宛春这次来，是子玉的奸计，想自己居功，而把过失推到晋国身上。如果我们不听从这个建议，就会失去三国，使他们怨恨我们；如果听从这个建议，恢复三个国家，功劳都是楚国的。现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私下答应曹、卫两国复国，离间楚国的同党，再扣押

宛春激怒成得臣，他性情刚烈急躁，一定带兵来与我们交战，那样宋国的包围也就不救自解了。如果子玉自己与宋国讲和，那么我们会失去宋国。”文公称赞说：“子载的计策太妙了！但我从前受过楚王的恩惠，现在扣押他的使者，恐怕违背施恩必报的道理。”栾枝说：“楚国吞噬小国，凌辱大国，这是中原各国的奇耻大辱；主君如果不想争夺霸主就算了，如果要当霸主，这就是你的耻辱，难道还要念念不忘区区小惠吗？文公说：“你的话太精妙了，我以前并不知道！”于是命令栾枝把宛春押送到五鹿，交给守将郤步扬好好看管。跟他来的车马随从，全都赶了回去，让他们传话给令尹成得臣：“宛春没有礼貌，已被囚禁起来，等拿到令尹后，一同诛杀。”随从们抱头鼠窜，跑了回去，文公又派人告诉曹共公说：“我难道会因为流亡时您的一点小过失就难为您吗？之所以没有释放您，是因为您依附楚国。您如果派一人通知楚国与之断绝往来，表明您与晋国友好，我立即就送您回曹国。”曹共公急于获释，信以为真，就给成得臣写了一封信：

我害怕国家灭亡，自己难免一死，不得已和晋国和好，不能再侍奉贵国。贵国如果能够赶走晋国，保卫我的国家，我怎么敢三心二意呢？

文公又派人去襄牛见卫成公，也答应让他复国。成公很高兴，宁俞劝道：“这是晋国的反间计，不能相信！”成公不听，也给得臣写信，内容和曹伯的信差不多。这时成得臣正听到宛春被拘留的消息，咆哮大怒，又叫又跳，骂道：“重耳，你这个跑不伤饿不死的老贼！当初在我国的时候，是我案板上的一块肉，如今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就如此欺负人！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罪来使’。你为什么抓住我的使臣？我要亲自去和他讲理。”正在发怒时，帐外的小卒又进来报告：“曹、卫两国国君有书信给元帅。”得臣心想：“卫侯、曹伯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一定是探听到晋国有什么破绽，私下里来告诉我，这是老天爷助我成功！”打开信一看，都是和楚国断交依附晋国之类的话，气得他怒火万丈，大声叫道：“这两封信，又是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老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定要一决胜负！”说罢，立即吩咐大小三军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去和重耳交战。“等我击败了晋国军队，还怕残破不堪的宋国跑到哪里去吗？斗越椒劝道：“大王曾经再三叮咛‘不要轻易与晋军开战’。如果元帅执意要打，也应该向大王报告后再说：何况齐、秦两个国家，曾经为宋国求情，他们怨恨元帅不给情面，一定会派兵援助晋军。我们虽然有陈、蔡、郑、许四国帮助，恐怕仍然敌不过齐、秦国二国。必须派人去请大王增派兵将，方能作战。”得臣说：“就麻烦您走一趟，越快越好。”越椒遵照元帅的命令，来到申邑见楚王，说明请派兵将与晋国交战的事情。楚王不高兴地问：“我告诫你们不要与晋军交战，子玉一定要打，能保证一定胜利吗？”越椒回答：“得臣有言在先：‘如果不胜，甘受军法处置’。”楚王将信将疑，便派斗宜申率领西广兵去增援。——楚国大军分为两广，东广在左，西广在右，凡是精兵都在东广。楚王只分西广之兵前往，不过一千人，又不是精锐之师，显然怕得臣兵败，不肯多派兵。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聚集亲朋家人约有六百人，请求出战，楚王也同意了。斗宜申同越椒领兵来到宋国，得臣看见兵少，心中愈加愤怒，说道：“就是不增兵，难道我就不能打败晋国吗？”当天便会同四路诸侯国的部队，拔寨而起。这一去，正中先轸的计谋。鬻翁曾有一首诗写道：

久困睢阳功未收，勃然一怒战群侯。

得臣纵有冲天志，怎脱今朝先轸谋！

得臣亲自率领西广的兵车和成家的亲兵为中军。令斗宜申率申邑的部队，同郑、许二国的兵将为左军。令斗勃率领息邑的部队，同陈、蔡两国的兵将为右军。三军如急风骤雨般逼近晋侯的大寨，分做三处扎营。

晋文公召集诸将，询问如何应敌。先轸说：“本来我们的计策就是把楚军招来，挫败他们。何况楚军自从征伐齐国，围困宋国直到现在，一直没能好好休息，部队已疲惫不堪了。一定要打，不能失掉良机！”狐偃说：“主公当年在楚君面前曾经说：‘异日与君在战场上相见，我要退兵三舍。’现在马上与楚军交战，是言而无信。主公从前不失信普通人，难道现在要对楚君失信吗？一定要退避。”众将都不高兴地说：“晋君躲避楚臣，这是奇耻大辱！决不能这么做！”狐偃说：“子玉虽然蛮横凶狠，但楚君对我们的恩惠却不能忘记。我们避的是楚军，而不是子玉。”众将又问：“倘若楚兵前来追赶，那该怎么办？”狐偃说：“如果我们退兵，楚国也退，一定不会再围困宋国了。如果我们退而楚军追击，那么是楚臣逼迫晋君，他们礼亏。退避仍然不得安宁，我军人人愤怒，他们骄傲，我们愤怒，怎么会不胜利？”文公称赞说：“子犯的话有理！”传令：“三军全部后退！”晋军退了三十里，军吏报告说：“已经退了一舍地了。”文公说：“继续后退。”又退三十里，文公仍然不许驻军。一直退了九十里，来到城濮，恰好三舍路程，文公方令安营休息。这时齐孝公命令上卿国懿仲的儿子国归父为大将，崔夭为副将；秦穆公派他二儿子小子憖为大将，白乙丙为副将，都带着大军，来帮晋国作战，也在城濮安扎营寨。宋国之围已解，宋成公也派司马公孙固到晋军中拜谢，并留在军中助战。

却说楚军见晋军移师后退，都面露喜色。斗勃说：“晋侯以堂堂国君躲避楚国大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荣耀的事了。不如借此机会收兵，虽然没有功劳，也免去了罪名。”得臣生气地说：“我已经请君王添兵加将，如果连一仗都不打，怎么向大王交待？晋军既然后退，是害怕我军，应该快速追击！”传令“乘胜进军！”楚军追了九十里，恰好与晋军相遇，得臣察看地势，凭借山、泽险阻，据地为营。晋国众将对先轸说：“楚军如果占据险要，难以进攻，应该派兵抢先占据要地。”先轸说：“占据险要是为了防守。子玉远道而来，是为了交战而不是防守。虽然占据险要，又有什么用呢？”这时文公也对能否战胜楚军表示怀疑。狐偃劝慰说：“现在两军相对，其势必战，别无选择。一战而胜，可以称霸诸侯；即使战而不胜，我国内外山河，也足以自保。楚国能对我们怎么样呢？”文公仍然犹疑未决。当天夜里入睡，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好像从前逃亡时在楚国一样，与楚王做徒手搏斗游戏，自己气力不够，仰面跌倒在地上，楚王伏在身上，打破了自己的脑袋，用口吮吸。醒来后，十分害怕。这时狐偃和他同宿一个军帐中，文公叫醒他，把这个梦告诉他，并且担心地问：“梦中与楚王相斗不能取胜，被他吮饮我的脑子，恐怕不是好的兆头吧？”谁知狐偃竟然称贺说：“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主君一定能取得胜利！”文公不解地问：“怎么说大吉大利呢？”狐偃回答：“主君仰面倒地，是得到上天的光照；楚王伏在身上，是伏地请罪。大脑是用来制伏事物的，主君把脑袋给楚王吮吸，是用大脑征服楚王，这不是胜利是什么呢？”文公这才释去疑虑。天刚刚亮，有军吏进来报告：“楚国派人来下战书。”文公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请与君侯的士兵作战斗的游戏，君侯可以登车观看，得臣也能一饱眼福。

狐偃说：“战争，本是危险之事，他却说游戏，可见他不注重此事，能不失败吗？”文公令栾枝写回书：

我没有忘记楚君的恩惠，因此退避三舍，不敢和大夫对阵。大夫一定要观看战斗，我怎么敢不听从命令！请明天相见。

楚国的使者走了以后，文公又命令先轸再次检阅部队，共有战车七百辆，精兵五万多人，——齐国和秦国的军队还不包括在内。文公登上有莘的高地，视察军队，只见大军长短有序，进退有节奏，感叹地说：“这是郤穀传下来的方法！用这样的军队可以应战敌人了。”派人砍伐山上的树木，准备作战用具。先轸分派兵将，令狐毛、狐偃带领上军，同秦国副将白乙丙一起进攻楚国的左军，与斗宜申交成。令栾枝、胥臣带领下军，同齐国副将崔夭一起，攻击楚国的右军，与斗勃交战。并分别授予计策。自己与郤溱、祁瞒带中军结成阵势，与成得臣对峙。又教荀林父、士会分别带领五千人为左右两翼，准备接应。再请国归父、小子慙各自带领本国士兵，从小道抄楚军的背后埋伏起来，只等楚军败后，便冲出占领楚军大寨。这时魏犇的胸伤已好了，自己要求做先锋。先轸说：“老将军自有重任。从有莘向南，有一地方名叫空桑，与楚国连谷接壤，老将军可以带领一支兵马，埋伏在那里，截断楚国败兵的退路，擒拿楚将。”魏犇高兴地去了。赵衰、孙伯纠、羊舌突、茅筏等一班文武大臣，保护晋文公，在有莘山上观战。又命舟之侨在南河整顿船只，准备装载楚军的轻重物资，到时不得耽误。第二天一早，晋军在有莘的北面结阵，楚军在南面对阵，彼此三军，排好阵势。成得臣传令楚军：“左右两军先进攻，中军随后。”

且说晋国下军大夫栾枝，打听出楚军右军是以陈、蔡二国兵为前队，高兴地说：“元帅私下对我说：‘陈、蔡两国害怕战斗，容易击破。’先挫败他们，楚右军就不攻自破了。”便教白乙丙出战。陈国辕选、蔡国公子印，想在斗勃面前建功，争先驾车冲出，还没有交锋，晋兵突然后退。二将正要追击，只听一声炮响，胥臣率领一列大战车冲出，驾车的马都用虎皮蒙背。楚军的战马一见，以为是真虎，惊惶跳跃，执辔的控制不住，车马回跑，冲乱了斗勃的后队。胥臣和白乙丙乘乱追杀，胥臣用斧将公子印砍死车下，白乙丙一箭射中斗勃脸上。斗勃带箭而逃，楚国右军大败，死者横七竖八，狼藉不堪，不计其数。栾枝又派军兵扮作陈国、蔡国的士兵，拿着他们的旗帜，去楚军报告，说：“右军已经得胜，请中军快速进兵，同建大功。”得臣登上车辕观看，只见晋军往北跑，烟尘冲天，大喜过望：“晋国下军果然败退了！”急忙催促左军奋力前进。斗宜申见对面大旗高悬，料定是主将，抖擞精神，冲杀过来。狐偃上前迎住，只战了几个回合，阵后大乱，狐偃回车便跑，大旗也往后退。斗宜申以为晋军溃败，指挥郑、许两国大将，一同全力追赶。忽听鼓声震天，先轸、郤溱带领一支精兵，从半腰里横冲过来，把楚军分为两半。狐毛、狐偃翻回身再战，两面夹攻。郑、许两国的士兵首先惊乱，宜申招架不住，拼命冲出，遇着齐将崔夭，又杀一阵，抛弃车马器械，混在步兵之中，翻山而逃。原来晋国下军伪装败逃，烟尘满天，是栾枝砍下有莘山的树木，拴在车后，车马飞驰，自然刮起满地尘土飞扬，哄骗楚左军贪功求战。狐毛又假设大旗，令人拉着跑，装成奔溃的样子。狐偃佯装战败，诱敌深入。先轸早已计算好，吩咐祁瞒打着大将旗帜，守住中军，任敌兵挑战，决不应战。自己却带兵从阵后抄出，横冲过来，恰好与二狐形成夹击之势，大获全胜。这些都是先轸事先定好的计策。有诗一首称赞道：

临机何用阵堂堂？先轸奇谋不可当。

只用虎皮蒙马计，楚军左右尽奔亡。

却说楚元帅成得臣虽然自恃勇敢，但想到楚王两次告诫，也十分小心。听说左右两军都进军顺利，便令中军击鼓，命他的儿子成大心出阵挑战。一开始，祁瞞也依着先轸的命令，坚守阵门，全不理睬。到楚军第二通战鼓敲响，成大心手提画戟，在阵前耀武扬威时，他再也忍耐不住，派人去察看，回报说：“是十五岁的孩子。”祁瞞说：“谅他一个小孩有什么本事！去擒来，也算我们中军一功劳。”喝令：“擂鼓！”战鼓一响，阵门大开，祁瞞舞刀冲出。成大心迎住交锋，双方战有二十多回合，不分胜败。斗越椒在门旗下面，见小将军不能取胜，忙驾车冲出，拉满弓，看得分明，一箭射出，正中祁瞞头上的盔缨。祁瞞大吃一惊，想要退回阵中，恐怕冲乱了大军，只好绕阵而跑。斗越椒大声叫道：“不必追此败将，快杀入中军，擒拿先轸！”驾车向晋军大阵冲来。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话说楚将斗越椒和小将军成大心，不去追赶祁瞒，径直杀入晋中军阵营。越椒抬眼一望，瞧见大将军旗正迎风招展，便一箭射去，大旗应声而下。晋军士兵见没有帅旗，立刻乱了阵脚，幸好荀林父、先蔑两路人马赶来接应，荀林父截住斗越椒，先蔑迎住成大心，当下厮杀起来。成得臣趁机指挥军队挺进，振臂喊：“今天若有一个晋兵活着，绝不回师！”正在这时，先轸、郤溱引兵杀到，刹时，双方混战成一团，杀得昏天黑地。栾枝、胥臣、狐毛、狐偃也一齐赶到，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围杀过来。得臣知左右两军已被击溃了，便无心再战，连忙传令鸣金收兵，无奈，晋兵众多，把楚军围困在十几处，小将军成大心持着一枝画戟神出鬼没，率领六百亲兵，以一当十，拼命保护父亲成得臣突出重围。但发现斗越椒没有杀出，成大心又翻身上马杀入晋军阵中。斗越椒是子文的堂弟，生得虎背熊腰，吼声如狼叫，他精于骑射，箭无虚发，有万夫不当之勇。此时正在晋军中左冲右杀，寻找成家父子，恰好撞见了成大心，成大心叫道：“元帅没事了，将军快走！”于是，两人便一起各施绝技，又救出许多楚兵，突围而去。

晋文公站在有莘山上，看见晋军得胜，忙令人通知先轸传谕各军：“只把楚兵赶出宋、卫两国边境即可，不必杀戮太多，伤了两国的情份，背弃了先前楚王的恩惠。”先轸因此止住诸军，不再追赶。并以违令出战的罪名，将祁瞒囚禁于后军，听候发落。胡曾先生有诗道：

避兵三舍为酬恩，又诚穷追免楚军；
两敌交锋当如此，平居负义是何人？

陈、蔡、郑、许四国，损兵折将，各自逃回国去了。

只说成得臣、成大心和斗越椒突出重围，急忙奔回大寨，前哨报：“寨中已竖起齐、秦两家旗号了！”原来，国归父、小子懋两将已杀散楚兵，占了大寨。寨中的辎重粮草，也全被他们占去了。得臣不敢再往前走，只得绕道有莘山后，沿着睢水，一路而行。这时，斗宜申、斗勃也都带了各自的残兵赶来汇合，几路楚军凑到一处。当走到空桑地面时，突然听见炮声连珠，一队人马挡住了去路，旗上写着“大将魏”三个字。这魏犇早先在晋国，曾独自降服过一只白豹，楚国人没有不佩服他过人的神勇。谁料今天，落难至此，又碰到这样劲敌，那些残兵本来就是惊弓之鸟，此刻，哪有不丧胆消魂的？早就望风而逃了。斗越椒大怒，喝止住部下，叫小将军成大心保护元帅，自己振作精神，来战魏犇。斗宜申、斗勃见状不敢怠慢，催马上前竭力相助。魏犇力战三将，往来自如。正在相持之时，忽见一人，自北面飞马而至，高声大喊：“将军，别打了，先元帅奉主公命令：‘放楚将回国，报答主公落难时款待之恩德。’”魏犇当下住了手，命军士们分开，让出道来，喝道：“饶你们一命，还不快走！”得臣等马不停蹄，带领兵马疾驰而去。回到连谷，成得臣命人清点人马。中军虽有伤亡，但人员还有七八成，只是左右两翼，损失惨重。申邑和息邑，属于左右二军的人马，现幸存者十无一二了。可悲呀！古有凭吊战场的诗写道：

胜败兵家不可常，英雄几个老沙场？
禽奔兽骇投坑阱，肉颤筋飞饱剑铎；
鬼火荧荧魂宿草，悲风飒飒骨侵霜。

劝君莫羨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命亡！

成得臣痛心疾首，对属下说道：“我本打算为楚国扬威万里，不料想中了晋人的诡计，贪图功名遭此败绩，还能推脱罪责吗？”说完，命人将斗宜申、斗勃和自己囚禁起来，并让儿子成大心率领残部去见楚王，代为请求死罪。这时，楚成王还在申城，见了大心，怒火中烧，喝问道，“你父亲有言在先：‘不胜甘当军法处置’，现在还说什么呢？”成大心叩头说道：“我父亲自知其罪，意欲自杀，我竭力劝阻，要他听从大王处罚，以便申扬国法。”成王说：“按楚国法令，战败者应处死。各位将领尽快自杀，别脏了我的斧钺！”大心见楚王没有怜惜赦免的意思，号啕大哭。派人赶回连谷，回报得臣。得臣哀叹道：“纵使楚王赦免我，我又有何脸面去见申、息的父老们呢？”便向北拜了三拜，拔出佩剑，自刎而死。

却说 贾在家，问父亲 吕臣：“听说成令尹兵败城濮，是真的吗？”吕臣答：“真的。”贾又问：“大王怎么处理他呢？”吕臣道：“子玉和属下诸将请求处死，楚王听任他们自杀了。”贾道：“子玉刚愎自用，不能独自挂任，但是他人刚强不屈，如果让智谋之士辅佐他，便可建功立业。如今虽然兵败，将来能报晋仇的，非子玉莫属。父亲为什么不进谏保住他呢？”吕臣说：“大王恼怒至极，恐怕说了没有好处。”贾道：“父亲不记得范巫裔似的话了？”吕臣说：“你说说看。”贾道：“裔似擅长相人命，主上还是公子时，裔似曾说：‘主上与子玉、子西三人，日后不得好死。’主上牢记这句话，即位的当天，就赐子玉、子西每人一块免死牌。要使裔似的断言不能应验。主上盛怒之下，偶然忘了，父亲如提及此事，主上一定保留二臣。”吕臣立刻去见楚王，上奏道：“子玉虽罪当该死，然而我王曾有免死牌在那儿，可以特赦。”楚王一惊：“你说的是范巫裔似的那件事吗？不是你说，寡人几乎忘了！”便派大夫潘炅同成大心火速传达楚成王旨令：“败将一律免死！”等旨令传到连谷时，得臣已死半日了。左师将军斗宜申悬梁自缢，因身躯重大，悬上梁的布帛断了，恰在此时，楚王的免死命到，留下了一条性命。斗勃原打算收殓子玉、子西的尸首后，再自尽，所以也没有死。只死了个成得臣，岂不是命吗？潜渊居士有诗吊唁他：

楚国昂藏一丈夫，气吞全晋挟雄图。

一朝失足身躯丧，始信坚强是死徒。

成大心殓葬了成得臣的尸首。斗宜申、斗勃、斗越椒等，随潘炅到申城拜谒楚王，伏地拜谢不杀之恩。楚王知道得臣已死，懊悔不已。起驾返回郢都，升 吕臣为令尹；贬斗宜申为商邑尹，称之为商公；斗勃出守襄城。成王怜惜得臣之死，便拜其子成大心成嘉均为大夫。令尹子文辞官在家，听到得臣兵败，叹息道：“真不出 贾所料！我的见识反不如小孩，岂不自羞！”吐血数升，卧床不起。召儿子斗般嘱咐道：“我危在旦夕。只有一句话嘱咐你：你叔越椒，自打出生，已是虎熊之像，豺狼之声，这是灭族的命相。我那时曾劝你爷爷不要养育他，你爷爷不听。我看 吕臣不会长寿，斗勃和斗宜申，都不是善终的相貌，将来在楚国执政，不是你就是越椒。越椒孤傲手狠、弑杀成性，如果当政，定会招致违背情理的欲望，斗氏的祖宗岂少了香火吗？我死后，越椒若真的掌权了，你必须逃走，不要和他一起惹祸。”斗般再三叩头，接受父命。子文就此死了。不久， 吕臣也死了。楚成王记得子文往日的功劳，擢升斗般为令尹、越椒为司马， 贾为工正。

再说晋文公打败楚军以后，移师驻扎在得臣的大寨。寨中遗留下的粮草

很多，各路人马正好借以为食，还开玩笑说：“这是楚人设宴招待我。”齐、秦两国的官员及众位将领，都面北向晋文公行礼祝贺。文公面带忧色，坚辞不受面北之礼。众将问：“大王战胜敌人反而忧虑，为的什么？”文公道：“子玉不是甘为人下的人，这胜利不可骄恃，能不怕吗？”国归父、小子懋等上前辞行，文公拿出一半的战利品相赠，两国队伍高奏凯歌，班师回家。宋国公孙固也返回本国，宋公还亲自派遣使者赶赴齐、秦，拜谢他们的救助之恩。

先轸将祁瞒绑到文公面前，奏明他违命辱师的罪责。文公说：“若不是上下两军抢先取胜，楚军的冲击还能控制吗？”传令司马赵衰给祁瞒定罪。将祁瞒斩首，警告全军，同时发出号令：“今后有违抗元帅命令的，以此为鉴！”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悚惧。大军在有莘驻扎三天，然后诏令拔营回师。走到黄河南部，哨马来报：“河里的船只，还没齐备。”文公派人召舟之侨，舟之侨不在。原来舟之侨是虢国的降将，跟随晋文公已经很久，满心期望被重用立功，却被派到黄河南部收集船只，心中不平，恰巧接到家里的消息：妻子重病。舟之侨猜想晋楚两军相持，必然时日长久，未必马上就能班师，因此借机回去看看。不曾想四月戊辰这天，部队到城濮，己巳交战，就大败楚军，到癸酉大军回来，前后不出六天，晋文公就到了河畔，所以耽误了晋师渡河。文公大怒，要下令军士四处搜罗民船。先轸阻拦道：“黄河南部百姓，听说我们打败楚国，谁不惊恐？假使进行搜捕，必然会逃匿，不如靠重赏募集船只。”文公说：“好。”于是，在兵营门口张榜悬赏，百姓闻听后争相应募，一时间，河岸下密密麻麻，舟集如蚁。大军顺利地渡过了黄河。这时，文公问赵衰：“曹、卫之耻已经雪了，只有郑国的仇没报，有什么办法？”赵衰回答：“大王率军经过郑国，不怕郑人不来。”文公答允。

又走了几天，远远地看见一队车马，簇拥着一位显贵，向西驶来，前面队伍中的栾枝上前迎住，高声问：“来的是什么人？”对方答：“我是周天子的卿士王子虎，听说晋侯伐楚胜利，使中原有了安定，天子亲自驾金銮车，来犒劳三军。令子虎先来通报。”栾枝立即引子虎来见文公。文公问属下：“今天天子屈辱慰劳寡人，但在路上，怎么行礼呢？”赵衰道：“这里离衡雍不远，有个地方叫践土，那儿地势平缓宽阔，可连夜在那儿建造王宫，然后由主公引领各国诸侯迎接圣驾，举行朝见之礼，便不失君臣的礼仪。”文公于是同王子虎商量日期，约定五月一个吉日，在践土迎候周天子。王子虎告辞回去。大军朝衡雍行进。走到半路，又遇见一队车马，当中有一名使节迎上前来，原来是郑国大夫子人九。他奉了郑伯的命令来见文公，唯恐晋军向郑兴师问罪。文公十分恼怒：“郑伯听说楚国败了才害怕我们，不是出于本意。等我拜见天子之后，定当亲率人马，打到郑国城下。”赵衰上前进言说：“自从我们出师以来，赶走了卫王，制服了曹伯，打败楚军，军威已经大振，又何必为郑国劳累大军呢？大王应答应他。如果郑伯一心归顺，饶了他也可以，假若再存二心，暂且休息几个月，再征讨也不晚。”文公便答应了子人九。

大军行到衡雍安下营寨。晋文公一面派狐毛、狐偃率本部兵马，到践土筑造王宫；一面令栾枝进郑城，与郑伯结盟。郑伯也亲自到衡雍，赠送粮食饲料，谢罪道歉。文公与他言归于好，两人重又歃血订约。闲谈间，夸起子玉的英勇，郑伯说：“已在连谷自杀了。”文公长久地叹息。郑伯走后，文公私下里对众将道：“我今天高兴的，不是得了郑国，高兴的是楚国失去了

子玉。子玉死了，剩下的人不足为虑，诸位可以高枕无忧了！”髯翁有诗道：
得臣虽是莽男儿，胜负将来未可知。
尽说楚兵今再败，可怜连谷有舆尸！

却说狐毛、狐偃在践土构筑王宫，依照明堂而建，真是富丽堂皇，有《明堂赋》为证：

赫赫明堂，居国之阳，崑峨特立，镇压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万国之侯王。面室有三，总数惟九。间太庙于正位，处太室于中霤；启闭乎三十六户，罗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为季孟之交兮；上圆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诸位散设，三么最崇。当中阶而列位，与群臣而不同。诸侯东阶之东，西面而北上；诸伯西阶之西，东面而相向；诸子应门之东而鹄立，诸男应门之西而鹤望。戎夷金木之户外，蛮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对。朱干玉戚，森耸以相参；龙旗豹韬，抑扬而相错。肃肃沉沉，峦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齐列，日出而天颜始临。戴冕旒以当轩，见八纮之稽颡：负斧宸而南面，知万国之归心。

在王宫左右，又另建了数座楼舍，昼夜施工，一个多月，工程就完毕。晋文公发函各国诸侯：“五月初一，都要到践土聚齐。”这时，宋成公王臣，齐昭公潘，都是晋国的旧好，加上新归顺的郑文公捷，率先赶到践土。其他如鲁僖公申，曾与楚国通好，陈穆公款、蔡庄公甲午也曾和楚国联兵，这些楚国往日的盟友，这时害怕被追究罪责，也赶来赴会。像邾、莒这类小国，更不必说了。只有许僖公业，归顺楚国时间最久，不愿顺从晋国。秦穆公任好，虽然和晋联兵打楚，但从没与中原会盟过，所以犹豫再三，没有到会。卫成公郑，出走到襄牛；曹共公襄，被拘留在五鹿；晋侯虽然允许他们归顺，但还没有明确赦免对他们的处罚，也没有赴会。

单说卫成公听说晋国要与诸侯盟会，对宁俞说道：“邀约各国集会，却没有卫国，晋文公的恼怒显然还没平息。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宁俞回答：“大王即使出奔逃走，谁还能容纳您呢！不如让位给叔武，叫元咺辅佐他，以此请求到践土赴盟，大王继续躲避出走。上天如保佑卫国，使叔武获准与晋国结盟，叔武拥有国家，就如同大王拥有国家。何况叔武平素忠于亲友，哪能忍心代替您自立为王？他一定会考虑大王复位的办法。”卫侯虽然心里不愿意，到了这地步，却也无可奈何。于是传命孙炎带了诏令像宁俞讲的那样，将国位交给叔武。孙炎领了旨意，往楚丘去了。卫侯又问宁俞：“如今寡人出走，往哪国合适呢？”宁俞踌躇不语。卫侯又说：“去楚国怎么样？”宁俞说：“楚王虽同卫有联姻，却是晋国的仇敌，而且先前曾拒绝过他们，不能再去，不如到陈国。陈穆公将听命晋侯，还可以借此作为我们与晋通好的途径。”卫侯道：“不能这样。上次拒绝，不是我的本意，楚王定会谅解的。晋国和楚国将来的事还不能确定，叫叔武归顺晋国，而我逃避到楚国，两边观望，不也可以吗？”于是卫侯投奔楚国，但遭到楚国边境百姓的驱赶责骂。卫侯这才开始相信宁俞的预见，改道往陈国去了。孙炎见到叔武，传达卫侯的命令。叔武道：“我管理国家，只是代理，怎么敢接受主公让位呢？”随即同元咺到践土赴会。并叫孙炎回报卫侯说：“见晋文公时，一定替哥哥求情，使主公得以恢复王位。”元咺道：“大王生性多疑猜忌，我们不派亲人子弟随孙炎一道去，怎么能得到信任呢？”便叫儿子元角与孙炎结伴同行，名义上是问候卫侯郑，实际是做人质留在卫侯身边。公子欬犬私下对元咺道：

“主公不能复得君位，也可以看出来了。你何不将让位的事公开，并号召百姓拥立夷叔辅佐他？晋侯定会欢喜。你趁机借晋国的威力回到卫国，这样，你就和叔武共同执掌卫国了。”元歆说：“叔武不敢没有哥哥，我敢没有君主吗？此番去践土就是请求恢复我们大王的地位。”歆犬无言以对，匆匆告退。他怕卫侯一旦重掌国家，元咺将自己的话泄露出去，得罪卫侯，便暗自到陈国密报卫侯，反诬告说：“元咺已经拥戴叔武为国君，阴谋会见晋侯，以便确定他的位置。”卫侯怀疑歆犬的话，就问孙炎。孙炎答道：“臣不知道这事。元角现在在这里，他父亲若有阴谋，他必定有所闻，大王何不问他？”卫侯又问元角。元角说，并没有这等事情。宁俞也说：“元咺如果不忠于大王，肯将儿子送来服侍您吗？大王不要猜疑。”公子歆犬又独自进见卫侯，声称：“元咺图谋反对大王，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他差遣儿子来。不是忠于主公，是要用元角窥视大王的动静，以便准备对策。假使向晋侯求情，真是为谋求恢复君主的王位，肯定推辞不敢参加会盟；如果公然参加会盟，则是为了取信于君王，大王明察这一点。”卫侯果然暗地派人到践土，随时侦察叔武、元咺的举动。胡曾先生有诗称：

弟友臣忠无间然，何堪歆犬肆馋言？

从来富贵生猜忌，忠孝常含万古冤。

却说初夏五月丁未这一天，周襄王圣驾来到践土。晋文公率各国诸侯，早在三十里外相接，迎进王宫。襄王登临大殿，诸侯跪拜叩首，进见天子。请安大礼行过之后，晋文公献上掳获的楚国战利品：上百乘披甲的战马，几千名步兵以及十几车的器械衣甲。襄王大喜，亲自慰劳晋侯，说：“自从伯舅齐侯去世以后，荆楚日益强盛，侵扰中原，靠叔父仗义征讨，翦除祸患，保住了王室的尊严。从文王、武王以来，都依仗叔父的荫庇，岂止我一个亲身经历呢？”晋文公又重新叩拜稽首，说道：“重耳有幸打败楚国，全仗了天子的威灵，我又有什麼功劳呢？”第二天，襄王设酒席宴请晋侯。命上卿尹武公，内史叔兴，册封晋文公为方伯。奖赏一套乘大车的服装，带有鷩毛的帽子；一套乘战车的服饰，有熟牛皮缝制的帽子；一把朱红色的弓，一百羽朱红色的箭，十把黛黑色的弓，一千羽黛黑色的箭，一罐祭祀的酒和三百名精壮的勇士。同时宣布：“传使晋侯，专事征战讨伐，以消除王室的祸患。”晋侯谦让了一阵，方敢接受任命。然后，将襄王的诏令传达给各国诸侯。紧接着，襄王又命王子虎，册封晋侯为盟主，主持诸侯修盟集会的事情。晋侯在王宫旁边，设下盟坛，诸侯先到王宫，行觐见天子之礼，然后各自赶往盟会的场所。王子虎监察前后过程。晋侯首先登上盟坛，手持盛着牛耳的盘子，诸侯随后，依次而上。此前，元咺已引叔武拜见过晋侯，这日，叔武代替卫国君主之位，列在盟约的最后。子虎宣读誓词：“凡参加同盟的，都要辅助王室，不相伤害；有背弃盟约的，神明将诛杀他，祸及子孙后代，断绝香火！”诸侯齐声道：“天子旨意和睦修好，我等怎敢不恭敬遵命！”说罢，各自上前，歃血为证。潜渊有读史的诗说道：

晋国君臣建大猷，取威定伯服诸侯。

扬旌城濮观俘馘，连袂王宫觐冕旒。

更羨今朝盟践土，谩夸当日会葵邱。

桓公末路留遗恨，重耳能将此志酬。

盟会完毕，晋侯要领叔武见襄王，立为卫国君主，以取代卫成公。叔武垂着泪说：“过去宁母之会，郑子华的儿子篡夺父位，齐桓公拒绝此事。今

天大王刚刚继承桓公的业绩，便要叔武以弟篡夺兄位吗？大王如果要施恩给叔武，还乞望恢复我哥哥郑的王位。他听从大王的命令，不敢不尽心！”元咺也跟着叩头，挥泪乞求还复郑的王位，晋侯才点头应允。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话说周襄王二十年，亲自到践土，犒劳晋文公，完事后返回周土，各国诸侯也都各自辞行，回本国去了。

卫成公对黻犬的话将信将疑，派人暗地里打探是非，见元咺侍奉叔武参加盟会，名字列入盟约，来不及弄清情况，就立刻回报卫侯。卫侯大怒：“叔武果然自立为王！”骂道：“元咺这背叛君王的贼子！自己贪图富贵，扶立新主子，却又叫儿子来窥探我的动静。我怎可容忍你们父子？”元角刚要分辩，卫侯拔剑一挥，元角头已落地。真冤枉啊！元角的随从慌忙逃回来，通知他父亲元咺。元咺道：“儿子的生死，是天命呀！主公虽然负心元咺，元咺怎可负心太叔？”司马瞞对元咺说：“主公既然怀疑你，你也该避避嫌。何不辞掉官职离开，以表示你的真心呢？”元咺叹息着说：“元咺如果辞掉官位，谁和太叔一起管理国家呢？儿子被杀，是私怨；执掌国政，是大业，因私怨而丢弃大业，不是臣子报国的道义。”说完，便通知叔武，要他写信给晋侯，请求恢复成公的王位。这就是元咺的长处。

再说晋文公接受册封以后，人马往回走，勇士弓箭排列前后，别是一番景象。进入国土这一天，一路上，百姓们扶老携幼，争相观赏威仪风姿。人人竹篮里盛了干粮，壶里盛了饮料，迎接大军。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正是：

捍艰复纘文侯绪，攘楚重修桓伯勋。

十九年前流落客，一朝声价上青云。

晋文公上朝接受众人贺礼后，便论功行赏，推狐偃为首功，先轸第二。众将问晋侯说：“城濮之战，施计打败楚军，都是先轸的功劳，现在反推狐偃为头功，为什么？”文公道：“城濮之战，先轸说：‘必须迎击楚国，不要失去进攻敌人的机会。’狐偃说：‘必须退让楚国，不要失去信义。’战胜敌手，是一时的功劳，保全信义，是万世的利益。怎么能将一时的功劳，置于万世利益之上呢？所以先推狐偃。”众将无不心悦诚服。狐偃又上前说道：“先臣荀息死于奚齐卓子之难，忠贞可嘉，应录用他的后代，以激励臣子操守忠心。”文公应允了，于是召荀息的儿子荀林父为大夫。舟之侨正在家里守候着病妻。听说文公将要回来，赶到半路迎接。文公命人把他囚禁在后车上。行赏完了，叫司马赵衰对他定罪，后定为死罪。舟之侨说妻子有病，请求从宽发落自己，文公道：“服事君王的人不顾自身，何况妻子呢？”喝令将舟之侨斩首示众。文公这回出兵，第一个斩了颠颉，第二个斩了祁瞒，今天第三个，又斩了舟之侨。这三人都是有名的宿将。违抗命令，必斩无疑，全不轻饶。因此三军折服，众将听从命令。正是：“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这就是文公之所以能成为诸国霸主的原因。文公又同先轸商量，欲增添兵员，以壮大国威，但又不敢等同于周天子的六军，便假托名目增加“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大夫，先蔑、屠击为左、右两行大夫。前后三军三行，分明是六支军队，只是回避天子六军的名字而已。从此晋国兵多将广，天下没有比它更强大的了。

一天，文公受理朝政，正同狐偃等商议曹、卫两国的事情。身边的人来报：“卫国有信到了。”文公道：“这一定是叔武为他兄乞求宽恕的。”展开来看，见信上写道：

大王不灭卫国，准许恢复以前的国君，举国百姓，都翘首以望这高

尚的义德。只盼大王提早处理此事！

陈穆公也派了使者到晋国，代替卫侯郑传达悔过自新的意思。文公便各发回信，听凭卫侯回归祖国，诏令郤步扬不必领兵阻挠。叔武得晋侯宽大的信后，急派车骑前往陈国，迎接卫侯。陈穆公也派人劝请卫侯回国。公子歆犬对成公说：“太叔做王的时间已经不短，国内百姓依顺他，且又同邻国结为同盟，这次来迎驾，不能轻信。”卫侯说：“我也正怀疑此事。”便派宁俞先到楚丘，探听真伪。宁俞只得奉命上路。到了卫国，正好叔武在朝中议论国事。宁俞进殿后坐，发现叔武的座位，摆在殿堂东侧，朝西而坐。一见宁俞，叔武走下座位，迎上前来，言语问候，十分恭敬。宁俞佯装不知，问：“太叔受理朝政，却不居中坐主位，这岂不有碍观瞻？”叔武说：“这正中是我哥哥的位置，我虽然在边上陪伴，自己还惴惴不安，怎敢坐在正中呢？”宁俞说：“我今天方才看到太叔的一片心了。”叔武道：“我一直记挂着哥哥，终日不安。希望大夫劝劝王兄，早日还朝，好叫我心里安稳。”宁俞这才与叔武商订日期，讲好六月辛未吉日，卫侯入城。宁俞出朝以后，搜集大家的反应。只听得众位将官议论纷纷，说：“以前的主公，如果再次入主朝政，不免要将众将分为留守和出行两类，陪同出行的，有功；留守的，有罪。这怎么是好呢？”宁俞说：“我奉旧主公的旨意来这儿，向你们传达诏谕：“不论留守还是出行的，一律有功无罪。如果不信，可当众歃血立誓。”众人都说道：“如能一同立下盟誓，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宁俞便对天发誓：“出行，为保护主公；留守，为操持国家，各尽其力，君臣团结，共保国家，如相欺瞒，神明处罚！”众人高兴地散去，说：“宁俞不会欺骗我们的。”叔武又派大夫长牂，专门把守国门，并吩咐：“如南方有人回来，不管早晚，立即放进来。”

却说宁俞回来，报告卫侯说：“叔武是真心欢迎主公，并无恶意。”卫侯也就有了信心。

但是歆犬因先前的谗言，怕到时卫侯察出与事实不符，反而落个欺谤的罪名，就又对卫侯进言：“太叔同宁俞定下时间，怎知他不预先准备，加害大王？主公不如提前回去，出其不意，肯定可以入主王位。”卫侯听从他的话，即刻起驾登程。歆犬又请求做前驱，去消除卫宫的祸患，卫侯也应允了。宁俞上前说道：“我已经同国内各位约好时间了。大王如果提前到达，国人必定要起疑心。”歆犬大声喝斥道：“宁俞不让主公尽快回去，是什么主意？”宁俞不敢多加阻拦，只得又说：“大王如果即刻起驾回国，我请求先行一程，以通知臣民，使上下心安。”卫侯道：“你对国人讲，我不过是要早点见到百姓，并无其他原因。”宁俞走后，歆犬说：“宁俞先走，事情可疑。大王要快些赶路，不宜耽搁！”卫侯催促车夫，全力奔驰。

再说宁俞先到了卫国的国门，长牂询问，得知是卫侯的使臣，立刻放入。宁俞说：“大王即刻就到。”长牂问：“先前约好是辛未日，今天还是戊辰呢，为什么这么快？你先进城报信，我准备迎接。”宁俞刚转身去时，前驱歆犬已经赶到了，说：“卫侯紧跟在后面。”长牂急忙整束车马随从，迎上前去。歆犬已先进城去了。当时，叔武刚刚督使差使，扫除完宫室，正乘便在庭中洗发。听到宁俞报信：“大王到了。”又惊又喜，仓猝之间，正要问先期到达的原故，忽听前驱的车马声音，以为是卫侯已经到了，心中大喜，头发未干，也来不及挽髻，急忙用一只手握住长发，疾步迎了出来，正撞见歆犬，歆犬怕留下叔武，他们兄弟相见，说出前面的事情，远远地瞧见叔武

跑来，就张弓搭箭，嗖的一声，射了出去，正好射中。叔武心窝中箭，往后就倒。宁俞急忙上前扶救，已经来不及了。可悲啊！元咺听说叔武被杀，吃了一惊，大骂：“无道昏君！枉杀无辜，天理岂能容你？我要向晋侯投诉，看你王位怎样坐得稳？”痛哭了一场，急忙逃奔晋国去了。鬻翁有诗说道：

坚心守国为君兄，弓矢无情害有情。

不是卫侯多忌忮，前驱安敢擅加兵？

却说成公来到城下，见长牂出来迎接，便问来意。长牂复述了叔武的吩咐，早来早入，晚来晚入。卫侯叹道：“我弟果然没有其他的意思！”等到进城，只见宁俞带泪跑来，说：“叔武对主公的到来很高兴，不等洗完头，就握着头发跑出迎接，谁知道被猷犬枉杀了。我对国人失去信义，罪该万死！”卫侯面带愧色，答道：“我已经知道夷叔的冤屈了！你不要再说了！”说完驱车入朝，这时百官还不知此事，一路上先先后后逢迎卫侯。宁俞带领卫侯来看叔武的尸体。叔武双目睁开，好像活着一样。卫侯将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膝上，禁不住失声大哭，用手抚摸着他道：“夷叔，夷叔！我是靠你才回来的，你却因为我而死！哀哉痛哉！”只见尸首的眼睛，闪烁有光，渐渐闭上了。宁俞道：“不杀猷犬，怎么告慰太叔在天之灵？”卫侯立刻下令，逮捕猷犬。这时猷犬正准备逃跑，被宁俞派人抓到。猷犬辩解：“臣子杀太叔，也是为了大王！”卫侯大怒道：“你诋毁我兄弟，擅自屠戮无辜，现在又把罪责推卸给我。”命令左右将猷犬斩首示众。并吩咐，以君主之礼，厚葬叔武。卫国百姓开始时听说杀了叔武，议论纷纷，吵吵嚷嚷。等到又听说斩了猷犬，厚葬叔武，民心才开始安定下来。

再说卫大夫元咺逃往晋国，见到晋文公，伏地大哭，诉说卫侯猜忌叔武，因而派前驱射杀叔武的经过。说了又哭，哭了又说，说得文公恼怒起来，用好话反复安慰了元咺，并留他在馆驿里住下。然后召集群臣问道：“我依靠各位卿士的力量，一举战胜楚国。践土会盟，天子亲自慰劳，各国诸侯如影相随。霸业的兴盛，我私下里认为可以比得上齐桓公了。怎奈秦人不来赴约，许人不参加会盟，虽然郑伯接受了盟誓，但仍抱有怀疑、不忠之心。卫侯刚刚复国，就擅自杀掉受盟的弟弟。如果不再申张誓约，严行征讨，诸侯虽然和好，但终久必将离异，各位卿士有什么好计策提出来？”先轸上前道：“邀集会盟，讨伐叛逆，是霸主的责任。我请厉兵秣马，等候大王的命令。”狐偃说：“不应如此。伯主所以能在诸侯间畅行无阻，无不是凭借天子的威仪。如今天子亲自慰劳君王，而大王的朝见礼仪还没有实行，我们确有疏漏之处，怎么能让别人服从？不如假借朝见周王为名，号召诸侯，若有不来者，以天子的命令兴师问罪。朝见天子是大礼，征讨怠慢天子之罪是大名。执行大礼而申扬大名，是伟大的业绩，请主公考虑这一点！”赵衰说道：“子犯说得十分正确。但是照我的浅见，恐怕觐见天子的举动，未必能成。”文公问：“为什么不成？”赵衰答道：“入朝觐见天子的礼仪，很久没有实行。以晋国的强大，纠合其他国家去京师，经过的地方，谁不震惊？我怕天子怀疑主公而拒绝。天子推辞不受觐礼，有损主公的声威。不如请天子到温邑，主公在那儿率诸侯觐见。君臣互不猜疑，这是第一方便。各国诸侯不受劳顿，这是第二方便。温邑有叔带的新宫，不必麻烦再建，这是第三方便。”文公问：“天子可能去吗？”赵衰道：“天子高兴亲近晋国，且乐于接受朝礼，为什么不可能？我请求做主公的使臣到周土去，商量入朝的事，同时又只有乘此机会揣摩天子的心思。”文公大喜，传令赵衰到周拜谒襄王。赵衰见到周襄

王，再三叩头，向上奏说：“我们主公重耳，感激天子慰劳授命的恩德，要率各国诸侯到京师，兴办朝觐之礼，乞望天子明察此心！”襄王沉默不语，命赵衰到使馆安歇。然后立即召见王子虎，商议此事，襄王问：“晋侯要带领众人入朝，用心不可测，怎样推辞呢？”子虎答道：“臣子请求面见晋国来使，探请他们的真意，能推辞就推辞。”子虎辞别襄王，到使馆见了赵衰，说起入朝的事。子虎说：“晋侯率领各位姬姓诸侯，尊奉辅佐天子，兴数代被废弃的盛典，真是王室的大幸事！但是列国群集，行李充斥城廓，车夫人马众多，士子庶民不曾见到过，妄加猜疑，容易招至谣言，或者互相讥讽讪笑，反辜负了晋侯的一片忠爱之意，不如算了。”赵衰道：“我们主公想见天子，确实出于至诚。我出发时，已将檄文传送各国，约好在温邑聚齐。如果废除不办了，这是用天子的事做儿戏，我不敢带回这个旨意。”子虎问：“那怎么办？”赵衰答道：“我有个主意，但不敢说。”子虎说：“子余有什么良策？我定听从！”赵衰说：“古时候，天子有时常巡访、省察四方百姓的先例。何况温邑也是从前京城之内的地方。天子如果以巡游狩猎为名，驾临河阳，我们主公也因此率领诸侯，举行觐见的礼仪。上不失掉王室的尊严，下不辜负我们主公忠敬的诚意。不知可行不可行？”子虎道：“子余的主意，真是两全其美。我立刻转达给天子。”子虎回朝，将赵衰的话对襄王说了。襄王十分高兴，约好冬十月的吉日，御驾亲临河阳。赵衰回去报告晋侯。晋文公将朝见天子的活动传达给诸侯，约定好十月初一这天在温邑聚齐。

到了这天，齐昭公潘、宋成公王臣、鲁僖公申、蔡庄公甲午、秦穆公任好、郑文公捷陆续都到了。秦穆公说：“上次践土会盟，因担心路远误期，所以没能参加。这次愿意跟随在诸侯的后面。”晋文公向他表示谢意。当时，陈穆公款刚死，儿子共公朔新立为王，因怕晋国的威势，也披麻带孝赶来了。邾、莒这类小国，当然没有不到的。卫侯郑知道自己有罪，本不想去。宁俞劝道：“如果不去，增加罪责，晋人必来征讨。”卫成公这才上路。宁俞、鍼庄子和士荣，三人随从前往，到了温邑，文公不与他相见，派兵看守他们。只有许国始终顽固，不听晋侯的旨意。除此外，总计有晋、齐宋、鲁、蔡、秦、郑、陈、邾、莒，共十国，先在温邑会谈。不出一天，周襄王御驾到了，晋文公引领众诸侯将襄王迎到新宫住下。然后上前请安，再拜叩首。第二天五更时，十路诸侯，衣冠楚楚，披金带玉，整整齐齐，朝见天子，众人过后，扬起一地的风尘。贡品异常丰富，各国诸侯都竭尽地主之仪；举止非常谦恭，都争着一睹天子的欢颜。这回朝礼，比践土更加庄重。有诗为证：

衣冠济济集河阳，争睹云车降上方。
虎拜朝天鸣素节，龙颜垂地沐恩光。

丰宫盛事空前代，邾郟虚名慨下堂。
虽则致王非正典，托言巡狩亦何妨？

典礼完毕后，晋文公将卫叔武的冤情，对襄王讲了，并请王子虎一同决断这桩案子。襄王准许了。文公约子虎到公馆，宾主按顺序坐好了。派人以天子之命传讯卫侯。卫侯身着囚服而来。卫大夫元咺也到了。子虎称：“君臣不能当面说理，可以由人代替卫侯。”便叫卫侯留在廊房。宁俞寸步不离，侍候在卫侯的身边。鍼庄子代替卫侯，同元咺说理；士荣代理治狱的官员，证实这件事。元咺口若悬河，从卫侯逃到襄牛说起，如何嘱咐太叔留守国政，以后又如何杀元角，再杀太叔，一件件仔细讲述。鍼庄子说：“这都是黜犬

的谗言造成卫侯的误听，不完全是卫侯的责任。”元咺说：“黻犬开始对我说，要拥立太叔。如果听了，主公岂能重新入主国家？只为了元咺仰慕体量太叔爱兄的心情，所以拒绝了黻犬的要求，不料他反施离间之计。卫侯如果没有猜忌太叔的意思，黻犬的诽谤，怎么听得进去？我派儿子元角去陪从主公，正是要表明自己的心迹，本是一片好意，元角却无辜被杀。就他杀掉我子元角的用心，便证明杀太叔的用心了。”士荣打断说：“你怀藏杀子的怨恨，不是为太叔。”元咺说：“我常说‘杀子是私怨，守卫国家是大事。’我虽不好，却不敢以私怨荒废大事。当时太叔报信致晋侯，请求恢复他兄长的君位，这信稿就是我的手笔。如果我心藏私怨，怎么肯这样呢？只说是我们主公一时之误，还指望他心生忏悔之意，不料又拖累太叔遭此大冤枉。”士荣又说：“太叔没有篡位的心思，我们主公已谅解了。他误遭黻犬的毒手，不是卫侯的意愿。”元咺说：“主公既然知道太叔没有篡位的心思，以前黻犬的话，都是虚谬的，就该加罪于他，怎么能听他的，提早动身呢？等到入国，又用他做前驱，明明是要借刀杀人，因此很难说不是他的意思。”鍼庄子低头不语。士荣又反驳说：“太叔虽遭冤枉被杀，但太叔是臣，卫侯是君。自古以来，为人臣被君枉杀的，不可胜数。何况卫侯已将黻犬斩了，又为太叔加礼厚葬，赏罚分明，还有什么罪？”元咺说：“过去，夏桀枉杀关龙逢，商汤赶走他。商纣王枉杀比干，武王讨伐他。商汤和武王，同是桀与纣的臣子，看到忠良枉受冤屈，就发动正义之师，诛杀他们的君王，来安抚他们的百姓。何况太叔是兄弟，又有摄守国家的功劳，不是龙逢、比干所能相比的。卫郑不过是侯位，上听命于天子，下听命于方伯，又不能与桀、纣贵为天子拥有四海相比。怎么能说无罪呢？”士荣语塞，又转口说：“卫君固然不能这样比，但你是他的臣子，既然忠心为主公，为什么主公一入国，你就出逃呢？不去朝贺主公，是什么道理？”元咺说：“我辅佐太叔守国，确实出于主公的旨意；主公连太叔都不能容纳，还能容纳元咺吗？元咺出逃，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要为太叔申明不白之冤啊！”晋文公在座上，对子虎说：“看士荣、元咺争辩几个回合，从各方面看都是元咺在理。卫郑是天子之臣，不可擅自决断，就先对卫国的大臣施加刑法。”喝令左右说：“凡是跟随卫侯的，统统杀掉。”子虎说：“我听说宁俞是卫国的好大夫，他在兄弟君臣之间，往来调停，煞费苦心，无奈卫君不听他的？况且这桩讼事与宁俞不相干，不能连累他。士荣代为士师，断案不明，应当首先受到惩处。鍼庄子一言不发，自知理亏，可从轻发落。只靠君侯明断！”文公依照他的话，将士荣斩首，鍼庄子砍掉双脚，宁俞暂且赦免不问。卫侯上了槛车。文公和子虎带了卫侯，来见襄王，文公仔细陈述卫家君臣两方狱词说：“如此冤情，如果不杀卫郑，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请传命司寇，施行刑法，以彰扬上天对罪恶的惩罚！”襄王说：“叔父裁断讼案，明了清楚。只是这样，还不足为训。我听说，《周礼》设置双方讼事，是为审讯平民，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父子间没有诉讼。”如果臣与君争辩是非，这是没有上下之分了。如断臣子胜了，为臣而杀君，背礼太远！我担心这样无法惩恶扬善，却恰好教人倒行逆施了。我又怎么能偏袒卫侯呢？”文公诚惶诚恐，谢罪道：“重耳没有看到这点。既然天子不加诛杀，该用槛车将卫郑送往京师，听候裁决。”文公仍旧带了卫侯回到公馆，令军士照旧看管。一面打发元咺回到卫国，任他另立英明的君侯，以取代卫郑的君位。元咺到达卫国后，与群臣商议，假称：“卫侯死刑已定，今天奉了襄王的旨意，选立贤德的君主。”群臣共同推举一个

人，便是叔武的胞弟，名适，字子瑕，为人十分宽厚。元咺说：“立这个人，正符合‘兄终弟及’之礼。”于是，奉举公子瑕即位。元咺做丞相，并有司马瞞、孙炎、周歆、治廛一班文臣武将辅佐。卫国的新政权，大致已定。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

话说周襄王领受朝仪之后，要返回洛阳。众诸侯送襄王出了河阳境，就命先蔑押送卫侯到京师。这时卫成公有点小病，晋文公派遣随行的御医衍与卫侯一同上路，假借看病为名，实际是教他用毒酒杀死卫侯，以泄胸中的怨忿：“如不用心，定死无赦！”又吩咐先蔑：“用心抓紧办事，完事当天就同御医衍一起回话。”

襄王走后，列位诸侯还没散去，晋文公对众人说：“寡人奉了天子的命令，专事征战讨伐。现在许人一心听从楚国的命令，不同中原通好。王驾再次临视，诸位君王往来奔走，颖阳近在咫尺，却置若罔闻，还有这样怠慢的吗？我愿意偕同诸君对许兴师问罪。”众位诸侯都回答：“遵从您的命令。”当下以晋侯为主，齐、宋、鲁、蔡、陈、秦、莒、邾八国诸侯，都率了兵马，一道向颖阳进发。只有郑文公捷，原本是楚王的同党，因怕开罪晋国，才来依附，目睹文公处置曹、卫两君太过分了，心中有些不平，暗下里思量：“晋侯逃亡时，自己也曾对他失礼，看他亲口答应曹、卫恢复国政，却还不肯放手。这样怀恨在心，未必就忘了同郑国的那段旧事。不如留下楚国这条后路，做个退步，将来患难时，也有个依靠。”上卿叔詹见郑伯犹豫，似有背弃晋国的意思，便上前劝道：“郑国方得晋侯接纳，主公不要有二心，再有二心，定会遭受惩处而不能赦免。”郑伯不听，使人四处扬言：“国内发生疫病。”然后以准备祈祷为名，辞别晋侯提前返回国土，同时暗地派人捎信给楚王，说：“晋侯恼恨许国亲近贵国，要率诸侯前去兴师问罪。我敬畏贵国的威仪，不敢派兵随从，冒昧告知。”许人听说各国征伐的兵来了，也派人到楚国告急。楚成王说：“我们的兵刚败，不可以同晋国相争，只有等他打得厌倦了，再努力求成。”便不去救援许国。诸侯的军队把颖阳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曹共公襄，还被拘禁在五鹿城中，看不到晋侯的赦令，便找寻能言善辩的人，去游说晋侯。小臣侯孺，请求携带厚礼前往，共公答应了。侯孺听说诸侯在许国，就径直赶往颖阳，求见晋文公。恰逢文公因积劳染上了寒疾，梦见一个盛装的妖怪向他讨饭，文公喝叱起来，那妖怪便退去了，但文公的病势却愈加严重了，躺着起不来。于是传令太卜郭偃占问吉凶。侯孺乘机将一车重器布帛送给郭偃，说出事情的原委，教他借鬼神的事情，替共公求情，告诉他要如此这般地向文公进言。郭偃接受了贿赂和嘱咐，答应代他讲话。见到文公以后，晋侯将梦中所见对郭偃讲了。郭偃给他占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偃将繇文呈给晋文公，那文上说：

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

文公问：“说的什么？”郭偃答道：“将卦同梦合起来看，一定是有没有祭祀的鬼神，求主公赦罪的。”文公道：“寡人对祭祀的事，只有兴办，从没荒废过。况且鬼神有什么罪，倒求我来赦免？”郭偃说：“以臣的愚见来看，这是不是曹侯的事情？曹叔振铎，侧立于文王的左边，晋先君唐叔，侧立于武王的右面。过去齐桓公会盟，封邢、卫为异姓之国，今天主公会盟，却灭了曹、卫同姓之国。何况这两国已承蒙恩准还复国政了。践土之盟，主公恢复卫侯而不恢复曹伯，罪过相同，而惩处不同，振铎没有祭祀，因此显现梦中，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一席话，说得文公心里豁然开朗，顿时觉得病势已去了一半。当日差人到五鹿传召曹伯襄，让他复归本国为君，被割让给

宋国的田地，也归还给他。曹伯襄获释后，就像笼中的鸟得以在天空飞翔，栅栏里的猿重又攀上树木，即刻统领本国兵马，赶到颖阳，面谢晋侯复国之恩，并协助各国诸侯包围许国。许僖公见楚王不来救助，便背缚双手，口含璧玉，到晋军中乞求投降。同时献出大量的金玉布帛，犒劳各路军队。于是，文公便与众诸侯撤兵而去。

秦穆公临别时同晋文公约定：“他日如有军旅战事，秦国出兵，晋国必须相助；晋国出兵，秦国同样相助，彼此同心协力，不得坐视不管。”两人商议好了，便各自上路了。晋侯走到半路上，听说郑伯遣使又向楚王通好，勃然大怒，要即刻调集兵马讨伐郑国。赵衰劝道：“主公的玉体刚安，不可再劳顿了。而且士卒长久困乏，各国诸侯又都散去了，不如暂且回去，休息一年，而后再想办法。”

再说周襄王回到京师，群臣拜谒称贺完了，先蔑叩头，转达晋侯的意思，请求将卫侯郑交给司寇发落。当时周公阅做太宰操持政事，阅请求将卫侯拘禁于馆舍，由他自己反省。襄王说：“放到大牢太重，住在公馆太轻。”便着人将民间空房，另改修成囚室，囚禁卫侯。襄王本要保全卫侯，只因为晋文公十分恼怒，又有先蔑监押，害怕违背了他的意思，所以别设囚室看管，名义上囚禁，实际是宽容卫侯。宁俞紧紧跟随他的主公，睡觉办事，一律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凡是饮食之类的东西，一定要亲口尝过，才能给卫侯吃。先蔑数次催促衍，怎奈宁俞防犯严密，无处下手。衍没有办法，只得将实情告诉宁俞，说：“晋侯严厉明察，你是知道的，有犯必杀，有怨必报。衍这次来，实际上是奉命使用毒酒，不这样，我就要遭受处罚。我想用假死之计，你不要泄露于人。”宁俞贴着衍的耳朵说：“你既然剖腹掏心来告诉我，我怎么敢不用心替你谋划呢？你的君侯已经老了，不信人谋，而轻信鬼谋。最近听说曹君获释，只是靠了巫史的一句话。如果你以少量的毒酒给卫侯，而假言鬼神的事情，晋侯一定不会怪罪你。我们主公也会有一点儿薄礼给你。”衍会意走了。宁俞假借卫侯的命令，向衍索取药酒治病，乘机暗送了一匣宝玉。衍告诉先蔑：“卫侯的死期到了！”便调好毒酒，用瓦罐盛着去见卫侯，用毒量很少，还参杂了其他药品来混淆颜色。宁俞要求品尝，衍佯装不许，强迫卫侯喝下，才灌下两口，衍抬眼仰看院中，突然大叫一声，栽到地上，口吐鲜血，不省人事，瓦罐也碎落在地上，药酒狼籍不堪，四处流淌。宁俞故意大惊小怪，叫左右扶起太医。半晌，衍才苏醒过来，问他什么缘故。衍说：“刚才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長一丈多，头仿佛有十斗那么大，穿着威严，自天上下来，直入屋中，说：‘奉了唐叔的旨意，来救卫侯。’然后用重鎚打落酒罐，叫我丧魂落魄！”卫侯说起自己看到的，和衍讲的全部一致。宁俞假装愤怒，喝道：“原来你是用毒杀害我们主公，如不是神人相助，几乎不能幸免了。我和你绝不一起活着！”就挥起胳膊，要同衍拼命，左右的人忙为他们劝解。先蔑听说这事，飞马来看，对宁俞说：“既然你们主公得神保佑，后福无穷，我当回去报告我们君主。”卫侯服的毒酒，又稀又少，因此中毒不深，稍微有点儿小病，很快就痊愈了。先蔑和衍回到晋国，将这事回报给晋文公。文公信以为真，赦免衍不杀卫侯之罪。史臣有诗说道：

酖酒何名毒卫侯？漫教医衍碎磁瓿。

文公怒气虽如火，怎脱今朝宁武谋？

却说鲁僖公原本与卫侯一向亲睦，听说卫侯没被衍毒死，晋文公也不加责罪，便问臧孙辰道：“卫侯还可以恢复君位吗？”臧孙辰答：“可以恢复。”

僖公问：“怎么见得？”臧孙辰答道：“大凡施用五刑，大者，动用兵甲斧钺；次者，则使用刀锯钻凿；最下等是鞭打，或抛尸原野，或陈尸于市，叫百姓都明了其罪行。现今晋侯对卫国，不用刑法而暗施毒酒；又不杀衍，这是为了避忌杀卫侯的名声。卫侯不死，还能老在周土呆着吗？如有诸侯提出要求，晋文公必然接受赦免卫侯。卫侯重掌国政，必然更加亲近鲁国，诸侯有谁不颂扬鲁国的高尚的行为呢？”僖公十分欢喜，传令臧孙辰先用十双白璧献给周襄王，为卫侯请求宽恕。襄王说：“这是晋侯的意思呀。如果不是晋国在背后非议卫侯，我为何要讨厌卫君呢？”臧孙辰答：“我们主公准备叫我作使节，向晋文公请求怜悯，但没有天子的旨意，下臣不敢擅自前往。”襄王收下白璧表示同意。臧孙辰随后到了晋国，见了文公，也以十双白璧做为献礼，说道：“我们主公同卫侯是兄弟，卫侯得罪君侯，我们主公遑遑不得安宁。如今听说已释放了曹伯，我们主公愿意用不够丰厚的礼品，替卫君赎罪。”文公说：“卫侯已在京师，是天子的罪人，我怎么能擅自专断呢？”臧孙辰说：“君侯代替天子统领诸侯，如果君侯赦免他的罪责，虽然是王命，又有什么差别呢？”先蔑上前道：“鲁国同卫国亲近，主公为鲁国而释放卫侯，两国交亲，依附晋国，对主公有什么不利的呢？”文公答应了，就命先蔑同臧孙辰再次到京师，一同向襄王请求。于是解除了卫成公的囚禁，放他回国。

此时元咺已推举公子瑕为卫君，修缮城防，出入检查十分严格。卫成公怕归国的时候元咺发兵拒绝他进城，就同宁俞密谋。宁俞说：“听说周歊、冶廛以拥立子瑕的功劳，求取卿位而没有得到，心中怀有怨恨，这可以结为内应。我有一个交情很深的人，姓孔名达，是宋国忠臣孔父的后代，满腹经纶。周、冶两人，也都是孔父的相识。如果叫孔达奉了主公的命令，以卿位吸引两人，使他们杀了元咺，剩下的就都不值得担心了。”卫侯道：“你替我秘密办理，如果事成，当然不会吝惜卿位的。”宁俞便指使心腹一路扬言：“卫侯虽承蒙宽大释放，却无颜回国，要去楚国避难了。”然后取了卫侯亲手写的书信，付给孔达，让他暗地交给周歊、冶廛二人，如此这般行事。周歊和冶廛两人商量：“元歊每夜必然亲自巡视城防，安排伏兵在城门隐蔽处，突然冲出刺杀他，然后杀入宫中，将子瑕一并杀了，扫清宫室，迎接卫侯，没有谁的功劳比我们的更高了。”两人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停当。黄昏左右，元咺巡察到东门，只见周歊、冶廛两人一齐迎上前来。元咺惊道：“两位为什么在这里？”周歊说：“外人传言，说旧主公已进入了卫境，早晚要到这儿来。大夫没听说吗？”元咺吃惊地问：“这话从哪来？”冶廛说：“听说宁大夫派人入城，约请在位诸臣出迎，大夫怎样对待呢？”元咺说：“这胡言乱语不能相信。何况大位已经定了，哪有重迎旧君的道理？”周歊说：“大夫身为正卿，应当洞察万里。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知，要你做什么！”冶廛便抓住元咺的双手。元咺急忙挣扎，周歊拔出佩刀，大喝一声，劈头砍下来，砍掉了半个天灵盖。伏兵一起跃出，元咺的左右当时惊慌四逃。周歊、冶廛率领家丁，沿途大喊：“卫侯带领齐、鲁的兵马，聚集城外了！百姓各自安居，不得骚动！”百姓们家家闭户，处处关门。就是在朝做官的，这时也将信将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等待消息。周歊、冶廛两人，一路杀入宫中。公子适正与弟子仪在宫中饮酒，听外面有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恰好遇上周歊，也被杀了。找寻公子适，却不见人影。宫中乱了一夜，到天明，才知子适已投井自杀了。周歊、冶廛将卫侯的亲笔信张

贴在朝堂上，大张旗鼓地邀百官迎接卫成公进城，重新入主国位。后人说起宁武子能委曲求全，使卫侯复而执掌国家，可称得上足智多谋了！然而假使当时传谕给子瑕让位，子瑕知道成公回来了，未必就发兵相拒，还可能退居臣位，这不两全了吗？最后导致周歊、冶廛以偷袭方式夺取主位，使得弑杀忤逆，骨肉相残，虽然是卫成公薄情，宁俞也不是没有罪责的！有一首诗感叹此事，说：

前驱一矢正含冤，又迫新君赴井泉。
终始贪残无谏阻，千秋空说宁俞贤。

卫成公重操国政以后，选定日子到太庙祭祀上供。没有背弃先前的许愿，封授周歊、冶廛两人卿位，令他们身着官服，陪同到太庙祭扫。这天，五更过后，周歊登车先走，就到庙门了，突然睁眼回视，大叫：“周歊跳梁小人，猪蛇不如的奸贼！我们父子为国尽忠，你贪图卿位虚荣，害我性命。我们父子含冤九泉，你盛装陪从去祭太庙，好不快活！我拿你去见太叔和子瑕，看你有什么道理可以讲？我就是上大夫元咺！”说罢九窍出血，僵死在车上。冶廛后面赶到，大吃一惊，慌忙脱下卿服，推说中了风寒，跑回家去了。卫侯到太庙，改命宁俞、孔达陪同祭祀。返朝时，冶廛辞去爵位的表章已经呈上来了。卫侯知道周歊死的奇怪，也就不强求他留任。不出一个月，冶廛也因病身亡了。可怜周歊、冶廛，只为贪图卿位，干下这不义的事情，没有享受一天的荣华富贵，徒然遭受千年唾骂，难道不愚蠢吗！卫侯因宁俞保护有功，想任用他为上卿，宁俞推让孔达。便封孔达为上卿，宁俞为亚卿。孔达为卫侯策划，将元咺、子瑕的死都推在已经死掉的周歊、冶廛身上，差遣使者到晋国，感谢晋侯。晋文公也就不问这桩事情了。

周襄王十二年，晋国兵马已休整了一年有余。一天，文公坐朝，对群臣讲：“郑人不讲礼仪的仇还没报，而今又背着晋国向楚王进献诚心，我打算联合诸侯兴师问罪，你们看怎么样？”先轸说：“诸侯已多次辛劳了。现在又因郑国再行征讨，这不是安定中原的办法。何况我军装备不缺，将士听从指挥，何必向外求助呢？”文公说：“秦君临走时同我有约在先，一定与我们共同行事。”先轸答道：“郑国是中原的咽喉，所以齐桓公要统领天下，每每要争夺郑国地方。如今若同秦国一道讨伐那里，秦君必然要争抢，不如只用本国的兵马。”文公说：“郑国邻近晋国，而远离秦国，秦有什么利可图？”便差人出使秦国，将出兵日期告诉秦君。约定九月上旬，同时集结于郑国边境。文公临出发时，叫公子兰随从前往。兰是郑伯捷的同母异父兄弟，当年逃亡晋国，官至大夫。到文公即位时，兰左右周旋，忠诚谨慎无比，所以文公喜欢他，此行要靠他做向导。兰推辞说：“臣听说：‘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主公要征伐郑国，臣子不敢参与这事。”文公说：“你真是不忘本呀！”便留公子兰在东鄙，从此，有了扶植他做郑君的打算。晋军进入郑国国境，秦穆公也领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杞子、逢孙、杨孙等，以及二百乘军车赶来会合。两面合围攻破郊关，直逼曲洧。修筑了长长的围墙，做坚守的阵地。晋兵在函陵驻扎，位于郑城西侧。秦兵在汜南驻扎，位于郑城东侧。巡逻的兵士日夜警视，打柴采集都不能通过。急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叔詹献策说：“秦、晋联合出兵，其势头十分锐利，不能与之相争，但如求得一个巧舌善辩的人，去劝说秦公，使他退兵。秦国如果退兵，晋国的势力也就孤立了，不必害怕。”郑伯问：“谁可以去游说秦公呢？”叔詹答：“佚之狐可以。”郑伯召佚之狐。佚之狐答道：“臣不能

胜任，臣愿推举一人代替我。这人口悬河汉，舌摇山岳，但因已老迈不被重用，如果主公为他加官进爵叫他前去劝说，不怕秦公听不进去。”郑伯问：“这个人是谁？”佚之狐说：“考城人，姓烛名武，年过七十，在郑国供职，做圉正，三朝没有升官。乞求主公赐以礼物，派他去游说！”于是郑伯召烛武入朝，只见他须发斑白，脊背佝偻，步履蹒跚，左右人看了无不含笑。烛武拜见了郑伯，奏道：“主公召老臣有什么事情？”郑伯说：“佚之狐说你舌辩过人，想烦请你说退秦师，我将同你一道执掌国事。”烛武又拜了拜，推辞说：“我才疏学浅，在青壮年时，尚不能建立尺寸功劳，何况如今衰老了，筋疲力竭，语言又困难，怎能冒犯劝解，说动千辆战车呢？”郑伯道：“你侍奉郑室三代，终不受重用，是我的过错。今天封你为亚卿，尽力为我走一趟。”佚之狐在一旁帮看说：“大丈夫老来遇不上时机，实在是命。现今主公知道并且任用先生，先生不可以再推辞了。”于是烛武接受任命而去。当时两国围城十分紧急，烛武知道秦军在东面，晋军在西面，彼此不相照应。这天夜里，烛武命壮士将自己绑上缒下东门，径直奔向秦师的营寨。秦将士把守寨门，不许进去拜见秦公。烛武在营外放声大哭，营吏将他捉进来禀见穆公。穆公问：“你是谁？”烛武说：“老臣是郑国大夫烛武。”穆公问：“你哭什么事情？”烛武说：“哭郑国将灭亡了！”穆公又问：“郑国灭亡，你怎么能在我们寨外号哭？”烛武说：“老臣哭郑国，同时又哭秦国。郑国灭亡了不足惜，只可惜的是秦国呀！”穆公大怒，喝道：“我国有什么可惜的？你如说不出道理，立即斩首！”烛武面无惧色，叠着两个指头，指东划西，说出一番利害来。正是：

说时石汉皆开眼，道破泥人也点头。

红日朝升能夜出，黄河东逝可西流。

烛武道：“秦、晋两国合兵攻临郑国，郑国的灭亡，不必说了。如果灭亡郑国对秦有好处，老臣又怎么敢说呢？不但没好处，而且有害，君侯干什么要劳师费财，供别人役使呢？”穆公说：“你说无益有害，从何说起？”烛武说：“郑国在晋国的东面，秦国在晋国的西面，东西相距千里之遥。秦国往东，隔着晋国，往南隔着周土，能穿越周、晋两国而拥有郑土吗？郑国虽然灭亡了，每一尺土都归晋侯所有，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吗？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实力不相上下。晋国越强，那么秦越弱。替人兼并土地，以削弱自己的国家，聪明的人决计不干此事。而且，晋惠公曾许诺将河外五城让给君侯，等到晋君复位了，转身又背弃了这一承诺，这是君侯所熟悉的。君侯对晋国施恩已经数代了，曾见过晋国对君侯有分毫的报答吗？晋侯自复国以来，增兵添将，天天从事兼并称强的勾当。如今扫灭郑国，就是拓展东边的疆土，他日必然图谋拓展西边疆土，灾患就要降临秦国了。君侯没有听说过虞、虢两国的事情吗？借着虞君之手消灭虢国，旋即又反戈攻打虞国。虞公不聪明，帮助晋国灭亡自己，不能仿效啊！君侯给予晋侯的好处不足以成为依靠，而晋国对秦国的利用，后果又不堪设想。以君侯聪明的智慧，而甘愿落入晋侯的圈套，这就是臣所说的‘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有害’，痛哭的原因就是此理！”穆公静听良久，频频点头说：“大夫的话对呀！”百里奚进言说：“烛武是个狡辩的人，要离间我们两国的友好，主公不能听他的！”烛武说：“君侯如果肯缓解眼下的围困，郑国一定立下誓言，背弃楚国投靠秦公。君侯如在东方有什么事情，行李往来，取道郑国，就如同君侯的外府别舍一样方便。”穆公大喜，立即同烛武歃血盟誓，反派了杞子，逢孙、扬孙三将，留下两千

兵士帮助郑国戍守城池，也不通知晋侯，暗地里班师回国了。这时早有探马将消息报进晋营。文公勃然大怒，狐偃在旁边请求追击秦兵。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话说秦穆公暗地里与郑国交盟，丢开晋侯撤兵，晋文公十分恼怒。狐偃上前说：“秦兵虽已撤去了，但肯定相去不远，我请命率一部分兵力追击他们。秦军有归心，必定没有斗志，我们可一战取胜。既然打败秦兵，郑国必然闻风丧胆，不攻自破。”文公道：“不行。我过去靠了他的力量，才扶持起国家。如果不是秦君，我哪能到今天这步天地？像子玉那样对我无礼，我还退避三舍，以报答他的施舍，何况亲家呢？而且即使没有秦国，围伐郑国，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呀？”于是分一半兵马，驻扎函陵，攻围情势同开始时一样。郑伯问烛武：“秦兵撤退，是靠了你的能力。晋兵不撤，拿他怎么办呢？”烛武答道：“听说公子兰受晋侯的宠爱，如果派人迎接公子兰回国，以此向晋侯请求和解，晋侯必然同意。”郑伯说：“这事除了老大夫，谁也不能胜任。”石申父说：“烛武太劳累了，我愿意替他去一趟。”便带了重宝出城，直到晋营，求见晋侯。文公传令叫石申父进来。石申父又拜了几拜，将重宝献上，转达郑伯的话：“我们主公因为靠近荆蛮，不敢公开绝情，然而实在又不敢离开君侯的庇护之下。如今君侯勃然震怒，我们主公知罪了。情愿把不丰厚的世传藏品，呈献给君侯以求原谅。我们主公的弟弟兰有幸在君侯左右服侍，今天愿借兰求得君侯怜恤，如果君侯派兰来监理郑国的国政，日夜守候在庭堂上，谁敢有二心？”文公说：“你们离间我和秦国，明明是欺我不能独自攻打郑国，现今又来求和，莫不是缓兵之计，要等楚国赶来救助吧？如果要我退兵，必须依我两件事才行。”石申父说：“请君侯指示！”文公说：“必须迎立公子兰为世子，并且献出谋臣叔詹来，才能表示你们的诚心。”

石申父领了晋侯的话，入城回报郑伯。郑伯道：“我没有子嗣，听说子兰曾梦里有过征兆，立为世子，国家可以归他享有。但叔詹是我亲如手足的臣子，怎么能离开我的左右？”叔詹答道：“我听说‘君王担忧是臣子的屈辱；君王受辱，则是臣子的死罪。’现在晋侯索要下臣，我不去，晋军的包围不能缓解，这样我就是逃避死亡、不竭尽忠心，而将忧辱留给主公了。我请求前往！”郑伯说：“你去必死无疑，我不忍心啊！”叔詹又答道：“主公不忍心一个叔詹，而忍心百姓危困，国家衰亡吗？舍弃一个臣子，而拯救百姓，安定国家，主公还有什么可怜爱的吗？”郑伯流着泪应允了。石申父与侯宣多一道送叔詹到晋军兵寨，对文公说：“我们主公敬畏您的威灵，两件事都不敢违背。现在送叔詹来到您的帐幕下领受罪责，听候您的处罚！并且请求恩准公子兰做我国君位的继承人，以尽贵国的恩德。”晋侯大喜，立即命令狐偃到东鄙召公子兰，叫石申父、侯宣多在军营中等候。

再说晋侯见了叔詹，大声喝斥：“你操纵郑国的权柄，使郑伯对宾客失礼，这是第一条罪状；接受盟约后重又再怀二心，这是第二条罪状。”传令左右，尽快准备，准备烹煮叔詹。叔詹面不改色，拱手对晋文公说：“我希望说完话后去死。”文公问：“你有什么话？”叔詹回答：“君侯屈尊来我们国家，我常对主公说：‘晋公子贤明，他的左右随从都有卿大夫的才气，如果回国，必然能统治诸侯。’等到温邑结盟，臣又劝我们主公：‘一定要始终听命晋侯，不能得罪，否则就难逃罪责。’老天降祸给郑国，劝谏不被采纳。现在君侯向我追究罪责，我们主公清楚我是无辜的，坚决不肯让我来，我举出‘君主受辱是臣子该死’的道理，自己请求来接受杀戮，以拯救一城

人的危难。料事准确，是智；尽心治国，是忠；临危不惧，是勇；舍身救国，是仁。仁智忠勇俱全，这样的臣子，在晋国的国法里，当然该烹煮！”于是，攥着鼎耳大喊：“从今以后，服侍君侯的以叔詹为戒！”文公大吃一惊，下令释放不杀，说：“我姑且用你，你的确是视死如归的勇士！”对他十分尊敬。不几天，公子兰赶到，文公把召他的意图告诉了他；同时，叫叔詹、石申父和候宣多等，立刻按照世子的礼节见了公子兰。然后跟在公子兰的后面入城。郑伯立公子兰为嫡长子，晋军这才退去。从此，秦公和晋侯彼此有了间隙。髯翁有诗感叹说：

甥舅同兵意不欺，却因烛武片言移。

为贪东道蝇头利，数世兵连哪得知？

这年，魏犇酒后从车上摔下来，胳膊折断了，内伤也跟着复发，吐血不止，终于死去。文公录用他的儿子魏颢，袭承爵位。不久，狐毛、狐偃也相继去世。晋文公恸哭不已，说道：“我摆脱患难，有了今天，全靠舅氏的努力，不料你们丢下我去了，使我失掉了右臂，真令人难过啊！”胥臣上前说：“主公怜惜二狐的才干，我推举一人，可以做卿相，全凭主公判断！”文公问：“你举荐的是什么人？”胥臣说：“我先前奉命出使，露宿在冀野，瞧见一人手持耒耜除草，他妻子来送午饭，双手捧着献给他，那人也恭敬地接过来，行完祭礼后再吃饭。他的妻子站在旁边侍候。过了很久，饭吃完了，那人等妻子走了以后，才又除草，始终没有懈怠的表情。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何况对他人呢？我听说‘能够敬重的人必有德行。’便过去问他的姓名，原是郤芮的儿子郤缺。如果晋国任用这个人，不亚于子犯。”文公说：“父亲有大罪，怎么能任用他的儿子呢？”胥臣说：“像尧、舜这样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这样不善的孩子，像鲧这样的父亲，却有禹这样的圣贤。贤与不贤之间，父子之间没有关系。主公为什么要因为以前的罪恶，而抛弃有用之才呢？”文公说：“好，你替我召他来。”胥臣说：“我担心他逃往别国去，为敌所用，已带回我家中了。主公传令使节奉诏前往请他，才是礼贤下士的道理。”文公按照胥臣说的，叫内侍拿着簪缨袍服，去召请郤缺。郤缺拜了两拜，叩头推辞说：“我是冀野上的农夫，主公不因先父的罪过加以处罚，已够宽大了，怎么敢仰仗宠爱以玷污朝班？”内侍三番五次传达旨意，劝他前往，郤缺才穿戴起来，进入朝堂。郤缺身長九尺，下颊丰润，鼻梁隆起，声如洪钟。文公一见，十分欢喜，便提升胥臣为下军元帅，叫郤缺佐助他。又改二行为二军，称“新上”、“新下”。以赵衰统领“新上军”，箕郑协助他，胥臣的儿子胥婴统领“新下军”，先都协助他。旧有三军，今又添了两军，共是五军，仅次于周天子军队的建制，广用豪杰，军政无缺。楚成王听说后十分惧怕，差遣大夫斗章到晋国请求通好。晋文公念他的旧德，同意和好，派大夫阳处父到楚国问候。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捷去世了。群臣侍奉他弟弟公子兰即位，这就是穆公。果真应验了过去梦见子兰的先兆。这年冬天，晋文公患了病，召赵衰、先轸、狐射姑、阳处父诸臣入朝接受旨意，叫他们辅佐嫡长子驩即晋君位，不要废弃了霸业。又担心另外几个儿子不能使国家安定，于是预先差遣公子雍到秦国供职，公子乐则在陈国做官。雍是杜祁生养的，乐是辰嬴生养的。接着又派幼子黑臀去服侍周襄王，以此亲近王室。不久，文公去逝，在位八年，享年六十八岁。史臣有诗称赞他：

道路奔驰十九年，神龙返穴遂乘权。

河阳再覲忠心显，城濮三军义问宣。
雪耻酬恩中始快，赏功罚罪政无偏。
虽然广俭繇天授，左右匡扶赖众贤。

嫡长子驩发丧即位，这就是晋襄公。襄公奉送文公的灵柩到曲沃殡葬。刚出绛城，灵柩中突然响声大作，像牛叫一样，灵柩一下变得重如泰山，车子被压得走不动。群臣百官没有不惊骇的。太卜郭偃为此占卜，并献上卜辞说：

有鼠西来，越我垣墙。我有巨楯，一击三伤。

郭偃说：“几天内，肯定有战事从西方来。我军迎去，大获全胜。这是先君有灵，告诉我们的。”群臣下拜，柩中声音顿时停止，也不觉得沉重了，便如先前那样行进。先轸说：“西方，指的是秦国。”随即派人到秦国探听消息。

却说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驻扎在郑国北门戍守。见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为嫡子，忿然不平，说：“我等为他戍守，以抗拒晋兵，他又投降晋国，显得我们无功了。”赶忙派人秘密报告秦国。秦穆公心中也很气愤。只是碍着晋侯的面子，敢怒不敢言。到了公子兰即位后，待杞子等一如往常，并没有加礼。于是杞子便同逢孙、杨孙商量说：“我等戍守在外国，没有终了的日子。不如劝我们主公暗地派人马袭击郑国，我等都能满载而归。”正在商议间，又听说晋文公也死了，高兴得举手称快，说：“这是老天帮助我们成功呀！”立即派遣心腹返回秦国，对穆公说：“郑国人叫我们掌管北门，如果调集人马来袭击郑国，我们做内应，郑国可以灭亡了。晋国有国丧，必定不能救助郑国。况且郑君刚刚即位，守备不完善，这个机会不能失掉。”秦穆公得了密报，便与蹇叔和百里奚商议此事。两人同声谏劝秦公：“秦国距郑国千里之遥，不能夺取它的土地，只能从俘获中得到好处。再者，千里劳顿兵马，跋涉时间很长，怎能掩人耳目？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有相应的准备，劳而无功，中途必然要有变故。而且，用兵替别国戍守，反过来又图谋夺取它是不守信义；乘人服丧讨伐，是不仁道；成功了利益很小，失败了危害极大，这是不明智之举；失去这三者，我不知这有什么可行的！”穆公恼怒了，说：“我曾三次解救晋君，又平定晋国的内乱，威名昭著天下。就因为晋侯在城濮打败楚王，才将霸主事业让给他。如今晋侯谢世了，天下有谁能与我们为敌呢？郑伯像只困鸟依靠他人，终有飞去的时候，乘此机会剿灭郑国，来换取晋国河东的土地，晋国必然听从，有什么不利的呢？”蹇叔说：“主公为什么不派人去晋国凭吊，同时到郑国凭吊，来察看郑国是否可以攻打？不要被杞子之辈的不实之言所迷惑了。”穆公说：“如果等凭吊后再发兵，来回之间，几乎又是一年。用兵之道，在迅雷不及掩耳，你等老朽知道什么？”便暗地里与杞子差来的人约好：“二月上旬，人马到郑国北门，里应外合，不得有误。”

于是召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挑选精兵三千多人，兵车三百辆，浩浩荡荡出了东门。孟明是百里奚的儿子，白乙是蹇叔的儿子。出师那天，蹇叔和百里奚哭着送行，说：“可悲呀！我看着你们出门，却不能看着你们进门了！”穆公听了大怒，叫人喊来两人说：“你们为什么要为我的军队大哭？怎么敢动摇军心？”蹇叔和百里奚同时说：“臣怎敢哭主公的军队？臣哭的是自己的儿子啊！”白乙见父亲哀哭，打算不去了。蹇叔说：“我们父子吃秦国的厚禄，你死自当是份内的事。”说着秘密地给他一封信，

封贴得很牢固，嘱咐道：“你可照着我信中的话去做。”白乙领命上路了，心中又惶惑、又凄楚。只有孟明自恃才勇过人，以为必定成功，全不在意。

大军出发后，蹇叔称病不上朝，请求交还所执掌的权力。穆公强留他。蹇叔于是假说病情严重，要回铨村，百里奚到他家访探病情，对蹇叔说：“我不是不知道洞察事物的道理，所以勉强留任，是寄希望还能见上我儿子一面呀！兄弟对我有什么指教吗。”蹇叔说：“秦军这一去必败。贤弟可秘密告诉子桑，在河里准备好船只，万一秦军得以逃脱，接应他们回来。千万记住，千万记住！”百里奚说：“贤兄的话，定当立即执行。”穆公听说蹇叔铁定心思辞官归田，便送了黄金二十斤，彩缎一百束。群臣都送蹇叔到郊关后，方才返回。百里奚握住公孙枝的手，把蹇叔的话这样对他说：“我兄不托别人，单托给你，因为将军忠勇，能分担国家的忧患。将军不可泄漏此事，一定秘密行事！”公孙枝说：“我一定小心执行命令。”自己去准备船只。

却说孟明看见白乙领受了父亲的密信，疑心有攻破郑国的妙计在信上。当天夜里，安下营寨，特地找白乙看信。白乙丙展开来看，信内只有两行字：“这次出师，郑国不足以顾虑，值得担心的是晋国。崤山地势险要，你应当谨慎小心。我一定在这里收取你的骸骨！”孟明遮起眼睛拔腿就跑，连声说：“倒霉！唉！倒霉！”白乙也以为未必如此。三军从冬天十二月丙戌日出发，到第二年春季正月，从周朝的北门前经过，孟明说：“天子在这儿，虽因战事不敢拜谒，但怎敢不恭敬呢？”传令军士，都脱去盔甲，走下战车。前哨褒蛮子，骁勇无比，刚过都门，就从平地跳起，跃进车内，迅疾如飞鸟一般，车轮不停。孟明叹道：“假使人人都像褒蛮子，什么事干不成？”众将哗然，都叫：“我等怎么不如褒蛮子？”于是争先恐后，摩肩接踵，高喊：“凡有不能跳上车的，退去殿后！”——大凡行军，以殿后为胆怯，兵败撤退，则殿后最为勇敢。——这里所说的殿后，是贬辱的意思。全军共有三百辆战车，没有不腾跃而上的。登车之后，车子迅速飞驰，如疾风闪电一般，霎时不见踪影。

当时周襄王叫王子虎和王孙满去观看秦军，秦军过后，回报襄王。王子虎叹道：“我看秦兵如此骁健勇猛，谁能匹敌？这一去，郑国必定要败了。”王孙满这时年纪很小，含笑不语。襄王问道：“你这小孩以为怎样？”满答道：“按礼仪，过天子的门前，必须卷起盔甲，捆起兵器徒步行走。秦兵今天只满足于脱下铠甲，这是无礼。又跳车而上，他们的轻率太过分了，轻率就少谋略，无礼就容易混乱。这一去，秦国必定有兵败的屈辱，不能伤害他人，只能伤害自己！”

却说郑国有个商人，名叫弦高，以贩牛为业。从过去王子颓爱牛开始，郑、卫各国商人，都到周贩牛，颇得重利。如今弦高仍承袭这一行。这人虽是商贾之流，却也有些忠君爱国的心肠，排解纷争的韬略，只是没人引荐，不得已屈居市井之中。这天贩了数百头肥牛，去周市倒卖。走到黎阳津附近，碰上一个旧相识，名叫蹇他，刚从秦国来。弦高见了蹇他，问：“最近秦国有什么事情？”蹇他说：“秦公派遣三师袭击郑国，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久就到了。”弦高大吃一惊，说：“我父母之邦，忽然遇到这样的灾难，没听说也就算了，如果听说了而不救助，万一家族宗社沦亡了，我有什么脸面回故乡呢？”接着便想出一条计策，辞别了蹇他，一面派人星夜兼程，报告郑国君王，叫他快做准备，一面又打着犒劳军士的礼品，选了二十头肥牛随身，其余的寄存在客栈。弦高自己乘辆小车，一路迎着秦军去了。走到滑国

的一个叫延津的地方，正好遇见秦军前哨，弦高拦在道路中央，高声叫喊：“郑国有使臣在这儿，愿求一见！”前哨将情况报入中军。孟明吃了一惊，想到：“郑国怎么就知道我军到来了，派使臣来接呢？暂且看他是什么来意。”于是，同弦高在车前相见。弦高假传郑伯的旨意，对孟明说：“我们主公听说三位将军要率兵到我国，差遣我带了不丰厚的礼品，远道赶来慰问各位将士。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屡遭侵扰，因此一直担心边远地区的戍守，深怕一时松懈，或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得罪贵国，所以日夜警备，不敢安睡。只盼将军谅解！”孟明说：“郑伯既然要犒劳三军，为什么没有国书？”弦高答道：“将军在冬季十二月丙戌日出兵，我们主公听说部下驱驰得很快，担心等言辞修好了，有失远迎犒赏，便口授命令给我，匍匐请罪，没有别的意思。”孟明附在他耳朵上说道：“我们主公派遣我到这儿来，为的是滑国的事情，怎么敢到郑国去呢？”随即传令：“兵马驻扎在延津！”西乞、白乙问孟明：“驻兵延津是什么意图？”孟明说：“我军远途跋涉千里，只为了出其不意，可以得胜。如今郑人已知我们出兵的日期，他们防备很长时间了，攻打他则城池坚固难以击破，围困他则人员少没有后继。现在滑国没有准备，不如袭取滑国，掳获的东西，也可以回报我们主公，师出不算无名。”这天夜里三更时分，三位将领兵分三路，并力攻破滑城。滑君逃往翟国去了。秦兵大肆掳掠，美女玉帛，被抢劫一空。史臣说到这事，称秦军将领眼中，已经没有郑国了。如不是弦高假托郑伯的旨意，犒劳秦军将士，制止他们的阴谋行为，那么遭受灭国祸殃的，就是郑国而不是滑国了。有诗称赞这事，说：

千里驱兵狠似狼，岂因小滑逞锋芒。

弦高不假车前犒，郑国安能免灭亡？

滑国从此残破了，滑君不能恢复国政，秦兵去后，滑国领土便被卫国兼并了。

却说郑穆公接到商人弦高的密报，不敢全信。当时正值二月上旬，郑穆公派人到客馆，监视杞子、逢孙、杨孙的行动。发现他们已经在收束车辆，厉兵秣马，整顿器械，人人穿戴齐整，个个精神抖擞，只等秦兵到来，从里面策应打开城门。监督的人跑回来报告，郑伯大吃一惊，便派老夫烛武先见杞子、逢孙、杨孙，各人送了些缎帛，然后对他们说：“你们长期滞留敝国，因供给的缘故，原圃那地方的麋鹿都没有了，如今听说你们戒备森严，有要走的意思了吗？孟明等诸将正驻在周滑之间，为何不去追随他们？”杞子大惊，暗想：“我们的谋划已泄露了，不但出师无功，反落得一身罪责，不单郑国不能久留，秦国也不能回去了。”于是用和缓的话，答谢烛武。当天就领了数十个亲随心腹，逃奔齐国。逢孙、杨孙也相继投奔宋国，躲避罪责。秦国留下的士兵没了主子，都聚集在郑国北门，要闹出乱子来。郑穆公叫佚之狐多备些干粮，分发给秦兵，疏导他们返还家乡。郑穆公记下弦高的功劳，拜他做军尉。

却说晋襄公在曲沃的殡馆里守丧，有谍报传来，说：“秦国孟明将军，统领兵丁向东去了，不知去干什么？”襄公大惊失色，立即叫人召集群臣商议。先轸早已打听明白了秦君要偷袭郑国的阴谋，便也赶来参见襄公。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话说中军元帅先轸，事先已探知秦国奔袭郑国的阴谋，便来拜见襄公，说道：“秦公不理睬蹇叔、百里奚的谏劝，跋涉千里突袭别人，这就是卜偃所说的：‘有鼠西来，越我垣墙。’必须立刻给以打击，机不可失！”栾枝上前道：“秦君曾给先主很大的好处，没有报答，反而讨伐他的军队，怎么对得住先主呢？”先轸说：“这正是为了继承先主的遗志呀。先主发表，同盟各国都来吊唁抚恤，应接不暇，秦君不予哀悼，反调兵过我边境，征讨与我们同姓的国家，秦君也太无礼了！先主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是满怀冤忿，秦君有什么德行，要我们报答呢？况且，秦、晋两国有约在先，彼此共同征战，围攻郑都的战役，他们撤下我们撤兵，秦国与我们的交情，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讲信用，我们还要顾忌道德吗？”栾枝又说：“秦兵没侵犯我们边境，打他们不是太过分了吗？”先轸说：“秦君在晋国扶植我先主，并不是对晋国好，为的是帮助他们自己。主公统领各国诸侯，秦君虽表面赞同，实际上心存疑惧。如今乘我国丧，调动兵马，明明是欺负我们不能保护郑国，假若我们不出动军队，那就是真的无能了！秦兵侵袭郑国之后，势必要侵袭晋国，谚语说：‘一日纵容敌人，几代遭受祸殃。’如果不打击秦国，靠什么来自立呢？”赵衰说：“秦兵虽然该打，但我们主公还在睡草席为先主守丧，若兴师动兵，恐怕不合居丧的礼数。先轸说：“根据礼数，人们守丧，要睡草席枕土块，以尽孝心。但是翦除强敌，安定国家社稷与守孝相比，哪个更重要呢？如果各位卿士都说不能战，臣请求独自前往！”胥臣等人都赞成先轸的想法。先轸于是请求襄公披麻带孝，行兵出征。襄公问：“元帅估计秦兵什么时候回去？走哪条路？”先轸搬着指头算了算，说：“我想秦兵一定攻不下郑国。走了很远的路，又没有后继，其锐势不能维持很久，总计往返日期，四个月多点儿，初夏时必然经过澠池。澠池是秦晋交界的地方，它西边有崤山两座，从东崤到西崤，相隔三十五里，这是秦兵回撤的必经之路。这地方树木丛杂，山石峻峭，有许多地方是不能过车的，必须下马解鞍，徒步穿行。如果在这儿埋伏人马，出其不意，可以将秦军的兵将全部虏获。”襄公说：“全听元帅的调度。”于是先轸下令，叫他的儿子先且居同屠击一道领五千兵士，埋伏在崤山的左侧；叫胥臣的儿子胥婴，偕同狐鞠居领五千兵士，埋伏在崤山的右侧；等秦兵到时，左右夹攻。又派狐偃儿子狐射姑和韩子舆，也领五千兵士，埋伏在西崤山，事先砍伐树木，将秦兵的归路堵塞。再使梁繇靡的儿子梁弘和莱驹领五千兵士，埋伏在东崤山，只等秦兵全部穿过以后，挥兵追击。先轸自己和赵衰、栾枝、胥臣、阳处父、先蔑等一班宿将，跟随襄公，在离崤山二十里的地方下寨，各分队伍，准备四边接应。这正是：“整顿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再说秦兵在二月中旬剿灭滑国，掳夺辎重，满载而归。因为偷袭郑国无功而返，指望着靠这个来赎罪。正值夏季四月初，部队走到澠池，白乙丙对孟明说：“这里从澠池向西走，正是险峻的崤山之路，我父亲谆谆叮嘱要谨慎，主帅不能轻视。”孟明说：“我们驱驰千里都不畏惧，何况过了崤山，就是秦国的境内了，家乡近在咫尺，快慢全凭自己，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西乞术说：“主帅虽然有虎威，但谨慎行事会万无一失。恐怕晋兵有埋伏，忽然杀出，怎么抵挡得了呢？”孟明说：“将军这样害怕晋兵，那么我就先

走，如有埋伏，我自会抵挡他们！”于是派了骁将褒蛮子，打着元帅百里的旗号在前面开路。孟明做第二队，西乞做第三队，白乙做第四队，彼此相距不超过一、二里的路程。却说褒蛮子一贯使着一柄八十斤重的方天画戟，挥动起来轻快如飞，自称天下无敌。他领着人马驰车过了澠池，望西路进发。走到东崑山，突听山凹里鼓声大震，飞出一队车马，车上站着一员大将，抢先拦在路上，喝问：“你是秦将孟明吗？我等候多时了。”褒蛮子说：“来将能否通报姓名？”那将答道：“我是晋国大将莱驹！”蛮子说：“叫你国的栾枝、魏犇来，还可以玩耍几个回合，你这无名小卒，怎么敢阻挡我的回路？快快闪开，让我过去。若是动作迟了，怕你挨不起我一戟！”莱驹大怒，挺起长戈劈胸刺去，蛮子轻轻拨开，就势一戟刺来，莱驹急闪，那戟来势太猛，刺在莱驹的车衡上。蛮子把戟一绞，衡木便折为两段了。莱驹见他神勇无比，不觉一声赞叹：“好一个孟明，真是名不虚传！”蛮子哈哈大笑说：“我是孟明元帅的部下，牙将褒蛮子！我们元帅哪肯同你这等鼠辈交锋？你赶快躲避，我们元帅随后领兵就到，你就没命了！”莱驹吓得魂不附体，暗想：“牙将尚且这样英雄，不知孟明将是怎样的了？”于是高声叫道：“我放你过去，但不能伤害我的人马！”便将车马勒向一边，让褒蛮子的前队过去。蛮子即刻差遣军士通报孟明主帅，说：“有小股晋军埋伏，已被我杀退了，可以赶快上前，合兵一处，过了崑山便没事了。”孟明接到报信后大喜，就催调西乞、白乙两队赶上前来一同进发。且说莱驹领兵来见梁弘，大说褒蛮子的英勇。梁弘笑道：“虽有鲸鱼蛟龙，但已进了铁网，还能再施展花样吗？我们按兵不动，等他们全过去了，从后面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再说孟明等三帅，领着人马进入东崑山，大约走了数里，往后依次就要经过上天梯、堕马崖、绝命岩、落魂涧、鬼愁窟、断云峪，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车马不能通行。前哨褒蛮子，已经独自跑远了。孟明说：“蛮子已过去了，想来没有埋伏。”吩咐将士，解开缰绳，脱去甲冑，有的人牵着马走，有的人扶着车走，一步两跌，极为艰难，队伍七零八落，全没了行列。有人问：“当初秦兵出发，走的也是崑山，没发现这么多险阻，今日返回，怎么会成这样呢？”这中间有了原因。当初秦兵出发时，乘着一股锐气，而且没有晋兵的阻挡，轻车快马，从容缓行，随意经过，感觉不到辛苦。如今往来走了上千里路，人马都已疲劳困顿，又有掳掠来的众多的滑国美女金帛，行装沉重，况且遇上一次晋兵，虽然是硬闯，还是担心前面有伏兵，心中紧张，自然倍感艰难。孟明等过了第一道险隘上天梯，正走着，隐约听到有鼓角声响，后队有人来报：“晋兵从后面追来了！”孟明说：“既然我们走得艰难，他们也不会容易，怕的只是在前面阻挡，后面追赶有什么可怕的？吩咐各队，快速前进就是了！”又叫白乙走在前面，说：“我当亲自去断后，抵御追兵。”又熬过了堕马崖。将近绝命岩时，众人喊了起来，军士来报：“前面有乱木堵住去路，人马都过不去，怎么办？”孟明想：“这些乱木是哪儿来的？莫不是前面真有埋伏？”便亲自上前来查看，只见岩上有一块碑，刻着五个字：“文王避雨处。”碑旁竖立着一面红旗，旗杆约有三丈多长，旗上有一个“晋”字。旗下是纵横的乱木。孟明说：“这是迷惑我们的计策。事已到此，纵是有埋伏，也只有向前了。”便传下命令，叫军士先把旗杆放倒，然后搬开乱木，以便再往前走。谁知这面晋字红旗，就是晋军出击的记号。他们埋伏在岩谷的隐蔽处，望见旗子倒下，就知道秦兵已经到了，一齐杀出。秦军正在搬运木头，只听前方鼓声如雷，远远看见旌旗招展，也不知有多少人马。白

乙丙马上叫兵士安排器械，准备冲出突围。就见山岩高处，站着一位将军，姓狐名射姑，字贾季，大声叫喊：“你家先锋褒蛮子，已被困在这里了。来将趁早投降，免遭杀身之灾！”原来褒蛮子仗着自己勇猛，往前行进，掉进陷坑里，被晋兵用挠钩搭起，绑在了囚车上。白乙丙大惊，急忙差人通知西乞术和主将孟明，商量怎样夺路突围。孟明看看眼前这条路，宽只有一尺左右，一边是危峰峻石，一边临着万丈深溪，那便是落魂涧了，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处施展。忽然他心中想出一条计策，下令：“这不是交战的地方。让大军退回到东崤宽阔的地方，决死一战，再想办法。”白乙丙奉了主将的命令，将人马退回去，一路上金鼓的声响不绝于耳。才退到堕马崖，只见东边一路的旌旗，连接不断，却是大将梁弘同副将莱驹，带着五千兵勇，从后面一步步杀来。秦军见不能通过堕马崖，只得掉转方向。这时就好像热盘子上的蚂蚁，东旋西转，没有固定的地方。孟明叫军士从左右两旁爬越山溪，寻找出路。只见左边山头上，金鼓乱响，一队人马在左路站定，叫道：“大将先且居在这儿，孟明赶快投降！”右边隔着溪水，一声炮响，山岩都是回音，又竖起了大将胥婴的旗号。这时的孟明，如乱箭穿心，没有一面可以摆布。秦军兵士分头乱窜，爬山过溪，都被晋兵虏杀了。孟明大怒，同西乞、白乙二将，又杀到堕马崖来。那些柴木都掺有硫黄、焰硝一类的易燃物质，被韩子舆点燃，直烧得“焰腾腾烟涨迷天，红赫赫火星撒地。”后面梁弘的兵马已经赶到，逼得孟明等三人不住叫苦。左右前后，都布满了晋兵。孟明对白乙丙说：“你父亲真是神算呀！今天被困在绝地，我死定了！你们两人交换服装，各自逃生吧。万一幸，有一个能回秦国，奏请我们主公，兴师报仇，我在九泉之下，也扬眉吐气！”西乞术、白乙丙哭道：“我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纵使能够脱逃，又有什么脸面独自返回故国呢？……”话没说完，看看手下兵丁，都已散尽了，丢弃的车仗兵器，堆满了道路。孟明等三人，无计可施，会集到岩下坐着，等晋兵来绑。晋兵从四面围上来，秦国官兵一个个束手就擒。这一仗，直杀得秦军血染溪流，尸横山径，匹马只轮，一个没有漏网。髯翁有诗说：

千里雄心一旦灰，西崤无复只轮回。

休夸晋帅多奇计，蹇叔先曾堕泪来。

先且居等众将会集于东崤山下，将秦国三帅和褒蛮子押上了囚车。俘获的将士车马，加上滑国被掠的许多美女玉帛，全部都解送到晋襄公的大营。襄公身着丧服领受战利品，军中响起一片动地的欢呼。襄公问了三位正副元帅的姓名，又问：“褒蛮子是个什么人？”梁弘说：“这人虽是个牙将，却有超人的勇猛，莱驹与之交手，曾失利过一阵，如不是落入陷阱，也难制服。”襄公吃惊道：“既然这样骁勇，留着恐怕日后有不测的事发生！”就叫莱驹上前，说道：“你前天输给他一仗，今天在我面前，可以砍他的头，发泄忿恨。”莱驹领了旨意，将褒蛮子绑在庭柱上，手举大刀，正要砍下去，那蛮子大叫起来：“你是我手下败将，怎么敢侵害我？”这一声，就好像半空中响起的霹雳，屋宇都被震动了。蛮子就在呼声中，把双臂一撑，麻绳全断了。莱驹大吃一惊，不觉手臂发颤，刀掉到了地上。蛮子便冲来抢这把大刀。有个名叫狼瞫的小校，一旁看见，先把刀抢在手，将蛮子一刀劈倒，又再劈一刀，把蛮子的头割下来，献到晋侯面前。襄公大喜，说：“莱驹的勇气，不如一个小校！”便废黜莱驹不用，授予狼瞫车右的职位。狼瞫谢恩之后出来，只道是受了晋侯的知遇之恩，就没有去先轸那儿拜谢。先轸心中，很不

愉快。

第二天，襄公偕同众将士凯旋而归，因先君殡葬在曲沃，暂且回到曲沃。打算返还绛邑以后，将孟明等三人献俘于太庙，然后再施以刑罚。先到殡仪馆，将打败秦国的功绩，报告已故的先君，随后治办墓穴。襄公披麻带孝看护安葬，以表战功。母夫人嬴氏，因为会葬也在曲沃，得知秦国三将被擒拿的消息后，故意问襄公：“听说我军胜利了，孟明等都被俘获了，这是国家的福份。但不知道是否已将他们斩首了？”襄公答：“还没有。”文嬴说：“秦、晋两国世代联姻，相偕相好，很是欢乐。孟明等贪图功劳，挑起战争，妄动干戈，使两国由恩爱变为怨怒。我估计秦君必定十分恼恨这三个人。我们杀了他们，并无多大好处，不如放他们返回秦国，叫秦君自加杀戮，来解开两国的怨仇，不是很好吗？”襄公说：“三位秦军统帅，为秦君做事，抓了又放，恐怕要给晋国留下祸患。”文嬴说，“‘兵败者死’，是国家固定刑法。楚兵一战失利，得臣伏首就死。难道只有秦国没有军法吗？何况当年晋惠公被囚执在秦国，秦君以礼相待，又使惠公归还晋国，秦国对我们这样有礼，区区三个败将，还一定要我们自己杀，显得是我们无情无义了。”襄公开始不肯同意，当听到秦君放还惠公的事，悚然心动，即刻诏令有司，释放三个秦军统帅，放回秦国。孟明等三人得脱囚牢以后，也不进朝堂谢恩，像鼠窜一般抱头就走。先轸正在家里吃饭，听说晋侯已赦免了三个秦军统帅，吐去口中食物，赶入朝堂，见到晋侯，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囚犯在哪儿？”襄公说：“母夫人请求放归秦国去接受惩处，我已按她的意思办了”先轸勃然大怒，唾了襄公一脸唾沫，说道：“唉！孺子这样不懂事！将士们千辛万苦，才俘获这些囚徒，却坏在妇人的支言片语上了？放虎归山，他日后悔就晚啦！”襄公这才醒悟，一边擦脸一边说道：“这是我的过错呀！”便问队中的将士：“哪个敢去追赶秦国囚徒？”阳处父愿意去。先轸说：“将军仔细用心，如果追上了，便立下了第一功。”阳处父跨上追风马，抡起斩将刀，出了曲沃西门，追赶孟明三人。史臣有诗称赞襄公能容纳先轸，所以能继承统领业绩。诗说：

妇人轻丧武夫功，先轸当时怒气冲。

拭面容言无愠意，方知嗣伯属襄公。

再说孟明等三个人，大难不死，逃跑的路上互相商议起来：“我们如果能过河，才算保住性命，不然的话，恐怕晋君会后悔，这样可怎么办呢？”到了河边，没有一条船，三个人都惊叹开了：“老天不叫我们活了！”声音还没停，就瞧着一个渔翁，摇着小船从西面过来了，嘴里还唱着：

囚猿离槛兮，囚鸟出笼。有人遇我兮，反败为功。

孟明听了很吃惊，就叫道：“渔翁帮我们过河！”渔翁说：“我只运秦国人，不运晋国人！”孟明说：“我们就是秦国人，可得快点让我们过河去！”渔翁问：“你们是崤山里被打败的人吧？”孟明回答：“就是。”渔翁说：“我奉了公孙将军的命令，特地驾船在这儿等候，已等了几天了。这船小，装不了太重的，往前走半里来路，有大船，将军可以快去那里。”说完，那渔翁反过桨来，飞也似的向西划去了。三个人也沿着河道向西走，不到半里，果然有好几条大船停泊在河里，离开河岸有半箭的距离，那个渔翁已在那边船上招呼起来。孟明、白乙丙和西乞连忙上船，船还没撑开，东岸上早已有一位将军乘了战车跑来，正是晋国大将阳处父。他大声喊叫：“秦军将领停一下！”孟明等几个人各自吃了一惊。只转眼的功夫，阳处父把车停在了河

岸上，瞧见孟明三人已经在船上了，就想出一条计策，解开自己车的左边的马，假借襄公给孟明的旨意，喊道：“我们主公担心将军得不到坐骑，派处父追来，将这匹好马赠送将军，以表敬意，请将军收下！”阳处父实际上是想哄骗孟明上岸来相见，收马拜谢时，乘机将他抓住。那孟明是漏网之鱼，“脱却金钩去，回头再不来”，心里已防着这一招，怎么肯再登上岸来。就立在船头上，远远地望着阳处父，叩头拜谢道：“承蒙你们不杀我的恩德，得到的好处已经太多了，怎么敢再收下赏赐的良马呢？这次回去，我的主公如果不杀我们，三年以后，一定亲自到贵国，感谢你们的赏赐！”阳处父还要再开口，却见船夫水手们挥动船桨撑起船篙，船已划入中流了。阳处父白白看着孟明等三个人走掉了，闷闷地掉转头来返回国都，把孟明的话，奏给襄公听了。先轸恼怒地上前说道：“他说‘三年以后，一定亲自到贵国’的话，是指要讨伐晋国报仇。我们不如乘着他们刚被打败，士气低落的时候，抢先去征讨他们，来打乱他们的阴谋。”襄公认为不错，接着就开始讨论讨伐秦国的具体事宜。

再说秦穆公，听说三个将军被晋军俘虏了，又烦闷又恼火，寝食不安。过了几天，又听说三个将军都被放回来了，喜上眉梢。左右的随从都说：“孟明他们丧师辱国，罪该当杀。过去楚王杀了得臣来告戒三军，主公也应该利用这个办法。”穆公说：“我自己不听蹇叔、百里奚的话，因此使三位将军遭殃，罪责在我，不在他人。”于是，身穿白色的服装到郊外去迎接孟明、白乙、西乞三人。穆公流着泪慰问他们。并且重又任用孟明、白乙、西乞统帅军队，比过去更加厚爱他们。百里奚叹道：“我们父子再次相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于是，告老还乡，辞职不干。穆公便用繇余，公孙枝做左右庶长，代替蹇叔、百里奚的位子。

再说晋襄公正在同群臣商议讨伐秦国的事情，忽听守边的官吏快马来报：“现今翟主白部胡，率领军队侵入我边界，已经过了箕城。请求派兵抵御敌人！”襄公大吃一惊：“翟和晋没有隔阂，为什么要来侵扰？”先轸说：“我们先主文公，当初逃亡到翟地，翟君叫二隗嫁给我们先主和我，我们在那儿一住就是十二年，翟君给我们的待遇很好。等到先主回国，翟君又派了人来祝贺，护送二隗到晋国。先主在世时，从没有一匹布帛赠送给翟君。翟君念我们先主的交情，自己忍下不提这事。如今他儿子白部胡即位，仗着自己勇武，因此乘着我们丧葬的时机来讨伐了。”襄公说：“先主终日为天子的事奔忙，没有闲暇报答私人的恩情。如今翟君乘我们国丧来讨伐，就是我的仇人，子载替我去击退他们。”先轸拜了两拜，推辞说：“臣因恼怒主公放秦军主帅走了，一时激愤，唾了主公的脸，非常无礼！臣听说‘治军要崇尚严整，只有讲求礼仪才可以治理百姓。’没有礼数的人，不能承担元帅，希望主公罢免我的职位，另选良将！”襄公说：“你为国家发怒，是忠心激起的，我怎能不原谅呢？今天抵抗翟军的行动，非你不可，你不要推辞！”先轸没办法，领命出来，叹道：“我本打算死在秦军手上，谁知却要死在翟军手上了！”听到的人也不懂他的意思。襄公自己回绛都去了。

只说先轸坐进了中军帐棚，聚集各队人马，点兵点将。先轸向众将问道：“谁肯做前部先锋？”有一个人昂然跨出行列，说：“我愿意去。”先轸看他，就是那个新近被升为右车将军的狼瞍。当初先轸因为他不来当面致谢，已经有了不愉快的印象。如今他又自己主动请求率先冲锋，就更加不喜欢了。于是喝斥道：“你是个才提拔的小卒子，偶而杀了一个囚犯，就受到重用。

如今大敌压境，你却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不是藐视我的部下没有一个出色的将领吗？”狼曠说：“小将愿为国家出力气，元帅为什么要横加阻挠呢？”先轸说：“眼前也不缺少出力气的人，你有什么本事，竟敢位处众将之上？”于是喝令退下，不予任用。因为狐鞫居在崤山夹战中有功，先轸点他代替狼曠的位置。狼曠垂头丧气，恨恨地走出来。半路上碰见他的好朋友鲜伯。鲜伯问狼曠：“听说元帅正在点将，准备抗击敌人，你怎么能在这闲逛呢？”狼曠回答：“我主动请求在前队冲锋，本打算为国家出力，谁知道反而触怒了先轸那家伙。他说我有什么本事，不该在众将之上，已经罢免了我的官职，不再任用了！”鲜伯大怒，说道：“先轸妒贤嫉能，我和你一道发动家丁，刺杀那家伙，来出胸中不平之气，死也落个快活！”狼曠说：“不行，不行！大丈夫死必须有个名目。死而不义，不算是英雄。我因为受了主公的知遇之恩，得以在他的左右服侍。先轸以为我没有勇武就罢免了我。如果现在死于不义，那么被废黜的，就是一个不正义的人，反叫妒嫉的人得了这个借口。你暂时等着瞧吧。”鲜伯感叹说：“你的见识，我比不了啊！”便和狼曠一同回去了。后来有人写诗议论先轸罢免狼曠的错误。诗中说：

提戈斩将勇如贲，车右超升属主恩。

效力何辜遭黜逐？从来忠勇有冤吞！

再说先轸选拔儿子先且居做先锋将，栾盾、郤缺为左右队的统领，狐射姑、狐鞫居联合做后应，发出军车四百辆，出了绛都的北门，朝箕城进发。没多久就遇着了翟军，两军互相对峙，各自安营扎寨。待一切准备停当了，先轸召集众位将领，传达计策：“箕城有块地方叫大谷，谷的中间宽阔平缓，正好适合车战。两旁树木茂盛，可以埋伏兵将。栾盾，郤缺两位将军，分兵埋伏在左右两边。等且居和翟军将领交战，假装败退，引到大谷中间后，伏兵一齐杀出来，翟主就能被拿获了！狐射姑、狐鞫居负责领兵接应，防止翟兵赶来救援。”诸位将领按照计策行动去了。先轸将中军大营向后撤了十多里安扎下来。

第二天一早，两边军队排开阵势，翟主白部胡亲自参战。先且居只和他斗了几个回合，赶着战车就跑，白部胡领着一百多个骑兵，奋起直追。被先且居诱骗进了大谷，左右埋伏的人马，同时杀出来。白部胡抖擞精神，左冲右突，看看手下的骑兵几乎全被掳杀了。晋国兵将也损伤了不少。斗了许久，白部胡杀出重围，晋军众多兵将，几乎没有能够抵挡的。就要赶到谷口了，迎面撞见了一员晋国大将，斜刺里嗖地射过来一箭，正好击中白部胡的面门，翟主翻身落下马来，军士们一拥而上，将他擒获。射箭的，是新近被委任下军大夫的郤缺。这一箭穿透后脑，白部胡当时就死了。郤缺认出是翟主，就割下他的脑袋回去献功。这时先轸正在中军的营寨中，听说白部胡被虏获了，仰头连声叫喊：“晋侯有福气！晋侯有福气！”就要来纸笔，写了一道表章，放在桌案上。也不通知诸位统领，竟然和营寨中的几位心腹，驾车飞入翟军阵地。

却说白部胡的弟弟白噉，还不知道哥哥已死，正要领兵上前接应。忽然瞧见有一战车只身杀来，认出是引诱他们的敌兵，白噉急忙提刀上前迎战。先轸把戈横摆在肩前，圆睁着眼睛大喝一声，眼眦都涨裂了，血流到脸上。白噉大吃一惊，倒退了几十步，见没有追来，下令弓箭手围住先轸放箭。先轸振作精神，来回驰骋，亲手杀了翟军三个头目、二十几个兵士，自己并没有受半点伤。——原来这些弓箭手，害怕先轸的勇猛，自己先已手软了，射

出的箭也就没力量。加上先轸身穿重甲，怎么射得进去？先轸发现箭不能射伤自己，叹道：“我不杀敌，不能显示我的勇武；既然已经知道我勇武了，多杀人又有什么用呢？我将准备死在这儿了！”便脱下铠甲来迎受箭矢，刹时间，箭羽满插在他的身上，就像刺猬一样，人虽已死了但尸首并没有僵倒。白噉要砍他的头，却瞧见他扬眉怒目，像活着一样，心中十分害怕。军士中有知情的，告诉白噉：“这就是晋国的中军元帅先轸。”白噉于是率领众人围着先轸的尸体，行了叩拜大礼，白噉感叹起来：“真是个神人呀！”然后向着尸首祷告说：“神人是否允许我请回翟城去供养？如同意就请倒下来！”尸首仍僵立不动，依然如故。于是改祝祷辞说：“神人是不是要返回晋国！我们一定送回去。”祝祷刚完，尸体仆倒在车上。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翟国国主白部胡被杀后，逃命的士兵向他的弟弟白噉述说了国主战死的情形。白噉哭泣着说：“我曾说‘晋国有上天的帮助，不能征伐’。我哥哥不听，现在果然遇难而亡！”他想用先轸的尸首换回白部胡的尸体，便派人到晋军中联系再说郤缺提着白部胡的脑袋，和众将领一同到中军献功，却找不见元帅先轸。守营寨的士兵说：“元帅已经乘坐一辆车出营了，只吩咐‘守紧寨门’，不知道去哪里了。”先且居起了疑心，碰巧在书案上看见一道表章，拿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中军大夫先轸奏明君主：我知道自己对君王无礼。君王不处罚我的过失，仍然重用我。我侥幸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君王必定会重重赏我。我不接受奖赏，是有功而不赏；我如果接受奖赏，是对君王无礼，可以论功摆好。有功不赏，怎么劝人建功立业？对君王无礼的可以评功，怎么惩治罪过？功劳和罪过混淆了，怎么治理国家？我准备驾车闯入敌人阵营，借翟兵的手，替主公讨伐臣不恭敬的罪责。我的儿子且居，有统帅的谋略，足可以接替我的。先轸临死冒昧上书！

且居放声大哭：“我父亲去翟军阵中送死了！”就要乘车去闯翟军，查看父亲的下落。这时，郤缺、栾盾、狐鞠居，狐射姑等，都聚到中军营中，大家一齐向前，拼命劝住了先且居。众人商量：“必须先派人去打听元帅的生死，才可以令部队进发。”忽然，军士来报：“翟主的弟弟白噉，派人来传话。”叫进来一问，是双方交换尸首的事。且居知道了父亲死亡的消息确实，又痛哭了一场。然后，同翟使约好：“明天两军阵地的前面，双方各自抬着亡灵，彼此互相交换。”翟使走后，先且居说：“戎狄非常狡诈，明天不能不做准备。”于是商议着叫郤缺、栾盾仍旧张开两翼埋伏在左右，只要交起手来，就两面夹攻。狐鞠居、狐射姑两人共同守护中军。

第二天，两方排开阵势，互相对峙，先且居身穿白色的服装，登上战车，独自走到阵前，迎接父亲的尸首。白噉害怕先轸的亡灵，拔去他尸体上的箭翎，将尸体用香水洗净，脱下自己的锦袍包裹起来，装载到车上，犹如活人一样，推到阵中，交给先且居收领。晋军也将白部胡的首级，送交给翟军。翟军还来的是香喷喷一具完整的尸体，晋军送去的，只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白噉心中压不住怒火，就喊道：“你们晋国太欺负人了！为什么不把整人还给我？”先且居让人回答道：“如果要整尸，你自己去大谷中的乱尸里找！”白噉怒火万丈，举起开山大斧，指挥着翟军冲杀过来。这边，晋军用輶车结成大阵，如城墙一般，接连冲击了好几次，都不能进去。气得白噉来回咆哮，有火无处发。忽然晋军中鼓声大作，阵门开处，一员大将，横着戟杀出来，是狐射姑。白噉就迎上去交起手来。还没斗上几个回合，两翼军士围了上来，左边有郤缺，右边有栾盾。白噉瞧见晋兵人多势众，急忙掉转马头往回就走，晋军从后面掩杀过来，翟军兵将死者不计其数。狐射姑认准了白噉，紧紧追赶。白噉担心冲乱了自己的营寨，就拍马向刺斜里跑去。射姑仍然紧追不舍，随着马尾赶来。白噉回头一看，带转马头，问道：“将军好面熟，莫不是贾季吧？”射姑回答：“是我。”白噉说：“将军别来无恙？你们父子，一道在我国住了十二年，招待一直很丰厚，今天手下留情，难道以后就没有见面的时候了？我是白部胡的弟弟白噉。”狐射姑见提起了往事，心里不忍，就

答道：“我放你一条生路，你快快撤退，不能在这耽搁太久。”说罢驾车返回大营。晋兵先前已经打胜，这次没逮住白噉，大家都没什么话说。这一夜白噉带领人马返回翟国去了。白部胡没有儿子，白噉为他发丧，便自立为翟君。

且说晋军凯旋归来，拜见晋襄公，呈上先轸的遗表。襄公十分痛惜先轸的死，亲自给他穿衣下棺。只见先轸的两只眼睛重又睁开，而且生气勃勃，襄公抚摸着他的尸体说道：“将军为国家而死，英灵永垂不朽，遗表上所說的，足以看出你对国家的忠爱之心。我不敢忘怀啊！”于是就在灵柩前面，封先且居为中军元帅，接替父亲的职务，这时，先轸的双眼方才合上。后来，人们在箕城建立了庙宇，定期来上香祭扫。襄公又嘉奖郤缺杀白部胡的功绩，将冀邑赠给他做为食邑：“你能抵消你父亲的过错，所以把封给你父亲的地方，还给你。”又对胥臣说：“推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不是你，我怎么能够任用郤缺？”便把先茅县赏给他。众将领看到襄公奖赏得当合理，都心悦诚服。

这时，许国和蔡国都因为晋文公的变故，又加入了楚王的联盟。晋襄公选派阳处父为大将，率领人马讨伐许国，因而也就侵入了蔡国的疆城。楚成王下令，斗勃和成大心领军前去教授。楚军走到泚水安营扎寨，晋军驻扎在泚水的北侧，两军中间仅隔了一层水面，彼此都听得见对方巡夜敲木梆的声音。晋军的路被楚兵堵住了，不能继续前进。这样相持了将近两个月。眼看就要过年，晋军的粮草快用完了。阳处父起了撤兵的念头。但同时既担心给楚军以可乘之机，又怕因逃避楚军而为人耻笑。便派人渡过泚水，到楚军的营寨捎话给斗勃：“俗话说：‘来的人不怕，怕的人不来。’将军如果要和我们打一仗，我们愿意后退三十里，让将军过河摆开阵势，决一死战；如果将军不肯过河，将军可后退三十里，让我们到河的南岸来请战。像现在这样不进不退，劳民伤财，有什么好处？处父现在将马拴在战车上，等待将军的旨意，只盼快做决定！”斗勃气愤起来：“晋军欺服我不敢渡河吗？”便准备过河去挑战。成大心连忙阻拦道：“晋国人没有信义，他说后退三十里，恐怕是诱骗我们。如果乘我们过河过了一半就开战，我们就进退两难了。不如暂且后撤，让晋军过河。我们是主，他们是客，不也可以吗？”斗勃恍然醒悟：“孙伯说得对！”于是下令部队，撤退三十里安下营寨，叫人通知阳处父，让晋军过泚水。阳处父马上换了个说法，派人对兵将宣布时，只说：“楚国将领斗勃害怕晋军，不敢过河，已经撤走了。”一时间，这话传遍军营。接着，阳处父说：“楚军既然已逃走了，我们还要过河干嘛？年底天气寒冷，暂且回去休息，等候时机再行动。”便撤兵返回晋国了。斗勃带领部队后退三十里，等了两天，不见晋军有什么动静，派人侦察，才知道晋军已走远。就也下了命令，率领楚军回楚国去了。

却说楚成王的长子名叫商臣，成王起初打算立他为太子，就和斗勃商量这事，斗勃说：“楚国的王位接替，不利于传长子而利于传幼子，历代都是这样。而且看商臣的相貌，眼睛像蜂、声音像狼，生性凶残，今天因为宠爱而立为太子，他日又因为厌恶而废黜掉，这肯定要造成混乱。”成王不听，竟然立商臣为王位继承人，并叫潘崇教导他。商臣听说斗勃不打算拥戴自己，怀恨在心。等到斗勃受命救助蔡国，没打一仗就回来了。商臣借机向成王诬陷道：“子上是受了阳处父的贿赂，所以才躲避打仗，好给晋军撤退找名目。”成王听信了他的话，于是不见斗勃，派人赐给他一把剑。斗勃不能为自己申

述，用剑割断自己的喉管死了。成大心跑到成王面前，叩头痛哭，详细叙述了撤退的原委，然后说：“并没有受贿赂的事情，如果撤退是罪过的话，受惩罚的应该是我。”成王说：“你不必自责，我也十分后悔呀！”从此，成王开始怀疑太子商臣了。以后成王喜欢上了小儿子职，于是又打算罢免商臣立职为王位继承人。同时十分担心商臣制造动乱，想寻找他的过失杀了他。宫里的人多次听到成王这方面的话，也就传了出来。商臣有些犹豫，不太相信，把这事告诉了老师潘崇。潘崇说：“我有一条计策，可以检验他的话是真真假假。”商臣问：“什么计策？”潘崇说：“成王的妹妹半氏嫁到江国，最近回来探亲，一直住在宫里边，肯定知道这件事情。江半性子暴躁，太子诚心为她摆设酒宴，然后再故意怠慢她，叫她被激怒，气头上的话，必然会泄漏真情。”商臣按照潘崇的主意，准备了酒宴款待江半。江半来到东宫，商臣十分谦恭地迎出来行礼，献过三次酒后，渐渐地开始不恭敬了，酒食只叫厨子递上，自己并不起来，又故意同倒酒的仆从窃窃私语，半氏两次问他话，都不回答。半氏愤怒已极，拍案而起，大骂：“贼种这样无礼，活该成王要杀你扶立职了！”商臣连忙假惺惺地陪罪，半氏不理，径直登车走了，路上仍骂不绝口。

商臣连夜跑来告诉潘崇，问他摆脱的办法。潘崇问：“你能像臣子一样侍奉职吗？”商臣说：“做哥哥的供奉弟弟，我不能。”潘崇又问：“如果不能埋头辅佐别人，为什么不到其他国家呢？”商臣回答：“没有原因，只能招来别人的耻笑。”潘崇说：“除了这两种选择，没有别的办法了！”商臣十分顽固，没完没了地请求潘崇献计，于是潘崇又说：“有一个主意，十分简单，只怕你不忍心！”商臣说：“生死关头，有什么不能忍的？”潘崇贴近他的耳朵说：“除非采取大的行动，才能转祸为福。”商臣说：“这事我能做！”便安排好宫中的兵甲，到了半夜，假传说宫中发生了事变，于是将王宫围了起来。潘崇手持宝剑，带了好几个力大的心腹仆从，径直闯到成王面前。成王身边的人吓得四散奔逃了。成王问道：“你来干什么？”潘崇说：“大王在位四十七年了，功成业就，应当退位，如今国内百姓盼望新的国王，请传王位给太子！”成王惶恐地回答：“我这就让出王位，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潘崇说：“一个君主死了，才有一个君主立起来，国家哪能有两个国王呢？何况大王老而无用了？”成王说：“我刚叫厨子做熊掌去了，等煮熟了我吃过以后，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的了！”潘崇厉声喝道：“熊掌很难煮熟，大王要拖延时间，等外面来救吗？请大王自己处理，不要臣动手了！”说完，解开身上的束带，扔到成王脚前。成王仰天叫道：“好斗勃！好斗勃！我不听你的忠言，自找苦吃，还说什么呢！”便将带子缠在自己的脖子上，潘崇命令随从向两边猛拉。一会儿的功夫，楚成王就断气了。江半听说以后，哭道：“杀我哥哥的，是我呀！”也跟着上吊自缢了。这是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天，十月丁未这一天的事情。髯翁谈到这事，说成王继位，是靠杀了他的哥哥；他儿子商臣，又是靠了杀父亲，天理报应，明了准确不失分毫。有诗感叹道：

楚君昔日弑熊羆，今日商臣报叔冤。

天遣潘崇为逆傅，痴心犹想食熊蹯。

商臣杀父亲，自立为楚王，称楚穆王。向各国诸侯发出讣告，说成王暴病而死。提拔潘崇做太师，叫他掌管文臣武将，并将自己为太子时住的房子赏赐给他。令尹斗般等人，都知道成王是被杀死的，但没有人敢说话。商公

斗宜申听说王宫的事变，借口奔丧，赶回郢都，同大夫仲归谋划杀掉穆王。事情败露了，穆王叫司马斗越椒抓住斗宜申、仲归砍头示众。巫师范番所说的“楚成王、子玉、子西三个人，都不得寿终正寝”，到这时，果然应验了！斗越椒想得到令尹的职位，便对穆王说：“子扬经常对人说：‘父子两代操持国家政事，受了先王莫大的恩惠，却惭愧不成就先王的志向。’这意思就是打算扶立公子职做国王。子上回郢都，实际是子扬招来的。今天子上被法办了，料想子扬会不安，恐怕另有他谋，不能不当心。”穆公怀疑上了斗般，便叫他去杀掉公子职，斗般推脱说不能。穆公发怒了：“你打算完成先王的志向吧？”操起铜锤将斗般打死。公子职准备逃奔晋国，被斗越椒追上，杀死在郊外。穆王请成大心做令尹。不久，成大心也死了。又提拔斗越椒做令尹，贾为司马。后来，穆王又念起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便任用斗克黄做箴尹。克黄字子仪，是斗般的儿子，子文的孙子。

晋襄公听说楚成王的死，问赵盾：“上天是不是厌恶楚国了？”赵盾回答：“楚成王虽然蛮横，还可以用礼义来教化，商臣连他父亲都不爱，何况其他人了？我担心诸侯各国的灾难，才刚开始呢！”不几年，楚穆王果然四处派兵，先灭掉江国，然后吞并六国、蓼国，再往后又出兵陈郑，在中原挑起许多事端，果真像赵盾所说的那样。

却说周襄王二十七年春天，二月间，秦将孟明亲自向秦穆公请战，想发兵讨伐晋国，来报崤山失败的旧仇。穆公钦佩他的壮志，同意了。孟明于是和西乞、白乙，统率四百辆军车征剿晋国。晋襄公早就担心秦国有报复的行动，每天都派人出去打探消息，一听到这个报告，笑道：“秦国领教的人来了！”于是派先且居为大将，赵衰为副将，狐鞫居为车右，带领人马到边境迎候秦军。大军出发时，狼曠自己请求以私人身份随军效劳，先且居答应了。这时孟明等还没走出秦国的边境。先且居说：“与其等秦军到了再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转而向西到了彭衙，才与秦兵相遇，双方都排开阵势。狼曠向先且居请求说：“过去先元帅认为狼曠不够勇武，罢免了我不用，今天狼曠自动请求一试，不敢求取功名利禄，只为了雪前耻。”说完，就和朋友鲜伯等一百多人，直冲秦军阵营，所向披靡，杀死的秦兵不计其数。鲜伯却被白乙杀掉了。先且居登上战车，望见秦军阵势已乱了起来，便挥动大军掩杀过来，孟明等人阻挡不住，大败而逃。先且居救出狼曠。这时狼曠已遍体鳞伤，大口地吐血，过了一天就死去了。晋兵凯旋回来，先且居向襄公奏道：“今天的胜利，是靠了狼曠的力量，和臣没有关系。”襄公下令用上大夫的规格，在都城的西侧厚葬狼曠，叫群臣都去给他送葬。这是襄公激励人才的好处。史臣有诗夸赞狼曠的英勇：

壮哉狼车右，斩囚如割鸡！
被黜不妄怒，轻身犯敌威。

一死表生平，秦师因以摧。
重泉若有知，先轸应低眉。

却说孟明等败军逃回秦国，自己思量着活不成了，谁知秦穆公一心追究自己的过错，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照旧派人到都城郊外迎接慰劳他们，并像开始一样任用他们。孟明不胜惭愧，便更加勤勉操持国家政事，同时拿出全部家产，抚恤那些阵亡的家属。每天加紧操练军队，用忠义勉励兵士，期待着来年更大规模地讨伐晋国。这年冬天，晋襄公又命令先且居，纠集宋

国的大夫公子成，陈国大夫辕选，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率领四国兵马攻打秦国，夺取江邑和彭衙后撤兵回晋国。开玩笑说：“我们这是报答领教的战役。”先前郭偃算卦，有“一击三伤”的话，到这时，三次打败秦军，正好应验了这句话。孟明并不请求带兵抵抗晋军，秦国人都以为他胆怯了，只有穆公深信不疑，对群臣说：“孟明一定能向晋国报仇，只是时候没到。”到了第二年夏天五月间，孟明的人马兵车已经训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孟明请穆公亲自去督战：“如果这次不能报仇雪恨，绝不活着回来！”穆公说：“我已经三次被晋侯打败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也没有脸面回国了。”便调集了五百辆军车，选了良辰吉日，大举出兵。凡是跟着去打仗的军士，家里都得到一份丰厚的奖赏，于是三军将士，个个勇跃向前，都甘愿效力牺牲。部队从蒲津关出发。渡过黄河后，孟明发令，把船全部烧光。穆公奇怪，问他：“元帅烧船是什么打算？”孟明回答：“‘战争胜利，靠的是士气。’我几次遭受挫败以后，士气已消耗尽了。假如有幸胜利了，还怕过不了河？我所以要烧船，为的是告诉三军必死的决心，有进无退，以此振作他们的士气。”穆公称赞：“好。”孟明自己当先锋，长驱直入，攻破并占领了王官城。告急的谍报传到绛州，晋襄公聚集群臣，商讨派兵抵抗敌人的事情。赵衰说：“秦国的恼怒已到了极点，这回动用全国的兵马，要置我们于死地。而且秦君亲自出征，锐不可当，不如避开他们不打，让他们稍稍逞一逞威风，这样可以平息两国的争斗。”先且居也说：“困兽犹斗，何况大国呢？秦君不甘心失败的耻辱，而且三位元帅都好勇擅战，他们不打胜仗不罢休。战祸连连，没有完的时候，子余说得对。”襄公便传旨给四方边境：要坚守，不要同秦军打仗。繇余对穆公说：“晋国害怕我们了！主公可乘着这个军威，收回崤山死难兵士的骸骨，以雪前耻。”穆公听从了他的建议。领着大军从茅津渡过黄河，驻扎在东崤，晋军没有一人一马敢来阻止的。穆公命令军士在堕马崖、绝命岩、落魂涧等地，收殓尸骨，用草包裹起来，埋葬在山谷偏僻低坳的地方。宰牛杀马，大摆祭奠死者的宴席。穆公穿着白色的服装，亲自带头往地上洒酒，并放声大哭。孟明等各位将领也难过地伏在地上起不来，悲哀感动了三军将士，大家没有不落泪的。髡仙有诗写道：

曾嗔二老哭吾师，今日如何自哭之？

莫道封尸豪举事，崤山虽险本无尸。

江邑、彭衙两地的百姓，听说秦军讨伐晋国得胜了，哄然而起，聚集到一处，赶走晋国的守将，重新回归秦国。秦穆公在一片凯歌声中，班师回国，封孟明为亚卿，和两位丞相一道掌管国政。西乞、白乙也都得到了封赏。改蒲津关为大庆关，以纪念这次出兵的功绩。

却说西戎主赤班，开始时瞧见秦兵屡战屡败，觉得秦国软弱可欺，打算发动各部族戎人反叛秦穆公。等到秦军征剿晋国回来，穆公就想着调兵去打西戎。繇余请求到戎兵营中传递征战的檄文，要他们给秦国上贡，如果不来，就攻打他们。赤班打听到孟明取得了胜利，正心怀忧虑，一看到檄文，立刻就率了西方二十几个国的国君，赶来交纳土地，请求朝见，尊推穆公为“西戎霸主”。史臣说起秦国这段故事，认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穆公相信孟明有好的素质，能够始终如一地任用他，所以终于完成了统领诸侯的霸业。

这时，秦国的威名直达京师，周襄王对尹武公说：“秦国和晋国互相匹敌，旗鼓相当，他们的先辈都为王室立下过功劳。过去重耳主持中原的联盟，

我册封他为侯伯。如今秦伯任好，实力强盛不比晋侯差，我打算也像册封晋侯重耳那样册封他。你觉得怎样？”尹武公说：“秦君自从统领西戎以来，不如晋侯那样能够辛劳地辅助王室。如今秦、晋两国还结着怨仇，而晋侯驩又能继承父业，如果册封秦君就丢掉了晋国的欢心。不如派使者到秦国，颁奖以致祝贺，那样，秦君知道感恩，而晋侯也没怨言了。”襄王听从了这个建议。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话说秦穆公吞并了二十多个国家，成了西戎的霸主。周襄王叫尹武公代替赏赐了穆公一面金鼓，以致祝贺。秦伯自称年事已高，入朝不太方便，并派公孙枝到周来谢恩。这一年，繇余病死了，穆公心里十分痛惜，便以孟明做右庶长。公孙枝从周都回来以后，看出穆公有意向着孟明，也就假托老了，辞去政事、国事。

却说穆公有一个幼女，正好出生的时候，有人献上一块璞石，工匠把它雕琢成碧色的美玉。女儿满周岁时，宫中摆下璞盘。在众多的物件里，小女孩唯独抓取了这块美玉，摆弄起来不撒手，因此给她起名弄玉。弄玉年纪稍大，已经是姿容绝代，聪明无比了。她擅长吹笙，能自己吹成调，不用乐师定谱。穆公指令能工巧匠，将那块美玉雕刻成笙。女孩吹起它来，声音好像凤鸣一般。穆公十分钟爱这个女儿，修筑起重叠的楼宇给她居住，称为“凤楼”。楼前有高台，称为“凤台”。弄玉十五岁时，穆公要为她选择一个相配的女婿。弄玉发誓说：“一定得是擅于吹笙的，能同我一唱一和的人，才是我的丈夫，其他的都不是我想要的。”穆公派人寻访各地，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忽然有一天，弄玉在楼上卷起窗帘闲看，望见天尽云空，月明如镜，就叫侍从燃起一炷香来，自己拿过碧玉笙，倚着窗户吹起来。声音清越，响入天际，微风徐徐吹来，忽然好像有人在和。那声音若远若近，弄玉心里诧异，便停下来静听，那声音也就跟着停下来，余音还袅袅不断。弄玉迎着清风，神情惘然，恍若失去了什么，独自待到半夜，月亮西斜了，炉香烧尽了，便将玉笙放在床头，勉强入睡。弄玉梦见西南方向，天门大开，五色霞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一个俊美的丈夫戴羽冠，披鹤氅，骑着彩凤自天而下，立在风台上，对弄玉说道：“我是太华山主，上帝令我与你结婚，当在中秋这一天相见，应和你往昔的姻缘。”便解下腰间赤玉箫倚着栏杆吹了起来。他胯下的彩凤也展开羽翼边叫边舞，凤声和箫声，唱和如一，音调谐和，不觉充满了耳际。弄玉神情恍惚，开口问：“这是什么曲子？”那俊美的丈夫答道：“这是‘华山吟第一弄’。”弄玉又问：“这曲子可以学吗？”丈夫回答：“既然成了婚姻，有什么不好教给你的？”说罢，径直走过来抓住弄玉的手。弄玉猛然惊醒，梦中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到了早晨，弄玉将梦见的事对穆公说了。穆公便叫孟明按照弄玉描述的形象，到太华山察访。有个男人指着山上一个地方，对孟明说道：“山上有个明星岩，有一个奇妙的人七月十五日到这儿，在那上面盖了间茅草房，自己住着，每天下山来买酒，自斟自饮。到了晚上，必然要吹一曲箫，箫声响彻四方，听到的人都忘记了睡觉，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孟明便开始登太华山，爬到明星岩下，果然看见一个人，穿鹤氅戴羽帽，玉貌丹唇，飘飘然有超凡脱俗的风度。孟明知道是那个奇妙的人，就走上前行了个礼，问他的姓名。回答：“我姓箫，名史。你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孟明说：“我是本国的右庶长百里视。我们主公为爱女选择女婿，这女孩善于吹笙，一定要找个能同她相唱和的。听说你精通音乐，我们主公盼望着能见你一见，派我来迎接你。”箫史说：“我粗通一点音乐，没有别的长处，不敢侮辱你们主公的旨意。”孟明说：“一道去见我们主公，自然会弄个明白。”便同箫史一起乘了马车来见穆公。孟明先对穆公讲了前后经过，然后引领着箫史谒见穆公。穆公坐在凤台上，

箫史行过拜谒礼后，对穆公说：“我是一个山野里的粗人，不懂得礼法，还请求多加指教！”穆公看箫史的相貌举止，十分洒脱又得体，有远离世俗沉渣的意味，心里已经喜欢上了三分，便叫他坐在自己身旁，问道：“听说你很会吹箫，会不会吹笙呢？”箫史回答：“我只能吹箫，不能吹笙。”穆公说道：“本来想着找一个吹笙的伴侣，现今箫和笙不是同类乐器，你不能与我女儿互相唱和。”说着用眼睛瞧着孟明暗示他，叫他引退。弄玉派侍者传话给穆公：“笙和箫是同一类乐器。客人既然能吹箫，为什么不试一试？干嘛要人家怀着绝技而走掉呢？”穆公觉得有理，便叫箫史吹奏起来。箫史拿出赤玉箫，玉色匀称，光彩夺目，果真是稀世的珍宝。才演奏第一曲，清风就徐徐吹了过来，奏第二曲时，彩云四合，奏到第三曲，就见一双白鹤，在空中翔舞，有好几只孔雀，落在林间，百鸟和鸣，许久才散去。穆公十分高兴。这时弄玉在帘子里偷看，瞧见箫史的技术非凡，也欢喜地说：“这才是我的丈夫！”穆公又问箫史：“你知道笙箫是什么做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箫史回答：“所谓笙，就是‘生’；女娲氏制造的，取的意思是发生，律调应和太簇。所谓箫，就是‘肃’，取的意思是肃清，律调应和仲吕。”穆公说：“请你详细说说。”箫史说：“臣执着追求的是箫，请让我们只说箫。过去伏羲氏编制竹子作箫，它的形状参差不齐，因而像凤的翅膀；它的声音和谐优美，因而像凤的鸣叫。大的叫‘雅箫’，总共二十三个竹管，长的有四寸；小的叫‘颂箫’，共有十六个管，长的有两寸。这些统称为箫管。其中没有底的，叫‘洞箫’。后来黄帝叫伶伦到昆溪砍伐竹子，制成笛子，有七个孔，横着吹，声音也像凤鸣一样，只是它的形状十分简单。再后来人们又厌恶起箫管的繁多，专门用一个管子竖着吹，长的称为‘箫’，短的名叫‘管’。今天的箫，已不是古时候的箫了。”穆公说：“你吹箫，是怎么群集珍禽异鸟的？”箫史又答道：“箫的制作虽然简单了，但它的音质不变，演奏者模仿凤鸣，凤是百鸟之王，所以听到凤的叫声，百鸟就全都飞来了。过去舜演奏箫韶之乐，凤凰应声而来加入仪式，凤都可以这样，何况其他的鸟？”箫史应答如流，声音洪亮。穆公更加高兴，对箫史说：“我有个可爱的女儿弄玉，精通音律，不想盲目嫁人，却愿意嫁给你。”箫史收起笑容，再三行了叩拜之礼，推辞说：“箫史本是个穷乡僻壤的野人，怎么敢享有王侯的富贵呢？”穆公说：“小女先前已经立下誓言，要选一个会吹笙的人做配偶，如今你吹的箫，能通达天地，比笙胜得更多了。何况我的女儿曾有过梦里的征兆，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缘分，你不能推辞。”箫史于是又躬身拜谢了一番。穆公命令太史选择吉日进行婚配，太史奏报说今天中秋夜晚，为最好的时间，月亮圆在天上，夫妻圆在月下。穆公立刻叫左右随从准备洗浴的热水，领着箫史洗澡，并赐给他新衣新帽，叫他更换了，送到凤楼，同弄玉成婚。夫妻间美满和顺，自然不必再说了。

第二天早上，秦穆公委任箫史做中大夫。箫史虽然职位在朝班的行列里，却从来不参与国政，天天住在凤楼里，不吃熟食，有时也喝上几杯酒。弄玉学习他的导气方法，也渐渐变得可以粒米不进。箫史教弄玉吹箫，教的是“来凤”曲。大约过了半年，突然有一夜，夫妇俩在月下吹箫，于是有紫凤聚集到凤台的左侧，赤龙盘卧在凤台的右侧。箫史说：“我原本是天上的仙人，上帝感到人间史籍散失混乱，叫我整理。便于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令我降生在周朝的箫氏家族，名箫三郎。到宣王末年，史官失职，我便整理补缀史记本末，补充典籍中的遗漏。周人因为我对编纂历史有功，就称我为箫史，

到今天已经一百一十七年了。上帝命我做华山之主，与你有旧缘，所以用箫声作和，但是不能久住人间，如今龙凤来迎接我们。可以走了。”弄玉要去辞别父亲，箫史不让，说：“既然是神仙，就应当超脱，无忧无虑，怎么还能容忍对眷属依恋呢？”于是箫史乘赤龙，弄玉骑紫凤，从凤台飞天而去。这一夜，有人在太华山听到凤的鸣叫。第二天一早，宫中的侍从报知秦穆公。穆公十分茫然，徐徐叹道：“神仙的事！果然是有的。假若这时有龙凤迎接我，我将抛弃山河，如同丢掉一只破鞋一样呀！”接着下令手下的人到太华山寻找踪迹，却丝毫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在明星岩上建立了祠庙，每年都有酒食祭品。今天这庙被叫做箫女庙，庙中有时还能听见凤的鸣叫。六朝鲍照有首《箫史曲》说：

箫史爱少年，嬴女^{弄玉}童颜。
火粒愿排弃，霞雾好登攀。
龙飞逸天路，凤起出秦关。
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

另外江总也有诗说：

弄玉秦家女，箫史山处童。

来时兔月满，去后凤楼空。
密笑开还敛，浮声咽更通。
相期红粉色，飞向紫烟中。

穆公自此讨厌再谈论战争了，开始沉迷于超凡脱俗的想法，将国政专门交给孟明，自己天天修行清净无为的事业。不久，公孙枝死了。孟明推荐了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这三个人都非常有贤德，国里的百姓叫他们“三良”。穆公请他们做大夫，赏赐的礼品十分丰厚。又过去了三年，即周襄王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穆公坐在凤台上赏月，思念起女儿弄玉，不知她去了哪里，更不知还有没有相见的那一天，蓦然睡着了，梦见箫史和弄玉，牵着一只凤来迎接他，他们一道游览了广寒宫，那里清冷彻骨。醒后，穆公就得了寒病，不几天就死了，人们以为成仙了。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享年六十九岁。当初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生下的太子，到这时继承了君位，称为“康公”。穆公被埋葬在雍邑。按照西戎的风俗，用活人陪葬。陪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子车氏三个儿子也在其中。国内百姓对此十分痛心，并为此赋题为《黄鸟》的诗。这首诗就记录在《毛诗·国风》中。后人议论穆公用“三良”殉葬，为了自己死后的事而捐弃贤德的人，不是明智的做法。只有宋代学士苏东坡有题在秦穆公墓上的诗，出人意表，与众不同。诗的内容是：

囊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此识公墓。
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当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却说晋襄公六年，襄公立儿子夷皋为世子，叫族弟公子乐到陈国去做官。这一年，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先后死去，职位都空了下来。第二年，在夷检阅部队，晋军恢复过去的上、中、下三军的旧编制。襄公想要用士谷、梁益耳统帅中军，叫箕郑父、先都统帅上军。先且居的儿子先克说：“狐射姑、赵盾都为晋国立过大功，不能废弃他们不用。而且士谷是个司空，他和梁益耳都没有战功，一下子提拔为

大将，恐怕人心不服。”襄公听从了。便以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盾辅佐他，以箕郑父为上军元帅，荀林父辅佐他；先蔑为下军元帅，先都辅佐他。狐射姑登上点将坛，发号施令，指挥如意，傍若无人。下军司马臾骈劝谏道：“我听说‘军队克敌在于谦和’，如今三军的统帅不是老将，就是世代做官的。元帅应该虚心谘访，常有谦让退引的思想。刚愎自用，就是子玉败给晋国的原因，不能不引以为戒。”射姑怒火万丈，喝道：“我刚开始发令，你怎么敢独自乱讲，怠慢军士？”叫来左、右手抽打臾骈一百鞭子。众人心里都不服气。再说士谷、梁益耳听说先克阻挠重用他们，十分恼恨。先都得不到上军元帅的职位，也深恨着先克。这时太傅阳处父受卫国的聘请，没有参与这些事情。等到阳处父回国，听说狐射姑做了元帅，便暗地里对襄公说：“射姑刚愎自用，喜好争强斗胜，不得民心，不是大将之才。我曾经辅佐子余的军队，和他儿子赵盾相处得很好，极其了解赵盾具备相当的贤能。举贤任能，是治国的常法。主公如果选择三军统帅，没有比赵盾更好的了。”襄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叫阳处父将兵马改在董屯聚集。狐射姑不知道元帅已经换人了，仍兴冲冲地掌管中军的指挥班子，襄公喊他的字对他说：“贾季，我一向叫赵盾辅佐你，今天我要叫你辅佐赵盾了。”狐射姑不敢吭声，唯唯喏喏地退了下去。襄公于是请赵盾做中军主帅，而叫狐射姑当他的副手。其他的上军、下军没有变动，同以前一样。赵盾从此掌握国政，修订国法政令，国内百姓也都乐于服从。有人问阳处父：“子孟说话从不遮掩，忠是够忠，怎么唯独就不考虑一下是否得罪了人？”处父回答：“只要对国家有利，怎么敢躲避私人的怨恨呢？”第二天，狐射姑单独去见襄公，问道：“承蒙主公记着我先人微薄的功劳，不觉得臣不好，叫我管理军政大事；但是忽然又更改人选，臣不知道错在哪里，猜想是否先父狐偃的功绩比不上赵衰？还是另有原因？”襄公回答：“没有别的。只是阳处父告诉我，你不得民心，很难做大将，所以变动了人事。”射姑默然不语，退出朝堂。

这一年秋天，八月，晋襄公病得奄奄一息了，于是召集太傅阳处父，上卿赵盾和各位臣子大夫到他的床前，嘱咐道：“我继承父亲的业绩，打败狄戎，讨伐秦国，没有在征战中失败过。如今不幸活不长了，将与各位永别了。太子夷皋，年纪还小，你们一定用心辅佐他，和邻国团结，不要丢了盟主的大业。”群臣一起跪下，拜了三拜，接受了嘱托。襄公这才瞇上双眼死去了。第二天，群臣就要奉举太子夷皋即位。赵盾说：“现在国家多难，秦国、狄戎与我们为敌，不能立幼主。如今杜祁的儿子公子雍，正在秦君手下任职，心地善良而且成熟，可以接回来继承君位。”群臣没有反对的。狐射姑说：“不如立公子乐，他的母亲受主公的宠爱。公子乐在陈国做事，而陈国一向同晋国关系好，不像秦国那样和我们彼此有仇，迎他回来，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了。”赵盾说：“不对。陈国地方又小又远，秦国疆界又大又近。到陈国去接公子乐，无益于和睦相处。而到秦国接公子雍，却可以解开旧怨结交新的朋友，要做到这一点，一定得公子雍才行。”众人的议论这才平息。于是派遣先蔑为正使，士会做他的副手，到秦国报丧并迎接公子雍回来即位。先蔑等准备上路了，荀林父赶来阻止他：“夫人和太子还都在，却要到别国去接人来做主公，恐怕事情还没做成，就会有别的变故。你为什么不要不假称有病，辞掉这份差使呢？”先蔑说：“政权在赵盾手上，能有什么变故？”说罢就和士会往秦国去了。荀林父对别人说：“‘一同做官的应当为僚友。’我和士伯彼此是僚友，不敢不尽我的心意。他不听我的话，恐怕有去的一天，

没有回来的一天了。”不提先蔑去秦国的事。且说狐射姑见赵盾不听从他的建议，恼怒道：“姓狐的和姓赵的是同等的。如今有姓赵的就没有姓狐的吗？”暗地里也派人到陈国去召公子乐，计划着同赵盾争立新的国君。早有人将这事传递给赵盾。赵盾叫他的食客公孙杵臼，带了一百个家丁，埋伏在半道上，要在公子乐经过时杀掉他。狐射姑更加怒气冲天了：“让赵孟有权力的，是阳处父。处父的家族势力弱小没有后援，现在又住在都城郊外，主持各国会葬奔丧的事情，杀他易如反掌。赵盾杀公子乐，我杀阳处父，不也可以吗？”便同弟弟狐鞠居谋划这事。鞠居说：“这事我就能办。”和家丁化装成匪盗，乘半夜翻墙跳进阳处父的宅院，阳处父这时还在对着蜡烛读书，狐鞠居径直冲上去用剑刺他，处父吃了一惊，拔腿就走，被鞠居追上杀了。狐鞠居割下他的头走了。阳处父的随从，有认识鞠居的，跑来报告赵盾。赵盾装做不信的样子，喝斥说：“阳太傅被贼盗杀害的，怎么能诬陷别人？”叫人收殓阳处父的尸体。这是九月中旬的事情。

到了冬天十月份，在曲沃下葬襄公。襄公的夫人穆嬴、太子夷皋前去送葬，穆嬴问赵盾：“先主有什么过错？他传位给太子又有什么错？非要丢下这一块肉，到别的国家去求取国君呢？”赵盾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是赵盾一个人的私事。”葬礼完毕，群臣侍奉襄公的灵柩进入太庙。赵宣子就在庙中对各位大夫说：“先主公领导诸侯各国，靠的是赏罚分明。如今主公的灵柩正在出殡时，狐鞠居就擅自杀死太傅，做大夫的谁不担心自己的性命？这种行为不能不加以惩罚！”便叫人抓住狐鞠居，交给司寇，历数他的罪责后，斩首示众。又到他家里，搜出阳处父的人头，用线缝在处父遗体的脖子上，将遗体埋葬了。狐射姑害怕赵盾已经掌握了他的阴谋，就乘着黑夜驾小车逃到翟国，投奔翟主白暭去了。

当时翟国有个身長一丈五尺的高个子，名叫侨如，人称“长翟”。这人能力举千斤，生得铜头铁额，瓦砾砖头砸上去也没事。白暭用他作将军，派出侵略鲁国。鲁文公命令叔孙得臣带兵抵抗。这时正值冬季，寒冷的雾气，弥天遮地。大夫富父终甥知道要下雪了，就向得臣献上一条计策：“长翟无比勇猛，我们不能死拼，只能智取。”就在要道上，挖了许多深坑用草蓐遮住，上面再洒上浮土。这天夜里，果然降下大雪，白雪铺平了地面，使人看不出虚实。富父终甥领着一支人马，去洗劫侨如的营寨。侨如冲出来迎战，终甥假装失败逃走，侨如奋勇追杀。终甥按照事先留下的暗号辨认道路，沿着坑边跑。侨如紧追不舍，结果跌落进深坑里。得臣埋伏在这里的兵士一齐涌出来，杀散翟兵。终甥手里的长矛一摆，刺进侨如的喉咙，将侨如杀死了。然后取出他的尸体，用大车装了，见到的人都很奇惊，觉得防风氏的尸骨，也不过如此。这时正赶上得臣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得臣就给起了个名字，叫叔孙侨如，来纪念这次战功。接着鲁国又同齐国、卫国联合出兵，讨伐翟国，白暭出逃而亡，翟国也就被歼灭了。狐射姑转而投奔赤翟潞国，依靠潞国大夫酆舒。赵盾说：“贾季同先父一道侍候着先主在外流亡，功劳不浅。我杀鞠居，正是要以此来安抚贾季，他怕追究责任而逃亡，怎能忍心让他孤身住在翟国呢？”就叫舆骈护送他的妻子到潞国去。舆骈集合起家丁，准备上路。众家丁都说：“前些日子在夷邑阅兵，主人衷心劝狐帅，反倒被他污辱了一顿，这仇不能不报。如今元帅派主人押送他的妻子儿女，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应该全杀了他们，来解心头之恨！”舆骈不迭声地叫道：“不能干，不能！元帅把这事交给我，是因为宠爱我。元帅要送他们团聚，而我却杀了

他们，元帅不恼恨我吗？乘人之危，不仁义；惹人恼怒，不明智。”便迎候狐射姑的家眷登上车子，并将他的家财一一登记，亲自送出国境，没有丢下一点东西。射姑听说这事，慨然叹道：“我身边有好人竟全然不知，我逃跑也活该！”赵盾从此十分敬重舆骈的人品，有了重用他的打算。

再说先蔑同士会到了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去主国。秦康公高兴道：“我们的先君，曾经两次安顿逃亡的晋君，当我在位时，又立公子雍，这说明晋君世世代代出自秦国。”就叫白乙丙率领四百辆车子，护送公子雍到晋国。

却说襄公夫人穆嬴，自从送葬返回都城以后，每天早晨，必然怀抱着太子夷皋，到朝堂大哭，并对诸大夫说：“先主公的嫡传儿子，干嘛要丢掉他！”等到散朝，就叫车夫驾车到赵氏的官邸，向赵盾叩头说：“先主公临终前，把这个儿子托咐给你，要你尽心辅佐。主公虽然去世了，但话还在耳边。如果奉举别人，将把这个儿子置于何处？不扶植我儿子，我们母子就去死。”说完，大哭不停。百姓听到了，无不怜悯穆嬴，责怪赵盾。诸大夫也议论说迎公子雍回来失策了。赵盾十分忧虑，同郤缺商量，问他说：“士伯已到秦国迎公子雍了，怎样才能再立太子呢？”郤缺回答：“今天抛开年幼的太子，而奉举年长的，他日幼子渐渐长大，一定会发生变故的。可尽快派人到秦国，叫士伯他们立刻停止行动。”赵盾说：“先定立国君，然后再派出使节，这才合乎名义。”立即会集群臣，奉举夷皋即位。这就是晋灵公，当时只有七岁。

百官朝贺刚完，忽然边境有谍报传来，说：“秦国出动大队人马送公子雍来，已经到河边了。”诸位大夫都问：“我们失信于秦了，拿什么去辞谢呢？”赵盾说：“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那么秦军就是我们的宾客。既然不准备接受他，那秦国就是我们的敌国。派人去谢，反而他有话说了，不如派部队去阻挡他们。”于是，叫上军元帅箕郑父辅助灵公，留守都城。赵盾亲自指挥中军。先克代替狐射姑做赵盾的副手。荀林父一人统领上军，先都也因先蔑去秦国，一人统领下军。三军调整完了，开出都城，驻扎到廛阴，准备迎击秦军。这时秦军已渡过黄河，在河东的令狐安下营寨。听说前面有晋军，还以为是来迎公子雍的，丝毫没有防备。先蔑先到晋军的营地来见赵盾。赵盾将奉举太子即位的事告诉了他。先蔑怒目而视：“我去迎公子，是谁的主意？今天又拥立太子来抵制我。”说罢拂袖而出，见到荀林父就说：“我后悔没听你的话，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荀林父劝阻他：“你是晋国的大夫，离开晋国哪儿是家呢？”先蔑说：“我接受命令到秦国去迎公子雍，那么公子雍就是我的主公，秦国是辅助我主公的。怎么能够背弃自己以前的话，只为了贪图家乡的富贵呢？”于是投奔了秦军营寨。赵盾说：“士伯不肯留下来，明天秦军必然逼进，不如乘着夜晚洗劫秦兵驻地，出其不意，容易得手。”便下令喂饱战马，军士们在草铺上吃足饭食，然后整队出发。队伍疾走如飞，每人口里还咬住一块小竹片，以免发出声响。等到了秦军的寨子，恰好是三更天，一声呐喊，鼓角齐鸣，晋兵杀入营门。秦军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备鞍披甲，四处乱窜。晋兵一直追到刳首，白乙丙拼力死战，才得以逃脱，公子雍却死于乱军之中。先蔑叹道：“赵孟背弃了我，我不能背弃秦君！”便逃往秦国。士会也叹道：“我和士伯同一个差事，士伯既然去秦国，我不能独自返回晋国！”也跟了秦军回去了。秦康公请了他们两人做大夫。荀林父对赵盾说：“以前贾季逃到戎狄，相国顾及是僚友的情义，送他的妻儿去找他。今天士伯、随季和我也有感情，我愿意仿效当初相国的做

法。”赵盾说：“荀伯看重情义，正合我意。”于是派卫士护送两家的家眷及财产到秦国。胡曾先生有诗说道：

谁当越境送妻孥？只为同僚义气多。

近日人情相忌刻，一般僚谊却如何？

髯翁也有诗，讥讽赵宣子在迎立公子雍的问题上的轻率，最后化友为敌：

奕棋下子必踌躇，有嫡如何又外求？

宾寇须臾成反覆，赵宣谋国是何筹？

这一仗下来，各路兵马都有收获，只有先克部下骁将蒯得，好大喜功，一味紧追不舍，反被秦军打败了，丢弃了五辆战车。先克打算按章程斩了他，众将领都出来替他说情。先克将事情报告赵盾，赵盾下令夺取他的田产并不给他奉禄。蒯得痛恨不已。

再说箕郑父，士谷和梁益耳，他们彼此一直相处很好，自从赵盾升为中军元帅，士谷、梁益耳都丧失了兵权，连箕郑父也有不公平的想法。当箕郑父留守都城时，就和士谷、梁益耳串联到一起，议论起来：“赵盾目中无人，想立谁就立谁，想废谁就废谁，全由自己。现今秦国派重兵送公子雍回来，如果两军相持起来，短期内不会有结果，我们在这儿乘机举事，反了赵盾，废黜夷皋，迎接公子雍回来即位，大权就会全归到我们兄弟的手里。”三人商量着，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绾秦

话说箕郑父、士谷、梁益耳三人商议好了，要等到前方吃紧的时候，从中反叛，替换相国的位置。没料到赵盾打败了秦兵，胜利归来，心中更加愤怒。先都是下军佐，因为主将先蔑被赵盾出卖了，不得已逃到秦国，也恨上了赵盾。凑巧，蒯得被先克夺去了田产俸禄，一肚子怨忿，找士谷诉说。士谷说：“先克仰仗着赵盾的势力，才敢这样横行霸道。赵盾能专制的，只有一个中军。要是真能找到一个敢死的人，先去刺杀先克，赵盾就势单力薄了。但这事非得先子会不可！”蒯得说：“子会也正为了主帅先蔑被赵盾出卖的事愤愤不平呢。”士谷说：“既然如此，那么刺杀先克的事就不难办了。”接着就贴着蒯得的耳朵说：“只须……就可以了。”蒯得大喜，说：“我就去说说。”蒯得去见先都。倒是先都先开口说起来：“赵孟对士季背信弃义，打败秦军，全不讲点信义，很难再和他共事。”蒯得立刻将士谷的话告诉先都。先都说：“真能这样，是晋国的福气！”

这时冬天就要过去，快到春天了。先克到箕城谒拜先祖先轸的祠庙。先都命家丁埋伏在箕城郊外，等到先克一行人过去了，远远地跟在后面，抓住机会，一伙人冲上去直刺先克。先克的随从见此情景，都四散奔逃了。赵盾听说先克被盗匪杀了，怒气冲天，严令司寇抓获凶手，每五天查考一次。先都等人心情紧张，与蒯得商议，怂恿士谷、梁益耳赶快行动。梁益耳喝醉了酒将事情的原委泄露给梁弘，梁弘大吃一惊：“这是灭九族的事情！”便秘密地告诉了臾骈，臾骈又将这事告诉了赵盾。赵盾即刻召集兵马战车，吩咐军士等候命令。先都听说赵氏宅邸聚集了兵甲战车，疑心阴谋泄露。急忙赶到士谷那儿，催促赶快行动。箕郑父却打算借着上元节晋侯邀集百官大聚饮的时候，乘乱行动，但商量了很久都没有定下来。赵盾先派臾骈领兵包围了先都的家，把先都抓进了监狱。梁益耳、蒯得慌乱间，准备找箕郑父纠集四家的家丁，救出先都，一同暴乱。赵盾叫人将先都的阴谋告诉箕郑父，请他到朝堂商议。箕郑父说：“赵盾召见我，说明没有怀疑到我。”便只身轻装去了。原来赵盾因为箕郑父是上军元帅，担心他鼓动兵众一同叛乱，假意召他到朝堂来。箕郑父不知道已经中计，坦然登上堂来。赵盾留他住在朝房，和他讨论先都的事情。暗地里派了荀林父、郤缺、栾盾领着三支人马，分头去抓士谷、梁益耳、蒯得三人。等人都抓齐了，荀林父等三将，回到朝房汇报。荀林父大声喝道：“箕郑父也在叛乱的人数内，怎么还不束手就擒？”箕郑父说：“我有留守都城的任务，那时三军都在外面，只有我守在这儿，都没乘机叛乱，却在今天百官济济的时候叛乱，是找死吗？”赵盾说：“你迟至今天才叛乱，为的是要等先都、蒯得。我已掌握了实情，你不要再狡辩了！”箕郑父这才俯首就缚。

赵盾将前后的事情奏报给晋灵公，打算对先都五人处以极刑。灵公年纪小，只会答应而已。等灵公回宫以后，襄夫人听到五人都被关押了，问灵公：“相国打算怎么处置？”灵公回答：“相国说：‘按罪都应当斩首。’”襄夫人又说：“这些人的事是为彼此争权，并没有犯上篡逆的阴谋，而且刺杀先克的主谋也不过一两个人，犯罪有主犯有从犯，怎么可以一概杀戮？近年来老臣死的死，走的走，总是损伤，国家人才稀少，一朝再杀五个大臣，恐怕朝堂里的职位，由此而空缺，怎么能不忧虑呢？”第二天，灵公又将襄夫

人的话，说给赵盾听了。赵盾上奏说：“主公年纪小，国家不安定，大臣擅自杀人，不大加诛戮，怎样来惩处今后的乱臣呢？”于是将先都、士谷、箕郑父、梁益耳、蒯得五人，以目无君主的罪名，在街市上斩首。同时，录用先克的儿子先穀为大夫。国内百姓害怕赵盾的严厉，没有不寒慄的。

狐射姑在潞国听到这事，吃惊道：“福气呀！我有幸免一死了。”一天，潞大夫酆舒问狐射姑：“赵盾和赵衰比，两人谁好？”狐射姑回答：“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人们靠冬天的太阳取暖，但怕夏天的太阳那般炽热。”酆舒笑了：“你是骁勇的宿将，也怕赵孟吗？”

闲话少说。却说楚穆王篡位以后，也有了争霸中原的设想。听到谍报说：“晋国新立了国君，赵盾独揽国家政事，各位大夫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便召集群臣讨论这事，准备向郑国出兵。大夫范山献计说：“晋侯年纪小，他的臣下的注意力都在争权夺利上，根本就不理诸侯各国。乘着这个机会派兵抢夺北方，谁能阻挡！”穆王高兴万分，任斗越椒为大将，贾为副将，率三百辆军车去征剿郑国。他自己率领着两千精兵，驻扎在狼渊声援。另外又派公子朱为大将，公子蔑为副将，率领三百辆军车讨伐陈国。

且说郑穆公听到楚军逼近边境的消息，急忙派了大夫公子坚、公子庞、乐耳三个人，带兵到边境抵抗，再三叮咛不要进击，要固守而不能与他们拼搏，另派人到晋国告急。一连几天，斗越椒在阵前挑战，郑兵始终不动。贾私下对斗越椒说：“从城濮战役以后，楚兵好久没到郑国来了。郑人今天在等晋军的到来。乘着晋军还没到，诱出郑军并消灭掉，可以洗刷过去的耻辱。否则，拖延时间长了，各国诸侯一定云集这里，恐怕我们要重走子玉的老路，那该怎么办呢？”斗越椒说：“现在要诱骗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

贾贴着越椒的耳朵说：“必须这样这样……”越椒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部队中宣布：“粮食就要不够了，允许到周围的村庄去抢夺，供应大家食用。”自己开始在帐篷中饮酒作乐，并要乐手们演奏鼓乐，每天都到半夜才散。有人将消息带到狼渊，楚穆王怀疑斗越椒玩忽职守，准备亲去督战。范山说：“伯嬴是聪明的人，这里边一定有计，过不了几天，捷报就该来了。”

再说公子坚等三人，见楚军不来叫阵，心中奇怪，叫人跑去探听。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楚军兵士四出抢夺粮食。斗元帅每天都奏鼓乐饮酒，酒后就破口大骂，说郑国人没用，经不起厮杀。”公子坚高兴地说：“楚军兵士四处抢粮，他的营寨里肯定空虚；楚军将领饮酒作乐，其斗志必然松懈；如果乘着夜色去强夺楚军营地，可以大获全胜。”公子庞、公子乐耳都以为是这样。这天夜里，吃过饭后，公子庞正要将要出击的人马，分成前、中、后三队，为安全起见，三队依次向前推进。公子坚说：“劫营和对阵不一样，是一瞬间袭击的招数，应该分左、右两队，不能这样前后编队。”于是三将并驾齐驱，一起推进。快到楚营了，远远地瞧见灯烛辉煌，乐声嘹亮。公子坚说：“伯夔命里该死了！”驱车往前直冲，楚军全不抵挡，公子坚首先冲进寨子，乐师四散奔逃，只有斗越椒坐着不动。上前一看，公子坚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捆扎的稻草人，假扮成斗越椒的样子。公子坚急喊：“中计了！”急忙向寨外退去。突然，寨子后面炮声大震，一员大将领着楚军杀了过来，大声呼叫：“斗越椒在这呢！”公子坚不敢停步，会合公子庞、公子乐耳两人，往一条路上逃去。走了没有一里地，前面炮声又响起来，却是贾领着预先埋伏好的一支人马，闯到道路中间拦截郑国兵将。前面有贾，后面有越椒，前后夹攻，郑兵惨败。公子庞、公子乐耳同时被擒获了。公子坚见此

情景拼命赶来解救，结果马被绊倒车子翻了，他自己也叫楚兵抓住了。郑穆公接到消息十分害怕，问群臣：“三个将军被抓，晋国的救兵还没到，怎么办？”群臣都说：“楚国军队声势很大，如果不投降求和的话，早晚要攻破我们的城池，就是晋兵来了也无济于事了！”郑穆公便派公子丰，带了厚重的物品到楚营谢罪，并发誓不再反叛，请求结盟。斗越椒叫人见楚穆王请求命令，穆王接受了郑国的投降。楚军释放了公子坚、公子庞、公子乐耳，让他们三人回郑国去了。

楚穆王下令班师回去。走到半路，公子朱带着被陈国打败的楚军，沿着狼渊一路来见穆王，他的副将公子茷被陈国抓去，公子朱请求派兵去报仇。穆王勃然大怒，立刻就要出兵陈国，正在这时，忽然传来消息：“陈国有使者送公子茷回楚国，并上书请求投降。”穆王拆开信来看，大致说：

我国土地偏远狭小，没有机会服侍君王左右。承蒙君王差遣一支人马来教导，边境上的人愚莽，得罪了公子。我感到惶恐不安，夜不能寐。现在将一点微薄的礼品，用车马送赠大国。愿意长期依附于君王，以寻求保护。只盼君王委屈地收下这些东西！

穆王笑了：“陈君怕我去兴师问罪，所以请求依附我，可称得上是有见地的人了。”于是准许陈国投降。并发信邀集郑、陈两国国君及蔡侯，在冬季十月初一，到厥貉相会。

却说晋国相国赵盾，因为郑国派人来求救，便差遣使者，约宋、鲁、卫、许四国的兵马，一同去救郑国。还没走到郑国境内，就听说郑伯已经投降楚国，楚国的人马已经回去了。没多久，又听到陈国也投降楚国的消息。宋大夫华耦，鲁大夫公子遂，请求带兵讨伐陈国、郑国。赵盾说：“实际是我们没有快来救援，才丢掉两国，他们有什么责任？不如班师回国治理自己的国政。”髯翁有诗叹道：

谁专国柄主诸侯？却令荆蛮肆蠢谋。

今日陈郑连臂去，中原伯气黯然收。

再说陈侯朔和郑伯兰，在秋天快要完结的时候一同赶到息地，等候楚穆王驾到。彼此行过相见礼后，穆王问道，“原订在厥貉相会，为什么逗留在这儿呢？”陈侯、郑伯齐声回答：“承蒙君王约请我们，实在担心误期获罪，所以先在这儿迎候君王一道走。”穆王大喜，忽然又有谍报传来：“蔡侯甲午，已经先到厥貉境了。”穆王便和陈、郑两国国君登上车子疾驰。蔡侯在厥貉迎接穆王，并行了下臣的见礼，再拜叩头。陈侯、郑伯见了不由得心慌起来，私下里说：“蔡侯这样低三下四，楚王一定认为我们傲慢了。”便相互约好来见穆王：“君王在这儿停留，宋君不来参见，君王可以征剿他们。”穆王笑道：“我所以要在这儿集结，正是出于讨伐宋国的考虑。”早有人将消息报入宋国。这时宋成公王臣已经死了，太子昭公杵臼已经即位三年，任用小人，疏远、排斥公族。穆襄之党兴风作浪，杀了司马公子印，司城荡意诸逃到鲁国，宋国情势十分混乱。全仗了司寇华御事调停国事，请求恢复意诸的官职，国家才稍微安定下来。这时，听说楚国在厥貉集合诸侯，有察看宋国的意思。华御事向宋公请求说：“臣听说：‘小国不侍奉大国，是小国灭亡的原因。’如今，楚王叫陈侯、郑伯俯首称臣，他还没有得到的，就是宋国。请主公先去迎接楚王，如果等他们带兵来打，然后再请求投降，就来不及了。”宋公同意这个说法，便亲自到厥貉，迎见楚王。并且准备了打猎的器具，请楚王在孟诸的丛林中游猎。穆王十分高兴。陈侯请求做前队开路，

宋公为右阵，郑伯为左阵，蔡侯做后队，跟着楚穆王出外打猎。穆王下达命令，命令随从打猎的诸侯，在破晓时驾车出发，车中都要装上取火的器具，准备取火用。围猎开始很长时间后，穆王骑马飞驰，闯进右边的队伍，驱赶狐狸群，狐狸跑入深洞，穆王回头叫宋公点火往洞里熏烟。宋公的车子上没有引火的器具。楚国司马申无畏说：“宋公违抗旨意，但对君王不能加刑处罚，请教训他的仆从。”于是训斥给宋公驾车的人，并抽了他三百鞭子，以告诫其他诸侯。宋公深感惭愧。这是周顷王二年的事。这时楚国最为强横，派了斗越椒走访齐国、鲁国，俨然以中原霸主自称，晋国也不能制服楚国。

周顷王四年，秦康公召集大臣们商议道：“令狐的仇恨我已忍耐五年了！如今赵盾宰杀大臣，不治理国家政事。陈、蔡、宋、郑等国接连投靠楚国，晋侯不能阻止，他的软弱可想而知了。这时不征讨晋国，还等什么时候？”诸位大夫都说：“甘愿竭尽全力！”康公于是大规模地检阅兵马，叫孟明留守国家，请西乞术做大将，白乙丙做副将，士会做参谋，出动五百辆军车，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黄河。向东进发，攻克了鞏马。赵盾听到消息，赶忙筹划对付敌人的计策。赵盾自己统帅中军，调上军大夫荀林父为中军佐，顶替先克的空缺。任用提弥明当车右。让卻缺代替箕郑父为上军元帅。赵盾的堂弟赵穿，是晋襄公宠爱的女婿，毛遂自荐要当上军佐。赵盾说：“你年轻争强好勇，还没有经历过磨练，暂等他日。”便让臾骈为上军佐，派栾盾做下军元帅，补先蔑的位置，胥臣的儿子胥甲被任命为下军佐，补先都的位置。赵穿又申请以私人身份，跟着上军，立功报效国家。赵盾同意了。军中还缺个司马，韩子舆的儿子韩厥，从小在赵盾家长大，一直是赵盾的门客，德才兼备，赵盾便向灵公举荐他，命他做司马。三军刚开出绛城，行列非常整齐，气势壮严。没走上十里，忽然有辆车子冲入中军队伍。韩厥派人打听，赶车的回答：“赵相国忘了带餐具，我奉命去取，所以才这样追赶着送来。”韩厥恼怒了：“队伍的行列已经固定了，哪能容忍乘车乱闯？按军法规定，应该斩首！”赶车的吓得声泪俱下：“这是相国的命令！”韩厥说：“韩厥被委任为司马，只知道有军法，不知道有相国。”命人将赶车的人杀了，并毁了他的车。几位统帅对赵盾说：“相国推荐韩厥，而他却毁了相国的车。这人忘恩负义，恐怕不可靠。”赵盾微笑，立即叫人召韩厥来。众将士都以为赵盾一定辱骂韩厥以解心头的怨恨。韩厥刚到，赵盾便离座走下来行礼，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彼此亲近却不结帮拉伙。’你能这样执法，不辜负我推举你的一番心意。努力吧！”韩厥拜谢过就退了下去。赵盾又对众将说：“将来掌握晋国政治的人，肯定是韩厥了！韩姓家族就要起来了。”晋国军队驻扎在河曲，臾骈献计说：“秦军养精蓄锐多年，就为了这次行动，他们的锋芒不可阻挡，请挖深沟砌高墙，坚守而不出战。他们不能坚持太久，肯定要撤兵，撤的时候我们再发动攻击，就稳操胜券了。”赵盾听从了他的计策。

秦康公挑战得不到回音，问士会有什么办法。士会回答：“赵盾新近选拔了一个人，姓臾名骈，这人足智多谋。今天坚守不出，用的就是他的计策，是为了使我们军队精疲力尽。赵盾的堂弟赵穿，是晋国先君的乘龙快婿。听说他要求当上军佐，赵盾不听，却让臾骈当了，赵穿心里一定忌恨。现在赵孟用了臾骈的计谋，赵穿不服气，所以用私人身份随军前来，他是想要夺取臾骈的功劳。如果派一支轻兵向晋国上军挑战，就是臾骈不出来，赵穿也一定仗着他勇武来追，因此可以借机一战，不也行吗？”秦康公按照他的说法，

派白乙丙领着一百辆战车，突袭向晋国上军挑战。郤缺和舆骈坚持不动。赵穿听说秦兵掩杀过来，立即带了百余个私人随从出寨迎击。白乙丙调回车头就走，车走的速度很快，赵穿追了十几里，赶不上了才回来。赵穿责怪舆骈等人不肯协力同追，便召来军吏大骂：“裹粮披甲，本来想与敌人作战，现在敌人来却不出击，难道上军里都是女的吗？”军吏说：“主帅自有破敌的计划，但不在今天。”赵穿又大骂道：“鼠辈有什么深远的谋略？明明是怕死，别人怕秦军，我赵穿偏不怕！我将独去秦军营寨，拼死一战，来洗清坚守不出来的耻辱。”便赶着车又要前去迎战秦军，还对众军士呼喊：“有志气的，跟我来！”三军没有一人响应。只有下军副将胥甲叹道：“这人是个真正的好汉，我当帮助他。”正打算出兵，上军元帅郤缺知道后急忙叫人将赵穿的事报告给赵盾。赵盾大惊失色：“狂妄的人独自出击，必然要被秦军擒拿，不能不去援救。”便下令三军将士，一齐杀出，和秦军交战。

再说赵穿闯入秦军军营，白乙丙拦住，两人交起手来，大约打了三十余回合，彼此都有伤亡。西乞术刚要夹攻上来，见对方大军齐到，不敢混战，各自鸣金收兵了。赵穿回到自己一方的营地，问赵盾：“我要单独击破秦军阵营，替大家雪耻，干么要鸣金收兵呢？”赵盾说：“秦国是大国，不能轻敌，应当以计取胜。”赵穿说：“用计用计，吃了一肚子好气！”话还没完，军士来报：“秦国有人来下战书了。”赵盾叫舆骈去接。使者将战书呈上来，舆骈转呈给赵盾。赵盾拆开来看，书中写道：“两国的战士都没有损伤，请在明天决一胜负！”赵盾说：“听候吩咐。”使者走后，舆骈对赵盾说：“秦国使者虽然口称请战，但他的眼睛徬徨四顾，似乎有不安的表现，这是惧怕我方，今夜他们必然逃走，请在河口埋伏兵士，乘其将要过河时打他们，必然大获全胜。”赵盾说：“这条计策非常妙！”正打算下令布置埋伏，胥甲得知了这个计划，又告诉给赵穿。于是赵穿和胥甲一同来到晋军寨门，大声喊叫：“众位军士听我一句话：我们晋国兵强马壮，哪里不如西秦？秦军来约战，已经答应人家了，又要在河口设下埋伏，打算掩袭，这哪里是大丈夫的行为？”赵盾知道后，便叫赵穿来说道：“我原没有这个意思，不要搅乱军心！”秦军的探子探听到赵穿和胥甲在营门口的话，报告给秦君。秦国军队连夜撤走，没走河口，而是侵入瑕邑，出桃林塞回去的。赵盾也班师返回都城，回国后治办泄漏军情的罪责，因为赵穿是先君的女婿，而且又是自己的堂弟，免于审议，将全部过错都推到胥甲身上，撤了他的官爵，驱逐到卫国安顿。又说：“臼季的功劳，不可以斩杀！”仍然用胥甲的儿子胥克为下军佐。鬻翁有诗论赵盾的不公平：

同呼军门罪不殊，独将胥甲正刑书。

相君庇族非无意，请把桃园问董狐。

周顷王五年，赵盾害怕秦兵再来，派大夫詹嘉驻扎瑕邑，以把守桃林塞。舆骈进言说：“河曲之战，为秦军出谋划策的是士会，这人在秦国，我们哪能高枕无忧？”赵盾觉得有理，便在诸浮的别馆，召集六卿共同商量这事。这六卿是：赵盾、郤缺、栾盾、荀林父、舆骈、胥克。这天六卿来齐了，赵盾首先讲话：“如今，狐射姑在狄戎，士会在秦国，两人都想谋害晋国，该用什么办法对付呢？”荀林父说：“请召回狐射姑，恢复他的职位。狐射姑能胜任征战的事情，而且子犯过去的功劳，今天也不应忘记。”郤缺说：“不是这样的。狐射姑虽然屡建功勋，但有擅自杀害大臣的罪过。如果恢复他的

职务，拿什么来告诫将来呢？不如召士会回来，——士会柔顺温和而且足智多谋，逃奔秦国也不是他的过错。狄戎和我们相距甚远而秦国紧临国门，要消除秦国这个祸害，必须先使他的助手离开他，召士会就是这个意思。”赵盾问：“秦君正宠爱士会，请他回来，他一定不愿意，用什么办法可以促成这事？”舆骈说：“舆骈的一个好友，是先臣毕万的孙子，名寿余，就是魏犇的侄子。现今在魏邑闲住，虽然在国里是有名的世爵，却没有职位。这个人很能察言观色，要召士会来，只有靠这人了。”便在赵盾耳边嘀咕了一阵，然后问：“怎么样？”赵盾大喜：“麻烦你帮我把他召来！”六位国卿散了以后，舆骈当晚就去叩寿余的门，寿余要迎他进屋，舆骈请求到密室，把召士会的计策，告诉寿余，寿余答应。舆骈便向赵盾回报了此事。

第二天早上，赵盾向灵公上奏说：“秦军屡次侵扰晋国，最好下令河东各邑的郡守，各各操练队伍，扎营在黄河口岸，轮流戍守。并且责成邑宰去监督这事，倘若有不得力的，立即削夺职位、俸禄等。这样他们就都肯用心防范了。”灵公批准了他的奏折。赵盾又说：“魏邑是个大邑。魏邑倡导这事，其他邑宰不敢不听从。”于是用灵公的命令召魏寿余上朝，叫他督责有司，领兵驻守黄河口岸。寿余上奏折说：“臣承蒙主公记着先世的功劳，赏了一个可以吃饭穿衣的大县。但我从来不懂得打仗的事情，何况河上绵延百余里，处处可以过河，军士又暴露在外，把守并没有好处。”赵盾听了发怒道：“小小臣子怎么敢阻挠我的大计？限你三天之内，拿着军籍来呈报！如果再违抗命令，军法处置！”寿余叹息着走出朝堂，回到家里闷闷不乐。妻子问他原因，寿余说：“赵盾无道，要我去督守河口，什么时候能有个完？你赶紧收拾一下家私，跟我到秦国，投奔士会去。”然后吩咐家人准备好车马。这一夜找来酒痛饮，借口饭菜不干净，抽了厨师一顿鞭子，还愤恨不已，口称要杀了他。厨师跑到赵府，报告寿余要投奔秦国的事，赵盾派韩厥领兵去抓，韩厥放走寿余，只抓了他的妻子，关进监狱。寿余连夜逃往秦国，见秦康公，诉说赵盾怎样怎样强横无理：“妻子被关进牢狱，我只身逃出来，特地来投降。”康公问士会：“可信吗？”士会答：“晋人多狡诈，不可信。如果寿余真的来降，该拿什么礼物献功呢？”寿余从袖子里拿出一封文书，是魏邑土地、人口的统计数字，献给康公，说道：“明察秋毫的主公如果真能接纳寿余，愿以封地奉献。”康公又问士会：“魏邑能不能要？”寿余用眼睛望着士会，并且轻踩他的脚。士会虽然流亡在秦国，但是心里依然思念晋国，见寿余这种表现，心里领会了他的意思，便回答道：“秦国放弃河东五城，为了联姻结好。现在两国刀兵相见，数年不息，攻破城池，占领县邑，只看实力。河东各城，没有比魏邑更大的。如果将魏邑据为己有，以此开始慢慢地收复河东的土地，也是个长久之计。只怕魏有司害怕晋兵的讨伐，不肯来归顺！”寿余说：“魏有司虽说是晋国的臣子，实际是魏氏自己的，如果主公率一支军队屯扎在河西，远处声援，臣的力量就可以了。”秦康公看着士会说：“你熟悉晋国的情况，必须同我一路去。”便请西乞术为大将，士会为副将，亲率大军前进。到了河口，安下营寨以后，前哨回来报告：“河东有一支兵马驻扎，不知其来意如何？”寿余说：“这肯定是魏邑的人听说有秦兵开来，因而采取防备措施，他们不知道我已投了秦国，要有一个熟知晋国事的东方人，和我先去讲明好坏，不愁魏有司不服从。”康公叫士会同去，士会叩头告别，说：“晋国人是虎狼的性情，残暴无比。假设我去劝说成功，是国家的福份。万一魏有司不听劝告，抓住我，主公又因我不能成事，

愿办我的妻子儿女，对主公没有好处，而我的家却白白遭受了祸殃，九泉之下，能追悔得及吗？”康公不知士会是欺诈他，便说：“你应该放心前往。如果得魏邑，重加封赏。假设被晋兵拘留，我当送还你的家小，以表示相处的这一段友情。”康公和士会指着黄河发誓。秦大夫绕朝劝阻康公：“士会是晋国的谋臣，这一去就像大鱼跳进深渊，一定不回来了。主公为何要轻信寿余的话，而送谋臣去资助敌人？”康公说：“这事我能掌握，你不要怀疑。”士会同寿余离开康公而去，绕朝慌忙驾车赶来送行，将皮鞭赠给士会，说：“你不要欺负秦国没有智士，只是主公不听我的话。你拿着这条皮鞭拍马快回去，慢了就麻烦了。”士会拜谢过了，上车打马疾飞，史臣有诗说：

策马挥衣古道前，殷勤赠友有长鞭；
休言秦国无名士，争奈康公不纳言。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话说士会和寿余过了黄河往东走。没走上一里，就见一个少年将军，领着一队人马来迎接，在车上欠起身子问道：“随季分别后没有麻烦吧？”士会走近才看出来，那将军姓赵名朔，是赵盾相国的儿子。三人下车相见。士会问他来意。赵朔说：“我奉了父亲的命令，领兵前来接你回朝，后面还有大军到了。”当下一声炮响，车水马龙，簇拥着士会、寿余到了晋国。秦康公派人隔河观望，见到这情景，康公怒火万丈，就要过河打晋国。前哨又传来消息：“探得河东又有大军来了，大将是荀林父、郤缺两人。”西乞术说：“晋国既然有大军接应，肯定不容我们过河，不如回去。”于是，秦军班师回国。荀林父等见秦军撤了，也回了绛城。士会流亡秦国三年，今天重进绛城，感慨万千。进朝堂去见灵公，袒露胸膛来向灵公谢罪。灵公说：“你没有罪。”让他也排在六卿之列。赵盾表彰魏寿余的功劳，对灵公讲了，赏赐寿会十辆车。秦康公派人送士会的家小到晋国，捎话来说：“我不背弃黄河的誓言！”士会感激康公的义气，写信去道谢，并且劝他放下兵器，调养百姓，各保四面边境。康公采纳了，从此秦、晋两国几十年没有交战。

周顷王六年，顷王去世了，太子班接替天子的位置，称周匡王。即晋灵公八年。这时楚穆王也死了，世子旅即位，称楚庄王。赵盾乘楚国新近有丧事的机会，想恢复先世盟主的业绩，便大事邀集诸侯到新城。宋昭公杵臼、鲁文公兴、陈灵公平国、卫成公郑、郑穆公兰、许昭公锡我，一同到会。宋、陈、郑三国国君，各自诉说自己前一段时间追随楚王，是出于不得已。赵盾也各个进行抚慰，诸侯又开始依附晋国。只有蔡侯像开始时那样，忠于楚王，不肯来赴会。赵盾派郤缺领兵围剿，蔡侯投降求和，晋军便返回绛城。

齐昭公潘，本打算来赴会的，正巧患病，还没到盟期就死了。太子舍即位。他的母亲是鲁国女子叔姬，人称昭姬。昭姬虽说是昭公夫人，却不受宠。世子舍才学平庸，也不受国内百姓敬重。公子商人，是齐桓公的妾密姬所生，一直有篡位的野心，因为昭公对他很好，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准备等昭公死后，再举大事。昭公末年，从卫国召回公子元，委任国家政事。商人妒忌公子元的贤能，一心想要收买人心，于是，将家财全拿了出来，抚恤贫苦的百姓，如果供给不足，就借贷来帮助他们，百姓没有不感激的。同时，商人还聚集了许多亡命之徒在家里，早晚训练，出入都跟着商人。到世子舍即位，恰好彗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商人找人占卜这是什么征兆。结论是：“宋、齐、晋三国国君，都将因大乱而死。”商人说：“乱齐国的，除了我还有谁？”命令亡命之徒藏在丧幕后面，刺杀了世子舍。商人又以公子元年长为由，假称：“舍没有为人君主的威仪，不能占居大位，我这样做是为哥哥考虑。”公子元大吃一惊：“我知道你想即位为王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要把我拉进去？我能侍奉你，你不能侍奉我，只求你做主公后，允许我作为齐国百姓，安度一生就满足了。”于是商人继承王位，就是齐懿公。子元厌恶他的所作所为，装病在家，闭门不出，再不入朝。这是公子元的长处。

且说昭姬痛惜儿子死于非命，日夜痛哭。懿公讨厌她，就换了个囚室关押，还减少她的饮食。昭姬暗地里贿赂了宫人，叫他们向鲁国通了信息。鲁文公害怕齐国的强大，命大夫东门遂到周天子处，告诉匡王，想借天子的恩宠，求得昭姬的释放。匡王派单伯到齐国，对懿公说：“既然杀了她的儿子，

还要他的母亲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放她返回鲁国，以显示齐国宽厚的美德？”懿公讳忌杀舍的事，听到“杀子”的话，面颊发红，默默不语。单伯退出来，回到客馆。懿公又将昭姬迁到别处，派人骗单伯说：“我们主公对国母不敢怠慢。何况还承蒙天子降谕，敢不顺服吗？你为什么不看国母，使她知道天子眷念同宗之国的情义呢？”单伯认为这是好话，就驾了车随使者进宫谒见昭姬。昭姬流下眼泪来，稍微讲了点受苦的情形，单伯还没来得及开口，不料懿公从外面突然进来，大骂：“单伯怎么敢擅自闯入我的宫殿，私下里会见国母，要干这不严肃的事？我要将这事报告天子。”于是把单伯也拘禁了起来，与昭姬各关在一间屋子里。懿公又忌恨鲁国人用天子的命令来压制他，兴兵讨伐鲁国。议论这事的人都说懿公杀害幼主，关押国母，拘留天子的使臣，欺虐邻国，穷凶极恶，天理哪里能容？但当时高、国姓世臣，济济在朝，为何不奉立子元来声讨商人的罪过，反而纵容他这样穷凶极恶，连一句公道话也没有？当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可叹呀！有诗说：

欲图大位欺孤主，先将家财买细民。

堪恨朝中绶若若，也随市井媚凶人！

鲁国派上卿季孙行父到晋国告急。晋赵盾侍奉灵公召集宋、卫、蔡、陈、郑、曹、许共八个国家的诸侯，聚集在扈邑，商量伐齐国的事。齐懿公交纳贿赂给晋侯，并且放单伯回国，将昭姬送回鲁国，各国诸侯于是一哄而散各归各的国家。鲁国听说晋国不讨伐齐国了，也派了公子遂给齐侯送了礼品，请求投降。

却说宋襄公夫人王姬，是周襄王的姐姐，宋成公王臣的母亲，昭公杵臼的祖母。昭公还没即位时，和公子卬、公孙孔叔、公孙钟离三人，一道田猎游戏，产生了交情；即位后，昭公非常听这三个人的话，不选拜六卿，不朝见祖母，远离亲族内的亲人，放弃国政，整天在打猎上找乐趣。司马乐预料宋国必然要乱，把自己的官位让给公子卬。司城公孙寿也猜想到灾患将要到来，告老还乡了。昭公就用他的儿子荡意诸，接替司城之职。襄夫人王姬虽然老了却很淫荡，昭公有个堂弟公子鲍，长得美艳超过妇女，襄夫人打心眼里爱他，就用酒将他灌醉，借机强迫他同自己通奸，条件是扶立他为新的宋君。于是设想着废黜昭公扶立公子鲍。昭公怕穆、襄两族势力太大，与公子卬等密谋要驱赶他们。王姬暗地里将消息报给两族，于是宋国的乱子被挑起了。穆、襄两族的家丁，将公子卬、公孙钟离两人围在了朝堂门口，用刀砍死。司城荡意诸害怕，逃到鲁国去了。公子鲍一向能敬重六卿，到这时，同在国内共事的其他卿士，与穆、襄两族讲和，召回荡意诸不追究他擅自杀人的罪过，恢复了原来的位置。

公子鲍听说齐公子商人，以丰厚的施舍收买众人的心，得以篡夺齐侯的位置，便仿效他的做法，也散发家财，周济那些贫民。昭公七年，宋国闹饥荒，公子鲍打开自己的仓库，拿出全部谷物粮食，救助贫寒的人。同时公子鲍还敬老尊贤，凡国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给送去粮食布匹再加上美食佳肴，派人去慰问是不是安康等等。另外只要一才一艺的人，都收到自己的门下，用丰厚的饭食款待，公卿大夫家里，每月都有馈赠的东西。宗族不论关系远近，凡是需要生养病死费用的，公子鲍必定倾囊而出。昭公八年，宋国又闹大饥荒，公子鲍的粮食已经空了，襄夫人也拿出大量的宫中宝藏，帮助公子鲍行善布施，举国上下没人不要夸赞公子鲍仁义的。宋国的百姓，不管亲疏贵贱，人人都愿意让公子鲍坐上宋君的位置。公子鲍知道百姓倾向自

己了，就秘密告诉襄夫人，阴谋杀死昭公。襄夫人说：“听说杵臼就要到孟诸的灌木丛里打猎，乘他的坐骑出来时，我叫公子须关上门，你率领百姓攻击他，没有不死的。”鲍依照她的话准备去了。

司城荡意诸，很有些美名，公子鲍平素对他很恭敬，礼数十分周到。到了这天，他听到了襄夫人的阴谋，说给昭公听了：“主公不能出去打猎，出去打猎，恐怕就回不来了。”昭公说：“他们要是想犯上作乱，就是呆在国中，就能不死吗？”就叫右师华元，左师公孙友留守。接着，昭公满载了府库中的财宝，带着贴身随从，在冬天十一月，朝着孟诸方向进发了。才出城门，襄夫人叫华元、公孙友留在宫中，再让公子须关上大门。公子鲍叫华耦在部队发令：“襄夫人有命：‘今天扶立公子鲍做国君。’我们消灭无道昏君，共同拥戴有道的君主。大家意见怎么样呢？”军士们都十分踊跃，齐声喊：“愿听从命令！”国内百姓也没有不欣然前往的。华耦率着众人出城，去追昭公。昭公走到半路上，听说都城有了变故，荡意诸劝昭公逃到别的国家去，以后再想办法。昭公说：“上从我的祖母开始，下到国内百姓，没有不与我为仇的，诸侯谁肯接纳我？与其死在他国，不如死在故乡！”便下令停车吃饭，让跟他打猎的人饱食一顿。吃完，昭公对左右说：“罪过在我一个人身上，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跟了我许多年，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的，国中的宝玉，都在这了，分赐给你们，各自逃生去吧，不要和我一同死！”左右随从哭了起来：“请主公在前面走，假若有追兵来，我们愿拼死一战！”昭公说：“白白送死，没有好处。我死这儿了，你们不要舍不得我！”一会儿，华耦的兵追了上来，将昭公围住，口头传达襄夫人的命令：“只杀无道昏君，与众人没有关系。”昭公急忙指挥左右，但已跑散了一大半，只有荡意诸仗剑站在昭公的身旁。华耦又传达了一遍襄夫人的旨意，单单要召回荡意诸。意诸叹了口气：“做臣子的，却躲避君主的危难，虽然活着也不如死了！”华耦便举戈向昭公刺来，荡意诸挺身来挡，挥起剑同华耦格斗起来。众军民一拥而上，先杀了荡意诸，后又杀了宋昭公，左右随从没逃走的，全被宰杀了。悲伤啊！史臣有诗写道：

昔年华督弑殇公，华耦今朝又助凶。

贼子乱臣原有种，蔷薇桃李不相同。

华耦引着人马回来报告襄夫人。右师华元，左师公孙友等全班人启奏道：“公子鲍仁厚得民心，应继承大位。”于是拥立公子鲍作宋国国君，称宋文公。华耦朝贺完了，回到家就患了心疼病突然死去了。文公深感荡意诸的忠心耿耿，委任他的弟弟做司马，代替华耦的位置。又提拔公子须做司城，来补荡意诸的空缺。

赵盾得到宋国发生了杀死国君的叛乱消息后，下令荀林父为大将，联合卫、陈、郑的军队讨伐宋国。宋国的右师元帅华元赶到晋军营中，历数宋国百姓愿意拥戴公子鲍的情况，并且收集好几车的金玉布帛，做为犒劳征剿部队的礼物，请求与晋国和好。荀林父打算收下来。郑穆公说：“我们鸣金击鼓集结人马，跟随将军来宋国，讨伐目无国君的行为。如果答应同他们和好，乱臣贼子将会更加猖狂了。”荀林父说：“齐国、宋国发生的是一回事，我们已经宽大了齐国，怎么能只问宋国的罪呢？而且宋国百姓愿意这样，因而才成定局，不也可以吗？”于是同宋国华元结盟，认定了文公的国位后班师返回集结的地方。郑穆公回去后说：“晋国唯利是图，有名无实，不能再称雄诸侯了。楚王新立，将会有志于征讨无道，不如背弃晋国而跟随楚国，可

以使我们安稳。”便派了人到楚国去表示友好，晋侯知道了也拿他没有办法？鬻熊有诗写道：

仗义除残是伯图，兴师翻把乱臣扶。

商人无恙鲍安位，笑杀中原少丈夫！

再说齐懿公商人，生性蛮横贪婪，从打他父亲桓公活着的时候，就曾与大夫邴原为所辖田邑的界线的事情争执，桓公叫管仲评断他们的是非，管仲认为商人理屈，将田地判给了邴氏家族。这事商人一直怀恨在心。到这时杀了公子舍，商人自己继承君位，就开始夺取邴氏的田地，同时又恼恨管仲倾向邴原，也削去了管氏封邑的一半土地。管氏家族害怕得罪他，逃到楚国，子孙后代从此在楚国做事。懿公还不能消解对邴原的仇恨，这时邴原已经死了，商人知道他的墓穴在东郊，出外狩猎时经过邴原的墓地，下令军士挖开墓穴，拖出邴原的尸体，砍断他的双脚，邴原的儿子邴歆这时正跟着懿公侍候在他的旁边，懿公问他：“你父亲的罪过是不是该砍他的双脚？你能不怨恨我吗？”邴歆回答：“我的父亲活着时没遭杀戮，已经出我的想象了，何况这是枯朽的骨架，我怎么敢有怨恨呢？”懿公大喜过望，说道：“你可称得上是干蛊的儿子了！”便将所夺取的田产全部归还给邴歆。邴歆请求准许他掩埋他的父亲，懿公也答应下来了。之后懿公又征集国内的美女，骄奢淫逸，只恨一天时间太短，有人在他面前夸赞大夫阎职的妻子很美，因而懿公元旦发出命令，凡是大夫的妻子都要到宫中去朝见他。阎职的妻子当然也在其中，懿公见了果然喜不自胜，将她留在宫中不让回来。对阎职说：“宫中喜欢和你的妻子做伴儿，你可以另娶一个。”阎职敢怒却不敢言。

齐国都城的西南门，有个叫申池的地方，池水清洁可以洗澡，池旁竹木茂盛。夏天五月时，懿公打算去申池避暑，便命令邴歆驾车，阎职坐在车厢的右侧陪着。右师华元私下劝道：“主公砍了邴歆父亲的双脚，又收留了阎职的妻子，这两个人，怎么能知道他们不对主公怀恨在心呢？主公却又这样亲近他们。齐国大夫中又不缺少人手，何必非这两个人呢？”懿公说：“这两人不曾怨恨我，你不要疑心。”就驾车在申池游玩，开怀畅饮，十分快活。懿公喝多了，又苦于天热，叫人抬来绣床，就在竹林茂密的地方，躺着乘凉。邴歆和阎职在申池里洗澡。邴歆十分痛恨懿公，几次想杀了他，替父亲报仇，只是没有碰到帮手，知道阎职对懿公也怀有夺妻的仇恨，想和他商量，又难于开口，因为在水中一同洗澡，便想出一条计策来，故意折下一枝竹杆，敲打阎职的头。阎职发怒了，问：“干么欺负我？”邴歆含笑道：“抢你的妻子，你还不怒，打一下会有什么损伤呢，就不能忍了？”阎职说道：“丢了妻子虽然是我的耻辱，可是看着自己父亲的尸体被人砍去双脚，轻重不是一样吗？你能对父亲忍心，却怪我不能对妻子忍心，多愚蠢！”邴歆说：“我有心里话，正想告诉你，一直忍着不说，只是怕你忘了以前的耻辱，那样即使我说了，对事情也没好处。”阎职说：“人都有心，什么时候能忘，只恨力量不够。”邴歆说道：“如今凶手就醉倒在竹林中，陪着来的，只有我们两人，这是老天给我们报仇的好时机，不能丢掉呀！”阎职说：“你能干大事，我一定帮忙。”两人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一同走进竹林，看看懿公正在熟睡，鼾声如雷，内侍守在左右两旁。邴歆说：“主公酒醒了以后，肯定要汤水，你可以准备好了等着。”果然懿公醒后就向内侍要汤水喝，内侍去找。阎职乘机冲上去攥住懿公的双手，邴歆扼住他的喉咙，佩剑一挥，商人的头就滚落在地上。两人扶起他的尸体，藏在竹林深处，把他的头扔进水中。内

侍取水回来，邴歆对他说：“商人杀了先主而自己即位，齐国的先君令我杀了他。公子元有贤德又孝顺，可立为国君。”内侍几人唯唯诺诺，不敢说一句话。邴歆和阎职驾车回到城里，又摆上酒宴痛饮，彼此欢呼庆贺。早有人将消息通报给上卿高倾、国归父，高倾问：“怎样才能声讨他们的罪行并杀了他们，以告诫后来的人？”国归父说：“弑君的人，我们不能讨伐，而人家讨伐了，又有什么罪呢？”邴歆和阎职两人畅饮完了，叫家人用大车装了家里的资产，用骈车载了妻子，走出南门，家人都劝他们快马加鞭，邴歆说：“商人没有道义，国内百姓正要庆幸他死呢，我们怕什么呢？”车队缓缓而行，都往楚国方向去了。高倾与国归父邀请了群臣商议，请公子元继承君位，这就是齐惠公。髯翁有诗写道：

仇人岂可与同游？密迩仇人仇报仇。
不是逆臣无远计，天教二憾逞凶谋。

却说鲁文公名兴，是僖公嫡夫人声姜的儿子，在周襄王二十六年接替君位。文公娶齐昭公的女儿姜氏作夫人，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恶，一个叫视。文公的宠妾秦国女子敬嬴，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倭，一个叫盼。四个儿子中只有倭年纪稍大。而恶却是嫡夫人生的，所以文公扶植恶作世子。这时鲁国任用三桓掌握朝政。孟孙氏叫公孙敖，生下儿子名叫谷，还有一个叫难。叔孙氏名叫公孙兹，生下儿子一个叫叔仲彭生，一个叫叔孙得臣。文公叫彭生做世子恶的太傅。季孙氏名叫季无佚，是季友的儿子，无佚有儿子叫行父，就是季文子。鲁庄公有侄子叫公子遂，也叫仲遂，因住在都城的东门，又叫东门遂，从僖公在世时，就已经和三桓一同共事。论辈份，公孙敖和仲遂是同族兄弟，季孙行父又是晚一辈的了。因为公孙敖得罪了仲遂，死在了国外，就是为了这事，孟孙氏丢掉了权柄，倒是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有权治理国政。

先说公孙敖怎样得罪仲遂的。公孙敖娶了莒人的女儿戴己做妻子，就是谷的母亲；戴己的姐姐声己，就是难的母亲。敖生性淫荡，戴己病死后，又去娶己氏的女儿。莒人推辞说：“声己还在，应当作为继室妻子。”公孙敖说：“我弟弟仲遂还没有娶妻，是给仲遂纳聘妻子。”莒人答应了。鲁文公七年，公孙敖奉了文公的命令，到莒国出访，顺便替仲遂选择妻子。到了鄆陵，公孙敖登上城楼观望，瞧见己氏十分漂亮，这天夜里竟然就同己氏同居了，而后又自己娶到家来。仲遂见妻子被哥哥夺走了，勃然大怒，告诉了文公，请求派兵去打他。叔仲彭生劝道：“不能这样。我听说：‘国内用兵是内乱，国外用兵是侵犯。’幸好没有境外侵犯，为何要发动内乱呢？”文公于是叫公孙敖到朝堂上来，命令他到莒国送还己氏，以解开仲遂的怒气。公孙敖又和仲遂兄弟讲和了。但公孙敖始终没断对己氏的思念，到了第二年，公孙敖奉命到周，为襄王奔丧，谁料他竟不到京师，却带了吊唁的钱款，私自去莒国与己氏团圆去了。鲁文公也不追究，立他的儿子谷主持孟氏家族的香火。这以后公孙敖忽然又思念起故乡来，托人带信给谷，谷又转而请示他的叔叔仲遂。仲遂说：“你父亲如果想回来，必须依我三件事才行。不入朝，不参与国家大事，不携带己氏。”谷派人回信给公孙敖。公孙敖急着回来，欣然同意了。他回鲁国三年，果真足不出户。突然有一天，拿走家里所有的宝玉金帛，又去了莒国。孟孙谷想念父亲，过了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仲孙蔑年纪还小，便立了孟孙难为国卿。不久，己氏死了，公孙敖又想着返回鲁国，将全部家产交给文公和仲遂，叫他的儿子难替他在文公面前说情。文公

同意了，公孙敖上了回家的路，到了齐国的地界，他已经病得不能走了，最后死在堂阜。孟孙难执着地请求文公，将他父亲的尸首接回来，葬在鲁国。孟孙难是罪犯的儿子，又是临时掌管宗族的祀庙，等待仲蔑长大了好能接替，所以不怎么参与政事。季孙行父是仲遂、彭生和得臣的侄子辈，所以遇到事情总是谦让，不敢一人专断。而彭生又性情仁厚善良，甘于师傅的职位。得臣一直掌握着兵权，所以仲遂、得臣两人，当权操持国家大事。敬嬴仗着文公的宠爱，不满她的儿子不能继承鲁国的君主位置，便用厚重的贿赂与仲遂勾结，借此将她儿子的前程托付给仲遂，说道：“将来倭当了国君，就和你共同拥有鲁国。”仲遂感动她重托的情义，有心要拥戴公子倭。心想：“叔仲彭生是恶的老师，肯定不愿做同谋。而叔孙得臣，生性贪图贿赂，可以用好处打动他。”就不时地将敬嬴赠送的东西，分出来给他，说：“这是嬴氏夫人叫我送给你的。”又教导公子倭不时找到得臣的门上，恭敬地请教，因而得臣心里也倾向立公子倭。

周匡王四年，鲁文公十八年的春天，鲁文公死了，世子公子恶因父亲死了而继承国君的位置。诸侯各国都派遣使者赶来吊唁慰问。这时齐惠公元，刚接了齐国的君主位子，正打算反商人的暴政，特地派人到鲁国来，参加文公的葬礼。仲遂对叔孙得臣说：“齐国、鲁国世代友好。齐桓公和鲁僖公，见面像兄弟一样高兴。从孝公开始两国结下怨仇，一直延续到商人，彼此视为仇敌。如今公子元刚刚即位，我国没有去祝贺，而他们却先派了人来参加葬礼，这重修旧好的美意，不能不去感谢。乘此机会，联合齐国做为后援，扶植公子倭，这是一条路呀。”叔孙得臣说：“我和你同去。”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话说仲遂和叔孙得臣两人到齐国祝贺齐国新君主即位，并且感谢参加葬礼的盛情。见面礼行过以后，齐惠公安排宴会接待他们，谈到鲁国新上任的国君，齐惠公问：“为什么名要叫恶？人间上好的名很多，怎么偏用这个不美的字？”仲遂回答：“我们先主公刚生下这个儿子时，叫太史算了一卦：卜辞是：‘当恶死，不得享国。’所以，我们先主公给他起名为恶，打算以此来限制他。但是这个儿子并不是我们先主公所宠爱的。所宠爱的是长子名叫倭，为人孝顺有贤德，能尊重大臣，国内百姓都想奉举他做国君，但因为不是嫡夫人所生，而受到压制。”惠公说：“古来就有传立长子的规定，何况所喜爱的又是长子呢？”叔孙得臣说：“按照鲁国的旧规矩，传位给嫡夫人的儿子，嫡夫人没有儿子，才立长子。我们先主公拘泥于常规，放下公子倭而立恶为世子，国内百姓都不服气。贵国如果有心思为鲁国改立贤能的君主，我们愿意结下婚姻关系，专门听从贵国的旨意，每年都来朝见，不敢有一丝疏忽。”惠公听了非常高兴，说：“如果大夫能在国内主持这件事，我一定唯命是从，哪敢有半点违背？”仲遂、叔孙得臣抓住机会，请惠公同他们俩歃血立誓，许下婚约。惠公答应了下来。仲遂、叔孙得臣立即回到鲁国，对季孙行父说：“当今天下，晋侯的霸业已经过去了，齐国将很快恢复强盛，他们有意将齐侯的女儿许配给公子倭，这样雄厚的外援不能失掉呀。”行父说：“继承君主位子的，是齐侯的外甥。齐侯有女为什么不嫁给主位继承人，反倒要嫁给公子呢？”仲遂说：“齐侯听说公子倭的贤能，决心要和公子倭交好，愿意结为翁婿关系。像夫人姜氏，是齐昭公的女儿，桓公的几个儿子，互相攻击像仇敌一样，结果四代国君，都是弟弟代替哥哥继承的，他不认他的哥哥，干吗还要认他的外甥呢？”行父答不上来，闷闷地回家，叹道：“东门氏将有别的心思了！”——仲遂家住在都城的东门，所以人们称他为东门氏。行父把这事秘密地告诉了叔仲彭生。彭生说：“大位已经定了下来，谁还敢有二心？”并不特别在意。仲遂又和敬嬴私下里商定了计策，安排勇士埋伏在马圈里，叫养马的人假报说：“有一匹马生下个马驹非常好！”敬嬴就让公子倭、世子恶和公子视一块儿去马圈察看马驹的毛色。这时，勇士突然杀出，用木棍将恶和视两人打死。仲遂说：“太傅彭生还在，这人不除掉，事情就还没有完。”叫内侍假传恶的命令，请叔仲彭生进宫。彭生正准备去，他的家臣公冉务人，平素就了解仲遂勾结内宫的事情，怀疑这中间有诡计，就阻止彭生说：“太傅不要去，去了肯定是死。”彭生说：“主公有命令，虽然是死，也不能逃避呀？”公冉务人说：“如果真是主公的命令，那太傅就不会死。假若不是主公的命令，死了又有什么意义？”彭生不听，务人便揪住他的袖子哭了起来。彭生扯断袖子登上马车往宫里去了。到了宫里，彭生问恶在哪儿？内侍跪下答道：“宫内养的马正在下驹，世子他们在那儿看呢。”就领着彭生到马圈。勇士再次杀出，同样用棍子把他打死，然后又用马粪将尸体掩埋了。敬嬴叫人告诉姜氏：“主公和公子视被性情恶劣的马连踏带咬，都死了。”姜氏大哭，到马圈去看，但这时，两具尸体已被搬出宫门了。季孙行父听到世子恶、公子视的死讯，知道是仲遂等人干的，却不敢公开讲，单独见到仲遂才指责他：“你作事太狠毒，我都不忍听了。”仲遂辩解说：“这是嬴氏夫人干的，同我不相干。”行父又说：“如果晋国来兴

师问罪，怎么对付？”仲遂回答：“齐国、宋国都有先例，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杀了已经成熟的君主，还不能构成讨伐，如今这里死了两个小孩儿，又有什么可以讨伐的呢？”行父抚摸着世子恶的尸体，不觉痛哭失声。仲遂说道：“大臣应当商议大事，学着孩童一样哭哭啼啼有什么好处！”行父便忍住了眼泪。这时叔孙得臣也赶到了，问仲遂他的哥哥彭生在哪儿？仲遂推辞说不知道。得臣笑了：“我哥哥为忠心而死，这是他的志向，有什么不能说的？”仲遂于是暗地里告诉他尸体埋藏的地方，然后朗声说道：“今天的事，当务之急是扶立新的国君。公子伋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具备贤德才气，适合承继大位。”这时百官都赶到朝堂来了，大家听了也都没有吭声。于是拥戴公子伋为鲁君，这就是鲁宣公。众大夫列队朝贺。胡曾先生有诗写道：

外权内宠私谋合，无罪嗣君一旦休。
可笑模棱季文子，三思不复有良谋。

得臣从马粪中挖出彭生的尸体，重新掩埋了，不再提起。

再说嫡夫人姜氏，知道两个儿子被杀的消息后，也看到仲遂扶植公子伋当上了国君，捶着胸膛大哭，昏倒了几次。仲遂又向宣公献媚，依照“母子贵”的礼法，尊敬嬴为夫人，百官又入朝致贺。姜夫人不能安稳地呆在宫里了，日夜啼哭，叫左右随从收拾车仗，打算返回齐国。仲遂假惺惺地叫人挽留她：“新主公虽然不是夫人生的，但夫人是他的嫡母呀，主公对夫人的孝顺和赡养自然不会缺少的，干吗要到娘家去过活呢？”姜氏骂道：“乱贼仲遂！我们母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非要做这样惨毒的事情？现在还用假话来留我！如果鬼神知道了，决不会饶了你！”姜氏也不见敬嬴，一路径直出了宫门，登车走了。经过大街集市，放声大哭，喊道：“老天呐！老天呐！两个孩子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乱贼仲遂丧尽天理，残杀世子扶立旁人！我今天和国内百姓永别，再也不到鲁国了！”路上的百姓听了，无不痛心，有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这一天，鲁国的商贩为此举行罢市。从此，人们管姜氏叫哀姜，又因为她毅然出宫返回齐国，也叫她出姜。姜氏回到齐国，见到昭公夫人，两个人各自述说自己的孩子死得冤枉，抱头痛哭。齐惠公憎恶这哭声，另修了屋宇，让她们母女搬过去住。姜氏最后就死在了齐国。

却说鲁宣公同母兄弟叔矜，为人耿直忠诚，见哥哥借仲遂的力量，杀了另外两个弟弟，自立为鲁君，心里非常不满，也不去朝贺。宣公派人叫他，要委他以重任。叔矜还是推辞不去。有朋友问他原因，叔矜说：“我并不是讨厌富贵，只是见了我哥哥，就想起我弟弟，是不忍心呀！”朋友又问：“你既然觉得这个哥哥不讲道义，为什么不去别的国家呢？”叔矜说：“哥哥不曾对我绝情，我怎么敢对哥哥绝情？”恰好这时，宣公叫有司来找叔矜要个回话，并带来粮食布帛送给他，叔矜向有司拜谢说：“叔矜有幸不致于挨饿受冻，不敢浪费公家财产。”有司三番五次传达宣公的旨意，叔矜说：“等缺吃少穿了，一定去要，今天决不敢收下。”朋友说：“你不接受官职俸禄，足可以证明你的心了，家里又没有剩下的钱财，稍微领些馈赠，来做早晚饭菜的补贴，并不碍廉洁，都推辞了不是太过分了吗？”叔矜只是笑笑，没有回答，朋友叹息着走了。有司不敢强留下粮食布帛，回去报告宣公。宣公说：“我弟弟一直很贫困，不知靠什么生活？”派人在夜里偷看他的举动，发现他正在挑灯做鞋，准备第二天早上上街去卖，用来置办早饭。宣公叹了口气，说道：“这人是要学伯夷、叔齐，采撷首阳山的草吧？我应该成全他的志向。”

叔矜一直活到宣公末年才死。终身不曾接受他哥哥的一寸丝，一粒米，也终身不曾谈起他哥哥的那段罪恶。史臣有诗称赞道：

贤者叔矜，感时泣血。织屨自贍，于公不屑。顽民耻周，采薇甘绝。惟叔嗣音，入而不涅。一乳同枝，兄顽弟洁。形彼东门，言之污舌！

鲁国人崇尚叔矜的义气，称颂不已。成公初年，用了他的儿子公孙婴齐为大夫。于是在叔孙姓氏之外，又有了叔氏。叔老、叔弓、叔辄、叔鞅、叔诣都是他的后代。这是后话，搁在一边。

却说周匡王五年，即宣公元年正月初一这一天，朝贺刚完，仲遂就向上奏道：“主公还没有夫人，臣上次同齐侯有一项婚约，这事不能耽搁太久。”宣公问：“谁替我去出使齐国？”仲遂回答：“婚约是臣定下的，我愿意自己去。”宣公就派仲遂到齐国，交纳聘礼，请求为鲁公娶完婚。仲遂正月到齐国，二月接宣公夫人姜氏回国，还暗地对宣公奏道：“齐侯虽然和主公是翁婿关系，但将来的好坏不能预测，何况国家有大的变故，必然要列入会盟，才能成为诸侯中的一员。臣曾经和齐侯歃血盟誓，约好每年都去朝见，不敢缺少一次。因此才事先将鲁国君主定位的事托嘱给他。主公必须不吝惜重金贿赂，请齐侯同结会盟。如果他接受贿赂答应会盟，再加上我们恭敬谨慎地逢迎他，那么两国相亲就像唇齿相依一样牢固，主公的位子也就稳如泰山了。”宣公觉得有理。随后派季孙行父到齐国感谢通婚的恩情，致词说：

我们主公仰仗您的灵宠，完好地守护宗庙，担心害怕不能列入诸侯，成为您的羞耻。您如果关怀照顾我们主公，给以会盟的好处，所拥有不丰厚的济西的田产，晋文公所给先主公的，愿意献给贵国，只盼您委屈收下！

齐惠公高兴异常，当下约好，夏天五月间，在平州会见鲁君。

到了日子，鲁宣公先到平州，齐惠公随后也到了。两人先叙了一阵翁婿的情谊，然后才行两君相见之礼。仲遂捧着济西田地的记录本走上前来，齐侯也不推辞，叫随行的大夫接了。事情办完了，宣公辞别齐侯返回鲁国。仲遂说：“我们今天可以睡安稳觉了。”从此，鲁国或去朝见或去访问，国君、大夫到齐国，没有少过一天，鲁国对齐国是没有命令不执行，没有战斗不一起打的。到了齐惠公晚年，感激鲁宣公的诚挚顺服的心意，仍将济西的田产还给了他，这是后话。

却说楚庄王即位三年了，从不发号施令，每天忙着打猎。就是在宫里，也只是从早到晚地同妇人饮酒作乐。同时在朝堂门口悬挂命令：“有胆敢谏劝的人，一律杀死，决不赦免！”大夫申无畏入宫拜谒庄王，只见庄王右手搂着郑姬，左手抱着蔡女，盘腿坐在钟鼓之间，问道：“大夫来是要喝酒呢？听乐呢？还是有想说的话呢？”申无畏回答：“我不是来饮酒听乐的。刚才我走在郊外，有人告诉我一条隐语，我解释不出来，愿意说给大王听。”庄王说：“嘻！是什么隐语，大夫不能解释，快对我说来！”申无畏说：“有一只大鸟，身披五色羽毛，栖止在楚国的高阜三年了，看不见它飞，也听不见它叫，不知这鸟是什么鸟？”庄王知道这是在讽喻自己，笑道：“我知道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三年不飞，三年不叫，叫起来必定惊人。你等着瞧吧。”申无畏又拜了几拜，退出宫来。又过了好几天，庄王淫乐同以前一样。大夫苏从求见庄王，进宫就大哭。庄王问：“苏子有什么事这么伤心？”苏从答道：“我哭的是我身死而楚国就要灭亡了！”庄王又问：“你为什么死？楚国又为了什么要亡国？”苏从说：“我要谏劝大王，大王不听，必然

要杀我。我死了楚国就再没有谏劝大王的人了。纵容大王的意愿，使楚国的政治衰落，那么楚国的灭亡很快就会到来了。”庄王勃然变色：“我有命令：‘胆敢谏劝的人死。’明知道谏劝必然要死，而又要进宫来打扰我，不是很愚蠢吗？”苏从说：“我的愚蠢，比大王的愚蠢差得远了！”庄王更加愤怒了：“我怎么更愚蠢？”苏从说：“大王位居万辆车乘之国，享用千里沃野的税收，兵强马壮，诸侯畏惧服贴，四个季节的贡品总是摆满庭堂，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今天沉溺在酒色音乐之中，不治理朝政，不亲近贤能的人才，大国在外面攻击，小国在底下反叛，开心只是眼前，祸患却是在将来。因为一时的欢乐，而放弃万代的利益，不是十分的愚蠢是什么？我的愚蠢，召来的不过是杀身。而大王杀了我，后人将称我为忠臣，像龙逢、比干一样，我并不笨。大王的愚蠢，结果是想成为一个平常百姓都不能够。我的话到这完了。请借大王的佩剑，我应当在大王面前割断喉咙，好使大王的命令有信义！”庄王幡然悔悟，站起来说道：“大夫不要讲了！大夫的话，是肺腑之言，我听你的。”于是去掉悬挂的钟鼓，摈弃郑姬、疏远蔡女，立樊姬为夫人，叫她掌管内宫事物。说道：“我喜好打猎，樊姬劝我不听，从此不吃鸟兽的肉了，这是我的贤内助。”任贾、潘炅、屈荡，以减少令尹斗越椒的职权。早饭吃过以后，开始发号施令。命令郑公子归生讨伐宋国，与宋国军队在大棘交战，抓获宋军右师华元。同时命令贾领兵救援郑国，与晋军在北林交战，抓获晋军将领解扬，将解扬拘压在楚国一年后，放回晋国。从此楚国国势日益强盛，庄王因此有了称雄中原的大志。

再说晋国上卿赵盾，因楚国日渐强横，打算同秦国通好共同抵御楚王。赵穿献计说：“秦国有个附属国名叫崇，依附秦国时间最长，请让我领偏师入侵崇国，秦军必然要来救援，借机同秦国讲和。这样，我们就占了上风。”赵盾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劝说灵公，出动军车三百辆，派赵穿为大将，侵略崇国。赵朔说：“秦国同晋国的仇怨已经很深了。又侵犯他的附属国，秦国国君必然更加愤怒，怎么肯同我们讲和呢？”赵盾说：“我已经答应赵穿了。”赵朔又将这事告诉韩厥，韩厥微微冷笑，附在赵朔的耳旁说：“你父亲的这个举动，是想树赵穿来巩固赵家的宗族，不是为了联合秦国。”赵朔一时默不做声，离开了韩厥。秦君听说晋军侵犯崇国，竟然没来救援，却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将晋国的焦邑围了起来。赵穿急忙回师来救焦邑，秦军这才撤退走了。赵穿自此开始参与晋国的军事。舆骈病死后，赵穿就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时晋灵公已经长大成人，贪恋酒色，凶恶残酷。他大肆搜刮百姓的钱粮，大兴土木，供他游戏玩乐。灵公还宠幸一个大夫，名叫屠岸贾。——是屠击的儿子，屠岸夷的孙子。——屠岸贾擅长阿谀奉承，很会讨好。灵公是言听计从。灵公命他在绛州城内，建一座花园，到处搜罗各种奇花异草，种植在园中。其中数桃花最盛，春天开放，像锦绣一般灿烂，因而取名桃园。园中筑起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画栋雕梁，四周朱栏曲槛，凭栏四望，闹市中的景物都在眼前。建完后，灵公巡视一遍，非常高兴。平日里时常登临观望，或张弓打鸟，或与岸贾赌赛饮酒作乐。一天，召集梨园子弟在台上唱戏，园外百姓层层围观，灵公对岸贾说：“用弓打鸟怎么能和打人比美呢？我与你比试一下打人的功夫。打中人眼睛的为胜，打中肩臂的不算数，打不中的用大杯罚酒。”说好灵公往右面人群中射弹，岸贾往左面人群中射弹。定好后台上高喊一声“看弹！”只见弓如满月，弹似流星，人丛中

一人被弹去半只耳朵，一个弹中了左肩胛。吓得百姓惊慌失措，四处逃散，乱嚷乱挤，口中齐声叫道：“弹又来了！”灵公大怒，索性让左右会发弹的，一齐都放，一时那弹丸像雨点一般飞了出去，百姓躲避不及，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眼珠来的、打落门牙的、喊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的、推挤跌倒的，仓慌奔跑、东避西躲的情形，目不忍见。灵公在台上看到这一切，把弓扔在地上，哈哈大笑，对岸贾说：“我登上这高台游玩已经不少遍了，都没有今天玩的高兴呀！”从此，百姓看到台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市中流传谚语道：

莫看台，飞弹来。出门笑且忻，归家哭且哀！

又有周人献给灵公一只猛犬，名叫灵獒，身高三尺，颜色如炭火，善于理解人的意图。如果左右谁有过错，灵公立刻呼灵獒把他吃掉。灵獒起身便咬人的脑门，不死不肯罢休。有一名奴隶，专门饲养这只犬，每日给它吃几斤羊肉，灵獒也很听这人的指使。灵公给这个奴隶起名字叫獒奴，让他和中大夫一样待遇。后来灵公不在朝廷议事了，命百官都到他的寝室上朝。每次上朝或出游，獒奴都用细铁链牵着犬，在左右听命，使人怵目惊心。这时，各国都不愿和晋来往，国内百姓也怨声载道。赵盾等一班大臣屡次进谏，劝灵公近贤人远小人，勤政亲民，灵公就像耳朵上挂的玉塞进耳里一样，非但全然不加以理会，反而产生了疑心忌恨的念头。

忽然有一天，灵公处理完朝事，各位大夫都散去了，只有赵盾和士会还在寝宫的门外，商议国家的事情，提起事都相互叹气。这时只见有两个内侍抬着一个竹笼，从闺房中走出来。赵盾说：“宫中怎么会有竹笼出来？这中间一定有原因。”远远的就喊：“过来，过来！”内侍只是低着头不答应。赵盾问：“竹笼里装的什么？”内侍说：“你是相国，想看就自己来看，我不敢说。”赵盾心里更疑惑，就邀了士会一同过去察着，只看见一只人手露在笼外。两位大夫拉住竹笼细瞧，是一个被肢解过的死人。赵盾十分吃惊，问死尸的来历，内侍还不肯说。赵盾说：“你再不讲话，我先砍了你！”内侍这才告诉说：“这人是厨师。主公叫他煮熊掌，急着要下酒，催了三、四次，厨师只好献上。主公尝了，嫌熊掌没有熟，就用铜斗把厨师打死了，又将尸首砍成好几段，命我们仍到野外去。限定时间回来报告，迟了就要处罚。”赵盾放内侍抬着竹笼过去，然后对士会说：“主上没有道义，把人命看成草芥。国家危亡，只是早晚的事情了。我和你同去苦苦劝一次，怎样？”士会说：“如果我们两人劝他不听，就再没有人继续劝下去了。我先进去劝劝，如果主公不听，你就接着去劝。”当时灵公还在中堂，见士会直直地走进来，知道他必然有谏劝的话要说，便迎着士会说道：“大夫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错误了，今后定当改正！”士会叩头说道：“人谁能没有错误，错了能改，是国家的福份！我们不胜欢欣鼓舞！”说完便退了出来，把经过告诉了赵盾。赵盾说：“如果主公真的悔过了，很快就会见成效。”

到了第二天，灵公停止例行的朝堂议事，叫人驾车到桃园去游玩。赵盾说：“主公的这个举动，哪像改正错误的人？我今天非说不可了！”就先赶到桃园门外，等候灵公。灵公到了，赵盾上前拜见灵公。灵公惊讶：“我不曾叫你，你为什么到这来了？”赵盾又拜了三拜，开口说道：“不宣而来罪该万死。但我有话要面奏主上，望主公宽容采纳！我听说：‘有道德的国君，将别人的欢乐当做自己的欢乐。没道德的国君，将自己的欢乐当做别人的欢乐。’人如果享有宫室的宠爱，田野围猎的乐趣，自身的欢乐也就到这了，

却没有以杀人作乐的。如今主公纵狗咬人，用弹弓打人，又因为小的过错肢解厨师，这是有道德的国君所不干的，而主公干了。人命关天，却像这样肆意宰杀，如此下去，黎民百姓在国内反叛，诸侯各国在外面背离，桀、纣灭亡的灾难，就要落到主公的头上！我今天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我不能忍心坐视主公和国家危亡不管，所以才胆敢直言不讳。乞求主公掉转车头回朝堂，痛改以前的错误，不再荒淫游乐，不再滥杀无辜，使晋国转危为安，我虽然死了也没有遗憾！”灵公十分惭愧，用衣袖掩住脸说道：“你暂且退下，让我今天玩完了，下次一定照你的话做。”赵盾用身子挡住桃园的门，不放灵公进去。屠岸贾在一旁说道：“相国赶来谏劝，当然是好意，但车马已经到这儿了，怎么能空跑一趟，被别人笑话？请相国暂时回去。如果还有什么政事，等主公明天早朝时，再在朝堂上商量，怎么样？”灵公连忙接着说：“明天早朝，一定叫你去。”赵盾没有办法，将身子闪开让灵公进去，又瞪起眼睛对屠岸贾说道：“亡国灭族的，都是你们这帮小人！”骂完了，还怒气冲冲，不能平息。

屠岸贾陪着灵公在桃园游戏。正在欢笑间，岸贾突然叹起气来：“这类欢乐不能再有了！”灵公问道：“大夫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屠岸贾说：“赵相国明早肯定又要来喋喋不休，哪能叫主公再出来？”灵公立刻恼怒得脸上变了颜色：“从古到今，都是臣子受君王的约束，没听说过君王受臣子约束的。有这个老家伙在，叫我很不方便，有什么计策可以除掉他？”岸贾说道：“我养了一个食客叫鉏麇。他的家境十分贫困，我经常接济他，他感激我的资助，愿意为我竭尽全力。如果叫他去行刺相国，主公想要随意开心，又怕什么呢？”灵公说：“如果这事办成了，你的功劳非同小可！”这一夜，岸贾秘密召见鉏麇，给他准备了酒宴，告诉他：“赵盾独揽大权，欺压主上，今天奉了晋侯的旨意，叫你去刺杀他。你可以埋伏在相国府的门外，等五更鼓敲过以后，他上车去早朝时杀他，不能耽误了。”鉏麇领了命令行动去了，他扎紧腹腿，带了白如雪花的匕首，潜伏到赵府的旁边。算算时间已接近五更，便溜到了相国府的门前，见几重大门敞开，车马已经在门外备好了，瞧见堂上灯火闪烁。鉏麇又乘机闪进了中门，躲在暗处，仔细察看。见堂上有一位官员，穿着入朝议事的官服，举着笏板，正襟危坐。这位官员正是相国赵盾，因为要赶早朝，看看天色还早，所以坐着等天亮。鉏麇大吃一惊，又退出门外，叹道：“在家中还没有失掉对君主的恭敬，这样的人是百姓的主宰！奸贼要杀百姓的主宰，这是不忠的行动；领受了主公的命令又放弃不执行，这是没有信义的做法，不忠诚又不讲信义，怎么挺立在天地间啊？”便在门口大叫：“我是鉏麇，宁愿违背主公的命令，也不忍心杀死忠臣，我今天自杀！恐怕还有人要来行刺，相国小心防备！”说完，朝着门前的一棵大槐树一头撞击，脑浆迸裂，当时就死了。史臣有诗赞道：

壮哉鉏麇，刺客之魁！闻义能徒，视死如归。报屠存赵，身灭名垂，槐阴所在，生气依依！

这时惊动了守门人，将鉏麇死的前后经过报告给赵盾。给赵盾架车的提弥明说：“相国今天不能入朝，恐怕有其他的变故。”赵盾说：“主公答应我早朝，我要是不去，这是无礼。死生有命，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吩咐家人，暂时将鉏麇浅浅地埋在槐树的旁边。赵盾仍然登车进入朝堂，随着众臣对灵公行礼。灵公见赵盾没有死，就问屠岸贾鉏麇的事。岸贾回答：“鉏麇去了没有回来，有人说撞死在槐树下，不知什么原因。”灵公说：“这条计策

不成，怎么办？”岸贾奏道：“我还有一计，可以杀死赵盾，万无一失。”灵公说：“你有什么主意？”岸贾说：“明天，主公召赵盾到宫中喝酒，先在墙壁后面埋伏好兵甲。等三巡酒喝过之后，主公就向赵盾要佩剑看看，赵盾必然要捧剑呈给主上。这时我在旁边叫喊说：‘赵盾要在主公面前拔剑，图谋不轨，左右侍从快来救圣上！’兵甲听到暗号，一齐杀出来，把赵盾捆起来杀了。外人都会说赵盾是自取灭亡，主公可以借机躲避妄杀大臣的说法，这主意怎样？”灵公说：“妙！妙极了！就照这个主意办。”

第二天，又是早朝，灵公对赵盾说：“我听了你的直言，才能够亲近群臣。为表示恭敬，我安排些微薄的酒饭，来犒劳你。”就叫屠岸贾领着赵盾进入宫中。提弥明紧跟在赵盾的身后，就要登上宫堂的阶梯了，岸贾说：“主公只宴请相国，旁的人不能登堂。”提弥明就站在了堂下。赵盾拜了三拜，就坐在灵公的右边，屠岸贾陪坐在灵公的左边。厨师献上菜餚，酒过三巡之后，灵公对赵盾说：“我听说你佩带的剑是利剑，请解下来给我看看。”赵盾不知这是计策，正要解下剑来。提弥明在堂下望见，立刻大叫：“臣子陪主上吃酒，量不过三升，为什么要酒后在主上面前拔剑？”赵盾一下省悟过来，马上站了起来。提弥明怒气冲冲，直奔上宫堂，搀扶着赵盾往下就走。屠岸贾急忙叫嫪奴放灵嫪去追穿紫袍的人。灵嫪迅疾如飞，在宫门内追上赵盾。提弥明力大无穷，凭着双手迎击灵嫪，扭断灵嫪的脖子，嫪立刻死掉了。灵公恼怒到了极点，喊出墙后埋伏的甲兵来攻击赵盾，提弥明用身体掩护赵盾，叫赵盾快走，自己只身来战甲兵，终于寡不敌众，遍体鳞伤，用尽力气死了。史臣称颂他说：

君有嫪，臣亦有嫪，君之嫪不如臣之嫪。君之嫪，能害人；臣之嫪，克保身。呜呼二嫪！吾谁与亲？

话说赵盾，幸亏提弥明拦住甲士格斗，脱身先跑了。忽然有一个人疯狂地追上赵盾，赵盾紧张极了。那人说道：“相国不要怕，我是来救你的，不是来害你的。”赵盾问：“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相国不记得桑树荫下挨饿的人吗？我就是灵辄。”——原来五年前，赵盾去九原山打猎回来，在一片桑树荫下休息，瞧见一个男子倒在地上，赵盾怀疑是刺客，叫抓住他。那人已经饿得不能起来了，问他的姓名，那人回答。“灵辄。在卫国游学三年，今天刚回来，背包里没有吃的，已经饿了三天了。”赵盾心疼他，给他饭和肉吃，灵辄拿出一个小筐，先将饭肉藏起一半后，才开始吃另一半。赵盾问他：“你藏起一半是什么意思？”灵辄回答：“家里有一个老母亲，住在都城的西门，小人外出时间久了，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健在，现在离那儿很近了，不过几里路程，假使幸运母亲还活着，打算用大人给的食物为老人家充饥。”赵盾赞叹道：“这人是孝子啊！”叫他把藏起的一半也吃了，又拿出些肉食装到袋子里给他。灵辄拜谢过了就上路回家了。今天绛州有个地方叫“哺饥坂”，就是因为这事而得名的。后来灵辄又被招募为公徒，恰好在埋伏的兵士中，想念赵盾以前的救命之恩，特地上前来相救。——这时赵盾的随从听说发生了事变，都四处逃命去了，灵辄就背着赵盾，跑出朝门。甲兵们杀了提弥明，合力追了上来，正好赵朔集结起家丁驾车来迎救父亲，赵朔扶着赵盾上车，赵盾急忙叫灵辄也到车上来，发现灵辄已经不见踪影了。甲兵们见赵府人多势众，不敢再追了。赵盾对赵朔说：“我们不能再顾家小了！这一去，或者到翟国，或者到秦国，找一个托身的地方就行了。”于是父子俩同出西门，望西边的路上而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纒大会

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虽然没达到目的，却因赵盾离开了绛城而高兴，就像村童离开了老师、顽皮的孩子离开了主人，觉得胸怀舒畅，快不可言，便携带宫眷在桃园住宿，日夜不归。再说赵穿在西郊打猎回来，正遇到赵盾父子，停车相见，询问缘由。听后，赵穿说：“叔父千万不要出境，几日内见到我的信后，再决定到哪儿去。”赵盾说：“既然如此，我权且住在首阳山，等待你的好消息。你凡事要谨慎，不要祸上加祸！”赵穿别了赵盾父子，回到绛城，知道灵公住在桃园，假意求见，叩头谢罪，说：“赵穿虽然是相国宗亲，但也是罪人的家族，不敢再侍奉主公了，请求您罢免臣下。”灵公信以为真，安慰他说：“赵盾多次轻视欺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安心守职。”赵穿谢恩后又启奏说：“我听说‘贵为君主的人，一定要穷尽声乐和美色的享受’，现在主公周围虽然钟鼓齐鸣，但后宫中却缺少美女，谈什么享乐呢？齐桓公宠姬爱妾满宫，正夫人之外，还有六位夫人。先君文公虽出逃在外，患难之际，所到之处必纳妾，到归国的时候，年岁已经六十了，尚且妻妾无数。主公既然有高台和宽大的园圃，可以在这里再设一处寝宫，为什么不多选些良家美女，养在这里，让高明的歌师教她们歌舞，以备娱乐之用，岂不美哉？”灵公说：“你的话正合我的意思。现在想要搜寻国中的美女，谁可以胜任这个差事？”赵穿说：“大夫屠岸贾可胜任。”灵公遂命屠岸贾负责这件事。不论城内郊外，年龄在二十岁以内、没有出嫁的美女，都得报告等待选择，限一个月内完成任务。赵穿借这个差事，调开了屠岸贾后又对灵公说：“桃园护卫力量弱，我在军中精选出骁勇之士二百人，来充实这里的卫士队伍，请主公决定。”灵公又同意了他的请求。

赵穿回到营中，果然挑选了二百名甲士。那些军士问道：“将军有什么差遣吗？”赵穿说：“主上不体恤民情，整天在桃园享乐，命我选大家替他警卫。你们都有家室，这一去将要立风宿露，什么时候是个头？”这话立即激起了军士的情绪，他们抱怨说：“这样无道的君主，为什么不快快死去？如果相国还在，一定不会有这种事的。”赵穿说：“我有句话，想和你们商量，不知合适不？”军士们都说：“将军能把我们从苦难之中救出来，恩同再生！”赵穿说：“桃园比不得深宫把守严密，你们在二更的时候，攻入园中，只说去讨赏。以我挥袖子为暗号，杀了晋侯，我就迎回相国，另立新君，这个计策怎么样？”军士同声说：“太好了！”赵穿把酒食赏给每个人，并让他们排列在桃园的外边。赵穿进园请灵公检阅。晋侯登台一看，人人精勇，个个刚强，不由得喜上心头，当即留赵穿陪他饮酒，饮到二更时候，忽听园外边喊声大作，灵公惊诧地询问原因。赵穿说：“这一定是护宿的卫士，驱赶夜间走路的人，我下去提醒他们，不要惊动主公。”赵穿马上命令点灯，缓步走下高台，二百名士兵已经破门而入。赵穿稳住了众人，并将他们领到台前，上去说道：“军士知道主公在饮酒，想求您将余下的赏给他们，没有别的意思。”灵公传令，叫内侍拿酒犒劳大家，他自己倚着栏杆在一旁观看。赵穿呼喊道：“主公亲自犒劳你们，快领赏！”说完便把袖子一挥，众军士认定了晋侯，一拥而上。灵公心中着忙，对赵穿说：“军士登上高台是什么意思？你告诉他们速速退下！”赵穿说：“众人思念相国赵盾，想让主公把

他召回国来。”灵公还没来得及答话，已被戟刺穿胸膛，当即死去。左右都惊慌逃走。赵穿对军士说：“昏君已经除掉，你们再不要滥杀一人，该随我去迎接相国还朝了。”因为晋侯无道，滥杀无辜，灵公左右近侍平时都提心吊胆。所以军士行刺君主，没有向前相救的。百姓也怨恨他很久了，反而以晋侯之死为大快人心事，绝没有一个人归罪于赵穿。七年之前，彗星进入北斗星间，曾占卜过，内容是：“齐、宋、晋三国之君，皆将乱死。”到现在应验了。鬻翁有诗云：

崇台歌管未停声，血溅朱楼起外兵。

莫怪台前无救者，避丸之后绝人行。

屠岸贾正在郊外，挨门挨户查访美色女子。忽然有人来报：“晋侯被杀！”大吃一惊，知道是赵穿所为，不敢声张，偷偷回到家中。士会等听到朝中之事，忙赶到桃园，那里已空荡荡没有一人。也料到赵穿去迎接相国，便把园门封上，等待动静。不到一日，赵盾坐车回来了。进入绛城，来到桃园时，百官都聚集在这里。赵盾就在灵公尸体上痛哭一场，悲哀之声园外都能听到。百姓听到了都说：“相国对晋侯这般钟爱。可见他死是自取其祸，不是相国的过错呀。”赵盾一面吩咐将灵公殓殓，葬在曲沃；一面召集群臣，商议再立新君主的事。这时灵公还没有儿子，赵盾说：“先君襄公逝去时，我曾主张立长子为君嗣，大家意见不统一，才有今日。这次不能不小心了！”士会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确像相国说的那样。”赵盾说：“文公还有一个儿子，出生时，他母亲梦见神人进屋来用黑手摸他的屁股，因此起名“黑臀”，现在在周供职，年岁也大了，我想把他迎回来立为新君，不知怎么样？”百官不敢有异议，都说：“相国这样做很妥当。”赵盾想解脱赵穿杀君的罪过，便派他去周迎公子黑臀回国，朝拜太庙后继承侯位，这就是成公。成公为君后让赵盾主持国政，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赵朔，称为庄姬，赵盾还对成公说：“我的母亲是狄国人，君姬氏有谦让的美德，派人迎接我母子回到晋国我才得以立为长子，入朝做事。现在君姬氏三个儿子同、括、婴都长大了，愿意把我的职位归还给他们。”成公说：“你的弟弟，乃是我姊所钟爱的人，应当都录用，请你不要过于谦让了。”于是赵同、赵括、赵婴同时被封为大夫。赵穿依旧参与军政。赵穿背地对赵盾说：“屠岸贾奉承先君，与赵家有仇，桃园之事，只有屠岸贾心怀不满。如若不除去此人，恐怕赵家不会安宁的！”赵盾说：“人家没说你有罪，你怎么反倒说人家有罪呢？我家是几代官宦，应当与他和睦共事，用不着去寻仇。”赵穿不再说什么。屠岸贾也小心对待赵家，以求平安无事。

赵盾始终为桃园之事内疚。一日，来到史馆，见到太史董狐，便索要简史阅看，董狐将它呈上，赵盾看简上明明写道：“秋七月乙丑，赵盾杀其君夷皋于桃园。”他大吃一惊，说：“太史写错了！那时我出逃河东，离绛城有二百多里，怎么能知道杀君之事呢？而你却归罪于我，这不也是诬陷吗？”董狐说：“您是相国，出逃时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讨贼，说此事不是您的主谋，谁能相信呢？”赵盾说：“还可以改写吗？”董狐说：“是是非非，称为信史。我的头可断，此简史不可改呀！”赵盾感叹地说：“唉！史臣的权力大于相国呀！恨我当时没有出境，难免成为万世骂名，后悔也来不及了。”从此，赵盾辅佐成公，更加恭敬谨慎。赵穿自以为有功，请求正卿职务，赵盾担心有舆论，没有答应。赵穿愤恨不平，背上发痈疽而死。赵穿的儿子赵旃，请求继承父亲之职。赵盾说：“等你将来立了功，就是正卿的位置也不

难得到呀。”史臣论赵盾不顾私情，都是因董狐亲笔直书的原因，有诗称赞他：

庸史记事，良史侏意。穿弑其君，盾蒙其罪，宁断吾头，敢以笔媚？

卓哉董狐，是非可畏！

这时是周匡王六年。这一年，匡王死，他的弟弟瑜被立为新君，称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起兵讨伐陆浑的戎国，渡过雒水，陈兵在周的疆界上，想以此来威胁天子，与周分治天下。定王令大夫王孙满慰问庄王。楚庄王问：“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三代相传，以为传世之宝，现在雒阳。不知鼎的形狀大小和轻重如何？我想听一听这些！”王孙满说：“三代以德相传，怎么在鼎呢！从前禹有天下，把九州进贡的金子，铸成九鼎。夏桀无道，鼎迁到商，商纣凶恶残酷，鼎又迁到周。如果君主有德，鼎虽小也重，如果君主无德，虽大犹轻！成王定鼎在郊廓，占卜说，传三十代，延续七百年，天命已定，鼎是不可问的呀？”庄王惭愧地离去。从此，不敢再生窥视周王室之心。

却说楚国令尹斗越椒，自从庄王削弱了他的权力，怀恨在心，隔阂已形成。自恃才勇无双，且先辈有功劳，人民服气，所以一直怀有谋反之心。常说：“楚国的人才，只有司马伯嬴一人，其余的不足挂齿！”庄王讨伐陆浑时，也担心越椒有行动，特意留下贾在国内。越椒见庄王统兵出征，便决心反叛。想把本族的人都发动起来，斗克不服从，便杀了他。接着杀掉了司马蔿贾。贾的儿子敖，扶持母亲逃到梦泽避难。越椒屯兵蒸野，想截断庄王的退路。庄王听到国内有变乱，昼夜兼程，快到漳滏时，越椒引兵来迎，军威很壮。他还拉弓挺戟，在本阵内来回驰骋，楚兵望见都面带惧色。庄王说：“斗氏世代为楚国立了功勋，宁愿伯棼有负于我，我不能负伯棼！”乃派遣大夫苏从，到越椒营中，与他讲和，赦免越椒杀司马的罪过，并答应以王子为人质。越椒说：“我不愿意当令尹了，也不是求赦免来的，能战的就过来。”苏从再三劝说，他也不听。苏从离开后，越椒命军士击鼓前进。庄王问众将：“谁可退越椒？”大将乐伯应声而出。越椒的儿子斗贲皇接住厮杀。潘尪见乐伯打不过贲皇，忙驱车出阵。越椒的从弟斗旗也驱车迎战。庄王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督战。越椒远远望见，飞车直奔庄王，拉满强弓，一箭射来。那支箭直飞过车辕，刚好中在鼓架之上，吓得庄王手里的鼓捶掉下车来。庄王急忙教人挡箭，左右用大斗笠遮住庄王。越椒又射一箭，恰恰把左边的斗笠射穿了。庄王下令回转车头，鸣金收兵。越椒奋勇追赶，这时右军大将公子侧，左军大将公子婴齐，一齐杀到，越椒才退去。乐伯、潘尪听到鸣金声，也弃阵回去。楚军伤亡不少，退到皇汭下寨。庄王令取下越椒的箭观看，见它比别的箭都长，用鸛鸟的羽做羽毛，豹牙为箭头，锋利无比，左右传看，吓得直吐舌头。夜里，庄王亲自巡营，听到营中的军卒，三三五五议论：“斗令尹神箭，恐怕难以取胜！”庄王于是派人诓骗众人说：“从前先君文王在世时，听说戎蛮的箭最锋利，派人请教方法，他们献出两支样子，箭名‘透骨风’，藏在太庙里，被越椒偷去，今天都已射完了，不必担心。明日要大破叛军。”军心这才安定下来。庄王下令把兵退到随国，并扬言：“联合汉东诸国军队，来讨伐斗氏。”苏从说：“强敌在前，却要后退，敌人一定乘虚而入，大王这是失策啊！”公子侧说：“这是大王的谎言，我们去进见，一定会有其他的安排。”于是和公子婴齐连夜去见庄王。庄王说：“逆贼越椒，来势凶猛，只能计取，不可力敌。”吩咐两员大将，如此这般埋伏预备。二将领计走了。

第二天早晨鸡叫时，庄王带领队伍退去。越椒得到消息，率领众人来追。楚军日夜兼程，已到了竟陵以北。越椒一日一夜，跑了二百多里，到了清河桥。楚军在桥北埋锅做饭，看到追兵来到，弃掉锅灶慌忙逃走。越椒下令说：“捉住庄王，才能吃早饭。”众人劳累之后，又忍着饥饿，勉强前进，终于追上了楚军后面潘尪的队伍。潘尪在军中对越椒说：“你要捉大王，为什么不快去追？”越椒以为是好话，舍去潘尪。又往前追了六十里，到了青山，遇到楚将熊负羁，问：“楚王在哪？”负羁说：“楚王还没到呢！”越椒心里疑惑，对负羁说：“你为我看住楚王，如果胜了，咱二人平分楚国。”负羁说：“我看你的士兵又困又饿，先吃饱了再打吧。”越椒听信了他的话，下令停车造饭。饭还没熟，只见公子侧、公子婴齐两路大军杀到。越椒的队伍仓促不能应战，只好往南逃窜，奔到清河桥，桥已被拆断了。原来楚王亲自带兵埋伏在桥的左右，只等越椒兵马过去，便把桥梁拆断，绝了他的退路。越椒大惊，吩咐左右测量水的深浅，做渡河的准备。忽听河对岸一声炮响，楚军在河边大喊：“乐伯在这里，逆贼越椒快下马受擒！”越椒大怒，下令隔河放箭。

乐伯军中有一小兵，箭射得很好，叫养繇基，军中称他是神箭养叔。他请求乐伯，要和越椒较量射箭。于是站在河口大喊，“河这么宽，箭怎么能射到？听说令尹善于射箭，我想和你比个高低，让我们都立在桥堵上，各射三箭，死生由命！”越椒问：“你是什么人？”回答：“我是乐将军部下小卒养繇基啊。”越椒轻视他是无名小辈，便说：“你要与我比试，必须先让我射三箭。”养繇基说：“别说射三箭，就是百支箭我也不怕啊！躲闪的不算好汉！”于是制止住各自的队伍。两人分别站在南北桥堵上。越椒挽弓先发一箭，恨不得一下子把对方射到河里。谁知“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养繇基望见箭来到，用弓稍一拨拉，那箭早就落到水中。并高叫：“快射！快射！”越椒又把第二支箭搭上弓弦，瞅准了，嗖的一声射出去。养繇基把身子一蹲，那支箭从头上飞过去。越椒叫道：“你说不许躲闪，为什么还蹲下去躲箭？不算大丈夫！”养繇基说：“你还有一箭，我现在不躲了，要是这箭也射不中，该我射了！”越椒想道：“他如果不躲闪，这支箭一定能射中。”便取出第三支箭，端端正正地射去，叫声“中了！”养繇基两脚站定，箭到时，张大口，恰好把箭头咬住。越椒三箭都没中，心中早已慌了，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先，不好失信，便叫道：“让你也射三箭，如果不中，还得我射。”养繇基笑着说：“要是三箭才能射中你，那是初学箭的本事，我只射一箭，就让你命丧在我手里。”越椒说：“你口说大话，必定有些本事，好歹就看你射了。”心里想：“那里能一箭就射中？如果一箭不中，我就喝住他。”便壮着胆子让他射箭。谁知养繇基的箭百发百中。此时取箭在手，叫一声：“令尹看箭！”装模作样地拉拉弓，却没有放箭。越椒听得弓弦响，以为是箭来了，将身子往左边一闪。养繇基说：“箭还在我手里，不曾上弓，讲过了躲闪的不是好汉，你怎么还闪开了？”越椒说：“怕人躲闪的也不算会射箭！”养繇基又假意把弓弦拽响，越椒又往右边一闪。养繇基趁他那一闪时，随手放出一箭。斗越椒不知箭到，来不及躲闪，这箭一直穿进脑袋。可怜好个斗越椒，做了多年楚国的令尹，今日却死在小将养繇基的一箭之下。鬻仙有诗云：

人生知足最为良，令尹贪心又想王。
神箭将军聊试技，越椒已在隔桥亡。

斗家军已困饿不堪，看见主将中箭，慌得四处奔走。楚将公子侧，公子婴齐，分路追赶，杀得尸堆如山，血染河红。越椒儿子斗贲皇，逃奔到晋国，晋侯封他为大夫，食邑在苗，叫他苗贲皇。

庄王已获全胜，传令班师回朝，俘虏都在军前斩首。一路凯歌回到郢都，把斗氏宗族，不论大小，一律杀死。只有斗班的儿子名叫克黄，官拜箴尹。前些时候庄王派使者到齐秦两国送聘礼，斗克黄领命去齐国。回来时到了宋国，听说越椒作乱的事，他左右的人说：“可不能回去了！”克黄说：“君王，如同天哪，天命怎么可以不顾呢？”下令直接回郢都，交代完毕，自己到司冠那里请罪，说：“我祖父子文，曾经说过越椒有反相，必定灭族，他临终时嘱咐我父亲逃避到别的国家去。我父亲想到世代受楚王恩惠，不忍心逃去，被越椒所杀。今日的事果然应了祖父的话，既不幸是逆臣的家族，又不幸违背了祖父的遗训，今日死了，也是罪该应得，怎么敢逃避刑法呢？”庄王听了这事，感叹地说：“子文真神人哪！况且他为楚国立过功，怎么能忍心使他断后呢？”于是赦了克黄的死罪，并说：“克黄宁死不逃避刑法，是忠臣呀！”下令恢复他的官职，并改名斗生，是说应该死而又复生了。

庄王表彰鬻基一箭立功，给了很厚的奖赏，让他在亲军中为将，掌管车右的职务。因为令尹一职没有合适人选，听说沈尹虞邱贤明，让他暂时主持国事。并在渐台上大宴群臣，嫔妃也随庄王在坐。庄王说：“我不弄钟鼓，已经有六年了。今日叛臣已平，四境安宁，愿意与各位游玩一天，设宴取名太平宴，大小文武官员都请入席，一定要尽欢而散。”群臣再次拜谢，依次坐下。厨师捧上美味，太史奏起音乐，饮到日落西山，尚且兴趣盎然。庄王命点起蜡烛再酌酒，让所宠幸的许姬姜氏，给每个大夫敬酒，大家都起立一饮而尽。忽然刮起一阵怪风，将堂上的蜡烛吹灭。左右去取火的还没有回来。这时席中有一人，见许姬美丽，暗中用手拉住她的衣袖，许姬左手往回拽袖子，右手抓住他帽子上的纓穗不放，帽纓断了，这人惊骇地松了手。许姬拿着帽纓，快步走到庄王面前，附在耳旁说：“我奉大王之命，给百官敬酒，其中有一人无礼，乘灯灭之机，强拉我的袖子。我已经把他的帽纓拉下来了，大王可快点上蜡烛察看。”庄王忙命掌灯的人：“先不要点蜡烛。我今天这个宴会，是要与大家喝个痛快，各位都把帽纓去掉痛饮，否则就是没有尽兴。”于是百官都去掉帽纓，这时庄王才下令点上灯。所以不知道那位拽袖子的是谁了。席散后，回到宫中，许姬又说：“我听说男女不能互相轻薄，何况君王与臣下了？今天大王让我给群臣斟酒，以表敬意。拽住我袖子的人，您却不察明白，怎么能严肃上下的礼节，矫正男女的区别呢？”庄王笑着说：“这就是妇道人家不懂的事了！过去，君臣饮酒，酒过三巡是礼节，又在白天，而不是夜里。今天我要让群臣尽兴，直玩到点起蜡烛，酒后呈狂态，是人之常情。如果察出而治罪，可以显示出你的贞节，却冷了众大臣的心。”许姬佩服。后世给这个宴会取个名为“绝纓会”。髯翁有诗云：

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纓。

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一日，庄王和虞邱谈论政事，到了深夜，才回到宫中。夫人樊姬问道：“朝中今日有什么事，这么晚才结束？”庄王说：“我和虞邱谈论政事，不知不觉夜深了。”樊姬说：“虞邱是什么样的人？”庄王说：“是楚国贤能的人。”樊姬说：“以我的观察，虞邱未必是这样。”庄王说：“你怎么知道虞邱不贤能呢？”樊姬说：“臣子对待君王，就像妇人侍奉丈夫。我主持

后宫，凡是后宫中有美貌的女子，都送到大王面前。今天虞邱与大王论政，直到午夜，都没推荐一位贤人。一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楚国之士是无穷的，虞邱想以一人的智慧，掩盖无数人的智慧，又怎么能算是贤人呢？”庄王认为她说的对，第二天早晨把樊姬的话，讲给虞邱。虞邱说：“我没想到这一点，应该立即着手这事。”于是向群臣访贤。斗生说了 贾的儿子 敖的贤明，“他为避斗越椒之乱，隐居在梦泽那里，是将相的材料。”虞邱告诉了庄王。庄王说：“伯嬴是智士，他的儿子一定不寻常，如果没人说，我几乎忘了他。”当即命虞邱同斗生驾车去梦泽，接薦敖入朝听用。

却说 敖字孙叔，人称他孙叔敖。携带母亲逃难，居住在梦泽，靠耕田生活。一日，扛着锄头出来，见田中有一条两个头的蛇，惊悚地说：“我听说两个头的蛇是不祥之物，见到他的人必死，我也活不成了！”又想到：“如果留下这条蛇，倘被别人见了，又要丧命，不如我一人承担了。”于是挥锄打死了蛇，埋在田边。跑回家对母亲哭泣。母亲询问原因，他回答：“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定要死，孩儿今天见了，恐怕不能养您老了，所以悲伤。”母亲说：“蛇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怕别人再见到它，已经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人有一点善心，天必定保佑他。你见两头蛇，唯恐为祸别人，打死埋掉，这岂止一点善心呢？你一定不会死，而且能得福呢。”过了些日子虞邱等奉命来到，启用孙叔敖。母亲笑着说：“这是埋蛇的报应了。”他和母亲随虞邱回到郢都。

庄王一见，便和他谈了一天，并高兴地说：“楚国的群臣，没有能和你相比的！”当天就拜他为令尹。孙叔敖推辞说：“我来自田野，突然执掌朝政，怎么可以服人？请列在各位大夫后面！”庄王说：“我了解爱卿，不要推辞了。”叔敖再三推让，才接受令尹的职位。他考察楚国制度，制定了军法：凡是行军在右边的人，挟带车辆，准备战斗；在左边的人，带运草席，准备住宿。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前茅虑无，是说旌旗在前，以观察敌人情况，然后考虑行动。中权是说权力谋略都出自中军，其他人不得干扰。后劲是以劲旅为尾军，战则用作奇兵，归则用作断后。君王的亲兵，分为二广，每广车十五乘，每乘用步兵百人，后面用二十五人做游兵。右广管丑、寅、卯、辰、巳五个时辰；左广管午、未、申、酉、戌五个时辰。每天鸡叫时，右广驾马以备驱驰，到中午时，则用左广代替右广，直到黄昏。分班按次序守内宫，专负责巡视亥、子两个时辰，以防非常之变。用虞邱统帅中军，公子婴齐统帅左军，公子侧统帅右军。养繇基统帅右广，屈荡统帅左广。四时检阅，各有规矩，三军纪律严明，百姓没有受到搔扰的。又筑起芍坡，发展水利事业，六蓼的境内，灌田万顷，百姓都称颂叔敖。当初楚国群臣见庄王宠信叔敖，都不服气，等见到叔敖办事，井井有条，无不叹息地说：“楚国有幸，得到这个贤明的臣子，是子文复生了。”

这时郑穆公兰死了，世子夷继位，就是郑灵公。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当权。尚在晋楚中间徘徊，定不下依靠哪边。楚庄王与孙叔敖商议要兴兵伐郑，忽然传来郑灵公被公子归生所杀，庄王说：“我伐郑国更有理由了！”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话说公子归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二人都是郑国贵戚出身的官员。郑灵公夷元年，公子宋与归生约好早起后，一同去拜见郑灵公。公子宋的食指忽然翕翕自动。——何处是食指呢？第一手指叫拇指，第三手指叫中指，第四手指叫无名指，第五手指叫小指。只有第二手指，因为取食物时必须用它拿筷子，所以叫食指。——公子宋把跳动着的食指，给归生观看。归生感到奇怪。公子宋说：“没什么，我的食指常跳动，跳动那天一定会吃到奇异的美味。前一次，出使晋国吃到了石花鱼，后一次到楚国吃到了天鹅，又尝到了合欢橘，食指都提前跳动，每次没有不灵验的。不知道今天又会吃到什么美味呀？”将要进朝门时，见内侍传令，急着叫宰夫快来。公子宋问内侍：“你叫宰夫有什么事？”内侍说：“有个郑国人从汉江来，捉得一只大鼯，有二百多斤重，献给了主公，主公收下了，并赏赐了他。现在鼯捆绑在堂下，主公让我召唤宰夫割杀烹吃它，还想让诸位大夫享受呢。”公子宋说：“美味在这里，我的食指怎么会不跳动呢？”入朝后，看见捆绑在堂下的鼯特别大，俩人相视而笑。拜见的时候，笑竟还在脸上。郑灵公问：“你们俩脸上怎么有喜色？”公子归生答道：“宋与我入朝时，他的食指忽然跳动，说‘过去常如此，必定能尝到美味’。现在见堂下有巨鼯，猜想主公品尝时，必会分给群臣，食指果然有验，所以笑呀！”灵公开玩笑地说：“灵与不灵，权在我啊！”二人退出，归生对宋说：“美味虽然有了，如果大王不请你，怎么办？”宋说：“既然众人都享受，能把我排除吗？”这天吃鼯时，内侍果然遍召诸位大夫。公子宋欣然而入，笑着对归生说：“我就知道君王不能不召我。”一会儿，诸臣到齐了，灵公命入席叙坐。对大家说：“鼯本是水族佳品，我不敢独自享用，愿与诸位爱卿共同品尝。”大臣们齐声谢道：“主公尝点东西都不忘我们，臣等怎么报答！”坐好后，宰夫说鼯已经烹调好了。先献给了灵公，灵公边尝边赞美。随命赐每人一鼎鼯羹，一双象牙筷子。从下席起，直分到上席。正好分到第一、第二席时，只剩下一鼎，宰夫禀报：“羹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一鼎，请下令赐给谁？”灵公说：“赐给子家。”宰夫把鼯羹送到了归生面前。灵公大笑道：“我命遍赐诸位爱卿，而偏缺少子公，是子公命不该吃这鼯呀！食指还有什么灵验呢？”原来灵公故意吩咐厨师，缺一鼎，想使宋的食指不灵验，好做个笑柄。却不知道公子宋已在归生面前把话说绝了，今天百官都得到赐食，惟独没有自己的，恼羞成怒，竟直接奔到灵公面前，把手伸进鼎中，取出一块鼯肉吃了。并说：“我已尝到了！食指怎么不灵验？”说完，扬长而去。灵公也大怒，把筷子扔到地上说：“宋这么没规矩，是欺负我！难道是以以为郑国没有利刃，不能砍掉他的头吗？！”归生等人都离座跪伏在地说：“宋凭着至深之爱，想沾些主公的好处，所以当作儿戏。哪里敢对主公失礼呢？请主公宽恕他！”灵公恨恨不已，大家也都不欢而散。归生立即赶到公子宋的家，告诉主公发怒之事，嘱咐他：“明天上朝时要请罪。”公子宋说：“我听说‘怠慢别人者，自己也要受到怠慢’，君王先怠慢我，不自责反倒责怪我？”归生说：“虽然如此，君臣之间，不可不谢罪。”

第二天，俩人一同上朝。公子宋随大家行礼，没有一点谢罪的表现。倒是归生感到不安，奏道：“宋害怕主公责备之事，特来请罪。战战兢兢不能

措词，请主公宽容！”灵公说：“我得罪子公，他怎么怕起我来了？”说完拂衣而去。公子宋出来，把归生请到家里，附在耳边说：“主公很生我的气！恐怕要杀我，不如先发难，事成了可以免一死。”归生捂住耳朵说：“牲畜年长了，都不忍心杀它。何况一国的君王，怎么能轻易说杀呢？”公子宋说：“我开玩笑，请不要泄露。”归生告辞。公子宋探听到归生与灵公之弟公子去疾友好，经常来往，就在上朝路上扬言：“子家与子良昨夜相聚，不知计谋的是什么事？恐怕对朝廷不利。”归生急忙拉住宋到僻静的地方说：“你说什么话呢？”公子宋说：“你不与我同心协力，我就让你比我早死一日！”归生向来软弱，处事不果断，听了宋的话，害怕地说：“你要干什么？”公子宋说：“主上无道至极，从分毫一事就看到了。如果成就大事，我与你共同扶佐子良为国君，可以亲近晋国，郑国也就可保久安了。”归生想了一会儿，慢慢说：“随你怎么做，我不给你泄露。”公子宋便暗中聚集家丁，乘灵公秋天祭祀住在斋宫之机，用重金买通左右，让他们半夜摸进斋宫，用土袋子压死了灵公，并以“中魇暴死”为借口。归生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而又不肯吱声。——按孔子写《春秋》一书时写道：“郑公子归生谋杀了国君夷。”开脱了公子宋而归罪于归生，因为他身居要职，畏惧流言，而又放纵逆行，所谓“任重者，责亦重”。圣人用此来警戒后人，难道不值得佩服吗！

第二天，归生与公子宋商议，要立公子去疾为君主。去疾听说大吃一惊，推辞说：“先君还有八个儿子，如果立贤人，我没有德行可称，如果立长子为君，又有公子坚在。去疾就是死了，也不敢违背祖宗的规定呀。”于是反推举公子坚即位，称为襄公。穆公总计有十三个孩子；灵公夷被谋杀，襄公坚继位。下边还有十一个儿子：公子去疾字子良，公子喜字子罕，公子駮字子驷，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嘉字子孔，公子偃字子游，公子舒字子印，又有公子丰，公子羽，公子然，公子志。襄公怕这些弟弟聚众结党，担心以后发生变故，私下里与去疾商量，想独独留下去疾，而把所有的弟弟驱逐出国。去疾说：“先君梦见兰而生，占卜说‘是必昌姬氏之宗。’我们兄弟在一起，就像枝叶繁茂，本根就繁盛，如果剪枝去叶，本根袒露，枯干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君王能容纳大家，这就是我的心愿。若不能容，我也同行，怎么能忍心独自留在这里，将来有什么脸面黄泉之下见父君呢？”襄公信服了他的话。便拜十一个弟弟为大夫，同心治理国政。公子宋派使臣赴晋国，请求帮助郑国。这是周定王二年的事情。

第二年，郑襄公元年，楚庄王派公子婴齐为大将，率军讨伐郑国，理由是：“为什么谋杀灵公？”晋国派荀林父救援，楚国只好移兵伐陈。郑襄公随晋成公在黑壤会盟。

周定王三年，晋国上卿赵盾死去。郤缺代理中军元帅，听说陈国与楚国未决出胜负，便和成公商议，派荀林父随晋成公率宋、卫、郑、曹四国兵马伐陈。晋成公病死在征途中，于是部队撤回本国。拥立世子孺为国君，就是晋景公。这一年，楚庄王亲自统率大军，又去攻打郑国，在柳棼作战。晋国郤缺带兵救郑，击败楚军。郑国人都很高兴，唯独公子去疾面有忧色。襄公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去疾回答道：“晋打败楚，是偶然的。楚将来要把怒气发泄到郑国身上，能长期依靠晋国吗？快要看到楚国在郑国郊外陈兵了！”第二年，楚庄王又来讨伐郑国，兵马驻扎在颍水之北。正巧公子归生病逝，公子去疾追究尝鼯之事，杀了公子宋，暴尸于市，砍了他的棺木，驱逐了他的家族，派使者到楚庄王那里谢罪，并说：“我有逆臣归生与宋，今天都已

被处死。我愿带陈侯到贵国会盟。”庄王同意了。想要和陈、郑两国在辰陵之处会盟，并派使臣约见陈侯。使者从陈国回来后说道：“陈侯已为大夫夏征舒所谋杀，国内大乱。”有诗为证：

周室东迁世乱离，纷纷篡弑岁无虚。
妖星入斗征三国，又报陈侯遇夏舒。

话说陈灵公字平国，是陈共公朔的儿子，在周顷王六年继位。他为人轻佻情慢，绝对没有威严，而且贪恋酒色，喜欢游戏，国家大事，一概不管。他宠信两位大夫，一个姓孔名宁，一个姓仪名行父，都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一君二臣，志同意合，说话玩耍，各无顾忌。当时朝中有个贤臣，姓泄名冶，是个忠良耿直的人，遇事敢于说话，陈侯君臣，都很怕他。还有个大夫夏御叔，其父公子少西，是陈定公的儿子。少西字子夏，所以御叔以夏为字，又叫少西氏，世代做陈国司马，食邑在株林。御叔娶郑穆公的女儿为妻，称为“夏姬”。夏姬长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的容貌，但己、文姜的淫荡。见到她的人无不消魂丧魄，为其颠倒。更有一件奇怪的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个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是上界天仙，与她婚配，教她学会吸精导气之法。与人交接，曲尽其欢，就中采阳补阴，人老颜少，名为“素女采战之术”。她未出嫁时，先和郑灵公异母兄公子蛮私通，不到二年，子蛮便死了。后嫁给夏御叔为妻，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征舒。征舒字子南，他十二岁时，御叔病死。夏姬因有外遇，就把征舒留在城内，拜师学习，自己住在株林。孔宁、仪行父，一向同御叔友好，曾偷看过夏姬的美色，各自产生了引诱的念头。夏姬有侍女荷华，伶俐风骚，经常替主人招揽男人。孔宁有一天领征舒到郊外打猎，因为送征舒到株林，就留宿在那里。孔宁花费了一番心机，先勾搭上了荷华，赠给她头簪耳环，求她通融女主人，进而得手。并偷着把夏姬的裤子穿出来，在仪行父面前夸耀。行父羡慕，也用重金交结上荷华，请她帮忙。夏姬平时也偷见过仪行父，见他身材高大，鼻高脸阔，也有爱心。便派荷华约他私会。仪行父到处搜寻春药，来满足夏姬，夏姬爱他胜过孔宁。仪行父对夏姬说：“你赠给孔大夫锦裤，现在我蒙你厚爱，也想讨一物做表记，以证明你喜欢我。”夏姬笑着说：“锦裤是他自己偷去的，并非是我赠给他的。”又附在他耳旁说：“虽然都是同床，还是有厚薄呀？”于是亲手脱下所穿的碧罗短袄送他。从此仪行父来往得更勤，对孔宁倒不免疏远了。有古诗为证：

郑风何其淫？桓武化已渺。
士女竞私奔，里巷失昏晓。
仲子墙欲踰，子充性偏狡。
东门忆茹蘼，野外生蔓草。
褰裳望匪遥，驾车去何杳？

青衿萦我心，琼琚破人老。
风雨鸡鸣时，相会密以巧。
扬水流束薪，谗言莫相搅！
习气多感人，安能自美好？

仪行父为孔宁曾用锦裤在他面前夸耀，今天得了碧罗短袄，也拿给孔宁显示。孔宁背地问荷华，知道了夏姬与仪行父交往密切，心生嫉妒，为了拆开他们，便想出一条计策来——陈侯性情贪图淫乐，早就听说夏姬美貌，多次提起此

事，羡慕得很，恨不得手——“不如引他插手此事，陈侯必然感谢我。况且陈侯有个毛病，医书上叫‘狐臭’，也叫‘腋气’，夏姬肯定不能喜欢。我做贴身帮闲，找空与她调情，讨些便宜。少不得对仪大夫疏远一点，也出出我这口吃醋的恶气。好计，好计！”于是他单独求见灵公，说闲话，提到夏姬的美貌，天下无双！灵公说：“我也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但她已年近四十，恐怕三月的桃花，不免改色了吧！”孔宁说：“夏姬精于房中之术，容颜越发嫩了，宛如十七八岁的美女子一般。况交接之妙，和平常人不一样，主公一试，自当销魂。”灵公不觉欲火中烧，脸面发红，问孔宁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和她一会？我决不辜负你！”孔宁说：“夏氏一向住在株林，那里竹木繁茂，可以游玩。主公明天一早，只说去株林一游，夏氏必然要设宴相迎。夏姬有个侍女，名叫荷华，通晓男女之事，我把主公的意思转告给她，这就万无一失了。”灵公笑着说：“此事全仗你成全了。”

第二天，传旨驾车微服出游株林，只让孔宁大夫相随。孔宁先给夏姬送个信儿，让她做好准备。又把意思透露给荷华，让她转达。那夏姬也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主，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灵公一心贪恋着夏姬，把游玩当个名，正是：“窃玉偷香真有意，观山玩水本无心。”逛游一会儿，就转到了夏家。夏姬穿着礼服出来迎接，让到厅内坐下，叩拜后恭敬地说：“我的男孩征舒外出，不知主公驾到，有失远迎。”说话声如新莺婉啭，历历动听。灵公见她长相，真如天仙一般！六宫的嫔妃，也没有这样的。灵公说：“我偶尔闲游，随便到了贵府上，请不要惊慌。”夏姬收拢衣襟对灵公说：“主公贵体临门，茅舍蓬筚增辉，我备下薄酒素菜，不敢献上。”灵公说：“既然准备了，就不必拘礼了，听说贵府亭园幽雅，我想看看，主人准备的美食，就在那里享用吧。”夏姬回答：“自从丈夫去世，苗圃很久没有打扫了，恐怕怠慢了圣驾，预先请罪！”夏姬对答如流，灵公心中愈发喜爱了。命夏姬：“换去礼服，带我到园中一游。”夏姬脱去礼服，露出一身淡装，宛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番雅致。夏姬在前领路，来到后花园。这里虽然地段不宽阔，却乔松秀柏，奇石名花俱有，一泓碧波，几座花亭。中间有高轩一处，朱栏绣幕，很是宽敞凉爽，这是宴请客人的场所。左右都设有厢房。轩后几处错落的房屋，回转的走廊，直通寝室。园中有马厩，是养马的地方。园西有一片空地，是射箭的地方。灵公观看了一回，轩中的酒席已备好，夏姬执盏开席。灵公让她坐在身边，夏姬谦让不敢。灵公说：“主人怎么能不入坐呢？”于是命孔宁坐在右边，夏姬坐在左边，说：“今天可省略君臣之礼，图个痛快欢乐。”饮酒中间，灵公目不转睛，夏姬也暗送秋波。灵公几分酒兴几分痴情，加上孔宁一旁打和事鼓，酒落肠快，不知多少。日落西山，有人送上蜡烛，洗盏再喝，灵公大醉，倒在坐席上，鼾起睡去。孔宁趁机悄声对夏姬说：“主公想你很久了，今天来这儿，决意要与你求欢，不可拒绝他。”夏姬微笑不答。孔宁便宜行事，又出外安顿随驾的众人，就便歇宿。夏姬准备锦衾绣枕，假意送入轩中，自己用香汤洗过澡，准备被召幸，只留荷华侍奉灵公。一会儿，灵公醒了，睁开眼问：“是何人？”荷华跪地答道：“奴婢叫荷华，奉主母之命，服侍千岁爷爷。”接着取来酸梅醒酒汤献上。灵公问：“这汤是谁做的？”荷华回答：“奴婢煎的。”灵公说：“你能做梅汤，也能为我做媒吗？”荷华装作不明白，说道：“奴婢虽然不习惯做媒，也知道应为您效力，但不知千岁爷爷看中了谁？”灵公说：“我为了你的主母，心神都乱了，你如果能成就我的事，一定重重赏你。”荷华回答：“主母身

如残柳，恐怕不能中您的意，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当您的引路人。”灵公大喜，立即命令荷华掌灯引路，走过曲曲迴廊，一直进入内室。夏姬正独自坐在灯前，出神地等待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才要开口问，灵公已迈进门来。荷华顺手把灯带出来，灵公也不搭话，抱住夏姬，拥入床帷，解衣共寝。只觉其肌肤温柔滑腻，挨上就像融为一体，欢会之时，宛如处女。灵公惊奇而问她。夏姬回答：“妾有特殊内视之法，虽然生产之后，不过三天，便可恢复如原。”灵公感叹地说：“我就是遇到天上神仙，也不过如此罢了！”说起灵公淫具，本来就不如孔、仪两个人，况且带有暗疾，没捞到什么好处。因为他是一国的君王，妇道人未免也带三分势利眼，便不敢生气嫌弃他，枕席之上，虚心假意奉承着。灵公也就以为得到奇遇了。睡到鸡叫时，夏姬催灵公起身，灵公说：“我得到了你，回头再看六宫，犹如粪土。但不知你的心头有一分一毫在我身上吗？”夏姬怀疑灵公已经知道自己与孔、仪俩人往来的事，就回答：“不敢欺骗您，自从丈夫去世，忍耐不住，也不免失身于他人。今天既然已侍奉君侯，从此便要断绝与别人的往来，哪里敢再有二心，自讨罪过！”灵公高兴地说：“你平时所交往的人，都给我说说，不必隐讳。”夏姬回答：“孔、仪二大夫，因抚助孩子，以至有过此事，再没有别人了。”灵公笑着说：“怪不得孔宁说你交接之妙，异乎寻常，要不是亲自试过，怎么会知道呢？”夏姬回答道：“我先对您不恭，请您宽容原谅！”灵公说：“孔宁有举荐美人之功，我心中感激，你不要往心里去。但愿与你能常常相会，此情绵绵不绝，其他的你看着办，我不限制你。”夏姬回答：“主公能天天来，常常相见有什么难的？”不一会儿，灵公起身，夏姬脱下自己的贴身汗衫，给灵公穿上，说道：“主公看见这汗衫，就如同看到了我呀！”荷华取过灯来，由原路把灵公送回轩内。天亮以后，厅里已准备好早膳，孔宁也带领众人驾着车等着侍候。夏姬把灵公请进厅堂，先问了安，后由厨师端上早餐。别的人也都有犒劳的酒食。吃过饭，孔宁为灵公驾驭着车回朝。众官员得知陈侯在宫外野宿，这天都聚集在朝门侍候。灵公传旨“免朝”。直接进宫去了。仪行父扯住孔宁，盘问主公昨晚在哪住宿。孔宁不能隐瞒，只得实说。仪行父知道是孔宁所为，跳着说道：“这样的好事，怎么让你独做？”孔宁说：“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你做人情便是了。”俩人大笑而散。

第二天，灵公早朝，行礼完毕，众官员都离散，把孔宁叫到跟前，感谢他举荐夏姬的事。又叫来仪行父问：“这样的喜乐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们俩却抢先占了，是何道理？”孔宁、仪行父一齐说：“我们并没有那事。”灵公说：“是夏美人亲自对我说的，你们就别隐瞒了。”孔宁回答：“好比君王有美味，臣下先尝尝；父亲有美味，儿子先尝尝。倘若尝而不美，怎么敢再献给君王呢。”灵公笑着说：“不一定，比如熊掌，就让我先尝尝也不妨。”孔、仪俩人都笑了。灵公又说：“你们俩人虽曾得手，但她偏有爱物送给我。”于是扯开衬衣显示道：“这是美人赠给我的，你们俩人可有？”孔宁说：“我也有。”灵公问：“赠给你什么东西？”孔宁撩起衣襟，露出锦裤，说：“这是夏姬给的。不但我有，行父也有东西。”灵公问行父：“你得的是什么东西？”行父解开碧罗短袄，给灵公看。灵公大笑着说：“我们三人，随身都有物证，哪天同去株林，可作连床大会了！”一君二臣，正在朝堂上开着玩笑。这些话传出朝门，却气恼了一位正直的大臣，他咬牙切齿，大叫道：“朝廷乃是严肃法纪的地方，却如此乱来，陈国的灭亡，屈指可待了！”于是整理朝袍，怀抱笏筒，转身闯进朝门要面君进谏。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却说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两位大夫，都穿了夏姬赠给他们的贴身的衣服，在朝堂上开着玩笑。大夫泄冶听说这件事，整好朝服端着笏简，转身直入朝门。孔、仪二人，平时就畏惧泄冶的正直，今天不经宣唤自己来朝堂，必有规谏，于是先辞别灵公走了。灵公抽身正要离开御座，泄冶腾步上前，拽住他的衣服，跪在地上奏道：“我听说‘君臣之间应当主敬，男女之间应当主别。’今天主公没有《周南》那样的风化，致使国中有失节的妇人；而且君臣一起宣扬淫事，互相标榜，朝堂之上，污言秽语难以入耳，礼义廉耻都已丧尽，一切规矩俱已丢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别，沦灭净了！君臣不敬则怠慢，男女不别则淫乱，怠慢而且淫乱，这是亡国的路呀。君王一定得改！”灵公自己觉得惭愧，用袖子遮住脸说：“你不要再多说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泄冶告辞走出朝门，孔、仪俩人还在朝门外打探情况，看见泄冶怒气冲冲走出来，急忙闪入人群中躲起来。泄冶早已看见，把二人叫出来，责怪地说：“君王有长处，做臣子的应该宣扬；君王有短处，做臣子的应该给遮掩。今天你们自己做了错事，还来引诱君王，而且又广为宣扬此事，使得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怎么去管理他们？你们不觉得羞耻吗？”二人答不上话，只唯唯诺诺表示感谢。泄冶走了，孔、仪二人求见灵公，讲述了泄冶责备君王的话，“主公从今以后就不能再到株林去游玩了！”灵公说：“你们俩还去吗？”孔、仪二人回答：“泄冶以臣子的角色谏劝君主，与我们无关，我们可去，君王不能去。”灵公气愤地说：“我宁肯得罪泄冶，怎能舍弃株林这块欢乐地呢？”孔、仪二人又说道：“主公要是去了，恐怕泄冶难免又要吵闹了，怎么办？”灵公说：“你们有何计策，能制止泄冶不乱说？”孔宁说：“要泄冶不说话，除非不让他开口。”灵公笑着说：“他自有嘴，我怎么能禁止他不开口呢？”仪行父说：“孔宁的话我明白。人要死了口就闭上了，主公怎么不传旨，杀了泄冶，就可以终身享受欢乐了！”灵公说：“我不能啊。”孔宁说：“我派人行刺他怎么样？”灵公点头说：“你们看着办。”两人辞了灵公出了朝门，找一处地方商议。用重金买通了刺客，藏在必经之路，等泄冶上朝时，出其不意把他杀死了。国内众人都以为是陈侯让人干的，不知道却是孔、仪二人的阴谋。史臣有赞云：

陈丧明德，君臣宣淫；纓绅袒服，大廷株林。壮哉泄冶，独矢直音！
身死名高，龙血比心。

自从泄冶死后，君臣越发肆无忌惮，三人时常同去株林，头两次还背着人，以后习以为常，全然不知避讳。国人作《株林》之诗讥讽。诗曰：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因为征舒字子南，作诗之人忠厚，所以不说夏姬，而说夏南，言从南面而来。

陈侯本是个没廉耻的人，孔、仪二人，一个劲儿地奉承帮忙，不顾羞耻，再加上夏姬善于调停，打成和局，弄成了一妇三夫，同欢同乐，都不以为怪。征舒渐渐长大懂事了，看见母亲的所作所为，心如刀搅，只是碍着陈侯，无可奈何。每当听到陈侯要到株林来，往往借故躲开，图个眼中清静。那一帮寻欢作乐的男女，也以征舒不在家为方便。光阴似箭，一晃征舒长到十八岁，长得身材魁伟，力气大、善射箭。灵公为了讨夏姬高兴，让征舒继承父职做了司马，执掌兵权。征舒拜谢龙恩后，回到株林参见母亲夏姬。夏姬说：“这

是陈侯的恩典，你谨慎守职，为国分忧，不能因家事分心。”征舒告别了母亲，入朝理事。

有一天，陈侯和孔、仪二人，又到株林游玩，住在夏姬那里。征舒因为感于继承父位的恩典，特意回家设宴，款待灵公。夏姬因为儿子在坐，不敢出面陪同。酒酣耳热畅快之时，君臣之间又相互嘲弄玩笑，手舞足蹈。征舒厌恶他们的形态，退到屏风后，暗中听三人说话。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躯干魁伟，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的儿子？”仪行父笑着说：“征舒两眼炯炯有神，极像主公，还是主公所生。”孔宁从一旁插嘴：“主公和仪大夫年岁小，还生不出他来，他的爹太多了，是个杂种，就是夏夫人自己也记不准了！”三个人拍手大笑。征舒不听犹可，听到以后，只觉得羞臊厌恶之心勃然而起，难以控制。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暗中把夏姬锁在内室，自己却从便门溜出来，吩咐随行军士：“把府第紧紧包围，不许放走陈侯与孔、仪二人。”军士们得令，一声呐喊，包围了夏府。征舒戎装披挂，手执利刃，带领得力家丁数人，从大门杀进。口中大叫：“快拿淫贼！”陈灵公嘴里还在不三不四说着，饮酒耍笑。倒是孔宁听见了，说道：“主公不好了！征舒摆此席，不怀好意。如今引兵杀来，要拿淫贼。快点跑罢！”仪行父说：“前门围住了，要走后门。”三人经常在夏家进进出出，道路都很熟悉。陈灵公还指望跑进内室，向夏姬求救，见中门上锁，慌不择路，急急忙忙向后园跑去。征舒随后赶来。陈侯记得东边是马厩，有座矮墙可跳，就向马厩奔去。征舒叫道：“昏君休走！”抓起弯弓，飏的一箭，却没射中。陈侯奔入马厩，想要躲藏，见群马惊嘶起来，立即慌忙退身出来。征舒刚好赶到近前，又射一箭，正中当心。可怜陈侯平国，做了十五年的诸侯，今天却死在马厩之中！孔宁、仪行父先看见陈侯往东走，知道征舒必然追赶，于是就向西边奔入射圃。征舒果然只是追赶陈侯。孔、仪两人，于是从狗洞中钻出，没敢回家，赤身逃奔楚国去了。

征舒射杀了陈侯，拥兵进城，只说陈侯酒后得暴病而死，遗命立世子午为君，称为成公。成公心恨征舒，手中却没有力量，只好偷偷忍着不言语。征舒也害怕其他诸侯来讨伐，于是强逼着陈侯去朝拜晋国，以结其好。

再说楚国使臣，奉命约陈侯到辰陵会盟，没到陈国，听说内乱，就返回楚国。恰好孔宁、仪行父二人也逃到，见了庄王，隐瞒了君臣淫乱的情节，只说：“夏征舒造反，弑杀了陈侯平国。”所说与使臣之言相符。庄王就召集群臣商议。却说楚国的一位公族大夫，姓屈名巫，字子灵，是屈荡的儿子。此人仪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个毛病，贪淫好色，专讲彭祖房中之术。几年前，曾出使陈国，遇到夏姬出外野游，偷看过她的容貌，而且听说她善于采炼之术，能返老还童，极其羡慕。听说征舒弑逆杀君，想借这个理由，抢取夏姬，便极力劝庄王兴兵伐陈。令尹孙叔敖也主张讨伐。庄王就下了决心。周定王九年时，也就是陈成公午的开国元年，楚庄王先发一道声讨文书，送到陈国，檄文上写道：

楚王通知你们：少西氏谋杀君王，神人共愤。你们国家不能讨伐，我代你们兴师问罪。罪行由逆臣一人承担，其余大臣百姓，不必惊慌，静候佳音。

陈国见到了檄文，都把罪过归咎于征舒，巴不得借楚国之手行事，就不做御敌的准备。

楚庄王亲自统帅三军，带领公子婴齐、公子侧、屈巫一帮大将，以风卷残云之势，直捣陈国都城，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安慰居民，秋毫无犯。

夏征舒知道国人怨恨自己，就偷偷地逃回株林。这时，陈成公还在晋国没回来。大夫轅颇同诸位大臣商议：“楚王替我们讨逆，只杀征舒一人。不如把征舒抓住献给楚军，派人求和，保全社稷，这才是上策。”群臣都以为妥当。轅颇于是命令他的儿子侨如，领兵去株林，捉拿征舒。侨如还没行动，楚国兵马已经开到城下。陈国很长时间无人管理，何况陈侯也不在国内，老百姓做主，打开城门迎接楚军。楚庄王整顿队伍进城。诸将把轅颇等拥到庄王面前，庄王问：“征舒在哪儿？”轅颇回答：“在株林。”庄王问：“诸位哪一个不是臣子，为什么容留此等逆贼，不加诛讨？”轅颇回答：“不是不想征讨，是力量不足呀。”庄王立即命令轅颇为向导，自己统帅大军，向株林进发，只留下公子婴齐一支人马，驻扎在都城内。再说征舒正想收拾家财，携带母亲夏姬逃奔郑国。楚军却抢先一步，包围了株林，将征舒捉拿。庄王命令把他囚禁在后车，问道：“为什么没看见夏姬？”遂派将士搜查她家，在园中找到了她。荷华逃走，不知去向。夏姬向庄王再三叩拜着说：“不幸国乱家亡，贱妾夏姬，性命握在大王手中，如蒙怜悯宽容，情愿身为奴婢！”夏姬容颜佳丽，话语又典雅，庄王一见，心志迷惑，对诸将说：“楚国后宫佳丽虽多，比得上夏姬的太少了，我想纳她为嫔妃，众位以为如何？”屈巫劝道：“不行，不行！主公兵伐陈国，是讨其叛逆呀。如果收纳了夏姬，是贪图美色呀。讨伐逆贼为义，贪恋女色为淫。以义开始而以淫终了，作为盟主，不应当如此。”庄王说：“子灵说得很对，我不收纳了。只是这个女人乃世间尤物，若再让我看见，一定不能自制。”随即叫军士挖开后墙，放她走了。这时将军公子侧在旁边，也看中了夏姬的美貌，见庄王不收纳了，跪地请示道：“臣中年无妻，请君王把她赐给我做内室。”屈巫又说：“大王不能答应。”公子侧含怒说道：“子灵不让我娶夏姬，因为什么？”屈巫说：“此女人是天下不祥之物，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子蛮的天亡，御叔的被杀，陈侯遭谋害，夏南受戮，孔、仪出走，陈国丧失，种种不祥没有大过她的！天下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何必娶此淫妇，留下后患呢？”庄王说：“像子灵说的那样，我也害怕她了！”公子侧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娶了。只是你说主公娶不了，我也娶不了，难道你要娶她不成？”屈巫连声说：“不敢，不敢！”庄王说：“东西没有主人，必人人争着要。听说连尹襄老，近日丧偶，就赐给他做继室吧。”这时襄老领兵随征，正在后队。庄王召见，把夏姬赐给他。夫妇谢恩而出。公子侧没当回事儿。只是屈巫进谏庄王，劝阻公子侧，本想留给自己；现在看见庄王赐给了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自想道：“这个老头儿，如何养得了那女人？少不得一年半载，仍然要当寡妇，到那时候再说。”这是屈巫心里所想，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庄王在株林住了一夜，仍旧回到陈国都城；公子婴齐接入城，庄王传令把征舒押出栗门，车裂而死，就像齐襄公处置高渠弥的刑法。史臣有诗云：

陈主荒淫虽自取，征舒弑逆亦违条。

庄王吊伐如时雨，洒上诸侯望羽旄。

庄王处置完征舒，把陈国的版图查明，灭陈而划成楚国的一个县。封公子婴齐为陈公，把守这个地方。陈国大夫轅颇等人，全都带回了郢都。楚国的南方属国，听说楚王灭陈归来，都来朝贺，各地官长，都不必说了。独有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没有回来。这时齐惠公逝去，世子无野继位，就是顷公。齐楚一向友好，所以庄王派遣申叔时，前去尽吊唁故主祝贺新君之礼。——这一差遣还是在没有伐陈以前的事。等到楚庄王回到楚国三天后，申叔

时才返回，复命而退，并没说庆贺的话。庄王让内侍传话责怪他说：“夏征舒无道，谋杀其君，我讨伐他的罪过杀掉他，把陈国收入楚国，天下人都说是做了件正义之事，诸侯县公，没有不来祝贺的，你独自没说一句好话，难道我讨伐陈国的举动不对吗？”申叔时随内侍前去求见楚王，请求当面说话；庄王答应了。申叔时说：“大王听过‘蹊田夺牛’的故事吗？”庄王说：“没听过。”申叔时说：“现在有人牵着牛从别人田里走过，践踏了禾苗，田主一怒抢走了他的牛。这件案子要在您面前，您怎么断呢？”庄王说：“牵牛践踏他人农田，所毁伤禾苗不多。抢走牛，太过分了！我要是断理此案，责备一下牵牛的，还给他的牛。你以为合适吗？”申叔时说：“大王能够明断此案，怎么不明白断陈呢？征舒有罪，只是他弑君，没有亡国呀；大王讨伐其罪过就够了。又夺取其国土，这和夺走牛有什么区别？还值得祝贺吗？”庄王跺脚说道：“这话说得好！我从没听过呀！”申叔时说：“大王既然认为我说的对，怎么不效仿还牛的故事呢！”庄王立即召见陈国大夫辕颇，问：“陈国的国君在哪儿？”辕颇回答：“先前去了晋国，现在不知在哪儿。”说完，不觉泪下。庄王难过地说：“我要再封陈国，你可迎回陈王。世世代代依附楚国，不要投靠别国，有负我的恩德。”又召见孔宁、仪行父吩咐：“放你们回国，共同辅助国君！”辕颇明明知道孔、仪二人是祸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说明，只是含糊地一同拜谢后回国。快出楚境时，正遇到陈侯午从晋国回归，听说国家已亡，也想到楚国去，面见楚王。辕颇述说了楚王的美意，君臣一起回到陈国。守将公子婴齐已接到楚王的命令，召他回本国，于是把版图交还给陈国，自己返回楚国去了。这是楚庄王做的第一件好事。髡翁有诗云：

县陈谁料复封陈？跖舜还从一念新。
南楚义声驰四海，须知贤主赖贤臣。

孔宁回到陈国，不到一个月，白天看见征舒前来索命，因此得了疯病，自己跳进水池淹死。他死后，仪行父梦见陈灵公、孔宁和征舒三人，来捉他到阎王殿对证，梦中大惊，从此得了暴病而死。——这就是淫乱之人的报应呀！

再说公子婴齐返回楚国，入宫见了庄王，仍旧自称陈公婴齐。庄王说：“我已经恢复陈国了，应当另外考虑封赏你。”婴齐便请求要申吕这个地方，庄王刚要答应，屈巫奏道：“这是北方富裕之地，国家赖以抵御晋国的地方，不能当作赏地。”庄王便没允许。等到申叔时告老还乡时，庄王封屈巫为申公，屈巫也不推辞。于是婴齐与屈巫有了隔阂，这时是周定王十年，楚庄王三十七年。

庄王认为陈国虽然依附自己，郑国却还跟从晋国，不肯服楚，就同诸位大夫计议这事。令尹孙叔敖说：“我们进攻郑国，晋国必来相救，没有大队人马是不行的。”庄王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动员三军两广之众，浩浩荡荡，杀奔荥阳，连尹襄老为前部先锋。临出发时，猛将唐狡请示：“郑是小国，不必劳动大军，我自愿率领部下百人，先行一日，为三军开路。”襄老为壮其士气，答应了他的要求。唐狡所到之处奋力战斗，抵挡的都被打败，兵不留行，每天傍晚打扫好宿营地，等待大军。庄王统帅诸将一直推进到郑国郊外，没遇到一点兵力阻拦，没耽误一天。庄王奇怪怎么这样神速，对襄老说：“没想到你老当益壮，还能这样勇往直前！”襄老回答：“不是我的力量，是副将唐狡努力奋战的结果呀。”庄王立即召来唐狡，想要重赏

他。唐狡回答：“我受君王之赐已够丰厚，今天略效微薄之力，怎敢再受赏呢？”庄王惊讶地说：“我并不认识你，你在哪里受过我的赏赐呢？”唐狡回答：“绝缨会上，拽住美人袖子的，就是我。蒙君王不杀之恩，所以舍命相报。”庄王叹息着说：“哎呀！我当时要是点灯找人治罪，怎么能得到此人效死力呢？”命令军正记下唐狡的首功，等平定郑国之后，再重用他。唐狡对人说：“我犯了死罪，君王隐瞒着没杀我，所以报答他。但是既然话已说明，不敢带罪再等日后受赏赐。”当夜逃走，不知去向。庄王听说此事，叹息道：“真是刚直之人呀！”大军攻破郊关，直抵城下。庄王传令，四面构筑工事围攻，每十天中有七天攻城，昼夜不停。郑襄公依仗晋国要来救援，不立即投降。军士死伤的太多。城东北角崩陷数十丈，楚兵要从这儿登城杀进，庄王听到城内哭声震地，心中不忍，指挥军队后退了十里地。公子婴齐进言：“城墙陷落正是可乘之机，为什么要退兵？”庄王说：“郑国人知道我的威力，还不知道我的贤德，暂时退兵是让他们了解这一点。以看郑国人是顺从还是违抗，再决定进退。”郑襄公听说楚军退兵，以为晋国的救兵已经到了，于是驱使老百姓修筑城墙，男女老少都上城巡守。庄王知道郑国没有投降的意思，又进兵包围了郑国都城。郑国坚守了三个月，支持不住了。楚国将领乐伯率领众人从皇门先攻入城楼，劈开城门。庄王下令，不许抢掠，三军纪律严明。行进到达路，郑襄公光着上身，牵着羊，前来迎接楚军，说道：“我不贤德，不能服从大国，惹得大王发怒，才降师来到敝国，我知罪了！生死存亡，就听君王的发落。如果考虑先人的友好关系，不予消灭，延续我们的宗祀，同其他附庸国待遇一样，也就是君王的恩惠呀！”公子婴齐进言：“郑国力尽才投降，赦免了再反叛，还不如灭掉。”庄王说：“申公如还活着，又将用蹊田夺牛来讽刺我了！”于是立即指挥军队后退三十里。郑襄公亲自到楚军营中，谢罪请求结盟，留他的弟弟公子去疾为人质。

庄王班师往北走，在邲地停下，探马来报：“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先谷为副将，出动六百辆兵车，前来救郑，已经渡过黄河。”庄王对诸将说：“晋国军队要到了，回去呢？还是应战呢？”令尹孙叔敖回答：“没有攻下郑国，应该同晋国交战；已经攻下郑国了，又再和晋国寻仇，还用得着吗？不如全军班师回国，万无一失。”宠幸之人伍参奏道：“令尹的话不对。郑国认为我们力量不强，所以跟从晋国；如果晋军来了我军躲避，真说明我军不行了。而且晋国知道郑国已服从楚国，也必定要用兵攻郑，晋国是为救郑国的，我也为救郑而前往，不也可以吗？”孙叔敖说：“去年攻入陈国，今年攻入郑国，楚军已经太疲劳了。如果战而不胜，就是吃了你伍参的肉，又怎么赎罪？”伍参说：“如果一战而胜，令尹就是无谋之辈了；如果战不胜，我伍参的肉早被晋兵所吃，怎么还能到楚人的嘴里？”庄王于是问遍诸将，给每人一支笔，让在手掌上写字，主战者写“战”字，主退者写“退”字。诸将写完，庄王让他们打开手掌看过。只有中军元帅虞邱、连尹襄老、裨将蔡鸠居、彭名四人，掌中写“退”字，其他如公子婴齐、公子侧、公子谷臣、屈荡、潘党、乐伯、养繇基、许伯、熊负羁、许偃……等二十余人，都是“战”字。庄王说：“虞邱老臣的见解，与令尹不谋而合，说‘退’的是正确的。”于是传令调转车辕反打战旗，第二日在黄河边饮马后回归楚国。

伍参当夜求见庄王说：“君王何必害怕晋国，而把郑国抛弃给晋国呢？”庄王说：“我没有抛弃郑国呀？”伍参说：“楚兵在郑国都城下攻战九十天，才得到郑国。今天晋军来救，楚军就离去，让晋国轻易得到救郑的功劳而以

此收复郑国，楚国从此不再有郑国了，这不是抛弃郑国是什么？”庄王曰：“令尹说和晋兵作战未必获胜，所以才离去。”伍参说：“我已经算计到了。荀林父新任中军统帅，威信还不足以服众。他的助手先谷，是先轸的孙子，先且居的儿子，只凭着他家世代功勋，而且刚愎不仁，不是拼命厮杀的战将。栾赵之辈，都是世代名将，各行其意，号令不一。晋军人马虽然众多，打败它还是很容易的。而且大王以一国之主的身份，躲避晋国诸臣，将要被天下人耻笑，怎么还能有郑国呢？”庄王惊讶地说：“我虽然不能打仗，也不至于败在晋国诸臣的手下！我听你的，决定作战！”当夜派人告诉令尹孙叔敖，把战车辕头一齐改成向北，开进到管城，等待晋国大军。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话说晋景公即位三年，听说楚王亲自伐郑，商量去救援。便拜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将；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将；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将；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韩厥为司马。还有部将魏錡、赵旃、荀、逢伯、鲍癸等数十员，起兵车六百辆，于六月自绛州出发。大军到黄河口，前哨探得郑城被楚国围困了很久，等待救军不到，已经投降了。楚军也要退回。荀林父召集诸将商议去留问题。士会说：“救郑国来不及了，与楚兵交战又无理由，不如班师回国，等待机会行动。”林父认为对，便命诸将启程。中军一员上将，挺身而出说：“不可，不可！晋国能当盟主，是扶危救难的缘故。郑国等待援兵不到，不得已而投降楚国，我们若打败楚国，郑国必定归顺晋国。现在抛弃郑国而逃避楚国，小国又依靠谁？晋国不能当盟主了！元帅一定要班师回国，小将情愿自己率本部前进。”荀林父一看是中军副将先谷，字彘子。林父说：“楚王亲自率兵，兵强将广，你偏师救援郑国，如同把肉投给饿虎，有什么益处？”先谷咆哮道：“我如果不前去，让人说堂堂晋国，没有一个敢战的人，岂不可耻？去了死在阵前，也算有志气。”说完，竟自出营门，遇到赵同、赵括兄弟，说：“元帅害怕楚军要回去，我要自己去救郑国。”同、括说：“大丈夫正当如此。我们兄弟愿率本部随你同去。”三人没有将令，便引军渡河。荀首不见了赵同，军士报道：“已随先将军去迎战楚军了。”荀首大惊，告知司马韩厥。韩厥特意到中军来见荀林父，说：“元帅没有听说彘子已渡河了吗？如果遇到楚师必败。您主持中军，而彘子兵败，责任在您，这怎么办？”林父心中不安，向他询问计策。韩厥说：“事已至此，不如三军共进，如果胜了，您有功。万一不胜，六个人均有责任，不比一人有罪强吗？”林父下拜说：“你的话对。”便令三军一同过河，把营设在敖、鄆二山之间。先谷大喜，说：“我就知道元帅不能不听我的话。”

且说郑襄公探知晋国兵多将勇，恐怕一旦胜了，将讨伐郑国顺从楚国的罪过，便召集群臣商议。大夫皇戌说：“请让我出使晋军，劝晋军与楚兵交战。晋国胜了则从晋国，楚国胜了则从楚国，选择强国而侍奉，有什么忧虑的？”郑伯赞同，便派皇戌到晋军去，表达郑伯的意思：“我们君侯等待贵国的援救，就像盼及时雨一般，因社稷即将危亡，才顺从楚国以求平安，救燃眉之急，实在不敢背离晋国。楚国胜了郑国，因而骄横，经过长期的战斗，军士疲乏，晋兵如果发起攻击，我们愿意从后面继续跟上。”先谷说：“打败楚国治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栾书说：“郑国反复无常，他的话不可信。”赵同、赵括说：“藩属的国家来助战，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彘子的话对呀。”于是不等林父下令，同先谷竟与皇戌定下迎战楚兵的协约。谁知郑襄公又另外派人去楚军，也劝楚王与晋军交战，是两边挑火，坐观成败的意思。孙叔敖考虑晋兵强盛，对楚王说：“晋人没有交战之意，不如请和，不成功，然后交兵，那么过错就在晋国了。”庄王认为对。派蔡鸠居去晋营请和。荀林父大喜，说：“这是两国之福啊！”先谷对蔡鸠居骂道：“你夺我的属国，又用缓兵之计，就是我元帅肯和，我先谷决不肯，一定要杀得你片甲不留，才知道我先谷的手段！快去告诉楚王，教他赶快逃走，饶他性命！”蔡鸠居被骂一场，抱头而窜。要出营门时，又遇赵同、赵括兄弟，用剑指着

他说：“你要再来，先叫你吃我一剑！”鸠居跑出了晋营，又遇晋将赵旃，向他拉弓，说道：“你是我箭头上的肉，早晚把你擒住！烦你传个话，只叫你那蛮王小心！”鸠居回到本寨，把此事说给庄王。楚王大怒，问众将：“哪个敢去挑战？”大将乐伯应声而出，说：“我愿去！”乐伯乘单车，许伯驭车，摄叔为车右驭手。许伯驭车如风，直接逼近晋军工事。乐伯故意代许伯执辔，让许伯下车饰马、整鞍来表示轻松。有十多个哨兵从旁边过，乐伯不慌不忙，一箭发出，射倒一人；摄叔跳下车，又空手生擒一人，飞身上车，其余的人大叫着都跑了。许伯仍旧驭车，望本营驰去。晋军知道楚将挑战杀人，分兵三路追了上来。鲍癸居中，左有逢宁，右有逢盖。乐伯大喝说：“我左边射马，右边射人，射不着了，就算我输！”便将雕弓挽满，左一箭，右一箭，急急射出，不差分寸，右边接连射倒三四匹马，马倒下了，车就不能行了。右边逢盖的面门也中一箭，军士被箭射伤的很多。左右两路追兵，都不能前进，只有鲍癸紧紧追赶，眼看赶到。乐伯把仅剩的一只箭搭上弓靶，正要射鲍癸，想道：“我这一箭要是不中，必然遭到来将的毒手。”正在转念之间车驰马骤之际，赶出一头麋来，从乐伯前面跑过。乐伯立即改变主意，一箭朝麋射去，恰好直穿麋心，便让摄叔下车把麋取来，献给鲍癸，说：“愿追赶的人食用。”鲍癸见乐伯矢无虚发，心中正在惊慌害怕，便假意叹道：“楚将有礼，我不可再犯！”指挥左右回车，乐伯慢慢回到本营。有诗为证：

单车挑战骋豪雄，车似雷轰马似龙。

神魏将军谁不怕，追军缩首去如风。

晋将魏锜知道鲍癸放走了乐伯，大怒说：“楚将来挑战，晋国没有一人敢到阵前，恐怕被楚人耻笑。小将也愿以单车，探楚军强弱。”赵旃说：“小将愿同魏将军一同去。”

林父说：“楚来求和，然后挑战。你要到楚军去，也以议和为由，才是回答的礼节。”魏锜回答：“小将就去请和。”赵旃先送魏锜登车，对魏锜说：“将军报答鸠居的请和，我去报复乐伯，各干各的事。”

却说上军元帅士会，听说赵魏二将讨请差事去了楚营，慌忙来见荀林父，想阻止他们。他来到中军时，二将已走了。士会私下对林父说：“魏锜、赵旃，自恃先世之功，没得到重用，常怀怨恨之心，况且血气方刚，不知进退，此行必定惹怒楚军。如果楚兵猝然袭击我军，怎样抵御？”这时副将郤克也说：“楚意难测，不可不备。”先谷大叫说：“早晚得厮杀，怎么准备？”荀林父拿不定主意。士会退出后，对郤克说：“荀伯像木偶一般！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便派郤克约会上军大夫巩朔、韩穿各率本部兵马，分作三路，埋伏在敖山前。中军大夫赵婴齐，也担心晋军失败，预先派人在黄河口准备好船只。

再说魏郤锜一心忌妒荀林父为主将，想毁坏他的名誉，在林父面前只说请和，到了楚军大营，竟请战而还。楚将潘党和蔡鸠居出使晋营，受了晋将的辱骂，今日魏锜到这里来正好报仇。急忙来到中军，见魏锜已经出营了，便策马追赶。魏锜走到沼泽边，见来将追得很紧，刚要迎敌，忽然看见泽中有六头麋，因而想起楚将射麋的事，弯起弓来，也射倒一只麋，让驭手献给潘党说：“先前承乐将军赐鲜物，现在恭敬地回报。”潘党笑着说：“他想让我依旧样啊！我要追杀他，显得我楚人无礼。”也命驭手回车而返。魏锜还营，假意说：“楚王不准讲和，定要交锋，决一雌雄。”荀林父问：“赵旃在哪儿？”魏锜说：“我先走的，他在后面，未曾相遇。”林父说：“楚

军既然不准讲和，赵将军必然吃亏。”于是派荀 率輶车二十乘，步兵一千五百人，去迎赵旃。

却说赵旃夜里来到楚营，在军门外搭个席棚，从车中取出酒，坐下酌饮。命随从二十多人，学说楚话，四下巡走，探得口令，混入营中，有个士兵觉得有诈，仔细盘问；那人拔刀刺伤士兵。营中乱嚷起来，举着火把抓贼，被捉住十多个人。其余的逃出，见赵旃还坐在地上喝酒，赶忙扶起他，登上车，要找驭手时，已经落在楚军手中。天渐渐亮了，赵旃亲自牵马赶车，马饿得跑不动了。楚庄王听说营中有贼逃走了，亲自驾战车，带兵追赶，跑得很快。赵旃害怕被追上，弃掉车逃入松林中，被楚将屈荡发现，也下车去追。赵旃把铠甲挂在小树上，轻身走脱。屈荡把铠甲和车马献给庄王，方要回车，望见一辆车风驰般来到，一看，是潘党。党指着北面扬起的灰尘，对楚王说：“晋军大队人马杀过来了！”那扬起的灰尘是荀林父所派的輶车，是迎接赵旃的。潘党远远望见，便认为大军到了，未免小事大报，吓得庄王面如土色。忽然听到南面鼓角喧天，为首一位大臣，领着一队车马飞到。这位大臣是谁呢？原来是令尹孙叔敖，庄王心中稍安，问：“相国怎么知道晋军要到，而来救我？”孙叔敖回答：“我并不知道。但怕您轻意前进，误入晋军之中，所以先来救驾，三军随后就到。”庄王再向北看时，见扬尘不高，说：“不是大队人马。”孙叔敖回答：“兵法说‘宁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诸将既然已到齐，大王可传令，只管杀上前去。如果挫败晋国的中军，其余两军就呆不住了。”庄王果然传令，命公子婴齐同副将蔡鸠居带领左军攻晋国的上军；公子侧同副将工尹齐，以右军攻晋国的下军；自己率中军两广之众，直捣荀林父大营。庄王亲自击鼓，众军也一齐擂鼓，鼓声如雷，车驰马骤，步卒随着车马，飞奔向前。晋军毫无准备。荀林父听到鼓声，才要探听，楚军漫山遍野，已经在营外布满，真是出其不意。林父仓惶无计，传令全力迎战。楚兵人人耀武，个个扬威，真好像海啸山崩，天塌地陷。晋军如大梦初醒，大醉方醒，辨不清东南西北，“没心人遇有心人”，怎么能抵得住，一时鱼奔鸟散，被楚兵砍瓜切菜般，乱杀一场，杀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 乘着輶车，没迎着赵旃，却撞着楚将熊负羈，两下交锋。这时楚兵又涌上来，寡不敌众，步卒奔散，荀 坐的车左面的马，中箭先倒下了，他便被熊负羈所擒。

再说晋将逢伯，和两个儿子逢宁、逢盖，同坐一辆小车，正在逃奔。恰好赵旃脱身逃到这里，两只脚都扎裂了，看到前面有坐车的，大喊：“车中是什么人？请把我也带上。”逢伯听出是赵旃声音，吩咐两个儿子：“速速前进，不要回头看。”二人不理解父亲的意思，回头望去，赵旃立即呼喊：“逢君让我上车！”逢宁等对父亲说：“赵叟在后面呼唤。”逢伯大怒说：“你们既然见到了赵叟，就应该让给他坐！”吆喝两人下车，把缰绳交给赵旃，让他上车而去，逢宁、逢盖没车坐，便死于乱军之中。荀林父同韩厥从后营登上车，领着残兵败将，从山的右边，沿河而去，扔掉车马器仗无数。先谷自后面赶上，额上中了一箭，鲜血淋漓，扯块战袍包上了。林父说：“敢战的也这模样吗？”。走到河口，赵括也到了，诉说他哥哥赵婴齐私下备了船只，已先渡河走了，并说：“不通知我们，是什么道理？”林父说：“生死混乱的时候哪有机会相互通知呢？”赵括怨恨在心，自此与婴齐有了隔阂。林父说：“我们的军队不能再打下去了！目前的情况，渡河要紧。”便命先谷沿河边征集船只。只见船只都四散停在河中，一时不能聚齐。正在骚乱的

时候，沿河又有无数人马纷纷赶到。林父一看，原来是下军正副将赵朔、栾书，被楚公子侧打败，带领着残兵败将，也从这条路而来。两军一齐涌到岸边，哪一个不想渡河呢？船只更显得少了。这时，向南边一看，尘土飞扬，林父恐怕楚兵乘胜追击，便击鼓传令说：“先渡河的有赏！”于是两军人马抢夺船只自相残杀，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后来的人仍然附着船往上爬，接连不断地翻船，又毁掉三十多艘。先谷在船上喝令军士：“再有攀船扯桨的，就用刀砍断他们的手。”于是，其他各船纷纷效仿。手指被砍落在船中，犹如飞落的花瓣，零零星星，不断用双手去捧也不完，统统投到河里了。岸上哭声震天，山鸣谷应，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史臣有诗云：

舟翻巨浪连帆倒，人逐洪波带血流。

可怜数万山西卒，半丧黄河作水囚！

后面尘头又起，原来是荀首、赵同、魏錡、逢伯、鲍癸……一伙败将，陆续逃到。荀首已上了船，但不见儿子荀息，让人到岸上去喊一下，有一个小兵看到荀息被楚兵俘虏了，就告诉了荀首。荀首说：“我的儿子既然没回来，我不能这样白白地回去。”便下了船，重新上岸，整理车马要走。荀林父阻止他说：“他已落入楚军手里，你去了也没有用。”荀首说：“能抓到别人的儿子，还可以换回我的儿子。”魏錡向来和荀息好，愿意同他一起去。荀首很高兴。点起荀氏家兵，还有数百人。而且他平时爱护士兵，很得军心，所以下军的士兵，在岸上的没有不愿意去的；就是已经上了船的，听说下军荀大夫要去楚军寻找小将军，也都纷纷上岸跟着去，不惜牺牲性命。这时的一股锐气，比全军当初出征时，更加强盛。荀首在晋国也算数一数二的射手，带了很多好箭，直闯楚军。遇着老将连尹襄老正在抢夺晋军丢下的车马兵器，没想到晋兵突然来到，毫无防备，被荀首一箭射去，恰好穿透面颊，倒在车里。公子谷臣看见襄老中箭，驰车来救，魏錡就迎上前去厮杀。荀首从旁边看准了，又射一箭，射中了他的右腕。谷臣正在忍着痛拔箭，魏錡乘机将他活捉过来，并把襄老的尸体也拉走了。荀首说：“有这两样东西，可以换回我的儿子了！楚军很强，抵挡不住。”便策马飞驰而去。等到楚军知道情况，想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

且说公子婴齐来攻打上军。士会预先已做准备，得到信最早，先已结成阵势，边战边走。婴齐追到敖山之下，忽然听到炮声大震，有一支军队杀出，为首一员大将在车中高叫：“朔在此，已等候多时了！”婴齐倒吃了一惊。巩朔接住婴齐厮杀，大约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不敢恋战，保着士会，徐徐而走。婴齐不肯罢休，紧追不舍，前面又响起了炮声，韩穿带兵来到。偏将蔡鸠居出车迎敌，刚要交锋，山洼里炮声又响了，旌旗如云，大将克郤领兵又到。婴齐发现有很多埋伏，恐怕中了晋军的计，遂鸣金退兵。士会检查将士，并没有伤亡一人。便依傍敖山之险，扎下七个小寨，像七星连结，楚兵不敢逼近。直到楚兵全部撤退了，才敢整顿旌旗返回晋国。这是后话。

再说荀首领兵来到河口，林父大兵还没有渡完河，心中惊慌，多亏赵婴齐渡过北岸，打发空船到南岸接应。这时天已经黑了，楚军已到了邲城，伍参请求楚王迅速追击晋军。庄王说：“楚国自城濮一战失利，使国家蒙受了耻辱，这一战也可以洗去从前的耻辱了。晋国和楚国最终还是要讲和的，为什么还要杀人呢？”于是下令安营。晋军在黑夜里渡过了河，吵吵嚷嚷，纷乱不堪，一直闹到天明。史臣说荀林父在智慧和谋略上不能预测敌人，才能上不能指挥将士，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所以遭到惨败，使中原的豪气被楚

国一扫而光，难道不为悲伤吗！有诗云：

阡外元戎无地天，如何裨将敢挠权？

舟中掬指真堪痛，纵渡黄河也颯然！

郑襄公知道楚国胜利了，亲自到邲城慰劳楚军。把楚王迎到衡雍，让他僭居王宫，大设筵席庆贺。潘党请求收晋军尸体，筑为“京观”，以向万世表彰武功。庄王说：“晋国不是有罪可以讨伐，我侥幸胜了，有什么武功可称道的？”命军士随便选一块地方，掩埋晋军尸骨，撰文祭祀河神，凯旋而归。论功行赏，为嘉奖伍参的计谋，封他为大夫。伍举、伍奢、伍尚、伍员就是他的后代。令尹孙叔敖叹道：“战胜晋国的大功，出自受宠幸的人，我真羞死了！”于是由于忧愤而病倒了。

却说荀林父领着败兵残将回国，面见晋景公，景公要杀林父。群臣全力保他，说：“林父是先朝大臣，虽有丧失军队的罪过，都是先谷故意违犯军令，才遭到失败。主公只斩先谷，以警戒后人。过去楚国杀了得臣而文公高兴，秦国不杀孟明而襄公惧怕。希望主公能赦免林父之罪，以观后效。”景公表示同意，斩了先谷，恢复林父的原职。命六卿治理整顿军队，为将来报仇之日做准备。这是周定王十年的事。

定王十二年春三月，楚令尹孙叔敖病重，嘱咐他的儿子孙安说：“这里有遗表一封，我死后，你把它交给楚王。楚王要封你为官，你不要接受。你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不是济世之器，不可滥穿君王衣冠。如果把大邑封给你，你坚决不能要。推辞不了，则可请求封寝邱。这里土地瘠薄，不是人们所企求的，收入可供后代生活了。”说完就死了。孙安把遗表呈上，楚王打开阅读。表上写道：

我本是罪臣的亲属，蒙君王提拔为相，几年来，自愧没有大功，有负重任。今赖君王之灵，死在家中，实在万幸！我只有一子，不肖，不能让他玷污朝廷衣冠。我的从子蘧凭，比较有才能，可委任他一个职位。晋国号称盟主，虽偶然打了败仗，也不可轻视。百姓苦于战争很久了，只有息兵安民为上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大王明察！

庄王看完了遗表，叹息地说：“孙叔死后还不忘国家，我没福气，上天夺去我的良臣啊！”当即传令起驾亲自参加葬礼，抚棺痛哭，随行的大臣们莫不掉泪。第二天，用公子婴齐为令尹。召蘧凭为箴尹，称为蘧氏。庄王要以孙安为工正，孙安遵父遗命，极力推辞不受，退归田园。

庄王所宠的优人孟侏儒，称为优孟，身高不满五尺，平日以滑稽调笑，取得别人欢心。有一天在郊外，他看见孙安砍下柴禾，自己背回家。优孟上前问道：“你怎么自己砍柴？”孙安说：“父亲为相多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积蓄，死后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我能不去砍柴吗？”优孟叹道：“你自己要努力，楚王不久将召见你！”回去后他做了一套孙叔敖生前穿的衣服、鞋和佩剑，并学习他生前的言行，摹仿演练了三天，没有不像之处，好像叔敖再生。正值庄王在宫中宴会，召集群优唱戏，优孟先让别人扮作楚王，表现一付怀念叔傲的状态，他自己扮作叔敖登台表演。楚王一看，大惊，说：“孙叔敖你还好吗？我非常想念你，可要再辅助我啊。”优孟回答：“我不是真叔敖，多少有点像罢了。”楚王说：“我想叔傲又不能相见，看到像叔傲的人，亦足以稍有点欣慰了，你不要推辞，可立即就相位。”优孟答道：“大王真要用臣，我很愿意。但家有老妻，比较通达世情，让我回去与她商量一下，才敢奉诏。”于是下场，又上场说：“我与老妻商量了，她劝阻我不要

领命。”楚王问：“为什么？”优孟回答：“老妻有村歌劝我，请让我唱唱！”便唱道：

贪吏不可为而可为，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贪吏不可为者，污且卑；而可为者，子孙乘坚而策肥。廉吏可为者，高且洁；而不可为者，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殖无分毫，一朝身没家凌替，子孙丐食棲蓬蒿。劝君勿学孙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劳！

庄王在席上听到优孟回答，好像叔敖，心中已是伤感；等听优孟唱完歌，不觉潸然泪下说：“孙叔敖的功劳我不敢忘了。”当即命优孟去把孙安叫来。孙安穿着破衣草鞋来了，拜见庄王。庄王说：“你已穷困成这样了？”优孟在旁边答道：“不穷困，就看不见前令尹的贤德。”庄王说：“孙安不愿就职，应封万家之邑。”孙安极力推辞。庄王说：“我主意已定，你不可推却。”孙安奏道：“君王如果念先父尺寸功劳，给我衣食，封给我寝邱就满足了。”庄王说：“寝邱是贫瘠地方，你能获得什么利益呢？”孙安说：“父亲有遗命，除此不敢接受。”庄王便依从了。后人因寝邱不富庶，无人争夺，便世世为孙氏所守。这是孙叔敖的先见之明。史臣有诗单道优孟之事。诗曰：

清官遑计子孙贫，身死褒崇赖主君。

不是侏儒能讽谏，庄王安肯念先臣？

却说晋臣荀林父，听说孙叔敖已死，知道楚兵不能马上出境。便请求讨伐郑国，大肆抢掠郑国城郊，得意而归。诸将请求包围城市，林父说：“包围了城市，不一定能攻下，万一楚国突然来救，就是把敌人请来了。暂时是使郑国害怕，而让他们自己去计谋吧，是不是求救兵。”郑襄公果然害怕，派人到楚国求计，并以弟弟公子张，换公子去疾回郑国，共理国事。庄王说：“郑国如果守信用，还用人质吗？”于是将公子张、公子去疾一起放回，并大集群臣计议。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计议对付晋国的事情。公子侧进言：“和楚国要好的无非是齐国，而追随晋国最坚定的，没有超过宋国的。如果我们兴师伐宋，晋国忙着救宋，还敢和我们争夺郑国吗？”庄王说：“你的计策虽好，然而没有理由。自从先君在泓打败宋国，伤了宋王肱股，宋国忍耐了，到厥貉大会，宋君亲自服役。以后昭公被杀，子鲍继位，至今已十八年了，征伐它有什么名义呢？”公子婴齐回答：“这事不难。齐君屡次来请婚，尚没有一个答复。现在应当遣使者到齐国答谢，路过宋国时，向它借路，来试探它的反应。如果不计较，是畏惧我们，必然不拒绝君王会盟；如果认为我们无理，就会侮辱使臣，我们以此为辞，征伐它还忧虑没有理由吗？”庄王说：“谁可做使者呢？”婴齐回答：“申无畏曾赴厥貉大会，此人可为使者。”

庄王便命无畏到齐国去行聘礼。无畏说：“去齐国得经过宋国，须有借路文书，才能过关。”庄王说：“你怕宋国阻止使臣过吗？”无畏答道：“过去开厥貉大会时，众位君王在孟诸打猎，宋君违抗命令，我把他的仆人杀了，宋王很恨我，这次去如果没有借路文书，必然会杀我。”庄王说：“文书上给你改了名字叫申舟，不用旧名就可以了。”无畏还是不肯去，说：“名可改，面容不可改。”庄王大怒：“如果杀你，我就兴兵消灭它，为你报仇。”无畏应允。

第二天，无畏领着儿子申犀，进见庄王说：“以死殉国，是我的本分，但愿大王照顾这孩子。”庄王说：“这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虑了。”申舟领了去齐国的礼物，拜辞庄王出了城。申犀送到郊外，申舟吩咐他：“你父此去，一定死在宋国。你必须请求楚王，为我报仇！你要牢记我的话。”父子洒泪而别。

不到一日，来到睢阳，关吏知道是使者，要借路文书。申舟说：“奉楚王命令，只有去齐国的文书，没借路的文书。”关吏便把申舟留住，跑去报告宋文公。这时华元当政，对文公说道：“楚国与我国有世仇。现在公然派使者过宋，不遵循借路之礼，欺人太甚！请把他杀了。”宋公说：“杀了楚国的使者，楚国一定讨伐我们，那怎么办？”华元回答：“受欺负的耻辱胜过受讨伐的耻辱，况且有欺我之心，必有伐我之意，我们正好借楚国来伐的机会，报仇雪恨。”便让把申舟绑到朝廷，华元一见，认得是申无畏，怒上加怒，责问他：“你曾杀了我先王的仆人，现在改了名，是想逃死吗？”申无畏自知必死，大骂宋鲍：“你奸淫祖母，杀害亲侄，侥幸活着，又滥杀大国使臣，楚兵一到，你们君臣就要成为齏粉了！”华元命人先割了他的舌头，然后杀掉。将去齐的文书礼物，也在郊外烧了。跟从申舟的人弃车逃走，回报了楚王。庄王正在吃午饭，听说申舟被杀，把筷子扔到席子上，拂袖而起。便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为副将，立即整理战车，亲自伐宋，命申犀为军正，跟随征敌。申舟四月被杀，楚兵九月就到了宋的境内，可谓神速了。陶渊明有诗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

投袂兴师风雨至，华元应悔杀行人。

楚兵将睢阳围住，造的楼车和城墙一般高，四面攻城。华元一面率领兵民巡守，一面派大夫乐婴齐到晋国告急。晋景公要发兵援救。谋臣伯宗说：

“林父有六百辆战车，都在邲城失败了，这是上天帮助楚，去救宋未必会成功。”景公说：“现在只有宋国和晋国亲近，如果不救，宋国也失去了。”伯宗说：“楚国距离宋国两千多里，粮草不足，不能久战。现在派使者去宋，只说：‘晋国已起大军来救援’，使宋坚守城池，不过几个月，楚军自会离去。那时我们没有与楚国为敌的辛苦，而有救宋国的功劳。”景公听了他的话，问：“谁能为我出使宋国？”大夫解扬请求前去。景公说：“只有子虎才能胜任！”解扬着便装来到宋国的郊外，被楚国的哨兵抓住盘问，献给庄王。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问道：“你来做什么？”解扬说：“来告知宋国，坚守城池，等待救兵。”楚庄王说：“原来是晋国的使臣！在以前的北林战役时，你被我的将领 贾擒住，我没杀你，放你回国；现在又来自投罗网，有什么可说的？”解扬说：“晋楚仇敌，杀了是应该的，没什么可说的。”庄王命人搜出他身上的文书，看完后说：“宋国都城早晚就要攻破，你进城如能说‘国中有事，急切中不能来相救，怕误你国大事，特让我报口信。’这样，宋人绝望，必然出城投降，省去两国人民互相杀戮之苦。事成之后，封你做县公，在楚国做官。”解扬低头不语。庄王说：“否则，就杀掉你。”解扬本意不想答应，怕死在楚军中，无人传达晋君的命令，便假意答应说：“可以。”庄王命人把解扬升上楼车，命人从旁边催促他。解扬便向宋人大呼：“我是晋国使臣解扬，被楚军所获，让我引诱你们投降。你们切不可这样！我的主公亲自率大军来救，不久就到了。”庄王听到他的话，命速速降下楼车，责问他说：“你既答应我，而又违背，你自己不讲信义，这就不是我的过错了。”喝令左右立即将其杀掉。解扬全无惧色，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失信，如果对楚讲信义，必然失信于晋。假如楚国人违背了主人的话，来取得外国的贿赂，您认为是讲信义呢？还是不讲信义呢？请杀掉我，来证明楚国的信义，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而言的。”庄王叹道：“真是忠臣不怕死呀！”便放他回国了。

宋国的华元因为解扬的话，修固城池，防守更坚。公子侧让军士在城外筑起土山，也像敌楼形状，亲自住在上面，用来鸟瞰城内，里面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华元也在城内筑起土山，和城外的相对。自从秋九月围城到第二年夏五月，彼此相拒九个月，睢阳城中，粮草都没了，饿死不少人。华元用忠义二字激励军民，百姓感动地流泪，甚至互相交换儿子食用，用人骨头做柴禾，没有变心的。庄王没有办法。军吏禀报：“营中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庄王说：“我没想到宋国这样难攻啊！”便亲自登上楼车，观望城内，见守城军士，严肃齐整，叹了一口气，便召公子侧商议班师回国。

申犀在马前哭拜说：“我的父亲用死来执行您的命令，大王难道对父亲失信吗？”庄王面带愧色。申叔时这时为楚王在车上执辔，便献计说：“宋不投降，是估计我们不能久呆。如果让军士造房耕地，以表示长久之计，宋必然害怕。”庄王说：“这个计策好！”于是下令，军士沿城一带建起营房，拆城外居民房子、砍伐竹木为材料。每十名军士，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种，十日一更换，并让军士互相传说这件事。华元听了，对宋文公说：“楚王没有回去的意思了！晋国救兵不到，怎么办？我请求去楚营，面见子反，把他劫来以求讲和，或许侥幸能成功。”宋文公说：“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要小心在意！”华元探听到公子侧在土山敌楼上住宿，预先打听到侧左右的人的名字，以及奉差守宿的详细情况。挨到深夜，扮作进见者的模样，悄悄地从城上下来，一直到土山前，遇上巡逻军士敲梆子过来，华元问：“主帅在上

面吗？”巡逻的军士说：“在。”又问道：“已经睡了吗？”军士说：“连日辛苦，今日大王赐他一罇酒，喝完就睡了。”华元走上土山，守山的军士阻止他，华元说：“我是进见主帅的庸僚啊。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因为刚才大王赐酒，怕他醉后大睡，特意派我来当面叮嘱，大王等待回报呢。”军士信以为真，让华元登山，山上帐内灯还亮着，公子侧正和衣而睡。华元直接上了他的床，轻轻地用手推他，公子侧醒了，要转身时，两只袖子被华元坐住了。他急忙问：“你是谁？”华元低声答道：“元帅勿惊，我是宋国右师华元。奉主公的命令，特地夜里来求和。元帅如果允许，宋将世世代代与贵国和好，如果不允许，华元与元帅的性命，今夜全完了。”说完，左手按住卧席，右手从袖子中抽出一柄雪白的匕首，灯光之下，晃上两晃。公子侧慌忙答道：“有事大家商量，不许粗鲁。”华元收了匕首，感谢地说：“我这是死罪，请不要见怪！情况紧急，容不得慢慢来。”公子侧说：“你国中是什么光景？”华元说：“交换儿子吃，拾人骨头烧火，已经十分狼狈了。”公子侧大惊，说：“宋国的困苦，到这种程度了？我听说军事上‘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你怎么把实情告诉我？”华元说：“‘君子怜人之厄，小人利人之危。’元帅是君子，不是小人，所以华元不敢隐匿实情。”公子侧说：“那么为什么不投降？”华元说：“‘国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百姓愿为君王死，宁可与城俱亡。岂肯向贵国投降？如果蒙您的仁义之心怜悯，退兵三十里，宋君愿意做从属国，誓无二心！”公子侧说：“我也不欺骗你，楚军中只有七日的粮食了。如果过七天，城攻不下来也要回去。建房耕田的命令，是要吓唬你们。明日我当奏明楚王，退兵三十里，你们也不要失信。”华元说：“华元情愿做人质，与元帅一起立下誓言，都不要反悔。”二人发完誓，公子侧便与华元结为兄弟，并将令箭一支交给华元，吩咐：“快走！”华元有了令箭，大摇大摆，直到城下，口中发出一声暗号，城上便放下兜子，把华元吊上城去了。华元连夜将情况报告宋公，君臣欢欢喜喜，专等明日退军的消息。

第二天天亮，公子侧把昨夜华元的话告诉庄公，说：“我的性命，几乎丧在匕首下。幸亏华元存仁义之心，将国情实话告诉我，并哀求退兵，臣已允许了。求我王降旨！”庄王说：“宋国这样困苦疲惫，我应当攻破它再回师。”公子侧顿首说：“我军只有七日粮食，臣也告诉他了。”庄王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把实情告诉敌人？”公子侧回答说：“区区小宋，尚且不欺骗人的大臣，怎么堂堂大楚，反而没有？所以我不敢隐讳。”庄王顿时怒气消散，说：“司马的话对呀！”当即命令退兵，驻扎到三十里之外。申犀见君令已发出，不敢再阻挡，捶胸大哭。庄王派人安慰他说：“你不要悲哀，最后一定成全你的孝心。”楚军安完营，华元先到楚军中，转达宋文公的话，请求接受盟约。公子侧跟随华元进城，与宋文公歃血为盟。宋公派华元送申舟的棺柩到楚营，同时华元也留下做人质。庄王班师回楚，命厚葬申舟，满朝文武都去送葬。埋葬完毕，封申犀为大夫。

华元在楚，通过公子侧又结交了公子婴齐，与婴齐特别好。一天，两人聚会时，谈论时事，公子婴齐叹道：“现在晋楚争雄，时常动干戈，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呢？”华元说：“以我的愚见，晋楚互为雌雄，不相上下，如果能得到一人将两国联合起来，使各国朝拜自己的盟主，息兵修好，百姓免于涂炭，实在是各国的幸运！”婴齐说：“这件事你能胜任吗？”华元说：“我与晋将栾书要好，往年到晋送聘礼时，也曾说过这事。无奈没人从中联合。”

第二天，婴齐把华元的话，告诉公子侧。侧说：“两个国家还没有厌战，这事有麻烦，不能轻易商量。”华元留楚六年，到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鲍逝去，儿子共公固继位，华元请求回国奔丧，才返回宋国。这是后话。

却说晋景公听说楚人包围了宋国，一年也没解围，对伯宗说：“宋国守城的人都疲倦了，我对宋不能失信，应当前去救援。”正要发兵，忽听报告：“潞国有密信送到。”潞国乃是赤狄的另一支，姓隗，官职为爵，与黎国为邻。周平王时，潞国君王赶走黎侯才有了土地，后越来越强大。这时的潞子名婴儿，娶晋景公的妹妹伯姬为夫人。婴儿软弱，国相酆舒专权用事。开始，狐射姑逃到潞国，他是晋国功臣，识多才广，酆舒害怕他三分，不敢放肆。自射姑死后，酆舒肆无忌惮，要潞子和晋国断绝关系，诬陷伯姬，逼婴儿将伯姬缢死。又与潞子在郊外打猎，醉后君臣做打弹游戏，用打飞鸟做赌。酆舒放弹误中潞子眼睛，他却把弓扔到地上，笑着说：“打得不准，应当罚酒一杯！”潞子不堪忍受他的虐待，力量又不足以制服他，便写密信送到晋，求晋起兵来讨伐酆舒的罪行。谋臣伯宗进言：“如果杀酆舒，兼并潞国土地，然后再收服别的国家，赤狄的土地全归我有，拓展了西南的疆土，兵源赋税就更充足了，这个机会不能失掉。”景公也恼怒潞子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便命荀林父为大将，魏颢为副将，出动三百辆战车去讨伐潞国。

酆舒率兵在曲梁抵抗，战败后逃奔卫国。卫穆公速正与晋和好，用囚车把酆舒送给了晋军。荀林父下令把他绑到绛都杀掉。晋军长驱直入潞城，潞子婴儿在马前迎接，林父数说他杀伯姬的罪行，拿住他回国，并以“黎人思念他们的君王很久了”为托词，走访黎侯的后代，划出五百家，建城让他们居住，名为恢复黎国，实则灭掉了潞国。婴儿伤心自己国家灭亡，自刎而死。潞人哀悼他，为他立了祠堂。现在黎城南十五里处，有座潞祠山，就是那里。

晋景公担心林父不能成功，亲自率大军驻扎在稷山。林父先到稷山报捷，留副将魏颢，暂时管理赤狄的地方。走到辅氏之泽，忽然见到尘头蔽日，喊杀连天，晋兵不知是谁，前哨跑来报告：“秦国派遣大将杜回领兵到来。”自从秦康公死于周匡王四年，子共公稻继位，因为赵穿侵犯崇国挑衅，秦兵围困焦国无功，便用厚礼结交酆舒，共同对付晋国。共公继位四年死去，儿子桓公荣继位。这时是秦桓公十一年，听说晋伐酆舒，要起兵来攻，又听说晋已经杀了酆舒，掠走潞子，便派杜回引兵来争夺潞国的土地。

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大力士，生得牙张银凿，眼突金睛，拳似铜锤，脸如铁钵，虬须卷发，身高一丈有余。力举千钧，惯使一柄开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是白翟人氏。曾在青眉山一天拳打五只老虎，并把皮都剥下来。秦桓公听说他勇猛，聘请担任右将军。他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人，威名大振，被聘为大将。魏颢排开阵势，等待交锋。杜回却不用车马，手拿大斧，领着善战杀手三百人，大踏步一直冲入阵来。下砍马腿，上劈将士，分明像上天降下神煞一般！晋兵从来没见过这样凶狠的人，遮拦不住，大败一阵，魏颢下令，扎住营垒，切莫出战。杜回领着一队刀斧手，在营外跳跃叫骂，一连三日，魏颢不敢应敌。忽报本国有兵来到，将领是魏颢的弟弟魏铤。铤说：“主公忧虑赤狄之党联结秦国闹事，特派我来帮助你。”魏颢述说秦将杜回，如此这般，勇不可当，正要派人回去请求增兵。魏铤不信，说：“他一个草寇能怎么样？来日弟弟上阵，管保取胜。”

第二天，杜回又来挑战，魏铤气愤地要应战，魏颢阻止他，他不听。当下领着新来的兵士，驱车直进，秦兵却四散奔去，奔魏铤用车分头追赶。忽

然听到呼哨一声，三百杀手，合为一处，都跟着杜回，大刀阔斧，下砍马脚，上劈将士。北边步卒随车转，大战车不便转弯，被他左右前后，瞅准就砍，魏锜大败。亏着魏颖引兵来接应，回营去了。

夜里，魏颖在营中闷坐，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坐到三更困倦了，朦胧睡去，耳边好像有人说：“青草坡”三字，醒来不解其意；又睡了，还像前一次一样。便对魏锜说了这事。魏锜说：“从辅氏左边走十里，有个大坡，名为青草坡，或者秦军当败在此地。我先引一支军士去坡那里埋伏，哥哥诱敌军到此，左右夹攻，可以取胜。”魏锜自己去准备埋伏一事。魏颖传令：“把寨都拔了。”并扬言：“要回黎城。”杜回果然追来，魏颖招架了几个回合，回车就走，把敌人渐渐引到青草坡来。只听一声炮响，魏锜的伏兵四起。魏颖转过身来，将杜回团团围住，两下夹攻。杜回一点也不畏惧，抡起一百二十斤的开山大斧，横劈竖劈，碰上便死，虽然众杀手损伤不少，晋军还是不能取胜。二魏率领众军士竭尽全力迎战杜回。眼看杀到青草坡中间，杜回忽然一步一跌，犹如油靴子踏着冰层，立不住脚，军中发起喊声来。魏颖举目看时，遥见一老人，布袍草鞋，像庄稼人模样，把青草绾结起来扔在路上，用来绊杜回脚，魏颖、魏锜两辆战车赶到，举起两根戟，把杜回戳倒在地下，活捉过来，众杀手见主将被擒，四处逃奔，都被晋兵追赶捉住，三百人逃走的不到四五十人。魏颖问杜回：“你自逞英雄，怎么还被擒住了？”杜回说：“我双脚像有什么东西绊住，不能迈步，这是天绝我，不是力不及呀。”魏颖感到奇怪。魏锜说：“他既有绝顶的力气，留在军中，恐怕不妥。”魏颖说：“我也正担心这事。”当即把杜回斩首，并带上首级去稷山请功。

这天夜里，魏颖才安心睡觉，梦见白天所出现的老人，前来作揖说：“将军知道杜回是怎么被捉住的吗？是老汉绾结草环绊住他的脚，才颠蹶被捉。”魏颖吃惊地说：“向来不认识老叟，蒙您帮助，怎么报答呢？”老人说：“我是祖姬的父亲，你用先人的命令，很好地打发我女儿出嫁，老汉九泉之下，感谢你救了女儿的命，特来效力，帮助将军获得大功。将军自勉，以后世世荣华，子孙贵为王侯，不要忘了我的话。”

原来魏颖的父亲魏犇，有一爱妾，名叫祖姬。魏犇每次出征，都嘱咐魏颖说：“我要死在沙场，你一定选个好的人家，把祖姬嫁过去，我死也就瞑目了。”等到魏犇病危的时候，又叮嘱颖说：“这女子是我所钟爱的，一定用她来陪葬，使我在九泉之下也有伴儿。”说完死去。魏颖治葬时，并没有让祖姬殉葬。魏锜说：“你不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了吗？”魏颖说：“父亲平时吩咐把此女嫁出去，临死时说的是胡话。孝子听从清醒时的命令，不听糊涂时的话。”葬事结束后，便把她嫁给一个很好的人家。有此阴德，所以老人有结草的回报。魏颖从梦中醒来，把这事述说给魏锜：“我当时曲解父亲的意思，没杀祖姬，想不到她父亲在地下这样感恩。”魏锜叹息不已。髯仙有诗写道：

结草何人亢杜回？梦中明说报恩来。

劝人广积阴功事，理顺心安福自该。

秦国兵败，回到雍州，知道杜回战死，君臣丧气。晋景公嘉奖魏颖的功劳，把令狐的土地封给他，又铸大鼎，用来记载这事，注明年月。后人因为是景公所铸，敢名“景钟”。晋景公又派士会领兵消灭赤狄的另一支，灭了三国：甲氏、留吁以及留吁的附属国铎辰。从此赤狄的土地，全归晋国所有。

这时，晋国闹饥荒，盗贼四起，荀林父四处寻访善于识别盗贼的能人，

得到一人，是郤氏家族的，名叫雍。这人善于识破盗贼，曾在市里游走，忽然指明一人是强盗，让人捉住审问，果真是盗贼。林父问：“你怎么知道的？”郤雍说：“我察觉他眉睫之间，见到市中的财物有贪色，见到市中人有愧色，听说我来了，又有惧色，所以才知道。”可奇怪的是，郤雍每日抓获盗贼数十人，市里的人都非常害怕，而盗贼却反而更多了。大夫羊舌职对林父说：“元帅让郤雍捉强盗，强盗没捉尽，而郤雍的死期到了。”林父惊讶地问：“这是什么原因？”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理盗贼，羊舌职估计郤雍一定不得善终，林父询问原因。羊舌职回答：“周的谚语说：‘ 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 ’ 依靠郤雍一人的侦察，不可能捉到所有的盗贼，而盗贼联合起来，反而可以收拾郤雍，这样还有不死的？” 没到三天，郤雍偶尔在郊外行走，有十多个盗贼，群起而攻之，砍掉了他的脑袋。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晋景公听说了羊舌职的话，召见他说：“ 你预料郤雍的话太准了！那么治理盗贼用什么计策？” 羊舌职说：“ 你以智谋对付智谋，就像用石头去压草，草必然寻空隙生长。用暴力对付暴力，就像用石头击石头，都要撞碎的。所以平息盗贼的方法，在于感化思想，使他们知道廉耻，而不是捉的越多越好。您如果挑选朝中最善良的人，让他的荣誉在所有人之上，那些不善良的人自己也会变好，那样盗贼不是不足为患了吗？” 景公又问：“ 当今晋国谁是最善良的人？你推举一下。” 羊舌职说：“ 谁也不如士会。他的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大王一定要用他。” 等到士会平定赤狄回来，晋景公把狄的俘虏献给周王，并把士会的功劳，报告给周定王。定王赐士会 冕之服，封为上卿，便代替了林父的职位，为中军元帅，并且还加任太傅之职。把范的地方改封给他，这就是范氏的由来。士会把缉盗的法律，全部除掉，专以教育感化来劝民为善。于是奸民都逃到秦国，再没有一个盗贼。晋国终于得到治理。

这时，景公又有了当盟主的打算，谋臣伯宗进言说：“ 先君文公时，在践土第一次会盟，各国都敬从。襄公又在新城为盟主，哪个国家都没二心。自从令狐失信，才开始惹恼秦国。等到齐、宋两国杀国君，我们不去讨伐，山东各国，便轻视晋国而依附了秦国。到救郑国没成，救宋国未果，又失去了两国。晋的下属，除卫、曹等已经寥寥无几了。齐、鲁是天下的希望，君主要恢复盟主的大业，莫不如和齐鲁两国亲近。何不派人去这两国行聘礼，以联络感情，等待他们与楚国破裂，便可以得志。” 晋景公认为他说得对，便派上将军元帅郤克，去鲁国和齐国，并带去很丰厚的礼物。

却说鲁宣公因为齐惠公定位的缘故，恭谨地奉事齐国，定期朝拜和送礼。至顷公无野继位时，还是遵循规矩，未曾缺少过礼节。郤克到鲁国行聘礼完毕后，告辞要去齐国，鲁国此时也到了去齐国行聘礼的时间，便派上卿季孙行父同郤克一同启程。才到齐国郊外，只见卫国上卿孙良夫，曹国大夫公子首，也去齐国行聘礼。四人相见，各道来由，不期而会，可谓志同道合了。四位大夫住在公馆。第二天朝见齐侯，各致君主的美意。叙礼完毕，齐顷公见了四位大夫的容貌，暗暗称奇，说：“ 大夫暂请回公馆，容我设宴招待。” 四位大夫听后，退出朝门。

顷公入宫，见到母亲萧太夫人，忍不住笑了。太夫人是萧君的女儿，嫁于齐惠公。自惠公死后，萧夫人日夜悲泣。顷公很孝顺母亲，每件事都想使他高兴，即使间巷中有可笑的事，也一定要形容讲叙，以博得她的一笑。这天，顷公光笑，不说明缘故，萧太夫人问：“ 外面有什么乐事，高兴成这样子？” 顷公回答：“ 外面没有什么可笑的，只看见一桩怪事。今天有晋、鲁、卫、曹四国，各派大夫来行聘礼。晋大夫郤克是个瞎子，只用一只眼睛看人。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没有一根头发。卫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两

脚一高一低。曹公子首是个驼背，两只眼睛只是看地。我想人生得病，五形四体，不全的是有的。但是四人各占一种疾病，又同时来到我国，堂上聚着一班鬼怪，岂不可笑？”萧太夫人不信，说：“我想观看一下可以吗？”顷公说：“使臣到来，公宴后，按惯例还要分设小宴。来日儿命人在后苑设宴，诸大夫赴宴，必须从崇台之下经过。母亲登上高台，放下帷帐偷偷地观看，有什么难的？”

略过公宴不提，单说私宴，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了。以前的惯例，使臣来到，凡是车马仆从，都由主人供应，以使客人暂时休息。顷公的意思是要让母亲一笑，便在国中秘密地选出瞎、秃、跛、驼各一人，让他们分别为四位大夫驾车。郤克瞎，即用瞎子为驭手；行父秃，即用秃子为驭手；孙良夫跛，即用跛子为驭手；公子首驼，即用驼子为驭手。齐国上卿国佐劝谏道：“朝聘，是国家的大事。宾恭主敬，敬才成礼，不可当儿戏。”顷公不听。车中两瞎、两秃、双驼、双跛，行过台下，萧夫人掀开帷帐观望，不觉大笑，左右侍女，无不掩口，笑声直传到外面。

郤克刚见到驭手是瞎子时，也认为是偶然的事，不以为怪。等听到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心中大疑。草草喝了几杯酒，急忙起身，回到馆舍，派人盘问：“台上是什么人？”回答：“是国母萧太夫人。”一会儿功夫，鲁、卫、曹三国使臣都来告诉郤克，说：“齐国故意选驾车的人，戏弄我们，以供妇人观看耻笑，是什么道理？”郤克说：“我们好意来修好，反被他们侮辱，如果不报此仇，就不是大丈夫了！”行父等三人齐声说：“大夫如果兴师伐齐，我们回去都奏知本国君王，倾国相助。”郤克说：“众大夫果然都有这心思，便应当歃血为盟。伐齐之日，有不竭力共事的，让神灵处死他！”四位大夫聚在一起，商量一夜，直到天明，不辞齐侯，竟自登车，命驭手驾车飞驰，各还本国去了。国佐叹道：“齐国忧患从现在开始了！”史臣有诗云：

主宾相见敬为先，残疾何当配执鞭？

台上笑声犹未寂，四郊已报起烽烟。

这时鲁卿东门仲遂，叔孙得臣都已故去。季孙行父为正卿，执政当权。自聘齐被笑而归后，发誓报仇。听说郤克向晋侯请兵，因与太傅士会意见不一样，所以晋侯没答应，行父心中急躁，便奏知宣公，派人去楚借兵。值楚庄王旅病逝，世子审继位，才十岁，称为共王。史臣有称赞楚庄王的诗一首：

于赫庄王，干父之蛊；始不飞鸣，终能张楚。樊姬内助，孙叔外辅；戮舒播义，衎晋规武。窥周围宋，威声如虎；蠢尔荆蛮，桓文为伍！

楚共王因有丧事，推辞不予出兵。行父正在愤懑之际，有人自晋国来说：“郤克日夜向晋侯说伐齐之利，不伐齐难以称霸诸侯，晋侯被迷惑了。士会知道郤克主意不可改变，便告老让权。现在郤克为中军元帅，主持晋国的事，不久，要兴师报复齐侯了。”行父大喜，便派仲孙之子公孙归父到晋国行聘，一来答谢郤克之礼，二来商订伐齐的时间。鲁宣公因仲遂而得到国君的位子，所以宠任归父，对他另眼相待。当时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子孙多而且兴旺，宣公常忧虑此事。预料自己子孙必为三家所欺凌，便于归父临行之日，握住他的手私下嘱咐：“三桓日见兴盛，公室日见衰弱，你是知道的。公孙这次去，找个机会与晋国君臣密谈此事，如果能借助他们兵力，为我驱出三家，情愿每年进贡，以报晋国的恩德。永远没有二心。小心在意，不可泄漏！”归父领命，备齐厚礼到晋国。听说屠岸贾又以谗佞得到景公的宠幸，

官拜司寇。便贿赂岸贾，告诉主君欲逐三家之意。岸贾因为得罪了赵氏，一心结交栾、郤二族，与他们交往密切。便把归父的话告诉了栾书。栾书说：“元帅与季孙氏对齐国有一样的仇恨，恐怕未必同意这个计谋，我试探一下。”栾书找机会和郤克讲了。郤克说：“此人要乱晋国，不能听他的。”便写信一封，派人星夜去鲁，飞报季孙行父。行父愤怒地说：“当年杀公子恶及公子视，都是东门遂主谋，我为国家安宁，隐瞒了这事，还为他庇护。现在他的儿子又要追随他，这不是养虎遗患吗？”便把郤克的密信，当面交给叔孙侨如看了。侨如说：“主公不上朝，快一个月了。说有病，恐怕都是托词呀！我们同去探病，到主公床前请罪，看他如何？”派人去请孙蔑，蔑推辞说：“君臣之间没有对证是非的道理，我不敢去。”便拉司寇臧孙许同行。三人走到宫门，听说宣公病重，来不及进见，只表示问候，便回去了。

第二天，宣公死了。这是周定王十六年。季孙行父等拥立世子黑肱，他只有十三岁，就是鲁成公。成公年幼，凡事都取决于季氏。季孙行父在朝堂召集诸位大夫商议说：“君幼国弱，非明确政刑不可。当初杀嫡立庶，是为了献媚齐国，以致失去了晋国。这都是东门遂做的事。仲遂有误国大罪，应该追治。”诸大夫都唯命是从。行父便派司寇臧孙许，驱赶东门遂家族。公孙归父从晋国归来，没进国境，知宣公已死，季氏正处治先人之罪，便出奔齐国，族人都跟从了他。后儒议论仲遂弑杀君主，又立宣公，身死不久，子孙就被驱逐，作恶的有什么好处？髯翁有诗叹道：

援宣富贵望千秋，谁料三桓作寇仇？

楹折“东门”乔木萎，独余青简恶名留。

鲁成公继位二年，齐顷公听说鲁国与晋国合谋伐齐，一面派使者和楚国结好，作为齐危急时的帮手。一面整顿战车，先伐鲁国，由平阴进军，直到龙邑。齐侯宠爱的卢蒲就魁轻敌冒进，被北门军士捉获。顷公派人登车，招呼城上人说：“还我卢蒲将军，立即退兵。”龙邑的人不信，杀了就魁，在城楼上把尸体肢裂了。顷公大怒，命令三军四面进攻，一连三昼夜，城被攻破。顷公将城西北角的人，不论军民全部杀死，以泄杀就魁之恨。正要深入，哨马探到卫国大将孙良夫，统兵将下齐国。顷公说：“卫国见我们国内空虚，来进犯我国，应当掉过头迎击他们。”便留部分兵力把守龙邑，班师往南进发。行到新界口，正遇到卫军前头部队副将石稷来到，两下都建了营垒。石稷到中军告诉孙良夫说：“我接受命令攻占齐国，是想乘虚而入。现在齐军已回来了，顷公亲自带队，不可轻敌。不如退兵，让他们归去的路，等到晋、鲁二国合力并举时，才会万无一失。”孙良夫说：“本来想报齐君一笑之仇，现在仇人就夜面前，怎么能避呢？”便不听石稷的话，这天夜里率中军去劫齐营。齐人也料到卫军来偷袭，已有准备。良夫杀入营门，劫了空营；才要回车，左有国佐，右有高固，两员大将，围了上来。齐侯自己率大军来到，大叫：“跛子，留下头来！”良夫死命抵抗，正在危急时，却得到了宁相、向禽两队车马，前来接受。救出良夫往北逃奔。卫军大败。齐侯引两员大将从后面追来，卫将石稷的兵也到了，迎着孙良夫叫道：“元帅只管前进，我来断后。”良夫引兵急走，不到一里，只见前面尘头大起，车声如雷。良夫叹道：“齐国还有伏兵，我性命完了！”车马眼看来到近前，一员将领在车中鞠躬道：“小将不知元帅打仗，救援来迟了，还请恕罪！”良夫问道：“你何人？”那员将领回答：“我是守新筑的大夫仲叔于奚。率领本部所有军士，还有一百多辆战车，足可一战，元帅不要忧虑。”良夫这才放心，

对于奚说：“石将军在后面，你可以帮助他。”仲叔于奚应声挥车去了。

再说齐兵遇到石稷断后的队伍，正要交战，见北面大路车尘蔽日，打探是仲叔于奚领兵来到。齐顷公身在卫地，担心兵力不足，便鸣金收军，掠取辎重而回。石稷和于奚也不追赶。——后来与晋人打败齐军回国，卫侯因为于奚有救孙良夫的功劳，想封给他食邑。于奚推辞说：“我不愿意接受封邑，如能赐给‘曲县’、‘繁纓’，从而荣耀缙绅之中，于奚就满足了。”按周礼：天子的居地，四周都有县，叫“宫县”，诸侯的居地，只有三面有县，唯独南方没有，叫“曲县”，也叫“轩县”；大夫则左右有县，“繁纓”，是诸侯装饰马用的。于奚的两个要求都是诸侯的待遇，于奚自恃有功，提出这样的要求。卫侯笑着答应了。孔子著《春秋》，论到这件事，认为只有名器能分别贵贱，不可给不应该给的人。卫侯赏赐不当！这是后话。

却说孙良夫收拾败军，进入新筑城中。歇息数日，诸将请示回去的日期，良夫说：“我本想报复齐国，反为齐国所败，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主公？应当去晋国求兵，活捉齐君，方出我胸中之气！”便留石稷等屯兵在新筑，自己亲自去晋国借兵。正遇上鲁国司寇臧宣叔也在晋国求兵。二人先和郤克通话，然后去见晋景公，内外同心，彼此唱合，由不得景公不依从。郤克考虑到齐国强大，请求战车八百辆，晋侯也答应了。郤克统帅中军，解张为驭手，郑邱缓为车右。士燮统帅上军，栾书统帅下军，韩厥为司马。在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从绛州城出兵，向东面进发。臧孙许先回鲁国报告，季孙行父和叔孙侨如率兵一同到新筑。孙良夫又去约会曹公子首。各军都在新筑聚齐，排列队伍，按次序前进，连接三十多里，车声不绝。

齐顷公预先派人在鲁国边境上观测动静，已知道臧孙许借到晋兵的消息。顷公说：“如果等待晋军入境，百姓就会震惊，应当把他们挡在边境外。”便检查车仗，挑选出五百辆战车，三日三夜，行了五百里，一直到鞍地扎营。前哨报说：“晋军已在靡^犇山下屯扎。”顷公派使者前去挑战，郤克答应明天决战。大将高固对顷公说：“齐、晋两国从来没交过兵，不知晋人是勇是怯，臣请求去探试一下。”于是驾驶单车，到晋营来挑战。晋国有一员末将也乘车从营门出来，高固拿块大石头打过去，正中那人脑袋，倒在车上，驾车的人惊慌逃跑。高固腾身一跃，早跳到晋将车上，脚踹晋车上的驭手，手挽辔索，飞驰齐营，转了一圈，大喊：“出卖我余下的勇气！”齐军都大笑。晋军发觉去追赶，已经来不及了。高固对顷公说：“晋军虽然人数多，能战斗的少，不足畏惧。”第二天，齐顷公亲自披甲出阵，邴夏驭车，逢丑父为车右。双方各在鞍地摆开阵势。国佐率右军阻止鲁军，高固帅左军阻止卫、曹两军，两下相持，都不交锋，专等中军消息。齐侯自恃兵士勇敢，目无晋人，身穿锦袍绣甲，乘着金舆，令军士都拉弓待命，说：“视我马足所到之处，万箭齐发。”一声鼓响，驰车直冲入晋阵。一时箭如飞蝗，晋兵死者极多。解张胳膊时连中两箭，血流到车轮上，还是忍痛勉强拉住缰绳。郤克正击鼓进军，也被箭伤了左肋，血淌到鞋上，鼓声顿时缓慢下来了。解张说：“军队的耳目，是中军的旗鼓，三军凭此或进或退。伤还来到死的程度，不可不全力鼓励士气。”郑邱缓说：“张侯的话对呀！死生由命吧！”郤克握住鼓锤狠擂，解张策马，冒着飞箭前进。郑邱缓左手拿着斗笠，用来保卫郤克，右手挥戈杀敌。左右一齐擂鼓，鼓声震天。晋军以为本阵已经得胜，争先恐后冲锋，势如排山倒海，齐军挡不住，大败而逃。韩厥见郤克伤势很重，说：“请元帅休息一下，我尽力追上这贼子！”说完，引本部军士驱车追赶，

齐军纷纷逃散。顷公绕着华不注山奔走。韩厥远远望见金舆，带力追逐。逢丑父对邴夏说：“将军急速冲出包围，去取救兵，我替你驭车。”邴夏下车而去。晋兵来追的更多，围华不注山三圈。逢丑父对顷公说：“事情很危急了！主公快将锦袍绣甲脱下，给我穿上，假扮成主公，您穿上臣的衣服，在一旁执缰绳，来迷惑晋人。如果发生不测之事，我代君主去死，您快逃脱吧。”顷公依从了他的话。更换完衣服，就快到华泉了。韩厥的车，已快碰到马脑袋了。韩厥见一人锦袍绣甲，以为是齐侯，便用手拉住马缰，行礼说：“我们主君不能推辞鲁、卫两国的请求，命令群臣到贵国问罪。我在军中恭候你，愿意为君侯驭车，回报您到敝邑的屈辱。”丑父假装口渴不能回答，把瓢给齐侯说：“丑父为我取点水来。”齐侯下车，装做去华泉取水，到了水边，嫌水混浊，又到另一处取清水。后来绕到山的左面逃走了，正好遇上齐将郑周父驾车来到，说：“邴夏已陷在晋军中了！晋军势力浩大，只有这条路兵力少，主公赶紧上车。”便把缰绳交给齐侯，然后登车走脱。韩厥先派人把消息报告晋军说：“已经抓获齐侯了。”郤克大喜。等韩厥把丑父献上，郤克见了说：“这不是齐侯呀！”郤克曾到过齐国，认识齐侯，韩厥却不认识，因此被他设计逃走。韩厥生气地问丑父说：“你是谁？”回答：“我是车右将军逢丑父。要问我的君王，方才去华泉取水的人就是。”郤克大怒，说：“军法：‘欺三军者，该当死罪！’你冒名齐侯，来欺骗我们，还想活吗？”喝叱左右：“拉出去斩了！”丑父大呼说：“晋军听我一句话，从现在起没有替君王赴死的了。丑父使君王免于受难，今天却被杀死了！”郤克命令解开绑他的绳子，说：“他对君王尽忠，我杀他怕不祥。”便用车将其载走。陶渊明有一首诗云：

绕山戈甲密如林，绣甲君王险被擒。
千尺华泉源不竭，不如丑父计谋深。

后人叫华不注山为金舆山，正是因为齐侯金舆驻在此地而得名。

顷公逃回本营，念丑父救命之恩，又乘轻率驰入晋军，寻找丑父，反复出入三次。国佐、高固二将，听说中军大败，恐怕齐侯有闪失，分别引大军来救驾，见齐侯从晋军中出来，大惊道：“主公为何不保重千乘之尊，而自探虎穴呢？”顷公说：“逢丑父代寡人陷在敌阵中，不知生死，我坐不安席，所以来寻找。”话没完，哨马报：“晋兵分五路杀来了！”国佐说：“士气已经受挫，主公不能久留在这里。暂且回国中坚守，等待楚国救兵的到来。”齐侯听了他的话，便引大军回到临淄去了。郤克引大军，以及鲁、卫、曹三国之师，长驱直入，所过的关隘，全都烧毁，直抵齐国都，一心想灭掉齐国。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话说晋兵追赶齐侯，行军四百五十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袁娄，安营下寨，准备攻城。齐顷公发了慌，召集诸臣询问计策。国佐进言：“臣请求用纪侯的鬲和玉磐，贿赂晋国，请晋息战；把侵占鲁、卫二国的土地归还他们。”顷公说：“像这样说，寡人的情意已全尽到了。如果晋国不答应，只有战斗下去了！”国佐领了命令，捧着纪鬲、玉磐两件东西，直到晋军。先见韩厥，致齐侯之意。韩厥说：“齐国一再侵犯鲁、卫，所以我们国君怜悯而拯救他们；怎么能仇恨齐国呢？”国佐回答：“我愿意和我们国君说明，奉还侵占鲁、卫的土地如何？”韩厥说：“有中军主帅在，我不敢自行决定。”韩厥领国佐来见郤克，克盛怒以待。国佐言行都很恭谨，郤克说：“你的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了，还想以巧言缓和吗？如果真心请和，只依我两件事。”国佐说：“请问何事？”郤克说：“一来，要萧君同叔的女儿来晋做人质；二来，必须把齐国境内的道路改为东西方向。万一齐国以后背弃盟约，杀你人质，伐你的国家，车马从西到东，可以直达。”国佐勃然大怒，说：“元帅的话错了！萧君之女不是别人，是我们国君的母亲，以齐晋平等而言，也如晋君的母亲，哪有国母去做人质的道理？至于道路的纵横，都是顺地势自然形成，如果按晋国的要求改变了，与失去国家有什么区别？元帅以此为难齐国，想是不允许议和了。”郤克说：“就是不允许议和，你能把晋国怎样？”国佐说：“元帅不要欺齐太甚了！齐国虽狭小，公家财富也有一千车，众大臣的财富，也不下数百车，现在偶然失败，也没有吃太大亏。元帅一定不允许，请让齐国收拾残兵，与元帅城下决一死战！一战不胜，尚可以再战，再战不胜，尚可以三战，如果三次决战都失败，整个齐国都归晋国所有，何必以国母为质，道路东西走向为理由呢？我现在告辞了！”把鬲、磐放在地上，朝上面做一揖，昂首阔步出营。

季孙行父和孙良夫在幕后听到他的话，出来对郤克说：“齐国非常恨我们，必至于死地而后快。兵无常胜，不如答应他的要求。”郤克说：“齐的使者已经走了，怎么办？”行父说：“可以把他追回来。”便用良马驾车，追到十里以外，硬拉国佐转回晋营。郤克让他与季孙行父、孙良夫相见，说：“我恐怕不能做主这件事，怕在国君那里获罪，所以不敢轻易答应。现在鲁、卫大夫一同替齐请和，我不能再违背大家的意愿了，愿听从你的主张。”国佐说：“元帅已俯就敝邑的请求，请设盟约，齐国认可朝拜晋国，并且要退还侵占鲁、卫两国的土地。晋应该退兵，秋毫无犯。各自都立下誓书。”郤克便命歃血盟誓，订了盟约后辞别。晋释放逢丑父回齐。齐顷公把他提升为上卿。晋、鲁、卫、曹，都班师回国。宋儒议论这次订盟，认为郤克恃胜而骄横，出言不逊，以致触怒了国佐，虽然议和成功，殊不知不足以服齐人之心。

晋师回国报告了战胜齐国一事，景公嘉奖“鞍之战”的功劳，郤克等都扩大了封地。并重新组织新的上中下三军：用韩厥做新军大元帅，赵括辅佐；巩朔为新上军元帅，韩穿辅佐；荀雅为新下军元帅，赵旃辅佐。爵位都是卿。自此晋国有六军，复兴霸主之业。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又显赫起来，忌妒得更厉害了。日夜寻找赵氏的短处，暗中告诉景公。又厚贿栾、郤二家，做为自己的帮手。这事先搁过一边，在后面再说。

齐顷公因败兵感到耻辱，他凭吊死者问候难者，爱民修政，立志要报仇。晋国君臣担心齐兵来进犯，失去霸主地位，便以齐国恭顺可嘉为名，让各国把齐侵占的土地再归还齐国。自此诸侯认为晋国没有信义，渐渐离心离德。这是以后的事情。

且说陈夏姬嫁给连尹襄老，不到一年，襄老到郟出征，夏姬便和他的儿子黑要通奸。等到襄老战死，黑要贪恋夏姬的美色，不去收尸，国人议论纷纷。夏姬感到耻辱，想借收尸的机会，设法回到郑国。申公屈巫便贿赂她的左右，传话给夏姬：“申公十分思慕您，如果夫人早上回郑国，申公晚上就来迎娶。”又派人对郑襄公说：“夏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怎么不去迎接呢？”郑襄公果然派使者去迎接夏姬。楚庄王问诸大夫说：“郑人迎夏姬是什么意思？”屈巫独自回答：“夏姬想收葬襄老的尸体，郑人任凭她这样做，以为可以得到尸体，所以让夏姬去收尸。”庄王说：“尸体在晋国，郑国怎么能得到？”屈巫回答：“荀首是荀首的爱子。被楚囚住，首很想念儿子，现在首新近辅佐中军，而与郑大夫皇戎有很厚的交情，他一定让郑皇戎从中周旋，使他说服楚，以王子和襄老的尸体，交换荀首。郑君因为郟城一战，怕晋国讨伐，也将借此向晋国献媚，这是真情无疑的。”话还没说完，夏姬入朝向庄王告辞，说明归郑的原因。说着泪珠如雨，“如果收不到尸体，妾誓不返楚！”楚王觉得可怜而允许了。夏姬刚走，屈巫便给郑襄公送信，请求把夏姬嫁给他做妻子。襄公不清楚庄王和公子婴齐曾要娶夏姬的事，认为屈巫在楚很受重用，要结为姻亲，便接受了屈巫的聘礼，楚国没人知道这事。屈巫又让人到晋，给荀首送信，教他用两具尸体到楚国换回荀首，以证实自己说过的话正确。荀首送信给皇戎，求他从中说合。庄王要得到他的公子穀臣的尸体，便放荀首回晋，晋国也把两具尸体还给楚国。楚人相信了屈巫说的是实话，没怀疑有其他的缘故。等到晋师讨伐齐国，齐顷公向楚国求救，正遇楚国有丧事，没有立即发兵。后听说齐军大败，国佐已经和晋国订盟，楚共王说：“齐国依附晋国，是因为楚国没有救援，不是齐国的本意。我应为齐国征伐卫、鲁两国，以雪‘鞍之战’的耻辱，谁能把我的意思表达给齐侯？”申公屈巫应声说：“小臣愿意去！”共王说：“爱卿此去经过郑国，顺便约郑的军队在十月十五日，在卫国聚齐，并把这个日期告知齐侯。”屈巫领命回到家中，扬言去新邑收赋税，先将家眷和财物，装在十多辆车上，陆续出城。自己坐一辆小车在后，星夜驰往郑国，交代了楚国起兵的日期。同时与夏姬在馆舍成亲，二人之乐可想而知。有诗为证：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处偷情旧有名。

采战一双今作配，这回麀战定输赢。

夏姬在枕上对屈巫说：“这件事奏知楚王了吗？”屈巫把楚王、公子婴齐想娶她的事说了一遍：“下官为了夫人，费了很多心机，今日谐如鱼水，平生之愿已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与夫人到别处寻找安身之处，白头到老，岂不更稳妥？”夏姬说：“原来如此。夫君既不回楚，那出使齐国的命令，怎样交代？”屈巫说：“我不往齐国去了，现在与楚国抗衡的，就是晋国，我和你去晋国算了。”第二天早上，写下信件一封，交给随从，让寄给楚国，便与夏姬投奔晋国。

晋景公正以兵败楚国为耻辱，听说屈巫到来，大喜过望说：“这是上天赐给我这个人啊！”当天拜他为大夫，把邢地赐给他做采邑。屈巫便不再姓屈而姓巫，名字为巫，至今人们称他为申公巫臣。巫臣从此安居在晋国。楚

共王接到巫臣来信，拆开阅读，大致说：

蒙郑君把夏姬嫁给我做妻室，臣不肖，不能推辞，恐怕君王怪罪，暂时住在晋国。出使齐国的事，望君王另派胜任的人。死罪！死罪！

共王见信大怒，召公子婴齐和公子侧看信，公子侧回答：“楚晋有世仇，现在巫臣去晋，是反叛，不能不讨伐。”公子婴齐又说：“黑要奸母，也有罪，应当一并讨伐。”共王听从了这话，便派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的家族，派公子侧领兵捉住黑要杀掉。两族的家财，都为两人分享。巫臣听到家族被杀的消息，便写信给这两人，大致是：

你们以贪逸来侍奉君王，滥杀无辜，我一定让你们疲劳地死在路上！婴齐等把信藏起来，不让楚王知道。巫臣为晋国筹划计策，请求和吴国友好，并把车战的方法，教给吴人。留儿子孤庸在吴为官，晋吴通信往来不绝。从此吴国势力日益强大，兵力日益强盛，把楚国在东方的属国都夺了过来。寿梦还自称为王。楚国边境常被吴国侵伐，没有太平的年月。后来巫臣死了，孤庸又用屈姓。便一直在吴国为官，吴国用他做相国，把国政交给他。

十月，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和郑军讨伐卫国，攻占了卫国郊区。又去侵犯鲁国，在杨桥扎营。仲孙蔑前去贿赂楚国，把国中的良匠和善于织布、做针织的女子各一百人，献给楚军，与楚国订盟而归。晋国也派遣使者邀鲁侯共同讨伐郑国，鲁成公答应了。周定王二十年，郑襄公坚死去，世子费继位，为悼公。因为与许国争疆界，许君去楚王那里告状，楚共王为许君争理，派人责备郑。郑悼公大怒，便弃开楚国依附晋国。这年，郤克因为没养好箭伤，失去左臂，便告老还家，不久死去。栾书代替他为中军元帅。过一年，楚公子婴齐率军伐郑，栾书去援救。

这时晋景公因为齐、郑都顺从自己，便傲慢起来，宠用屠岸贾，每日游猎饮酒，像灵公在时一样。赵同、赵括与哥哥赵婴齐不和，诬谄婴齐有淫乱之事，逼迫他出奔齐国，景公制止不了。当时梁山无故崩陷，河流堵塞，三日不流通。景公让太史占卜这事。屠岸贾贿赂太史，让他说“刑罚不中”的话。景公说：“我不曾用过刑罚，为什么说中不中呢？”屠岸贾奏道：“所谓刑罚不中，失宽失严，都是不中。赵盾在桃园杀灵公，已记载在史册上，这是不赦之罪，成公不如诛杀，而把国政交给他。一直延续到现在，逆臣子孙布满朝中，怎么能惩戒后人？况且臣听说赵朔、赵原、赵屏等，自以为宗族人多势强，打算谋反。婴齐要阻止他们，就被驱赶出去。栾郤两家，畏惧赵氏的势力，默默忍耐着。梁山的崩陷，无疑是天意让主公为灵公鸣冤，惩罚赵氏的罪行。”景公从在邲打仗时起，就厌恶赵同、赵括的专权，屠岸贾这一席话听着非常顺耳，理所当然上了圈套。他把这事说给韩厥，韩厥回答：“桃园之事，与赵盾有什么关系？况赵氏自成季以来，世代为晋立下功勋。主公为什么听小人之言，而疑心功臣的后代呢？”景公的疑虑还没有消除，又去问栾书、郤锜。二人早受了屠岸贾的嘱托，含糊其词，不肯替赵氏分辩，景公便信了岸贾的话，以为真是这样。让人刻写赵盾的罪行，交给屠岸贾说：“你好好处理，不要惊动国人。”韩厥知道屠岸贾的阴谋后，连夜出宫，报知赵朔，让他先逃走。赵朔说：“我父亲反抗先君的杀害，留下了恶名。现在屠岸贾奉君王的命令，一定要杀死我，我怎么敢躲避？但我的妻子有了身孕，快要临产了。如果生女孩就不必说了，有幸生了男孩，还可以延续赵氏一脉，望将军替我保存这一点骨血，我赵朔虽死犹生。”韩厥哭泣着说：“我有今天，都是您提拔的，我们恩同父子。现在我自愧力量太小，不能斩断恶

贼的头颅！您所说的事，我怎敢不效力？但贼人蓄谋已久，一旦发难，难免玉石俱焚，我有力量也无处使用了。现在事情还没发生，怎么不把公主暗中送回宫去，逃脱这场大难？以后公子长大了，一定会有报仇的时候。”赵朔说：“就按您说的办！”二人洒泪而别。

赵朔私下与夫人庄姬约好：“生女孩，取名文，如果生男孩取名武，文人无用，武士可报仇。”又单独和门客程婴交代好。庄姬从后门上车，程婴护送，一直来到宫中，到母亲成夫人那里去了。夫妻分别之苦，就不必说了。

到了第二天，屠岸贾亲自率领甲士，围了下宫。将景公所写的罪版，悬在大门上，声言：“奉命讨伐逆叛。”便把赵朔、赵同、赵括、赵旃各家男女老幼，全部杀掉。赵旃的儿子赵胜，当时在邯郸，只有他免于死；后来听说事情有变，逃奔到宋国。当时杀得尸横堂户，血浸庭阶。查点人数，单不见庄姬。屠岸贾说：“公主倒不要紧，但听说她怀孕将临产，万一生个男孩，留下逆种，必生后患。”有人报说：“半夜有车入宫。”岸贾说：“这肯定是庄姬了。”便立即奏知晋侯，说：“逆臣一门，都已杀尽，只有公主走进宫中，请主公裁定！”景公说：“我姑姑是母后夫人所喜欢的人，不可问罪。”屠岸贾又奏道：“公主怀孕将临产，万一生个男孩，留下逆种，他长大了，必然报仇，还要发生桃园之事，主公不可不虑！”景公说：“生男孩再除掉。”屠岸贾日夜派人探听庄姬临产消息。数日后，庄姬果然生一男孩。成夫人吩咐宫中人，谎说生了女孩。屠岸贾不信，想派自家奶娘去宫中验看。庄姬发慌，与母亲成夫人商议，推说所生女孩已死掉。这时景公沉湎在欢乐之中，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屠岸贾，任他为所欲为。岸贾也怀疑孩子不是女的，并且没死，便亲自率女仆，把宫中搜索一遍。庄姬将孤儿放在裤子里，祷告说：“天如果要灭绝赵氏，儿就啼哭；若赵氏还有一脉可以延续，儿就不要出声。”等女仆领出庄姬，搜查住处，一无所见，也没听到孩子的啼哭。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心中还是犯疑。有人说：“孤儿已送出宫了。”岸贾便在门上悬赏：“有谁第一个举报孤儿准确的消息的，赏给黄金一千两；知情不说的，与窝藏反贼同罪，全家处斩。”又吩咐对出入宫门的人要严加盘查。

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一个是公孙杵臼，一个是程婴。一听说屠岸贾围了下宫，公孙杵臼约程婴一同赴难。程婴说：“他假托君命，编理由讨贼，我等与主人同死，对赵氏有什么益处？”杵臼说：“明知无益，但是恩公有难，不敢逃避一死。”程婴说：“姬氏有孕，如果是男孩，我与你共同抚养；不幸生了女孩，再死也不晚。”当听说姬庄生个女孩，杵臼哭着说：“天真的要灭绝赵氏啊！”程婴说：“未必准确，我再察访一下。”便厚贿宫中之人，让他和庄姬通信。庄姬知道程婴忠义，密写一个“武”字递出。程婴暗中大喜，说道：“公主果真生个男孩！”当屠岸贾没搜出婴儿时，程婴对杵臼说：“赵氏孤儿在宫中，没被查出来，这是上天赐给的幸运哪！但只可瞒过一时，以后事情泄露了，屠贼又要搜索。必须用计，把孤儿偷出宫来，藏到远方，才可无忧。”杵臼沉吟半日，问程婴说：“抚养孤儿和赴死，二者那个更难些？”程婴说：“死容易，抚养婴儿难。”杵臼说：“你承受难的，我承受容易的，怎么样？”程婴说：“有什么计策吗？”杵臼说：“寻得别人的婴儿诈说是赵氏的孤儿，我抱到首阳山中去，你去告发，说出孤儿的藏处。屠贼得到假孤儿，真孤儿就可以免死了。”程婴说：“假孤儿容易找到，但必须把真孤儿偷出宫，才能保全。”杵臼说：“诸将中唯有韩厥受

赵氏之恩最深，可以将偷婴儿一事托付他。”程婴说：“我妻子新生一个儿子，与孤儿生日相近，可以代替。你既有匿藏孤儿之罪，必当一起被杀，先我而死，于心何忍？”因而哭泣不止。杵臼生气地说：“这是大事，也是美事，为什么哭呢？”程婴只好收泪而去。半夜，把自己儿子交给公孙杵臼。立刻又去见韩厥，先把“武”字给他看，然后说了公孙杵臼的计策。韩厥说：“姬氏得了病，命我去民间求医。你如果能使得屠贼亲自去首阳山，我自有偷出孤儿之计。”程婴便在众人中扬言：“屠司寇要得赵氏婴儿，怎么到宫中去搜索呢？”屠氏门客听到了，问道：“你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吗？”程婴说：“如果给我千金，就告诉你。”门客引他见屠岸贾，问他姓名，他回答道：“我姓程名婴，与公孙杵臼一同伺奉赵氏。公主生下婴儿，当即让一妇人抱出宫门，托我们两人藏匿起来。我恐怕日后事情泄露，有人告发，他得千金，我全家遭难，所以来告知此事。”岸贾问：“孤儿在哪里？”程婴说：“请让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岸贾命令身边的人退下。程婴说：“在首阳山深处，赶快去还能找到，否则，就要去秦国了。大夫最好亲自去，因为别人多和赵氏有交情，不要轻意托付别人。”岸贾说：“你得随我去，是实话就赏你，是谎话就犯死罪。”程婴说：“我也是从山中来的，饿极了，请给点饭吃。”岸贾给他酒食。程婴吃完，又催岸贾快走，岸贾亲自率家丁三千人，让程婴做向导，一直奔首阳山。山路极其幽僻，迂回数里，只见临溪有草房几间，柴门紧闭。程婴指着说：“这就是公孙杵臼和孤儿的住处。”程婴先叩门，杵臼出门相迎，见甲士很多，假做仓惶去匿藏之状。程婴喝道：“你别走，司寇已知道孤儿在此，亲自来取，快快献出来吧。”话没说完，甲士缚住杵臼来见屠岸贾，屠岸贾问：“孤儿在哪？”杵臼抵赖说：“没有”。岸贾命令搜查。见隔壁锁得很严实，甲士便砸开锁，进到里面，室内很暗，竹床上仿佛有小孩啼哭声。抱出来一看，锦绉绣被，俨然似富贵人家的孩子。杵臼一见，便要去夺，但被绑得不能动弹，便大骂：“小人啊，程婴！先前主公遇难时，我约你一同死，你说：‘公主有孕，如果死了，谁做保护孤儿的人？’现在公主把孤儿托付我二人，隐匿在山中，你与我同谋做事，却又贪图千金之赏，私自泄露。我死不足惜，怎样回报赵宣孟的恩情呢？”千小人，万小人，骂个不停，程婴羞愧满面，对岸贾说：“为何还不杀他？”岸贾喝令：“将公孙杵臼斩首！”程婴自己抱起婴儿摔到地上，只听一声啼哭，变成了肉饼，哀哉！髯翁有诗云：

一线宫中赵氏危，宁将血胤代孤儿。

屠奸纵有弥天网，谁料公孙已售欺。

屠岸贾起身去首阳山擒捉孤儿，城中哪一处不传遍，也有替屠家欢喜的，也有替赵家叹息的，那宫门盘问此事就怠慢了。韩厥叫心腹门客，假装是乡间的医生，进宫看病，将程婴所传的“武”字贴于药囊上。庄姬看见，已会其意。诊脉完毕，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话，庄姬见左右宫人都是心腹，便把孤儿裹在药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来，庄姬手抚药囊祈祷道：“赵武，赵武！我一门百口冤仇都寄托在你身上，出宫时，切莫啼哭！”吩咐已毕，孤儿啼声立刻停止，走出宫门，也没人盘问。韩厥得了孤儿，如获至宝，藏在僻静的屋子里，让乳娘喂养，就是家里人也并没有知道这事的。

屠岸贾回到府中，用千金赏赐程婴，程婴推辞不愿接受。岸贾说：“你原来为了赏钱才出首，为什么推辞？”程婴说：“小人做赵氏门客很久了。今天杀了婴儿来解脱自己，已经是不义了，怎么敢图得这么多的金子呢？如

果以为小臣有点功劳，请用这金子收葬赵氏一门尸体，也表表我这门人多少有点情义。”岸贾大喜说：“你真是信义之士啊！赵氏的遗体，任你收拾。把这金子做为你营葬之资吧。”程婴便下拜接受。把各家尸骨全部收拾了，用棺木盛殓，分别葬在赵盾墓旁。办完事，又去岸贾那里道谢。岸贾想留用他，程婴流涕说：“小人一时贪生怕死，做了这无义之事，没有脸面再见晋人，从此将到远方糊口了。”程婴辞了岸贾，去见韩厥。厥将乳娘和孤儿交付程婴。程婴便携带赵武暗中来到孟山隐藏。后人因而给这座山起名为“藏山”，因为藏孤儿而得名。

过了三年，晋景公到新田游玩，见这里土沃水甜，因而把国都迁到这里，称作新绛。称故都为故绛。百官朝贺，景公在内宫设宴，款待群臣。日色过了申时，左右要点蜡烛。忽然一阵怪风，卷入堂中，寒气逼人，在座的人无不惊颤。一会儿风过，景公独见一个蓬头大鬼，身長一丈多，披发长至地上，自门外而入，挥臂大骂：“天哪，我的子孙有什么罪过，而你把他们杀了？我已经告到上帝那儿，这就来取你的性命！”说完，用铜鎚来打景公。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拔佩剑要斩那鬼，却误劈了自己的手指。群臣不知为什么，慌忙抢剑。景公口吐鲜血，闷倒在地，不省人事。

